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二・經部・四書類

焦氏四書講錄十四卷

〔明〕焦竑撰

大學意一卷

中庸意二卷

大學說一卷

中庸說一卷

語孟說略二卷

〔明〕顧憲成撰

三六三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

〔明〕鹿善繼撰

四九三

2677/02



# 高皇帝講義

伏聞我

高皇帝看書雖宗朱氏集註然義論英發不襲故常每以宋儒為迂而曰經之不明傳註害之乃詔孔克表等註釋若干以盡聖賢之旨又慮諸臣未達註釋之凡親製講語以賜俾取則而為之謹錄三章于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朕意攻是攻城之攻已者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宋儒以攻為專治而歆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要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使其既斷之後更無冤而訟者是為無訟也宋儒以為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至矣豈不謬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以為中國之人不如夷狄是反尊夷狄而卑中國矣豈不謬哉

癸巳仲秋吉日  
書林鄭望雲梓



高皇帝之講類此者多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此之謂也初年天有黑氣凝於奎壁後來其氣始消高皇帝諭劉三吾等曰朕觀天象文運當興矣嗚呼文運之興非

皇極之敷言也而何以克致哉

聖聖紹統

皇極重先是訓是行者天下二百年餘矣

今上皇帝

聖學懋於講筵委訓敷於

皇極陽明子之從祀諸俊傑之同登天下欣欣曰文運之昌未

有甚於此也而會其有德歸其有極者將萬萬年矣吾輩

原缺

附

大學與諸生講義一章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蓋是孔子提醒人由道的意思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蓋吾人在天地間誰不有箇門戶誰不於戶而能由之斯道却是吾人此身之本體吾人出入常行的大路也與門戶一般乃舍之而不由不知是有何緣故真箇可怪可嘆也若說道是不必由的然由著道行使四通八達無所不至不由著道行使出門便有礙一步亦不可行矣真箇可怪可嘆也且易而易知簡而易能道本是箇不難由的吾人這點良知良能自孩提時便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處況到成人時又豈有不能由道者乎真箇是可怪可歎也仰惟我

高皇帝之訓有曰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

聖言所以訓臣民之由道者蓋洞開重門已無餘蘊矣

列聖紹統一道德而同風俗者二百餘年未之有改方今

聖天子道化更新賢公卿以道輔治天下的人誰不由斯道也

然其間亦豈無日用不知不得其門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友

而思之曰吾人與萬物爭差只是幾希所以貴於物者為其

能由道以盡却性分也程伯子云每思天下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分處彼草木鳥獸亦必有箇生氣靈

根人不由道便是醉生夢死到不如草木鳥獸矣可以人而

不如草木鳥獸乎思及于此便悚然而懼所以由道者自不



容已矣然其間由道的人又豈無墮在旁門曲徑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而思之曰俗學是沿門持鉢的道真端是空門寂滅的道聖學是吾人第一等當由的道孟子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之謂大丈夫蓋必廣居正位大道之由而後可為大丈夫也下此一等便是小丈夫矣可以人而非為小丈夫乎思及於此便憤然而起所以由乎大道者自不容已矣然其間由大道的人又豈無假立門戶以欺斯世者乎有一於此局不反而思之曰門戶實實落落出了纔是由戶道理實上落落行了纔是由道由之以口談者是端端影響標榜門牆者也由之以身心者是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者也陽明子云吾人要從心體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輝光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在是矣若只在門面摺數上捱點雖是名為有道而道却因此益壞人心因此益惑正學因此益荒是由聖門之罪人矣可以君子而甘為罪人乎思及於此使沛然若江河之決而所以真真切切由道者自不容已矣爾諸生來遊太學之門亦誰能出不由戶也其果盡能由道而得門戶之真者乎若只悵悵而由此戶如朱子云相與遊戲其間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舉不異乎凡民而又有甚之者焉則尤可怪可歎之甚矣諸生其省之哉勉之哉

附直侍

經筵講義一章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孔子欲人不可把言貌取人正是堯舜文武相傳來

取人敦泰以言了却又明試以功文武之却又本之六德六行並不曾只把言貌取人未仕而待取者都務要立德立功不只在仕而効用者都著實有德有功不只在言論此家其實福而熙熙皞皞之治平今可想見又武者故以此教人云人之言論不同者這却不是篤實的論有談經論史

篤實的論有談詞論賦論得華藻者不談空論玄論得虛遠者這也不是篤

人都易得辯唯有一種論篤的人却是難辯子者乎色莊者乎論是言論篤是篤實與是甘因他言論篤實便取他做君子也君子是厚的人色莊是能言不能行做箇莊重篤修身他說的實是脩身之理論齊家他說

理宜才取也然未知是君子而言行合一者乎未知是色莊而行不顧言者乎若是箇君子以此取他則他日所建立的定有益於天下若是箇色莊以此取他則他日天下不免



以虛名而受實禍矣言貌豈可取人哉臣嘗論之取人之法亦甚難矣視其所以者是與否人所為之善惡視其所由者是又要看人意之所從來察其所安者是又要看人之所樂在善不在善只一箇論篤如何就可以取人也且又要觀其眸子以察人之神氣觀其簞食豆羹以盡人之真情觀其震撼衝擊時以盡人之識慮觀其盤根錯節處以盡人之才調觀其磨煉歲月之遷以定人之操守取人之法其詳有如此者只一時的論篤如何就可以取人哉臣伏讀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人之奸良因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臨事試之勤比較而謹察之奸良見矣大哉

皇言其所定取人之極者蓋不在區區言貌間也

列聖相承恪遵成憲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如日之升君子小人固有不待言貌而自辨者

即今野無遺賢朝無倖倖天下之治亦熙熙皞皞矣然要治

而危明臣竊有過計焉宋人有云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

小人難見所謂小人之難見者得非色莊之君子乎臣又恐

宋朝之小人易知後來之小人難見所謂色莊之君子得無

有愈懲愈變愈巧愈巧而愈氣真者乎然此亦惟在

陛下一反觀耳程頤云心通乎道者然後能辨人如人在堂上

方能辨堂下人曲直確哉斯論也伏願

陛下聖不自聖慎終如始此心洞然而常明則偽之巧者不敢

以眩此心廓然而常公則偽之巧者不容以雜此心純然而

常焉實則偽之巧者尤不忍以欺小人都化為君子而實  
落落有德而有功又何有乎色莊之論何憂乎觀人之難何  
憂乎取人之謬也此之為正心以正朝廷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而堯舜文武與我  
高皇帝  
列聖之治益隆於今日矣宗社無疆之福其真在此也哉臣等  
不勝頓首之至



焦氏四書講錄大學卷之一

翰林脩撰 翰林編脩 九校 李廷機 校

大學之道一節

此孔子以大人之學示學者大人是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箇身心意知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其任太故其學太其學太故其道太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盛德大業備矣是之謂大學之道而成其為大人者也

明明德上明字是工夫即下明德的明字更不用他字可見只是復其明德之本體別無所加蓋親民親字程朱二千訓作新字時文且依他說着論理還當依舊作親字陽明子之

說最妙○新民主我去新他看不是民自新民亦不專指庶民乃人之通稱君臣父子兄弟師友凡彼此相親者通謂之民○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極好若新民則在人若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晦庵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堯舜之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自然到極好處且至善之止入雖或有未能而我所以望之者却不可不如是也若誘之於不能而一任姑息之政則是驩虞之小補者而已豈所以為大學之道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彼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夫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

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鰥寡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自然靈昭不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隔隔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我物比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中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陽陰陷溺小人矣故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然何以曰在親民蓋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悌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



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然又烏在其為止至善蓋至善者明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交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彼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止於至善而騁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老佛之流是矣彼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止於至善而溺其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術數而無有仁愛惻怛之誠則桓文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猶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衡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之至善

知止而后一節

晦庵子以此條為止至善之由序文且依他說明德新民固在止至善而至善之止必以知止為先知止於能得已不甚相遠了定靜安慮亦只是從中細分其妙處有此四者非終身經歷之次第也而后字都不必泥○定字看來不是志有定向蓋知止之知是物格知至了不是淺淺聞見之知乃入火而知火之熱入水而知水之寒超然覺悟真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立志是初學事若知止後方志有定向似倒了晦庵只為看得知止淺了便下箇志有定向却不如此定字是明道了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就如今人說事體定了靜家入定亦此定也定則自然妄念不起衆動不搖故靜靜則自然身心俱泰意思閒雅故安到安時自然泰宇定而天光發文理密察森如其間矣非慮而何也慮而后能得是一了百當大學之道盡在於我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聖人之能事畢矣尚復有餘蘊哉○愚意更見二卷以此為格物物有本末一節

晦庵子以明德新民為物有本末知止能得為事有終始時文且依他說知所先後是用工夫處知所先後也不是金末下工夫只汎汎然知其序便能近得道近道者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矣○陽明子曰本末不當分為兩物蓋本之稱謂之本末之稱謂之末惟其一木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



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德以親其  
身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為一折而為兩乎○愚  
意更見二卷以此為釋格物致知傳

古之欲明一節

此條不可截斷歷歷說將去只重幾箇款字乃古人之心欲  
如此必先如此還未曾用工若作用工夫豈有先天下國家  
而後及身心意知之理○明德字是八條目之主格物致知  
者知明此明德誠意者實明此明德正心脩身者明此明德  
於心身齊家治國者明此明德於家國而獨於天下云明明  
德者以一而訓餘之意也○問天下與國是天子諸侯之事  
卿大夫以下無與者大學樂以治平為教豈不為思出其位

焦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一

四十五

犯非其分而何以謂為已之學乎晦庵子曰君子之心視天  
下無一物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在  
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  
況天子之元子衆子卿大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將有  
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則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  
下為已事之當然而豫求有以正其本乎夫抵學者於天下  
之事以為已之當然而為之則雖違豆有司甲兵錢穀亦是  
為已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擊車贏馬  
亦是為人耳○家門之內恩常掩義參差不齊須要齊不齊  
以致其齊也故云齊身云脩者如器已成而脩之心云正者  
如器稍偏而正之不大貽費力○唯誠意是緊關頭要狠着

下手實在為善而去惡過下此關更有何惡也其或心不正  
身不脩只是不免有此偏處却不是為惡矣故知者以此為  
黑白關此關未過雖有小善亦是黑中之白此關過了雖有  
小失亦是白中之黑又以此為人鬼關善便有生之道生者  
是合惡便有死之道死者是鬼過了此關已是人不是鬼矣  
嗟嗟黑白猶可也死生人鬼都繫此關頭可不謹乎○誠意  
至平天下一件自為一件故着先後字先字後面逐一有箇  
工夫不是先一件完了後一件便自了得唯致知格物通為  
一件故獨着在字致知者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耳○陽  
明子曰身者心之形體運用者也心者身之靈明主宰者也  
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

焦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一

四十六

則心之本體原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體  
本無不正自意念之發而後有不正也故欲正其心者必先  
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發一念而善也其真如好好色發  
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  
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  
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者  
至也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豈  
世儒之所謂充廣其知識者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矣良知  
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  
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  
念之發善惡惡吾心之良知未有不先知者而皆無所與



於他人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擗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而已矣何者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使不能誠好之而復欲背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惡使不能誠惡之而復欲蹈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也若是則雖云知之猶不知也意可得而誠乎今以良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矣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蓋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

朱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一

四

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苟不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未誠也今於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闕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吾心始快然自慊而意念之所發者無有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是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之次序而其體之惟一

朱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之一

四

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之次第而其用之惟精則有纖毫不可得而闕焉若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歟○格字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而未可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格君心之非之類則皆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訓矣且大學之格物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工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轉折不完之語以故後世之弊耶蓋大學之格物與窮理之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不可強此而附彼者也今即以格物為窮理而謂窮理屬知格物未嘗有行則非惟不得格物之旨併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世儒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兩截而支離裂聖學益以殘晦也哀哉

物格而後一節

此條是解上文之意古人之功不崇施而必有所先者蓋以物格而后知至故致知在格物知至而后意誠故欲誠意者先致知以至國治而后天下平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國舊說作效不通○物一極了知就至知至以下六句每下一字內却要用可字誠正脩齊治平還一一有工夫在也問條目中諸無可疑只有格物一條陽明子之說固不可尚者即如晦庵子說作博求於物乃能見道亦似通得一般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要見須是闢了垣壁撤了紗帟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為未闢未撤耳既見或局於戶或限於區域猶有方也立乎泰山之巔而遊日月之下則溥天在目復何容言舍此而博求以格物是記醜而博者矣○晦庵格物諸說都是中年未定之見至其晚年痛自悔父以為自誑誑人罪不可贖且曰書策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則其可造者亦與陽明同矣天高海闊展也大成豈徒蠶絲牛毛之覓而已乎○陽明良知之說亦要善理會自良知未講以前學者尚有得力處自此講盛行於今數十年矣得力者反多不逮於前何也人人只說良知不說工夫徒拈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若是陽明復生恐亦不免攢眉白沙子云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各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良知之說正是體統該括處其合當理會者未可便置之不理也蓋陽明不是以良知為止只要以良知為主意致良知為工夫如孟子說平旦之近於人者良知也而繼之以長養便是致良知的工夫四端之有於我者良知也而繼之以擴充便是致良知的工夫陽明之意正如故其說有曰良知是

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却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也是必致之而後可謂之學則亦未嘗廢學而說良知矣今人不理會致良知的工夫脫空談箇良知初下手時便說了手的話正是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蓋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也其為良知之禍陽明之累者亦無窮矣豈止得力處不逮前人而已哉

自天子以下一節

明德之條自有五而脩身所以成其終新民之條目有三而脩身所以成其始身之於人大矣故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脩身以上德之盛也脩身以下業之大也本末兼舉體用悉備矣此之謂大人之學○凡事莫不有本末之干枝萬葉起於根水之千流萬派起於源無根者雖榮不久無源者可立而涸脩身為本則根之深者花自茂源之深者流自長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身非家國天下之本而何也學者童而習之誰不知脩身之為本而所以行之者則皆舍本而徇末倒行而逆施何怪其治之不古也歟

其本氣而未一節

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家國天下却又分箇厚薄者陽明子曰論理自是有箇厚薄之分譬如身是一體把手足去擇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乃理合當如此又如草木與鳥獸同



是愛的把草木去養鳥獸心又忍得人與鳥獸同是愛的宰鳥獸以養親或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又忍得都是理合該如此自有差等強同不得而同者施之各當其可耳便是大人一體之學○問人亦有本亂而末治厚者薄而薄者厚何也曰本亂而未治者是政刑之威民光而無耻原不可以語治厚者薄而薄者厚是勢利之交勢窮利散而交絕矣厚者如是乎○既提出身為本又提出家為所厚此訣最妙我

高皇帝有曰治天下者脩身為本正家為先真妙契此訣者矣大哉聖道之統承神哉

聖明之治化而所以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其肯由此哉

此經一章四書盡在此五經盡在此諸子百家亦盡在此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只有此事而已矣聖賢之盛德大業亦只是了却此事而已矣經書子史之說雖有不同亦莫非此日盡在此經一章

集註曰章

此傳三引書康誥只平平說太甲較說得密帝典又說得濶乃傳文引書之體不是堯湯文王之德有淺深○克明德克字連明字看克只是能不是用力字○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只為氣偏而太剛則有所不能氣偏而太柔則有所不能聲色之欲較之則有所不能貨利之欲較之則有所不能

特此也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能文王無一此偏蔽故能明其德耳

天之明命即明德的本原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顧諟字輕不是用力字顧者返觀內照之意明命是何物可以返觀內照得只內省此虛明處便是若謂以心去顧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明德之體都是大的但人不能明而自陷於小堯却無昏暗狹小之累故能明其大德然亦只就自己身上說若說到光四表格上下處又是新民境界矣

皆自明句是摠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已德也不

是訓解三書之詞皆言自明已德之意自明字須要發揮得

出時義於皆字着力而于自明處反畧非肯○明明德三句是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又是經文首三句之綱領敬之一字又是明明德之綱領蓋敬者一心之王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程子云是整齊嚴肅謝顯道云是常惺惺法尹彥明云是收斂心身不容一物必如此而後德可明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者要皆此敬之所為也故曰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信哉

湯之盤銘章

此傳引盤銘詩書亦畧有淺深傳文之體是要一步緊一步盤銘說新民之本康誥說新民之事詩說新民之驗苟字最重即誠字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了工夫方能接



續做去○心體原無一毫私欲錯雜至潔至淨常人不能無  
汚累便須洗濯不必本體上增益只洗濯那潔淨的本體出  
來要見本來面目便是○日日新二句一串說不可分斷日  
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又日新者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  
之息也○書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尹氏曰惟新厥德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皆此銘之謂也伊尹萊朱之於湯真是見  
作新民晦庵子以新字連民字看時文且依他說作之者井  
田學校是作之之具勞來輔翼是作之之功推我之明德以  
明其明德則是作之之本也即此語曰德裕乃身又曰盡乃  
心無好逸豫乃其又民作之之本亦見於武王之命康叔矣  
舊邦新命要見文王自新新民之極處民之視聽在君天之  
視聽在民天命新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可以見自新之  
極即此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敬於己者而緝熙也非  
自新之極乎又曰疊疊文王令聞不已聞於人者而不已也  
非新民之極乎須如此推補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猶上章言皆自明也一般君子指上三  
聖人言無所不三字對上章皆字看用其極三字對上章自  
明字看只盡其所以親民者便是極字即書言建相會極之  
極是箇標準之義於新民最為親切故用之耳註以止至善  
解之恐犯下章  
愚意更見二卷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  
德也陽明子之意如此

詩云邦畿千里 二節  
首條引詩是汎說其理重一止字邦畿為民之所止至善亦  
為明德新民之所止也  
此條引詩重孔子說詩上於止知其所以止是為於可止之地  
而知所止人當知止處只含箇明德新民意若太露出恐說  
詩之時未曾將此作骨子也○昔有非孟子者說他不應常  
把人來比禽獸不知此是聖人不得已喚人不醒沒奈何為  
此激切語耳即如孔子說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又恨人反  
鳥之不如也這等激切語豈是得已  
詩曰穆穆 節  
此條引詩是以聖人為學者立極文王緝熙敬止蓋聖人之  
心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欲之蔽故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其安  
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敬止敬字  
是舉敬德之全包下仁敬孝慈信在內下五句都要點敬止  
意總見是敬止之目○仁敬孝慈信要說得盡善仁不是徒  
寬大討有罪五刑五用亦仁也敬不是徒順責難於君陳善  
閉邪亦敬也慈不是徒愛家有嚴君愛而勞之亦慈也孝不  
是徒守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亦孝也信不是徒執惟義所在  
行不必果亦信也晦庵子云學者徒得五者之名而不得其  
所以名則仁為姑息敬為阿諛孝為陷父慈為敗子而信為  
尾生白公矣可謂之止至善哉  
詩云瞻彼 節



此條引詩晦庵子以為明明德止至善時文止依他說學問  
自脩是求止至善之功恂慤威儀是得止至善之驗此雖釋  
武公之詩却不就武公說乃汎說大學之君子也○看來道  
學自脩一學字便已了畢講習討論之訓不知其何謂也如  
學而時習之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等之學豈止於講習討論  
耶蓋學是學存此天理切而復曉者在人欲上切磨出天理  
來也自脩則就此天理有太過不及未能恰好者又脩之以  
協於中是乃理中更起微纖至當處便是琢之而後磨也若  
以知行分貼作兩項是豈聖門合一之學哉○恂慤是誠敬  
之自然者戰懼二字亦似着力了威儀即恂慤之發見於外  
者盛德至善不是兩件此德之盛為善之至也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故自不能忘○此處不忘是不忘於當時下文不忘  
是懿德故自不能忘○此處不忘是不忘於後世

詩云於戲前王 節

此條引詩晦庵子以為新民止至善時文且依他說文王武  
王之新民就親賢樂利上見得賢是文謨武烈故佑後人也  
親是創業垂統獲育後人也樂是立綱陳紀使人各安其分  
也利是分田制里使人各遂其生也後世之君子小人賢其  
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其新民止至善矣向使  
未止于至善即當時已有忘之者况後世乎○此詩有曰無  
競惟人不顯惟德武公詩有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夫親賢  
樂利要皆一德之所為者而盛德至善則又溫溫之所基也  
試看今之人溫和謙厚者告之以善則惟德之行強狠乖戾

者告之以善則覆謂我僭善之至與不至顧其基之有無何  
如耳凡曰止者必有其基也欲止至善之君子其先以溫溫  
此條釋止至善學是格物致知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之事  
恂慤威儀是身脩之事親賢樂利是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  
八條目盡在此○愚意更見二卷即陽明子止於至善以親  
民而明其明德之謂也若謂明德親民可以析而為兩項則  
皆八人一體之學故

子曰聽訟吾猶 章

愚意詳見二卷晦庵子以此為釋本末時文且依他說聽訟  
句輕只重使無訟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訟大畏民志  
是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私下自然無訟大畏民  
志就聖人之明德有以懾服民心說訟不待聽而自無意繳  
在此句之下○山有虎豹而狐狸不敢畫號川有蛟龍而鱗  
鱗不敢夜舞况有聖人之大可畏者在而民敢為訟乎○孔  
子為司寇時有父子訟者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季孫然殺之  
以教民孝孔子曰是殺不辜也夫民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  
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  
是三年而百姓正矣乃赦其微父子如故所謂使民無訟者  
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聖人不常有訟亦焉能絕無為吾民  
者只自家警悟便是儻或不遵禮法逞忿爭強動輒與人構  
訟此耽求勝於彼彼亦求勝於此究連禍結以至破家蕩產  
身死刑獄何益之有耶



所謂誠其意 節

人性本善無惡亦本好善惡氣拘物絀者固不知善惡之所在大學君子格致而知所好惡了然或未能決去而必得却又自欺者須要禁止乎此惡惡便如惡臭好善便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此之謂自慊自欺自慊非對言亦無兩層不自欺則自慊出乎自慊則人乎自欺矣獨是心中發出一點念頭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處蓋指欺不欺言不可變頂欺慊說註審幾正是慎處謂審其實不實之幾也○毋自欺工夫極細如有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亦是自欺不必以下小人車來比下文所云又其甚者故特舉以為戒○獨字不止自家獨處如與衆人對坐自家心裏起一念亦是獨○人所不慎獨者意以惡可掩而善可詬也故下文極說惡不可掩善不可詬以見獨之當慎意意善者好色也惡者惡臭也獨之不慎是棄西子之好色而蒙不潔之惡臭人皆掩鼻而過之矣能無愧乎

小人閑居

此小人亦知有個善惡但不知得真可好惡而又不能慎之於獨以禁止其自欺是以敗露到此○鼠以昏出鴉以夜號為昏夜之無人見也閑居無人之地而為不善者此之類矣意堂堂丈夫而可為鼠為鴉乎○問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見得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則食色便可見其肺肝○誠中形外承小

曾子曰十目 節

人之惡說君子不是重以小人為戒若以小人為戒而後慎獨亦粗淺矣不如只平平說獨之不可掩如必慎其獨也然曾子曰十目 節  
曾子曰三字是衍文舊說十傳是曾子之門人所記故又引其平日之語非也程子於西銘猶云不得子厚筆力無緣做得况無曾子筆力者何緣做得十傳文字以此知十傳是曾子所自作○十目十手二句不要用如字如字於其嚴乎意便緩了要明說出不可掩來即諺云牆有縫壁有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為也十字只見得甚多不約定十箇獨而無所指視未為可畏指視而不甚多亦未為可畏之甚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其可畏甚矣○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惡於獨者常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善者何所畏重惡一過然則小人之掩惡而著善者真無益矣此君子所以當潤屋

富潤屋聖賢原不屑道者此只借以形容德潤身意之既誠明德便實有於已而身可潤心曠神怡之謂廣暢於四支之謂胖君子必誠其意者必慎之於獨禁止其自欺擴充其自憊而至于潤身之地也身至于潤是以好色而簪花香肌而佩蘭矣非可愛可樂之君子乎○問誠意以下猶有正心脩身工夫如何意誠後使心廣體胖曰誠意的人已是好人了正心脩身工夫都易得盡定然能廣能胖晦庵子亦云若於此處分明了其餘工夫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濂溪子云



誠無為幾善惡審幾以立誠便是慎獨以誠意身心之邪正  
家國天下之存亡皆決於此也噫毫釐之差即千里之謬矣  
此曾子所以繫繫為人而特作一傳也哉

所謂修身節

程子謂身當作心是也此心之體本虛物未來時心裏原無  
物物一來時隨物而應心裏亦無物物既應時心裏仍無物  
無物是無所也無所是虛虛便靈便是本體之正有所是不  
虛不虛便不靈便不得本體之正○有所所字即方所之所  
前將退後有留滯便有箇方所落在一邊不得其正者落  
在一邊也笑說得太甚此是意誠的人有甚好邪大焉○問  
念好是自己的事可勉強不為愛懼自外來的由不得自己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二十九

當如何曰便是自外來的亦要我有道理處置雖合當愛懼  
若恣愛懼太過亦濟得甚事試看安里之囚匡人之圍雖死  
生在前聖人亦處之泰然何曾為他動心○陽明子曰忿懼  
幾件人怎能無得只要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  
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且如出外見人相聞其不是的我心  
亦怒雖怒却此心廓然不為動與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  
纔是正○學者有因兒病危心甚憂悶不堪者陽明子曰此  
時正好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  
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  
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  
愛患不得其正了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終過

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  
不欲一哭便恸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天理本體  
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我  
高皇帝因鏡工之語惕然曰鏡一物耳範略有偏則形失其真  
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即百度乖矣  
文皇帝因講官講此論之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  
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人君但  
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正  
祖宗之真切者哉

心不在焉節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三十

好樂便不在憂患雖當患者亦不患凡百事既在彼便不在  
此則不知此故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  
見不聞不知味不是不辨邪正意誠以後的人豈有邪正尚  
不辨者此三句亦說得甚輕心不在此形故視之亦不見心  
不在此聲故聽之亦不聞心不在此味故食之亦不知此亦  
人之常事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認人非心不在焉者乎  
此謂修身節

陽明子曰心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死  
了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心却是  
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性纔能生這  
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



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也故謂之心○此傳與後傳都不說正心脩身齊家工夫者蓋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是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湏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矣又何湏另說藥裏工夫哉

所謂齊其家 節

問脩身在正心後既是心得其正如何又有親愛敬情等偏曰親愛敬情五者亦是當施的但就中不能無偏處其失此之不得其正却又小此晦庵子云如在官街上差了些路是也○親愛至敬情汎說身與人接而家人自在其中親愛一偏發狎便生敬狎則身不脩家人見其發狎者恃恩而驕亦

焦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一

十一

蕩然而不可律敬情一偏忿疾便生忿疾則身不脩家人遭其忿疾者失歡而怨亦很戾而不可訓矣○故字承上五句來親愛是敬哀矜皆好之類賤惡敬情皆惡之類此心無兩所好惡不並行既偏好此人必不知其惡既偏惡此人必不知其美也○之字發衆子訓作往字亦是如云之齊之楚之類任其所往而不察故至於偏○驪龍在九重之淵千金之珠在龍之領下然有時而睡則沒淵者亦得而竊之心者千金之珠也不察而去之偏者有時而瞞之龍也常醒上地球終不失矣○問前說忿好愛懼此說好惡都是本乎心而應乎事者何以一屬之心一屬之身曰傳文是隨處發一義者故諺有之 節

此與上條一意總是說好惡之偏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只引諺如此一是偏好而不知其惡一是偏惡而不知其美見得人情偏處必至於此也不著定脩身者身上說心正以後的人豈有不知子惡不知苗碩而至如此之甚者乎此謂身不脩 節

齊家之道語其本固在脩身語其法尤在一嚴字易之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君長嚴則朝廷肅父母嚴則家人齊矣又曰閑有家悔亡亦嚴之謂也以法度為之防閑則家人不至於亂而無悔矣又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亦嚴之謂也治家嗃嗃然過於嚴厲不能無傷上則必悔然而家人齊肅雖悔猶吉若婦子嘻嘻笑樂無節則家必至於敗矣

焦氏四書講錄

大學卷一

十二

又曰有孚威如終吉威如亦嚴之謂也本之以有孚而治之以嚴威則家可保其終吉矣伊川子云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拚義家人之禍常在嚴不足而瀆慢生也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嚴為主夫齊家者至於文王周公孔子亦可謂盡善矣而家人之卦三聖人者皆主於嚴則嚴之一字真齊家之良法也彼以嚴為憚而樂於寬柔者豈以三聖人為不足法乎史家所紀英雄之才猶或有溺焉而不能自克者又况柔弱之人乎嗟嗟柔弱者婦人之道也自諉於弱而不能以嚴齊其家則是舉家皆婦人而無一有丈夫之志者矣蓋哉

所謂治國 節

君子脩其身終可以教家其家不可教者身未脩而不可以



教之出字只當外字看不外乎家而可以成教於國孝弟慈三句正解此句之意○孝弟慈是明德之大端觀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此弟而事長亦此弟恤幼此慈而使衆亦此慈故君子孝以事親而家可教則國之為人子為人臣者皆觀感而興於孝弟以事兄而家可教則國之為人弟為人卑幼者皆觀感而興於弟慈以恤幼而家可教則國之為人父為人長輩者皆觀感而興於慈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孝即是忠以此心事親便名為孝以此心事君便名為忠隨在而異名耳不要作推說弟與慈做此此亦只重理上不要把事來件件比擬比擬便有不同處○問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抑教以事君事長使衆曰教以孝弟慈曰然則事君事長使衆又何以教之曰理一而已既教以孝弟慈則所以教其事君事長使衆者亦在是矣

康誥曰如保 節

君子以孝弟慈教家而國亦成教者蓋以孝弟慈是家國人心同有之理非家人有而國人無者故以之教家家可教而國亦以之成教也若使此心之理家人有而國人無安能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乎○問慈心之同必以自然明之者何曰自然是天成的勉然是人為的人為或有不問處天成則處處同然也觀慈心之同而孝弟之同可知矣○如字輕看心誠求之保赤子是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不學而知正是良知也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家國一理故能教家者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處重仁讓之興作亂債事輕帶說仁讓二字孝弟慈中俱有之有恩以相愛是仁有禮以相接是讓貪戾者仁讓之反作亂者不仁不讓之極○興仁興讓亦只是興起還未曾就仁讓若就仁讓下又何用治國的工夫○機是弩上機機在手至近一機便發矢不疾而速不必身親往百步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其機如此有近而易速而速之意○問仁讓屬家貪戾屬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書云爾惟德罔小萬邦維慶爾惟不德罔太隆厥宗此之謂矣○問戾是拂人情者聖人處凶頑刑罰流竄於人情亦有拂亦似戾否曰刑罰流竄是彼自取因物付物正不戾也且觀帝王處凶頑侯明捷識渾是並生之意為囚求生道至三至五必不得已而臨刑猶為之慘怛為之下車而泣安有戾也或有改作人心未協諄諄以言語代斧鉞亦安有戾也後人見已之非便掩飾見人之非便忿揚謂之義氣謂之名節有改作便排衆自遂謂之力量却不知正是大拂人情之戾也此意不諱人以此難於賢聖國以此難於治平吁可恨哉

堯舜帥天下 節

堯舜以仁帥桀紂以暴帥皆其所令如其所好者故民從之若本身好暴而令民以仁是所令與所好相反民豈肯從之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正所令如其所好者民必從之禮曰下之事上也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此之謂矣○有諸已無諸已足身脩子須補敎家意有者有孝弟慈無者無不孝不弟不慈然只泚以善惡說亦罷人字都是國之人以已及人便是慈恕使能喻人了不恕三句只見得不可不恕耶不平重○問人若未有善而不求人善未去惡而不非人之惡不亦恕乎晦庵子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親如愛已之心以愛人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不是以姑息待人之謂也若不能然而直欲以不肖之身為人之標準此吾治敎所當施者一以姑息待之而不相訓誥不相戒勵將使天下皆知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則大亂之道也而可謂之恕乎○恕字只可施於人不可施於已先武

故治國在齊至末

故治國句是通結上文齊治之理上文已說盡了此下又引三詩不厭重複者詩可以興要人反覆誦歎而自得之也晦庵子云令人心曠神怡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引詩之助其意矣宜其家人就君子說宜者脩身以宜之也而后可以敎國人雖說濶然作敎國之為夫婦者亦不妨宜兄宜弟亦是君子脩身以宜之也而后可以敎國人作敎國之為兄弟者說亦不妨

為父子兄弟足法是君子之身脩而足法也足法下補家人法下意而后民法之者國之父子兄弟法之也

三詩雖平平引來無箇次序然以夫婦為首者婦人女子最難化而夫婦之閑尤易失於動不以正也易之家人首以利女貞為說文王之詩首以刑寡妻為說而此處亦以夫婦為首兄弟次之總一家說又次之者畢竟有箇意思

此傳雖說治國之道不外於齊家然治之一字亦煞有工夫在即以今天下論之京師者非國乎隆嘉以前京師士大夫除老成當國者治之一字不理會也多矣但見其蚤朝一退則逐隊而升堂散衙一回則乘騎而拜客坐下則呼圍棋擺酒小唱則呼逆子何人談古文者則誇秦漢史記談時文者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廿六

則夸科甲元魁較官職之炎涼則不覺憂形於色較轉官之遲速則不覺歎息連聲假命相而誑陞遷者則不與絕交草回書而謝金帛者則不暇停筆有講治平之學者則誣以偽學而嚴其禁有奏治平之疏者則誣以他過而幸其救治之一字不理會也多矣士風到此如國家何耶今日士大夫固無此風然風流易趨也習俗易染也一洗此弊而理會治國之工夫以致天下之太平者必有其人矣又何俟乎愚說哉

所謂平天下節

此章釋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三句前已於齊家治國說了而又云然者益以見國之人心同於家天下之人心亦必同於國也○國之人既以家而興起天下之人亦必以國而有



興起之心幸其興起而或無以處之則其所興起者亦不得遂如政繁賦重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使不得盡孝弟慈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處之使之以事俯足以畜而其所以興起者終得而遂舊說以絜矩作化民不知化民是絜矩的主意晦庵子云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是也○矩所以為方四方都均平如一以已度人知其好惡之同而處置得宜無有虧闕不平之虞故謂之絜矩○曾子嘗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發揮一貫之學可以見於事功之實者正在此絜矩一篇○人與草木鳥獸雖不同類然其生生之意亦未嘗不知故取之有時而用之有節亦得以遂其生至于與我同類者乃不知處之以絜矩何也阿房賦云秦愛紛華人亦念其家西山子云既以脂膏供爾禱瀆知痛癢切吾身君子知身之痛切於我家之念同於我故雖以一杯酒散作十分春猶恐人之有傷也況忍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耶○問自身以及家國天下皆推己及人的事傳者一事為一說若不相通何也曰傳文是互見之意齊家治國亦有絜矩之道平天下亦有仁讓之化此等處要活落看

所惡於上 節

此條畫出絜矩的樣子是箇絜矩圖然亦就絜矩解不卷平天下君子身上說六毋以字皆有絜而度之之意○人心有好有惡此只云惡者惡與好相反所惡者勿施施之者必其所好也○夫子謂恕字終身可行程子謂克得恕去便天

地變化而草木蕃克拓不去使天地閉而賢人隱晦庵子謂桀紂盜跖之無所不至亦由於不恕來不絜矩是不恕也不恕之禍至於為盜跖桀紂天地閉而賢人隱豈止若王肅起由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為守易辭而為尉陵守者而巳乎

詩云樂只 節

此說盡絜矩之道者父母字最喚醒人于是父母所生好惡無一不不同子有痛若父母便痛切於心鞠育而安全之者自不容已君子若以父母自處而以子視天下之民未有不恤民之痛若者也○好惡字包得廣下文理財用人是其大者都在此好惡中此之謂民之父母就君子說而帶說億民愛之如父母以形下為天下戮

詩云節彼 節

此說不盡絜矩之道者節南山是刺尹氏之不平引上四句便含下不平之意○尹氏是世官以故不平此亦可見官不可世春秋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為世官之戒者此也○有國者不可不慎是慎其好惡務與民同而不至于辟嘗觀江海之大魚釣不能牽網不能制一失其水螭蟻得而制之有國者大魚也民者水也辟則為天下螭蟻得而制之矣

詩云殷之 節

上文為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為天下修是失國便有失衆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之得衆失衆二句就指殷說殷之先王得衆而得國此可以徵好惡之同而為民父母



者矣殷之孫失衆而失國此可以徵好惡之辟而為天下  
是故君子 節

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迷其好惡者只在於財財用君所  
以不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因財用之故而專殖以病民故說  
好惡之後就繼之以財○德字據下本末二字是對財字看  
君子先慎乎德者不先務財而先於德慎之也不是雖無所  
不謹而慎德尤其所先之說有德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絜矩  
無不盡人之被其德者皆來歸之而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財有財此有用不患財用之不足矣

德者本也

德者財之所自出是有天下之本領財者德之所自致是有

天下之本務此君子所以先慎德而不先務財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司馬溫公云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譬之雨澤夏澇則秋旱為君者若事聚斂財盡在官使不在  
民民窮而無所出使為盜而劫奪起亦勢所必至者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此承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說重在財聚則民散○晦庵子曰  
為君者愛民之心不如愛財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  
事為臣者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順旨聚斂  
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  
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

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者祇為大盜  
積耳亦何益之有哉

是故言悖而出 節

此又說財聚而不特民散而財亦散也言貨不兩平重

康誥曰惟命 節

上文有人有土便有得天命之意民散貨出便有失天命之  
意故此條引康誥結之善是慎德而散財也不善是外本而  
聚財也善則得不善則失得失只隨人轉移正見天命之不  
常○前云命之不易此又云命之不常是以天命之重而致  
丁寧之意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此之謂矣

楚書曰 二節

楚王孫國聘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珩為寶幾何國曰楚之所  
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玉是財善是  
德不寶玉而寶善是知內本外末者矣

晉獻公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以  
告舅犯舅犯曰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而天下其孰能悅之孺子其辭焉仁親以終親之喪說  
國是財仁親是德不寶國而寶親亦是知內本外末者矣  
秦誓曰若 節



此下四條又以用人言好惡公私之極泰誓只舉箇善人惡人以見此等人是當好的此等人是當惡的不是說大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一個臣只平平說不是挺然獨立之謂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渾厚的長者不中表暴雖有技若無技耳休休是竟大矣開之意如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強以有容狀之定能容容字一般寔字對如字說眈云如有容又云寔能容無非形容之詞○彥聖者容之有技者亦容之益君子之進要多不比小人之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君子必退泰之初九二君子進而拔茅之象拔者蘭也蘭之根不盈掬否之初六一小人進而拔茅之象拔者莠也莠之根便可束一陽之生未敢為君子喜而曰朋來無咎者一陽未易勝五陰也一陰之生便還為君子憂而曰女壯者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彥聖者容之而有技者亦容之多多益善美○君子之進固是要多然亦要得真君子得真君子者只在千名實之辨鹿坡子曰國家三歲比士于卿又會比于京師所得千二百餘人此千二百人者皆於千萬中拔之者也今取其文讀之非聖賢之道不列千篇非帝王之輔不屑千議蕭曹房杜而下率置貶辭是國家三年之間得君子者千二百人不為不多也而治平之效未臻者取之以名不以實君子而非真君子也然猶可諉曰姑以言舉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用也則又有考課之法焉辟長考其銓豁于外而總之以制使臺省各考其僚屬

于內而領之以考功銓衡者又總攬而酌量之法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徇于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于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于簿書之欺不動者或憚于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附于才力之不及剛直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廉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荐者以罷黜而不効荐者之罪其甚可惑者遷秩之後復以前任而黜之果不肖也胡為而遷也果賢也又胡為而黜也倒置若此其何以服天下之心今為舉之疏給由之籍孰不有功之可紀者是國家又嚴得君子若干人不為不多也而治平之效未臻者考之以名不以實君子而非真君子也國家幸而無事一不幸有事焉吾懼其可倚用者不多也往年宸濠作逆一旦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者皆拔於千萬人而用之者也而伏節死義者止孫許二臣是亦可痛哭也然則名實之不能保我子孫為句黎民帶尚亦有利讀大抵春秋戰國之君多知有子孫而不知有黎民觀尚亦二字語意視黎民亦自輕於子孫矣○書采秦誓此亦有秦誓及晉楚之語聖賢不以人廢言而取善之無窮也如此夫

唯仁人放流 節

此條承秦誓下一截云矧疾之人妨賢而病國仁人待之宜如此然謂之能惡人則可文謂之能愛人何也蓋既能惡人必能愛人况此是引夫子成語亦不容去了能愛人三字○



問媚疾之人固是可惡然惡之如此之深恐不免有已甚之  
亂晦庵子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緒不止媚疾一事仁人不深  
惡彼而獨深惡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  
流禍之長及於後世未已也然非殺人之盜罪不至死故亦  
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彼此之勢雖殊苦樂之情則一放流而  
不遠則其為害雖不得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  
焉故不忍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必置之無人之境以禦  
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全善人使不被其害而亦以禁伏凶  
人使不得稔其惡與其禦亂之術亦已至也而何致亂之哉  
見賢而不能舉 節

賢即容賢利國之人不善即妨賢病國之人慢是不肯作速

過是錯過而失刑也○子路問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  
何也夫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  
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是以亡耳  
慢與過者如此○大造者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數澤置虎  
於山林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置蛇虎於通衢也甚矣  
好人之所惡 節

慢與過雖未盡好惡之道然猶知所好惡而不至拂人之性  
若於惡者好之而好人之所惡善者惡之而惡人之所好使  
是拂人之性人怨而天災故曰災必逮夫身○天下之災祥  
係君子之進退君子多而如林便是盛之象祥也君子落落  
如晨星便是衰之象災矣君子康寧福澤如山如海便是太

平之象祥也君子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便是大災

是故君子 節

是故二字總承樂只君子以下絜矩之得失來絜矩之所以  
得失者豈有他哉亦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故也○大  
道是絜矩必忠信以得之忠信如何就能得絜矩蓋絜矩原  
從心裏出來善人此心原是至明至公的盡心為忠實心為  
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純是至公至明的本體則好惡自與  
人同而無處不是絜矩故曰忠信以得之今人只說忠信是  
誠誠則明誠則公亦不甚玲瓏驕泰以失之驕是心裏自矜  
泰是心裏自肆全與心的本體違了有甚明處有甚公處好  
惡都是拂人之性者如何能絜矩得故曰驕泰以失之此終  
見絜矩之得失只在于此心矣○格致誠正便是實實落落  
盡心的工夫晦庵子云格物致知故能通天下之志而知千  
萬人之心即我一人之心誠意正心故能勝一己之私而以  
我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是矣○此章云得失者三初以  
國說次以命說此又以心說乃極本窮源之論心乎忠信則  
能絜矩能絜矩則能用入理財聚由此得國由此得而命亦  
由此得也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不能絜矩則不能用入理  
財聚由此失國由此失而命亦由此失也夫民心之歸叛國  
祚之脩短天命之興廢皆決於此心大哉心也真平天下之  
大本大源也哉  
生財有大道 節



此又說及財用者蓋以發前未盡之意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是有國者不可一日無的雖聖賢為國亦不能舍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不似暴君汗吏之聚歛耳若只教人不聚財都無箇生財之道則議論趨於一偏天下後世亦病其難行了故又說此一段○生者衆為者疾是勤以開財之源食者寡用者舒是儉以節財之流寡字與衆字及舒字與疾字反生者衆而食者亦衆則所生者即盡於所食為者疾而用者亦疾則所為者即盡於所用財如何得足惟夫生者衆而食者寡則所食者不能盡其所生為者疾而用者舒則所用者又不能盡其所為故財恒足財就國家說不是民間的財足謂之恒者其是有常也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水旱不能為之災盜賊不能使之貧者此之謂矣○農夫較野今之生者亦衆其如食不寡何征役有限今之為者亦疾其如用不舒何是故宗藩之重者可憾閭閻之多者可除軍伍之冗者可革此亦寡食策也賈人之濫者可省土木之脩者可停珠玉之采者可罷此亦舒用策也他如中蠹者可剔以半納粟使錢者可與銀通行此亦足財策也至於富民以粟納監軍職以銀加官則雖財有不足亦斷斷乎不可為也司國計者以為何如耶

念生者之難則不忍以易食而食之者自寡念為者之難則不忍以易用而用之者自舒然子曰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欲足財者念之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上文說生財之道使人知不必聚歛此文又開陳利害以警人使其知不可聚歛也○仁者句重不仁句帶著認以財發身者身之發榮從散財上起似以財發之一解

未有上好仁 節

此承仁者以財發身說仁者便是好仁之君下好義與終事句不與府庫句平看只遞過到府庫財去見仁者之得民如此而府庫之財可以長保也府庫之財既是其財則雖不聚財而財亦聚於其中矣

孟獻子曰節

此條是說用人與理財相關重在畜聚歛之臣畜馬伐木四句不重雞豚牛羊且不可畜之况可畜聚歛之臣而害民也畜馬伐木者有爵而有祿故不可察雞豚畜牛羊以謀羣息之利而使民之利不得售聚歛之臣有國有家者皆不可畜之只於百乘而云者獻子是百乘之家故以為成也然他却不是畜此的人友顏子茲無靈又友樂正襄牧仲五人而其臣至莊子亦不可改則其所畜者可知矣○臧文仲命妾織蒲夫子以為不仁公儀子令民得售其貨按園葵而去織婦蓋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亦造物之常理也士君子有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亦理之常耳不然受大而取小吾恐造物者亦忌多取矣○士君子固不可侵小利為君者亦不可不體群臣既受牧民之責誰無與民同利



長國家節

之心苟祿薄不足以為生則雖欲行其心而不可得也如伊  
川子以通直即作崇政殿說書且典錢使家人踏麥以自活  
則雖欲不察鷄豚不畜牛羊亦何可得耶是以明王制祿自  
卿大夫士至於庶人之在官者亦皆有以富之以此各得行  
其心而稱其職也後人多不及思慮所謂體群臣者未之講  
矣既不能體群臣又安能子庶民乎○盜臣亦不可有與其  
二句是甚為之詞見得必不可畜聚歛之患○此謂國二句  
雖是釋獻子所謂然揆開在平天下者身上說以利之利財  
利也為利之利使利也何謂義散財發粟薄賦緩征是矣須  
知是就獻子之言斷見當以義為利答慎德所利而為之也

上條就義理說是正其義不謀其利之意此條就利害說則

謂若要以利為利終亦無利而有害不若以義為利之愈也  
○問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何也曰長國家者元不  
少財用而却急急於財者不是小人孰使之益小人欲媚其  
君多借此為進身之階桑弘羊之於漢裴延齡之於唐王安  
石之於宋是矣○彼為善之陸宣公引此段無此四字想是  
衍文宣公有云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  
其本傷則枝幹瘁而根抵拔此確論也彼小人於國家其為  
禍不一而禍之烈者莫甚於務財用而使其君之失民心民  
心一失人怨而天災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小人  
能如之何耶至此而君不能保其國家小人亦不能保其身

財用之務竟為誰而務也真所謂為大盜積者而悔亦無及  
矣長國家者及桑尚警悟哉

此章於用人說仁人於理財說仁者仁字是因繫矩說來繫  
矩是怨怨是為仁的方法用人不怨安能為愛人惡人之仁  
理財不怨安能為以財發身之仁既不能為仁便不是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而可謂之大  
人乎○此章或說君的事或說臣的事文或是稟說的事都  
不曾拘着只要說箇繫矩的意思在然大要不過是理財用  
人兩事先慎乎德以下說理財泰誓以下說用人生財有大  
道以下又說理財孟獻子以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矣○章末須繳云平天下  
者以義而為利則不利之利在天下也而興起之心以遂明  
德之明在天下也而至善之化以成盛德大業備於此矣大  
學之道畢於此矣大人哉



焦氏訂正古者大學卷之二

問大學一書晦庵以為舊本頗有錯簡乃因程子所定別為之序次即今所傳之大學是也陽明則謂其本無脫誤不必於改正補緝乃去分章而復舊本以為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二家之說果孰然乎曰此又當以晦庵子之說為正也即如陽明子之說以為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而不必於立格致之傳愚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夫舊本誠意章下繼以引淇澳而至不忘又引康誥而至自明又引盤銘而至用極又引邦畿而至止信又引聽訟而至畏民志合之為誠意之一章尚仍舊而不分也則格物致知固總歸於誠意而不必立傳矣正心脩身亦獨不可總歸於誠意乎而舊本何以又有正心脩身之傳也且既以盛德至善之不能忘親賢樂利之沒世不忘峻德之克明天命之維新敬止之穆穆民志之大畏而總歸於誠意則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許大事業只一誠意便了矣又何必立齊治平之傳乎正心至平天下則皆舊本之自分章而非晦庵之強為傳也格致安得而獨無傳乎但晦庵不合以其傳為公而又取程子之意補之舊傳錯在經文之中只當提出立一傳耳曰陽明以舊本之傳千載矣亦何所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闕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也然則去分

章而復舊本不亦可乎曰經書自秦火之後舊本脫誤者多矣豈止大學之一書晦庵子以其書為頗放矣誠然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此陽明子之說也即欲去分章而復舊本若愚先之所疑果求之心而非乎抑求之心而是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舊本出於孔門之真傳亦不敢以為是也况雜出於秦漢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庸夫孺子析舊本而為分章亦不敢以為非也况出於晦庵子之論一貫之理則總八條目三綱領而合為一傳亦可也論著書之體則經領條目各立一傳而各發一義彼之未發者或於此而可盡此之所發者又於彼而互明著書之體不得不然也亦何必去分章而復舊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學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聖經一章 舊本錯入之句今出為傳於後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此釋明明德傳以晦庵子分章為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釋新民傳以晦庵子分章為正○去舊染而復本體之謂新新即明也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明明德之謂也明明德在格親民康誥曰作新民親民之謂也民既親矣豈惟新吾之明德而天命亦於此新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可見三君子之親民也無所不用其極矣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緇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恂恂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

此釋止至善傳以晦庵子分章為正○仁敬孝慈信之止盛德至善之民不能忘親賢樂利之沒世不忘皆止於至善以親民者也而明德無不明矣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謂知之至也

此釋格物致知傳舊本物有知止九句誤在經文之中此九句明有物字知字乃格物致知之傳晦庵子以知止五句為止至善之由物有四句為結明明德親民知止能得殊不知止至善之由即格致是也安得更有其由乎且經文大頭腦只主於明明德親民若又以知止能得與明明德親民並對而為結亦失輕重矣○舊本知止九句在經領之後條目之前文理亦不接應若以條目接經領於理既通而且以此九句釋格物致知亦不待於補傳述儒亦有以此釋格致者但仍以知止在物有之前可乎既知止而又纔知先後既能得而又纔近道倒置甚矣文有以物有移知止之前者但猶以聽訟幾句置知止之前可乎乃為之說云如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牽強亦甚矣天下事尤有急於訟者可以無訟為致知之先務耶○聽訟四句牽來釋格致固為不可晦庵子以釋本末亦不知物有本末原非經文也而何以釋之乎舊本此四句在止於信之後如必欲存此文則依晦庵子所分止至善章仍以此置止於信之後德而至於畏之太民而至於訟之無亦可謂止至善也然要之亦是牽強舊本脫誤者多矣何必一一強其存乎聞此四句不以傳格致亦不以傳本末不以傳至善則尤妙也噫闕文者今亡矣焉得不遺夫子之憂耶○物有九句釋格物致知者蓋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字從經文脩身為本本亂末治來在我身心的事物便是本始在



家國天下的事物便是末終本始末終之間有善有惡知所先後者先於本始處為善而去惡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後於末終處使之為善而去惡亦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如此則物格知至而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到了得的地位不是知之至乎故曰此謂知之至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舊本在經文之後蓋物有九句既誤在經文之中故此句亦誤在經文之後也此謂知三字是字之重者本字是字之多者終只是此謂知之至也一句此真是格物致知之傳矣知者以為何如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云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釋誠意傳以晦庵子分章為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云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釋正心脩身傳以舊本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云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釋齊家傳以舊本為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云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釋治國傳以舊本為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云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此釋平天下傳以舊本為正

四書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看得四書熟他書可一見而

決先輩皆如此云吾看書猶未熟未透徹也則亦何敢云此

講能盡書之妙乎譬之於書此只能盡出箇聖賢樣子其精

二卷終

焦氏四書講錄中脩卷之三

翰林脩撰 漪園 焦竑 著

同年編脩 雲嚮 劉曰寧 校

天命之謂性節

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是綱領道之一字又是三言之綱領蓋言道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言道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故將言道而先言性後言教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天命之謂性命是賦予也不與性字一例者○率性之謂道率性依也只依吾本然之性自有許多道理出來若說人去盡性纔為道便是以人性為仁義○脩道之謂教教字晦庵子作

焦氏四書講錄

中脩卷之三

老徐

聖人之立教時文且依他說聖人為人氣稟不同而有過不及之差雖有過不及而道之中者却自在示是以中立法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及得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復其本然之善故謂之教○陽明子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脩道的事故後而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脩道的說小人說賢智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道的其他說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脩道者也此說極好○問脩道之謂教晦庵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曰道即天命之性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才假脩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若聖人品節使是不完全的物件了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



教但不是中庸的本旨若如晦庵之說下面由教入道者緣何會禮樂刑政別說出一段戒懼慎獨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為虛設了蓋性道教三字都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之教同脩道字與脩道以仁之脩道同人能脩道無後能不達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下面戒懼慎獨便是脩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也教即是道謂脩道之謂教可也謂脩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循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性道教三者一也程子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人而不中庸也是負其所生為夷狄為禽獸矣人乎哉

道也者二節

道也者三句提起說是故君子至慎其獨都承此三句來道原於天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有本無須臾之離者人豈可須臾離之操一舍即係吾心吾身之存亡一得一失即關天地萬物之理信乎不可須臾離者若或離之而於身心無所係於天下無所關則離之可也離則是外物耳故曰非道也○不睹不聞晦庵子作時看且依他說然亦不聞便先戒慎恐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無所不戒懼也隱微三句又是抽出說言君子固無不戒懼若夫隱微之

聞一念之萌正是非分界善惡關頭尤是緊要處倘於此不更加慎則前面雖有許多工夫未免盡棄後面雖欲用許多工夫亦無及了故又於其獨慎之戒懼是統體做工夫慎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隱微即是獨然既謂之隱微而又云莫見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蓋隱微之中是非善惡皆不逃乎此心之靈毫釐委曲此心無一不自知者所以當此之時尤為甚顯若發之於外則雖他人目所親見下手所指亦甚顯明而終不若自知之明且盡矣故君子於此尤要加慎加慎者即戒懼之中又加謹慎亦不是截然而段工夫○獨字與大學獨字一樣不止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家心裏起一念亦是獨也星星不滅燎原若何消消不此遂成江河慎之哉○問戒懼是靜而存養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動而省察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曰動靜分不得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獨知之地用力只用力在人所共知處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的界頭於此一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誠了聖賢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在此處具足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分動靜把慎獨作已所獨知戒懼作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且既戒懼即是知了若不知是誰戒懼乎要得不知除是昏睡降是



木死灰○凡說動靜都指本體說不是分時候識得此體而  
戒懼慎獨則時時是靜時時是動不外感通而自得乎寂然  
不外乎發而未發者自在所謂朝廷百官與華百萬曲肱飲  
水其實無一事者此美○嚴夫子穀種之喻極好不睹不聞  
是本體所謂無聲無臭也即此不睹不聞之地而獨知自在  
其中不睹不聞者獨知之精粹處是根抵此處最當保養使  
不睹不聞者不睹不聞之靈覺處是萌蘗此處最當防護  
使不睹不聞者之穀種方未甲折時其全體混沌非不睹不聞  
乎穀上有些抽芽處他日根苗花實皆從此發生非獨知之  
地乎收歛穀種若非純色便糞穰攪入不可用然純色穀種  
傷了發芽處連純色都壞了又何能有生意吾人若不加察  
於獨知之地則氣動遂流於物欲不睹不聞之本體全落陷  
矣此喻極好

喜怒哀樂節

此條晦庵子以為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愚謂上  
文道不可離可離非道這兩句已說明了君子以下正是說  
脩道的工夫此條便是工夫的有處處若作明道不可離則  
既說了工夫又從頭轉去說道不可離文理亦不接續○陽  
明子曰道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有脩道之功而戒懼  
慎獨無一息之間斷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和為天下之大本和為天下之達道道脩而  
性復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是脩道之極功而盡

此條  
不接  
後

性之能事必矣此說妙哉○君子戒懼慎獨涵養性源至純  
至粹則其喜怒哀樂未發時只是一理中涵養無邪澤斯謂  
之中及其已發自然中節與中之本體相合無一毫差故  
謂之和註訓和為無所乖戾是也惟有未發之中故有已發  
之和若常人雖是未發而私意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和之  
有中曰大本和曰達道至是為下文天地萬物張本然且泛  
泛廣說不必便以天地萬物填合常人無戒懼慎獨工夫則  
大本自我而發止路自我而塞安得有此○問中和只在喜  
怒哀樂喜怒哀樂與天地萬物何干致此中和者不知何以  
能位育曰天地間何一事不繫在喜怒哀樂如云喜則小實  
以勸善之事皆在其中喜極其和一言而天下之民勸者此  
也如云怒則凡罰以懲惡之事皆在其中怒極其和一怒而  
天下之民安者此也如云哀則凡哀此焚獨之事皆在其中  
哀極其和而天下之無告得所者此也如云樂則凡與民偕  
樂之事皆在其中樂極其和而天下之樂樂利利者此也以  
此觀之喜怒哀樂不與天地萬物之位育相關尤切哉

致中和節

致中和致字是以善心之中相推而致之如政事之問便是  
緇綸調燮功夫如裁成天地之道轉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纔是致也故天地以之位萬物以  
之育註謂自戒懼而約之自慎獨而精之不是○中和位育  
晦庵子作分屬說亦不必然蓋中和一理也致中便是致



和位育一機也。天地位了，便是萬物育。可分為二致乎？問  
士君子若在下位，要天地萬物之位育如何，可得？曰：六月飛  
霜，三年不雨，亦只是匹夫匹婦之所致，不可謂在下者無關  
於天地萬物也。即如舊說：人當各隨一箇地位去做所居之  
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為一家之主者，能使一家之  
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者，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  
為天下之主者，能使天地萬物之盡位盡育，亦通。○天命之  
性，是天道生人也。戒懼慎獨，是心之事也。天地萬物之位  
育，則又是心之成天也。天人一貫之學，其莫備於此書哉。  
此書是子思年十六作也。時與宋大夫樂朔論學，朔不悅，圖  
而攻之。宋君救之，得免。子思曰：文王囚羑里而作周易，尼父  
厄陳蔡而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是以作中庸。蓋嘗聞  
於夫子矣。曰：審事辨物，奚由？夫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  
聖。此一書者，萬事萬物備美心之精神，見美聖聖相承盛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此章皆孔子之言。首二句虛說，下四句纔推明其意。君子而  
時中，小人而無忌憚，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君子小人只作  
人看。心德亦自照見，未有時中而無其德，無忌憚而有其心。  
子曰：中庸其至章  
凡書內所引云承上起下者，是子思之意。此承上云中庸之  
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又以起下智愚賢不肖之  
說，民鮮能，民字即人字通。承上下之稱，若上者可下，下者可上，

子曰：道之不行，節  
中庸之進人，所以鮮能者，蓋由氣質之偏，有過不及之差也。  
○智愚合屬，明賢不肖合屬，行此乃交互說者。知行原分不  
得，不知便是不行，不行便是不知。此可見知行合一處。○春  
秋書吳子使札來聘，不以公子不以字稱者，札讓國而生亂，  
正是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者此輩為之也。故於其來  
聘而貶之以示法。○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  
但過與不及便如此。然則過不及者，亦同歸於惡矣。可以為  
人莫不飲食節  
道之中在於日用，猶味之正在於飲食。人皆囿於道而不自  
察，猶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不知味之過故飲食不節，擇  
而失其正，不知道之中故知行陷於一偏而失其忠。若能慎  
思明辨，以致其察，則知事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  
或勉而及，必不敢徇氣質而於中庸美道，其有不明不行者  
乎？○飲了纔知所飲之味，食了纔知所食之味，此亦可見知  
行合一處。陽明子云：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  
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  
一箇行，已自有知在。聖賢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  
只為世上有一種人，情情懂懂，任意去做，全不思惟省察也。  
只是箇真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  
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  
響，所以必說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不得已補偏救弊之說。



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事  
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故且講習討論做了知的工夫  
方去做行的工夫遂至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  
病痛其來非一日矣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若  
知得我宗旨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時  
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察字晦庵子着得好  
人只爭一箇察字夫有壁而藏于家既久偶忘而未之察不  
勝其困而假丐於鄰自以為至貧也而人亦不知其富也忽  
察其壁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  
之所自有也亦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鬻則察與不察也常  
其不察壁亦不知及其既察壁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壁也  
朱氏曰此語錯 中庸卷之三 九  
學者有壁而不察心壁者也察之而壁在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承智過愚來由不明故不行也

子曰舜其大智章

此說行道者須要以舜之智為法○吾心自有良知舜不是  
全在聞見上用工的然好問好察亦不離却聞見可見聞見  
亦是良知之助但要以致良知為主○問人想是有未知或  
雖知而未自信故問通言即是問之所得者言不止於通  
通且察之遠者可知問察皆謂之好也見其倦倦之誠○隱  
惡揚善亦是取善之意問察兩得者未必皆善而無惡惡者  
隱之人便無所懼而後或有善亦不容於告善者揚之人便

愈興起而常樂告以善○執其兩端兩端都是善的惡的已  
隱了又何必執但善的或有中不中處故執而擇之兩端不止  
兩件猶云兩頭執而擇之者善執為中執為不中把中與不  
中對看便是兩端過不及總是中中也若云執為過執為不  
及執為中便是三端了用中於民正是措諸經綸事業正見  
其行之至處不是用民之中民安得有中若民自有中聖人  
兩端之執又何為乎○智者以舜為法則既不失之於過亦  
不失之於不及道其有不行哉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人皆曰予知上一段特以起下一段不兩平看○上曰予知  
是知禍機然知禍而不知避亦不得為知下曰予知是知中  
庸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為知○吾獲陷乎喻禍機之所  
伏凡事有利必有害即吾獲陷乎誘取禽獸一機驅馳而納  
其中者因逐利而罹害也○擇不能守亦是未真知若知得  
真不肯棄之而不守乎

子曰回之為人章

此說明道者須要以顏子之仁為法擇中庸上要提出行來  
顏子凡有所行必擇中庸而行之擇中庸是戒慎不睹恐懼  
不聞就已私之動處辨別出天理之善來若到行事上辨別  
便遲了又只在外面做工夫了得一善即是得了這箇天理  
天理原是一箇更無許多頭緒故云一善聖人一以貫之之  
一便是如此不必作逐一看○仁者以顏子為法則既不失



之於過亦不失之於不及矣道其有不明哉○問顏子與舜  
分屬仁智豈舜顏之德亦有所偏乎曰此作書之體也知行  
是合一之學用忠於民○舜亦仁也中庸之擇○子思也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豈惟說詩者然乎看書者如也此  
子曰天下國家章

此說中庸不能先之以均天下舜爵祿蹈白刃者是以彼  
甚此之意人知三者之難而不知中庸之尤難也○聖賢處  
此三者也自合於中庸但此處且作未合中庸的看中庸不  
可能推開說又不止此三者也○中庸急此子便過了緩此  
子便不及以此不能諺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歲老人行  
不得此之謂矣○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子將何以為  
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子性  
剛而傲不肯齒劉易敝古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吾夫為  
吾不及也為齒亦太過也中庸之不可能如此哉

子路問強二節  
此承中庸不能說須要有君子之強纔於中庸能擇而能  
守○三強與是夫子詰子路之詞南北之強不重只重君子  
之強先云南北而後云君子者見得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  
大而強以血氣者終不如義理之強也

寬柔以教節  
此節言南方之強強之不及者含忍之事忍人之所不能忍  
故亦謂之強君子居之這君子亦不是十分好的人○寬柔

以教二句不平是以寬柔立教令人不報無道也如常說則  
敷教在寬正是君子的事得以謂之不及蓋無道有當報者  
也著報君父之讐不共天兄弟之讐不共國是也南方一於  
教人不報便有忘讐而不之恤者以此不及乎也

此節言北方之強強之太過者死生之際有輕於鴻毛有重  
於泰山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暴虎馮河死而無  
悔者吾不與也北方一於死而不厭便有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傷勇者以此太過乎也

問陽剛陰柔而屬陽而風氣反柔弱北屬陰而風氣反剛勁  
何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既說風氣便是用了  
陽主發散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勁○柔弱剛勁  
雖皆未協於中然就二者較之剛勁不如柔弱蓋人之生也  
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  
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強哉矯之君子也只是南北  
的人但能以義理為強而不為氣質之所困便是君子之強  
而不可以南北之強目之矣

故君子和不流節  
此節言中庸君子之強正應抑而強與○和是與人同中立  
却又與人異○有道是處常無道却又處變了既云和又云  
中立既云有道又云無道君子之事盡於此矣○中立不倚  
與和不流句互相足和而不流者雖和而不溺于和以至



極好

隨風逐浪不能自立是初中之意中立而不倚者雖中  
立而不倚者中至立以至立為高不能同人是中至  
和之意朱註訓倚作偏著極是時義多以立不易方講之殊  
謬和有不倚之意而能不流便於中至有剛動意而能  
不倚便剛得中不倚不流是富貴不能淫無道至死不  
變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強哉矯都是形容其強之貌  
看來強字不必謂勝人為強晦庵子因有勝人欲之私勝字  
遂生出前二節勝人二字來却未想勝人二字原是箇大病  
痛論道者所忌也聖人肯以之教子路乎章末要繳云學  
者能以君子之強而自強則智之至仁之盡而中焉如  
子曰素隱行怪章

此章以中庸為至庸之道易知而簡能者人却或失則高  
中庸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人却或失則止唯聖人纔能得中  
庸歸重聖人上焉學者立準也

素素隱行怪後世有述之者厭常而喜新人情大抵然也  
遵道而行又半途而廢者只緣他知得不親切故求得不安  
穩若是大智的人一下知了使千了萬了非能已者只是  
依乎中庸及上索隱行怪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及上半途而  
廢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意不可說出來如此都是以聖自任  
○胡毋豹嘗語子思曰子好太甚莫能容蓋亦隨時也子思  
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

亦廢乎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子之謙謙每如  
此易之謙曰天益謙地流謙人好謙鬼神福謙故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今人德不及聖人之盛業不及聖人之大德後  
然自以為聖而不知謙謙以自處其流至於為傲而干罪萬  
惡文皆從傲上生來夫為子而傲則不孝為臣而傲則不忠  
為弟而傲則不弟為友而傲則無友啓明如丹朱亦未為極  
惡大罪也只被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不肖的人若使  
他謙謙以自處則亦何至於此耶夫就此身論之名為德業  
者猶不可不謙況於身外之物若富貴利達者聖人視之不  
過浮雲敝屣耳乃有以之傲人而絕無謙謙之氣象者陋哉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道云君子者以君子能盡道也然亦不必泥恐礙  
下聖人天地豈聖人天地尚不能盡君子之道乎只說一道  
字便是○費而隱以費為主隱字帶說是見費之妙處故下  
文只說費而不說隱晦庵子云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雖  
是如此鮮要之體用作兩項分不得看本文一而字便是一  
滾來意程子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矣

夫婦之愚節  
此正發明道之費隱蓋愚不肖者可能而聖人宜無不能聖  
人有不能則愚不肖者宜不得與能而乃愚不肖者有所能  
聖人又有所不能大者必不能小小者必不能大而乃大至  
於天下莫能載小又至於天下莫能破可見道之費而隱○



夫婦與知能行不專以夫婦相處之道說凡有家日用之常行者皆是及其至至字是道之盡處不是至妙若妙處有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不知不能者亦是沒緊要的事他大本大原處却無欠闕○禮樂事功雖皆性分內事但禮樂因時而詳略難以盡考事功因勢而大小不在於我故雖聖人亦有知不到行不到處然亦不足爲聖人累也○天地之太就功用上說此二句是因聖人有不能更推上一步云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盡者只見得道之大處不是說壞了天地而併責之盡道也○語大句承聖人天地不能盡道來語小句承愚不肖與知能行來二語字輕道亦何有大小之分特自其統體觀之爲太自其散殊觀之爲小耳○大莫能載者凡物之大都有外有外便可載如天地雖太畢竟有盡頭處既有盡處是猶有外也唯道則包羅天地之外更無正極之虞豈復有外而可載乎○小莫能破者破是間破以地則處處皆是道無一處之間破以時則時時皆是道無一時之間破以人物則人人皆是道物物皆是道也何一人一物之詩云鳶飛戾天節

道之費隱發明已盡此又引詩摘箇鳶魚來示人正要人就地上見得道理活潑潑然塞兩間都在目前意自從一見桃花後三十年來更不疑此等處最易提醒人故程子以此爲喫緊爲人處讀者宜致思也○鳶率鳶之性而飛魚率魚之性而躍何所考而然何所問而然也此可以觀良知良能

今之學者必欲考之何典問之何人以為知能焉則是爲魚之不如矣○上下字渾連着看纔見道之充滿若截然分箇上下固道之察也中間獨無所察耶

君子之道造端一節

此條是言君子體道之功必始於近小然後推而極之以至廣大故曰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晦庵子謂是結上又恐未是蓋語大語小二句已結盡了上文語意引詩節已是嘆味之詞了至此不用結語矣且中庸一書言道體必及體道工夫未有高談闊論令人無下手處詳味自見

看書到此章直是令人有不敢離道之心彼愚不肖者皆可與知能行況我之未至於愚不肖者可自絕於道乎聖人猶有所不能盡況我之去聖人遠甚者可不可百倍其功乎天地猶有憾於人我則爲天地立心者可不裁成輔相以釋其斯憾乎鳶魚尚以道而飛躍我則爲萬物之靈者可不使一世之民物皆得其所乎思及於此真有惻然而悲憤然而起沛然而莫之能禦者矣敢須臾離道哉

子曰道不遠人一節

上章言道之費隱甚是濶大此章恐人以遠求道故約入身來○言道不遠人○人須切實用工○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條皆明此三句之意○道不遠人人字兼人已說人之爲道兼脩己治人說晦庵子據張子正蒙分下三條作三意看來不是此章之旨



然則此章之旨如何曰此章是云道不遠人而為道者不可以遠人也只有脩己治人兩意本文分明提出兩君子矣說君子以人治人至亦勿施於人是一段謂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不復強人以太難若強以太難是已所不願而施於人非忠恕也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以人治人政而止不強人以太難之意也然則治人者可遠人以為道乎君子之道至胡不慥慥爾是一段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以之而自責故以之而自脩也庶幾言顧行行顧言君子之道慥慥而實有於已也然則脩己者可遠人以為道乎脩己治人便盡了天下之事便是此章之旨

詩云伐柯伐柯至亦勿施於人  
此治人而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伐柯之遠不遠不重猶以為遠下即補云道在人身初無彼此之別非若柯之猶有彼此也故君子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人能改了便止更不苛責他此無苛責處便是忠恕便是道遠道不遠不必說真箇相去不遠猶云道豈遠乎哉即在人忠恕之心不待遠求也註訓未是下二句雖是忠恕之事然須發不遠道之意方是已心實存不欲廢便是忠推已所不欲之心而勿施於人便是恕○問以人治人政而止者無乃流於姑息而不得為道之全乎喻庵子曰夫婦所知所能者道也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所能者是乃功於身而不可消更離者也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者

則求之當有漸次而亦或非日用之所急也君子之治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也由是而不已焉道之全者亦可以馴至矣今若以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恐先後緩急之宜一失人之受責者將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亦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不亦兩失之乎

君子之道四一節

此脩己而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立未能一至先施未能是夫子之自責庸德之行至胡不慥慥是說君子之盡道四未能亦不足懸空未能得乃求全責備之意未能如其求乎人者苟有一毫之未盡亦是未能也若云懸空未能得便是不情的話庸德庸言所該雖廣此却重在子臣弟友之道有所不足有餘二有字是問或有之之意既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大踐行已無不足言已無餘了問或有之亦不敢不勉不取不慎尤見工夫之加密矣○言行交脩是在君父兄友之間行的都是孝弟忠信之事而如其所言說的都是孝弟忠信之言而如其所行如此便是言顧行行顧言子臣弟友之道實皆落盡得矣君子豈不慥慥乎○慥慥一語愚意不似夫子口氣費隱致曲肫肫等語亦不似子思口氣書此以俟聖哲○聖人所不能是不要緊的事子臣弟友之道則是大本大經之所在也喻庵子曰此而不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君子素其位節



君子素其位而行二句一氣說下句是足上句之意○位各有道在處處是位便處處是道素其位而行是隨處而行其道也不在其位者何願之有韓退之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各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范希文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也○素富貴一節

行乎富貴者行富貴所當行之道是得志澤加於民不止不能遷行乎貧賤者行貧賤所當行之道是脩身見於世不止不能移行乎夷狄者行夷狄所當行之道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是也行乎患難者行患難所當行之道內交明而外柔射有似乎君子三句此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繳在尾○田子方遺子思以狐白裘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為不受也子思曰假聞之妾與不如遺於溝壑假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是以不敢受真不願乎其外者矣○大凡願外的人都有箇病根在內貧賤而願外是富貴功名之念為根夷狄患難而願外是全軀保妻子之念為根病根不去縱或強制亦終滋長延蔓於外君子須向根上一刀兩段便自然不願乎其外矣其要只在慎獨

君子之道一節  
君子之道自戒懼慎獨而至於中和位育自為已知幾而至於篤恭天下平通可遠譬如行遠必自邇卑可高譬如登高

援上者是有所求於上求之不得便怨其上既不陵不援而無所求何怨之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因無怨二字而發問晦庵以二條分貼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如何虛齋子曰不然無入而不自得亦有不願乎其外之意正已而不求於人亦有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居易以俟命又難分作二意了射有侯乎君子三語又益難以分貼而晦庵亦無奈何故君子居易一節

居易以俟命一氣說下年來夷險都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君子也行險以微幸者升高不知險竟作粘壁枯小人蝸牛耳小人只帶說不與君子乎看

子曰射有似一節  
順以崇大難於也○富貴是順境貧賤是逆境順一逆三者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陽明子曰居常無以見心惟當逆變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矣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惶失措哉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逆境最好成就人譬如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精煉而惟恐火力煅煉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君子便是精金故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自得承上四者來開說更盡

在上位一節  
在上而陵下者是有所求於下求之不得便怨其下在下而



必自里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亦此之謂  
詩曰妻子好合 二節

此二節總是言道之早迹蓋上言登高自早行遠自近矣  
乃所謂早通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之常如詩所云和妻子  
宜兄弟及孔子所贊其順父母者便是蓋孝弟庸行之常乃  
天經地義之所由始家庭底豫之際實中和位育之所由基  
故云自通自早孟子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正是此義不可分妻子兄弟為早近父母為高遠  
子曰鬼神之為德一章

首節至四節是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是本其德之所以盛  
鬼神只是一氣蓋陰陽二氣之分不過是一氣之運而已屈  
而伸伸而屈往來來只是這一箇氣但以其伸便謂之鬼  
以其伸便謂之神非真有兩箇氣也○陽明子論太極圖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曰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  
不生陽大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  
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  
生之中指其常體不為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  
後生陰也如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  
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  
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  
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  
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

物之始此理此氣而散故為物之終以此微而能顯體物而  
不可遺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問誠不可揜是如何  
曰只將不誠的來看便知得誠不可揜如今世俗崇尚的鬼  
神也不見不聞然却是微的怎體物不遺得終是微而不  
顯也此箇鬼神雖說至微却實實落落是有的不是那樣的  
鬼神故能千變萬化如此之顯耳可得而揜之乎

此章雖論鬼神亦是要人體道之意人者鬼神之會心之靜  
是鬼神之動是神心之動靜無端是鬼神之陰陽無始也或  
懼者非以存此心之鬼乎慎獨者非以存此心之神乎致中  
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非此心之鬼神充塞無間而流行不  
已者乎人須體此纔有蓋不然沒將鬼神開說一篇亦何補  
說以祭祀時鬼神如在尤顯而易見也○祭祀之鬼神不  
專指已死的今天地神祇人鬼皆是使字正見鬼神的靈處  
英爽動人自然去祭他若或使之者洋洋乎如在其上又  
如在其左如在其右處處都如在正見得體物不遺然亦是  
鬼神即然如此不是有其誠則有其神之說若待誠而後有  
則亦非體物不遺者矣

引詩只是上節意上文所謂洋洋如在者非即神之格而不  
可度者乎其所謂齊明盛服者非即所謂矧可射思者乎故  
引詩以証之亦見得體物而不遺意

微者豈不能顯鬼神無形無聲微矣乃能顯之而體物者蓋  
他形聲雖無而却實有此理實有此氣此理此氣而聚故為



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知此則知鬼神只是一氣之說矣

鬼神雖無形可視而有以形天下之形又併其形而反之雖無聲可聽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萬物之始終莫非鬼神所體而為之也體物是德體之而不遺是德○問程子云鬼神者吾為爾言無聖人有是言矣吾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然則鬼神果有而果無耶曰只此所云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者盡之矣無而却有有而却無鬼神的妙處盡在此更無他說話

鬼神包得多使人承祭是就無所不包中提箇祭祀之鬼神於世教也可憐夜半虛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誤哉

子曰舜其大孝一節

舜其大孝下五句正是大孝之實而德為聖人句尤重故以序尊富享保之上而下文又提起大德說見祿位名壽皆德之所致也德為聖人是顯親之太尊為天子是尊親之太富四海是養親之大宗廟享之是追親之太子孫保之是嗣親之太故謂之大孝○問聖人而尊富享保自古亦有獨稱舜者如何曰他人皆有所承藉唯舜以匹夫致位天子況又以揖遜得天下與放伐者不同故獨稱之然其他聖人不似舜亦不可謂之不孝○舜其大孝孔子之大舜者如此此之謂大孝孟子之大舜者如此一大之以天一大之以人吾人

之可自盡者天乎人乎故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之而曰幸哉有子如此

故大德一節

自此以下玩白文似只因嫌而泛論箇常理耳言由舜而觀凡有大德之聖人雖無心於祿位名壽而祿位名壽皆理之所必得者不然舜何為而得尊富享保之至又何為而得百有十歲之壽也○此就大德者說位是天子之位祿是四海之祿不是臣子的祿位名是聖人的名不是賢人的名○問天人之應最為窮茫聖人輒有可必之論而曰大德必得其祿位名壽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何以能取必於天曰亦惟據理論之耳數或不然而理則有必然者數其變而理其常也况福祿於前而慶餘於後往往亦有之

故天之生物一節

天於萬物同一照臨同一潤澤何有裁者傾者之分但裁者是活物故能受其培養傾者是死物故不能受而覆敗可見培養都是物之自取此真足以明禍福是人之自致也○裁者句重培字即篤字意傾者句只帶云若傾者則覆之矣詩云嘉樂一節

上以物說見大德之人猶物之裁者為天之所培此以人說見大德之人即君子之嘉樂者為天之所中

故大德者必受命大德是聖人之德受命內入尊富享保意此句末要繳云舜



大德也此所以受命而成其為大孝歟○舜大德而受命固理之常而亦天所以福一世之天下也孔孟大德而不受命固數之變而亦天所以福萬世之天下也命以一世者其受太命以萬世者其受久天乎於大德者而何又一人之負哉子曰無憂者一節

文王父子之作述要以德為主王季作於前則所以佑啟乎德者不憂其無人武王述於後則所以善繼乎德者不憂其無人故無憂若說及紂使傷了文王的心事○夫子此語是特為文王幸要之聖人隨遇而安堯以丹朱為子禹以伯鯨為父舜以瞽瞍為父商均兩子亦何憂之有也

武王續太王一節

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一字有天人交與不再舉而有天下之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武王之事不免有惡德而顯名且失也然心出於不得已事成於順天而應人故顯名亦不失○問舜武之尊富享保一先以聖人之德一先以王緒之續一以為必得其名一以為不失其名何也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善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又盡善夫子原有定案

武王求受命一節

玩一求字亦見得武王未魯意於取天下意及紂惡不悛纔敢受命武王受命時年已八十○周公成文武之德蓋文武已往而不及為周公為相而可以為故體文武以孝事先人之心又體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心而成就其德也○追王

太王王季是推文武之意以及王迹之所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推太王王季之意亦是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無窮達乎諸侯至無貴賤一也則是推及於天下而文武之意盡矣○文武生時豈是憂假王號榮親者但以受命後推之他既為王亦必要追王其親太王王季生時豈是要假王禮祀親者但以追至後推之他既王祀亦必要王祀其親此意要曉得恐說壞了他的心事○先公是諸盤以上若云組緝以上太王上便遺一公○聖人制禮毫髮不苟先公只祀以天子而不追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諱非獨以親疏之辨亦以其功之有差○先公祀以天子之禮是祭用生者之祿斯禮即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各用生者之以祭其先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管到祭以大夫處止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葬祭不平以祭為主葬祭只云大夫士者諸侯庶人可以類推也但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期喪有正支有旁支正支雖天子諸侯不降旁支是天子諸侯之臣屬故天子諸侯絕而大夫降○既云三年之喪又云父母之喪者父母二句是申明三年二句之意若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以此喪是父母之喪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父母而不用其情烏乎情哉文武周公時之所遭不同事之所行亦不同時中之道正如此憲章文武夢見周公孔子聖之時者也信哉子曰文武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者通變不拘之謂註通謂之說固不是有作通行之孝者亦未的玩下文善繼善述意可見

### 夫孝者一節

繼志述事是孝善繼善述方是達孝所謂善者不止恪守先人志事要在理上去量度達權通變不拘拘於舊迹而於理却無不合方是善方可謂之達孝

### 春秋脩其一節

武周之續緒成德是其善繼述之大者為上章已說了故不復言此條以下特以武周所制祭祀之禮說皆是因時通變而為之者以見其繼述之善以明其為達孝春秋二字提起看脩祖廟者思其所居也陳宗器者思其所樂也設裳衣者

### 宗廟之禮一節

思其所服也薦時食者思其所嗜也正是祭如在的意思

### 宗廟之禮一節

宗廟之禮是子姓兄弟咸在宗廟中不失其倫列于左為昭列于右為穆序坐者之昭穆也死者之昭穆立廟時已定不待於序左陽明之方故以為昭右幽陰之方故以為穆○序爵是序異姓的人但同姓序昭穆時恐亦序爵有爵者居行之中而賤者以次列其旁爵同者又論齒至于燕毛則不復論爵而只以齒論矣○序事是於同姓異姓中選賢而任事辨賢者賢之中有大小亦須辨也賢者既以有事為崇無事者便愧了故又制旅酬之禮以逮衆旅字該長賓長兄弟與賓弟子兄弟之子下即賓弟子兄弟之子下即長賓長兄弟

下為上不是下勸上飲只為上洗盞更勸其上則將此酒往勸他人長兄弟酬了長賓長賓酬了長兄弟於是兄弟之子及賓弟子又各交錯勸酬以飲此飲是周飲福之惠不是燕飲祭畢而燕毛於寢纔是燕矣○燕毛序齒是昭與昭一輩序穆與穆一輩序不是昭穆相混而序也序齒以毛髮者一問人的年月便廢時叢睦了故只取髮之易見者別長幼為坐次耳○舊說以上條尊祖考此條作愛子孫臣庶不知愛子孫臣庶者亦為尊祖考而然也總以祖考為重踐其位一節

此即上二條內事但要贊其孝之至故又如此說位是對祖考之位禮是奉祖考之禮樂是和祖考之樂所尊即祖考所親是祖考之子孫臣庶也事死事亡二句承上五句來都就祭時說不必泥始死之註而以事死為居喪

郊社之禮一節

宗廟之禮前已說盡此條但多郊社之禮然亦不重不過再提起禮說歸重明乎三句明乎三句亦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見得武周禮義之弘遠皆是隨時變通為之者以見其為達孝○郊禮行於天子而社則諸侯大夫士庶人通行的○郊社分祭周禮是如此我

高皇帝始定合祀之典而曰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使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即園丘為大祀殿并列六宗之神每歲孟



春擇日而行禮父母合享禮順心安此其至孝無論武周而獨斷真邁千古矣○問祭祀之禮何關於治國明此禮者治國如示諸掌何也曰即以章內之意思推之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序齒者老老也逮賤者幼幼也便是治天下之經敬所尊者敬也愛所親者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者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又是治天下之本○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倍矣故謂之示諸掌○易之萃曰王假有廟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而極也天地萬物之情亦于萃見之矣治國不在掌上乎

哀公問政

哀公只要以政而正人夫子則重所以能正人者自文武之政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是言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天下

國家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實正己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己之善而所以

子曰文武之政一節

帝王之政不為不多夫子獨舉文武者蓋以文武之政固為盡善而且哀公周人也合當行周政○其人存人誠如文武便是文武復存了人字雖兼君臣重有君上而帶着臣說有臣又本於有君也○問古今異時彼此異勢文武之政亦有宜古不宜今宜彼不宜此者夫子何以方策之布者教君而不示以通變之宜也曰方圓從規矩出文武之政是規矩且教他守得規矩在則凡因時制宜順勢利導而為方圓

之巧者亦自不外規矩而得之況既到了智仁勇誠身的地位則亦何變之不通而何柱之可膠也故曰有闕雖麟趾之意者不愁不會行周官之法度

人道敏政一節

此即人存政舉之意特明其舉之易也重在敏字地道敏樹是舉之易蒲盧易易之甚乃一句甚一句之詞總係于人存來不可云上二句是人易舉乎政下二句是政易奉於人○問王道無近功即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政之舉者文武已自難了此却云易何也曰舉是舉而行之之謂若夫行之而有成功所謂洽於天下者則必積久而後能也可亦以蒲盧望之哉

故為政在人一節

人道敏政固為甚易然亦不可漫焉視為易而無所用心也蓋必有所以為之本者此條是立本之說○為政在人者欲行文武之政在有文武之臣取以身者欲得文武之臣在存文武之君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者欲為文武之君在有文武之仁以盡文武之道也○脩身以道是此身在日用間處事接物都有條理停停當當悉協於中道也脩道以仁是懷於中道處心中有一段慈愛惻怛肫肫懇懇活活潑潑之意貫徹乎其間也身與道道與仁不是三項總不過謂身之所行者皆是道皆出於真切之心而已○道即天下之達道仁即達德之仁脩道以仁者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也但此處未露耳

仁者人也一節

此條主於親親之仁尊賢是講明親親者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也○一

於五達道者此專屬親親就最切者說耳過義者

此仁又在於義義以尊賢為太能尊賢使有以

道不義不與仁平看此與別處論仁義的不同○親親

臣朋友等看蓋以達德行遠道中論之親親為大也不

仁民愛物與親親對尊賢對凡事之宜看蓋以講明親親之

道論之尊賢為大也不可以忠君敬長與尊賢若以此等對

看君臣之義不又為大乎○親親之殺者親不止父母凡諸

父昆弟妻子之屬皆是尊賢之等者人賢以之為師次賢以

之為友等殺是人事人事之高下輕重皆是天理自然之節

故君子不可一節

上文都是說論其理到此纔是勉君子也此條根本只在脩

身不可以不脩身最重然脩身起頭得力處却又只在知天

知天亦最重○事親亦不止父母若就父母看恐礙知天處

親親之殺知人亦不是說交的朋友就師友之講明者看講

明兼五達道此專屬事親是以其六於說知人雖說

帶親親來思尊賢以講明親親之殺者又須知天而分別尊

賢之等以講明親親之殺也○問孩提之童便知親親初不

由尊賢而得者如晦庵子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

是親親由講求而後得了豈吾人原無親親之仁者耶曰仁者人也已說破親親是人人自有的但講求亦不可廢大要主意以求仁為事則雖搬柴運水亦是神通妙用况尊賢取友乎親親不由講求而後得却緣講求而益明此不是閒講外索也晦庵之說可盡非哉

天下之達道一節

此是足上文未盡之意五達道之道即脩身以道之道三達

德之仁即脩道以仁之仁而智則仁之發端勇則仁之成功

也○親親為太達道宜莫先於親了然君臣亦經世之主故

又先之以君臣○不曰君臣之義以至昆弟之序而只曰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者有君臣父子必有所以為君臣父子者

有夫婦昆弟必有所以為夫婦昆弟者可見人外無道而脩

身者必以道也朋友以相交而成故加交字人之交際亦不

止此五者而其餘類此者亦在所該矣○問篇首以喜怒哀

樂中節為達道此又以五倫為達道道果有二乎曰五倫之

相搭何往而非喜怒哀樂也喜怒哀樂之中節亦便是親義

序別信之倫盡矣○智仁勇原是人性分中自然同得的然

却有能以此德行達道者又有不能以此德行達道者蓋德

之所得者雖同而心之誠與不誠者則不同故所以行之者

要一者誠也誠乎智未有不能知達道者誠乎仁未有不

能體達道者誠乎勇未有不能強達道者一字對三字看是

數目字但一之所指者誠也不可以一作誠○道德誠德為



脩身而誠以實此德德以行此道而道則以脩此身也又武所以脩身者亦是如此而已矣

或生而知之一節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或有不同者氣稟之異也雖有三等之不同然到知之成功處則亦無不同也生知學知困知就已知者說安行利行勉行就已行者說知行都是達道三知云知之、三行不云行之一而云成功一者知猶未到成功處行則實踐之而其功成矣○生知安行者智學知利行者仁困知勉行者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三近為勇晦庵子以此論達德終是可疑蓋智仁勇人行達道時不可闕一者今云生知安行智仁勇了學知利行者仁困知勉行首勇闕智仁了三知為智又與學知為仁困知為勇者反三行為仁又與安行為智勉行為勇者反三近為勇又與何哉

每氏四書精義

卷之三

十一

好學近乎知一節

此條是就困勉始用功時說不是困勉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好學好字重為不知而好學以知之力行力字重為不能行而力以行之知恥恥字重為知行不若人而恥之也○呂氏云力行足以忘私忘私便無欲無欲便是仁了何止於近須作勝私纔有理○為哀公是庸下的人故以此三近教他末又勉以人一己百人十已千的工夫

知斯三者一節

此三知不是空知是真能得了能得三近便可以脩道故知

所以脩身能脩身使可以取人而為政故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雖承治人句來其實亦本於脩身也○上文說脩身而終於天下國家下文說治天下國家而始於脩身脩身也者真人君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哉

凡為天下國家一節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其道有常而不可變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故謂之經○此條舉九經之目自中自然有序但不可重序上脩身句提起看是九經之本也○經雖有九其實不出脩身尊賢親親三件三件令來又只是一件敬大臣體群臣是從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是從親親之殺推之也而親親尊賢又從脩身上來可見九經只歸重脩身一件矣

每氏四書精義

卷之三

十一

脩身則道立一節

此條舉九經之效亦文武已然之效也○脩身則達道之極立於此而天下皆來取法是為道立○尊賢則達道以賢而講明故不惑敬大臣則大臣以道而處事故不眩士之報禮重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百姓勸者君視民如子則民視君如父母也○懷諸侯本以德却云天下畏之者以德服人自有不威之威畏是畏不義以負上亦不畏誅討○道立不惑身脩矣諸父昆弟不怨家齊矣大臣群臣勸庶民百工勸國治矣遠人歸諸侯畏天下平矣○問正誼不諱利明道不計功者仁人之心也天子何為以效動哀公曰見



利而後動見功而後為者中人以下之情也哀公愚且柔動之以效夫豈得已者哉

### 齊明盛服一節

此條舉九經之事亦文武已然之事也○敬是脩身之要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只是一箇敬○問既以達德行達道為脩身之事此何以又有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說曰此亦不是別項的工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相接之時都要如此亦便是以達德行達道之事也○去說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正是好仁者無以尚之賈捐之云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倭人用事則諍臣杜口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勸字通就人君勸之說不是下面人自勸○尊其位者親之款其貴重其祿者愛之款其富然只富貴之而不任以事者益以親親之故若不問賢否而任之不幸而不勝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而不任之以事者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如其賢則以事任之者亦自不容已矣○問大臣而賢固可以官盛任使不幸有趙高李林甫秦檜之徒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如鄒陽之所云者安得而不慮也晦庵子曰彼其所以至此者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苟知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取舍之極已定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亦必不雜以如是之人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豈有復任之而釀亂者乎○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群臣者疎遠之臣難得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

焦氏四書講錄

中庸卷之三

十四

時使者不盡民之力薄歛者不盡民之財民便可逸而可富日省月試以程其藝餼廩稱事以償其勞不信度作淫巧者便無所容而情者亦勤勤者益勸矣○絕者無正父子孫繼是以宗支續之廢者有子孫而無土地舉是以土地封之故陳滅於楚春秋猶以災係之陳邲邲併於衛詩猶以風係之邲邲不忍其廢絕也○繼絕舉廢治亂持危而與之同其戚朝聘以時厚往薄來而與之同其休德威並著諸侯未有不畏者矣○九經之事如此我

高皇帝有六事乃九經所未備者謹錄于此

高皇帝嘗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天下之事亦猶是也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焉

焦氏四書講錄

中庸卷之三

十五

能滅朕親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豈有女寵之禍不啻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豈有外戚之禍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豈有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之姦謹威福之移豈有權臣之禍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藩鎮之禍謹邊防修武備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又豈有夷狄之禍此六事者皆為常典與示將來真九聖聖守封太平萬年盛哉

此為天下國家一節

此條是行九經之實亦文武之所已然者也○一字對九字看是數目字亦指誠說脩身不誠欲便得以間理尊賢不誠



和便得以間正親親不誠疎便得以間親推之餘事何者而可以不誠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一節

此與下條總承上說以達德而行達道為天下而行九經者固皆要立誠然誠不可一時而忘其所由來者豫也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如言事行道而豫則無有不立者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而豫則亦無有不立者凡事皆以豫而立若此况於立誠而可以不豫乎○凡事二字無所不包言事行道治民至誠身之屬皆是也凡事以下是說誠要豫之意誠者以下是說豫立乎誠之功○前定字只當豫字不是前定乎誠○事對行看行之於身為行指之於天下為事

在下位 節

此亦凡事豫則立之意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順親順親豫於誠身誠身豫於明善可見凡事豫則立也舊說以治民至順親皆豫於誠身者不免牽文泥句之病○問不說在上的事只說在下的事如何曰夫子也只隨意說來在下者既以豫而立在上者亦可類而推矣○問吾人此身如何必待善明了纔誠得曰吾人而今眼前見的這箇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橫渠子所云客形異家所云假合幻身也今人都執着這箇假合的幻身流染虛妄迷殺本真竟營終日只要陪奉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痛癢不知

相關就是至親處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穀能信友獲上治民吾輩誠能反身自思我這身原從何處生來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便是我生來的身明得善時便有渾然與物同體之妙四端萬善滿腔而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箇真正的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若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此也如此而親不順友不信上不獲民不治者哉

誠者天之道一節

此條以下推開說不拘定下位的人誠即達德之誠天道人道二句是說德之本誠而人之當誠也以人論之誠者是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亦天之道也誠之者是賢人擇善而固執乃人之道也天道人道聖人賢人詞平意不平重人

道賢人上要人之以人而合天以賢而希聖耳○天道不揜

元亨利貞就人身上天之附命說人道是說人事之當然不

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智勇便在其中焉

此達德之自誠者也而達道自能行矣擇善者學知困知之知固執者利行勉行之仁勇亦在其中焉此達德之自誠者也而達道自能行矣

博學之一節

此條詳擇善固執之事晦庵子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擇善屬知一邊看以篤行為固執篤行一邊看時文且依他說要之知行是合一的陽明子之說最妙○陽明子曰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射則必引矢中的學書則必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則學之始即是行了篤者敦實篤厚之意行之而不息也蓋學不能以無問問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思思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辨辨即學即行也辨既明思既慎問既審學既能了又從而不息其功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折而論之雖有五合而論之只是一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也○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了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了若謂學問思辨了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何如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處便是知知之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湏說箇知行而不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湏說箇行原來只是一箇工夫去聖賢說知行都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我今說知行合一時雖亦令人補偏救弊說然知行之體豈亦本來如是也此說妙哉

有弗學一節

此條不可分上是志下是功人一已百人已千正是弗能弗措處有弗者及振之詞如云不為則已為之不成定不休無非是必要為耳一百十千字不必泥只以工夫多少數說不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果能此道須抑揚重困知勉行能學問思辨行而百倍其功說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強便與生知安行者同歸了所謂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也○雖字說得活雖愚且必明況未至於愚者乎雖柔且必強況未至於柔者乎○章末要繳云學至於明是誠乎其為智也學至於強是誠乎其為仁也誠乎智仁是即誠乎其為勇也以此達德而行達道則身脩而人可取矣人存而政可舉矣文武之九經豈徒為布衣之自誠明一章

此性字即天命之性此教字即脩道之教聖人之誠明全是天命之性也故謂之性賢人之明誠乃是脩道之教也故謂之教○舊說以明為知誠為行却不知聖人是不思不勉而誠者賢人是擇善固執而誠者豈可以誠為行誠是知行之純粹處明是知行之靈昭處分貼差矣○誠則明明則誠說者以二則字分緊緩亦不是蓋此二句是說誠明相因之妙愈誠則愈明愈明則愈誠想見此光景真是箇青銅鏡絕無點雜銅絕無點塵障百物之妍媸一毫都不能遁矣妙哉唯天下至誠一章

至誠能盡性是性中之理性中之事全體完備無一毫虧損也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盡性中事人物上知之無不明便是吾性察之盡處人物上處之無不當便是吾性由之盡處陽明子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得之矣○盡人性者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於



全盡物性者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贊天地之化育授者盡物句是文法如此其實道承人物之盡來○天地如許太至誠與之並立為三亦只是盡性耳豈惟至誠吾人性分之量都是人的苟能如至誠不虧損了這分量即參贊之業箇箇完成矣可以藐然之身而自護其次致曲一章

上章言至誠之事此言其次者自致曲而至於能化便亦是至誠○人物亦可盡天地亦可參贊所謂聖賢同歸天人一致也○致曲二字晦庵子解作推致其一偏時文且依他說看來曲字作一偏訓於曲能有誠句說不去既以曲為一偏了豈是一偏能有誠乎蓋致曲者致其曲盡之功也曲能有誠者曲盡其功而能有誠也曲字是委曲之曲如擇善固執便有學問思辨行尊德性而道問學便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許多曲折的事曲盡了這工夫便不容着一毫私偽誠矣曲能有誠者只可謂之誠不可謂之至誠致曲後畢竟還有工夫在積累日益純熟故至於至誠而能化○形著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都是功業如此但形著明就功業之立於我者說動變化則說功業之及於人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即化以見至誠之妙不說化正是至誠之妙也

至誠之道一章

至誠之道心與天地同德氣與天地同流故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先知○國家六句

要說明神字是說神之明為者禍福三句繞說至誠之前知福與善是與禍與不善是亡神先知得與否故以禎祥妖孽著龜四體示人至誠却不待禎祥妖孽之出不待著龜之吉凶不待四體之得失而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故曰至神神字正應國家六句皆是神之明為者○問至誠之道如何說及前知曰本謂至誠之明無不照特舉前知以見之耳蓋未來之禍福最難知者至誠且前知得見於其他而有不知乎陽明子曰聖人只是一箇良知良知之外更無知也有甚前知其如神者良知精精明明隨感隨應自能敷行出去便是箇神○禎祥妖孽看來亦不足深信不可以此而定高皇帝論群臣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祥未

必皆吉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以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者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耳此誠不信妖祥而信心信理者○國家億萬年之誠者自成一節

誠者自成就人身上說道即是誠要以誠為主誠是天命之性自己所以成性者道是率性之道自己所以當率由者晦庵子以誠屬心為本道屬理為用心與理有二是休與用為二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已所以成物之終始者不誠則無以成物使無物了晦庵子云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不知理如何既盡物如何亦盡而無有也



故君子誠之為貴至時措之宜也

君子誠之為貴便是誠者便能成已了然非特成已而已亦所以成物也夫誠立於我宜乎只能成已何以又能成物蓋誠理以之成已是渾融無私之仁仁即誠之本體也以之成物是知明處當之智智即誠之流行作用處也是仁也智也皆吾性誠之德也雖成已成物若有內外之殊而誠之為德則無內外之分也夫惟一誠條仁智之德故君子特患未誠耳誠則仁智俱全而成已成物皆有其具了是以時乎成已措誠之仁而己便成時乎成物措誠之智而物便成可見仁智一理得則俱得物我一成不獨成豈有得於仁而不得於智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仁智五句是推所以成已成物之故故字要

焦氏四書講錄

中庸卷之三

四

光裕堂

看○仁智是德之本體所謂性之德也不是仁人智士之說

○性字即誠字誠一也以其成已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智

總只是一箇誠時措之宜就以成已成物說應轉非自二句

天下事亦只成已成物便了盡美此外又有何事哉

看來誠者自成自字即下成已已字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即

下成物物字誠之為道是已所以自成自道者亦是物所以

成始成終者君子有成已成物之肯是故誠之為貴誠則非

自成已而已亦所以成物也蓋成已者誠之仁誠中原有箇

自成之道成物者誠之智誠中原有箇終始物之道性之德

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皆宜已可成而物亦成也又義

之貫通了然如此晦庵不認自是已又以物作兩樣看何哉故至誠無息三句

至誠是聖人的實心而實理就在其中至誠了自然無私欲之間而不息不息自然能久而有常○不息而久是心裏的德徵是外面的功業

徵則悠遠三句

徵字提起看悠遠博厚高明都是聖人的徵處悠者寬舒遠者長未博者規恢厚者深固高者峻極明者宣朗然亦不是三項事總是一箇功業悠遠又博厚博厚又高明也則字輕帶過晦庵子積字發字之訓不用亦可

博厚所以載物也一節

焦氏四書講錄

中庸卷之三

四

光裕堂

上文博厚悠遠高明便已覆載成物了特上未露出此方說出來覆載成物就聖人說不可入天地意○博厚高明之有終即是悠久成物即是覆載之有成也

博厚配地一節

上文只說聖人的功業未嘗說及同天地來此方露出天地字而云聖人所以覆載成物者與天地同也晦庵子與天地同用與天地同體之訓不用亦可○天地之體誠也聖人之體亦誠也聖人與天地同體惟其誠而己矣豈以博厚高明如此者不見一節

此贊聖人的功業皆是自然而然也○章變二句晦庵子分配天地之訓不用亦好章何以見是博厚變何以見是高明



博厚亦可謂之變高明亦可謂之章大率此三句是統說聖人的功業不費一毫聲色自然而成章者不費一毫氣力自然而變化不用一毫作為自然而成就緣此都是他性中所固有的一至誠盡性了性真發出來自有如此的功業耳○問聖人治天下有田里之設有學校之興有禮以為之節而又有樂以為之和有政以為之防而又有刑以為之齊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為乎曰不見不動無為者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得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非若小智者之不能行所無事亦非若雜霸者之憧憧於往來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乃無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三

四四

光緒堂

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乃無為之為也天地有自然之化育而聖人有自然之參贊天地有無功之大德而聖人有無思之至仁不見不動無為者謂其此之天地之道可一言一節

此以下是說天地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為物物字指天地生物物字指萬物為物不貳者誠有是理誠有是氣也生物不測是其生之所以然處不可測也此處只重在誠還未重生物上不測句亦只見得誠之妙耳○天地為物不貳應前至誠無息博厚高明悠久應前悠遠博厚高明萬物覆萬物載應前所以覆載成物純亦不已應前純亦不已應前天地之道博也一節

天地之功用博厚高明悠久都本於不貳之誠功用便是生物了但此處且莫露出來下文纔說及生物也

今天天一節

此說天地生物之不測不直云天之無窮而先云昭昭之多不直云地之廣厚而先云一撮土之多者正見得天地之大處蓋無窮者固天而昭昭之多亦天也無一處而非天可見天之大矣廣厚者固地而撮土之多亦地也無一處而非地可見地之大矣山先云卷石水先云一勺俱是此意○山是天地所凝結水是天地所流衍山水的生物亦是天地的生物要以天地為主莫把山水來並看

詩云維天之命一節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三

四五

光緒堂

天命之不已文王之德之純都以本體說其說及功業上功業者天之為天文之為文而此則說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也○天之所以為天者在不已文之所以為文者在此遂揭不已字與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見得文王亦天也說天便可該地說又王便可該群聖人矣○愚意前段為物不貳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了不是到此節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此引詩只把來做箇證佐無更深一層的意思○存天載之神者存文王而已矣存文王之神者存吾心而已矣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翼翼也緝熙敬止也即戒懼慎獨致中和之



謂也此非存心之學而何耶○聖學與僊學也只是一事  
到至誠純亦不已的地位即神住氣住精住而僊家深根固  
蒂長生久視之道亦在其中矣說向世儒渾不覺神僊異哉

大哉聖人之道只以道字說便是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  
若泥聖人身上說下文便多有礙

### 洋洋乎發育二節

洋洋虛說發育峻極二句正見其洋洋發育萬物者人物之  
發生長育俱是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  
之流行即是理之流行也峻極於天者天之為天不過陰陽  
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亦必有是理是氣之充塞即

是理之充塞也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矣

優優虛說禮儀威儀二句正見其優優禮儀是禮之綱領威  
儀是綱領中之節目三百三千亦只數其繁也未必限定止  
此數然此亦只就人說耳人是天地間一物其禮之多乃至  
如此天地間許多物事豈可勝數乎○晦庵子以此二條  
分道之大小愚意不然首章云大哉聖人之道二條正見其  
大處何曾分大小來總是大哉之謂也又以尊德性為盡道  
之大道問學為盡道之小亦不必然大既是天地萬物之道  
小既是禮儀威儀之道尊德性為盡道之太是專以天地萬  
物之道屬在心裏自然則禮儀威儀之道豈不在心裏而從  
為外面之陳迹乎道問學為盡道之小是專以禮儀威儀之

道屬在事物了然則天地萬物之道豈只塊然於心裏而不  
散在事物乎○且以天地萬物作道之大猶可也禮儀威儀  
作道之小如何說得彼郊廟朝廷之所在綱常倫理之所關  
何者而非禮儀威儀也謂之條件繁多則可謂之至小可乎  
若云小更有小於此的須是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處安得以  
此為至小也况本文明說優優大哉而反謂之至小不亦悖  
乎○嚴泉子曰天人雖是一致然要二條分說不若天人二  
字亦可一是說道之在天者一是說道之在人者故下文云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疑者會而聚之也萬物原備於我只為  
私欲夾雜心體不純道便散漫而不作一貫在天者屬於天  
在人者屬於人我皆無與義須是去了私意有箇至德則一

焦氏四書講錄 中庸卷三

四七

以貫之天道之大者在我人道之大者亦在我總會聚在一  
處不失却萬物皆備之本體是故謂之凝道

待其人而後行 三句

問禮儀威儀是可行者發育峻極如何行得曰位天地育萬  
物便是行得發育峻極之道

故君子尊德性一節

此條示人以脩德凝道之功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工夫的大  
頭腦晦庵子把德性問學分開做工夫時文且依他說然就  
中也要串着做尊德性是主道問學是理會德性裏面事也  
○尊德性為存心道問學為致知不知晦庵何苦如此解心  
之明覺處便是知知之主宰處便是心存心亦是致知



亦是存心却不是兩項陽明子曰尊德性須是道問學如要尊孝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孝尊弟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弟學問箇孝便是尊孝之德性學問箇弟便是尊弟之德性不是尊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之功道問學之外又別有尊德性之事也○德性本是廣大的只為擇之不精私意得以入來既有了私意胸襟便狹小致廣大者以此須盡精微德性本是高明的只為任其私欲去做非太過則不及既被私欲累倒精神便不奮揚極高明者以此須道中庸德性的良知層層有生意是知新既有生意靈根便不死非溫養其故之謂乎德性的禮文無一不是謹厚的規矩既崇了禮焉厚道便不損傷非敦篤其厚之謂乎凡此都是保全德性之本體

蘇氏四書講錄 卷之三 四八

只一尊德性便了盡美晦庵子分作兩項事看豈以心果有大小工夫果有內外耶○晦庵象山之學議者以象山偏於尊德性晦庵偏於道問學若不同科者然晦庵之道問學亦有尊德性者在非若後之講析編綴而畢力於陳言者也象山之尊德性亦有道問學者在非若後之忘言絕物而悉心於兀坐者也陽明子曰象山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而且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亦為在其為鑒空晦庵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而居敬窮理之說未嘗不以教人亦為在其為支離但晦庵以禪議象山而象山亦不以虛受晦庵彼此皆激於不平是則所養之未粹而不及乎明道程氏之可以

是故居上不驕一節

尊德性而道問學既是理會了峻極發育三百三十之道則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莫不都理會過渾身是道盡得下之道有道足與見於世者也是道無道足容隱於世者也是道無往而不是道矣○有道之興以言而該行無道之容以默而該止與字是詩可以興之與命令告戒俱是言鼓舞得天下風動得萬民纔是興晦庵子作興起在位結果似小了聖賢肯以勢利動人乎容字亦不是苟容此身為天地所付托甚重直以一身擔當萬世的事業故不把此身輕易看即是愛其身以有為為養其身以有待之意也○明哲保身之詩通證上下治亂等語保身莫在利害上說災不及身此等結果亦小聖賢亦不計較利害也道之全體原在我此身保而全之無一毫毀傷無一毫闕陷便是保身矣橫渠子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又曰存吾順事後吾寧也其謂此身子曰愚而好自用一節

蘇氏四書講錄 卷之三 四九

此章須用德位時來繩人愚是無德賤是無位友古是失時皆為下而估者故裁及其身然為下不倍意亦只宜繼在末夫子當時却非為此言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若繼體守成之君便當繼祖宗之舊服不容於改作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此承非天子三句來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正以非  
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故也三者而同則凡事之同可知矣  
○問周之文軌何以能若其同也曰古之創業者微號王朝  
服色一切改作以新天下之耳目齊天下之心志軌是卓之  
轍迹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與之廣六尺六寸  
故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凡為車者必合乎此  
然後可以行之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者不惟有司得以  
討之而其行於道路亦自偏倚伉隄不待於禁而自不為文  
者書之形象音韻周禮司徒教人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  
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而一喻之其制度之詳  
若此是以末流海內分裂而不得變也必至秦滅六國而後  
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周之文軌至此而始  
雖有其位一節

非天子既不議禮制度考文然則欲議禮制度考文者必有  
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也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  
之德是亦愚而已矣愚而自用者裁及其身何敢作禮樂雖  
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是亦賤而已矣賤而自專者裁  
及其身亦何敢作禮樂○禮樂是通用的字禮者理也樂者  
理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於自然之理者禮樂  
子曰吾說夏禮一節

此又引夫子來作個樣子聖人之為下且不倍也况吾人乎  
○當時杞去夏已遠宋去殷猶近故杞之文獻盡亡宋猶有

存者夏禮無可學處故僅得而說之殷禮還有宋存故可得  
而學○夫子本要折衷歷代之禮集為大成以示萬世常行  
之道非以周禮為盡善亦非止要從周者今日吾從周益不  
得佐而安為下不倍之道也不然只說從周便何必又說  
此章與下章晦庵子一作承為下不倍一作承居上不驕愚  
意不必然章云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云有道足以與無道  
足以容不驕不倍既有所承矣足與足容獨無所承乎不如  
兩章開說更無牽合之病

王天下有三重焉一節

王天下是有德以立制作之本有位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  
而遇世道一新之會者制作不善民不從便有過唯有三重  
之善而民從之是以寡過也

上焉者一節

上焉者雖善無微是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下焉者雖善  
不尊是有其德而無其位與時也不信不屬民說蓋無微不  
尊是在我者無以取信於人故民弗從民弗從使寡過矣  
故君子之道一節

王天下之君子即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本諸身便非不  
善者微諸庶民便非無微不尊者此六句一步深一步身是  
以在己者言也庶民則以在人者言矣三王則又以既往者  
言矣天地則又以至大者言矣鬼神則又以至幽者言矣百  
世之聖人則又以至遠者言矣○考諸三王而不謬至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都以理論蓋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為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合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當然者乎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亦同也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既盡善而盡美則何有於彼此先後耶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幾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如我之損益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當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亦有所不

質諸鬼神一節

此條不可又謂推原制作之本蓋上文有本諸身句則所謂心思通乎性命學術貫乎天人者皆已該之矣此又何必再大抵是申言制作之極之善耳蓋即其實鬼神俟後聖處

見其制作曲盡乎天人之理故曰知天知人也○知天知人分說不必泥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也○問先說庶民三王天地鬼神後聖此却只說鬼神後聖何也曰此只從難知的說天地是顯者鬼神是幽者幽者且知之况顯者乎三王是已往者庶民是見在者後聖是未來者未來者且知之况已往見在者乎

是故君子一節

動字包言行道字包法則動而行者世世為天下法而無不道其行動而言者世世為天下則而無不道其言行有迹可效法故云法言未有迹可據只可為則而取正故云則世字就一頓相傳之世說若別世之天下又是雖善無徵而民弗

從矣○遠有望者望其言行為法則也近不厭者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世世為則而為法則後世之人皆得以寡過遠近有望而不厭則當時之人皆得以寡過所謂寡過者

詩曰在彼無惡一節

世世為則而為法是有譽於後世之天下也遠近有望而不厭是有譽於當時之天下也所以然者亦惟其道之無往而不合耳不然安能有此譽乎○未有字一氣說下蚤字即先字之意必如此而後有譽未有如此而先有譽者也若不如此而有譽于天下則是彼此未能無惡射而亦不可求譽也晦庵子以三重作議禮制度考文惠意此章本非有所承者章內天明無議禮制度考文之說似不必牽前章之事以填



此章之數也蓋三重只就本章見得上焉者雖善無微無不  
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是善也微也尊也三者王天下之所重也有此三重便信從  
而寡過矣君子是有善有微而有尊者故其王天下之道本  
諸身微諸民參諸三王天地鬼神後聖而無往之不合焉由  
是天下世則而世法遠近有望而不厭民皆從之而寡過矣  
豈不有譽於天下乎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未有  
無三重而蚤有譽於天下也若以議禮制度考文訓三重與  
君子之道以本諸身六事訓未有不如此雖亦未得但非章  
內的本旨恐不免乎牽合之病也然晦庵於此亦嘗言諸說  
之不通矣求其說而不得乃以呂氏一說為得也一至此處

仲尼祖述堯舜一節

孔子祖述堯舜之道通亦法也憲章文武之法法亦道也上  
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皆是也下襲水土凡隨寓而安  
匡於土俗者皆是也

辟如天地一節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此其萬理之悉備也則如天地之於萬  
物錯行代明而無遺此其萬變之不容已也則如天地之四時日  
月錯行代明而無已總是說如天地不可以上二句為如天  
地下二句為如四時日月蓋四時日月總屬之天地也

萬物並育一節

萬物並育於天地而不相害即無不覆載也四時日月並行

於天地而不相悖即錯行代明也正是天地之大處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則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而其並育不害並行不  
悖者此也○天地之德亦何分於大小但自其散殊者說為  
小自其翕聚者說為大大德敦化是敦那川流的小德川  
流是流出那敦化的來只是一箇理耳○德不外元亨利貞  
化者元亨利貞之全體四時日月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敦  
與並育不悖與並行是一串的事晦庵子分不害不悖屬小  
並育並行屬大德誤矣○章末要繳云孔子之功用即天地  
之大也孔子之心德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知天也者其知  
晦庵子以章首四句為兼內外愚意辟如節說聖人如天地

焦氏四書講錄

中庸卷之三

五三

無不覆載錯行代明即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如之也無不  
覆載錯行代明是在外的事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是就  
外說矣可兼內乎外所以如此大者由內之有德也故又有  
小德大德之說萬殊原於一本大業本乎盛德而已矣信哉  
唯天下至聖一節

此條是說聖人之德就體上看未及用上寬裕二句是全仁  
之德發強二句是全義之德齊莊二句是全禮之德文理二  
句是全智之德○聰明二句是一總語下繞細分破說聰明  
睿知包有仁義禮智在是以有臨包有容執敬別在有聰明  
睿知之資便能全仁義禮智之德故足以容執敬別而臨民  
寬是廓然而太裕是綽然而舒溫是藹然而和柔是坦然而



順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一字深過二字此用字法也○發是奮然而發強是挺然而立剛是所立者不虛殺是所立者不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殺又深於剛○發是整然而發強是肅然而嚴中是無過不及正是無邪整莊而不中則其整莊處或未純粹故又云中正○整莊是文燦然中條理不紊是理條理中又精詳而不略是密詳密中直究極其所以然是整一字亦深過一字也仁禮之全便是天之元亨義智之全便是天之利貞易之乾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之謂也

博博淵泉而時出之一節

此條重時出之博博淵泉之義又深一層只就上四德之全

說時出之如時乎容而之德出時乎執而義之德出時乎敬別而禮智之德出時乎正而聖之德出時乎用之德出時乎博博如天一節

此條只以天淵形容其博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亦不是又深一層也○見是德之出於容言是德之出於言行是德之出於行民莫不敬信悅則其妙可知矣○問如天如淵地位如何能到得陽明子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要致良知將此障礙盡去則本體便是以聲名一節

此條民字即是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

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是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也蓋此處之意只歸重于配天耳○舟車至霜露等句就是中國蠻貊地方歷、數之只見得廣大之極夫天位乎上也中國蠻貊皆在其範圍而民亦莫不尊親聖人位乎中也中合矣謂之曰配天宜哉

唯天下至誠一節

此條以至誠二字為主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其經綸立本知化育者皆至誠之所為也只是一箇至誠天下之能事畢矣○至誠是一

點純乎天理之心

天經大本

化育

都

是一箇天理有了這點純乎天理之心則何天理之不可盡不必他有所倚而大經大本化育自然一以貫之而無遺故曰夫焉有所倚不是不待思勉不藉詩書不憑師友之說○大經即大本之經大本即大經之本化育即大本大經之所從出不可一件說一樣如五倫之間有愛有敬有宜有別是為經綸天下之大經全乎仁禮而為愛敬之本全乎義智而為宜別之本便是立天下之大本仁禮所在而知天地之元亨利貞義智所在而知天地之利貞便是知天地之化育知字莫泥作知識之知渾融交契與天而合一也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是矣

胞胞其仁一節



此條是贊上之詞仁就以大經之經綸說淵就以大本之立  
說天就以化育之知說至誠之仁乃脫然懸至之仁不是  
仁之煦煦者也至誠之淵乃淵然靜深之淵不是淵之淺  
淺者也至誠之天乃浩大之天不是天之昭昭者也天  
淵都是聖人自家的天淵不可作淵泉之淵蒼天之天看  
苟不同聰明聖智一節

此條亦是深贊之詞見至誠未易以窺測也唯聖人能知聖  
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亦是經綸立本知化的人故能知得  
經綸立本知化之妙耳○問子思於至誠之道既說得想  
是能知得了豈亦以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自任乎曰子思學  
已到至處亦是反之之聖了此等人不謂之聖則聖人果是

絕德不可學而至矣何以進天下有志之士哉

晦庵子以至聖章作承小德川流至誠章作承大德敦化愚  
意不必然一本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豈可截然分為兩  
段乎故五德之時出雖是小德之川流而博博之淵泉亦大  
德之敦化也立本知化雖是大德之敦化而五品之經綸亦  
小德之川流也晦庵序此書云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憊  
倦乎助我之望汲汲乎取人之誠愧愚不足以俟也講內稍  
改正者其亦補天之卷石助海之涓滴哉

詩曰衣錦尚絅一節

前三章極言聖人之德此章恐學者求之於高遠輕自大而  
反失之也故又自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要學者先用

心於內然後可以用功而馴至乎其極○淡簡溫三句總括  
形容君子闇然而日章之意淡是平淡若無味者然自有味  
而不厭簡是易簡若無文者然自有文而可觀溫是渾厚若  
無條理者然自有理而是非之不混淡簡溫就外面說不厭  
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所以然者緣有錦之美在內也○問  
子思對穆公言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  
善有勸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  
善受毀也惡毀而欲譽美在其為闇然曰此有為言之也故  
曰譽者臣之所不可得毀者臣之所不可避以毀而莫已知  
子思益為穆公言之也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則道  
子思之真者矣○有是為己之實心自能知其幾之在已而  
在所當謹切不可與為己對看亦不可用誠明等字蓋誠  
明是成功的字樣也○知遠之近遠而天下之人有善惡是  
近而我之身有得失也知風之自出身而加人之風有得失  
是心之所自有邪正也知微之顯心之所自有者甚微而風而  
近而遠之所著者甚顯也三知一步緊一步亦不是徒知便  
有謹的意思在又德只承知幾來而為己之意亦在其中了  
德字即是下不顯篤恭之德不見不言不動正是近也自也  
微也謹之而敬信則德極其全矣民與天下正是遠也風也  
顯也勸威而平則德極其弘矣亦何以異於聖人哉

詩云潛雖伏矣 二節

此二條正是君子謹幾的工夫潛伏孔昭是說謹於人所不



見屋漏不愧說不但謹於人之所不見雖已所不見亦謹也工夫密而又密人所不見者亦謹況於人之所見乎已所不見者又謹況於已之所見乎○內省二句正是慎獨工夫內是獨省是慎內省於心必要至不疚無惡於志正是謹於人所不見處求二句乃就此味嘆之耳如時說內省句把慎獨工夫忒容易了○問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曰只是存此心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敬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敬信便是思誠了此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上尋學舍之便昏瞶無用力處矣○問舊說潛伏條是動時的工夫屋漏條是靜時的工夫如何曰動靜分不得只是一箇工夫陽明子之說見於諸首者詳

詩曰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謹微的工夫既是密而又密及其久而熟也則不待於謹而自敬天下以之勤懲而其德盛矣又愈久而愈熟也則其敬玄妙而莫測天下以之太平而其德盛矣○無言靡爭詩說與祭者此以無言屬主祭祭者為與祭之人凡引詩書多拘不得本旨聖賢只借他來發自己的意思耳○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是不專以賞不怒是不專以怒以有德為之本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以亦不能無

詩曰不顯惟德一節

君子篤恭之德不只在心裏說凡其存之於心身達之於天下者皆是也故天下以此而平○問聖謨之不顯嘉樂之顯

顯皆德也篤恭何以為不顯乎曰恭而無恭是為篤恭顯而無顯是為不顯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老者便與之以安朋友便與之以信少者便懷之以恩大禮便與天地同節大樂便與天地同和善人之可用者便用罪人之可殺者便殺絕不着一點已私絕不作一點聲色便是無一點痕迹便是玄之又玄便是神乎其神故謂之篤恭不顯也若以窮窮冥冥者為不顯之恭是亦卒歸於闇然而無日章之實者矣○篤恭而天下平重在德上不可把效平重效是帶說以見其德之盛觀章首只云可與入德下條引詩亦只贊篤恭之德而不及平天下之效可知矣篤恭即中和之致也天下平即天地萬物之性育也德而至盛此

詩云予懷明德一節

此條三引詩是深贊君子篤恭之德本意只歸重天載一詩然必先引不大聲色德輶如毛兩詩者蓋設此兩段議論正見篤恭之德難以擬諸其形容也天載即是道至矣哉天載說聲臭有氣無形是最微者也而且無之則其不顯也至矣末繞綴云篤恭不顯之德是亦天載而已矣此詩其可以形容之哉○伊川子曰聖賢說話都依本分至大至妙的事只尋常說出來其味自長禪家說話儘見得些子便驚天動地然却味短如中庸論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便摠括了多少禪家說非黃非白非酸非甜費了多少話頭緣他只為乍見耳橫渠子以此比他做大富的貧漢○中庸一書不是說入德之事便是說成德之事此一章則自始學推到至德入德



成德之事備在其中了所謂天道人道達德達道三重九經之類一一不能外矣妙哉○子思嘗曰道為知者傳中庸之作傳道之書也始之以天終之亦以天夫道之傳也所以傳人學也人之學也所以學為人也而始終以天說者何哉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盡人故以天命之性為始自天而人也在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為終則自人而天也深於中庸之書者其有天人一貫之學哉其可以任道統之傳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

焦氏四書講錄論上卷之四

翰林修撰 濟園 焦 竑 著  
翰林檢討 鳳池 葛 曦 校

學而第一篇

曰學而時習之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是講學第一章故記者以書之首篇學者於此須反而思之曰聖人且憂學之不講況吾人乎憂之如何亦曰講學而已講也者非口舌之空談也講即是習習即是講合而言之則又曰講習學而時習之者講學之謂也不亦悅乎悅則無可憂矣○學字首見於書之說命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世儒緣此遂謂學只是讀書而以記誦辭章為學晦庵子又訓學字是效字而只以效法先覺為學曾不思說命之言學者非一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道積於厥躬曰念終始典於學則德脩罔覺所謂道積德脩者皆是心身上用功有得也可便以記誦辭章效法先覺而盡學乎○陽明子曰學是學去人慾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慾存天理則自當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當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矣○天理原是可欲之善未學時心與理原不是兩箇只為私意間隔所以不能悅今既學而時習之則時時是此天理最可玩味愈玩愈見妙處何等可悅○學習的工夫有生熟天理便復得有淺深吾人為萬感交集或



多不自備只是工夫不熟理趣不深未免意氣累了此心體  
試於神間氣定時密密觀此心數數舍此心或與知道者勤  
勤懇懇談論此心不覺怡然恍遊羲皇之境矣此不可以說  
有朋自遠方來節

朋來而樂者私小的人或有所得便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  
子存心廣大我能之而人不能多少可問人能之而止於一  
二亦未足滿其意也今來從者不止于近而且及于遠方則  
我所學者人人亦學之我所悅者人人亦悅之安得而不樂  
樂與悅無大分別總在心裏但樂比悅尤為滿足耳○君子  
之心渾是天理天地萬物皆我之一體也朋來便有以遂我  
一體之願無樂乎聖人所以急急於繼往開來成就後學  
者亦不足功業上做工夫只是此心流通於天地萬物之間  
欲不間隔而已序易序書刪詩正樂脩春秋立百王不易之  
法定萬世常行之道者何莫而非此意哉

人不知節  
人不知而不愠却是因朋來之樂而反言之既以朋來為樂  
則人不知而愠亦情之常也故又須不以此動其心愠字亦  
只是心裏有些不平不要說得粗○為樂是我分內的事與  
人原不相干何必問人知不知况人知之於我亦無益人不  
知於我亦無損今時學者往往以人不知便為悔便半途而  
廢了所以學不得成惟不知而不愠則時習的工夫始終一  
致天理純乎其純而君子之德成矣○神龍之潛也與魚鼈

子曰莫我  
知也夫見  
得聖人真  
至大高處  
不然而用  
之不辭  
歡天喜地  
之大樂  
其下若  
人而不知  
可不愠哉

而為伯良驥之伏也與駑駘而同樞君子之未遇也亦與庸  
流而雜處也應吹于大實唯文鍾知而拜之鮑龍跪后而吟  
唯孔子知而為之下車知人者能幾也不知者以此而自  
慰亦自可以不愠矣○君子是第一等人正與小人反者吾  
人不為君子便是小人以小人之名加於人其有不怒者乎  
而顧不為君子何也此章說箇君子為賢為聖都是此等人  
孔子所望於學者甚大學者要為君子除是學孔子之所學  
晦庵子云德之所以成者亦曰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  
已焉耳今觀孔子自十五志學到七十亦不肯休然後從心  
所欲不踰矩此其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為何如者  
吾人須如此學纔可以為君子纔是第一等人不有知於人  
必有知於天不有知於當時亦必有知於後世也否則碌碌  
小人將草木同腐朽矣惜哉

有子曰其為人節  
此章有子為仁而發重在孝弟為仁之本要人務孝弟以行  
仁○其為人孝弟養得心裏和順自父兄之外若上若下  
皆以此和順處之故不犯上作亂○犯上只是少有些拂戾  
不要說得粗難字是詞不迫切處已是絕無了不好作亂承  
不好犯上來通下的文法如此○二好字當玩好之者心也  
這一箇既好和順又豈好不和順之事

君子務本節  
君子二句空空說箇本孝弟二句則指其本之所在晦庵子



云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是以上二句為凡事下二句繞說為仁不知天下事只為仁便盡了自仁之外所謂凡事者又有何事大意云君子務道之本本立而道自生道者何仁是也孝弟其為仁之本與君子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〇仁是心之全體譬之一樹孝弟是心體所發出是樹之根芽百行是心體所散殊是樹之枝葉終不是從根芽上做工夫不在枝葉上瑣屑理會得根芽好枝葉自然暢茂〇問孝弟為仁之本如何見得曰以上文看不犯上作亂是為仁的大槩都本於孝弟來可見孝弟是為仁之本也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於父母兄弟間率以睚眦之故而忘一本之目為錙銖之利而傷同氣之好夫父母一體之原也兄弟一體之分也此尚以異而視之更何有於萬物思及于世寧不疚心彼手足為口腹而奔佚不以為勞耳目為心腹而散精不以為困者何也以體之一也父母吾元首也兄弟吾手足也而痛癢之不問若此是尚可以為人乎而況可以為萬物一體之仁乎故為仁者莫先於孝弟孝弟之道不外乎以父母兄弟之心為己之心以己之心通於父母兄弟之心此仁體之親切而至近者吾輩日用常行可以著察而實用其功者也識得此體而誠以存之則真性流行太和充滿視君師夫婦朋友莫非吾之一體也視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即吾身之痛癢而思以療之視天下之陷溺而不善者即吾身之狂悖而思以救之所謂合內外而成其仁者端在於此孝

弟非為仁之本而何哉〇此處仁字已得有義禮智孝弟既是為仁之本即是為義禮智之本〇程子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端有孝弟來要之性中固未有孝弟亦豈有仁義禮智來人有問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者陽明子云此語也要善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具在那裏性中那有箇仁義禮智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仁義禮智出矣

子曰巧言令色章

此章以心為主仁人心心巧在口令在色心體安在〇巧令俱是好字樣巧言言是好的令色色亦是好的正是色取仁的〇誰知他不仁〇聖人勘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關著心體故曰鮮矣仁〇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姦大惡惡心害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〇孟子說充類至義之盡到以言餽以不言餽亦是穿窬之意〇聖門之學學為仁而已矣論其所以為之者則以孝弟為本論其所以賊之者則以巧言令色為戒記語者以二章置學而時習章之後寧無意哉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曾子之曰省是每日如此不止一日省者臨時就省得統有不處就改不是事過後方去省省了却休〇大凡人心自謀未有不盡心者惟為人謀便不能視人猶己故不忠不孝除是心思所不到則已若心思智慮可到處必盡盡與〇



○問五倫都要以信只以信屬朋友如何曰人於父子兄弟夫婦相與多出真情朋友多不以真情相與者故云信信亦不止言語之間凡事皆要信也○傳是孔子所傳想只是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習者亦不過習此而已此學實難理會故恐其有不習○三乎字正是省的意思重不忠不信不習邊是有則改之也無則加勉意在外不忠不信不習亦莫說得太甚曾子是箇樸實人豈全然不忠不信不習者但或有一毫不足處他便以為不是忠信習字亦是毫釐上認真工夫○孔子嘗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行夫四德者也以此觀之則其忠信與習可知矣○陽明子曰曾子當時用功也不得其要如三省及禮記問禮諸處之類可見蓋是未聞一貫之前若既唯了一貫則天下事一以貫之矣三省之類何必然哉

子曰道千乘章

人君治國須有箇道不只是徒法故不曰治而曰道道即治也以下五者便是治道○敬者主一無適一字不是一定之一乃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若不分可否只要主於一定則主於好貨者便一定要好貨主於好色者便一定要好色可謂敬者○愛人人字百官百姓都在內使民以時却又專指百姓以時者不直待農畢之時四時皆有農隙也然既說愛人則此句之意亦甚該了而又云此者此使民是使得合義的亦是愛民而不急勞的

但不以時妨下農功則亦為徒愛矣故又足之以此○使民固要以時就是時使亦要不盡其力顏子云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使民造父無使馬此說與使民者亦有補○趙相國自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太宗致太平此書所記孔子之言真是的確可行者我

高皇帝嘗曰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其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以此良規達之天下此其定大亂而致太平之功宋人尤莫能彷彿其半矣盛哉○看來五者不要節節打點只要一敬自足以貫之當國者終有匹夫匹婦或能勝予的念頭自然能是五者不肯放肆以臨民不肯失信以欺民不肯妄費以竭民不肯苛刻以待民不肯非時以使民都是一念仁厚惻怛使然便是民之父母便是天地生生之意帝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胥此而已矣千乘云乎哉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此是養養之功作聖皆始於此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衆全是溫養他總一無偽之心不傷其渾厚之本體親仁是使他渾厚中又知箇分辨便有羽翼方於養得力學文是調攝心身之職如詩書禮樂之類亦能管攝精神消融粗鄙溫養和氣故皆不可少也○此孝弟謹行汎愛親仁乃弟子事淺淺說行有二句讀六事中隨在行一事有餘力使用這餘



力去學文學文是要益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為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若專說考六事的道理則詩書所載豈止弟子之職而禮樂射御數於此六事又何曾一一相閑耶○程子曰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經義只用他來培又是經義學文是培的工夫非根本所在也根本還在行上先說行而後說文聖人教人務本之意切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此是子夏勉人以實學處賢賢孝親忠君信友皆是一人如此○好賢好色此心每相為出入好賢之心易去了好色之心便是好賢之誠若說移好色之心好賢則是還有好色之心存好賢亦不誠也○問人倫莫大於君親此以賢賢為先是問意曰中庸以尊賢先親親又云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以賢賢先君親者亦未必無意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蓋人于此身是父母所遺之身此力亦是父母所遺之力仁人孝子苟可以自盡者尚無所不用其極況以父母之力為父母之事忍不竭盡而無遺乎居則竭力以為敬養則竭力以為勸疾則竭力以為扶死則竭力以為葬便是能竭力矣○事君能致其身莫專以死難說此豈人之所常遺者凡人做官只緣以身為我之身而以所司之事為君之事是以因循苟且不肯効忠忠臣義士却不如此舍致了身家之私不計直以君事為我之事不啻任大任小不啻處常處變一一効忠於君便是能致身矣○雖曰未學不是別人說此人未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上卷之四

九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上卷之四

九

學吾必謂之學亦不是說此人果曾學來乃子夏自己說此人雖未學然所行的已是學者之事吾亦必謂之學矣何者學只是學盡人倫人倫既盡了便是實實落落的學問不必去讀書然後謂之學也此正得學之本旨晦庵子用吳氏註云其流之弊或至於廢學不知其所學者又何事耶○嘗觀曾子責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師也親也子也人倫之所在也子夏猶不免於罪若此以知講學非難實學為難吾人其學實學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之學學全此天理而已重厚以為質學便可固然不忠信則學皆無實矣理亦無由而得於己是雖有可固之質而無可固之學以此要主忠信主忠信是實心在為學天理不患不得了然此理亦不易得苟無賢師友為之輔則所學或失其正以此又要友勝已便學問交備而天理之得者益固然或有過而憚改則前功盡棄雖有賢師友亦未如之何故又終之以改過

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質方可為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試看如今輕浮淺露的人學得成者有幾○不重不威俱屬外面說學則不固者天理原在心存則理存心亡則理亡外輕想是心亡



而理未有能存者矣

忠信是天理真實處乃吾心之故物也為學時要以此為主  
人翁家無二主貞夫一而已矣

勝已之友是金得天理之人不如已者友之不惟無助於學  
且長下傲心為害最大○不如已不是損友還是於於我的  
或疑我擇勝已者為友勝已者亦必以我為不如而不肯友  
之晦庵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已者為友若其來也又焉得而  
却之我求勝已者為友彼亦焉得而却我乎○友不如已者  
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而色愈汚友勝已者如炭入薰爐雖  
化為灰而香不滅友其可不慎哉

問主忠信友勝已之後天理亦能存了何以又有過之當改

熊氏四書講義 卷之四 論上卷之四  
曰無心火 為過不是大惡也然若不改亦必流而為惡矣

○過雖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添文過遂非之罪曾  
子易簣至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矣非過乎堯舜縣為  
是則任縣亦非矣非過乎○過勿憚改緊要在速字上着力  
稍緩便又因循而不改一簣之虧者幾何而不累九仞之歲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此是要為上者謹民之跡○人於送終時若不能慎後必  
有悔雖悔亦無及了故凡殯葬之物必誠必信勿使有後悔  
總是慎○人有此身必有箇本源雖是遠祖畢竟我是他一  
脉來的念及於此自有不忍慈然意故追遠○厚德只說慎  
終追遠者終是所易忽遠是所易忘此而能厚正厚德之全

子禽問於子貢章  
○民德歸厚此德亦不是緣上而後有的

問邦君之政昭昭在外至其邦者誰不聞待何猶夫子曰夫  
子之聞政不比他人乃是邦君告之以政而親得聞者但子  
禽疑是夫子求邦君而後告之歟然邦君不待夫子求而  
自告之歟子貢說夫子之聞政不是與亦不是求然畢竟是  
邦君告之以政謂之不是求可也如何亦不是與蓋與者邦  
君之自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夫子有以感動之而亦  
非邦君之自與矣

子禽雖以求與而問然其意必疑是求故子貢只以求字  
拆他○子貢不言夫子之德却只云德容者聖德難以名言

熊氏四書講義 卷之四 論上卷之四

且此就與邦君相與時說故只云德容○溫良恭儉讓都是  
渾然的氣象不露一些圭角以此動得邦君龜山子云物有  
圭角者多刺人眼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之  
亦此意也○夫子本不是求乃云夫子之求之者借他的求  
字來反說以見異乎他人之求耳○溫良恭儉讓還未足以  
盡夫子之形容須是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終盡得其妙  
矣○求字豈可以加於夫子物之精華者尚自秘而不求聞  
於人故金以砂而蒙玉以璞而藏珊瑚以重溟而茂明珠以  
驪龍而領況夫子之至聖而肯求聞於邦君哉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此主於觀人子通上下看父在父沒二句是汎觀人子之志



行三年無改句文是觀行中之一節○父在觀志輕歸重父  
沒觀行父沒觀行又稍輕歸重三年無改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雖可謂之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也○三年之  
間人子疾痛哀慕方皇皇然望望然庶幾父母之復見者悉  
自以為得行其志若自幸其志之得行而於前事不協意者  
率意改之便是大不孝了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蓋孝子  
之心父母雖有存沒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以自專況謂之  
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日月易過三年一隙駒  
耳此心尚不能存又奚有於過此以往乎○孝字亦難許人  
三年無改全是一點不忍之心故以為孝若乃心懷欲改之  
私迫於公議隱忍遷就待三年而後改之則雖有不忍之事  
而實無不忍之誠亦不得謂之孝也○不可改者終身不改  
固不消說其不可待三年者則尤非常之變亦不可預說顧  
人之所遭何如但不忍之心則皆不可無者矣

有子曰禮之用章

○春秋時下陵上替禮制蕩然有子深有感於任情者之廢  
禮故發此論謂禮原是和的此天理人情之至萬世可常行  
者然禮有本然之和而世之徇情者溺其旨義此其所以不  
可行也亦不可以上節重和意下節重嚴意而並看○禮之用  
是禮之用於天下者非人之用禮也要識得和是情意流通  
本合同而化表非但從和之意註訓未真○先王之道  
則是先王之禮禮之通行處便是道路一脈小大以事言由

字本道字來雖是由于其禮惟以其和而由之也  
禮既以和為貴則凡為和者宜無不可行也而後有所不行  
者蓋和在禮之中便為貴而可行其不可行者以其徒知和  
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和出於禮之外矣此所  
以無小無大而皆不可行也行禮者辨之哉此節和字大不同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有子見人言行交際多有悔於終者由不謹之於始故教人  
言行交際之始便慮到終而謹之庶不至於有悔○信是與  
人約之言初若不義而約他日要踐此言則不義要踐此  
言則又不信此所以必言之近義者然後可後也○恭之中  
原自有禮但人之為恭者多於禮不近或太過便失已或不  
不及便失人故有恥辱恥自內生辱自外至者惟以禮節文  
之於初則恥辱遠矣○因是初會之事宗是後來之事凡學  
問功業必有所因而成一生人品高下皆決於此宸不可不  
慎始不慎於擇人而終至於喪已者有之此所以必不失其  
親然後可宗而主之也○荀息氏約以死繼而有玷於白圭  
節孝子頭容少偏而厲聲於安處山子進以蔡京而不滿  
於清議是皆賢者也猶至於此况其下者而敢不謹之益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之學食無心求飽居無心求安而其心之所求者唯要  
敏於事而慎於言然其心猶恐言之與事未必皆是也又就  
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之何如此其心心念念汲汲孳孳者



只在學而已故可謂好學好者心裏好也心學工夫是如此  
○居食只以為例凡百外好皆是無求者敏事不專是外面  
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屬皆事也慎言不止非禮勿言雖  
以禮而言者亦要慎夫既好言的合目是不專心於內只一  
味誇多鬪靡鮮不流於巧言令色矣○好字原是好字惡字  
原是惡字君子只緣見得此學是絕好的終好者不啻如好  
好色也有等人自己不好學了反惡人論學豈以此學是惡  
子貢曰貧而無誼章

此章重在學上人之處貧富最可以驗學無誼無驕者猶知  
得有貧富是學之能守者樂與好禮則超乎貧富之外而不  
知其為貧富學之至於化者也○子貢是汎問夫子亦只就  
所問答之樂字好字皆就心上說樂不是樂貧自然有一種  
樂好禮亦不是固守富自然而好循禮○處富尚易貧而樂  
更難此樂原是心的本體只為私欲累倒便不完全便不能  
樂若是克去了私欲心體便不假外求而得仰無愧俯無怍  
雲淡風輕寫飛鳥躍何等蕭灑何等閒雅更有何物足以易  
此樂好禮亦只樂的意思不是有兩樣但貧的無事富的有  
事着在有事時說故云好禮貴此一樂也可貧可富可貴可  
賤可生可死無入而不自得矣妙哉

子貢曰詩云  
子貢引詩之意所包者廣不止說貧富凡百學問都要如此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然却是因論貧富一事觸悟得故曰其

斯之謂與若只就無誼無驕不若樂而好禮說便盡是夫子  
所已言者何得為告往知來乎

子曰賜也始可節

學者理會古人之言須要有箇根基詩人含蓄意思深遠故  
必穎悟的人方可與言詩子貢告注知來是他穎悟的妙處  
若與之言詩必能因其言而遂得其意得其一而遂得其餘  
詩人之旨趣可以悉達教者之新意亦可以相長故曰可與  
言詩也可與言詩便是與他學可與進退矣豈徒詩哉告往  
知來只是形容他觸類妙悟意粘定已言未言如何得通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之學不必要人知我我却要知人兩知字不同上知字  
是人知我之善下知字是我知人之善惡○學者不知人善  
便不知所從不知人惡便不知所改以此患不知人也○看  
來此章亦未曾指定學者說凡有官者處已為政只循着天  
理上不欺君下不病民便是好事何必要人盡知得亦是不  
患人之不己知否則不免有違道干譽之失了凡有官者擇  
可宗之人與薦賢才為用以至為宰輔進退百官須是有知  
人之明終濟得事亦是患不知人否則賢愚混淆分朋傾軋  
而天下壞矣可不是患○知人亦不在人上察察為知只在  
我此心心的良知若不昧則人的善惡誠偽一照便了然矣  
不然亦只是矮人觀場嫉妬隨人道耳知人者如是乎○知  
味不若易牙則必以烹蛇為膾饈知音不若子期則必以趙



曲為雅樂知實不若倚頓則必以燕石為美玉知賦不如司馬則必以郢詞為靈均知人者必先自知也信矣哉

### 為政第二篇

子曰為政以德章

人君為政是正人事德是正己者正己以正人然後天下皆歸於正○為政以德豈全不用法令但不專用之而以德為本所以歸化者亦只在德上不在法令歸化意補在以德下譬如北辰星不是北斗北斗有七星北辰只五星第二星是君前一星是太子後三星是庶子後宮天樞此星亦微動但仍在元處不遷其位北辰之居所譬君之無為衆星拱之譬人之歸化君德北辰是主而人歸是拱是帶說不可兩

馬氏四書講錄

論語上卷之四

十六

光裕堂

平君○君人者須知自己是箇天位是天辰名是天子祿是天祿事是天事賞是天命罰是天討何等尊榮何可不以德為政苟不以天自處是自降而卑了天下其孰歸之雖然歸者固以德德之成則以學也有聖學終可語天德有天德終可語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然後歸之者盡天下完全是箇天矣何等尊榮哉

子曰詩三百章

詩之言多微婉思無邪一言却直指而明詩之言多因一事而發思無邪一言却全體而盡故足以蔽三百篇○思無邪不依詩就魯侯說亦不就作詩的人說乃斷章摘句要讀詩的人思無邪也○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

於思思在心裏此處無了別凡事自皆無邪若就事上去多便無及了縱及打點亦只是作偽見君子而後厭然不是實學○問夫子不以時字蔽易三百八十四爻執中蔽書五

十八篇毋不敬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却只以一言蔽詩如何白思無邪一言易書禮樂春秋皆蔽之矣舉詩是文以詩該六經也○陽明子曰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問鄭衛之詩邪矣詩不刪鄭衛恐於思無邪有礙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晦庵此解如何陽明子曰詩非聖門之舊本矣夫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聖門家法夫子所定三百篇皆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朝廷卿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者也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聖門有此說哉

子曰道之以政章

夫子見當時徒尚政刑不以德禮為本故云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要人知所重三條不平看重在後條○道以德又齊以禮者德以道之民必親感而興起於善善或有過不及者却又以禮齊之使他有規矩可守○過者止於禮不及者勉於禮悉歸大中至正之則也○善是民之本心教以德

馬氏四書講錄

論語上卷之四

十七

光裕堂



禮是以其本然者示之故民不待於強自皆心不善而至於  
吾若只以政刑強之民但知君之令不得不從不知是本心  
自有之理又焉知不善之可耻而樂於為善也○政刑亦是  
不可廢的但只好在德禮中兼用若專用他便無益了晦庵  
子云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此意本末未可偏廢  
乎○政刑德禮隨時而各有其重為天下者與為一身相似  
平則致養疾則攻之政刑者治亂之藥石也德禮者興平之  
梁肉也以德禮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政刑治平是以梁  
石供養也而可乎此說亦好

子曰吾十有五章

夫子此時年已七十追叙其由來之漸以示學者知行是合

卷之四

論上卷之四

大

光緒

一之學志學者學之為知行立者知行之能固守不惑知命  
耳順雖就知說然知之精處即行之精也從心所欲不踰矩  
雖就行說然行之熟處即知之熟也故陽明子云會得時只  
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不然却是  
四十五六十只知而不行七十只行而不知矣○學業每  
十年一進者加以十年之工夫然後又進一步○晦庵子以  
不惑為知其所當然知天命為知其所所以然愚意理之所以  
然者就不出所當然之外既知所當然使知所以然知其性  
則知天矣原是一時事若說四十只知所當然五十終知所  
以然分而為二便似支離蓋不惑者所當然所以然俱不惑  
了知天命即知天地之化育然而契之之謂也或疑然契便

是耳順文似有礙殊不知夫子亦只如此分年數說其實爭  
差不遠到耳順地位又豈不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乎○問聖  
人是無欲者却云從心所欲如何曰理亦不外欲欲之合宜  
處便是理陽明子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是道心道心之失  
其正者即是人心蓋無欲不是絕無是無私欲也從心所欲  
是欲之合宜而無私者若要絕欲而為理便是槁木死灰豈  
所以為聖學乎○志字是徹始徹終的工夫都本於此志者  
心之所之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心之所之者若四時之自  
行而百物之自生矣夫子其天乎○學者只緣無志便做不  
得聖人志而不能久亦不是志試看聖人七十年之志何如  
也讀云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遠志之難久  
也如此嗟嘆可不以之為戒哉

卷之四

論上卷之四

大

光緒

孟懿子問孝章

此章以曉懿子為主告樊遲亦是使懿子聞之之意○無遠  
是通乎上下者且含糊說人子之事親隨其職分各自有箇  
當為的理得為而不為者是苟簡以事親不得為而為者是  
僭越以事親均之非理也  
生事三句正發無遠之旨禮者理也生事祭祭皆以禮是上  
下各循其理而無毫髮之僭差所謂無遠者無遠此禮云耳  
非無遠於親之命也○問親之命皆不可從乎曰子貢嘗以  
子從父命為孝臣從君命為貞夫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  
父有爭子則不陷無禮子從父命奚為孝臣從君命奚為貞



夫能審其所從之為孝之為貞也謂之曰審其所從則不可從者違之是矣可從者亦違之有是理乎工夫在一審字懿子嘗以父命學禮於夫子今又聞無違之教而乃圖即墮費伐初皆與州仇同事則不惟違君而且違師矣其無禮也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此必有為而發不然何故以疾為說○憂疾者不但有疾時憂雖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不謹而致疾也人子體此則所以守其身者自當無所不至矣○問夫子之疾見語中者君視之矣康子饋之藥夫子跽請禱又使門人為之臣矣豈亦不守身乎曰守之而無疾者理也疾而出於守之外者數也泰山梁木道遙而歌夫子之卒也無論守身之孝即僂家之飛昇亦不過此矣而何疾之有哉

子游問孝章

養親是人子之常今人多不能養故有能養者雖未必敬亦謂之孝殊不知所謂孝者不是徒養必養而能敬者纔謂之孝若徒養而不敬便與養犬馬者無別然則今之所謂孝者豈真是孝乎君子之養親慎無若今之孝者也○問以父母比犬馬何若是之不倫曰此是設戒之意故以類之懸絕者為詞見得其罪甚大耳○子游是以禮樂為學的人未必不敬其親至為犬馬之養但恐他節文稍疎漸不可長從惡如崩夫子為之懼也噫以子游之賢猶懼其若此况其下者乎○禮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

難安之卒之為子者尤不可不知也敬於一時而已者孝乎

子夏問孝章

子夏是直義而少溫潤的人夫子故教他事親之際其有為難其餘皆不難也○問愉色婉容却亦似易何以謂之難曰此色不是色莊的所以難者難乎心裏有深愛耳○有事以下只帶着說服勞奉養雖亦子職之不可闕但服勞者有必皆可能得未必是深愛奉養者有財皆可能得未必是深愛總不若色之難也有深愛之色則服勞奉養自不消說矣○看來子夏不止少溫潤之色恐奉養服勞亦少之子夏嘗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而飲食不與焉夫既以飲食為費則奉養亦子夏之所難者况于色乎奉養服勞者猶不為孝况并此而無之乎子夏知此則不難者不難而難者亦不難矣

夫子答問孝四章都是要為子的心裏盡孝莫在外面去粧點禮者心之制也無違於禮是無違此心而已憂者心愛之也惟疾之憂是體念此心而已敬者心敬之也愛者心愛之也服勞奉養則不過外面之粗迹矣須要盡此心終可為孝外面的粧點都無益也陽明子曰子之事親只要箇真切的心如真心要定省問安雖或有犬羈絆不得到床前也是若無箇真切的心雖日日到床前道箇萬福也只與扮戲子相似却不是孝也其此四章之謂與

子曰吾與回言章



夫子於顏子不是初疑其愚後來信其不愚乃是設為如愚之說以形容其不愚之妙也○夫子與顏子言者想必是精綽終日又不止一端他却與言之時心領神會退後之時身體力行是其聞言不以耳而以心學聖不以口而以身口耳之學望之不啻天壤○問夫子嘗曰予欲無言此何與言者終日曰言可以言則雖與言終日者而亦謂之無言思可以思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者而亦謂之無思為可以為則雖勤勞天下過門不入者而亦謂之無為也○不遠如愚如字亦說得活不是死殺字猶云像箇愚人○退省是顏子退而夫子省之然夫子知顏子久矣何待於省顏以為省其私者見非無證之空言也○私不是燕居獨處但不進見夫子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四 九私下與人酬酢之時便是私若只燕居獨處亦許多不盡發就行事上說不只徒以言語發明更有觸類引伸互相發揮的意思總是妙悟總是亦足以發○愚字最好大凡人有所愚尤有所智有所智尤有所愚愚於今者智於古愚於人者智於天蘇張智於利名而愚於義理竇武子愚於無道而智於全君晁錯號為智囊而愚於謀身萬石君愚於言詞而智於禮教若顏子者蓋愚於今而智於古愚於人而智於天者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勇力振世而守之以怯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斯言也其殆庶幾乎其殆庶幾乎

子曰視其所以章  
此就觀一人說一人如此人人可知視兼善惡觀察只承善

一邊來說所以者視此人所為或善或惡所為而惡固不復觀之如其為善安知其意所從來者與善否于是又觀其所由所由不善固不復察之如其所由者善安知其心所樂者在善否于是又察其所安自略而至詳自顯而至微則此人之惡也善也與也偽也皆不難隱匿矣○問夫子不知宰予堯不知縣其如觀人之法何曰善觀人者聖人之法不欲絕人者聖人之心也此之為仁義並行而不悖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故字晦庵子作舊所聞時文且依他說溫故便有以為知新之地知新諺有以長溫故之益意還重知新溫與知亦不止一付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時字每字可看師是待問者也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四 三溫故知新則非問之所能窮矣○愚意故是心之良知所謂故物也新是良知之生意生生而巳者也溫故而知新都在心上說不落聞見的套子總是聖人之學○師道最太師是師表也言可為則行可為法終可謂之師若只把特問說便看得師小了聖人何以特地說箇可以為師蓋溫故知新的人正得心學無窮之妙者由是而之焉可為則者此也可為法者此也故曰可以為師矣濂溪子以師為天下善知得師道者無如此韓退之師說亦把授業解惑為師亦是待問之謂也師果如是小小哉

子曰君子不器

人心具衆理而應萬事不器誰不能得只為氣拘物蔽不知



問學所以不能成器小小的學問去得些拘蔽者亦不能不器君子是何等的學問心體保養得完完全全一真寡慾境融融絕無了拘蔽絕無了限量天高地下往古來今之事無一不能得故曰不器源頭只在心體上若在心體上做工夫如何學得全亦不是不器也陽明子云人只要心體純乎天理到得純乎天理處自能不器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皆是不器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此之謂矣

子貢問君子章

子貢是能言的人常以言亂齊存魯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夫子曰美言傷信此處若不把行教他便只覺得言之美而不肯美其行了故教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重在行上先行其言者行其所當言之理知道德仁義皆是理所當言者然必先行了而後可言而後二字可玩歐陽子曰脩諸身美不見諸言可也深得此意○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心一存了言自不得不謹行自不得不先此存心之學尤為先務之急也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此就君子小人與人親厚說君子之親厚是周小人之親厚是比君子以同造為朋造之所在無論厚之多寡皆周也小人以同利為朋利之所在亦無論厚之多寡皆比也○問比既不似周易何以有比吉之說曰周比只爭箇公私周是公的比所謂比之顯者吉美比是私的周所謂比之匪人者傷

矣○問君子於惡人亦愛否曰惡人怎生愛得雖殺之亦不忍者且去一惡人以遠衆人之害亦不失為愛之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莫如知知是思其所知行之理學而不思則其所知行者終是不精到故罔思而不學則其所知行之理終不能實有諸心故殆○舊說以思作知學作行殊不知知行是合一的總謂之學思則是心裏思索知也要思行也要思○問晦庵似學的分數多象山似思的分數多曰晦庵未必其不思象山未必其不學吾人亦不必其同於二先生只各自學而思思而學便是不殆不罔晦庵亦嘗與象山云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不必強其同也吾人亦何必二先生之同耶

子曰攻乎異端章

此章高皇帝之說最妙但作時文且依晦庵子說異端凡異乎聖道者皆是攻是專治而欲精之不精便淺陋易見不甚動得人斯害也已者已之心術為所壞人之心術亦為所壞坐於其心而害於其政發於其政而害於其事是矣○異端端字不只是邪正兩件謂之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在至為微眇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千里之謬始於毫釐是謂端緒之所在是之謂異端辨之者若不精其不為所亂而害者幾希矣

子曰由誨女知章

此教子路以知之之道是指出知之本體與他看知不知二



句重不知一邊蓋因子路強不知以為知也○知是心之本  
體天下之理無窮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不知何  
累於本體但所知者自知其為知所不知者自知其為不知  
此心之明覺不昧自然之知即此而在故曰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之干祿非如今之求祿者只不無求行求達之念耳有  
此一念便去聞見上用工夫求知於外夫子所以從病處而鍼  
砭之多聞莫便言多見莫便行須是心擇其疑殆而闕之而  
其餘之可言可行者又從而慎之如此則寡尤寡悔如此便  
有可祿之理何必干哉○多聞見正是子張病痛處夫子教  
以君子不貴多聞見於聞見中須要閑疑殆慎言行收斂

朱氏四書講錄

卷之四

廿

朱氏講

明到裡而正反約之功也時說並重聞見不是○多聞多見  
不是學的第一義夫子嘗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  
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處豈是以多聞多見教子張  
哉○祿在其中只言人有授祿之理已有得祿之理祿而得  
也固其學至君求之機即令祿而不得也亦無愧於可祿之  
理不以過合為有無不以名位論得喪者也若時說謂言揚  
行舉便可得祿便是教以干之方法了不是

哀公問曰何為章

哀公望民之服是專責之於民夫子告以舉錯之公是要責  
之於已○民心何常撫則后虐則讐故舉直錯枉則上有以

正身而下有以勞民便是撫我之后民心自然服舉枉錯直  
則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便是虐我之民民心誰  
肯服之也○舉錯是國之大柄當時舉錯已在季氏而不在  
哀公大柄失矣夫龍之神在於淵虎而在窟虎不在窟而  
時虎不山而初則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斂矣舉  
錯之說夫子亦是責哀公收大柄耳大柄者君之山淵也龍  
不可離淵虎不可離山而君獨可離柄哉

季康子問使民章

康子所問亦是專責之於民夫子所答亦是要責之於已○  
敬忠勸三平看不可泥以字○臨之以莊我敬矣故民亦敬  
之孝慈其切我忠矣故民亦忠之舉善教不能我勸矣故民  
亦勸之皆是以類而應者則字是破使字意自然之效不待  
於使而然也

或謂孔子章

夫子不仕之故難語或人故托詞以告之施於有政不依書  
說施為一國之政乃施為一家之政也是亦為政二句泛論  
其理如此政者正也居家而能正人亦是為政矣何必居官  
而後為為政乎○春秋一書尤見夫子之政人見夫子之不  
政以人而不知其政於天也人見夫子之不政於一時而不  
知其政於萬世也春秋賞一善則萬世以之而勸於善春秋  
罰一惡則萬世以之而懲於惡是亦為政矣何必正人於一  
時而後為為政哉



曰人而無信章

人而無信便不可行了故以車無輓軌為比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物件信是已與人接處的道理此喻寂切其何以行之就取說然則無信之不可行者何以異此乎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一代為一世此與三十年為一世者不同○十者數之終十世只言其多百世又極言其多

子曰殷因於夏禮節

禮字是此章之起是聖人知來之誅殷所因者夏之禮周所因者殷之禮而其所損益者皆不過此禮之制度文章然則其或繼周者亦必是禮而損益亦必是禮之制度文章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上卷之四

廿九

光緒金梓

是未來的事只一箇禮却便了矣不亦可前知乎○夏禮殷

禮是行於朝廷行於邦國者馬氏謂三綱五常須看得好五

常者五典也三綱即在五常之中又言之者舉其大也三綱

五典中親疎貴賤相接之體方是禮不可便以綱常為禮三

綱乃天下達道仁義禮智信乃天下達德豈禮之謂哉文質

是一代治體時之所趨不得不然非聖人有心損益之也○三

統乃一代正朔關係最大損益亦不止此須就制度文章上

看○上二可知是已往之事下一可知是未來之事知字兼

目與損益說○其或二字諒然有不忍絕周之意我周之天

下固傳之於萬世者其或天命不常而有繼周之人雖百世

之遠亦可知也況十世之近而已乎○問繼周者秦將先王

之法一切掃除果如夫子之說否曰秦雖掃除先王之法然

綱常終泯滅不得如尊君卑臣自是有君臣之禮父子兄弟

同室內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但其間損益太甚

而有未當耳夫子之說畢竟驗○天時有春夏秋冬人事有

汚隆升降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百世以下之事亦未有

不知也乃不以其他告子張而唯禮云禮云者十世之問子

張務外之病發矣以禮告之者亦約之以禮之意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章

鬼神各以類應非所當祭之鬼精神氣脉原不與之相屬却

去祭他是誦之以希福也鬼神亦不以福應之則何益矣○

綱常名義所係理之所當為者不知猶可諉也既知之而反

不為是氣不剛勇而不足以配義也故曰無勇見字註訓作

知亦是要之亦不是真知○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

天下之人其誦讀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養其專力於民

義者必不誦讀於鬼神二者每相反云

八偷第三篇

孔子謂季氏章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夫子却非季氏者蓋為綱常謀為

世道謀撥亂而反正也即是作春秋之郭易忍之一字正說

出亂臣賊子之心亂賊之僭竊者都起於忍心害理來是可

忍以大事說孰不可忍以小事說大夫舞天子之八佾惡其



大焉者此而尚忍為之則凡徇私欺公未甚踰乎大閑者皆將忍為之而無所不至矣○八六四二儉數爭得幾多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二尺耳自常情觀之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然君子每力爭之者何也大隄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繫於尺寸之土耳尺寸之土可以過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過僭竊之源然則君子力爭於毫釐數目之間者果迂乎哉

三家者以雍徹章

卷之四

卅

九

八佾可忍是不仁雅徹奚取於堂是不智惟其不仁不智是以無禮無義○奚取於三家之堂者三家之祭無辟公為之相也無天子為之主也亦何取於相維辟公天子稷稷之詩而歌之乎○程子以三家僭竊其因襲之弊由於魯用天子禮樂是也然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則誤矣嘗考魯惠公時使宰讓請知廟之禮樂於周周使史角往賜之惠公番角後為墨翟之學於魯是魯用天子禮樂者自平王以下然也若其初既有天子禮樂惠公何以又請耶祝鮀奉成王命魯之詞亦無知祀等事則非成王之賜明矣程子歸過成王伯禽特因記明堂位禮運等語云耳其亦不克因襲漢儒之弊哉

子曰人而不仁章

仁是人心之天理禮是天理之敬虔樂是天理之和順人心天理不虧便自然和敬而禮樂都從此出若此心悖了天理則失却禮樂之本雖懸前人舊迹去為禮樂之文然心裡既不敬體貌亦自不浹洽心裡既不敬聲容亦自不貫通其如禮樂何也可見欲為禮樂者不必求之於禮樂但當求之於心之天理而已矣

林放問禮之本章

林放以當時為禮者皆是繁文不是本之所存故問禮之本禮有本有文專事於文則葛藤纏繞根幹反為蒙翳專事於本則其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此

卷之四

卅

九

放之問所以為大也一說大其間是大其有超世之見而從此可復親先王之禮也註中得其本以下勿用禮貴得中儉亦不是禮之中但與其奢也寧儉儉乃禮之本也戚亦不是禮之中但與其易也寧戚戚乃禮之本也此正是歛華就實返本之意非不得已而酌量之詞蓋忠信禮之本儉戚則近而易返者也矯時之弊而示以切近之意故曰寧也○禮字總吉凶之禮說却又云喪者養儉之意猶未十分懇到故又以寧戚足其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章

當時諸侯大夫陪臣都僭亂夫子傷歎之云夷狄雖不知盡君道然且有君長以統屬不似諸夷之亡君反以下而僭上



也夫諸夏是禮樂文物之所在本非夷狄之可比者乃至不  
如夷狄則其衰也甚矣○夫子作春秋尊諸夏貶夷狄此却  
不是尊夷狄而貶諸夏只借夷狄以甚痛中國耳不得已之  
情一至此乎○問夷狄固夷狄也吳楚徐越春秋何以亦謂  
之夷狄曰吳是太伯之後楚是祝融之後徐是伯益之後越  
是大禹之後夫子豈說他是夷狄之人乃說他是夷狄之俗  
當時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而稱王王非諸侯所得稱  
者故春秋比之夷狄韓子云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劉氏云  
夷狄中國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美雖居四海亦中國  
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亦夷狄也夫子以四國為夷狄者其  
此之謂哉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欲祭泰山只在諂之以徼福此時尚未祭故夫子教冉  
有救之然季氏之僭竊不可以名義止之者故但云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既知禮必不享非禮之祭既不享其祭  
必不降之福然則亦何益之有也重在欲季氏知其無益而  
自止進林放勵冉有之意不重○曾謂泰山二句所以教冉  
有救之之法者亦在此林放問禮或者適當此時故獨說放  
○卻昂之諫哀伯能救矣而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救者威公  
也匈奴之策嚴尤能救矣而君子亦不謂之忠以其救者王  
莽也即冉有能救季氏亦君子所不滿者也况又不能救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等德器何等度量絕不見爾我  
所以無一己之爭必也射乎詞氣急說下去仍是要勉其無爭  
意非是說君子於此亦有爭也蓋射者以中否定勝負此時  
風若有爭然君子則和射時出必當階及階三揖而相讓乃  
升堂發矢其雍容揖遜見於求射者如此既射時又相揖下  
堂俟衆耦皆下勝者揖不勝者升堂而之飲其雍容揖遜見  
於射畢者又如此是雖有勝負之較然却雍容揖遜勝者不  
驕而卑不勝者亦不忿而免其爭也自是君子之爭○矣以君  
子豈誠爭哉故曰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此尚不為爭  
况其他乎讓能讓功讓名讓利舉天下事無一而不讓美矣  
子露出一箇讓字便是爭字對症之藥○讓之反是爭爭之  
一字不但到不好處害事就是好處或勤勞仕役而有爭能  
爭功之意便壞了少少功業或講明道義而有爭執已見之  
意便壞了多少學術皆足以亂天下故克讓自美事而子路  
之不讓夫子哂之也以此哉○問人臣當廷爭時恐亦不得  
不爭曰廷爭時也要讓豈可無人臣禮善於諷導是為讓如  
此而廷爭亦是其爭也君子○君子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蓋至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後見君子無爭之妙若落便  
宜處得便宜信哉

子夏問曰巧笑章

巧笑三句詩都說婦人容貌之美不以為約素是色之白婦  
人家不甚白的多以鉛華粧來白色的人自然美觀不用粧



采為絢素就可當絢了故云素以為絢子夏疑素如何為得絢夫子云絢是繪事繪事是粧點采色素是自然的美質自然的第一美便是先一著粧點的次樣美便是後一著繪事不及素色故云繪事後素若說素是粧點繪事是五采素以為絢是把粉地做五采人人曉得不是子夏何至此拙而疑之繪事後素是五采後於粉地人人亦曉得是如此又何待夫子說也禮後乎子夏因此悟得禮是文忠信是質采色不及素色可見文不及質了然則忠信其先一著禮其後一著乎○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象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心禮者人之繪也忠信者人之心也不忠信而徒事於禮繪人耳可謂之活人乎○禮後乎是直說不是問詞起予者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亦無發洩於外一番說起便一番精神以此深嘉子夏可與言詩○子夏嘗曰詩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彈琴而誄之亦可發憤忘食夫子曰商可以言詩然吾恐見其來未見其果也此可以窺子夏詩學之淺深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

當時周文靡極美文敝則反救之以質禮存夏族尚可以挽周禮之衰而今則無微無微便不信不信使人不從所以可惜○夫子思夏殷豈能從新整頓一番蓋周之文原不在忠實外本是泰酌二代而成者劉文勝時初意盡失故夫子欲

借文獻為評指點出國初美意與人看夫入既厭文獻又無微不亦傷哉○問文獻不足不知夫子又何所考而能言曰不足者不是全無但闕畧而不完彫零而不感夫子聰明睿智得其一二便可觸類以知其餘况周禮是監二代而損益者則據周亦可以考而知也但其詳不可得聞矣○杞宋亦當責備也是二代之後縱國祚有盛衰而先王典禮遺素守者方為無愧文獻不足是誰之過哉噫禹湯其窮矣夫子此處亦傷之也夫

子曰禘自既灌而後

此是聖人微詞象禘非禮故夫子發此數語禘自一灌之後吾不欲觀之矣蓋未灌以前無幾許時其禮事未舉未可指見得失既灌而往禮事舉矣但見自始至終皆非禮之當然故不欲觀也然其意思含蓄不露須得他發言不言慨然太息意方是晦庵子沒以懈怠與失禮之中又失禮俱似未安或問禘之說章

或人是因魯有禘而問禘之說夫子以或人固不足知禘之義而不王不禘文魯之所當諱者故託為不知以答之知其說者天下知示諸斯正見禘之義甚大而難知也○知其說知字不是奉行故事粗知性儀文之知乃自己仁孝誠敬之至知得極真切然亦不是把禘禮去治天下禘禮與天下原不相干知其說而天下易治者既是箇仁孝誠敬之人則仁孝誠敬之所播天下無一而不在其範圍曲成之中矣若



只知此儀文之說就易得治天下則祝史之類可以案天下  
成康以後之君行禘禮者不皆可以致成周之治乎○指其  
掌句輕記者恐人不知示諸斯斯字為何所指故特言之人  
的一身指擇皆屬掌至近至便舉而措之在我而已矣治天  
下者如此真易易哉

祭如在章

此章重祭如在二句吾不與祭二句只以其言為證蓋不與  
祭如此則與祭之時其誠為何如耶○祭先如先人在祭神  
如神明存在如在二字是形容夫子奉祭之誠○吾不與祭是  
有大不得已之故如不祭指精神言蓋吾之典禮人可得攝  
吾之精神人不可得攝也註中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是學者  
補出口氣

王孫賈問節

凡祭五祀皆迎尸祭於奧時俗不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戶  
雷門行而曰寧媚於竈者竈以火爇有炎熱之勢而人生且  
用飲食皆出於此猶權臣當國爵祿之柄皆出其手而趨炎  
附熱者莫不媚之也

子曰不然節

夫子此時在衛主孫賈見其事君盡禮便說是媚君以邀福  
而不趨附於他故有媚竈之譏夫子却只據媚與竈者評之  
不關着已事亦不關着王孫賈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天即蒼蒼之天是祀至薄至大者壓倒與竈然天之所以為

天者理也凡事逆理便獲罪於天而有禍無虞可以誘得禍  
於竈禘於奧都不昧免可見此等神不能免禍亦不能為福  
也何必媚他只當順理事天而已矣○衛之君臣皆竈也王  
孫賈自以為竈復塗偵以靈公為竈偵曰臣夢見君公曰何  
夢曰夢見竈君公忿然曰夢君者夢日今夢竈君何說也曰  
日之燭天下也一物不能蔽竈則前之人燭後之人無從見  
矣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以此觀之衛之  
君臣皆竈也哉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周損益二代之禮而為文非以文去損益二代之禮也時講  
多用尚忠尚質等句不知此西漢儒者之談不用可也○夫  
子從周是從先進之文須於掄揚中隱然得感慨意若曰當  
時之郁郁意後世無以加而豈意有今日耶方鈔不然時之  
文靡甚矣夫子復奚取焉為下不倍章無此意

子入太廟章

入太廟每事問是夫子始仕而助祭之時蓋祭禮之儀又度  
數夫子平日雖講之熟然猶未見其行事之實故今助祭之  
始不得不問問之曰每事則又非但一問而已彼常人助祭  
自己執得一事只答應故事行之且不能明白於心况每事  
乎原其心是不以此為重而無敬謹之意也夫子之心却不  
敢視為細故非但欲知己之所執雖他人所執者亦皆欲知  
之若只知得一事而他事置之度外必俟每入而每問焉則



亦不足謂之敬矣○陽明子曰聖人之心只有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的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的節文所存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為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箇矜字矣○呼之以鄉人之子而有不知禮之誚斯人亦甚僂矣夫子置之不校只平平說箇是禮也此是何等氣象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際不與藩離之鷄而校高下鯢與朝諛崑崙之墟暴虎馽於碣石暮宿於孟諸亦豈與尺澤之鯢而校小大哉

子曰射不主皮章

儀禮云禮射不主皮此廢也須用禮字貼射字上不然恐誤以為武射武射還要主皮禮射却主觀德不全裸股肱決射御的人若以皮為主便失觀德之意○德力兼全者此人不名有力無德者若主貫革則此輩皆可能無力有德者若主貫革則此輩反不能其何以觀德故曰為力不同科○古字所該者遠不指武王散軍郊射之時此道自唐虞夏商來已如此夫古道不見於當時者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歎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

子貢欲去告朔章

天子諸侯皆告朔此只就魯事說每月告朔用一羊一年用十二羊○魯文公時春秋書公四不視朔此不告朔之始也○朔是諸侯受之天子藏之祖廟者告朔請行尊祖之義尊君之忠皆係於此○禮所關亦大子貢欲去羊非惜小費大

意謂饋羊之供為告朔設也告朔不行供羊何用大抵是謂激之言耳夫子謂禮雖廢而羊存後人或因羊以求禮猶可後也若羊一去後人既不見羊便不思禮而禮遂終亡矣不亦可惜也哉然則不愛禮方可去羊若愛禮如何去羊得此夫子之意也○古者諸侯各自紀元天子所存只有正朔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子存羊之說其亦存周之意歟

子曰事君盡禮章

此夫子凡就時事說如今事君盡禮的人反以為誦不顯然說著自己身上○禮謂之盡見非有所加也禮本如是亦如是而盡之耳○當時君弱臣強人都蔑了事君之禮故以盡禮者為誦禮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水之所自來也盡禮者為誦無禮者為誦此亂賊之橫流所以不能止歟

定公問君使臣章

君使臣以禮使盡了君之道臣事君以忠使盡了臣之道二句平說○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意可作結局夫禮之用大矣不徒敬之而已也等威之辨者禮也僭竊之殺者禮也是時三家最強定公謀以吳越伐之非禮矣徒激其變而無益也以禮之對夫子含意多少意思不知公悟否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之哀樂不淫不傷重在后妃之德然亦重詩人之性情不過其則上蓋雖有后妃之德當哀當樂哀樂之太過亦



為治與傷也唯詩人之哀樂不過其則夫子所以稱之云○  
哀樂正是中和之所在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  
關雎一詩果是協於中和夫子序詩以之為首此又舉之以  
為訓蓋倦之要人養中和之性情庶乎大本立而達道行也  
說者以詩首關雎為重夫婦之意諒矣

哀公問社節

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問社於宰我我想是因火而有所懼宰  
我此時一言之得失便足為社稷之禍福奈之何其不謹也  
○社而樹木是使神有所依然亦各因其土之所宜如夏都  
安邑宜松木必天下之社皆以松殷都亳宜栢木必天下之  
社皆以栢周都豐鎬宜栗魯亦宜栗木必天下之社皆以栗  
宰我縱以各樹木之所宜者對亦不是立社之本義也況只  
以松栢栗三者對乎而又加以使民戰栗之一語乎○看來  
宰我列言語之科此處言社豈是全無見者舊說哀公欲去  
三桓張公室已有殺伐之心宰我說使民戰栗是勸之斷也  
得其意矣

子開之曰節

宰我問對事關社稷之重故夫子責之深然責他之意在言  
外此三句只汎說末緣繳云予之失言亦事之成者而吾不  
說事之遂者而吾不諫事之往者而吾不答說之諫之咎之  
亦無及也往者不可救來者猶可追夫子於宰我雖云不咎  
其既律實則欲謹其將來耳○哀公堂問殯霜不殺莫春秋

何以記之夫子曰此言可殺也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夫  
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况於君乎是亦以殺伐啓哀公矣奈  
何又深責宰我乎蓋殺伐之事唯聖人能得亦唯聖人言得  
賢人雖是言得然亦未必能得僂僂哀公付宰我以三桓之  
殺伐果能之乎如今作九邊圖者非不善言殺伐及虜人入  
寇使之將兵乃束手無能而為天下笑夫子以此深責宰我  
恐其能言而行不逮也小貞吉夫貞凶賢人以下者真不可

子曰管仲之器節

管仲器小夫子是惜之之意器小且莫說出所以小來若說  
明白或人便知了何以疑其儉又疑其知禮

或曰管仲儉乎節

儉者歛束而不開闊近於器小故或人疑器小為儉○管氏  
有三歸之臺是勞民傷財築之者一事設一官官多便樂祿  
之糜者亦多即此兩事奢甚矣焉得儉乎

然則管氏知節

儉者吝嗇而不顧大體近於不知禮管氏既不儉故或人又  
疑其知禮○諸侯設屏於門內大夫只當垂簾管氏亦於門  
內設屏便不是禮諸侯為兩君之好賓主飲畢皆反爵於地  
上大夫則不當為此管氏亦有反坫者他相桓公霸天下諸  
侯朝齊時先私覲他家故設此以延之然亦不是禮也○禮  
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塞門反坫雖  
事之小者然名器一假便有無君之心其罪大矣○管氏只



錄冠少見得有些一匡之功便自以為驚天動地者而祀禮  
全無忌憚若是器量可大受則雖功於周公亦且自視欣然  
矣何有一毫吝惜之事乎功較之召忽却有餘量較之周公  
却不足夫子大其功者為天下幸小其忌者為管氏惜也○  
管氏真可惜看他著書五十八篇經緯備具而尤以禮義庶  
恥為重惜不遇王者耳遇王者亦可為王佐哉

子語魯太師樂章

當時樂雖廢缺猶有可知者故夫子以語太師始作從之二  
段正是樂之可知者翁如與絃如皷如繹如對以成通承始  
作從之二段說○翁是樂音之合奏絃是樂音之和暢絃  
於相混了其中却瞭然而分明皷疑於間絕了其中却繹然

熊氏四書講錄

卷之四

四二

老治堂

而連續翁如絃如畧有先後絃如皷如繹如是一時事以成  
者如此方成箇樂方不失先王作樂的本意註訓一終恐未  
然○看來太師是樂官豈不知樂其可知夫子不是說樂  
音之類蓋樂是人心精神發揚處先王因之而作者故曰非  
無因而強作絃如是和也皷如是敬也繹如是和敬一貫也  
此等只從內細分說無有次序皆心體之正流出也此是就  
樂音中指點出大本來說心術性情之變盡於此動天地格  
鬼神者備矣鍾鼓云乎哉

儀封人請見章

夫子此時行經儀邑故封人請見君子二句是對從者說他  
平日不見絕於賢者所以求見夫子也從者見之內要以夫

子之道德稍發揮見封人於此已有所感意○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是使之得位設教也木鐸字不必泥是借用的位之  
得否封人亦不能知所以知者夫子之道德如是乃天下之  
善鳴者也天必使之鳴道而教天下矣

子謂韶盡美章

夫子此章只論韶武不論舜與武王講只就聲容上發揮不  
必究極根源傷夫子渾然口氣○樂以崇德崇功盡善內固  
本於功德盡美內亦本於功德不宜分看○美善極就聲容  
上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裡面看其所以為  
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問韶武盡善未盡善何處  
見得分曉曰韶樂九叙之歌九韶之樂是何等從容武樂極

熊氏四書講錄

卷之四

四三

老治堂

千山立久綴而待至夾振而駟伐滅商而分治是何等發揚  
踴躍便見得一盡善一未盡善○聖人之揖遜征誅皆時之  
所為武未盡善武王之遇也夫子傷之也惜之也不是以韶  
來形容武短處止齊子武未盡善論亦可參看○問征伐固  
武王之不幸使文王處此畢竟如何陽明子曰文王在時天  
下三分已有其二到武王伐紂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至興兵  
不然這一分亦未歸了文王亦善處紂不至如武王之甚  
○此處曰武未盡善者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武為口實而竊  
窺神器也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恐後世  
昏君暴主肆行於上而無所忌憚也聖人之為後世慮遠哉  
子曰居上不寬章



寬敬哀都就人心裏說吾何以觀之者言其大體既去末節何為故不足觀即世人所謂如何看得上也悔庵子謂觀其所行之得失似不必然

### 里仁第四篇

子曰里仁為美章

此章是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不專為擇里而發蓋云宅身之處且要以仁為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為美孟子引此釋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正得此意若只在里上說有甚大關鍵○里仁之仁是風俗之厚一里中安得都是仁人只有仁厚之俗便為美矧恤保愛以全其生薰陶漸染以成其德是也焉得智者不擇而居猶之可也既擇而又不居仁却是以仁為不仁是非之不明甚矣焉得謂之智乎

子曰不仁者章

此示人全其本心以貞遇也仁是人心之本体本体無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無一之可亂矣○不仁之人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者暫時或勉强處得至於久長必濫淫而不可處○仁智以人品說安仁利仁以其德說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智之所以為仁智者安仁二字都要說得好不是識其優劣只云此等八終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好仁者無以尚之仁是天理想見時自有一段光景深味時自有一般旨趣亦不是愛貧賤厭富貴絕世故排物累如莊列然見得天理透

了那一邊自然全輕不知其為富貴不知其為貧賤只知有箇天理而已夫子飲水曲肱之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事也

子曰唯仁者章

好惡自有箇天理至公處夫人未能全得天理不免有私則所好者未必其當所惡者未必其當惡是皆非能好能惡者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至公無私其所好者好其人之循天理也是天理所當好也其所惡者惡其人不循天理也是天理所當惡也一好一惡只知有箇天理而已何曾私於其人乎故曰能好能惡以此公天下之褒貶則天下以榮以辱以此公天下之賞罰則天下以勸以懲不可作等閒看

子曰苟志於仁章

據夫子語志仁只說他無惡而朱子云方志仁時便無惡則苟字亦淺：看不見當誠實字看惡即是不仁心無二用既專用在仁便不用在不仁而絕無為惡之事矣

子曰富與貴章

心体上不可看一物富貴貧賤之交正是驗心体的大關鍵審富貴安貧賤方完却心體方是仁富貴不審貧賤不安便失却心体便是不存仁方是君子去仁便不是君子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雖至於造次又至於顛沛皆必於是而無違也此章只如此看取舍存養等語可置勿用君子為仁初不為成名之故但仁喪則名亦喪耳名之一字亦是從淺處動人不是教人名譽上做工夫



無終食違仁猶中庸不須更離道一般終食是惜言且一項刻耳食字勿泥造次顛沛之於是正是無終食之違處非是一節密一節也君子終身事業只此便是存而順沒而寧矣子曰我未見好仁章

此章亦勉人為仁之語首條雖歎仁人難見次條則說用力而力便足可見為仁亦甚易末條說力不足者未見亦是斷為仁之甚易都是激勵人意思晦庵子云不<sub>以</sub>終<sub>以</sub>為<sub>以</sub>易<sub>以</sub>却好仁惡不仁者夫子亦不以為絕無但云我未見此人好惡俱是自已身上事非好惡他人好仁者必惡不仁者必惡不仁者必好仁總是一人也不可泥而看字作兩人看○好仁者無以尚之是舉天下之物無以加此仁然亦不是盡物而去之

惟其心不累於物而已○以此無物之心行於萬物之中則視聽言動皆吾仁之則也富貴利達皆吾仁之施也惟日酬酢於其中而亦莫之能尚者○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其身不仁之事不要說得粗只略有此差處便是所謂纖惡必除也若工夫未到細密則此等人亦容易了何以未之見耶好仁惡不仁者雖難得見然亦是人不肯用力也若能一日用力於好仁惡不仁則無以尚之不使加身之地位亦我得到的地位矣力又豈有不足者乎

人品不齊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或有之但我見今之人多是自暴自棄不肯用力的未見有用力者也若肯用力豈有不足者乎○晦庵子偶未之見偶字不知何說也是果有力不

足之人而但偶未之見者耶

子曰人之過章

此主於觀君子之過舊說人之過也二句兼君子小人至視過句終單說君子不是盡各於其黨內已是說過各有黨而君子之過不類於小人也故觀其過斯知其仁矣○君子之仁不是必待有過而後知但雖有過亦即此可以知其仁如夫子以昭公知禮周公以管叔監殷是過也然夫子厚其君周公愛其兄非仁而何觀過知仁正此之類矣○辟穀不足以病子房隻輪不足以羞孔明折屐不足以笑安石一過何足以議君子乎味不全肯人不全美乎權衡而口繩墨吾恐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是故責已者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子曰朝聞道章

人各有箇面目還是本來面目也却不自認得更不知求之此是何等樣人終其身埋沒在波蕩膠擾之中此身亦只是一團血肉的軀殼夢然死了何益於世也故夫子謂朝夕之間若得聞道雖死亦無恨否則有無限可恨者矣聞字不是耳聞真是有心悟之妙也聞了便可以死此聞豈淺淺哉子曰士志於道章





子懷惠之小人又下於懷土之小人一級矣

子曰放於利章

放利而行利已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不惟被害者怨雖不被害者亦怨惡也蓋利不以義而得人情多不平也○造物無常榮華有盡百年興替不啻朝昏有道者以故等人世為春花蝶夢一切身外之利視之若蟬翼螭涎不與人較盈縮也且利中如金銀者亦是箇精靈之物要在世上運用流行若閒却在家不用此物也尋箇出路不有橫災浪費便有傷子花用矣到此則平時所積聚者盡入他人之手此身却是人守錢之奴此家却是人積錢之庫亦何益也嗟哉利名碌碌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思及於此自當醒悟

子曰能以禮讓章

此就有國者說讓即是辭讓之心所謂禮之實也唐虞濟濟相讓便有太和的氣象文王虞芮質成便有移風易俗的機括蓋禮以為國無非使人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全是讓也士大夫讓於朝庶民讓於野何有於為國○古稱揖讓而天下治正是此意若禮不根於中心之讓而徒慕虛文則世之所謂以禮皆偽而已偽不可為禮而可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章

此俱就學者說患所以求求為可知只是一箇道理對名位兩者說雖有一患一求工夫却只一箇盡了這一箇工夫則以之立位者此理以之知名者亦此理○求為可知不是以

問士既志道如何又耻惡衣惡食曰此志字只是心要求道還未曾有得者若既得了道便見大而心泰豈復有惡衣惡食之耻○凡百外物都是惡衣惡食之類各位不如意而耻金玉不如意而耻官室田業僕馬器用不如意而耻是皆耻惡衣惡食之謂也○人須是於道知所重瑣瑣外物不足以動之與之議道終有益耻惡衣惡食的人既為外物所奪於道不甚知所重與之議道亦終是不信不為也故曰未足與議○理欲是大國頭不曾過得此關便受許多磨障若處士君子立志須着實勇猛有舉旗斬將之功纔得過此關頭過此便是正大光明的世界荆棘絕不生繁花絕不染所見唯松栢之蘭蓂魚麟鳳而已矣妙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章

君子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語意要緊着說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也義之與比畢竟亦有主於為處亦有不肯為處但其所為所不為者都是義之所當然不似適莫者只徇一己之私而未及其合義也○義理原在吾心事到面前酌之便出不是外面尋箇義來處事亦不是先立定箇義來處事若先立定箇義便是適莫矣可謂義乎

子曰君子懷德章

此就君子小人心之所懷說是從心術之微分別其人品也○懷德者無所為而為善懷刑者有所畏而為善懷土者有所已之所有懷惠者利人之所有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



此去求知就忠莫已知而云也亦是不得已誘人之詞○  
殺果子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  
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  
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  
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然則有可知矣而莫知罪在  
友而已矣有所立矣而無位罪在有司王者而此莫知何罪  
子曰參乎節

聖人一心至定至靜無聲無臭純是一箇天理其純粹靈覺  
流動活潑處真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  
非一以貫之而何也○萬事不外一理萬理不外一心求理  
於事則萬事萬理愈煩而愈難求理於心則萬理一心愈簡

而愈易曾子此時苦難而求易厭煩而求簡已知得貫通心  
學之妙了但未有箇印證故一聞夫子一貫之說便不覺機  
之相投心之相契而應之甚速矣○晦庵子謂曾子於其用  
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意意休用是一  
原者休未立用安從生且既未知其體之一則心下不免有  
疑如子貢曰非與安能曰唯而應之甚速乎縱能一時就應  
得至於忠恕而已矣深中休要之語豈一時之所能杜撰乎  
夫子此時亦不是應他不知其體之一只與他一判決作箇  
證驗耳所謂遇而後傳是以傳而必過也

子出門人問節  
門人不必究其出於何如一貫忠恕名雖不同總是一心只

一箇忠恕之心而可以事上使下可以交於前後左右可以  
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行之終身是一忠恕而別無所事也  
非所謂一以貫之乎○此忠恕是夫子之忠恕莫說即學者  
才忠恕蓋才貫學者未易曉忠恕夫子與學者都有之故借  
來說使他知一貫不過是如此耳勉然自然之說不用○一  
貫忠恕曾子此處既發明之又詳發於大學一書嗚呼夫子  
卒時曾子年終二十九一貫之明已在此時聞道之蚤如此  
吾人乃有白首而未牀明者何耶○誰人不有此心誰人不  
能一貫只為私欲蔽了是以貫通不去耳青天不絕浮雲障  
自然現出家月月大本達道一以貫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誰謂聖人此學竟為絕學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義利說得廣亦說得微眇凡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凡有所  
為而為者皆利也喻是心裏知之深喻義者克類之盡終是  
喻喻利者秋毫之析纔是喻○喻雖心裏亦要說到事上深  
知乎義者事到面前只知向義上做出故曰喻義深知乎利  
者事到面前只知向利上做出故曰喻利喻義者雖未求利  
然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義利兩得之矣喻利者雖專求利  
然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義利兩失之矣學者亦何憚而不  
為君子何益而甘為小人哉

子曰見賢思齊章  
善是即吾所本有者為之惡是即吾所本無者去之皆非待



人而後能者但見賢見不賢則益啓吾好善惡惡之心而為善去惡者盡力所謂內外交脩之學也夫子不是教人專在見聞上做工夫見之者固是人矣思之省之者非吾心而何耶○見賢是以金遇金見不賢是益亦可以洗金也見賢是以錦遇錦見不賢是益亦可以濯錦也賢不賢之見何者而非為我師資之益者耶

子曰華父母幾諫章

人乎華父母不特平時要有愉色婉容雖有過而諫時亦要知此害至榮而不怨乃為深愛其親也○幾諫是一隱不違又是一隱不怨又是一隱不違者不替其初仍復幾諫也不怨者又復幾諫不是便休也○幾諫是孝子從諫是賢親親與子各盡其道過未有不寡而家未有不昌者矣

子曰父母在章

謂人子之生便懸孤矢有志四方豈能應承之相聚而不離一者即如夫子之周流其遊何甚遠也夫子固少而孤矣群弟之從遊者豈皆無父母在乎遠遊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謂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事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有力亦自不遺父母之憂矣晦庵子解此處寫盡人子父母之情真是良工心獨苦也可三復而玩味○洪皓嘗遊太學父寄詩云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吳越官蜀中父亦寄詩云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炫然二詩亦可想見父母之情矣皓得詩還省憶乃以制而還為人子者將為皓耶

子曰父母之年章

人子於父母愛敬有不至者只緣不念及父母之年苟於父母之年常常記憶則雖喜其壽而又懼其衰愛日之誠自不容已矣○此知字不是徒曉得乃念念不忘之謂也不然年數豈有不知之理○喜懼不平要在懼邊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則雖一日之養三公且不換矣況其他乎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言之不出是謹言而如不出口恥躬之不逮是原其所出謹言之心緊要在恥字惟其以行不及言為耻故言之而自不出象山子云古人言論未形事實先審此之謂也○古人如此今人則言之而易出而不逮而亦恥矣此夫子所以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有收斂著實之意不徒簡約而已以放縱失之者多以約失之者則鮮矣一直說下○約雖純事上說而所以約之者心也還要在心上做工夫

子曰君子欲訥章

此究君子言行之心欲是心裡欲該言與行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用心是如此○大凡講論道理不恥躬行的人終是於身心無益亦濟得甚事故出一言不若見一行欲訥言敏行者寧言不尼而行有餘之意不是為言行難易之故也○胡氏云訥言者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此敏行者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此訥



子曰德不孤章

德不孤是汎論其理必有鄰是以有德之人說德本人心所同得不是孤而立者欲有德者先得人心之同然人自以類而從猶居之有鄰也必有鄰正見德不孤處若不是人心所同得則雖有德者人亦莫之從矣○易之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亦有鄰之謂也有德者其

子游曰事君章

進言有機華君交友皆然若不知機數數煩瀆及至疏辱之時反成君友之過豈要在知處已之道也哉處已便能處人而兩無失也噫豈特君友之間當如是哉

公治長第五篇

論語二卷之四

五四

元裕堂

子謂公治節

夫子謂公治長可妻金在素行上取他雖在縲絏二句不是替他分解那一股被累事以見無害於可妻也蓋長遠有縲絏之事故又云耳○凡事只要盡其在我在我無得罪之道不幸罪自外至亦不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而苟免亦不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吾夷之寵亦順受之而已矣有何恥耶

子謂南容節

南容內要入謹言行意有道不厭無道克州既俱承謹言行來然亦是未然的事蓋因其言行之謹而知其必狀如此也

○兄子妻南容妻在取他賢處不為弟妻之故若以此故妻之則是計較利害之私者矣豈所以為昭人耶觀此兩章聖人於婚姻參度彼已如此之審所以能有終而無弊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而羨之詞或乘意氣一時之諾未嘗深知二人之何如也然婿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慎於擇婿而不慎於擇女唯財與色是論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歎哉

子謂子賤章

君子哉若人是許子賤為成德魯無君子二句是原其德之所由成惟魯有君子故斯子賤得取以成斯德也然須重子賤能取賢意○魯之君子即聖門的人子賤不特在聖門親師取友及宰單父猶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故夫子曰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夫子卒時子賤年纔二十餘已成了君子亦豈夫人願有老死不為君子者能無愧乎○親師取友雖不可一日無者然還以自強為主苟有君子之志雖處無賢之地而亦可為君子苟無君子之志雖處多賢之地而亦不免為小人故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以己為問是要觀夫子之許否以自考其得失者汝賜也只借賜字來說見其為存用之成林瑚璉也亦只借瑚璉來說見其為貴重華美之成材賜字且含糊說若太說得好了便不宜又有何賜之問○以子貢之材同於瑚璉固是可



取者以子貢之材止於瑚璉亦是可惜者器也而未能不器  
夫子進子貢之意溢於言表矣

或曰雅也仁而不佞章

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佞是病仲弓之意不知  
其仁仁字與或人所謂仁字不同或人是認重原為仁夫子  
是就仁道之全體說不知其仁亦輕夫子亦不重不許仲弓  
之仁只重在取仲弓之不佞○佞人之言亦說得有理不是  
鄙倍之詞但他所說的只以只去應答人全不根看心來所  
謂好言自口也如子路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亦是有理的  
但他使子羔時原來無此意思只因夫子責他終以此語來  
抵答故夫子云惡夫佞者

子使漆雕開仕章

夫子使漆雕開仕是因其學將有得而材有可用也吾斯之  
未能信開却見得道理要萬分透徹方可用世使有大學明  
德親民止至善的規模非隨世以就功名者真超乎尋常之  
表而出於夫子意望之外矣○開不是不欲仕夫子亦不是  
悅其不仕重在信上蓋既知其未信必求所以能信信而後  
仕天德玉道之會其全者此也夫子以此悅開若云悅其不  
仕則與使仕之意悖矣○漆雕子曰今人少知章句訓詁便  
進之學官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  
字總可讀便望中舉中進士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無暇于  
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學識既粗淺規為亦卑狹非所謂侯

其熟而食之也仕途之不逮古人者以此哉  
子曰道不行章

夫子在中國豈無可隱之處必云浮海者見中國之亂甚也  
從我者其由與以其勇於義耳○浮海不是實事子路不應  
如此之愚便以為實然而喜蓋因夫子不許別人只許他想  
是他有過人處故喜夫子恐他以勇自足而不復求進故以  
無所取裁抑他正是激而進之意○好勇過我輕帶過還  
重譏其無所取裁此二句亦汎說不專指喜從浮海一事象  
者而知裁度以適象則為善用其勇矣

孟武伯問子路章

子路之於仁不能必其有無且莫說出恐礙武伯之又問只  
含糊云不知也○又問還是問其仁由也果可使  
求也何如亦是問其仁求也藝宰某邑長家長可使  
赤也何如亦是問其仁束帶立朝為官者皆然此却要人為  
檳意亦顯學禮樂者也與賓客言容貌詞氣定有可觀者矣  
○問夫子許三子之材而不許其仁仁與材如何分白仁是  
心之天理才是力之所能有材者隨他力量幹去亦能有成  
但恐未必純乎天理又其感應處恐未能到自然且或長於  
此短於彼仁則天理渾然渾然應曲當誠於此動於彼若夫子  
之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三子之兵財禮樂  
不足言矣○賦可治也而三軍不與行宰可為也而分崩不  
能守賓客可言也而養親若處朋友此可見三子之未仁矣



○三子固是未仁亦不是不仁夫子所以不直說不仁使說我不知他的仁耳詞婉而意厲三子省之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章

顏子是聖門第一箇人汝與回也孰愈夫子豈不知得又豈是問問正是屬意子貢處蓋將他與顏子較量要他知得不如便就其所以如顏子也

一是數之始十是數之終二是一之對聞一知十不是限定十件只借一與十之數言始終謂其即始而見終也聞一知不是限定二件只借一與二之數言彼此謂其因此而知彼弗如也是就子貢之言而然之吾與汝弗如也又因子貢之言而許之汝以為弗如回誠哉弗如也然弗如之言非自知

者不能道非自居者不肯道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自屈之勇則不盡於已至此而造之亦可以如回矣如之說也陽明子曰子貢多學而至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夫子特問以提醒他子貢却不知又說聞一知十聞一知二又在聞見上說了故夫子曰汝弗如也吾亦謂汝弗如也不是許他之辭○問聞見之知如子貢者是明從外入心性之知如顏子者是明從內出否曰此似是而非之說也凡明皆從內出未有自外入者水之能鑒水之清也未清澄之而已清豈自外至哉鑒之能照鏡之明也未明刮之而已明豈從外得哉雖聞見之知與實際之知不同然聞之而省見之而通六電光影照而後有也不然雖聞雖見不知也明不

從外得則學不假外求又何疑哉

宰予晝寢節

宰予也是箇習智的人豈至如朽木糞土夫子意謂予之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朽予也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乎不足責矣此正是喚醒他處不是以予為朽木糞土

始吾於人也節

宰予平日所言想是好學的事今乃晝寢却是不能行不故夫子責他行不掩言○始吾於人二句輕意重今吾於人二句夫子於人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是聽言信行於予而後改者特設此以警予之改過也○予之晝寢只是

好逸逸可好哉以舜之聖而並有罔遊于逸之戒以禹之聖而亦有寸陰之惜以周公之聖而亦其無逸况於吾人而可好逸哉逸則心弛而怠生勞則思苦而善出是無逸者可去惡而遷善也十日委積則有伴食之誚須臾裁決則成救時之相是無逸者可以立功而揚名也逸樂則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寡矣無逸則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是引年而長生者亦無逸也逸可好哉彼好逸者真糞土朽木而已子曰吾未見剛章

吾未見剛者空說若說明了剛字之義或人便知所以為剛不以申張之悻悻者對○世間唯義理最剛義理是心之本體養得心體完時便一段精神奮發出來抵當不侮入水而



不寒入火而不熱像秦失其辯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勇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煩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何等強剛強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凡嗜慾處最能使人軟弱有嗜慾自己的便要顧惜別人的便去誦求如何剛得故學者須先克己已克了自然見義必為死生之際正不能奪矣文有何顧惜有何誦求以至軟軟顏顏而不能出一頭地哉

子貢曰我不欲人章

程子云人能放這一箇身去與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便有甚妨礙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把此身在天地萬物中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絕不見人已了學問到此是心體完全周流無間存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聖人盡性之能事畢矣○子貢不敢自任為仁但他說的却是仁者之事非爾所及夫子亦不是以難沮子貢蓋據此時說教他不要纖等須是深造而自得也○子貢嘗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夫子說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幾可到無的地

信恕便是箇及仁之方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此以夫子之教說文章性與天道皆是教重性道上子貢前此但聞文章之教至此始聞性道之教而歎其美也○文章

日見乎外者故不分造詣之淺深皆得聞之性與天道必造詣之深然後與之言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則其言不

不可得而聞矣○看來夫子之文章便是性與天道與等妙處子貢不能窺測故以為不可得聞他原只在聞見上用功意必形諸言而後可聞也豈知文章之所在即是性道之所在無時無處而不是可聞者何待於言乎若說性與天道另在文章之外則所以為文章者又何道耶聞得文章而不聞性與天道却是習之而不察由之而不知者矣可謂知章子路有聞章

此是寫出子路勇於行的心事重在唯恐有聞恐是心裏恐也既恐其有聞則所以行之者自不得不急急矣○唯恐有聞不是不樂於復聞只因先所聞者未之行若復有所聞便先後堆積而行之不給于此所以恐懼○看來子路亦只在

聞見上用功夫有聞如此無聞何如乃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子貢是不足孔文子故有此問此好學非盡性明倫之學好問亦非折節下賢舍已從人之好大槩是國政民事之問或古人所行其善可法者不憚耐心考究思所以效法之或則校之議論問之論不以下詢為恥每屈訪而行之便是俱要說得斟酌若真是君子的學問豈有攻疾妻遺之舉以如此之人亦謚為文者即以一德謚法固甚寬也

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四者都不說得太好如惠字本是未盡善的恭敬恭三字亦說得太好了則一為恭一敬止一由



而行便盡了君臣之道何以只有其道之四也○使民是驅使之衆有裁制之意義與惠相反可見子產寬而嚴矣

子曰晏平仲章

平仲與人交久而敬之正見其交之善○此章合上章亦見夫子之交友子產是君子的人平仲是可久的人夫子所以友之也子貢曾云夫子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所以與之者夫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而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以夫子而兄人可少哉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龜出蔡地故以名之龜謂之鬼神者以其靈而知吉凶也文仲不務民家而誦讀鬼神其惑甚矣焉得智○刻山於節畫藻於稅是極其崇奉以徼福也室內還不止此想皆如此刻畫何如其智者人皆曰文仲智矣吾不知其何如而為智耶

子張問曰令尹章

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愠者以仕本為國非為己也舊政必告新尹者以政本為國亦非為己也知有國而不知有己故曰忠矣○文子家貲不止馬只舉馬以見其富棄而遠之是遠了齊邦至於他邦而遠之是遠所至之他邦也之一邦而又遠之是又遠所至之一邦也數數去亂而欲繫其身故曰清矣○未知是不知其心焉得仁是六世事亦只如此未便見得是仁也○問子文所以三仕三已告新尹者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文子所以去亂者若皆出於事理之當然

而非不得已於利害之私亦得為仁否曰仁是天理之純全忠與清是仁中之一事全體了仁則忠與清都在其中矣子文文子之事縱然恰好亦只是一端之仁非仁之全體也看其喜愠不形亦是箇好人了夫人無論登顯仕只一得第便喜不自勝能不露色相者有幾如王子明狀元及第知門却妓樂之迎向敎中官至僕射厨中無燕客之擾歐陽玄不帶官樣門前絕蕭鼓之鬧者幾人哉噫富貴極末寂無根蒂輸贏是夢何可認真彼以得失為悲喜者殊未參透此清慎勤是居官的三字符而清尤為先故曰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又曰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若愛一衣便不直一文了且彼貪墨之人不知其欲何為哉若為身曰謀不聞

堆金積玉渾閒事日食身衣用幾多若為官室謀不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若為田園謀不聞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若為妓樂謀不聞黃金用盡教歌舞番與他人樂少年若為子孫謀不聞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子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大抵欲海無邊頭是岸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得來便都無事矣不表表然清白吏哉季文子三思章

文子之三思是思之已審又展轉反覆更思已時非謂三次思量也○天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不窮思止於再審夫子要人以義理制事不汨於利害之私也○陽明子曰再斯可矣慎



渠以為聖人深許之詞若曰再思可矣況能三耶伊川以為聖人不許之詞曰文子雖賢耳思可矣況未能三也二先生之言不約而同可見三思者難得矣○昔僕嘗弑君竊寶壹公緣之文子改君命而斥於境外亦三思之一事也且曰奉文仲之教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然哀仲之難無禮甚矣不鷹鷂於哀仲而鷹鷂於宮僕三思及此何如也謀者以季氏擅權削魯之禍為始於文子然則文子之罪反惑子曰審武子章

夫子稱武子只重和無道惡不可及上智可及遠却輕此○愚按有道無道總是成公之時有道自後國以後說無道自失國以前說晦庵子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誤矣武子是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嘗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莊子死於二年之左右而後武子為大夫也文公之死久矣武子何緣得事之乎

智字或以有道則仕為言或以行所無事為言俱不是須就居官主領事上接下通達明達說方穩○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不比別箇臣子無道亦不得不盡心但他當時艱危沉晦若不知其事之利害是非而為之昏昏似愚的人一般然其妙運其脚而禍難潛消國家安定而人亦莫能識其故此其用智窮深高妙於衆人之上而非所可望者以夫子所謂不可及也若以不避艱險為愚保身齊君為不可及是教天下以叛君而且以成敗論人物也註訓未然

子在陳章

夫子因道不行思量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故祭此數篇與歸與處說吾黨以下正說歸與之意○吾黨小子不止吾魯之人凡四方從遊在魯者皆吾黨也狂簡二字不分狂者便簡只重狂字就份處說斐然成章如言語成箇言語文學成箇文學政事成箇政事之類但其所成者一任乎狂而不加所以裁之未免過中失正耳歸而裁之以中道也吾其容已矣夫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門血汗霜蹄見重於孫陽之廐區區狂簡亦何幸而裁成於夫子之手哉○聖人之心真是天地生生之心也一毫不盡便放不下為當時計便要道行為後世計便要道傳在簡之裁成六經之垂憲此是何等心休何等事業故曰賢於堯舜遠矣

子曰伯夷叔齊章

夷齊清而隘惡惡宜至終身然能不念舊惡却是清之好處故夫子表之於此○夷齊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也其人能改便自無可惡了更復何惡今人見人有惡惡而惡之誠是也然或改了又惡之便是惡其人不念文是成沈人的善處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子曰孰謂微生高章

直者平心順理以應物若有一毫計較作為之私便不是直不必說到掠美市恩處○問乞鄰與人亦事之小者如何以



此病微生曰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乞鄰與人是以為已之醢而不明其為鄰之醢縱明其為鄰之醢然要之愚亦從已出了王沂公曰思欲已出怨使誰當其亦異乎微生之用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此說人之可耻俱重立心不直上足恭者禮本如此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匿怨友人者令人不備終是要復讐而洩其怨不獨曰丘恥之而必曰左丘明恥之者見得為君子所共恥也噫人何為而不自恥耶

顏淵李路侍節

夫子分付人言志都是教人的意思不是閒言語看他志願如何便可以施裁成之教

集注四書講錄

論語上卷之四

矣

光裕堂

子路曰願車馬節

子路之志是云車馬輕裘今固未之有願有之而與朋友共雖至於敝亦不憾也敝且不憾況於未敝而肯吝乎○人之病在於有已惟其有已則骨肉親戚之間亦不免有吝更不消說朋友與朋友共親者可知矣

顏淵曰願無伐善節

顏子之志是云善勞今固未之有願有之而無伐無施善善是性分之所固有勞是職分之所當為也亦何必以之而驕人乎○問善勞之分如何曰自我能之說為善自及於人說為勞亦不是兩件事○夫子嘗遊農山顏子子路子貢侍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曰壤他千里舉旗執鉞

唯由能之子曰勇哉子貢曰齊楚交兵陳說利害以釋其患唯賜能之子曰辨哉顏子曰願得聖主輔之敷其五教薰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恩千歲無戰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子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顏氏之子有之曰善曰勞此亦可想見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子路願聞子之志此問極好便可以發夫子之蘊顏子豈不知問以子路年長不敢先也○夫子之志正是天地萬物為一體不待位而後能者位不在時則遇老者而安之遇朋友而信之遇少者而懷之隨其所接而此志無不行也位在時則盡老者而安之盡朋友而信之盡少者而懷之通乎天下

集注四書講錄

論語上卷之四

矣

光裕堂

而此志無不行也若必待位而後能則此志亦徒託之空言而未見之行事矣○子路須有車馬輕裘纔得與朋友共猶有所待於外顏子只就性分理會無伐善施勞則車馬輕裘之共不足言了然以顏子此聖人猶有箇善與善聖人則至仁無恩無善之迹而亦無勞之名矣○程子說聖人是天地氣象蓋聖人一理渾然泛應各當不費心思不着氣力老者有安的理便與之安朋友有信的理便與之信少者有懷之理便與之懷真與天理一般撒便時川便流草便木木便喬為而天下化熙熙皞皞之氣象也盛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章



訟字是借用的訟者訴仇家之過不少假貸內自訟者文是  
心內自訟不徒外面如此此等入決是休改過的故未之見  
○陽明子曰人心之明瞭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  
患其不能改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  
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湯聖人也亦惟曰改  
過不吝人皆曰人非克己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若克己  
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  
之危則其心亦與人同也危即是過惟其兢兢業業常加精  
一之功足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耳聖賢所以立無過之  
地者只是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乃時  
時自見已過之功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  
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爾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  
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  
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  
精神意氣亦日漸減然能奮志於為學則猶有可為者至於  
四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故夫子云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切切預為爾  
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至過時而徒悔也陽明此說讀之有  
不寒心而急急於改過者其亦無人心者哉  
子曰十室之邑章  
忠信是質之美者如丘不如丘二如字都訓作似字不如丘

之好學者不似丘之好學也焉雖有逸足而不開輿則不得  
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好學則不得為君子學其可已乎  
○問好學是如何曰學問思辨行皆學之事也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可謂好學也已然其要歸亦只在保養此忠信  
之全體擴充此忠信之大用耳忠信者誠也好學者誠之者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五者之事是為果哉此道為難思必  
明雖柔必強況於質美者哉



焦氏四書講錄論上卷之五

雍也篇六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夫子因其寬弘簡重終許之此意莫發出仲弓是以來問○南面不是為天子此豈是可許人者嚮明而治凡諸侯而下皆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非欲借人之短以形己之長蓋以夫子許己為己有簡重意思隨憶起伯子亦簡者真心素謂伯子之為人未是故問以決之夫子曰可也簡言伯子為人亦可以其簡也是尚存未盡然者仲弓恍惚未喻疑亦許其可使南面也故述出己意如下文所云正夫子之意也故以其言為

然○伯子有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夫子以為然及其死也又使子貢弔之必其為人也亦可矣

居敬是不以慢心忽畧天下之事而行為簡是於天下之事又不以有心去擾亂之則其所為簡者簡要之簡而非怠荒之簡是以慢心忽畧天下之事而行為簡是於天下之事一切存心去不理則其所為簡者怠荒之簡而終歸于廢弛矣○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說以臨其民連不亦可矣為句臨民即是南面可乎即是可使仲弓因夫子許己南面又疑許伯子之可也簡亦是可使南面故云居敬而行簡者以之南面臨民可也居簡而行簡者則為太簡矣亦可南面臨民乎○仲弓嘗問仁矣夫子教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矣夫子教以先有司赦小過率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南面之可使其亦夫子造就之功乎○太簡者固使不得然亦勝於太煩者彼鉤者雖有簞竿纖綸芒鉤芳餌而亦不能與魯魯較魚之爭也者雖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而亦不能與魯羅較禽之積是以長者之懷則汪洋濶大而無涯細人之情則刻覈煩瑣而無用吁可戒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好學處而不字字四勿勿字一能乃克已云夫也不足好學之驗○常人遷怒不覺其怒也貳過不覺其過也血氣分數發便不覺克已的人明覺之本卦常在終覺便不遷不貳○不遷不貳是念念在天理上終覺

游便不遷而後若一念稍疎其融然乎故謂之好學○此意亦是當怒的此過亦是稍有礙故不要說得粗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不是說天下人只說弟子中無聞也曾思此時尚年少故耳○聖賢之好學大畧已見於此程子學論更發得詳明可看彼虛無寂滅以為空記誦詞章以為空權謀術數一切就功名以為學者可謂之好學哉

子華使於齊章  
冉子是簡見利不見義的人故為子華請粟為季氏取飲便是此見攝束帛乘馬不誠於伯高亦是此見○夫子與之參示不當與也與之康示不當益也然既不當而又與之者固是寬容不直拒人亦是為其母請不得不與也冉子與之粟



五秉是他自家的粟

肥馬輕裘只見得子無之。家富家貧。人雖使於外。毋出其無粟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以子華之富。冉子為請粟。又與之過。是繼富而不以君子自處矣。

夫子與原思之粟。是公家的粟。以與爾鄰里鄉黨。亦是敦原思之意。吾謂爾毋辭者。不為爾一家之私積也。若是自家有餘。便可以此與鄰里鄉黨之貧者矣。

冉子之與原思之辭。未必同在一時。記者以其一與一辭。可互相發明。故總係於此。聖人所見者。大凡事只以義為主。不以私思小惠為心。亦不以小廉曲謹為心。豈是薄子華而與之少。厚原思而與之多哉。惟視之可否耳。冉子多與。以

為惠原思。祥祿以為廉。皆素未精而所見者小故也。○晦庵云。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宜與無吝。蓋介無貪。此說亦好。為吝者。託冉子之不可以掩其陋。貪者。託原思之不可以掩其污。至于清苦好施者。則其排之以為不近人情。以為欺世盜名。是恃胥天下而為污穢陋惡之流。害豈小哉。

子謂仲弓章

當時必有諒仲弓之父。賤行惡者。故夫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樂聞。而隱惡揚善。如夫子者。亦不宜為此也。○雖欲勿用者。人或因是。犁牛之子。不用以祭。山川然若用之。以祭。則山川之神。亦必享之。而不舍矣。○父子之類。如何拘得。子思嘗稱季子之賢。衛名曰其父

祖何也。子思曰。世農夫也。衛君笑曰。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季子。音稱其賢也。父祖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康叔之賢。聖其祖父。不以農事開國乎。此亦父賤而子賢者也。又有父賢而子不肖者。尹文子生子。不類。疑非其子也。將出其妻。子思曰。若是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二帝以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是豈有類耶。夫有此父。斯有此子。者。道之常也。若賢父之子。不肖。則由乎天耳。非子與妻之罪也。可見父子之類。都拘不得矣。立賢無方。湯真有見於此哉。

子曰回也其心章

夫子之意。主於說顏子。不是將諸子平說。蓋云。顏子之久於仁。非諸子之所能及也。○仁即是心。不是心外別有箇仁心。

與仁原不相遠者。人惟私欲一生於心。心便遠仁了。顏子不遠仁。只是存心。私欲此心。渾是天理。便是仁。不相遠。○問三

月不遠仁。豈三月之後。猶不免於遠乎。曰。三月只言其久。非限定只三箇月。高三月之後。又遠仁也。○問日月至焉者。或曰。一至或月一至。如今不仁的人。一日一月之內。天理也。有一發見處。諸子亦只似此。子曰。日月只言其暫。日月至焉。亦不是一日。僅有一念。至于仁。一月僅有一念。至于仁。乃是一

日十二時。時時念念。皆至于仁。一月三十日日念念。皆至于仁也。且諸子除却至仁之外。雖說猶有私欲。然私欲亦分箇輕重。諸子縱不及顏子之景星慶雲。亦不是不仁。屬此。季康子問仲由章



子路之才果必於政而能決子貢之才必於政而能通冉求之才藝必於政而後能故皆曰於從政乎有何○季康子者季桓子之子也桓子遺命召夫子康子欲召之公之魚曰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然則斯問也意在求而已矣後果召求求將行子貢送之曰即用以夫子為招云奈何再笑之諒已入而夫子終不用也惜哉

季氏使閔子騫章

大夫之家臣為僕不與大夫為上等人雖不屑做然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得閔子不肯為費宰不是不屑做家臣只為季康子不可臣也○閔子初見夫子有氣色後

乃有芻豢之色其所養可知矣○善字必字重看善為辭者

要使者察其召而不復來如或不善辭或善辭而復來召必

去之汶上笑始而婉既而決不傷人不失已誠哉有德者必

存言也○汶水在魯南徐北亦在齊南不專屬魯亦不專屬

齊晦庵子以在汶上為去之齊故有云齊強魯弱而去者有

云不可越國召賢而去者皆不通之說也蓋汶上之去即東

海之避五湖之遊泉石膏肓煙霞痼疾之意耳豈是舍魯而

去齊乎○季桓子時閔子亦曾為費宰問政於夫子矣夫子

教以人君之御民猶御馬也以德治為御勅以百官為轡以

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御勅

齊德策均馬力和馬心故曰無弊而馬應德策不舉而極干

聖善御民者一其德治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命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康子苟如桓子也則夫子亦必有上卿之薦而閔子亦何辭其召乎

伯牛有疾章

夫子於伯牛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皆痛惜之

詞○夫子節小物常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牛亡而自

厲者無人不將不痛惜矣○牖是北牖執其手是自牛所居

北牖下執其手也晦庵子以牖為南牖云而自牖執其手

夫南北之牖皆牖也安知北牖非北牖而足其為南牖乎且

以牛之賢其家若行此礼強止之乎况夫子與牛止此

一見亦何忍忍其家行此礼而至于不將入乎以兼以情必

不若此悲也此樂聲之說晦庵以為或然而歸之亦或矣

子曰賢哉回也章

顏子嘗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綠麻以六十之田而至于貧不留心家計故也○

賢哉二字是贊其能於聖人筆詭者飲食之貧陋巷者居處

之貧他人遭此不勝其憂顏子却常常樂而不改此其樂不

在筆詭陋巷亦不是以道為樂乃自有其樂也他心裏空

然洞然渾然是箇太虛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此是何等胸

次何等氣象能與聖人為一矣○人之心體原無牽累只被

私欲牽便不樂道是從私欲一萌處斬截下手掃却淨盡

潔淨處自有許爽快活潑顏子請事回勿下子矣少克復的



不表以此快過而其樂不隨若工夫不徹底澄清稍有一毫之私潛伏在內即莊子一嘆亦安能久而不改乎○心是箇天君天君泰然在上則凡客感客形都雁在下我站脚處一超風塵之表自能乘雲霧而上下扶日月而東西真得辦天地滄海一粟矣更有何樂可加于此○問陋巷簞食瓢飲甘旨亦定有關顏子亦樂否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季○問顏子假饒富貴將不待為賢乎曰人之常情不安於貧者則必驕於八珍不安於布衣者則必驕于文繡顏子簞瓢陋巷既不知其為貧賤則雖萬鍾九鼎亦不知其為富貴矣他日夫子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至於為邦之問便以帝王事業付他此豈不賢於富貴者可哉○伊川子在經筵進講每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該講此章人疑此章非有人主事特何以為說及講畢復進曰筆紙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奉養備極高不知夢夢然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處於陋巷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此亦可為講者添冉求曰非不說子章冉求未曾用力於道使謂力不足故夫子破之曰力不足者是魯用力於道而氣質昏弱無可奈何至中塗而廢也今汝未曾用力於道未曾至中塗則是處地以自限非中塗而後廢者矣何謂力不足耶○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夫子亦只因冉求說力不足故如此說耳要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

子謂子夏章  
君子小人同一儒者之學心卻不同子夏得道而肥從欲而瘠夫子已知其心之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說入心髓的話○君子只在心上用功實上落已做聖賢小人在口耳上做竊取名位而已於心身何益甚至懷才妄作亂人家國有一敗塗地而莫可收拾者是又奸雄之尤也儒者云手執子游為武城宰章  
為宰得人雖無所用之然亦政事之一助故夫子以得人問子游○游遂滅明貌惡而行修名施乎諸侯弟子從者三百夫子嘗云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亦云貴之不喜賤之怒苟利於民廉行於己子游却只云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至者即此二事見其餘也○春秋書城武城畏齊也使宰武城常常有子游則亦常有滅明以為甲冑常有禮樂以為干櫓齊雖大何畏焉○嗟嗟師資朋友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楊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是誠可怪也子游而後若任延之折節於龍丘龐參之悟意於任棠者幾人也都不過在軍事上官催科刑獄裏了却一任耳治績之不彰以此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魯及齊戰于郊冉求帥左師用矛不入齊軍樊遲為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殿○問既奔了雖殿亦何功曰戰敗而奔若無殿者敵人便乘勝長驅後奔者死前奔者亦死反獨為殿以拒敵前後諸軍皆得保全故百萬生靈之命而使國家不



至于大敗極壞豈不是功○將入門總云云者入門是衆人  
屬目之地而必策其馬者若真以為馬不能進而有待於策  
也敗字是勇戰之驗非有勇敢在後不奔特馬不能進故在  
後為殿耳○人所以矜伐只為此心好勝人客有共功業便  
自視不勝其太容着不碍便要對人矜伐若能降伏了這勝  
心使雖有莫大的功業也是我職分之所當為只如一點浮  
雲過太虛而已矣何足伐哉

子曰不有祝鮀章

不字依晦庵子說是該祝鮀宋朝二句好說之好色本世族  
衆來世教若明人便知正論之好而不好說知美德之好而  
不好色○看來不有而有字亦甚分明豈可以不字該二句

四書講錄

卷之五

九

光緒堂

蓋云今人固好色然或不有祝鮀之佞而但有宋朝之秉亦  
難免人之惡可見好說之尤甚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力章

人身之有斯道統室之有門力戶是而必由者道亦是所當  
由者於力皆備之於道何故而莫由也何字有怪歎之意○  
出字亦不可忽由戶而出使處處可通不由力者何處出得  
由道而行使其出不窮不由道者一步不可行矣何處出而  
有為耶詳見首卷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兼言辭威儀質亦兼言辭威儀交際之間大約不出此二  
者質者言詞像節之間皆質任自然之意又則言辭像節之  
間有華采矣時說以忠信誠懇為質此是好的者何嫌于勝

彬彬者七分質三分文統得通均若輕重不分五分質五分  
文則如五升水用五升鹽而味不得調矣此必然之理也  
○野史二句不重歸重君子君子是箇全人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文質彬彬則本末會其全而非野亦非史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時說上生字生理也下生字以生宛言把一章書二生字說  
不同了未是演云人之生於世也其理本直以見人必循此  
理乃得其所以生者乃可生於世也若問之生於世也幸而  
免耶須如此看○周子生理的處縱有目視耳聽手持足行  
不過是一團血肉的軀殼故謂之行屍走肉非生也生理既  
絕滅矣尚可謂之生人乎○周生幸免者不足論已而所謂

焦氏講錄

卷之五

九

光緒堂

直者其理豈有他哉亦只在此心之直原與乾坤合體聖人  
模寫此心之妙於乾則曰其動也直于坤則曰故以直內乾  
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體  
醞流行無斷無續乃此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  
其所以存此心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  
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  
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  
非助也不嗜不聞而非忘也如此則為敬以直內不如此則  
為以敬直內如此則為集義不如此則為義襲如此則為由  
仁義行不如此則為行仁義世之學者亦嘗自謂從事於心  
矣然實未見乎天機自然流行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自智



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而不知思慮即心也  
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尋求諸內者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  
患此心之無著處存一中字以著之者而不知心本無著中  
本無體也若此者亦自以為求之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  
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梓而愈見其紛擾矣亦安  
得謂之直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章

此是品第學業之高下知之者知有此道還未曾用功好之  
者用功要得此道樂之者此道已有所得也○道理要有自  
得處方纔知味若非自得便說知說好說樂亦只是說夢張  
敬夫五穀之譬云知是知其可食好是食而嗜之樂是嗜之  
而飽此知味也學者味此而有自得之趣即孟子之飽乎  
仁豈高人貴不足以易其樂夫子之樂在其中而浮雲不足  
以動其心矣此之為真知此之為真好此之為真樂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論道之上者不可以樂語人亦是要人自勉以為受教之  
地也○夫道一而已矣無高卑淺深大小微顯精粗遠近常  
變同異之分自吾人之所見者言之則有高卑淺深大小微  
顯精粗遠近常變同異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可證有不  
可證者為難一旦豁然貫通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  
入不為深茫茫河嶽不為大涓涓泉石不為小鬼神之屈伸  
往來不為微草木之榮瘁開落不為顯隱濟乎四海九州不  
為遠致慎乎閨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礼作樂之本不為精

焦氏講錄

上卷卷之五

六十一

光裕堂

童子灑掃應對之節不為粗禹之家傳不為德康於堯舜湯  
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周公之誅其兄不為不與石錯  
之殺其子不為不慈濂溪專授太極於二程不為私厚而輕  
洩天機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客教而自孤道統象山  
之主靜不為枯寂而入於禪宗晦庵之分析不為破碎而流  
於俗學蓋太極渾然而事物物無一而不各具吾人耳目  
之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之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下淺深  
大小微顯精粗遠近常變同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造詣不  
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亦不容無差等也○問中人以下  
的人與之語上且不肯進況不語可乎楊明子曰不是聖人  
終不與之語聖人的心裏不待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  
質不同進教不可躐等耳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  
他也不省得湏漸漸琢磨他起來纔好

樊遲問知章

樊遲想有惑鬼神貪功利之失故夫子與他論仁智如此○  
民之義猶云民之秉彜是務自己的此與敬鬼神而遠之  
而句要合看務為善而不媚神以求福務去惡而不媚神以  
免禍也○先難之難亦是義理難者先之則易者可知獲而  
後之則失亦不恤矣○先後字不必泥仁者直是絕無求獲  
之心不是姑以為後而終欲得之獲不止財利為善於己而  
有一毫要譽之意施恩於人而有一毫望報之意者亦是獲  
也○仁智都在心裏上說唯庸子以事屬智心屬仁則是仁

焦氏講錄

上卷卷之五

六十二

光裕堂



者無其事而智者無其心矣○問夫子與樊遲論智者一論仁者三其說何以不同曰聖賢於道皆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相干如入室與問途自是兩境在室而猶執途即是心病故聖門求仁求智皆不執一說不獨於遲為然若必以一說盡一理此達者所以病後儒之拘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智者仁者總是一箇人不可泥二者字作兩人看若作兩人則是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而君子之道鮮矣○天地間流行的是氣主宰的是理理即氣氣即理不是兩項動的理氣物得之為水人得之為智靜的理氣物得之為山人得之為仁仁智見山水使與意相投不覺怡然而自樂

莊周夢蝶不知蝶之為周而周之為蝶也亦是此意○動靜

是仁智所以樂水樂山之故樂泰之效亦是論理如此數之不釋者又不可以執一論故曰困而不失其享是不樂之樂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是不壽之壽也此足發章內所蘊矣

子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章

齊魯先時政俗俱異後來却變了然魯不過人亡政熄而祀教信義之風猶有存者齊則經桓公管仲之輯澤是功利齊詐之習而太公之遺法無復存者故一變僅得如今日康隆之魯則只取廢墜者修舉之而周公伯禽之盛便可復矣故一變訖至道○夫子之意本要齊魯皆變而至道但齊之至道也難魯之至道也易奈何魯有易變之機夫子又有能

變之道而卒莫之變也此章之語意者深為魯惜乎

子曰脈不脈脈也脈也

脈也脈也此是歎惜之詞不直說不成箇脈也此脈也一至於此真可惜也○人不人人人其其可惜也尤有甚於脈矣

宰秋問曰仁者難告之章

宰秋憂為仁之陷害是有難於為仁之意殊不知仁者難切於救然救其身而無益於人亦是所不為者何憂乎仁之難為也○君子可逝可欺輕只重不可陷不可罔可欺不可罔又是解可逝不可陷之意君子凡事以理為主可欺以理之所有不可罔以理之所無故雖可逝而必不可陷也○問人若實在井中君子將如之何曰此又看輕重緩急唯君父

在陷臣子當從之然亦必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

徒從可也其餘則隨力所至而救之若終不可救則亦無如

之何若○仁者心之理心無所累雖周公之破斧缺斨而忍

於同氣者亦不失為孔時之衷心有所累雖墨子之摩頂放踵而利乎天下者亦不免為自私之計然則何必從井救人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晦庵子以博學分知行時文且依他說博文是致知也知其所約之禮約禮是力行也行其所博之文博文而不約禮安知其不昧於道博文而不博文安知其不昧於道是亦未必不昧於道博文約禮兩者交盡斯可不昧於道矣○看來知行原分不得約禮是博文的主意博文是約禮的



工夫仰現俯察往古來今五常百行千變萬化森然而有條  
燦然而有章者何康不是文何康不是禮之發見也君子博  
學於文正要約束此身以禮只一學字已盡了知行宜有博  
是知而約是行之理乎博學於文知行已兼盡了即其有條  
有章者而知之行之非約束此身以禮而何哉禮便是道傳  
文而約之以禮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章

君子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欲見君子亦必以禮君子雖  
欲辭之不可得如陽貨南子者夫子豈得而絕之也○問南  
子是妻不是小君見小君是禮見妻亦禮乎曰靈公既以夫  
人康南子則夫子亦以夫人見之矣○陽明子曰聖人之行  
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雉朝服而立於  
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當時固不能無或之者矣  
子見南子子路亦不悅夫子到此如何與子路說得是非只  
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  
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  
不明矣此等苦心處唯賴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  
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吾輩須要虛其心弘其量容人我之見  
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誰欲從之  
末由也已之歎矣夫抵奇特斬絕之行後世希高慕大者  
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者後世有述焉依  
乎中庸則有遜世而不見知者矣此說妙哉

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之德中庸一書備了此不必論究其作德之要唯在戒  
懼慎獨○天下事不及者無足道太過者亦不是至德只有  
無過不及平平常的最好故曰其至矣乎即以忠孝二事  
說如投江之忠便是忠而過者割股之孝便是孝而過者此  
高皇帝杖謫江伯兒又今割股則水者不在旌表之例蓋以中  
庸之德道吾民也噫聖德其至矣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事於仁之方猶疑此未到仁之地位夫  
子云子何以此為事於仁此是已到仁之地位者必也聖人  
賦之聖為造其極之各何事於仁賢何止於仁則是仁之上  
更有一等聖人了若聖與仁總是一樣何必如此分別蓋事  
者從事之事也下文述取譬之方正應此緣事於仁之意○  
問堯舜猶有病誰復能博濟之仁曰吾人於天下只要存  
博濟之心其或不能濟眾亦未如之何者是故心不遠仁雖  
陋巷簞瓢而於人無補也亦可為禹稷心猶有病雖九合諸  
侯而一匡天下也龍冕為器小乎  
仁者不必於博施濟眾只是心通乎天下而無一私之問已  
欲立便欲立天下之人已欲達便欲達天下之人此便是仁  
了何必博施濟眾而後為仁乎○立達二字都兼教養意植  
其德是立利其用利其行是達二人字不是對已之稱即衆  
字之謂也○子貢就事上說仁夫子就心上說仁子貢從人



上求仁夫子從也上求仁子貢所求者邇而難夫子所求者

遠而易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仁者亦未可遽及須有箇方能取譬以已所欲譬之他人  
是其方也若以博施濟衆為方則終其身何日而可以至仁  
乎○問以已譬人亦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子何  
以一為仁者一為仁之方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合下便不  
見兩我是自然而然者取譬則不免於兩我相體有勉然之  
意此所以不同歟

讀書到此真是令人驚省不容已於為仁聖人若堯舜猶  
曰有病況吾人乎堯舜之病是萬分中一分吾人之病却不  
知幾多分數彼醫家治病有箇標本之說吾人治病亦然若

樂在天下而不在一身立便要與天下同立達便要與天下  
同達看世間的財利在己在人何有輕重之分此是治本之  
藥病勢輕的人服此即當神效若是私欲深重一點仁心全  
然殺錮得財利作性命一般雖親師厚恩亦不知報親戚之  
家急難顛連亦不知救病痛如此所謂宜治其標者也須要  
篤信聖賢良訓清夜思量此貪吝心若是怕自己斃寒人生  
壽命免何契着有限勤耕節用何有不足若為着子孫子孫  
衣食自有分定鬼神惡惡痛積而不散子孫豈能保守康  
各惜分分計較便為寡恩的人便為無義的人雖骨肉之親  
譬如路人相視有官者定剝削貧民居又剝害鄉里不免  
墮損名教釋氏天堂地獄之說雖不足信然生為哲人死為

明神文王降降在帝左右實有此理若是心為利迷身被利  
污本禽獸無幾了形潰神逸沉淪濁氣中隨大化流轉豈不  
可懼正好在于今刻刻檢點除防但遇着這貪吝病發  
作時就如強賊入室不驅出不殺盡不肯休治貪的藥以廉  
治吝的藥以施日日如此事事如此病勢自輕如服大丹理  
元氣即作神僊不難矣嗚呼知此庶施之藥者其勉為仁之  
述而篇七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夫子云述而不作然當時夫子也只得述自義皇以至文武  
周公道理當作的已無不作後聖亦自不容大有所作於其  
間或過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者  
修理之損其過抑其不及按其偏補其缺增其所未備使歸  
於中正完全便了○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故信之又好  
之只見得古道之當述而可以無作也○好覽古籍以政教  
大太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綴以德行不任以言老彭之為  
人如此○夫子雖未嘗作然古人的制作皆賴以裁成其功  
尤有盛於作者所謂賢於堯舜盛於百王是矣

子曰默而識之章

此三者總是一箇道理識者識此學者學此學者識此識重  
默學重不厭誨重不倦默者與進合之不厭者與道終不  
倦者人已無間皆聖人與天地同運並行自云何有終也故  
子曰德之不修章



子之燕居

子曰甚矣吾衰矣

問夫子不夢唐虞夏商之聖如何只夢周公曰夫子是周人周公周人也故夢之然則文武亦周人也何為不夢文武曰文武是君周公是臣夫子為周之臣子故只夢周公以興文武之道○甚矣吾衰只於久不夢周公見之蓋不夢周公可驗其衰久不夢周公又可驗其衰之甚○問夫子此時若見用尚做淨周公事業否曰吾衰之歎亦只如此說若是見用定又不倦不衰大公年八十一也做淨許大事業況立立道行綏來動和如夫子者乎○老成人見用與解道淨薄者自是不同哉高皇帝嘗曰北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者古人所重不可槩以為衰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

子曰志於道章

焦氏四書詳說

畫已成有可據者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也便不離去溝  
壑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  
小子不先立志置造區宅只管要空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  
在何處○此章志字最為要緊吾人須常有必為聖人之志  
工夫方能勇往長進聖人與凡人亦只是平等唯道德仁藝  
周流於一身吾人亦執無道德仁藝要在立志而已矣○志  
立然後有用功處而入門下主靜為先大學說定而後能  
靜而後能安此是心學的法眼漁溪子提出主靜二字為  
聖人立極之要二程子得之每教人靜坐吾人只被私欲纏  
繞終日憧憧心體障礙何由出頭學者入門先須屏去一切  
閒思邪念打疊心地乾淨使胸中常有疑靜寬平從容自得



之趣自然端倪呈露應事時物皆合天則矣○心體非能自靜其功只在克己凡今之人只為自私自利一念萬起萬滅迷障終身在家則以家爭在國則以國爭雖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不能保其終者不思乾坤寄託然之身古今猶旦暮之變百年之間光陰有幾勞形役醉飽夢生以圖名而名不可強欲專利而利不可得徒亂爾中何益之有惟能不以自私自利累其心一切淡然放下則合宇宙通萬物廓然澄然心体自能常靜矣○己之不能克皆由輕自放過檢點功疎堂規管宜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為平生罪過睡庵子說曉鐘聲未了心已他馳謝顯道以高道一聲亦是罪過吾人若能以自警勇下工夫密檢點一世已私也不放過須盡克去了他則通天徹地的學問頂天立地的事業都從此起而道德仁義一以貫之矣聖人不亦可為哉

子曰自行束脩章

自行束脩以上上字猶俗云奉上時說謂自薄以至於厚非是此處不重在禮物重在有求教之心故夫子未嘗無教也○扁鵲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旁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但有求教之心者則不擇而教之矣

子曰不憤不啓章

夫子於學者雖未嘗不教亦未嘗輕教所以不輕教者不是有吝教之心蓋激勵學者使之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憤者發是畧開其求通之意惟者發是畧達其欲言之

亦非盡言以教之畧盡言了何以又云舉一隅舉一隅貫續排二句說舉一隅以啓發必待以三隅反然後復教之而盡言以啟發也○隅字是借用的道何隅之有舉一隅亦不是即時要人反思遲鈍的人難就曉得三隅只令他自己去理會若不以三隅反便是不肯用力的雖復教他決亦不肯用力教亦是徒然耳○三字亦不必拘但能引伸觸類自一隅之外或發曉得幾件或曉得兩件亦是善反的亦必復之然反之之外又以何者復之也蓋道無窮雖能知一而知三子食於有喪章

食於喪則不飽哭則不歌皆是古礼或者當時不行夫子獨行之故以為記○問樂是心之本休不知於哭時此樂還在

否陽明子曰須是哭一番了方樂此心安處即是樂也○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如何又哭則不歌曰無情猶云無心無心者豈是斬然無心只是無私心無情者豈是斬然無情亦只是無私情○發於天理不容已處愈生便休淨是以哭則不歌終不然只哭一場後便都是歡笑更無肅悽意○人情唯哀最易感人况聖人乎然聖人亦不為哀感所傷喪側只未嘗飽便不至哭哭日則不歌亦不一向去哭此皆中節處吾人打掃得此心明淨養到常定常靜處亦無不樂自不子謂顏淵曰節

此夫子為顏子而發意在勉進顏子不只徒稱美他蓋顏子具體而微猶未到聖人之自然處故語之以此正是時雨之



化若只稱美他不應面語之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要者得活潑地不可死殺分作兩截看以仕為通者用雖行而舍不融藏以隱為高者舍雖藏而用不融行藏子與聖人用之固行矣而舍之却便藏舍之固藏矣而用之却便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如日月之可升可沉如神龍之可卷可舒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其子路曰子行三軍二節

誰與：字同上我與爾之與子路意謂用行舍藏者固與爾子設若行三軍則與誰乎自負其勇必見與於夫子也

暴虎馮河不是真有此事只借以說有勇無策者此等人行三軍必至挑禍而取敗故夫子不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汎以素行說懼是心裏懼亦不是畏縮乃謹嚴而持重也好

謀而成謂好經營策度而動出於萬全也不必又添箇決斷

蓋此非子路所少者此等人行三軍必能取勝而無敵於天下是則夫子之與者矣○舊說臨事好謀二句就行三

軍說然則暴虎馮河亦作行三軍可乎○愚嘗歷覽軍法孫吳諸家姑置不論即以唐太宗論之非千古英雄之將乎太

宗云軍法千章萬句不出乎以誤之一句而已此太宗之

軍法也又以晦庵子論之非組豆中之軍旅乎晦庵云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持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勝

若此晦庵之軍法也夫太宗之論奇也晦庵之論正也正而無奇守將也奇而無正關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臨事好

謀二語聖人雖不專為軍事而然臨事而懼者非正乎好謀而成者非奇乎奇正皆得孰有如聖人者乎故其自任亦曰我戰必克

子曰富而可求章

此重如不可求二句富而可求三句是設言以起下意不可求者命不可求也而吾字託為衆人說故以命安之不是夫子自吾若夫子自家則惟安於義耳命是道○一舉子曰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夢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不獨求富一節

凡詩文之必於子科第之必於中仕宦之必於顯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鴟鴞甘

鼠卿蛆甘蛇不可求而強求之富貴功名亦鼠耳蛇耳何可強求也而乃甘之而不悔耶

子之所慎齊戰疾

夫子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慎之時不慎之事特於齊戰疾三者尤致其慎故記以為教慎齋者重神祀之敬也慎

戰者重民命之仁也慎疾者重親體之孝也其所關亦甚天子在齊間韶章

陳敬仲是舜之後齊齊傳得有韶夫子周流四方故適在齊而聞韶樂之音○三月上不必要添學之二字夫子他日嘗贊

韶曰盡美又盡善矣豈待至此方學之耶想是優游涵泳意與之會而神與之游矣○三月只言其久不知味者心在於

韶不暇及於他當食或不令愛肉或設肉而不甚用見之者遂謂其不知肉味非真三月其絕不食肉亦非食之而真不



知味也○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圖句不是前此不信今纔信之亦不是前此但得於彷彿今日却得聞其真也○大意謂韶樂甚盛○知之久矣但歷世既遠樂久不傳意有作與未必及其盛也不意今為韶樂至於如此之盛使得身列后獲躬聆九歌躬逢九變其來儀之感召天覆地載之氣象又當何如耶蓋其祖述之心深喜舜樂之未失其舊故不覺其嘆息之形而慰悅之至耳○冉有曰夫子為衛節

夫子為衛君冉有不疑夫子助輒拒父是疑夫子許輒之意輒以子拒父妻少不順而輒悟若子貢猶待於問者蓋亦疑

蒯聵為父出奔輒嫡孫當立之說也○春秋書晉趙鞅帥師

熊氏四書講錄

上論五

卷十五

先裕堂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以其父未有廢之之命而世子尚存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主兵者衛以齊為之首者深罪齊人之黨意也○此問必在春秋未作之時矣

入曰伯夷叔齊節

子貢欲問輒事却問夷齊者一是父子爭國一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也然夫子既賢夷齊則不為輒之意已明子貢以後有怨乎之問至聞何怨之語然後知其不為也蓋夷齊之賢子貢亦不待夫子而知之者但意賢人亦有過之者故二子雖賢或是一時之矯激而終不能以無怨則輒之拒父猶未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趨而夫子告以求仁得仁又何怨則子貢曉然知二子之非出於矯激而

無纖芥之遺恨以此判輒之事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也無疑矣○仁是箇不忍之心以父命為尊者不忍於逆父也以天倫為重者不忍於先兄也全得這不忍之心故謂之求仁而得仁若輒之拒父則是忍與父抗善是不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謂仁乎○既以讓國為賢必以爭國為不賢既以讓國為仁必以爭國為不仁故曰夫子不為也○看來夷齊亦特有中子可立又恃中子之賢不容於冉讓故得為仁賢其後之某夷齊者若無所恃賴而漫以國讓則宗祀由此而廢禍亂由此而起矣惡得為仁賢哉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夫子之樂是自有一種樂康不與貧富相干但此樂康富貴

熊氏四書講錄

上論五

卷十五

先裕堂

一則在富貴中康貧賤則在貧賤中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云於貧賤康說○樂在其中此樂說起容易實臻最難故曰無孟子勿忘勿助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亦似說夢兒聖人此樂乎吾人欲臻此樂須是從山窮水盡處討刀口終失上識取臨境對陣時證驗着些兒擬議靠攏不得參些兒意氣情興不得參着些子便不在其中子曰加我數年章

夫子一身渾是易本無待於學即學亦無待於假年乃云加我數年以學易學亦僅可無大過者蓋深見易道之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加我數年不是加年紀若作年紀是欲得壽了須以五夫說○易備三才



之道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現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  
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周知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  
天地而無迹可以無大過者夫子之謙詞也。

子所雅言章

六經皆心學如詩之無邪書之執中禮之無不敬皆心學也  
中間敷衍康衍是文字不同夫子雅言詩書禮總歸到心學  
上來不是教人讀書為文而已○問易與樂夫子何故不雅  
言曰六經只是一理明得詩書禮了易與樂便一以貫之且  
不說人情政事却先把箇吉凶說不說節文之謹却先把箇  
聲容說聖人自不如此○念庵子曰盛無汎應不可一日而  
而釋卷寧無多識不可一息而周生詩書禮之雅言卷不釋  
矣徒言詩書禮而已者生不幾於罔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子路不對是恐葉公不足以知夫子亦是難以言語形容夫  
子○看來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弭亂而  
國人望之若望歲若望慈母亦是可敬夫子曰女奚不云云  
子曰女奚不曰節

陽明子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  
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憂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不  
知老之將至亦不必云憤樂之循環只是與道終始已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章

當時人以生知稱夫子故夫子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求以知之者知是知此理此理只在此心此心即是此理學  
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好古敏求是好古人之學而敏  
求此心之理也晦庵子註云古今事變禮樂名物亦必待學  
而後驗其實舍却此心之理不學乃到古今事變禮樂名物  
康求知便不是聖人之學矣凡學術不明放其心而不知求  
以至信其功而無所用者皆此註誤之也雖然誤之者尹氏  
也晦庵亦置之圈外矣可以此為宗盟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聖教自  
是如此○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此  
却不語者平時語不及此也○問神即神儒之類夫子固  
不語矣畢竟有無如何曰陽明子答神儒問云僕坐八歲即  
好神儒之學今已餘三十年齒漸搖動髮有一二莖變白目  
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賦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  
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  
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  
陰陽調於四時忒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  
達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餘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  
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  
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名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  
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謂怪奇



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明况存久而養深自持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像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特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者然而亦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後可以語此矣

子曰三人行

此汎為衆人說不可泥我字我非夫子之自我也○善者不善者姑以一善一惡對說以見善惡皆我之師若兩人皆善則皆從兩人皆惡則皆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惡則亦從其

無氏四書章句

卷上論學

卷上論學

卷上論學

善而改其惡無往而不是師也○陽明子曰善者是吾師不善而亦吾師如見人言吾便自省亦言吾見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這便是相親而善家取法○三人能幾何一行能幾時猶可取益如此況群居終日者乎○四方之人莫非我之師也昔人有奔走四方者皆是求師之意故苟遇其人雖崎嶇險阻所不恤也苟不得其人則崎嶇險阻者亦且以為動忍之助而懲安師之害亦所不悔也師乎師乎四方且奔走而求余同行者何幸而不師之哉

子曰天生德於予

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文不在茲乎蓋不以聖自居者謙已之本心遇患難而

自信者慰門人猶強暴之意也○夫子雖知時人不能違天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却未嘗不閒暇故桓魋伐樹之後微服而奔而亦不速亡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正要學者留心於事為之實以審其至當之歸則天裁之無弊無臭者即此而在也二三子不知其然乃謂夫子之道必有高深不可及者而平日教人皆無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則丘之為丘也今觀夫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是其高深而不可及者已畢露於日用常行之間矣何嘗有隱於高深而不可及者已畢露於日用常行之間矣何嘗有隱於二三子乎○愚意二三子以言語觀聖人故夫子言語不及康便疑其有隱夫子此處是提醒他我與二三子者不專在言語無行而不是與也分明說出行李來對言語說見休道貴在身心上實實落落用工夫若言語上來只是口耳過下全不濟事此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曰四教

知行原合一之學然會得時合說也好分說也好如此康說文是知行是知得是行分却亦不妨忠信即是知行康忠信也盡心盡意不敢苟且之謂忠實實落落不致虛妄之謂信○夫子之教果止於四乎然又曰吾無行而不與是不止於四也果待於四乎然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不待於四也



果待於四乎然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不待於四也要在人之自得而已融自得於心則博約即所以為卓爾忠恕即所以為一貫而無行不與者非即所以為予欲無言乎蓋四教者匪之繩墨羿之鼓率也而巧則存乎其人當必有躍如之妙出於鼓率繩墨之外者矣申道而立融者從之信哉

子曰聖人吾不得章

聖人是而化之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善人是不為惡而猶未至於君子者有恒是重厚朴實而又下於善人者

亡而為者節不是反說以申言有恒之義蓋舉世皆虛誇而有恒難其人也亡是全無有者稱有虛是稍有盈者具足約是拘檢泰有從容三為字正見其作為之矯嚴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上

卷五

七

章內的意思只重在思聖上不重善人君子然要到聖人地位須以有恒為入德之門案之何舉世皆虛誇而有恒者亦難得然則聖其終不得見耶末須補出人當有恒以入聖而子鈞而不綱章

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用之有節不絕流不射宿則皆義之盡仁之至而天理之公也使得邦家而治之為獸魚鼈其咸若矣若乃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反慈然而無情焉則亦豈得為理公哉子曰蓋有不知而作章

天下事莫不有理作其事者必先知其理我無不知而作者蓋以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我見而識之是雖於理未盡知亦是知之次也以此而作作者所從者也作其不識者也鳥有不知而作者乎○知之次也且依晦庵子說時文不得不然耳○陽明子曰蓋有不由良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正以明德性之知非由于聞見也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我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而落在第二義了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公則所謂知之上者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良知是此心靈覺的妙處從中見流出來處處恰好恰即是道而用即是義取之不窮而用之不竭非知之上者而何也陽明子自謂萬堯一生中得此二字亦苦心矣奈何近日學者專以知解為良知而無萬堯一生之功輒高談性命玄之又玄而試以經綸之事則皆不識作何狀者競笑來儒以聞見為致知而不知其所謂良知者亦聞見也以窮物為支離而不知其所謂志物者支離尤甚也求其實致德性之知而為知之上者究何哉

五鄉難與言章

此章正見聖人天地之量五鄉既難與言童子又非成人且許他進見真箇天地無棄物聖門無棄人也後之以理學立門戶者矜已傲人無論不善之鄉小子之輩即賢士大夫有志問學者三五返輒不得見亦不與之言言亦不過數語一舉子云假不假方真不真嚴嚴氣象好難親又有云蒙民



物猶仲頸好客臨門驚縮頭此何等醜聲也而敢繫繫聖賢  
即以故偽夢之議起而理學二字遂為世之大禁得罪於天  
地得罪於聖門者莫此甚矣吾力猶能辟諸市朝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虛說哉我欲仁二句正見仁之不遠欲字不止心秉  
欲須盡為仁之功方是欲仁斯仁至矣斯字甚緊謂至之甚  
速也終見得仁不遠之意○問仁即是心非在外者欲仁仁至  
又似自外而至如何向人心操則存舍則亡當其舍亡之時  
有似失而在外者是以欲仁仁至似自外來耳

陳司敗問昭公節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夫子亦云知禮者司敗以別國大夫問  
吾君知禮又不顯言其不知禮之事答之宜如也若直以不  
知禮之事問想又不如答

孔子退揖巫馬期節

魯吳皆姬姓宋是子姓昭公籍吳之強娶其女是以同姓為  
昏不稱孟姬而稱孟子者以子諱姬也然既欲諱姬又不當  
諱之吳既謂之吳又不曾諱諱姬不蓋當時魯只稱孟子謂  
之吳孟子者想是別國諷諷之詞係一吳字以暴其事見其  
終不可掩耳○巫馬期嘗率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躬親之  
而治問子賤曰子為琴而治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敝邑人  
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然雖勞亦賢宰也附記可也  
巫馬期以告節

夫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只詳

認以為過夫子既受以為過則昭公不詳為知禮亦知○丘  
也幸只是有過必知上見知於知於已而不至曖昧曖曖  
便是可寧不必深出改過意來以此過無容改也○葉公以  
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諱君之惡為當被蓋知直之為公黨  
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則戾如也微聖人大道其隱乎○春  
秋於其事亦止書孟子卒而不稱夫人若曰非夫人然者諱  
之也凡事屬於魯君就則書薨易地則書假城國則書取此  
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棄  
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其類皆是為君父諱也聖人之忠孝如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之不是使之復歌以取其善謂使之反覆絢繹自  
之肯趨而知所以善處而後和之却自歌一番與之相証正  
是聖人虛心處亦不見是與他善○禮曰歌者上如抗下如  
隊曲如折正如案本倍中矩句中鉤繁繁乎端如貫珠故歌  
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  
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蹈之而  
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亦皆然○此歌  
子曰文莫吾猶人章

文是以行之理言之於口躬行是以言之文者行之於身文  
猶人而行未得可見言易而行難言輕而行重也○吾人唯  
心是根本行是實也言却華而不實聖賢地位豈言語所能  
襲到故夫子深自責必欲躬行而後已也○文莫猶人只是



文人耳不是君子躬行終是君子人而不為君子也可乎

子曰若聖與仁章

聖可以包仁此處以仁聖並言者當時稱夫子為聖又稱夫子為仁故云爾若聖與仁豈敢當之但以仁聖之道自為則不厭而猶未至於仁聖也以仁聖之道論人則不倦而自已實非仁聖也人之云我者則可謂如此而已外此而亡我為仁聖則豈敢當之乎○為不厭誦不倦重在不厭不倦上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使非實有仁聖之道者必有時而厭倦矣弟子汎說不厭字重在實有仁聖上弟子非實有仁聖者也雖能為之能不厭乎雖能誦之能不倦乎

子疾病章

子路請禱差處

只在一請禱是臣子之禮但其詞則述病者

悔過遷善之意以謝鬼神之神而不使病者得以與聞病者

若與聞禱是不安其死而誦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也故夫

子不許子路之請若以此告子路便又洩露了所以只云立

之待久矣○待是悔過遷善以謝鬼神之神怒立之待久者

平日有過常悔有善常遷以禱於鬼神久矣不待今日而後

禱也啗底子云未嘗有過是無所禱於神矣何附云禱久矣乎

子曰奢則不孫章

天下事貴乎得中奢者失之太過儉者失之不及俱失中而不足貴也但奢之害太儉之害小故與其奢也寧儉○儉字看來亦有益大允奢者貪取苟求而志氣易餒儉則無求於

人而不愧不屈是可以養氣也奢者醉醺飽解而神精易昏儉則疏食水飲而清虛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者舞女歌兒而荒淫病瘵儉則縞衣綦巾不際不天是可以養壽也奢者用盡一生而不留餘福儉則有餘不盡而留還子孫是可以養後也不然寧儉寧固之教夫子何憐憫於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是蕩蕩者而又曰坦言其無適不蕩蕩也小人是戚戚者而又曰長言其無時不戚戚也○問君子坦蕩蕩心胸何等灑落然又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畏之增恐不肅不為灑落之累陽明子曰君子之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乃戒慎不覲恐懼不聞之謂也君子之灑落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不自得之謂也夫心之

本體即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者謂之良知君子之戒慎恐懼

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

其本體之正也戒慎恐懼之功無時而間則天理常存而其

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

好惡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堂徹充塞流

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之謂真灑落者是

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

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

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

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吾子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



之恐懼憂患而昨中庸戒慎恐懼之謂也此說妙哉

字溫而屬章

溫威恭三字是主屬不猛安即在溫威恭之內溫而有厲者存是溫得好威而有不猛者存是威得好恭而有安安之妙是恭得好蓋其德性之所蘊者與陰陽而合德故其氣象之所著者自中和而不偏也○恭而安橫渠子十五年學不成初學如何就祇得然也須要勉強時此恭敬處處此恭敬久久自然習熟而安矣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又

泰伯第八篇

子曰泰伯可謂至德章

泰伯可謂至德者既讓其位而又民其迹既不為利而又不

集氏四書講錄

卷之五

光緒堂

光緒堂

為名見得天理合如此便如此不着分毫意思故謂之至德

○泰伯之逃必斷髮文身者不示以不可立王季終不安也

且併仲雍逃之者今王季之上無復有兄之可立也真是讓

之固矣○愚意泰伯三以天下讓是因王季有聖子聖孫可

相繼而安天下他子孫不若王季縱有國亦不能相繼安天

下也故以國讓王季是以天下之故讓也以天下之故讓者

不是要王季之子孫剪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天下也

此之謂以天下讓民但知其讓國耳豈知其以天下之故耶

故無得而稱焉晦庵子云太王之時商變衆而周強太大王

因有剪商之志泰伯不從夫太王遷岐在商小乙之世至高

宗而中興又五十九年商正未衰也太王安得剪商之志

乎又云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夫泰伯之德想亦只如文王文王當商紂之惡時勢亦難為也况泰伯之時商君未有如紂者時勢尤難於文王矣安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乎又云泰伯棄天下而不取是以天下讓之王季夫泰伯若有讓天下於王季之意是他雖不取天下而却欲其弟之取他欲逃不忠之名而却以不忠貽弟之子孫矣可乎一云太伯不從太王商降以不剪是以天下讓之商不

子曰泰而無禮章

集氏四書講錄

卷之五

廿八

光緒堂

此四句重箇禮字禮者天理之節文即是中之所在凡事

乎時中不中便各有弊如恭慎勇直皆德之美者無禮以節

文之則不當恭慎而恭慎不當勇直而勇直其弊為勞為憊

為亂為絞可見事事都要有禮在也

君子篤於親節

親善父母諸父昆弟子姓故舊是平素至交的人篤之義重

不遺之義稍輕天理人情自有輕重之別也○篤於親上仁

矣則民與於仁亦是篤于親故舊不遺上不偷矣則民不偷

亦是不遺故舊○楚昭王猶懷復野婦猶哭亡簪况于親而

可以不篤故舊而可以遺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曾子命弟子啓余而視乎足是以手足見一身之全然所以如此全者亦有所自來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平日之保身如此故而今而後知得免於毀傷而可以全歸也語畢又呼小子以致丁寧之意亦要他如此之保身其自為為人者盡之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節

孟敬子問疾曾子將告之以言恐其不能識也故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我將死之言亦善言也不可以不識也○人性本善其惡者後於氣陷於欲也將死之時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此是九人也聖賢豈至此乎自君子所貴乎道節

焦氏四書講錄

卷五

敬子想是留心細事不知大本的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則唯有三事容貌顏色辭氣皆是出身而加民者也動容貌而遠暴慢便可以作民敬正顏色而近信便可以作民之孚出辭氣而遠鄙倍便可以作民之式此是修身之要為政之本而君子之所貴者也若夫墜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在然特器數之末守之者有司而非君子之所貴矣○三斯字緊接上三字讀只是一句三者亦是說道之見成的不是用力要如此墜豆是以一二該其餘也名物各件豈全不要理會但是不緊要的事君子不以之為貴耳○三者之道都從心上出來養得心裏至精至一自然一以貫之矣何有於三者亦何有于百行何有于千變萬化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以能問於不能四句只通連說下不必以下二句為推原其好問之心如此看更直捷有味○能問不能者問寡一則曰問寡則曰問寡要曉得問的頭腦本以致吾心之良知為主致致問究莫非致良知之助不是全靠別人只成箇區區只耳的學問○問不能想是我有些未識處人雖不能然或我未識者他又識得故問之若已識了又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的如何答得却不枉費了工夫問於寡亦然○犯而不校不是氣弱不能與之校亦不是隱忍不欲與之校亦不是慮患不敢與之校亦不是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包含偏惡不知我之有問於人而慚慚慈祥亦不知人之有犯於我

焦氏四書講錄

卷五

萬物皆是我我又將誰校也○陽明子曰犯字是犯添之犯如大明律不曾有罪惡法設科人自犯之設使彼有九分九釐罪過我有一釐不是均是犯添非彼犯我也必是我全無不是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憊不厭方是好學○不曰問於能與者而曰不能與寡且問矣况能與者乎逆境且不校矣况順境乎○昔者吾友是感昔傷今之意便見今無其人了從事於斯不是着力去從只是已能如斯也吾友不知為誰氏斷以為顏淵者此事在聖門能者有尤耶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此章才節一般重託孤寄命是才臨難不奪是節君子是成德之人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全故為成德之君子○六尺之孤年十五古尺短不似今天然亦只云其幼如更年小亦是幼君若幼國危奸雄皆覬覦臣民皆無統屬正是難為之際若祇維持幼君使奸雄不敢乘隙臣民不敢離心信非有過人之才者不勝也○寄百里之命是獨自寄之而無君與共理也臨大節又開說大節有死有生死而能成天下之事者固是不可奪生而能成天下之事者亦是不可奪也若拘定死節便差矣○君子人與二句只重下句設為問答之詞蓋審之又審而決其為君子人也彼有才無節者小人耳有節無才者善人耳可謂之君子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是寬廣寬便容受之義廣便承載之義毅是強忍強便執守之堅忍便負荷之義此二者惟無私終能得有私便狹小使委靡上夫只在克己○任與道總是一道理即任之道也弘與毅總是一事毅即弘之義也任重道遠正見不可不弘毅意不弘則無以任重矣不毅則無以遠矣

仁以為己任

任重道遠是如何仁以為己任是任之重也死而後己是道之遠也亦要繳弘毅意任重如此故不可不弘惟弘則能任此任矣道遠如此故不可不毅惟毅則能道此道矣○仁之道太士以藐然之身任着要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為聖

人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任之重真無以加者在生一便一日此任仁在生一時便一時此任仁擔當到底係是死了方休其道之遠亦甚矣○此章之說曾子是得之夫子者夫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任重道遠之謂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使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之謂也信乎曾子之得統於夫子矣○大學之著一貫之唯弘可見矣手足之啓易箚之難毅可見矣此章之說曾子亦自傳神者哉

子曰興於詩章

此章大意程子說之已詳願聖人之意夫要以心為主蓋天下無心外之理君子無心外之學興於詩是興此心立於禮是立此心成於樂是成此心總只為此一箇心不為詩云禮云樂云而已也○興者好善惡惡之念起立者為善去惡之事定成則惡盡消融而善益渾化雖說由詩禮樂要之尚有工夫在不是平日全無工夫只由詩禮樂便如此蓋其工夫將到興立成慶詩禮樂來一資他便興立而成矣○此心自有真詩真禮真樂三百者詩之文三千者禮之文五音十二律者樂之文是末也真是本也學者須當深探其本不可徒恃其末夫子此處乃教人本末兼盡之意若忘了本領全以末著為務則差矣程子云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材之所以難成者逐末忘本故也豈不詩不禮不樂之

也難材之所以難成者逐末忘本故也豈不詩不禮不樂之



過耶今之學者人習一經其也詩書其也禮樂其也易春秋  
若靈魚之老青編若犬豕之臘糟粕非無所與者辭章之  
好而已矣非無所立者科甲之名而已矣非無所成者  
富貴之私而已矣晦庵子云雖有長材美質可入聖賢之域  
者往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成材之難  
既甚於古而治化之不古者亦甚矣末流之弊至此哉

子曰民可使由章

此是論凡民天下只一理所由者此理所知者亦此理不可  
使知之即是不知其所由者之微妙處○知字不是淺之之  
知乃心領神會深知其所以然者民亦不是終於不可知須  
要待其自悟人却不可使之也○人君治民之意誠在言外  
惟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則君亦但當使其由而不必強其  
知也歐陽子曰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謂大中之道矣

子曰好勇疾貧章

人之生乱有二有乱在我者有乱在人而致之自我者好勇  
疾貧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二者之心雖有善惡之殊然其  
生乱却一樣以此觀之人固不可自為乱亦不可自取乱也  
○陽明子曰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  
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  
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雖則皆君子之過也  
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  
裋於秋側烏能免秋柳下惠之和也不以三公易其介彼亦

何嘗無伯夷之清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章

自古多才要藝莫如周公故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羨驕是以  
才誇于公各是不以才公于公其餘不足觀是不足觀其才  
也夫不驕不吝雖不如周公者亦足以利用况有周公之才  
者乎驕而且吝雖美如周公者亦不足觀也况未必有周公  
之才者乎○人須要寬着心胸大着眼界豈惟才不可驕  
各雖勤業到周公亦不可驕吝也此是我分內的事雖名位  
到周公亦不可驕吝也此是我身外的物驕吝曰不足觀絕  
之之詞也人而見絕於聖人也惜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殺章

三年學只見其學之冬不是止於三年便不學○學者學為  
聖人也聖人之學此心此理而已矣若只要博古今工文詞  
取祿位以為學則古來這等人不必豈為難得志學之士誠  
能去一切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勤勤懇懇不失我本  
來面目實實落落要做成一箇聖人至於祿位一事雖未嘗  
有輕棄之意亦未嘗有干圖之心如浮雲然任其自來自去  
如花果然任其自落自開這等人此心純乎此理窮居時定  
不損聖人之疏食飲水曲肱而樂者此矣大行時定不加聖  
人之忠君愛民故事後食者此矣難得哉

子曰篤信好學章

此士君子之本領篤信守死還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取信



者是必善道然後守者是蓋篤信者只自信其是未知其  
於理何如也好學則知窮理而所信者為真是矣守死者只  
自守其是未知其於理何如也善道則行皆中理為真是矣  
危邦不入節

篤信好學是有學者守死善道是有守者有學則邦世不賊  
賊而自知去就出處之義有守則私欲不能奪而自得去就  
出處之正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太就出處都有箇真是之理在○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而  
不入若已仕便當見危授命不可不亂邦不居是已仕在  
內便見危而蚤去若待其危亡亦不可不亂邦不居是已仕在  
之故蚤去就不可不亂邦不居是已仕在之故蚤去就不可不  
死於危亂之邦乎○天下有道不必十分太平後見若十分  
太平則見之亦何為也天下無道亦不必十分大亂後隱若  
十分大亂則禍已及矣亦豈容於隱乎

邦有道貧且賤節  
此是餘意邦有道而貧賤者不是甘於貧賤自無學守而  
人不用之也邦無道而富貴者不是人用之富貴自無所守  
而希世後合也此其太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皆緣不  
篤信好學不守死善道故耳○二恥字是提醒人羞惡的良  
心激人學守的意思人不可以無恥知恥近乎勇大矣哉  
子曰不在其位章

上下各有位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謀欲為之也有侵越職

分之意故不可若只去謀慮亦何害濟川之舟已造於傳岩  
之野鷹揚之翼已奮於清水之濱此豈皆在其位而後有是  
子曰師摯之始章

此夫子追思往事之詞閑雅之詩自天子至鄉人皆得用非  
若他詩用于上而不敢用于下且通為宗廟朝廷郊祀宴享  
卒樂之章非若他詩不相為用獨舉此詩者固以見一樂之  
亦以見衆樂之盛也○問衆樂通以閑雅為記如何曰樂是  
宣性情者閑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淨性情之正故以之為  
記記者理也總理衆章之終也終之義如此始之義可知矣  
○正樂者夫子作樂者師摯故洋洋乎盈耳今則官非其人  
樂非其正而洋洋乎先者絕響於後矣不亦可深長思耶  
子曰狂而不直章

狂的人直直便知得是狂倘的人愿愿便知得是個性性的  
人信信便知得是性性狂而不直便不成箇狂倘而不愿便  
不成箇愿性性而不信便不成箇性性不知是那樣人故曰  
吾不知之矣○狂個性性是拘於氣稟不直不愿不信是又  
壞於習俗真棄人也真絕物也知其為棄絕者而改之焉則  
不肖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子曰學如不及章  
學是學去人欲而有天理此二句莫以功與心分看都是用  
功時的心如不及者心裏如不及猶恐失者心裏猶恐失也  
既然如不及必定無所失了却又猶恐失之則是時時刻刻



常存敬畏之心譬之撐上水船勇着篙子如不及上這一灘上了這一灘時猶恐流下那一灘篙子不敢歇兒停乎便何難之不上何遠之不到學問如此又何人欲之不啻天理之不存而聖人之不可為哉

子曰巍也乎舜禹章

古來聖人有天下皆是不与此獨云舜禹者舜禹是匹夫一且為天子而有天下尤出於望外也他却以為意故贊之曰巍巍也○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不是將天下与秋判而為二不去照管只是自盡我治天下的道理不以天下的富貴動心下作一些氣勢似与天下不相干預一般○嗚呼富貴功名之場沉溺於其中者天下之通病也不知其病苦而反以為至樂者即吾輩亦不能免然得一出身便以為天下第一

焦氏四書講錄

一論卷五

四

流人物美田金榮妻子便以為天下第一等福極與一利除一害便以為天下第一等事業噫何其志之小而識之卑也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看來還不是不以富貴功名為樂之說他更忘却富貴功名了蓋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以一身与乎其中而要其至即此身亦与天下共之矣故曾點之樂超出乎事功之外而明道子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等胸襟直是与宇宙同其廣大此等器量直是納湖海而不盈此等仔細直是負華岳而不量何者識得此体与天地萬物為一也視被軀殼上起念自小自卑而一物不可通者奚啻鳳凰之於鴉雀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章

大哉堯之為君是為君之德極其太巍巍以下正見其大慶德誠心裏說全體大用都在于此要說渾渾淪淪磅礴不可數其實而稱之總見是則天終見是湯也無能名○則字是準則之則堯與天之德一樣故曰則天湯也則承則天說太夫蕩也無能名堯亦蕩也無能名也雖是典謨之所紀康衢之歌歌亦不過云帝德廣運而已峻德克明而已不識不知帝力何有而已孰能以一善名之哉

巍巍煥乎二句說成功文章總歸重德上摠見其德之大德是成功文章之根本成功文章是德之發用此處亦要應則天意天無能名所可見者只四時之成功日星之文章而已

焦氏四書講錄

上論卷五

四

其於穆不已之德則終不可得而名也堯無能名所可見者亦只治平之成功禮樂之文章而已其蕩蕩不測之德亦終不可得而名也信乎堯之則天矣○德至於堯雖是大哉無能名者然豈天下之絕德乎亦曰中而已矣美則堯者舜也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協帝者以此則舜以則堯則堯以則天不亦存乎其人也哉

舜有臣五人二節

此二條是因夫子有才難之歎故先記二代人才於此○舜之臣若是堯時人故下云唐虞之際然亦不止五人五人是其尤者武王之臣治內治外者十人以此能克商亂而造周二代人才平重下文總以周室為主



孔子曰才難節

唐虞只以之形周室自古至今唯唐虞交會之際人才由盛一番繼而便是我周人才何其盛也然十人之中又有箇婦人男子特九人而已以如此之盛猶不滿十人之數况不及此者乎信乎人才之難得矣○唐虞之際際字不可忽二代交際之間纔可如周之盛若是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盛亦不能如周也可見周之盛矣○問唐虞只五人周却十人唐虞還似不及周乃云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何也曰五與十的數目較不得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何如耳○才維之數是令人愛惜人才之意夫才也者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而君成之亦君壞之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夫才莫難於成而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考父兄之所訓誨師友之所薰陶者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裁之世務以出其朕者不知其幾何事或前之過而後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譬陰陽而涉風霜者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易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信乎才之難得矣幸而成也君當何如而保養愛惜之耶夫愛惜人才非獨為人才計所以自為社稷計也社稷而不為之計則至于丘墟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哉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此條宜別為一章若通前作一章看是因武王之言而及文

王之德言我周之才固與唐虞之才而並盛而我周之德亦與唐虞並盛之德而並隆也一說我周之才培之者以文王之至德也是立意作文之論○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那二分的人心歸了還未嘗有其土地○文王之事商惟知以臣事君之義而已却不見其他也故謂之至德若謂商之先王未忘而不忍取又謂紂之惡未甚而不可取又謂紂尚有一分之天下而不取取則事紂非其本心亦是不謂紂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章

此章暗應子作豈儉適宜之說似乎小於視禹此正禹萬物一體之心皇皇然欲安天下而不暇為其身圖也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此而不在彼有不自知其為薄者正是視人之弱由已弱之有天下而不與也至於清澹所以為民蔽免所以臨臨鬼神所以神民者吾安得而不厚之也心之所願唯與天下致平成之績斯已矣而吾身何與耶夫禹之功在天下萬世雖以天下萬世奉之可也而所以自奉者若此今之人曾無尺寸之功徒以瑣瑣章句博一出身即廣置田園高大門第錦衣繡裳珍饈異醖猶不知足也嘗營然更思所以瘠人而肥己視其卿黨中已不啻秦越矣復何有於天下也其禹之罪人哉

子罕第九篇

子罕言章

夫子罕言利防學者之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之未易



及此既不欲人溺於卑近又不欲人驚于虛遠真聖人之教也。○聖人作事論事只看義理如何更不論利不利所謂論是非不論利害論得失不論成敗也。雖于易言利見利攸往利涉川之類然亦是教人先去盡義不是教人舍義求利也。如云貞利吉者貞則利不貞則不利矣。○命兼理氣以理則聲臭俱無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以氣則雜揉難辨道之將行將廢得之不得有命之類則有為而言也。○問仁之答儘是然皆求仁之事未及仁之全体雖克己復禮為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論仁之跡也然畢之罕矣

### 連巷黨人節

大哉二字黨人意指博學博學統六藝之類說亦未為知夫子之大者美其學之博輕只重惜其無所成名也

### 子聞之謂門弟子節

夫子之太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者黨人統粗處說執射執御夫子亦只就粗處說然又舍了博學似全未博學者只認著無所成名一邊欲執一藝以成名謙之至也。黨人惜夫子之太不以一善而成谷不知夫子之所以為大者正在不可以一善名也。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堯之所以為大者夫子記矣

### 子曰麻冕禮也章

古時麻冕拜下是禮之常今時純冕拜上是禮之變一則變而無害於義一則變而害義之甚而事不平說歸重下條見得無害于義者固可從而害義之甚者則不可從也

### 子絕四章

常情起于意而遂於必晉於固而成於執夫子則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物來順應無所期必事過不晉無所執渾然大同於物不私一己也。○聖人之心原是無聲無臭的本体此本体人皆有之只為自壞了不必大欲只著一分意思在事前便是意必著一分意思在事後便是固執此處不斬截日積月累四母之本軀便皆汨沒聖人則只是空然洞然事到前時從此虛靈中自然流出玲瓏瓏各各條理經天緯地物阜民安譬之於海汪洋浩蕩渾渾停當是何等虛也然流向在大處便是江湖支分在小處便是川流細風來便鱗鱗然照眼文章大風來便洶湧然拍天波浪而奇珍異寶出沒於間者亦何所不備耶若加一分的意思馳騁做出只是清渠間作浪盈涸可立而待矣要泉子此喻最好

### 子畏于匡章

史記云陽虎魯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此說不足信蓋夫子所過人豈有不知者設或不知圍之一二日真偽亦可辨矣待五日也况從夫子者皆彬彬文學之士陽虎有此僕從乎亦不待辨也。愚意匡人是妬忌夫子即桓魋欲殺之之意夫子亦曰惡有修仁義而不象世俗之惡者乎已明說出了及歌三終而圍解匡人曰以為陽虎也此飾過之偽詞可信為真事子畏于匡亦不是死只是警備而已矣自古聖人之道統傳之於文王而文王之道統夫子正得其



傳故曰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夫子亦不嫌以文王自任他日又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而門人加親是疏附也自吾得賜而遠方之士至是奔走也自吾得師而前有輝後有先是先後也自吾得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是禦侮也自任者文王從之者亦文王之四友文果在茲哉

斯文之興喪皆天也假使天喪斯文則夫子之後文王而死者不得與斯文矣今文既在茲而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喪斯文也天既未喪斯文是夫子之一身斯文之所在也斯文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匡人覬窺天而害夫子乎○凡人到患難須是信得箇天君子便不恐懼小人便不為亂君子而遇難是天之未定也終必佑之也何為乎恐懼小人而遇難

是天之所護也必無所逃也為亂亦何益耶○天下事只有天可壓倒地生禍福都付之天不以絲毫動念心便何等安妥處便是天理天理有自然之安也彼圖利而或至殞滅免害而苟且偷生萃為人所鄙笑者特忘一天字耳吁可戒哉太宰問於子貢節

太宰見夫子憂戚已不止一處此處有感而問亦是就釣弋獵較等事說

子貢曰固天縱之節

太宰專以憂戚為聖子貢蓋以道德憂戚為聖事竟亦以憂戚為聖人之事但謂聖人不專是憂戚乃是有德而又憂戚者又字與固字對又與固是相並之詞暗應子以餘事解又

字似說輕了憂戚不是子貢之意子貢此語終有病憂戚不可率人也故夫子云君子憂乎此

子問之曰節

夫子問兩人說話却丟了賜的不道只承太宰一邊說言太宰其知秋之所以憂戚乎吾少也賤故憂戚乎鄙事耳是則賤之憂者賤者之事也何為乎所為君子者果在憂戚乎哉不憂也憂戚信不足貴矣太宰知我句切不可把賜來形憂能鄙事只一直說下註又一轉了○聖學不在憂只在一心一純乎天理雖有不知不能如問在事之禮問義弘之樂問知子之官以至屈小兒之問亦不害為聖人世儒却以憂為尚而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總可以為聖甚至以防

風之骨肅慎之矢釐廟之災商瞿之五子弟子之兩共商羊洋實之續項者而為聖人之美談不知此等皆聖人所鄙而賤者也可為聖學乎哉

太宰以憂戚為聖更不貴道德子貢又兼以道德憂戚為貴聖人則把憂戚作鄙賤只以道德為貴可見太宰全不知聖子貢知聖子貢知聖而亦未盡知聖人者唯聖人之自知而

子曰吾有知乎章

子曰吾有知乎章



吾有知字說得大不是淺淺的知若說全無些知識則夫子雖自謙亦必不如其之不惜也○哉叩其兩端而竭焉是極我僅有的知識告那鄙夫竭者竭盡之詞告以兩端便竭盡無餘下兩端之外更無可告得可見我無知也若說盡告以天下之理則又足知之盡而與無知也反矣○陽明子曰鄙夫來問聖人之心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只空空而已但叩鄙夫所問的是非兩端與之剖決如此而為是如此而為非鄙夫之心便已了然緣他心裏本自知得是非只為信不過我一決之便了盡矣此外更無可知也○人心本是空空的有知乎哉無知也然無知而却無不知猶日月本是空空的有照乎哉無照也然無照而却無不照無不照者遇物便有照無不知者遇事便有知人的心都是如此不特聖人為然也夫子此處是將心跡說出來示人若作謙詞有何趣哉子曰鳳鳥不至章

自古明王之作必有預祥為之兆夫子不重鳳鳥河圖只重明王上蓋因鳳圖之不見而知明王之不作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問麟亦鳳圖之類大野獲麟鳳圖亦出矣何為亦已矣夫曰麟見于西方西主殺矣獲于東新賜于虞人亦大不幸矣故夫子涕泣而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吾道窮矣乃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以嚴亂賊之誅以立百王之法而道之已矣于當時者庶乎不已于萬世矣噫是豈聖人之得已哉子見齊彘章

聖人之心未有所感則寂然不動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致愛之心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皆自然而不假強為者也○謝顯道嘗令朱子講說論語首章及師見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可為善看書者矣

顏淵喟然歎節

此條是顏子形容聖道之詞仰鑽瞻瞻三字不重只重高堅前後仰鑽高是高明之極鑽瞻堅是博厚之極瞻在前而忽在後是神妙之極○聖道亦只於及不待處見其高於入不得處見其堅於不可為象樣見其在前在後非真有可仰可鑽可瞻處說者不以詞害意可

焦氏四書講錄 卷五

夫子循循然善誘節

此條是幸聖教之善可以循之而入道博文約禮晦庵子分做知行兩項時文且依他說文札即高堅前後之所在者博文是要知乎其約約是要行乎其博約約夫子如此教我還未說我公博約也

欲罷不能節

此條總說由教以入道欲罷不能只見其進之不能自己既竭吾才正在博文約禮上做工夫如有所立卓爾者日用事物之間見得道有定在無復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也此是所見益親屬見之益親亦不是徒認得就是行得子但不罷如聖人之從容中道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之字指



卓爾說從之末由輕只重卓爾句見得歸功於夫子非也  
臨庵子以胡氏歸功一句未安而云此非有所歸功但叙其  
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遷到聖人之地也得其旨矣○問  
從之末由使止于此已乎曰此後亦須優游涵泳勿忘勿助  
至于日深月熟自不覺與聖人一樣矣可使止乎故曰未見  
其止也惜哉

問博文約禮先博而後約與格物致知之說得無亦有所不  
同歟陽明子曰道一而已矣是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  
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一也二之而分先後者後儒支  
謬之見也夫禮也者吾心之天理也渾然全粹之中而條理  
節目森然畢具是之謂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

義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升降周旋降殺厚薄之  
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指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  
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于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  
文也者禮之見於外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也文顯而可見  
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所謂雖用一原而顯微無間者  
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五常百行酬酢變化之間而求盡其  
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  
降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  
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  
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為跡者也故曰博文約禮於心而  
一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為

學者流之學矣約禮而非博文于文則其禮為虛禮而為  
空寂者流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  
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異端功利之說亂  
之也顏子之始學於夫子蓋亦未知道之無方殊形像也而  
以為有方体形像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  
止極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  
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  
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皆不出於此  
心之一理然後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道之本  
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体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  
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至  
此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亦學乎此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章

自大夫以上皆有家臣治喪士庶人委之親友以孝子不治  
事故也○子路以夫子之喪不可同于尋常須有以尊異之  
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故欲為家臣治喪以尊異之也然  
不知夫子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乎莫道是家臣縱後世  
尊之以王禮夫子亦豈以王不王為輕重乎仰惟我  
肅皇帝太王爺而稱先師師也者與天地等與君親等所以尊  
異之者至矣盡矣無曰子路諸子見不及此即後世許愛王  
者都無此見也非夫子死後一奇遇一異典哉○吾誰欺不  
是疑詞欺天乎不足以天字應誰字誰字指人人誰不知我



無家臣而為有吾能欺誰人也人不可欺吾其欺天子此是說不當用家臣也且予與其死於家臣之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縱不得家臣而大葬也予死於道路而不葬乎此又是說不必用家臣也一曉之以正理一曉之以利害夫子之委曲詳盡也如此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與夫子問答都只就王說莫說出正意來子貢病在一求字故夫子云我待賈而沽不求賈而沽也蓋天下之寶雖當與天下共之然必天下共寶之而後可也術王求售我先不自寶矣誰能寶之是將使黃金與土同賈也可惜可惜○

孟懷片玉不可易以溢市之珍蓋淹歲年不可輕為一日之遇從來君子之自寶是如此矣獨夫子哉

子欲居九夷章

夫子欲居九夷是設為欲隱去意或人未達以為其欲往故疑其陋而不可居○道之流行充塞宇宙夷狄雖遠亦不勝外是道以有生君子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豈有不化之人故曰何陋之有○陽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若云兩居則化便于中國有礙此說更好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夫子雖生知然樂之聲音節奏亦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即樂中事各得其所以是樂正也○問樂只說雅頌不及風者如何曰雅頌是其大者列國

之風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故只說雅頌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

出事公卿貴貴之義也入事父兄親親之仁也喪事而勉哀不踰礼也不為酒困樂不至淫也四者雖非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近軀却愈無窮夫子云何有于我其猶學者之

子在川上章

道本無跡所謂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也天地人物都是載着那道出來的似與道做箇骨肉故伊川子云與道為體夫子此處之歎正是指出道休來示人雖為川水而滢却不專為水說天地人物都包在這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內不道既不舍晝夜學者之軀道可以晝夜而舍乎橫渠子云晝

有為夜有時瞬有養息有存必如此而後可以軀道也首尾要發明此意○問自家心性活潑潑地便是逝者如斯否陽

明子曰然湏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終活潑潑地終與川水一般若湏更問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

也只如此故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是天德有德便可語王道矣○水之不腐者以其逝也樞之不朽者以其運也學者而欲不朽不朽也其亦常逝常運而已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好德不如好色恐為時人說也不然聖門諸子誠於好德者亦多矣何云未之見

子曰譬如為山章



譬如字元以學提起學者中道而止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者也學者自強不息譬如平地方覆一簣者也止即是未成一簣而止進亦是方覆一簣而進之吾字就為山覆簣者說○雖覆一簣亦只一簣便了有進進不已之意○進止之機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止也誰進也誰待乎

子曰語之而不惰章

顏子語之而不惰是在心身上著實用功其他在言語上觀聖人氣象上觀聖人相無益故夫子只說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顏淵曰惜乎章

惜乎為句吾見二句一直說下方進而未已正見得可惜○

顏子進而不止只為有根在謝頭道云人所以不進者何只

為有根試看庭前茶蘼花只為有根在故一年長盛於一

年○學要進不要止止于平地而觀天者以為山之端即天

也進而至于山之端然後見有山而無天矣止于里之市而

聞京師者以為京師無異此也進而至于京師然後見京師

之慶異千里市矣顏子之進而不止者良有以哉

子曰苗而不秀章

人有始學而不發達者苗而不秀者也亦有發達而不成就者秀而不實者也○學須在根本上用功苗不秀秀不實只緣根本上不曾用得功皆可惜半墜而廢了故要培養根本者心是也培養得心休好苗便自然秀秀便自然實矣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章勉學之意重在及時上後生可畏者年富力強而足以積學為知其來日不如我今日之學也然或此後生失却可為之時而不能積學至四五十歲年力將衰而不聞道則是終不如我者矣何足畏乎上兩句是贊動之下兩句是猶懼之無非要人及時勉學耳○陽明子曰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夫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後生所以至于無聞者只為年少時任其血氣染於放縱故也夫縱於情則勞形縱于酒則傷神縱于名則費心縱于利則危身縱于忿則亂志縱于慾則耗而短折縱于懶惰則荒廢而莫振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倏忽乎與禽獸同生哉嗚呼與草木同死此其可惜真可憐也矧曰可畏乎忠

子曰語之章

吾末如之何者法言而不從猶可與之以法言異言而不悅猶可與之以異言既是从而不改悅而不違則沒下來再與之言矣雖聖人亦如之何哉

子曰三軍可奪帥章

此重在立志三軍只借以形容匹夫三軍勢盛而強宜若不







厲雪松柏之不朽者亦無心而已矣。自其異於衆木乎。○小人以治世為不幸而不知其為大幸。以亂世為大幸而不知其為不幸。治世之抑其惠者所以全其身也。亂世之策楚意母之呵叱非愛之厚而思之重乎。亂世則其惡縱矣。不至于殺身亡家不止也。魚鳥而有餌虎鳥而有納之死也。子曰知者不惑章。

知仁勇只是一箇理智以明此理便放了。仁之端仁以昧此理便殘了。智之實勇以強此理便收了。智仁之成功○惑愛懼都是動心此心即此理既完全全此心便融融朗朗烈烈轟轟無一件可能動得又何惑何憂何懼也。

子曰可與共學章

無氏四書講錄

卷之五

六五

此章論學要人深造其極可與共學者須進之而適道可與適道者須進之而能立可與立者須進之而能權終是造其極之學○可與共學是知滑求正道但未力行得故未可與適道若云未見其學之正否便是邪正不分之人與之共學恐亦不可也○未可與權此權字莫對經字看不是虛變之推若云虛變則變事宜人之所常造者尚不虛變便未可與權了。蓋權字對立字看立是執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執中而無權猶未可也故必隨時而處中化裁而盡變然後立得恰好。程朱二子一箇說權只是經一箇說權與經當有辨都在虛變上說了或者非此章之旨乎○可與共學三千之徒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回之徒是也可與

推者夫子是矣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不謂之權。唐棣之華章。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以人言也。夫子借其言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只鶻突說未嘗明說出理來。今當意思深遠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噫此其所以為善誘人歟。鄉黨第十篇。

此篇看夫子居家居鄉立朝出使接案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至微至可忍處皆有箇天則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宜著心思所融只緣他心昧明淨圓融流動活潑隨時隨處自然有規矩自然有文彩如泰上造化不勞餘力而千紅萬紫秀水明山自錯然而陳列也。想見至此。無氏四書講錄 卷之五 六六

孔子於鄉黨章

此總紀夫子之言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是不便便者在宗廟廷便便言却又似恂恂者隨地隨時各當其可也。

鄉黨言便言似以賢智先人故恂恂似不能言者信實的人其言自訥不可以恂恂另作態。

宗廟言禮法朝廷言政事故便便疑下不謹却又唯謹爾不至於放言重便便上謹字帶說。

朝與下大夫言節

此夫子去朝君君猶未視朝之時朝廷政事之所出與大夫言者亦定是政事諸侯國重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並無中大



夫夫子此時或為上大夫或為下大夫皆不可知不是為中大夫○下大夫康得以直遂故侃侃上大夫康和要和平故

君在淑踏如節

此君視朝之時淑踏是恭敬不寧疑于不中適却又中適而與便淑踏淨好恭而安是也

間問不同於侃侃淑踏與與又不同于間問因人而變化時操而皆宜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敬與

君召使擯章

首條是為擯而受命之物如者顏色之變躍如者容止之變敬於心故變於外夫子雖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與常時尤不同也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上卷之五

六

二條至末是為擯而行禮之事夫子為次擯末擯在左上擯在右揖左人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使之以次傳於賓揖右人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使之傳於主舊說傳命而出傳命而入出入字不必用蓋此時主賓同在門外立傳命者不可謂之出入也○揖只提起手不似今人作揖左右手手若不與心齊高便提起衣低便垂下衣夫子手與心齊不失之高不失之低手既平整衣自平整故前後襜如也三條主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趨入有事趨時手易散臂易搖翼如者張拱端好手不散而臂不掉也賓主既入成禮畢賓退就館主送出門外再拜賓不顧而去主猶敘未解擯告主曰賓不顧矣所以終其敬也

門章

此章入門至升堂定進之時出堂至復位是退之時進而退君教則愈加退而遠君教亦不怠只以敬為主

公門高太藐然之身如不容者敬之至也行立即入門事立是暫立門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由扉之中臣出入不敢由扉之中既不由中行亦不當中立行不履闕者亦是常行之度特記之於此耳

位在門屏之間是外朝堂是內朝過位亦有言者同朝之臣或言及亦不得不言但不暇於言而其言似不足也

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手無所執得以攝齊易揖在腰間用以記事不以之為像後世朝皆執笏于是攝齊之禮廢升堂而有攝齊者屏氣似不息非真不息也氣肅而息微似不息

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堂下之位既怡怡而和又淑踏而敬者君所之容畢竟以敬和勝敬也執圭鞠躬如章

執圭二字提起看鞠躬是敬之著于身者如揖如授是敬之著于手者如戟色是敬之著于面者縮縮如有循是敬之著于足者若在他國君前如此○如不勝連若鞠躬一圭之重幾何豈有不勝之理敬謹之至似不勝勝之○問執圭既平衡何以又有上下曰上下只微有高低高不過如揖低不過如授畢竟手與心齊○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澤攝齊亦防顛仆也



執主是命主以之通信者見後便付還享禮用主璧之圭則受之不還者然亦不止圭璧凡受皮幣與馬之類皆有也私親是自家以私禮獻他國為亦有獻他國大臣者但此處就獻君說也

方聘時一於既聘後漸而和聘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深和無以通聘問之情聖人之善為聘也如此

君子不以紕繆飾二節

齊服以紕繆飾服以紕繆若不是齊練之服自有別飾而不以紕繆別嫌疑重喪之意○紕繆齊服舊無明文紕繆練服恐亦不稱要之二色未必是齊練之飾但以其似赤非赤色不正故不用也○紕繆不以為禮服可知矣

常暑於紕繆 祗祭之 以居

紕繆是服之於暑者衣裘是服之於寒者衣裘三句都以裘為主暑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卑衣於裘上以覆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覆之以緇衣麕裘色白覆之以素衣狐裘色黃覆之以黃衣羔裘用之視朝麕裘用之視朝狐裘用之視朝息民禮曰裘裘不入公門此三句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裘裘而不可用之視朝聘享等處矣○羔裘三句是裘之服于公者麕裘二句是裘之服於私者麕裘以何為之乃以狐裘為之者狐裘之毛最深厚私居用之可以通體也若出時則又以輕裘為便矣○去喪無所不佩至吉月必朝服而朝

居喪時不佩喪既去便無所不佩佩至以地德佩鴈屬之以利用也○朝祭之服裳不殺縫而如帷若帷裳或私居或見賓等服則必殺之制却兩旁便於動履且不敢混於朝祭亦重君親之意○羔裘玄冠是吉服弔喪是喪服宜以玄服故曰素冠表衣○吉月是每月之朔必朝服而朝乃致仕時如此仕時便不消說致仕而朝者不忍于忘君也且亦淨與聞國政矣

此章記夫子衣服之不言蓋服者身之章苟於其制是苟於其身也聖人之身無所不用其敬者而肯為己哉

齊必有明衣節

此齊時浴畢之故○明衣以何為之是以布為之者取其潔

必有寢衣節

此齊時寢處之故○齊寢不以衾又不以常時之衣者寢必變衾節

此齊時居食之故○居食變其常者亦不敢廢之意也此章記夫子謹齊之事前二段說衣服後一段說食息說祭事之小者而必謹如此況其大者乎

食不厭精節

食不精膳不細夫子固食之若有精者細者亦不厭之不厭是以之為善非必微如此也

食饘而餽節

善者固不厭而不善者亦不容不厭之故又有不食等物○



色惡臭惡二句是說不待于饌敗也色臭惡者亦不食之

失飪不食者重人事也不時不食者順天時也

害人不食者固不食而無害亦不食之故割不正不食不滯其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節

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使滯穀氣穀氣

也○唯酒無量酒以爲人合飲不可限量只飲幾杯如秋爲

主客融受飲亦須受飲陪他我爲客主亦須受飲亦須爲之

飲但都以醉即止不至于昏亂耳○問無量之說得無其人

長飲否曰無量者在夫子則可在吾人則不可須以吾之有

量學夫子之無量不然未有不亂者矣

沽酒市脯節

問家裏或無酒肉有事要用時亦必沽買又或別人來請酒

肉是沽買的亦不食否曰沽酒市脯非絕不食也看其色宜

其味精潔者纔食之否則不敢食矣

不撤薑食節

薑食者每食必設薑取其爲通神明之助也

不彘食

凡物都不彘食食其所常食止其所當止所欲不存亦惟任

乎理而已矣

祭於公不宿肉節

公肫不宿宿家肫却三日者公肫肉少分者不彘當日就可

盡家肫肉彘分者要徧三日纔可完也○出三日不食是推

祭肉不出三日之故肉出三日必敗雖以分人人不食之是

食不語寢不言

食不語是此處正意寢不言是附記者言由已先蒙語由人

先發都是與人在說不語亦只是含哺之時不是終食之

全無一語○二句重存心之不他正是時然後言也

雖蔬食菜羹水必祭節

蔬食菜羹是物之薄者薄而且祭祭而且敬也况其厚者

此章記夫子飲食之節六人之身養之者飲食也飲食不節

是不知保其身矣况聖人之身吾道之正脉所在者愛其身

以有爲養其身以有待尤不容不於飲食而致節也

席不正不坐

夫子曰安于正故一席之間不正亦不坐

鄉人飲酒節

夫子凡事都不失長杖者出而斯出特於飲酒時記之耳

鄉人離節

鄉人爲夫子離夫子便有主道故離服而立於階階階者

主人之位也○鄉人不是士大夫離亦不是大祭常情豈

之者夫子必臨之以朝服可見無所不用其敬矣







必變而以貌非神喪者可知矣

服者式之節

既云齊衰必變而又云凶服式之者式之又在車中也負版者只負民之數且式之而不敢慢則使民之時又可知矣

有盛饌節

主人欲容故設盛饌變色而作若不敢常者不是為其饌重在敬主人之禮意耳

迅雷風烈必變節

迅雷風烈必變蓋晝夜說變是變其常度以為敬亦不是竊皇失次也○問若有終日終夜的雷風安得常常而變曰固常常如此但亦主于疾風迅雷平平的雷風則亦不消此矣

俱氏四書講錄

卷之五

七

七

寢不尸二句是敬以康已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憂意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正立執綏不平只重在正立謂正立而執綏也蓋人之升車立難於正若綏則不容於不執矣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疾言親指重在失容上惑人意稍輕車中可顧者亦顧但不過較而遠視可言可指者亦言亦指但不疾言而親指若全不顧不言不指則又失之拘矣

此記夫子在車的容貌正身是身容正也不內顧是目容端也不疾言是口容靜也不親指是手容恭也意在車且如此

況在清廟明堂之中乎

色斯舉矣章

晦庵子云此章必有闕文思意無所闕乃文之前後倒置者夫子見山梁雌雉時執子路去共之雉三喚而作故歎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應色字是拱執之義三喚而作應斯舉矣是張兩翅而鳴起也○首尾要說出人當見從而作的意思矧伊人矣而可不如鳥乎○子思亦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其此之謂也

夫子之修於身行於家者至鄉黨而備立於朝行於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繫亦重矣聖人萬世之像刑也父兄宗族之間為臣朋友之際以至衣服飲食之節莫不曲盡其道



焦氏四書講錄論下卷之六

翰林修撰 濟園 焦 竑 著

同年檢討 龍華 敖文禎 校

先進第十一篇

曰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是周文武成康之時後進是周末之時禮樂所該者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里鄉黨大而冠昏喪祭小而食息起居莫不有之者禮是天理之節文行得從容不迫便是樂先進之禮樂文質得宜也時人却以為野人後進之禮樂文勝其質也時人却以為君子則其所用者從後進而不先進矣

君子野人之評開繫不小孔子從先進便有移風易俗擔當

世道之意○如用之就眼前說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若

說他日得位則此時可以不用禮樂乎况夫子得位又將損

益百王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也豈特從周之先進而

已乎○從先進是敦本有本亦自有文雖或文不足却真意

尚存不害於理若專尚文則真心日微而彼此愚弄五倫交

際總作扮戲子上場矣天下幾何而不亂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節

從我於陳蔡者此時不及門或死傷或散歸或出仕皆不可

知也○問天生夫子之聖何以又厄之於陳蔡曰天地亦厄

於晦冥日月亦厄於薄蝕山川亦厄於崩竭聖賢生而肖天

地之象稟日月之光鍾山川之秀其能免于厄乎

德行顏淵閔子騫章

顏淵以下十人皆是從於陳蔡者記者因夫子追思故以此

實之見得夫子所思者是思此等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是因此十人各有所長而分科以記之無品第高下之意

○十人的資質不同學力又不同故有四科之別然唯德行

一科最高言語政事文學無所不該也○師於弟子名之而

不字此處皆字之故知為記者之詞耳

子曰回也非助我章

此深慕顏子悟道之妙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只一直說下不

可說是以下句明上句說字要說得深或以惛然聽受認之

非也蓋此說字直是心領神會渾融淡洽所以為妙悟夫子

所以喜之並無若憾之意○問夫子果以相助望弟子否陽

明子曰此亦是實話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

人的言語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

精神豈不好顏子聞一知十既無所問難則聖人亦寂然不

動無所發揮了此固可見顏子心領神會之學亦可見聖人

望道未見之誠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閔子騫字恐是記者之誤○人不問於父母兄弟之言正見

其孝不是孝之實父母兄弟猶或溺於私愛難必其為公論

人皆以孝稱之而無問於父母兄弟則其論公矣○閔子蚤

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以蘆花衣子騫父覺而欲逐之子



竊曰母在一字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遂成慈母孝哉之稱夫子因其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不然聖門之南容三復白圭章

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問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讖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三復白圭是日日常常誦此不止一日誦三遍要重謹言意○妻以兄子者容之賢既有所試兄其時耳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有顏回者好學只空空說必待能問之意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章

顏淵曰吾嘗欲

顏路欲以梓莖顏子雖是父子之情然貧而厚葬却不是禮

請於夫子既不以禮望師責及命車又不以禮尊君何也

夫子不許顏路之請恐其以為吝也乃以向之葬鯉者釋之

曰人之子才不才雖不同然以父視之則皆子也生同其愛

死同其傷不以才而加厚不以不才而薄之者然則汝之於

回亦猶我之於鯉也鯉死之時有棺而無槨吾未嘗徒行而

賁車以為之槨蓋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無車而徒行也向

既不合車於鯉今安得舍車於回是非吝於回也吝於回則

亦吝於鯉矣鯉吾之子也而忍為一車之吝乎○大夫不可

徒行重命車上惟其不可徒行故君以此車命之也命車

顏淵死子曰噫章

夫子於顏子全是為道而悲天字莫輕看過見得顏子死而道統喪天實為之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孔顏真一體者矣○顏子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然則聖門之弟子顏子而下子路其可少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夫子哭顏子是為道而哭故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是提覺夫子之意欲其節哀而不至於傷也○顏子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夫始而慟哭者哀之正也終而彈琴食肉者哀之節也聖人中和之氣此亦可以觀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章

門人厚葬之一陷顏子於非禮之地一陷夫子於不得從子

之視夫子責之乃是教戒之意非自為脫謗之說也○天下

之情有厚之而薄者有薄之而厚者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

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其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

則相訝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

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厚葬之

不許夫子真以子弟待顏子而不以鄉人待之矣夫人情相

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喜不用不愠與之不辭不與不怨夫

子於顏子固曠然形骸之外者死而有知顏子亦必不於形

骸之內索夫子也肯以厚葬之非我而為薄哉

子路問事鬼神章

夫子於子路之問不是不告他已是告之了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事人之道便是事鬼之道總只是一箇誠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也未知生焉知死知生之道便是知死之道總只是一箇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矣○看來子路問死是問何以死也若云氣散而死之死愚夫愚婦亦知得子路乃獨不知而問乎○學者須知得自己已有生處天之賦形於我者何如賦性於我者何如我有此形當何處用我有此性當何處作爲須要如君子存之以異於禽獸者方謂之知生知所以生而順便知所以死而安夫子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知死之說也若只教子路知箇血氣之生則其

閔子侍側章

閔子子路冉有子貢俱侍側閔侃侃行行但是氣象閔侃侃是剛氣不露而和氣發見侃侃是剛氣稍見而和氣不足行行則全是剛氣而無一些和氣也○子樂正是朋來之樂蓋有此發達之器吾道便可傳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吾之性分方盡故樂若性分上有一毫未盡便不是參贊天地之全能矣能樂乎○白氏云學者須先理會氣象好時百事是賞此語最好且莫說聖賢只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疎談論無序縱有甚誠意亦不能入人爲是氣象不好了若舉止從容論議簡重氣象好了時縱無甚誠意動人也不敢輕他以以此知氣象要先理會也○理會氣象無過是習伊川子曰人只是一箇習今看貴戚自有一般氣象儒臣又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箇習耳

由也不得其死莫露行行字行行是說者之詞且亦是就好處說○夫子危子路有取死之理亦是愛之之意不是惡他子路若即此而善反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審義而仕以義而死雖中夫子之言而亦不謂之不得其死也顧乃死於衛輒之難真不得其死者矣○鳥之巢毀華者倏然而風蔭折而巢壞不得其所故也稷蜂不攻社鼠不熏得其所故也子路之於輒伯喈之於卓子雲之於養文若之於操皆不得其死所焉即稷蜂社鼠竊笑之矣吁可惜哉

魯人爲長府章

魯人爲長府是撤舊而更新國子以其勞民傷財故諷之云仍舊貫亦好雖不改作便如何亦未見其有害也然則何必改作乎○改作之事不得已可也即不得已仁者猶爲之不忍而况于不得已者乎我

高皇帝臨濠之後不得已也且曰憂人者體其心愛人者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力於軍民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臨濠造作者可加給衣米庶不至於饑寒仁哉聖人之心不得已者且若是也不得已者忍爲之乎列聖相承無一踰長府之轍者非聖人作法之善而何以致此夫人不言謂此人不不言則已言則必中理也長府之不必改作者人亦能言之但未必能如閔子之言雍容而簡當故夫子獨取之耳有德者必有言也信哉



曰由之瑟章

人於音樂最不容偽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夫子此處不專爲子路之鼓瑟發是要他從心上做工夫○子路堂鼓琴夫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也匹夫之徒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至此又有奚爲於門之蓋所以警而由也升堂二句要見夫子取子路意重升堂上未入於室輕帶說由之學已升了堂特未入於室也堂堂字只借以形容正大之域精微之奧要之亦從立之門門字生來升堂是得門而入者矣豈是在門牆則麾之者乎○夫子此語門人聞之必將曰子路升堂矣可敬也子路聞之必將曰吾未入室也可憂也蓋責人主於恕恕故掩瑕而納污自責主於嚴嚴故求全而責備然則其告門人者亦以告子路也歟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子張子夏之過不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過者固是賢智之太過不及者却非愚不肖之不及亦要說得拙當于要是何等人也道以中庸爲至不及固不是中過亦不是中猶夫不及者也○過猶不及是汎論其理未繞以師之過猶商之不及緣○二子聞此一箇便要俯而就一箇便要勉而及則皆可進於中道矣季氏富於周公章

季氏雖貧冉子亦不必爲之求富况又富過周公乃爲之聚歛而益添其富是以深可惡也○問富者不止周公不曰季氏富於他人而曰富於周公何也曰季氏是魯之臣魯是周公之國只就魯事說耳

鼓以號衆攻求暴虐揚其罪使衆共知之攻求之意重在要他改過不是徒攻而已可也者正謂其可以改過也○冉子之爲人如此乃聖廟從祀却在十哲併短喪之宰予亦在其中殊不知十哲以從陳蔡而記程子所謂俗論也可以之定肅皇帝嘗於祀典釐正二字幸爾脫漏議禮者倘及於此合將二子置在庶下以有若補哲位亦可也其餘若許衡仕元之當黜白沙子陽明子之當從祀者愚亦另有錄矣故以

柴也愚章

凡人病痛多不自知亦有自知病痛者又多護短只恁做去便流於惡此變化氣質所以爲學者之先務也○愚者知識不足執一而不變通魯與愚不同是有知識者但知得遲鈍辟者少誠實者有子誠實習於容止亦無害嗔者容貌詞氣之粗鄙夫子是提醒四子意要他各知其偏而克治之克治之功一到則爲明敏而不終於愚魯爲誠精而不終於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回也其庶乎是幾與道爲一屢空又是就中提出一件來說蓋只爲他貧故又云此若是他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爲庶乎○屢空不是安貧即其貧以見其能安也若不安貧別去



營求治生亦不至于屢空○舊說以屢空爲虛中受道始於何晏亦似有理但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僻而晦且空虛而云屢是猶有不空之時其不空也亦與庸人等而不受道賜不受命而貨殖是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德則屢中又是他才識之明虛亦可以進於道也○貨財聚殖與屢空及億則屢中重才識上屢字亦有不中之時但其中者多耳○問子貢之富以能生財顏子之貧以不求富然則貧富不係於命了如何又惟子貢不受命曰顏子之貧命也若去求富便是不安命子貢之命未必富也然却能生財雖是致了富亦於義有妨故云不受命且世間事若一切硬以人爲做去人定勝天豈全無可得者哉然人品則從此分矣究竟利害亦自不同學者是以要審所尚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是問善人之所以爲善人夫子言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不踐迹者以其質之美回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不入室者以其未之學又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問善人之未學者不知將何所學世儒謂未探討探討恐難入聖人之室曰學是學求至善不爲不善則所爲亦皆善了但求之事迹無事則又無學了須是常虛常明無動靜無人我此意常存久而純熟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纔是學纔能入聖人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章

論篤篤字要有別樣的言論都易得辨惟不論從篤實的與真切切像箇君子却是難辨也我若因而與他爲君子然不知他真是能言能行之君子乎抑是行不逮言之色莊者乎須著詳辨一下○色字所該者廣一語一點也是色○論篤不可以取人然則欲定人物之權衡者已矣詳見前卷

子路問聞斯行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爲可而未安冉有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爲不可而不取問詞雖同而意却不同夫子之答亦不得不異○有父兄在不只徒要稟命亦是要他知所取裁意子路豈不要他行行其所必能而不待於教者冉有豈不要他稟命稟命其所必能而亦不待於教者也○二問未必同

時公西華因其答異而疑之故又問不有此問亦無以見夫子造就之妙○兼人與上退字就資質力量說退者不及乎中而進之使無不及兼人者太過乎中而退之使無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夫子所以惓惓於弟子者與之而已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顏淵後是偶然相失在後及匡人圍解顏子追至夫子語之曰吾在圍時恐汝赴闕而死顏子曰子雖見圍尚在也回何敢赴闕而死○吾以汝爲死與子在回何敢死顏淵就在圍時說若解了圍後顏子定不死夫子亦不憂其無故而死矣○子在回何敢死者死非難康死爲難可以死者一死便足以塞責可以無死者一生便足以成功守死善道聖門之正業



原是如此○問夫子若不在時顏子赴闕而死將置顏路於何地曰事勢到此只着待死此與父母在不許友死之意別死不可許友而師則不可以友例也况顏子於夫子又非他人之師弟可得而比者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季子然問由求夫子不是要把二子說壞乃抑季氏之意彼季氏不過一大夫由求不過一陪臣也子然以大臣為問想他家庭之間必有無君之謀以季氏可奄然而為君由求可相從而為大臣也譬竊之狀已露於大臣二字故夫子抑其間而又云紇父與君亦不從也折伏奸雄之心打破諸頭夫子所謂大臣是以大臣之道論不必有大臣之位者此為

小官亦當如此

蓋大臣若不稱職亦不足為大臣小官能盡其職或德浮於位亦可謂之大臣也○道莫大於仁義大臣以道事君是以仁義致其君以仁義而治天下此是他幼學壯行的本領外此都無計較所計較者只是去就耳○大臣之道全在治心學問中得來無一毫私欲之累者纔能如此若平日欠治心的工夫便只知以富強利君以爵祿利己而己小人哉

二子既是以具臣子然以為必從季氏之所欲者夫子恐他脅二子以不義故又云大臣之道二子雖不能盡然君臣之義則講之已熟設有紇父與君之事必不從而為之也此二語

季氏聞之膽落矣

子然要假由求以誇人也便說他失大臣之道及子然要

資由求以助己也便許他有人臣之節一答問之頃而有變化不窮之妙纂輯之謀可沮綱常之危此非聖人子路使子羔為魯宰章

禮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宰成遂為衰子羔本是箇好人子路纔舉他但質美而未學夫子所以曰賊夫人之子賊者既妨於治已又妨於治人其害恐不小也○子路嘗對夫子云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莖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夫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不學而使為宰是以子羔為南山之竹而不欲其入人之深矣○夫子說子羔未學固不止於未讀書然讀書亦學之一事子路說事神治民即所以為學而不必於讀書亦是

一段理但他使子羔宰費時心裏原無此意只因夫子責他

臨時杜撰來抵當正是樂人以口給者故夫子惡其佞而亦

三

不以其說為妄也○子皮亦嘗使尹何為宰子產云少未知可否是猶未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又云愛錦而使學者製其為美蓋多矣子皮云微子吾不知也子為國吾為家今而後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夫子之惡子路屬於子產而子路不知請謝又輸子皮一着矣○趙開道亦嘗折王介甫云龜夔稷契所讀何書亦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意但彼是根心的議論此是口給的佞人也可同日而語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章

夫子先教四子盡言還未知言甚磨後乃知教他言志以



以字即母音以以字爾之不敢盡言者以吾一日長乎爾也  
母以吾長而拘之有言亦須盡也蓋爾平居之志曰吾已有  
可用者特人不吾知也然或有人知爾則豈可託之于空言  
必欲見之于行事不知爾以何者而應用也爾其盡言哉

子路率爾而對節

子路長於三子固宜先對然他氣質粗躁不知道理無往不  
在言動都不可苟乃一承夫子之問便率爾而對記者於此  
處着箇率爾於曾點處着箇繼爾正見得氣象之不同○千  
乘之國已是大國又云攝乎大國者兩雄夾立如三分鼎峙  
一般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肘而時被侵害加之以師旅則  
調發又不勝其煩困之以饑饉則糧餉又有所不給時勢之  
難為莫甚於此由也為之必有政以養民之銳必有教以作  
民之心比及三年考績時便可使民有戰勝攻取之勇且又  
知尊君親上之義大國不足畏而多難不足平○子路不  
知氣象雖就他言亦多癡腐而不足於雍容且自恃能  
人之所難能亦有妄為人才意思真不讓而可哂矣

求爾何如節

冉求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為哂子路而謙處其小然他  
的才調亦不過如此求也為之是有開其源節其流之政事  
故此及三年財不可勝用而可以足民也禮樂教化民說君  
子是身備禮樂之道者故能以禮樂而化民求何敢以君子  
自任唯侯之君子而已矣

赤爾何如節

赤云非曰能之是因求以禮樂屬君子也然禮樂無處無之  
不可斯須去身者赤何獨於宗廟會同而學之蓋宗廟是諸  
侯祭社考會同是諸侯朝天子亦願為諸侯之事故特於此  
學禮樂也學了禮樂則所以化民者舉而措之矣○三子要  
為邦乃是說諸侯有委之以邦國者不是自己為諸侯也右  
要自己為諸侯則當時諸侯皆封建而世襲豈人人所得為  
者亦終是妄想矣

點爾何如節

記者叙曾點舍瑟之事不是閑語正見他氣象從容處夫子  
在上且當三子陳志時點却鼓起瑟來已有飄然之趣及看  
他的志更覺飄然無累真有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之妙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點是見得道理無往不  
在故動靜之際不似子路之率爾亦不似求赤之過遜且其  
志又只在日用之當不待宗廟會同處原是禮樂的學問不  
待民足兵強處原是春風的事業此是見得道理廣大高明  
雖不離日用之當而實出乎尋常萬萬善○時獨云暮春此  
會想是春暮重冠云五六六六六是不拘數之多少浴沂風雩  
詠歸是借重冠為之推之而四時之景物天下之山水童冠  
之多於此者亦何莫而不然耶○三子是有必者點則無  
意必矣三子是器也點則不器矣克之便與聖人一樣夫子  
深許之者以此而已矣○須知夫子與點不是與他能樂蓋



點之志雖不說為和而却不止於為和米為和時則與人吟  
風弄月若鳳凰之翔於千仞為和時則使人老安少懷若泰  
和元氣在宇宙之間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許他志  
於為和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為和番  
後儒不識聖人與點的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若魏  
晉之以風流相命而卒致神州陸沉之禍者其又名教之

三子者出 至末

點以夫子獨許他的志而於子路則哂於求亦則又默默必  
各有箇意義是以獨退後而請問○禮字該得廣禮即是理  
子路率爾而對既無溫良的氣象是不知動靜之問亦理之  
所在者又以才智自負畧無渾厚的意思是不知為國只有  
箇自然之理也夫為國者若知得箇自然之理不任才智而  
事事以理處之則悖典庸禮命德討罪天下之事一以貫之  
而無難矣區區兵荒之國何足當事耶子路却不知此夫子  
是以哂之然此意亦不要明說出只鶻突云由之言不讓以  
故哂他惟夫子說得鶻突故點不悟而以直任為和者為不  
讓乃有唯求非和唯非和之問意以由不讓為和而哂矣  
彼求與亦亦是要為和者則亦是不讓也何又不見哂歟  
求亦非和之問固以他亦要為和不見哂但亦不可說出點  
只微微問夫子亦只以為和答之而不告以不哂之故也○  
亦也為之太二句綠亦說箇願為小相故借來說言以赤之  
優於禮樂而願為諸侯小相則孰有更優於禮而為赤之大

者乎此如後世作文嵌字之法耳非真有小相大相也晦庵  
子說無能出其右得其肯矣○先時與點者進三子也使他  
有眼空天下的見識此時又與三子者進點也使他脚踏  
實地的工夫因人而裁成神哉夫子之教也夫子其果大造  
乎群弟子亦何幸而在其造化中也樂矣哉

顏淵第十二篇

顏淵問仁節

顏子是問仁道夫子亦是直把仁道告他傳心之要正在于  
此其餘答問仁者都是為仁的方法唯顏子纔可告以仁的  
全體故直指之曰心體便是仁心原來只是箇禮無已也氣  
拘拘放縱有已克了拘拘完全是箇禮便是心體便是仁道  
○克字在心上初起念時用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若待念  
頭發出後方克晚矣○一日克已復禮不是一日便能到此  
由其平日積累功深故一日而功自成也天下歸仁晦庵子  
解作效時文且依他說仁是人心所同然先天下而得之天  
下未有不歸心者然既說了功效復說為仁由已者何蓋此  
等功效孰不以為難而有藉於人却不知為仁是由已而不  
由人者功由已而盡效亦由已而致也可證之於難乎  
愚意仁道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已乃對人之稱不是已  
私之謂已即我也無我之謂克已克已復禮之謂仁一日克  
已復禮天地萬物便都歸於我之一體非天下歸仁而何以  
此觀之為仁只由我自己一克復之天地萬物盡了却毫不



是由人而難爲者也。由己之己，即克己之己。若說克己之己，是己私，則由己之己，亦是己私，而可爲仁乎？

天地是我身的統體，萬物是我身的百體。何人非己？何己非人？人所以不仁者，只緣知有己而不知有己之未克，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何曾只知有己？吾明道子定性書引易云：不獲其身，不見其大象。山子云：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吾四體動四氣之和，天地萬物爲一體，而不知有己者，正此之謂也。天下歸仁，決不可作效學問之病。大忌正助仁者，先難而後獲。夫子已明說破了，況在顏子，又何必以效欲他陽明子云：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工夫，不重效驗。全得仁體，天下就歸於吾仁，乃天下爲度，天下一家之意，即天地

萬物一體之謂也。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但在此耳。

顏淵曰：請問其目節。

顏子合下就曉得克己復禮了，故只問克復的條目。非禮即是己，此非禮亦不要說得甚，只心上初起念時，畧畧有些不足是處，便是非禮，便須克盡。此是盡精微的工夫，非顏子不足以語此。○先說視者，目爲賊首也，勿視勿聽，豈是要閉目塞耳，勿言勿動，豈是要緘口縛身？只是心裏不着一些色相，不爲一毫己私所累，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渾身通是箇禮。心體便完完全全，合仁道便是。問以克己作無我於仁，最親切矣，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說不去，此四者如何是無我？而天地萬物一體乎？曰：視聽言動，吾

人與天下相接，只此四者而已。四者非禮便是有我之私，非禮勿視，聽其視聽者，以天下之公也。非禮勿言，動其言動者，以天下之公也。此正是大公而無我。天地萬物都爲一體，義不謂之仁而謂之問。晦庵子云：克己復禮，還是爲仁的方法，不是直指仁道，故其論仁之語，連篇不盡，而且繫之以圖者，來亦似有理。若以無我爲仁，恐只認得仁的大氣象，不知仁之實却在於何也。且以己對人說，恐直待接人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自家獨居，不與人接時，工夫便無可下，處亦不免踈濶之疑矣。曰：晦庵尊信者，程子也。仁者以天地萬物同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以天地萬物爲己，而不以己爲己，即克己復禮爲仁之意也。此非程子語乎？仁之實不在

此而又在何也？

未接人之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言而信，不動而敬，亦是克己的工夫。如何說無下處而踈濶之甚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說微便可以該顯，說顯亦可以該微。聖人之教，易簡而理得自是，如此豈若後儒之瑣綴而不免於支離者耶？

顏子請事斯語，正是於吾言無所不悅，心不違仁，而庶乎夫子者也。譬之僊家火候，已便成黃金矣。妙哉！

仲弓問仁章

敬恕不是兩箇道理，主敬行恕亦不是兩箇工夫。主敬者，保養此心之天理；行恕者，發揮此心之天理。總是一箇理，一箇工夫。即以出門使民說，出門使民與人相接，便有所施了。此時心之所存者，天理不敢有忽略人的意思，而施之於人者，



亦天理不放以己心所欲的事如此便是合一之學○出門使民只以之爲例出門是以近該遠使民是以下該上○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是人所不欲者有罪之人亦可不施刑否曰怨字要兼忠字說忠是盡己盡已而推之爲恕已心盡了不是欲殺人人亦自知得有罪當刑亦不是強所欲也今人不理會忠只漫去爲恕以此多姑息之害○欲恕即是在和在家無怨怨亦有箇是非無怨是無那是的怨若怨而非的有亦不妨○陽明子曰和家無怨是我自家不怨天不尤人之意家却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病痛已說在天下歸仁康矣○請事斯語是要以敬恕自盡以無怨自考也在貧如客而使臣如借借非不錄而怨恕不遷

仲弓其果能請事者哉

敬恕以爲仁四勿以爲仁仁道盡此兩章我

滿皇帝敬一有箴四箴有註深仁厚澤四十餘年可謂盡仁也

已而且頌之學校以廣仁道之傳爲士子者亦曰請事斯語

則顏子仲弓天下將濟濟然矣所以獨治者亦有仁聖之

司馬牛問仁章

司馬牛多言而躁病源在心不存夫子不直以存心教之乃云訥言者要使他易於體認之意言之既訥心亦便收攝得在但此處莫說出故牛疑其不足以盡仁○言語只看當否言之而當雖千萬言猶恨其寡言之不當雖一兩言已覺其多牛之多言定是不當仁者亦不是寡言的人雖多而當亦

是訥如即便言雅謹爾是也○司馬溫公云鐘鼓扣之然後鳴鏜句鏜輅人不以爲異若不以自鳴人便以爲妖扣之而不鳴則亦爲廢鐘鼓矣不當言而言者妖也當言不言者廢也仁者之言則是鏜句鏜輅而聲滿天地者矣

爲之難不是力行難之難言得無訥亦不是慮行不顧言也此難字是其難其慎之意心存於事不敢苟且去爲又敢爲且去言乎人只一箇心一難便齊難了既難於行事便難於言語見有持重行事的人把言語輕發否○訥言雖若不足

存仁者心之理也謂訥言不足以盡仁亦將謂存心不足以盡仁乎○此理每得於燕閒靜一之中從容不迫之際多言而躁躁字正是學者之大忌何可以語仁夫子說爲之難言之訥者亦是就眼前收拾這躁人耳若要得躁人爲仁須是

康節子教人林下二十年使塵慮消幾可爲也吁非矣哉

司馬牛問君子章

君子內省不疚蓋緣平日所爲渾是道義無一些愧於心故省之不疚夫何憂何懼正是集義所生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縱有可憂懼者亦以義自安而不憂不懼○不憂懼是自然如此不足勉强排遣以從內省不疚來也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不可及者正此之謂矣不謂之君子可乎

司馬牛憂章

牛有兄弟黉與子頑子車是也豈要殺宋公殺夫子牛憂其



為亂而將死故云無兄弟○兩端之是汎說平日所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重死生富貴只重天命二字見得牛無兄弟亦是天命惟常安之而已不必憂也下文又告以脩己而不失人便自有許多兄弟亦無可憂矣○天命是一氣的天即命之所自出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者以之分錫互文耳君子敬而無失以下是子憂自己說的持己以敬重在無失與人以恭重在有禮○敬最不可有失有失亦難乎為敬了程子云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改脩而為敬亦難乎其為敬矣○恭最不可無禮無禮以節文之不及使致人之怒太過便又為識者訶何以得人愛敬故必恭而有禮然後人愛之敬之矣○天地大父母民皆吾同胞四海本是兄弟也吾處人只還他一個兄弟之理海內有不以兄弟應我者乎三代而下寢微矣晦庵子以子憂此語為不得已之詞又引胡氏意謂語滯之病則是民果非吾同胞者哉

子張問明章

子張務外好高問明之意可知夫子教以人情物理上明得就是明下又知其意在遠故教以即此就是遠下不必更遠求也蓋天地之間情狀無限聖人生知亦只是知此理便了若要六合之外纖芥之內去討箇明便不是聖賢的實學只是要在可明處求明而已吾心本自靈明徹去了物蔽人情物蔽了一知得不被人欺就是明了遠了其有不必知處亦自

不消費心何必更遠求乎○沒潤者其來緩膚受者其來急緩則人不暇覺急則人不暇謀一個要講一箇要覺○遠字即明字之義明則遠不明則是蔽於近矣○明雖君子之所貴然亦不可太過易之明夷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蓋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宏之度君子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無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寬厚之德人亦睽疑不安而失滋衆之道是反為不明也已矣○老泉子曰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不能入一室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人有恒言叛父母棄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人也而天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噫知日月雷霆者可以其好

子貢問政章

食以養民兵以衛民為政者酒制田里薄稅歛以足食比什伍時練習以足兵足字就已足了說民信之失承足食足兵來講至此而民有以全其信非至此而方施信於民也蓋信是民生一日不可無者教民以信亦是不可一日緩者豈有直待兵食足後而方施信於民之理乎

足食足兵民信以處常說政之經也必不得已而去以處變說政之權也○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如寇敵交侵饑饉薦至欲留兵仗信以守城須令民出粟來供然民間又



而因餒是兵不足。二者不能皆全，不得不去其可去兵者。民間食若稍足，吾倡忠義以激之，則人人皆與為守。雖無兵而守亦固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如倡忠義以激人，雖與之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欲得食須棄信棄城，然信却不可棄。欲存信保城，又須得食，然食却不可得。二者不能兼全，又不得不去其可去食者。生雖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如張巡許遠之守睢陽是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誠信不可去之意。無信不立者，民自不立也。民不立，國亦不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何以為國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三

光裕堂

文猶句重，文字質固重也。而文亦猶質之重，質猶句重，質字文固重也。而質亦猶文之重，虎豹比君子，犬羊比小人，此二句亦是見文不可去之意。○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亦尚質之說也。聖人恐人以此為文當盡去，乃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蓋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闕者，尊卑有其序，非物亦無以別。禮讓存於內，待威儀然後可行。一簋用享者，有時不當其時而用之，非也。損剛益柔者，有時不當其時而損益之，亦非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然後為無弊矣。○我冠博帶者，人見而敬之，乘駕鳴騶者，人望而避之，幾冠囚首者，人則不讓席矣。故車馬行者，人則不讓路矣。文其可盡去哉。○公問於有若章。

哀公時稅法亦喚作徹，但徹是十分取一，當時却十分取二，名徹實不徹也。盡徹之對有若是，要公行徹之實，盡實在行徹法。君雖不足而百姓足，百姓既足又自有以供君，誰與以不足也。實在不行徹法，君雖足而百姓不足，百姓不足又將起而奪君，誰與君以足也。與字猶詒字，要說得活，纔見君民之一體。○君民一體有若是得之於夫子者，夫子嘗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一體之說也。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亦一體之說也。為君者不一體之念，而剝肉以醫瘡，愚矣。○天下事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者再實之，本根必有傷，拙藏之家後必有殃，此益之而損者也。百姓足，君孰與不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三

光裕堂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忠信義即是德，主之從之即是崇。主忠信以立乎義之體，從義以達乎忠信之用，只是一箇理，一箇工夫。○愛惡就



人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造化生死之權豈在我乎  
之中虛用其心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其人  
則不明之甚者也○此問辨惑却只告以惑之事不告以辨  
之方者知得如此是惑即便不如此便是騎驢覓驢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人倫是政事之根本君君臣臣父子子須以其人存則其  
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若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人亡政息縱欲正人亦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也政何由立乎故曰有開雖驢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若君臣臣臣是君便成箇君臣便成箇臣父  
父子子是父便成箇父子便成箇子要其所以成者則在各  
盡其道耳○君臣父子雖要各盡其道然亦有箇大綱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綱舉而目自張矣  
○春秋書齊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君不君則臣不  
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信如景公之言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章

片言不是半句言半句言豈能折獄乃是畧說幾句而言尚  
未畢也○夫子只取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未說出他所以如  
此之故弟子因記之云子路無宿諾見得他所以片言折獄  
者以其忠信明決也惟忠信故人不忍欺惟明決故人不取  
欺而片言可以折獄耳○諾而必行是忠信行而無宿是明  
決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忠信

明決之全處亦可見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章

夫子不以聽訟為難只以無訟為貴使民無訟者不是禁民  
去為訟潛潛消然奪若或使之而自無訟之可聽也○使字正  
好理會民所以有訟者以德禮之化未至耳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正是使之之道有耻且格更有甚訟獄乎○此章合上  
章看子路是聽訟的夫子是無訟的一則治其末一則治其  
本○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蓋絕訟端於事之始訟便  
無由而生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筯之間蘇史戚宗禍起於談  
談之頃謀始之誨可謂深切著明矣訟者慎之哉

子張問政章

居之是以所行者存之心行之是以所居者措之事無倦者  
始終如一重在終一邊以忠者表裏如一重在裏一邊總是  
二箇誠誠者無妄即忠也誠者不息即無倦也此是政之常  
道不止為子張少誠實說○人情多易倦然倦者亦由不忠  
來若是行之以忠不要其成決不已居之如何肯倦忠者盡  
心也東萊子云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父愛百姓如妻子  
御群吏如奴僕康官事如家事然後為盡心盡心盡之為忠也  
而居之又肯倦乎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君子小人不平重君子上小人只帶說君子所好者善故已  
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者惡故已有是惡而



亦欲人之濟其惡吾子視人之美猶已之美從而誘掖之又從而獎勵之惟欲其美之成也視人之惡猶已之惡從而救正之救正之不可又從而哀矜之惟慮其惡之成也小人見人之惡幸其與已同也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勸成之見人之善嫉其與已異也非徒願其美之不成又從而詆毀之君子小人之相反也如此

### 季康子問政章

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己政者正也是解政字之義政所以正人也此句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纔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正人必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子帥以正人自不敢不正矣書曰爾身克正罔敗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此之謂乎

### 季康子患盜章

康子患盜之多欲夫子患上之先欲上者下之倡荀子之不欲則民皆以不欲為美雖賞之為盜亦不為賞之不竊是甚言其不為也豈有賞民為盜之理○易之大畜曰積豕之牙吉蓋億兆之衆君大夫欲以一人制之雖嚴刑密法亦決不能勝惟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彼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豈能勝之而止其盜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要脩其政教而不事刑威使之有農桑之業使之有廉耻之風民皆各安其業各耻其非而自不為盜矣夫不制其盜而制其盜之源猶不制其牙而制其勢豕自

不能為害聖人之善弭盜也如此○盜有二有封疆之盜有朝廷之盜此所謂盜封疆而非朝廷也政蚘撓牛之膚牛必鼓耳以揮之鼯鼠食牛之角牛則不知其痛封疆之盜政蚘也君大夫知患之而弭之朝廷之盜鼯鼠也則不知患而失所以弭之之策鼠將食及心髓而牛斃矣可不戒哉

### 季康子問政章

子欲善欲字如欲仁得仁之欲子欲善是子有道也而民善則民亦有道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空說草上之風必假纒說明此的意思○順風而呼者聲不加疾而聞之者衆登丘而招者臂不加長而見之者遠君子要化小人極容易惜乎其不為耳○康子要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要化惡人亦皆為善人詩曰羣為荼毒康子之謂也

### 子張問士至非達也節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者謂必何如而後可以達也是問所以達之故不是問達之名義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說不可用出來子張還未知此

夫子因子張是務外的人便知他發問之意故詰之曰爾所謂達者不知以何而謂之達也此是以達之名義問子張達者務實聞者務名誠偽大不同○陽明子曰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即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

### 夫達也者節



此條解達之義實是變通而不拘泥直是變通而不偏曲實直固好但亦有直情徑行行得不合宜處故又要好義察言觀色而慮以下人是一串事察人的言觀人的色猶恐所行之義未盡協人意而念念要下於人不放自是也此等人質之義理而順通之人心而安何處不行必達在家必達

夫問也者節

此條解問之義實直好義者行不與仁遠色莊以取仁而行却違之者便不質直好義了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猶自疑而不信以仁自居而不疑者便不觀察下人了此等人欺世盜名人多有之者故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然譽之者亦是常人君子則如見其肺肝矣

達者實大而名自弘是聞與達兩得之也聞者無實而名亦不久是聞與達兩失之也得失了然若此為上者亦何苦求聞而不求達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章

崇德脩慝辯惑都是心上工夫理得於心之謂德惡匿於心之謂慝心有所蔽之謂惑崇德是全其心之所本有也脩慝辨惑是去其心之所本無也○先事者以崇德為要德之崇便是得了為其事者必有其功若未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過圖之則心不專一以有利而為者必以無利而急德何能崇惟先其事後其得則心一而不分功有常而無間德便自此崇矣○脩慝工夫只是謹獨恐猶未形隱在心裏就此下工夫不使其潛滋暗長是為攻其惡若別人之惡則於己無

于者何必攻之今人開口便議論人甚至謗毀人不知此處已自陷於惡了已有惡時却置之不問問得人說又護短強辨一任做去以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悔哉○一朝之忿是暫時的忿非不共戴天之讐終身之忿也何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亦不必到利害處為親之累只稍損名譽便已辱其親了千鈞之弩為鼷鼠而發機以小忿害大倫全不知箇大

樊遲問仁二節

樊遲問仁智之體夫子告以用者體用一原會得用時亦可樊遲未達是以愛人者無一而不愛知人者却又有擇而不盡愛欲為仁便妨智為智便妨仁難以並行而不悖也○仁者之愛豈是不分善惡一一而舉用之智者之知豈是於不用者全無一此矜愛遲也未達腐矣

直枉以人說此直字所指者太如下舉陶伊尹等人舉直錯枉是擇之而舉錯也枉者因激厲而為直是亦吾之舉錯存以使之也夫舉直錯枉者智也能使枉者直仁也知人之中而有愛人之化仁智何曾相悖乎但此處且莫明以上句為智下句為仁若分貼明白則遲不應又云見夫子而問

樊遲退二節

遲以舉直錯枉為智又未達能使枉者直為仁之理故舍仁不說只云見夫子而問智子夏知得夫子所包之廣不止於言智者亦是就能使枉者直知之耳

舜湯所舉者多臯陶伊尹乃其尤者也舉臯陶伊尹是舉直



而錯也非知人之智乎不仁者遠是能使枉者直也非愛人之仁乎兩言之中而仁智之理皆包盡矣故但講于夏之意不要直說破仁字方是

子貢問友章

交友之道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善道為難忠告者盡這點誠心以告之善道者心平氣和從容婉轉以道之此是篤交友之仁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者是全交友之義○問不可則止不可的人恐不宜與之友曰不可是不可復言非不可友也如程子與司馬溫公論學多有不信處亦是不可也若云不可友的人則忠告善道不施之於彼矣又何待不聽而後止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文會友句是工夫輔仁句是主意夫學者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更有何學又是仁之散見者君子以其散見者與友講習而行之無非以友輔成此仁而已博文是何為要到約禮處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把道明德達分作兩意豈是學有兩樣耶○晦庵子曰師友之功只能導之於始正之於終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人驗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鹿坡子友說云古之合交也難今之合交也易古之全交也易今之全交也難元何古今之相戾也蓋其合之難故其全之易也其合之易故其全之難也古之交者易曰三人

則損一人詩曰人涉印否印須我友謂合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全之易也今之交者投刺一訪即劇談而盡歡倒屣一迎即款語而移日何其合之易也然厚于貌而薄于心繁于文而寡于信令終之全者難矣大抵全交之難其蔽有六曰妄交曰私交曰偽交曰勢交曰賄交曰俠交妄交者越石父之所慙也私交者晏平仲之所譏也偽交者孟孫蔑之所拒也俠交者公孫弘之所辟也六者之蔽落而君子之交鮮矣故徇其所易則以為無能強其所難則以為好異好名者不為之延譽則以為掩華而沒善諸俗者貴之以學古則以為迂緩而不情規其所失者則斲然而不從諷其所短者則愀然而不樂聞有物議而入告之則以為造謗見有私昵而使遠之則以為欲分指摘其文者則以為忌美出示其美者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疏題則託于避嫌患難而望之以救援則委于不利有作其前者則惡相掩而欲毀其盛有襲其後者則嫌逼已而務遏其老或因事而致憎或反德而為咎入室操戈墮井下石何者而不為耶嗚呼其愛也兄弟不能先其惡也寇讐不能甚其恩也終身不能畢其歡其怨也一日不能堪其忿此龐涓所以抱馬陵之恨而陳餘所以有泜水之悲也要其所自皆緣于六蔽焉耳然則今之交友者而欲幾乎古人全交

子路第十三篇



子路問政章

政事只是教養先勞是教養並舉孝弟忠信之類以身而先行之巡行勸課之類以身而親勞之兩皆皆是不便於已的事易得倦况子路是勇者又易得倦故夫子於其請益而以無倦告之也○問勇者既喜於有為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為只是簡意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是為可久可大的事業是為蕩蕩平平的王道○子路嘗為政於蒲夫子過之三曰善哉由也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而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以此觀之子路亦善為政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節

政事之興廢刑法之寬猛人才之通塞皆係於宰故夫子以此告仲弓○有司是宰以下的官凡事先責命有司如財賦先司庾軍旅先司兵祭祀先司祝訟獄先司師之類過是失誤已可哀矜過之小者尤不足校故赦之賢才是士庶中的賢才舉之者或用為有司或薦升諸公也○先有司不是好逸為治自有其體而兼聽易於成功也赦小過不是姑息立法不可不嚴而行法不容不恕也舉賢才不是植黨為政在

於得人而蔽賢甚為不祥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曰焉知賢才節

仲弓以先有司赦小過此舉一人能得賢才則一人不能盡知而舉之夫子教以下雖不能盡知賢才然未必一無所知也爾但舉其所知至爾所不知而人各知之者皆各舉之亦不患不能盡舉矣只重在用心公上不必作感召說○仲弓是要賢才之舉盡從已出却不知天下之事皆我之事天下人之能皆我之能事不必盡從已為能不必盡從已出若要盡從已出則徒爾勞瘁日亦不足矣夫子先說箇先有司已足此意仲弓悟不到故又說爾所不知人其含諸人之知即已之知人之舉即已之舉人之功即已之功人已渾忘此正是以天下為度以萬物為一體者心體何等坦夷氣象何等寬大只如此天下何愁不平治耶○歷觀前古願治之君未有不以舉賢為事者賢才亦未有隱沒而不見知者蓋以人君之勢心之所向天下爭從而奉之設若珍禽奇寶之屬雖遐方絕域深山大海之所有者亦無不可致也以此心而好賢又何山林巖穴之幽海濱方外之遠賢才有不見知而盡舉者乎○古之舉賢者以道德行藝為賢才舉之之法舊典可考而知也今之為法者不然太學可以粟而納官爵可以金而買此固不問其賢不賢矣至於所謂賢才者有中式之選有應制之選反覆澄汰者再三亦既以為舉賢才矣然不過文字之虛而非踐履之實一日之長而非平生之行也



舉之者亦將賴其爲有用而彼則以爲吾之爵祿虛文便足以要之矣又何暇思舉之者之意爲如何耶仕路不清而治不逮古者以此然文字之科又亦難變矣莫若別立一科稍倣古制而參以時宜選之於族里稽之於有司而又特委人以默察之如果道德行藝之脩也舉用之恩禮盡在文字等科之上則人人皆知所勸而真賢真才者出矣四三王六五帝之治不有可立而待者乎○我

高皇帝嘗令各府州縣等官訪求德行著名之人里隣先爲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則德行一科曾與文字科並行矣且此令卽與初定大比之制同歲而頒則二科並重之意尤曉然矣後來者竟以

此令置之高閣得無恐終南爲仕塗之捷徑耶噫有一於此請以重罪坐則其誰敢犯也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衛軌無父夫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軌尤無義子路無所取裁不能適義自以爲可仕而仕之是時夫子居衛意以爲亦將仕之也故云衛君待子而爲政○必也正名乎夫子分明不與軌非惟見衛之名不正亦以見已之仕衛不成非但答子路奚先之問亦以示不肯仕衛之意矣

子路曰有是二節

君子於不知者闕如子路於不知者却率爾而對野人而不名不正二節

凡事順天理則名正言順若拂逆天理則非理稱呼開口便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言卽是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叠叠說去則字是縛去文法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此章末所以獨說無所苟於其言也○事不成是不成箇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更說禮樂不興○禮是理樂是和事不成者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興既失其理而不和賞刑便無一中節獨云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濫禍及君子則民不知趨避而無所措手足矣

故君子名之節

故字承上文來名不正之禍如此故君子必先正名名之二

句詞平而意不平言之句就承名之句來君子欲名之者必其可言而後名既可言之必可行之也夫可行由於可言是以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行字即上文事字意可行卽是循倫常成事牀意○不曰於名無所苟而曰於言無所苟者言卽是名之言而又是行之基也要以言行相形說故曰不苟於其言耳○言無所苟重正名上正應前必也正名乎○問夫子固仕衛不成若仕時要正名分先儒以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軌立郕何如陽明子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夫子既肯與軌爲政必是他已傾心委國而聽夫子盛德至誠必有感化他處使知無父之不可爲人他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



父則噴當此時亦豈不感動底蘊乎哉既遠輒乃致國請戮  
曠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亦決不肯仍以  
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  
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父曠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  
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必欲得輒而為君輒不得  
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輒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  
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

樊遲請學稼

樊遲請學稼圃是詩夫子教之學夫子而云吾不如雖不顯  
闢之已婉拒之了○如字莫作似字還作不如說終見拒之  
之意○問大舜伊尹皆嘗躬耕畝畝為稼圃之事夫子何以

此詩書卷之六

下論卷之六

主

拒樊遲曰聖賢遇此時便為此事亦不是專心致志以此為  
樂而無遠大之圖者選聖人之問所學何事也乃倦倦以  
稼圃為樂則是局於此而不能遠大矣病痛在一學字夫子  
所以拒之而且鄙之曰小人哉

稼圃是小人之事禮義信是大人之事小人之所能者有限大  
人所濟者無窮○上好禮自處以敬故民亦敬之上好義事  
皆可以服人故民亦服之上好信情已孚於民故民亦用其  
情俱是以類而應者也○好字不止心裏好自念慮之微以  
至絕為之者自獨處之地以至滌衆之時莫不是此三者  
謂之好○四方之民至必曰稱召其子者見得無大無小皆  
至也民而皆至自有為之稼圃者上之人非惟不屑為而亦

不用為矣○問樊遲是布衣之士夫子何教以四方歸之之  
道也曰四方之志男子生來便已如此故平章協和的事業  
雖是有能而不能而充明峻德的本領則無堯舜無孔顏一  
也夫子所以教誨者亦惟欲其於禮義信好之學之焉耳能  
是三者則四方之歸雖不可必而在我已是箇天下為度的  
大人矣人己一体体用一原聖賢合一之學自是如此孟子  
亦云士尚志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其此之謂哉

子曰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紀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而其為詞  
尤婉正得休不剛不柔善誦詩者必能識人情物理取其得  
而盛者戒其失而衰者以達之於政也使君以君命獨對於  
人太柔則為人侮太剛則為國禍非得詩人命詞之休者亦  
不能善為詞也當時列國往來多尚詞命故併指此為誦詩  
之驗○問道理都在吾心為政專對的道理豈在三百篇上

此詩書卷之六

下論卷之六

主

夫子何以云誦詩而後能為此曰譬之康家者吾心的道理  
是家裏的錢穀道理記在經書是錢穀的記籍不體驗於心  
身只以口耳記誦經書者搬弄記籍而不務守錢穀者也心  
身上會體驗而不正之於經書者空守着錢穀而不查記籍之  
籍者也知此則知夫子雅言詩書執禮之意而吾人內外  
子曰其身正章

此主教人說教人者不在令而在身令雖亦不可無要以身  
為之本詩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身正而不令之謂也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亦理勢之自然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兄弟多相似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其政亦是兄弟也○二國政相似禍亦相似哀公孫於和而死於越出公奔於宋而亦死於越真兄弟哉

子謂衛公子荆章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公子荆却善居室夫子所以稱他○三有字是室中所有始有少有富有者財用有節基本自然以漸生得來公子荆別無經營也○三苟字可見其常不自侈三矣字又見其常知足處矣者止於此而不欲過望之詞○人有欲速盡美之病者便節

節生事多少累心徒自壞心

徒自壞心

徒自壞心

不免墮於污下之泥即公子荆此意便是淡然寡欲淡而不厭可與入德的人夫子以之為善亦不止為居室說○齊豹之亂荆為靈公駭乘豹射公中荆之背公遂得免荆之善亦不止居室矣季札謂之宜哉子適衛冉有僕章

此章論王道之全庶矣哉只有感於衛民既庶何加曰富之既富何加曰教之是因衛民而汎論者庶而又富則民生以厚而其庶可保此帝王作君之道也○富而又教則民德以正而其富可守此帝王作師之道也○愚意富之易教之難富之者養民之生教之者養民之心養民之生者得一廉能之吏足以辦之而有餘養民之心者非得聖賢之師雖日教之

而無益蓋聖賢之教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凡所以教之者莫非理義以養其心也故學者有成材而用者有實效後世之教則不然矣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遊戲其間不過以干名利為事至于究學問之本原則俵俵乎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異於凡民而又有甚焉者矣嗚呼此何足以為教教之而亦何益哉愚故以為富之易教之難也

子曰苟有用我章

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可是撥亂為治而綱紀振立也三年有成則治定功成而王道大備矣○夫子嘗由司寇攝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歸侵田沈猶不飲羊慎潰徙越境牛馬不豫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耕者讓其畔四方客至者如歸衣衣章甫之誦不待暮月而作矣○夫子之自道者乎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為邦百年是祖父子孫之善相繼而為政者勝殘去殺直待於百年百年之久亦只可如此猶未到化境地位者盡善人質美而未學不化如聖人化民成俗之妙故必百年後可以如此誠哉是言者以此之故而斷其是也○康節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意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所謂也

子曰如有王者章



王者受天命而為天子語意是泛說其本意則思周室盛時之治也不可謂是輕易姓而興之王者仁是主王者教化浹洽於人心說所謂薰蒸透徹融液周遍無處不然無人不然者也雖是就天下人見得却主上人說○必世後仁人皆以王道為遲也然三代而上未有厭其遲者歷數月而後得帛蠶婦不厭其遲也歷一歲而後得粟農夫亦不厭其遲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咲之頃則蠶婦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農夫不勝其遲矣功利之習變詐之風起競以立談而收富強之效則王道不勝其遲而可厭矣殊不知天下所以有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所以有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農蚕而廢之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帛皆將死於凍餒矣彼倖焉而收功利者亦王者之遺澤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王者皆效後世之欲速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消鑠無遺人之類滅矣雖有欲速之心亦何所用耶然則後世所厭以為遲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而可廢哉東萊于此

子曰苟正其身章

此從政兼君臣說從政是正人也正身以正人人其有不正者乎

冉子退朝章

大夫之室亦曰朝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是也○冉有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其對夫子亦是當對夫子亦知是國政乃伴

為不知者而曰此必季氏之家事終與你家臣議於私室若是國政便當與同列議於公朝今不在公朝而我不得以與聞則必非國政矣此正曉冉有使知國政不可議於私室之意○政事字亦通用別之而以國為政家為事大為政小為事者不必泥○古者大夫雖致仕若有大政亦與之共謀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以此○議於私室者多是陰謀詭計若列公朝恐為公論所屈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密而害成也夫子此處不特攻冉有徇私之罪亦是折季氏不臣之心為綱常計為社稷計也東萊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邦之興是福福便可樂邦之喪是禍禍便可憂為君難是君之憂也而可以興邦憂其禍者終有福之樂矣言莫遠是君之樂也而可以喪邦樂其福者終有禍之憂矣是故君子寧先憂而後樂○為君二句重為君難如知為君之難必有勉為其所難處總可以興邦如其言二句不重重不善而莫之適以其為喪邦說耳○土地之廣母曰邦之富也臣民之衆母曰邦之強也苟得其道則其富其強者適足以為興邦之資苟失其道則其富其強者不足以挽喪邦之勢得失之際豈在多乎一邦以一人興以一人喪一人以一言興以一言喪其如此可不謹哉

葉公問政章

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則又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曰問一也而應之不一



同政在異端乎夫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奢乎莒樹淫乎施  
圖五官伎樂不辭於時一旦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  
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  
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刑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  
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不以為  
政之事語葉公是待其能問也近豈偶悅必有所致其悅  
者遠豈自來必有所致其來者夫子已啓其端而葉公不  
究其說是亦務政之名而不務政之實而不好真施者耶

子夏為莒父宰章

子夏篤信謹守恐失之近規模卑狹恐失之小無欲速無見  
小利亦是因病而藥之意○欲速者本欲達而反不能達見

焦氏四書講錄

卷六

四

小利者只成得小事而大事却難成亦何益之有也○無欲  
速唯毅者能之毅則能持久矣無見小利唯弘者能之弘則  
能成大矣○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吳楚叛文宗欲明黨之  
速去而訓注橫太宗見斗米之三錢而功隳於遼左真宗見  
弭兵之小利而卒荒於封禪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哉

葉公語孔子章

葉公以直言無隱為直是直之一節夫子以順理無枉為直  
是直之全体任其一節者於理或有所害得其全体者於理  
皆無所枉○吾黨是黨類不是鄉黨○直只是一箇順人為  
子隱子為父隱理便何等順心便何等安故曰直在其中矣  
○為親者諱理也故證父攘羊者夫子不以之為直為尊者

諱理也故君而知禮者夫子不辭其為黨君臣父子之倫非  
聖人其孰明之然亦不特君臣父子也凡在尊親之屬要皆  
理之所當諱者也而可以無隱乎○隱而為耳亦事之小者  
耳若事關社稷之安危則又不可以執一論周公之兄弟石  
碻之父子是矣彼霍光之夫婦相隱以直在其中乎哉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都是管束此心的方法仁者心之理  
也恭便心存於居處敬便心存於執事忠便心存於與人雖  
之夷狄不可棄者居處不同而同此恭執事不同而同此敬  
與人不同而同此忠心無處無時之不存即理無處無時之  
不得始終常變絕亦不已盡在此矣故謂之仁○凡讀書要

焦氏四書講錄

卷六

四

有自得之益如讀居處恭執事敬者使悟得長嘯之非讀節  
用而愛人者使愧其未能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使少  
了忿怒讀志士不忘在溝壑者使慨然有志讀愛人以德者  
使不苟唯諾以祈人之悅此等讀書方有益若只假書以媒  
出身則是窮聖人之獲而踰人牆者矣○看來夷狄不棄不  
是恐其有所失乃是恐其有所棄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恭敬忠存於此而遺於彼行於中國而棄於夷狄可謂一  
體萬物者乎夷狄不棄盡天下之人而在我恭敬忠愛之內  
纔是萬物一體之仁矣此處正且聖人仁恩之浩蕩與天覆  
地載一樣彼置夷狄於度外甚若窮兵而不之恤者雖是中  
國之小康要亦不得為仁也吁可戒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人之志患在無所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耻是志有所不為使不辱命是才足以有為才亦不止為使以一而該其餘也○行已有耻能卓立不辱君命又保華美有根本有文章學問之功不淺矣故以為士之上

孝弟之人却以為士之次者為其止於孝弟而此外無才之

可稱僅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也○此不必論其才

且稱之者止於宗族止於鄉黨則其孝弟亦為士之次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者大人也必信必果而不能

隨事以順理因時以制宜便是小人也必信必果而不能

惡人只是箇拘泥見不到大處耳○其甚堅確故亦以為士

今之從政者何如是問亦可謂之士否斗筭之人志與才既

無足觀言與行亦無足取何足算也而可謂之士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中道上行的人有狂者之志而所行却又精密有狷者之守

而却又不至於過激不得而與之者不得此人傳之以道也

狂者之志進而取法乎上狷者之守不為乎不善只就好處說行不掩知未及不重狂者若裁抑其志之過激厲其行

之不及狷者若裁抑其守之過激厲其知之不及便皆可進

而為中道之傳矣○狂狷雖是夫子並取要之猶還不及狂

學者寧為狂不為狷此夫子在陳之嘆所以尤屬意於狂也

狂者展拓得開明道子一見謝顯道便云此秀才展拓得開

下稍可望亦此意也歟

子曰南人有言章

此章引南人之言又引易之恒卦總是見人不可以無恒○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重巫醫上夫子善之之意不

止此巫醫且不可作更有甚大事可作得○恒字左從立心

右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於此

既云不占而已矣於易又云無所容也夫至無所容其身則

其為戒益切矣然易又云浚恒凶振恒凶恒其德貞婦人吉夫

子凶豈又以恒為不可而與此戾耶蓋恒貴得中故云君子

以立不易方是立於大中常久之道而不變易其方所也若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與同相似而實不同故別之云君子是和不是同小人是

同不是和○君子與人亦有不合處而然謂之和者和是於

理無乖戾君子所不合者亦是循理而無乖戾之心不害其

為和也如富韓范公在帝前議論有不同或至於失色而和

氣却不失者是矣○小人與人只同那勢利之所在心下却

不知有多少乖戾處爭之氣只伺隙而便動故謂之不和

也如王呂章魯輩同惡相濟而其隙無所不至者是矣○問和

而不同既是君子易之同人何以又云利君子貞曰和同二

動為常者也恒其德貞則又是以順從於人而為常者也皆

非大中常久之道矣凶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與同相似而實不同故別之云君子是和不是同小人是

同不是和○君子與人亦有不合處而然謂之和者和是於

理無乖戾君子所不合者亦是循理而無乖戾之心不害其

為和也如富韓范公在帝前議論有不同或至於失色而和

氣却不失者是矣○小人與人只同那勢利之所在心下却



字易爭箇公和是公中之同同是私處之和此同字是私的同同人於宗者各矣同人同字是公的同同人於野者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章

子貢俱就善人間善者必為人所好鄉人皆好之可為善乎夫子曰未可也然則鄉人皆惡之可為善乎夫子曰未可也蓋一鄉之人有善有惡善者好之而惡者亦好之恐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亦惡之恐其有詭異之行故皆未可決其善也不如只看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蓋善惡各從其類善者好之為其類於己也不善者惡之為其與己不類也見好於善者則必無詭異之行見惡於不善者則必無苟合之行此其為善人終可決矣○不善者惡之亦是

能氏四書講錄

下論卷之六

三

答子貢如此說不是必要不善者惡之而後為善也如明道子矯偽者獻其誠暴慢者獻其恭小人之異趨者皆以之為君子則雖不善者亦何嘗惡之耶○陽明子曰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猶未盡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特挺刃而向之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人必惡之者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耳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也無亦在形耳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事字對使字看上饒使之則為之使者使事之及其字是轉語難說與易事反君子悅不以道而不悅似若求全責備者然及其使人也則又器之不求全而責備易悅與難事反

小人悅不以道而亦悅似不求全責備者然及其使人也則又求全而責備矣○君子所悅者道義不悅人也不悅人故

文皇帝因群臣稱賀貴州山谷中有聲連呼萬歲者三諭之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君子之所為也此誠悅不以道而不悅者矣○君子之器使人亦是萬物一体之意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便了何必責備也故隨材而用之如舜用五臣五臣各一其職舜未嘗責其兼為而五臣亦不以己之未兼者為耻此其事功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小人忌人勝己所以直要責備然全人不多得人有一善便當取之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皆是責備也責之不備豈惟養吾之德亦且與

能氏四書講錄

下論卷之六

四

人為善矣○君子責己之意甚嚴而待人之意甚寬小人待己之意甚疎而責人之意甚密君子愛惜人材故使人罷者而天下無不可用之合小人蔑視人材故使人求備而卒至無人之可用天下之治亂社稷之興亡都係于此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無心驕有心泰從道德生來驕從勢生來君子氣象從容似乎驕者然却是盛德之形容泰也非驕也小人氣象舒徐似乎泰者然却是氣盈志滿而旁若無人驕也非泰也都

在氣象上說其迹同其實則不同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是強勁而不屈毅是堅忍而不怠木是質樸而不浮訥是



遲鈍而不佞陋在有一件更近仁不必說一人兼備四者也  
○剛毅者不累於欲求訥者少欲欲與理相勝欲之分數少  
便去仁之理不遠○近仁不是不用工夫亦可為仁有此好  
根基正須實下求仁工夫方能全得信若無此根基即須善  
變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也○變化氣質是學  
者得力處急者矯之以緩緩者矯之以重隘者矯之以寬險  
者矯之以平暴者矯之以和能者矯之以細詐者矯之以信  
信者矯之以勤隨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仁遠乎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子路好勇過我本不足於中和之氣而無所取裁又不達乎  
平施之理故夫子既以切切惻惻怡怡教之又教以兄弟朋  
友之別○切切者意思懇到惻惻者言語詳勉怡怡者一團  
和氣如也二字總三者說總是士的氣象行行如也者視此  
為何如也○三者固不要混施亦不要泥著朋友也有怡怡  
之時一於切惻者恐不免以數而踴兄弟也有切惻之時一  
於怡怡者恐不免以恩而養○士之所處豈止兄弟朋友乎  
類而推之凡為義屬者皆處之以切惻凡為恩屬者皆處之  
以怡怡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本不為即戒然教之既久則亦可以即戎也○教  
民是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七年云者古之教  
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教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

期也民之心志既習於親上死長之義耳目又習於金鼓車  
旌身又習於甲冑手足又習於弓矢干戈坐作擊刺之節故  
可從戎而戰矣○亦可者僅可之詞也七年亦僅可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章

自古國家寇亂不免戰伐備禦無時可撤國非募人非牛  
羊不教而棄是何心也是故教之以七年遣之以采薇勞之  
以枵杜乃古人之所以用兵也如是而後足以盡上之仁如  
是而後足以全下之命如是而後足以享國長久故采薇之  
遣戍也不慮其死亡傷害而但憫其行道之饑渴雨雪之苦  
卒則其不至於喪師殺人也可知矣枵杜之勞還歷叙其女心  
之傷悲但以其夫道路之勞日月之淹耳倘其隣里鄉黨有  
哭死弔傷陳衣設祭之家則枵杜之詩亦何敢歌也十人而  
亡其二三為之上者已有愧矣况肝腦大半而塗地則以禹  
湯文武周公之心豈能一日而安於天地之間耶此王霸之  
公義利理欲仁不仁之殊皆判於此仁則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者不為不仁則一日殺千萬人而不以為慘仁  
則視民如傷愛之如子不得已而後用必不敗而後舉不仁  
則牛羊用之草芥待之驅天下有父有母有妻有子之人以  
逞一人之豪氣濟一家之私欲仁則天下為家不惟不殺殺  
已之人亦不欲殺敵之人不仁則糜爛其民而後驅其所愛  
子弟以殉之至於讀背為儒若韓魏公尹師魯者亦有用兵  
當置勝敗於度外之說好水之敗五路之兵全軍皆沒父兄



妻子持故衣紙錢號於馬首使周公康此當何如其慚作耶而賢如魏公亦但一時掩泣而已未聞其以為終身之愧恨也悲夫悲夫真儒之學古人之心誰復知之耶讀書在前而論兵至以殺人喪師為常事是可為不仁之過何時而已哉

### 憲問第十四篇

#### 憲問耻章

原憲是狷介的人邦無道穀想知得耻而邦有道穀則未必知耻也故夫子兼舉以教之云有道不能為為而但食祿與無道不能獨善而但食祿是皆可耻也須要自其有守而克之以有為纔可以無耻矣

#### 克伐怨欲不行章

克伐怨欲不行章  
憲是虛問不曾問自己夫子亦是虛答克伐怨欲不行者不免有此心特強制而不行少間拾點不到又不覺發露出來焉得遂謂之仁也○人只要道理上看得透那許多不欲不待強制而自去若是實見得大的道理要去求勝他人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霧解水消無此痕迹矣○舊說要到仁的地位有兩箇法子一是漸積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時莊敬涵養是漸積消磨法也臨時省察克治是勇猛決去法也此說亦好

#### 子曰士而懷居章

此士字只負士之名者不是好士居字亦不止居室凡百所

懷者皆是懷居不足以為士者管子所謂從懷知流民之下也士君子如此乎○晦庵子有一說雖不是此處意思亦說得好士君子要為聖賢豈是現然守定在此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關門獨坐的聖賢也須如僧家行脚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纔見得這道理周徧萃百物而後知化工之神閱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道理自是如此試看孔孟如何若戀戀在故土關門獨坐便休恐亦成箇聖賢不得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邦有道正君子得盡言行之時若不危言危行便有負於時了故凡有關於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須悉心言之行之而直盡其力也○危字不是好高使氣理當為而人不能為為當盡而人不能盡者故見其危孫字亦不是委靡喪氣渾渾而不至於盡露從容而不過於激烈故謂之遜○行無時而變者立身之常法也言有時而遜者保身之權宜也君子而至於保身豈盛時之氣象哉有邦者亦可寒心矣

####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此為觀人之言勇而然言勇俱是好的但一是有德者之言一則未必其有德一是仁者之勇一則未必其有仁若緊以言而信其德緊以勇而信其仁幾何不以小人為君子也○有德必有言者天理最有節文心中蘊藉得天理吐露所及



自皆文章仁必有勇者天理最高明最剛健心中全得天理  
自見義必爲而毀譽利害一切不顧矣○仁字較德字更深  
德只有所得仁尤得之純者據德依仁之說可證言亦只說  
在口勇便見之躬行矣○花之千葉者無實有言者似之鳥  
之奮擊者不仁有勇者似之種花者與其牡丹也寧棄德雖  
微菜也畜鳥者與其鷹鷂也寧雖仁雖微雞也也噫况于深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羿羿云善射盤舟是見其有權力禹稷云躬稼是見其無權  
力禹未躬稼然平水土者亦以爲稼穡之地稷未有天下然  
武王有天下時尊爲配天之始祖是亦有天下也○夫子不  
答雖因适以羿羿比當時權力之人以禹稷比已而難於答然  
亦因适之問是實說的似問非問可以答可以無答者若問  
羿羿何以不得其死禹稷何以得有天下則夫子亦安得全  
無一語答之乎○君子以心說尚德以心說其實君子所以  
爲君子者惟在於尚德也喜之意深故不覺美之之詞再  
耳○适以父命師事夫子且得兄子之妻而爲尚德之君子  
莫不負父師之教者况以三家而有此正權力中之德行小  
人中之君子矣渭以涇而益清粹以疏而益精夫君子之深  
子曰君子而不仁章

君子小人雖是兼說然玩其語意似爲小人之假仁者發君  
子而不仁者有之末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是偶然之一失  
小人則未有偶然而得者喪心病狂之人縱要假仁以欺世

誰信之乎○君子於此亦要知得密存養之功纔能全體而  
不息不仁者有矣可乎哉

子曰愛之能勿勞章

此是以勞爲愛以誨爲樂不是說愛人者又須勞之忠人者  
又須誨之世人但知愛之爲愛而不知勞之爲愛愛而不勞  
亦不成箇愛了但知忠之爲忠而不知誨之爲忠忠而不誨  
亦不成箇忠了何者勞之事雖難受然勞於前者逸於後  
其爲愛也深矣誨之言雖難從然逆於耳者利於行其爲  
忠也大矣○東萊子曰人有愛其子者高堂素足跡未嘗  
及門而鄰父之子則使其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於數  
千里外顛頓之苦路人不堪而竊議其爲不慈及觀其終一  
則頑鈍無知家不能保乃其足跡未嘗及門者也一則知類  
通達爲世名儒乃其顛頓數千里者也爲人父者將使其子  
無知爲愛耶抑使其子有成爲愛耶○誨君之道使其君畏  
吾之言不若使其君信吾之言使其君信吾之言不若使其  
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使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使君之  
信也悟之以心者使君之樂也禍固可使之畏然遇驕慢而  
不畏者則吾之說窮矣理固可使之信然遇昏庸而不信者  
則吾之說窮矣惟夫悟之以心者以吾心之真樂而易君心  
之所樂則君之心將釋然而自怡怡然而自得天下無以尚  
之而太平之業反手矣誨君而至此忠耶不忠耶○此處看  
來亦不止說君臣父子凡百愛人忠人者都是勞之誨之也



夫子之意或者所包亦廣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章

當時以辭命為尚講信脩睦以此解忿息爭以此四鄰以此  
厚薄其情姦邪以此作止其惡鄭國為一辭命而四子各盡  
其所長宜乎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草創是起草然未必  
合於舊典合於義理故又探討其舊典而以義理論斷之是  
為討論然討論亦未必無過不及故又脩其過而飾其不及  
是為飾飾然雖飾而文采或不足故又加以文采而辭氣  
充足義理允當是為潤色○世叔討論裨諶不以為嫌子產  
潤色子羽不以為羞亦可見四子公心體國物我無間之度  
夫子取之正要為人臣者每事皆若此不特辭命一事也○  
鄭國是子產執政諫諍世叔子羽俱是子產擇能而使之者  
他不過一潤色之耳叔何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可見主之  
者子產矣相臣之賢否真箇是人才之進退事功之成敗  
或問子產章子產子生有上卿大夫之尊其為政也如也  
子產為政多嚴蓋用嚴以濟寬而卒歸於愛者故夫子曰惠  
人及卒又為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此惠字就好處說  
與其養民也惠意同孟子云惠而不知為政記云能食民而  
不能教民是一意不可以彼掩此  
我者親之之詞彼者外之之詞兩云彼哉外之之甚也○當  
時有兩子西卿夏楚公子申而云夏楚無大可稱者然公  
子申亦有何大可稱耶

人也猶俗云是箇人取之之詞奪人之有以與人無不怨  
者奪之而至於貧尤無不怨者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力以  
與管仲伯氏飯蔬食無怨言無怨而且終其身蓋以管仲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足以當此封而深服其心故也○荀  
子云三百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敬管氏者然  
則怨言之無豈止伯氏之一人耶  
管子子西子產即聖人之品第觀之子產管子次之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貧而無怨不惟人情難事勢亦難須要於此處磨煉絕無一  
毫平之意脚根立定了他日山而有為寵辱利害便不足  
以累心規模自別作用亦自伴然若貧時怨心稍萌不惟累  
德而喪氣亦多至於富貴之地則又失其本心信如張  
敬夫之說矣○富而無驕不止外而不驕做須是不萌驕心  
始得然此之貧而無怨者人情事勢却易雖是易亦不可忽  
若其難者則尤在所當勉也此皆從學問中來真見得此理  
無加無損則貧賤富貴自不足入其念矣有甚驕與怨乎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章  
孟公綽本是大夫而曰為趙魏老則優者見其不優於大夫  
也且是魯大夫不曰不可為魯大夫而曰不可為滕薛大夫  
者不欲顯其之也蓋公綽是廉靜寡欲而短於才的人惟其  
廉靜寡欲故優於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故不可以為大夫此  
雖為公綽說亦是為魯之用人不當惜也○崔杼伐魯比鄆



公綽曰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魯果無恙若是以之  
為老真能坐觀其成哉○凡論人要先其所長後其所短如  
此處不先說公綽短且先覓他的長而帶說箇短處意思極  
溫厚而人之短長亦自不容掩此箇法子最好彼淺薄之徒  
說說然議人之短而沒人之長者亦獨何哉○用人要當其  
才靈公無道之君也使祝鮀治宗廟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  
治軍旅故得件于不亡而夫子稱之假饒夫子為國亦必不  
使求與兵而由與客何者求也與兵必沮于怯由也與客必  
傷于憚二子雖賢能任其才而用之乎以此觀之用當其  
才雖亡國之大夫亦可與國存用枉其才雖聖門之高弟亦  
難與為理今之人賢者不賢于由求不肖者不肖于祝賈  
過其所長而因為賢遇其所短而因為不肖用舍皆失  
所據賢謂非以公綽而為滕薛大夫者哉

子路問成人節

天命於人者只有一箇性智廉勇藝皆性中之所有而禮樂  
則性之中和也若無此四者已自喪失其性有四者而不文  
以禮樂則所性之理缺陷於不中不和者多矣故必悉有衆  
善而後性之大節始完然此亦自條分縷析者言之耳若舉  
其要則一養心便了養得心體純全自是體無不具用無不  
周可智可廉可勇可藝有禮有樂而盡性之能事畢矣夫子  
以此告子路緣他氣魄多要兼人故以兼人之事成就之直  
若化工之隨物而付形者矣○文字當節字和字有四子的

智廉勇藝猶有過不及處是節之以禮裁其過蓋其不及  
而歸之於中正中正了猶或有勉強不和順處又須和之以  
樂勿忘勿助涵泳從容以進於不勉而中之地亦可若雖不  
可便謂之聖人亦可成其為人也嗟嗟人而到此亦但可謂  
之成耳未到此者是不成箇人矣可乎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不必智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也見  
利句是意見危句是忠平生之言即父要者久要不忘是信  
此成人又不及上文的成人但對趨利避害反覆不常的人  
看則亦略略成箇人矣○愚意此條還當作子路說乃其所  
自負也若作夫子說則何必然句是賤道徇人矣且此皆子  
路所已能者夫子方進他以全人之學肯又獎其所已能者  
而沮其上達之志乎○思義固無可議了授命也須審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平生之言也須審信不近於義言亦不  
可便也豈若文之以禮樂者便一了百當哉是此知得不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公叔文子想是箇默廉靖的人故時人以不言不笑不取稱  
之公明賈稱之則又大過而非文子之所及也夫子不直曰  
不然而曰其然豈其然乎總是疑之之辭氣象之渾厚亦於  
此見矣○不言不笑不取雖難而却易一偏之行耳時言樂  
笑義取雖易而却難時中之行也中庸其至矣乎豈其然乎  
宜夫子之疑乎文○文子雖請公明賈曰子富貴貧賤



武仲與之田  
武仲知其將  
有難辭而不  
受孔子曰是  
相之難也夫  
武仲之智而  
不為魯計有  
由焉而不也  
而施而不也

必及矣又寧升殿也伯王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  
葬焉伯王曰吾子樂之則緩請前君而不及其富他人之地  
而欲樂之於已文子之言笑取舍亦可知矣豈其然乎信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章  
武仲不敢自立後而求立後於魯不敢在他國求而歸於防  
以求之當時皆不以為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防是武仲之邑其地險要據防求後防之人誰不  
與者使魯從其求則已不從則稱兵相向後可立也○不濟則  
又以防望於魯使魯亦立也魯君慮及於此不得不為  
之立後矣非要君而何○武仲要君固有臣之罪魯從其  
要亦有不君之耻正是下陵而上替矣唐藩鎮邀節鉞與此  
一樣此所以卒移唐祚也歟

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章

桓文都是三王之罪人然桓却稍優於文所謂彼善於此也  
文公亦有正處謫多正少故謂之謫而不正桓公亦有謫處  
正多謫少故謂之正而不謫○桓公召陵之師只聲楚不供  
王祭之罪而伐之文公城濮之師却先侵曹衛以致楚又許  
復二國以携楚又拘子王之使以激楚又避三舍以誘楚一  
正一謫見矣召陵之師屈完來盟而即退城濮之師不至於  
大敗楚而不已一正一謫又見矣且桓公圖之三十年而後  
終於召陵盟會亦三十餘年而後會於葵丘文公却城濮之  
會於溫盟於踐土執曹衛之君而復之皆在一年之內一

正一謫尤見矣謫正就律事上說若其心術則同是不正者  
也五尺童子且為之羞稱而又何見稱於夫子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路疑管仲未仁就心術上說夫子就事功上說故許其仁  
○管仲是可以無死者子糾弟小白兄立君以長齊當獨之  
誰也若名正言順可死而不死便是亂臣賊子後來雖有功  
業夫子亦不取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者明糾之  
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於齊緊小白於齊者明小白之宜有  
齊也知小白與糾之宜不宜則知管仲之死不可矣○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假大公伏大義諸侯不敢不率從也  
合諸侯以安天下已是有利澤及人况又不以兵車則是不  
費民財不傷民命而利澤之及人者更厚矣故曰如其仁如  
其仁○管仲之仁亦桓公之仁也平公嘗問叔向曰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曰管  
仲善制割盟則善制割盟無善制緣桓公衣之而已亦其  
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盟則善斷割盟無善斷和  
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然  
則管之仁亦桓公之仁也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貢疑管仲非仁不在不能死重在又相之以其心術  
為不仁也夫子亦只就又相之說管仲相桓公為諸侯之長  
將諸侯糾合來尊周室懷夷狄以一正天下民到于今不



髮左衽者皆管仲之賜也。向非管仲則被髮左衽而為夷狄矣。此其又相之功業為何如者。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以死無功業及人而人莫之知者乎。○夫子只為二子疑管仲不仁故告之如此。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必另有說話。○問夫子若處管仲之時其作為又如何。曰想是以天保以上治內承徽以下治外雖有夷狄亦不得還至中原。○齊廢子云聖人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夷狄之禍後世亦不能免。只此數語便可無事矣。何必公叔文子之臣章。

公叔文子之臣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大夫字是後人添上的。僕升諸公為大夫以文子之薦也。○文子將自家臣子薦諸公朝平時事已者一旦為已同列此事最難若非有克己的學問視國猶家視人猶己者不能如此。○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貞惠文子。此文子謚文之故也。不是為薦僕之故可以為文者夫子因他又有此一事故云。莫論文子別事之可處只此一事亦可以為文而不愧其謚矣。○順理成章為文理當薦賢而薦之便是順理成章不是錫民爵位之說。錫民爵位曰文是馬遷附會此處勤學好問曰文是附會孔文子處都不是周公謚。

法之舊。○程子曰天地生一世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所以不能大治也。若文子者得數人在朝廷則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含諸天下之才可盡用矣。又何天下之不大治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

人君用人要舍其所短取其所長衛之三人各有短處亦各有長處靈公取其所長而又用之各當亦得聽使之道者。客得人治是以往來無失禮而不啓塞於鄰國軍旅得人治是以緩急有所備而敵國不敢以侵陵宗廟得人治是以鬼神無怨悵而國祚亦有所維持。三者國之大事也而得人若此故雖無道亦不至于亡。

夫子說靈公無道却又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又皆平日所不與者而亦不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地之量矣。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人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不慙若大言不慙的人便有易之之心既有易之之心則為之也必不力矣其何以踐此大言乎。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恒弑君始而告於哀公哀公不敢自專是討賊之義不行於君也繼而告於三子三子以為不可是討賊之義又不行於臣也夫子之志窮矣。○告而先沐浴者以此為重欲積誠感君之意。○哀公曰告夫三子緣兵柄在三子手中然合當



自召三子命之乃使夫子往告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了夫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亦決不欲討者夫子但以君命之重不得已一往猶冀萬一之從也而三子則果不可矣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是告了公出來說的一是三子不可了當面說的都有警之之意吾已致仕然豈從大夫之後亦不敢不告也况正為君大夫者乎○問齊強魯弱哀公與三子若從夫子之請去討陳恒恐亦未必能勝曰夫子只要聲罪致討扶綱常明倫理於天下便是利害一切不恤假饒討賊而敗亦為榮也况理直氣壯又未必至於敗乎且夫子亦不是要哀公一國去討請公告於天子命方伯連帥共討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區區之賊特發蒙振聵耳豈有不勝

子路問事君章

子路強不知以為知欺固所不足者又不能以道事君犯亦所不足者故夫子告以勿欺而犯之勿欺犯之兩平說不是一正一反意能勿欺而不能犯者尚有回至處能犯之而不能勿欺者尚有矯誣康故要勿欺又要犯之勿欺則犯之者不為治直犯之則勿欺者不為苟容矣○欺字不要看得相只略有些不盡心處便是欺了如事之言者已是却有些忌諱而不盡言之盡者已是却憂之過而不當其實亦欺也事之為者已是却有些倦意而不盡為之盡者已是却又不是無所為而為亦欺也須要除了此等就是盡心而勿欺矣○犯字尤不要看得粗若看得粗便以暴揚君過為犯

自負為忠直而不知其大不忠○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承顏順志者子之常禮有過而諫亦是犯也然柔聲下氣不忍暴揚父過其犯為何如臣之犯君正當如此若必暴揚君過以為犯則在我欲為龍逢比干而使君為桀紂之君心忍安乎且人同此心我有過而人暴揚之非聖賢不能不怒暴揚君過何怪君之怒我而有竄逐殺身之禍且至言路塞壅蔽成而亡國之禍亦自我起也此豈犯之一字誤之耶只緣以粗心誤看至此耳若以聖人的心事看便不同聖人之事君鞠躬如不容屏氣似不怠其言似不足者及諫之時拂其所欲為而責其所甚難不似以前氣象便是犯了如靈公以戰陳為問却對以軍旅未之學哀公以民服為問却對以不服錯直而舉枉語意終是渾厚氣象終是雍容其犯只如此而已何曾暴揚君過以激君之怒而有殺身之禍且亦不至言路塞壅蔽成而起亡國之禍矣犯字之所繫重哉○孟子說陳善閉邪謂之敬犯就是開邪開邪只在陳善陳王道以開桓文之墓陳同樂以開雪宮之私陳太王公劉以開貨色之好陳文王武王以開好勇之病這就是犯了死然孔子家法○問昏庸的君若不學漢唐宋氣節之士苦口極諫犯他恐未易得醒曰曾見漢唐宋苦口極諫者昏君幾箇得醒來只依孔孟的樣子做去當自有轉移之妙不然則亦末如之何矣天下後世寧無諒我之心者哉

子曰君子上達章



天理本自高明君子循天理故日進高明之地人欲本自污下小人欲故日究污下之地○達字每漸積不已之意上達者一日長進過一日下達者一日沉淪過一日○君子之心如高秋清漢星疎月朗飛躍於層巖絕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窄小入之心如暮夜煙霾黑泔泔地視溷廁為堂室鴛鴦為燕樂莫辨甚矣○上達是上等之人下達是下等之人學者將為上等入乎為下等入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章

人只有箇心已是己之心學也者為存己之心而已古之學者為己便是學的本領今之學者為人之名利而學學的本領已失何以學為也○古今之學都一樣只是所以為學者

朱氏曰

卷之六

李

朱

不同正似是而非者然當時之學尚與古之學一樣漢唐宋以來却又不同了程子云今之學者有三弊牽於訓詁溺於文辭惑於異端三者之學又大不及當時去古之學者遠矣○古人大抵簡樸故其學易成今人多足紛華故其學行難立學者知此當省事以養心薄物以養性撥俗以遂志則無思無為寂然感通之學在我矣不然亦只是今時人物耳誰可於古人中求之哉

遊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重與之坐上敬主以及使也問字輕夫子何為便是問之之詞○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使者不曰無過而曰寡過不曰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欲寡過而又曰

未能真箇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辭令者矣故曰使乎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上指得濶凡身之所處皆為使君子身在此心便在此心之所思者不出其身之所處也○此思字亦是顧外之私若性分內事自當無不理會如幼學便有志於壯行在一室便欲籌策乎四海中和位育之功總歸於心也豈容不思耶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耻其言是恐行不得故以為耻而不敢言過其行是行過其言猶云欲以十分而行十分也○愚意言而過其行五字連着讀行未及而言過之是言不顧行者可耻孰甚焉故君子耻之如此看說得耻字通

朱氏曰

卷之六

李

朱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仁智勇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心之本體只為有私便傷了本體君子之心絕無私意誠着絕無私欲累着其純然處是其洞然處是智其浩然處是勇完完全全是心之本體便不憂不惑不懼○自道是自言也三者而曰無能夫子之自言如此耳若以他人言之則智之盡仁非夫子其孰能之哉

子貢方人章

賢是自治有餘的人賜也有暇力方人或者自治有餘乎若我則汲汲然自治之不遑而何暇於方人也此語極警切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其所不暇為乎○明堂清廟梓人之所能為也而自處及無廬乘馬王輅與人之所能為也



而自出及無車何者工於理人而拙於自理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自知則難也子貢只務方人則其不自知而不自理也必矣夫子豈是賢他正是打他一般異家喫頓棒者猶悟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子貢到此悟不悟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人不己知其病在人已有不能其病在己君子為己不為人故不患彼而患此

子曰不逆詐章

陽明子曰此是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為人所欺諸故有是謬非教人以此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此存心則是猜忌險薄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逆不億二句緊帶先覺句一連說下只重先覺上逆詐億不信者人未曾詐我先逆其為詐未曾不信我先億其為不信先覺是人已詐我不信我我便覺得而有以豫之也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出於有心測度之智也先覺是以義理燭之出于意心明照之智也故為賢賢是不用智而自為大智意不必說到不墮其奸處○詐人者人亦詐之不信人者人亦不信之牛牧于日而鴉乘之者以無異心也虎踞于林而鵲噪之者以蓄異謀也巢燕依棟宇以相親而人不撓之不疑人者亦不為人所疑也海魚吐黑水以自庇而人因得

之防人者亦卒為人所防也許與不信果何益哉

微生畝謂孔子章

世道要人扶持遇變而通全在聖哲若時不可為而遂不為便固執了疾固正是夫子之時中處○疾是自疾疾固者疾執一不通之執也○固者以隱為高傷於迫切而不泄倂者以仕為通淪於污賤而可耻聖人豈為是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此以驥喻君子正意首尾見之驥之德是調良驥有德亦有才然所以見稱於人者則以德而不以力也君子有德亦有才然所以見稱於人者亦以德而不以才也○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缺文過質者莫之與長亦是此意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或曰以德報怨章

或人欲以德報怨乃是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何以報德夫子不是問之之詞蓋云怨既以德而報德又何以報之是無所以報德矣夫有怨有德人心之所不能忘而報之各當亦天理之所不能已若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夫子所以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參以己之私意是雖報怨而亦不害其為厚也若或人之說則以報怨為薄而欲報之以德雖似過於厚者然又以何而報德若只如報怨而已則所以報德



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矣且雖君父之讐亦有時忘之而不報焉是尤悖人心逆天理之甚者也訓詁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夫子歎人莫我知不是不平而歎亦是警學者莫求人知之意○大凡人怨天必其有求於天而不遂者尤人必其有求於人而不遂者夫子無求於天人則何有不遂處所以不怨不尤唯見得天之與我而人之同然者只存此天理故即此而下學之亦即此而上達之是其學之者天也達之者亦天也絕無爲人之意故人莫有知我者知我者其天乎○下學而上達不是由下而上爲循序漸進蓋形而下者爲人事形而上者爲天理人事切近處做工夫天理之神妙即從此處得焉如學孝親之事即達了孝之天理學忠君之事即達了忠之天理此下學而上達之類也若說以漸而進待積累多後脫然而有悟總是上達則其窮理力行日有所得者爲何物耶○陽明子曰後儒教人緣波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者皆上達也上達只在下學裏雖是聖人說得極精微處也都

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工去自然就上達去若別尋箇上達之妙則誤矣○天字對人字看是蒼蒼之天知我亦不是大略鑒臨之智人心之初本與天心合○只爲私意隔絕所以遂不相孚學至于上達則與天合○且是與之相契

一體融通無彼無此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此亦不嫌於誇既說了上達便說到此處亦無害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魯爲公室之黨者莫如季氏夫子爲政於魯大率要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卽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是要假此以沮夫子故夫子不爲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與廢之說○道之四句汎說道之行廢係於命末句終以公伯寮愬子路愬命之所在如其將行也寮固不能使之廢如其將廢也寮亦非寮之所能廢矣○聖人惟義之安更不說命此處却說命者只爲警寮賊曉景伯安子路云耳

子曰賢者辟世章

賢者字貫至末辟地辟色辟言俱是賢者與辟世之賢二樣三其字非第其人品之優劣也蓋辟世以天下而言辟地以一國而言國比天下次矣辟色者國尚可仕特禮貌衰辟言者禮貌雖未衰而言不合言比色又次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七人俱是賢人天地間賢人隱矣矣哉

子路宿於石門章

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敢譏之曰是孔氏者乃知時事之不可爲而猶欲爲之者歟桃花不管人問事只咲山人未

子擊磬於衛章

荷蕢之意重在譏夫子有心哉擊磬乎只是說夫子不肯



天下之心不肯罷的意在非真知其憂世之心也鄙哉硜硜乎謂其救世之心執一不通而不能隨時耳也夫人既莫已知即止了也罷如深則厲淺則揭可也今乃人莫已知而不能已不知深厲淺揭之義豈非硜硜哉說到此處不必果哉是嘆荷贊忘世之累也末之難言果於忘世無所難也難在世亂可憂不知何以處之耳若決然舍而忘之何難

子張曰書云章

書經註諒者梁也闇者倚廬之廬也天子居喪之所也高宗諒陰言高宗居諒陰也○子張之疑是無所適命也○古之人皆然謂居喪不言古之人皆然也天子諸侯皆如是如此也下文君薨云云則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也百官總已

既是已職何用攝哉蓋所謂已者是通自已衙門中大小官員大小事作言也總是總率之意百官各總率其官屬職事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冢宰為玉喚舌而臣下稟命有人萬幾有所裁決矣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嗟夫後世冢宰真若操懿莽溫之徒亦安可托使繼緒之君有所藉口而三年之制至今蔑如誠可悼矣

子曰上好禮章

禮自一身之矩度以至庶政之品節皆是好亦不徒心裡好是自一身以及庶政步步要從禮法行之謂也如此則禮法達而名分定凡事使民民習見禮法之本然各明於分義之當然自然安於服後如處常則趨事赴工處變則從微犯難

子路問君子章

論君子之分量經綸參贊其分內然未有出於已之外者故夫子告子路只脩己二字以敬是脩己的方法人之一身全在主宰神明此間不收斂便偷惰放肆無所不為湏是常加檢點閑時令惺惺於中此方是脩己說脩己則安人安百姓都在其中了○子路問得不置故復以安人安百姓與他說不是此外另有箇安人安百姓事也○天地萬物是吾一體夫子所謂已者兼人與百姓而為已脩己者兼人與百姓之安而為脩己未安人安百姓是亦吾性之未盡而吾體之未全也可謂脩己乎但此意未明說出故子路有如斯而已之問子路看來只是不認得箇已耳○脩己以安人脩己以

安百姓不是推己以及人若作推及又是分人已為二致而脩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了蓋脩己以敬者以之安人亦是脩己以敬也以安百姓亦是脩己以敬也只一箇脩己以敬君子之道便不盡矣○堯舜其猶病諸不是病堯舜只見得脩己以安百姓之難是雖堯舜之聖猶以之為病也而謂不足以及盡君子之道乎○敬字自古說得儘多然都把做閒漫說過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其說終重以專漢唐以來諸儒却又不識此意至二程子方指出這字晦庵子又說得透徹然後知此是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而聖學始終之要彰彰於天下矣○問敬是貫乎動靜者靜時少動時多脩己者恐易得撓亂而難乎其為敬也晦庵子曰人在世間多是動



未有無事的時節若事到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  
都心死了正是以己爲己而不知有人與百姓者如何能安  
人安百姓須是無事時敬在裏面爲主有事時敬在事上嚴  
置我之敬未嘗間斷而安人安百姓者此也又何擾亂之有  
故程子說學到專一的時節方好專一則有事時如此無事時亦如此  
原壤夷俟章

幼不遜弟長無可述老而不死爲賊此是教原壤以正也又  
以杖叩其脛若令勿夷俟然亦是亦教誨之而已○原壤毋死  
夫子嘗助之槁葬登木而歌曰鯀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夫子爲弗聞者過之矣爲而杖其夷俟之小蓋壤是故人小  
過而杖交猶不終母死而歌其罪大矣便當絕交晦庵子云  
只得且休正夫子故者無失其爲故之意○夫子之杖教亦  
多術矣弟子遠來者則荷杖而問之曰子之父不有患乎則  
又擗杖而問之曰子之母不有患乎則又置杖而問之曰子  
之兄弟不有患乎則又杖步而問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患乎  
故曰夫子六尺之杖而貴賤之禮親疎之象皆于此辨教亦  
多術矣豈特杖一夷俟者而已哉

關黨童子將命章

老者無禮則爲人之害少者無禮則爲己之害夫子於原壤  
童子所以都把禮教他記語者以類相從亦以見人無老少  
皆不可無禮也○孔琬與叔仲會少夫子五十歲夫子每孺  
子之二子迭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卽斯人矣○

問夫子之門得入者寡童子既非求益何以使之將命且與  
先生並居並行是亦妄人也何以有將命之愛曰是未知童  
子者也童子而妄夫子必不屑之况有將命之愛乎蓋成人  
之道年長而知欲者亦無幾童子欲至於成人是不爲嬰兒  
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亦可愛可教者彼其與先生並居而並  
行是自以爲所學之成與先生並故敢若此也豈若妄人輩  
茫無所得而抗禮先生者乎但長幼之節不循終非求益者  
夫子所以使之將命欲其術中而漸進耳○學者氣不相下  
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故溫溫恭人爲德之基惟謙受益惟  
虛受人使童子將命者全是消磨其客氣變化其氣質也若  
少時圭角盡露使無進益客氣日甚一日遠道不啻千里矣  
所以灑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止事長習禮其微意在培養  
這淳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不令氣質暴戾也聖門小學  
之教此章亦可見矣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關

熊氏四書講錄下論六卷終





焦氏四書講錄下卷之七

衛靈公第十五篇

衛靈公問陳章

人君為國必右文左武言文便有休養生息之象言武便有  
耗賈愁慘之象靈公見夫子即問軍陳便文武失序生殺倒  
施故夫子以俎豆易却軍旅之事孟子見梁王以仁義易却  
富強之利真是聖門嫡傳○當時諸侯以強弱為勝負軍旅  
之事宜若在先而俎豆之事若在可緩然不知國家所以能  
立者以有天叙天秩維持之也為君者先事典禮則忠孝之  
化淪入人心人皆親上尊君其強自莫能禦不然綱常廢弛  
人心離而誰與守國軍旅雖精亦無用矣○軍旅是有行列  
者俎豆亦是有行列者故以相對然亦只借俎豆以言禮所  
該者廣所指者大也不專指器數之末○周公嘗告成王以  
其克詰爾戎兵此顧為靈公諱之者成王是尚文之日而武  
事易懈故不得不警其所未備靈公是交爭之日而殺伐易  
遲故不得不折其所方萌○子路愠見是愠其進之窮不止  
為絕根之故○君子固窮謂君子固有窮之時固字與亦有  
亦字應不是固守其窮小人窮斯濫矣纔見君子能守其窮  
之意○此窮既免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  
忘矣夫子曰善厄陳蔡之間立之幸也二三子從立者皆幸  
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勵志之始於是  
乎此意極好○木以鬱鬱而成殤錦之瘡蛤以結痂而叩明

月之珠鳥驚則翔青雲之際猿驚則踰白雪之嶺激憤勵志  
者類如此二三子之幸也信矣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 章

聖門除了顏曾顏悟莫若子貢故一以貫之夫子以之教曾  
子又之以教子貢然曾子却直說而不試問子貢必試以多  
學而識方信忽疑之間繞說破者曾子是時雨之化子貢則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憤悱而後發之者也○大道以多  
歧亡羊多學而識是在多歧上走聖人只是一條大道這大  
道即心體是也無聲無臭而無手不有不見不聞而體物不  
遺養得心體純粹明融活潑潑地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千  
變萬化其出不窮此一貫之妙也○多學而識者焉能有此○  
多學而識者自外以益內一以貫之者自內而該外自外者  
剪禾以為花全無生理自內者根深而花茂生意無邊矣○  
舊說曾子章一貫獨行此章一貫獨知大謬知行是合一者  
聖人論學都無知行行而不知便是冥行知而不行亦不是  
真知豈有截然分作兩項的理然則曾子可以無知子貢可  
以無行耶○問一貫既是聖人的學多學而識便不消用否  
曰一貫是頭腦多學而識是手足有手足無頭腦者不成箇  
人有頭腦無手足者亦何以作用故講解歸於說約則口耳  
亦可以窮神述作驗之躬行則文章亦莫非至道矣○問夫  
子不以一貫教顏子不知是何意思曰克己復禮即是一貫  
復禮者復此心體也心體一復自然一以貫之而天地萬物



皆吾一體矣况其瑣瑣之餘事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子路氣質剛勇一任氣勝多傷於德如愾見之類皆剛勇之偏見故夫子以德去銷餘他知德者鮮此說人未知德便見他亦未知了此知字是天下之真知不只徒曉得而已須是打掃得心體明淨無一些塵障方知此德之至富至貴而天下無以尚之想見外光景直與天通真特立風塵之表而勢利紛華皆不足以入其心所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無入而不自得者此卷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舜當時為治典謨看豈是無為者但皆紹堯以為之而不必於改作又皆得人以為之而不必於身勞故曰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正見其無為舜之所可見者止此而已此外更何為之可見也○舜無為而治大段本於德盛民化來但舜不徒德盛又有紹堯得人兩段好機會所以尤得無為說者要點明此意若只說紹堯得人不足以德盛民為否則是舜之無為全靠著人不由自己矣何以謂之巍巍乎後有作者為弗可及耶看來無為二字不可解以無為者得無為為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無為為口實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哺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有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歲民事

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恐爾等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也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等能以此相勉朕無憂矣勤哉

高皇帝之為治乎惟其有為是以無為而

聖子神孫得以享無為之休於萬世者不尤盛於一世之恭已

子張問行章

忠信篤敬是一理言曰忠信行曰篤敬各取其切者也此理人心所同然我忠信而人亦信之我篤敬而人亦敬之如此不消說近處雖蠻貊之遠亦可行矣○忠信篤敬只是箇誠明道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而行之無不利矣

忠信篤敬不是待言行之時可義襲而取之者必也未言未行之先立便見其參於前在與便見其倚於衡工夫到此夫然後言自忠信行自篤敬而川里蠻貊皆可行矣○忠信篤敬是無形者如何可見只此心念念不忘常若有所見便是然不曰他處而曰立曰與何也佇立之頃在與之時易忘却者而亦不忘則無時無處不見此理可知矣

子張以忠信篤敬等語書之於紳庶幾身是在是而紳亦在是紳在是而忠信篤敬亦在是矣此固是尊聖敬然務外而少誠實者焉知不是圖好看耶

子曰直哉史魚章



猶恐若其生  
烈士不受其生  
猶身合其宜  
義大者其沒

人不難有道之如矢而無道之如矢者難不難有道之付而無道之卷懷者難故史魚節重無道之如矢伯玉節重無道之卷懷○夫子無品第二子之意但自吾人即夫子之言觀之史魚能伸而不能屈尚未盡君子之道伯玉能因時而屈伸則是君子而直不足以盡之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 章

可與言而不可言者不知其人為可言不可與言而言者不知其人為不可言皆非智也唯智者能知公知其可言則與之言而不失人知其不可言則不與之言而亦不失言如憤者答排者發中人以下者不語上便不失人不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 章

志士慷慨就死仁人從容就死都不以死生動其心故夫子生猶死也故曰人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志士仁人是見得此處最分明者故不求生以害仁寧殺身以成仁○陽明子曰世上人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當死處定要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丢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何益之有○死也要審個當與不當殺身成仁是當死而死者若不當死便未殺身亦成仁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守死善道○看來殺身成仁與孟子云舍生取義是志願求道之意後人不省乃以為仗節死義疏義就亡之事豈人人所遭

者乎惟其求生便有欲舍生便無欲了求生害仁是養小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如此看便人人都做得志士仁人矣何待於仗節死義哉

子貢問為仁 章

夫子嘗謂商曰益賜日損商好與賢已者處賜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乃今為仁之問教以事賢友仁正此意也○大夫曰賢士曰仁亦是互文事賢者以之為師時時管束此心也友仁者以之為友時時調養此心也管束則心體不走調養則心體漸銷鎔仁人心也心體好便是仁人矣

論下卷之七

○師友之賢者得了固是大幸然或一時未得豈可等待而後為仁益為仁的工夫不在日用之外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直待師友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得遇了師友時長進通達自不可量若即今全不下手待得他日有了師友然後用力則眼下蹉了合做的親切工夫太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待箇聖人為師又得箇聖人為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鉅錘未必能真有益也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

類淵問為邦 章

為邦之道帝王自有成憲顏子問為邦故夫子以虞夏商周事與之說然為邦豈止於行時乘輅服冕舞樂而虞夏商周



亦豈止於時略是部各有一得者蓋以一而例餘聖人之教每若此也夏時農事可舉故行之商輅質而得中故乘之周冕文而得中故服之韶盡美盡善故舞之鄭聲好色而淫淫則能蕩人志故放之佞人危險而殆殆則能覆邦家故遠之例而推之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可遠絕者遠絕為邦之道備矣○問此章之說馬遷看得知許太程子亦以為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曰馬遷只為武帝行簡夏時故鋪張許大以歸美本朝耳此何足為定論程子恐亦不免相沿之誤也陽明子說得最好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邦之大本大原都已完了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說只就時略是部制度文為上教他此等處亦不可忽焉須如此終盡善也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於鄭聲佞人防之終無弊也蓋顏子是向裏用心的工夫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論若在他八須教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纔是為邦總是萬世常行之道若不然只去行箇夏時乘箇商輅服箇周冕舞箇韶樂天下如何便治後人見得顏子是聖門第一人又以為邦來問便把做天大章看

子曰人無遠慮章  
子思曰知遠之近人無遠慮蓋緣忽於近小也牆之崩者因其隙劔之斷者因其罅尺蠲穿堤而深一邑寸煙泄突而灰千家憂之始也小於隙學及其為害大於墻劔而禍之所延

甚於家邑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可也而況可以無慮乎○陽明子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何其遠也遠慮者千萬萬慮只是要存天理天理愈思愈精明愈遠太便是遠慮若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克有毀譽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聖明肯以此教人乎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章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好色二字亦是指點個真實念頭與人于好色未有不真切者好德須如此纔為真好不然則亦偽耳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亦是此意人試以此自反惡臭有不真惡好色有不真好者乎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章  
竊人之物者恐人見其物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恐人見其短而奪之文仲居位固亦有所長然猶不及柳下惠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短來所以雖知其賢而不與之並立於朝恐他形己之短位為其所奪也故謂之竊位或以不稱其位有愧於心為竊位亦通○柳下惠亦是大夫或先遭文仲蔽之而後為大夫或既為大夫而文仲又沮之也彼小人加以竊盜之名亦所甚愧者士君子而竊位亦與盜無異矣乃不知愧何耶

子曰躬自厚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自己以厚待人而無一毫之不盡人之待已則薄責之而不必其滿吾願此原是君子長者渾厚



的德量寬大的器為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怨於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 章

凡事都有箇道理如之何如之何者思量此事道理當如之何也若不如此熟思審處則其事必敗雖聖人亦不能救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一說末如之何句謂自是其愚雖

子曰群居終日 章

群居終日易得為惡亦易得為善但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不可以不戒○此今時學者之通患也學問的工夫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如此纔有長進今之學者群居終日既不是造次又不是顛沛何等好景景却去閒用心機問閒事說閒話的時節多問要緊事幹正經事的時節少真箇難矣晦庵子嘗問學者云汝輩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又之未對晦庵云便是不曾做工夫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豈有長進之理噫閒坐且難矣况於行小慧而不及義者乎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章

君子於義之來義不可者不行義可行者行之是義以為質幹也然行之若無禮恐義勝而過於直也故又禮以節文之既行之則出之若出之若不遜恐禮勝而過於嚴也故又遜以和順之行之出之則成之若成之不信於虛文耳故又信以成之而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夫以一而衆善之悉備則事事可知矣真箇是君子哉○君子哉是贊其有養之德凡事都從心裏處置君子處事如此必其學問精到養得

心體純粹完全緣能如此盡善也不然臨時何能襲取縱能襲取一二亦何有如此之盡善哉晦庵子謂君子之道似未

子曰君子病無能 章

君子病無能只是求其在我者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若有人知之意則亦是正誼謀利者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 章

陽明子曰稱字去聲讀是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聖學實不務名若稱字平聲讀是聖人教人好名也有是哉

子曰君子求諸已 章

此以上三章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楊氏之註可看○求是

心裏求疾是心裏疾病是心裏病不求諸已是不求治心之藥也疾便成箇疾病便成箇病矣奈之何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章

矜若立異有心於公異者未嘗不爭群若苟同有心於同者未嘗不黨此處君子全是養之純粹處已處人皆順理而無心矜以持已若俯過幅者然是是非非自處以理無心於異也而何爭之有群以處若無過幅者然是是非非不肯徇人無心於同也而何黨之有○矜字為主不爭是矜得好群字為主不黨是群得好明道子端坐如泥塑人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便有此氣象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章



通章重在聽言上須一舉看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棄其言此正君子之虛心為天下處舉人不必要是舉之在位凡與其為善為君子皆是也據作明於用人而公於用言兩平看不是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聖門之學只是為仁此章合在言恕者仁恕是一理恕是為仁之方子貢嘗以博濟為仁夫子病其遠又嘗以仁自任夫子知其未及故此以恕告之正是取譬之近者行之而久便可以及乎仁○一言是一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字之義人之終身只有此心是周然已此心人亦此心恕者如心也如此心以施之人心不欲者勿施而施者皆心之所欲於已無私於人亦有濟矣故可以行之終身○曾子以恕為絜矩之道孟子以恕為仁之莫遠萬物只此可備天下只此可平為聖為賢為帝為王之事業不以為常行而忽之也

子曰吾之於人章

夫子於人惡未嘗不稱然惡止於是稱之亦止於是誰是吾所毀者善未嘗不揚然善止於是揚之亦止於是誰是吾所譽者如有所譽者亦是有所試而知其將來之可成是以譽之而成其美也今雖不免於譽將來亦不是譽譽且不為而况於毀乎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是非自有公論毀毀者多自脩善譽者多自損好毀人者滅天理好譽人者滅人理○譽人者使人為君子而己耳為小人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毀人者已要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而非人也謂之何哉

斯民也二句不是說下之人就上邊人說言斯民也三代聖王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好其善無有作奸惡其惡無有作惡一向來原是如此行一毫不不可極吾安得以毀譽行於其間世之盛也直道行世之衰也直道廢然而民心之有終不可代滅者即是先王之直道在也故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要知夫子之無毀譽本是自然而然其為此言只是願與斯民共遵直道以見三代之盛云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章

古者史闕文不敢自信馬借人不敢自秘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好作聰明造為事端挾已所有欺人所無即此推之病痛不小夫子所以傷之不然直細事耳言之何益○古道猶及見者只此兩事時已偷了今又併此兩事亡之偷益甚了自後又不知其何所極也○子路之賢猶不闕其所不知子夏之兩益亦不借之於顏子則闕文借馬者無怪乎時之亡矣○春秋夏五郭公之書闕文也遇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之則借馬又不足言矣夫子之以身教若此其如時不可挽哉

子曰巧言亂德章

巧言說得有理似是而非聽之者惑於是非而無所守故亂德此亦德之淺者若周于德了雖巧言亦不能亂○忍是禁制而不發小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制其愛匹夫之勇不



能忍制其忿溺愛不能制者必誤人忿怒不能制者必取禍  
故亂大誅○小不忍之忍不可有合當忍之忍不可無書曰  
必有忍乃有濟諺曰忍過事堪喜又曰忍字教災星喫得三  
斗醋方做得宰相此忍可無哉

子曰殺惡之必察 章

好惡本有自來殺好殺惡公論分數又多夫子必察之者蓋  
犯衆惡時恐有不得已處其衆好者又或出於黨同此而不  
察則惡之者無以開其自新之門好之者反以成其所為之  
不善其失不專在人而吾亦與有過也故必加察焉○察人  
者須要心裏無私意方能察得稍有私意則於好惡之公者  
反以為非了心是個鏡無塵障空空明明妍姸終不能遁以  
此見察人者要以自察為先

子曰人能弘道 章

人能弘道非道句帶說夫子之意總是說人能弘道而責成  
於人也○道體無為人心有覺要之人心即是道體弘道亦  
只是弘其心弘者大也心之分量本大但為私意所累見得  
狹小若克去私意保養此心的虛靈便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而極其大其心即是大其道故曰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心大百物皆通千變萬化一以貫之去此非弘道而何耶○  
此可與中庸道待人行章參看君子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凡以尊德性也德性  
是心心一盡而三千之中禮天地萬物之位育上下治

亂之皆宜便是弘道矣若外心以求道便不是道不弘其心  
而欲道之弘者根之不植亦未有能生者也即如今人外邊  
講究外邊粉飾的事業果能弘道乎哉

子曰過而不改 章

人孰無過只患不能改過而不改者終謂之過若過而能改  
則亦不謂之過矣奚必以過為諱濂溪子曰今人有過如諱  
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章

夫子終日終夜而思亦不是徒思道理無窮愈精愈微聖心  
所疑注者達天之奧盡神之蘊豈得無益此是恐人之思而  
不學故設為之詞云耳○思而不學便落玄虛之境而無切  
實心身之益學則以心體之而有實得之見以身行之而所  
得者又不至於危殆以此知思不如學矣○問思之時不食  
不寢學之時又如何曰想亦是如此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分  
明也曾說了此是何等工夫今之學者全無此矣雖然此非  
學者之罪教者之過也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徒舍科  
舉之業別無學了故學之者亦以為苟足應有司之求而得  
志於科第則亦已矣何事乎忘食忘寢而汲汲為心身之學  
也是以頹惰而不返縱得一第之榮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矣使其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將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忘食忘寢以至乎死而後已矣豈敢一息之少懈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章



君子之學只是謀道更不謀祿雖不謀祿而祿亦就在其中然祿在其中者理是如此君子之心只是為愛道而學非為愛貧之故要以此而得祿也○謀以事說愛以心說耕也饒在其中只借以起下句說云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以君子之心為求祿故又云愛道不愛貧○問貧富有命愛之無量然明知而不能去又如失意亦知是命非愛可得而排之不遣奈何曰去愛貧之憂不去是有欲富之心為之根去失意之憂不去是有必得之念為之根根在惡手去苟無外慕自不知貧非必得○則何失故去欲富之道須從頭理會未稍理會不得謝顯道曰屋柱無根一折便倒此之謂矣

子曰知及之 章

天理以存存為難知及之是此心洞見得天理了然稍有餘意錯雜此理便又間歇雖得之而必失之仁不能守之者猶云不能以仁守之也○註是知及仁守天理常存之發見處雖云容貌然亦豈有終日如泥塑人之理凡一言一行建極作則處莊重妥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是能以微之也○動禮亦是知及仁守天理常存之規為處禮者天理之節文分明明易得提醒人動民時須要有此終切中人心不覺鼓之舞之自然而興起如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民便無怨於亭長又如云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民便叩頭而讓田緣此一箇把往來之禮打動合一箇把長幼之禮打動合是天理之節文來作興之也若一味莊重而動民處尚欠

這些妙法亦是未盡善者矣○知及仁守是心裏的大根本莊敬是發到外面的大體體動以禮又是大段裏的一點機括本末兼舍大小畢舉若非學問之極功也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章

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大受而不可小知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故以大事觀人君子小人終可辨以小事觀人君子或不及小人而置於無用之地○問君子不器的人雖細微處有未盡亦無害○用人之法取其長棄其所短君子所長者大所短者小故棄其小而取其太小人所長者小所短者大故棄其大而取其小○驥有千里之材而捕鼠不及一猫象有千鈞之負而逐兔不及一犬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者也馬渤牛溲敗鼓之皮薰收而並蓄待用之無遺可小知而亦可取者矣

子曰民之於仁 章

民之於仁二句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當為也水火二句言仁又無害於人益以見其當為也○水火以養生而仁則為生生之理水火以全形而仁則為形形之妙有形無理血肉之軀雖是有生亦終何用故以仁與水火較之水火不可一日無而仁尤不可須臾離者此之謂甚於水火也然水火雖賴以生亦有時蹈之而死仁則未有蹈之而死者生生之理無時而可窮無往而不利即不幸而死者形耳而形形



者未嘗言死猶生也然則吾人之生生不死者唯仁而已矣水火果若是班乎水火且莫甚於仁矣而况其他無關於生死者乎○甚於水火內晦庵子云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先說出害了恐踊而死者說不去不用亦可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章

此與上章都是勉人之為仁上為全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為粗知仁之為美而不勇於為之者發○當是擔當之當夫有力量不弘者當不勉不毅者當不告不讓於師是若不讓之耳不是與師抗禮○當仁是天下第一等事第一等事豈可讓與別人做師且不讓別人可知矣○人也有該發揚時不讓於師是何等發揚象山子謂趙子新云莫堆堆地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之七

上七

光緒堂

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發揚便是不讓的氣象矣○緇川子曰大丈夫不務天下之名而務天下之實不爭天下之功而爭天下之任故不求自得而徇外為人以逞能博譽者非也避逞能之名而不敢任事避博譽之譏而不敢當仁者亦非也今世俗之見欲為仕途利達之計者務顯光隱智深情厚貌以媚世取容而不自知其為鄉愿之流聖門謂之賊也仁以為己任而敢當之不讓者如此哉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諒皆是固但貞是擇是非而固得正的諒是不擇是非而固固得不正的固雖似而實不同君子於事或固要為乃是擇其是者而為之不是不擇其是而必為也或固要

為乃是擇其非者而不為之不是不擇其非而必於不為也是貞不是諒此君子之固所以異於小人也歟○不諒不是變通之說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禮男子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曰必先有志於其事然後敢用穀也至於事君而可先食後事乎○事君無論官之大小事之輕重敬事之心皆當一致者只重敬事上後食帶着說後字亦非先後之後乃委而置之全不以之繫念也若以為後着而猶有謀食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忠臣義士都從學問中來平居問學養得心體純潔絕無私做之累者做官時自是不苟若平居以利為計則官到手時正是羊投餒虎未有不貪饕者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之七

上八

光緒堂

矣○君臣各要自盡敬事後食臣道也忠信重祿君道也我文皇帝初定祿米之例一二品者四分支米六分米支鈔三四品者米鈔各半五六品者米六分鈔四分七八品者八分米二分鈔九品雜職並全支米所以祿臣下者重矣奈何正統而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米三分鈔七分者雖九品雜職亦然夫國初鈔法通行猶之可也後來鈔一貫僅值錢二文耳祿之薄一至於此恐非所以養廉而亦難責其敬事也初年之例誰復為吾一吐而行之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之氣質善惡固以類分然其性則皆本善者教所以變其習而反於性也故君子不教則已有教則不復論其類善者



教惡者亦教重不棄惡一邊○王良之馬不皆馴馴也良執轡而馳試之於郊徐則徐疾則疾徐徐之驟如一馬雖有驚劣不才者亦化而為馴馴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易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易為而馴馴也獨良知之耳馬之才質得於天者已定良豈能增益之耶能作其氣而已矣故以馴待馬則馬皆馴也以驚劣待馬則雖有善者亦失其所為善矣教人者亦以馴待之而不可失人哉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字虛看有善道有惡道有正道有邪道道不同者各有其謀彼不能為此謀此亦不能為彼謀也○南容云燕雀不能為鳳鳥慮彼所求者屋之翳庇之隙也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充則不至其郊也君子小人之不相為謀亦子曰辭遠而已矣

凡文章制作之類皆辭也達是達意達理者終能達意達理了更要加富麗則理反為所晦而意反有不達矣而高皇帝嘗論群臣曰唐虞三代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萬世法漢魏間猶為近古晉宋則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自今為辭者務從簡古典雅以革弊習此諭可為命辭之法矣○科舉之辭章也只要達便止不必分外求工程子云舉業但可及第即已矣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方是惑也分外求工便至有所妨奪却是科舉累人

了晦庵子云不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據吾所得者達為文辭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而不恤則雖日應舉亦不累矣如今雖然然則累得孔子耶師冕見及階章

師冕來見必有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又謹告之○然者然其為道但是道非我之自為固古者相師之道我惟率而行之也○古者設賂賂以相賢祀而登歌便相之於祀射而登歌便相之於射射便與之持顛便與之扶是為相師之道○夫子之心天地至仁之心也天地有此至仁故萬物生焉夫子有此天地之至仁故物不遂其生者為之生之焉相師之道有感而通聖人亦不自知之也達之則老安少懷萬物咸若矣康節子曰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德

季氏第十六篇

季氏將伐顓臾至何以伐為

自冉有季路見孔子至是誰之過與見二子不能開刑於已然自顓臾固而近於費至蕭牆之內也見二子又不能辨變於將然○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貨因桓子冉有時年十八未曾仕哀公十一年終為季氏宰伐顓臾必是練子季氏將伐顓臾是要取其土地人民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魯亦未必有犯於季氏○二子同見夫子每每責求者求尤為季氏用事且強兵者先富國求之聚斂已先為用兵之地了夫子是窺見他病根處說



周之先王封顯更以主東蒙山之祭是立國出自先王也且  
在邦域之中又不是敵國外患也為常祿之臣又不屬季  
氏之管轄也伐邦域之中是大不智使得罪一邦之人伐先  
主之封國是大不忠使得罪王朝之君伐社稷之臣又是大  
不忠使得罪本國之君此夫子判斷大畫在社稷無懼乎

冉有曰夫子欲之至是楚之過與  
周任是古立言之人不是史官夫子嘗為昭子欲殺豎牛引  
周任言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至此又引其言以責求  
陳力五句皆任之言也人臣能盡力便就其位不能盡力便  
止而不就如養之立相將以持危扶顛者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焉用彼相夫顯更之事求諉之不欲而不諉是亦危不

持顯更扶也馬融為臣乎○虎兇既在柳龜王既在積中  
便有人典守了出於柳殿於積中是典守者失於防閑之所  
致不是虎兇龜王自出自殺也故曰是誰之過與顯更之伐  
季氏出矣與夫典守者二子也雖云不設亦合諫止其過

冉有曰今夫顯更 二節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舍曰者不曰也求不曰季  
氏為顯更害而欲貪其利却為之辭曰後世必為子孫憂是  
反以顯更為季氏之害也此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前  
欲字只當要字看此終說及欲利必為之辭是求為季氏辭  
不是為自己辭也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而非吾徒求  
也聞有國有家 二節

此與下條汎說有國有家者之事季氏欲取顯更只為患寡  
與貧而貪其利也然豈知寡貧之不足患而不均不和者為  
可患乎○蓋均無貧和無寡是解不患貧不患寡之意君臣  
之間若不均不和而不安彼此相陵不奪不讓是促其貧寡  
而傾也惟有君臣邊均各保分內的土地便不至於貧君臣  
相和各保分內的人民便不至於寡既均既和而安亦便無  
傾覆之患此真不利之利利之大者也而不必於貪分外之  
利矣○問據不患二句合該云均無寡而又以無寡屬和合  
該云安無貧而又以無貧屬均語法參差不相蒙何也虛齋  
子曰聖人文字錯綜都出於自然原不在字眼上箇箇要相  
蒙究其理則亦未有和而不均均而不安者故謂均無寡可  
也謂和無寡亦可也謂安無貧可也謂均無貧亦可也字不

相蒙而理却相通讀之亦自覺疏爽

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內治之脩如是遠人亦無不服者  
設有不服但當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文字對武  
字看不勤兵而脩德便謂之文重來之上安之亦只是不替  
此文德之脩耳○春秋書蕭魚之會以晉悼公推誠待鄭而  
鄭自服也書澶淵之盟以晉士句不伐齊德來遠信不誣矣

今由與求也 二節

顯更在邦域之中又以為遠人者對蕭牆之內看蕭牆為近  
則顯更為遠也由求相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是不能脩  
文德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不能脩內治了乃謀動干



戈以伐顓臾而曰恐為季氏子孫憂然不均不和內憂將起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就在他蕭牆之內也後來哀公果欲以越去季氏夫子之說驗矣嗟嗟春秋而下不成顓臾之事而被蕭牆之禍者豈特一季氏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 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空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便是有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便是無道○天下有道禮樂雖廢而征伐雖掌於司馬然不過為天子守法無敢變禮樂者與時於終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希不失者諸侯既衰天子大夫亦效尤而乘諸侯自大夫出希不失者大夫既乘諸侯陪臣亦效尤而乘大夫陪臣

集氏四書詳錄

卷之七

廿三

光緒堂

執國命希不失者亂極數窮天將返其初而歸之天子也○十世五世三世只以理斷其大約如此不是限定世數故稱參以疑之其或過此數或不及此數如田齊三晉之五六世秦政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之一二世三四世者皆同歸於失○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偕起禮樂亂而後征伐之權下移禮樂之中禮又為先而樂為後蓋辨上下定民志者莫如禮禮亂則上下無辨民志不定而和則爭爭則征伐從之而先要在禮上整頓此又因當時列國之政自大夫出說政是禮樂征伐不在大夫便可以該不在諸侯陪臣之意

此又因當時為人上者不免廢人之議說天下有道政自天

子出而不在諸侯大夫陪臣故廢人不議○嚴泉水云議是公議天下有道直道明於上公議便在莖閣天下無道直道不明於上公議便在草野是非不別議論不行而使屈伏於山林之間其景象何如耶不是心非巷議也亦通

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又因無道及於有道始以古而傷今終欲以今而為古聖人之意惓惓矣○問陰陽交運否泰相仍天下無道亦時勢然也如何得常有道曰平陂往復者雖天運所不能無而艱貞勿恤者則人事所當盡也天人有交勝之理當其交而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久之道若但談於天運而人事之不備則是我生不有命在天之紂建中豫有奉天城之德宗宋景公聖君賢相所以造命而回天者哉

集氏四書詳錄

卷之七

廿四

光緒堂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章

此因前章之論而及於魯事父子相繼為一世世數或有長短故祿去公室而政逮大夫以公室世數計之則五世以大夫世數計之則四世公室大夫亦不平重只重大夫之事政竊祿上○問此時陽虎作亂三桓的子孫已微夫子不是預料之亦何必說他曰此蓋自上章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意推來見今三桓的子孫已到四世其微也且矣○自古小人剥君國以為己本欲為子孫無窮計也然不知臣之富貴賴君國而有之者亦賴君國而保之苟君亡國破矣臣亦安得而獨保其富貴耶不特三桓為然古來小人剥得君國盡後曾有幾人不至於微者况亦不待君國之盡而彼



且先微矣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已夷三族漢未滅而張  
諫等二千餘人已就誅明皇華蜀而李林甫楊國忠已斷棺  
鞭屍斷頭注樂唐祚未終而已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  
又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等  
已死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已死於鄭虎臣之手秦檜韓侂胄  
已削奪官爵梟首淮濱以此觀之誤君國者祇以自誤也則  
居國者祇以自利也無論子孫之微即其身已先君國而微  
矣嗟嗟小人亦何益之有哉孰若忠君為國而共無窮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 章

此論友之損益是損益之係於人者也○直諒多聞雖常情  
所敬憚然友之却有茲使辟善柔便佞雖常情所狎悅然友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之七

廿五

却有損誘千金之子而為聲色之娛者必起於無賴之博徒  
誘執來之民而為穿窬之盜者必起於不檢之惡少友何可  
以不擇耶○此直字是直言無隱的人諒字不對貞字看是  
忠厚不變詐的人友直得以聞其過友諒得以進於誠友多  
聞得以進於明故益矣○凡事要人自理會縱得了益友又  
得箇有益之師在上也須自己求益終好晦庵子云師友只  
做得箇引路的人做得介証盟的人陽明子云師友譬之婚  
姻聊為人之媒妁耳亭者還要自去理會

孔子曰益者三樂 章

此論樂之損益是損益之係於己者也○樂節孔樂便精神  
愈然性情愈和樂道人之善使志向愈正襟懷愈宏樂多資

友便觀感愈眾善端愈發故益矣○節禮樂者不只在外面  
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心裏以和樂為好制度聲容之節纔一  
毫不放錯過道人善者方以類聚物以類分已能為善見人  
之善自不覺與之相投多賢友者前後左右都是善人聞者  
善言見者善行自有一般可快樂處以三樂之益加以三友  
之益則人已交脩而其益寧有涯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 章

此三愆俱是言過言貴得中躁者先時而過於中隱者後時  
而不及中替則真然而不知所謂中也○鷄有夜鳴者人惡  
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以問龜山曰不  
祥奈何龜山子曰夫鷄烏能為不祥也夜而鳴鳴非其時也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之七

廿六

旦而不鳴不鳴亦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若使時  
然後鳴孰從而烹之乎替者躁者夜鳴之鷄也隱者旦而不  
鳴之鷄也皆不祥也豈惟懲哉吾懼其真免於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章

此三戒是以心志御血氣不為血氣所使若色聞得自少至  
老俱當戒但三者亦各在血氣而有甚之時故各指其甚者  
而使之戒也○血氣害事不小心性在血氣中吾人處事若  
不提醒心性的靈明作箇主宰便被血氣纏倒便被血氣陷  
害君子所以戒懼慎獨之學若本領上得力則三者亦自不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章

君子有三畏只一畏天命便足了却云三畏者天命大人聖



言自是三者也。○大人聖言雖與天命作三平看，要以天命為主。大人是全得天命的人，聖言是發得天命的言。畏此二者，亦以畏天命耳。○君子所畏只在此三者，則此三者之外，毀譽非所畏矣。利害非所畏矣。生死亦非所畏矣。故自聖夫所畏者，觀之君子有畏也。書曰：克自抑畏。是矣。自世俗所畏者，觀之君子却無畏也。語不曰：不憂不懼矣乎？

小人三句亦平說。究其病根，則在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悖之，內不畏故也。書曰：弗畏入畏。是矣。君子脩之，吉畏故也。禮曰：莊敬日強。是矣。學者為君子乎？為小人乎？若曰：為小人也，則豈欲避吉而趨凶矣乎？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此論人之氣質大約有四等生知為上

此論人之氣質大約有四等生知為上

此論人之氣質大約有四等生知為上

生知者，困知是又次於生知者，不學是尤下於生知者。○學知者，不待於激而自學，困學者，激於事理之不通而學以求通也。○天之生生知也不惑，而其為學知困學也，常勉不以在天者自足，而以在人者自強，及其成功，一為夫子之意全在此處。○此知字全是行處見之，不止于曉得，若只是曉得緣何又說困而學之困，而不學學字便兼知行，兼知行是合一之學，後儒何苦分而為二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聖人不思而得，君子未至於聖人，便須以思為學。○思是心裏思，視聽等皆心的發，發處九思工夫，乃視聽言貌以前提。

醒此心要視明聽聰之類，不是臨事而後思，若待臨時則一心視聽一心又思，如何為聰明？如何為不聰明？心勞且拙矣。且視聽處未嘗無容貌，亦未嘗無言事，若一心思聰明又一心思溫恭，又一心思忠敬，安得幾許的心勞拙益甚矣。此之謂多岐之學。○此心常明常覺在天理上，到隨處發見時，自然中則如天理無壅蔽，自然聰明無暴厲，自然溫無躁慢，自然恭無不實，自然忠無不謹，自然敬取謙虛，自然閑最穩當，自然思難最方正，自然思義種種色色，自有許多的妙處，要皆一箇天理隨感而見也。分屬說謂之九思，總會說只是一思。思一箇天理便盡了。○此云君子有九思，他日又云君子有三思，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是思也，亦只思一箇天理而已矣。吾道一以貫之信哉。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此二條一是成己之始事，一是成己成物之全功，重在後條。舊說以好惡出處作兩截看，不知好惡是好惡何事，求志達道舍好惡之外，又有何事也。○善是天理，不善是賊天理者，求志是求此天理，達道亦是達此天理而已。○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等人亦看得過，只恐他結果小行義對隱居說，不要看得重，志即所達之道，道即所求之志，始而獨善於一身，終而兼善於天下，此等人結果便大矣。故曰：未見其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景公千駟之國，君死之日，正人心思慕之際也，而且無稱之。



者更不消說後世夷齊首陽之餓夫到于今則人心易忘之  
日也而且稱之更不消說當時矣○景公富矣而民不稱夷  
齊異哉而民稱之可見人之所重不以富而以異也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之詩其斯之謂與○夫子原不貴名此曰無德  
而稱到今稱之者不得已誘人之辭耳○遜志子曰縱欲而  
貪富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不愛其身之窮而憂道之  
不脩不懼其家之貧而懼名之不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  
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多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  
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  
也子昔舟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子曰此偽主某  
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瞧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  
莫有知者矣及至西湖舟人數謂予某處士事曰此處士故  
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為之大  
息方某主盛時擅數州之富驅百萬之人而給其所欲其宮  
室車服晏饗珍寶騶從師徒僭擬王者亦自謂一時之雄矣  
而今未下十年乃至此處士在時破廬救褐野鶴羸童出入  
烟霞水石之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名猶灼然在人  
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也  
且處士一詩人耳而猶若此況君子之希聖希天者宏大深  
遠足以明斯道而淑萬年乎予以是信衆人之所為者果可  
悲而不可以笑君子也此說與此畫意同正好參看

陳亢問於伯魚 章

夫子嘗獨享他日又獨享獨字正見無異聞也蓋獨享之時  
群弟子皆不在側若有異教便當在此時聞之而所聞者亦  
不過如此則無異聞可知矣他日又獨立前時若未及教者  
他日宜教之而所聞者又不過如此則終無異聞可知矣○  
聖賢之學止有此心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所以  
調養此心者氣質未純變化則心體不能渾融須要調養得  
力故夫子以學詩學禮教伯魚心體調養得好便事理通達  
辭氣和平而能高便德性堅定品節詳明而能立能言能容  
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也若不在心體上做工夫  
只勦詩禮之糟粕而已者何以便能言能立耶○夫子固不  
私其子亦未遠其子陳亢始以私其子為疑終又以遠其子  
為喜始終以私意窺聖人也陋哉

邦君之妻 章

當時嫡妾不稱號不審以妻為夫人如春秋所書風氏  
氏之類是也夫子有正名定分之志故以古禮示人邦君之  
妻君稱之曰夫人此是一總語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是稱謂之審於本國者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是稱謂之審於異國者夫君謂之夫人  
矣本國謂之君夫人矣異國亦謂之君夫人矣何尊且貴也  
而可以卑賤者為之哉

陽貨第十七篇

陽貨欲見孔子 章



陽貨欲見夫子晦庵子以為欲使助已為亂愚意不然伯夷之不助盜賊比干之不助飛廉人人所知者夫子之不為亂黨陽貨豈不知之而顧有助已為亂之望則是王密之金談者以伯起亦有可投之隙也何以為夫子蓋夫子負天下之重望貨之欲見不過欲屈其拜已以取重於天下正與王雖欲得孟子與言之意同○陽貨不是大夫却專大夫之事故以大夫賜士之禮自居○陽貨時其亡而歸豚夫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不是學小人套子不拜則失已之禮拜而在家則墮彼之計故不得已賤亡而拜○拜陽貨亦是不終絕他要他為善之意大槩小人多於君子若以為小人而終絕之便失合弘之義且將盡天下而譬君子矣又安得化不善以為善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頑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皆由於不絕耳此又夫子拜陽貨意也易之○見惡人無咎古來奸雄行事未有不假托名義者陽貨當時奔奔曰吾將張公室即此一言觀之貨之作亂自以為不失時從事而救邦之迷亂也故以懷寶失時譏夫子○日月逝便是歲不與歲既不與我以壯年來無復可為者豈可終於懷寶而失時夫子曰仕是未嘗不欲仕也仕而曰將則亦未嘗必於仕矣○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己身上說故將仕處不可云吾將不終於懷寶失時也若然則是自認着不仁不智了可乎○招之使來呼之為爾識之以不仁不智陽貨亦甚僂矣夫子待問一應真是至人氣象

子曰性相近也 章  
夫子見人善惡相遠者皆諉之於性故曰性之初也人人相近不至如此之遠所以如此相遠者習使之然耳豈可諉之於性○性字只以性字還他不必作兼氣質陽明子云若說氣質頗如剛與柔對何如相近得性初來原是同善的但剛的習於善為剛善習於惡為剛惡柔的習於善為柔善習於惡為柔惡使日相遠了然既不兼氣質何以但云相近蓋近字是對遠字說畢竟是說相同不是尚有未盡同處○晦庵子以性字作兼氣質氣質之說起於程張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為落在氣質中故善是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舉而並說豈是有兩箇性乎夫性一而已矣氣質不是與性並對的只是性所麗着也雖是麗着而氣質却亦不能掩性如氣質好的性固是善氣質不好的性亦何曾不善來只看世上極惡大罪的人氣質到了極不好處然呼他為惡人為罪人未有不羞不怒者便可見性之皆善而氣質不能掩矣蓋性落在氣質中猶水落在土中雖為土所汙而不清然源頭本清故澄之而清者自出性雖為氣質所汙而不善然本來是善故觸之而善者自動孔孟所以只道箇性善不把氣質對舉而兼說者說氣質便包不得性善說性善氣質就在中矣兼說氣質不善的猶可自諉而天下難於平治只說性善則不善的



無所逃罪而天下之治可舉矣程張之說只好說與吾輩孔孟之說却是可與人人道者也噫此所以能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而開萬世之太平也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舊說上章是論中人之性相近而可移此章是論上知下愚之性一定而不可移乃兼氣質之說即韓退之性有三品之意時文依他說亦無害○陽明子云上知下愚還是不肯移不是不可移也若說不可移則天下有不可移之人乎下愚若肯從事於學亦到得上知地俟其不移者矣豈惟之罪哉

子之武城 章

禮樂不專是絃歌惟子游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有絃歌之聲割雞焉用牛刀夫子本是深喜而言則若相嘲看子游之自信如何○君子小人方其為學時猶未會分後來為官者則是君子以此道而愛人為民者則是小人知此道而易使○道字雖說得濶亦不外禮樂即吾心之中和外也外邊禮樂制度之具聖人不過因吾心之中和而達之吾人則借此以調養中和耳故君子學道便能養其中正和樂之心消其乖戾齷齪之氣純是天理自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豈不愛人乎小人能養是心而消是氣則於天理上亦見得分明學卑上下自不放亂豈豈不易使乎○君子小人都不可不學道為政者所以要以道教之武城雖小亦必有君子也教以禮樂將使君子之愛人而已亦必有小人也教以禮樂將使

小人之易使而已是懼之為政蓋得之於夫子者也而今顧以為焉用耶○夫子自贊其戲正見子游說得是處所以嘉其篤信也亦是勉二三子之意○子路罪拯魯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夫子曰魯人必不拯溺夫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非國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亦與此章同詩曰善戲謔而不為虐兮其類之謂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 章

公山弗擾召夫子是以禮來聘召與召之則不往見之召不同○子路云何必公山氏之往恐其不能用夫子也夫聖人之不助叛人天下所知者叛人不召逆黨而召聖人分明無為惡之志矣故夫子云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必用我也如有用我者緊帶過說吾其為東周乎○夫子若往公山必有妙處成就弗擾不是棄弗擾而自行其道若棄他於吾道之外便亦不成東周○問弗擾縱成就得亦安能與之為東周曰夫子之意不專在弗擾蓋欲藉此以得魯柄耳當時此輩極魯邦域之中以叛若不去馴化他魯可為耶○魯在周之東為東周亦不是要魯為天子只以西周其道其不可東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 章

恭寬信敏惠都是為仁之工夫仁是天理天理即人心也恭者心不放寬者心不隘信者心不欺敏者心不急惠者心不私五者能行心便無外能行於天下心便無間心存即是理得理得即是為仁矣○先事後獲有事勿正是聖門家法此



處以效告子張者子張是務外的人必有干效之意故就他  
病痛處引誘他孟子告齊王好貨好色好勇是從此中得來  
有奪胎換骨之妙此聖賢所以為善誘人歟

佛胎召子欲往 章

佛胎叛時由卑察衣就尊佛胎脫獲而生之亦不是不善之  
甚者故來召夫子○古人有守堅龜之學者不善不入是也  
然堅白是執方之論雖至堅未有不可破雖至白未有不可  
涅者所以必須固守聖人之心神明變通與世推移隨時運  
用不是執定堅龜之學者夫既不曰堅乎人誰得而磨之而  
又烏磷也既不曰白乎人誰得而涅之而又烏緇也此聖人  
神化之妙可自信於已者故下緊承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天生一匏瓜根蔓雖係必使見食於世天生聖  
賢懷道抱德必將見用於世匏瓜空係而不食是置物於無  
用之地為虛生矣非天生物本意君子若膠滯而不仕是置  
吾道於無用之地亦為虛生矣亦非天生君子本意故曰吾  
豈若是而不一匏瓜若哉必如此看方是晦庵之註未妥  
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  
為常故當時以佛胎弗擾之欲張公室者為大罪夫聖人在  
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  
此佛胎弗擾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使其可與有意  
則夫子為之必自有道不可有為則仕止久速之權亦皆在  
我而已矣彼何足以拘我而挽之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 章

此是藥子路之病信宜勇則皆就子路所好者言仁智之統  
言天下之大道理○六字之好是空慕箇名色只在皮膚上  
做工夫未曾究竟其理者故有六蔽○剛勇一般此處分說  
則敢於為者謂之勇急於為者謂之剛狂是躁率亦與狂狷  
之狂不同○問六德必須好學然後無蔽何也曰六德之中  
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其理尚多在若不好學以究其理之  
精微則隨其所向之偏必有不當施而施者是於六德反違  
故矣○好學之學心學也心本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精  
物致知誠意正心皆心學的工夫有此工夫便是好學便神  
明所照無蔽不微衆理時出而萬事妙應矣六德有不盡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章

小子何莫學夫詩者何為而莫之學也蓋詩而無益於人不  
學可也乃詩之於人則其益多矣何為而莫之學乎可以七  
句正見不可不學之意○可以興就心裏說可以觀就事上  
說可以群就處常時說可以怨就處變時說○邇莫大於父  
可以事父則凡以宜邇者可知遠莫大於君可以事君則  
凡所以宜遠者可知君父而忠孝則大倫于是乎不廢矣鳥  
獸草木而多識則小物于是乎不遺矣○章末要補小子何  
莫學詩之意○看來詩固可興而可觀一吾心是非之公者  
為之也詩固可群而可怨一吾心性情之正者為之也詩固  
可篤倫理而資多識一吾心之良知良能者為之也善學者



不求詩於詩而求詩於心斯得之矣若只學之於詩而不得之於心吾恐詩之所有者可學也而其無者何以處之是猶鸛鵒學人之言談所不學者使不能矣亦何益之有哉

子謂伯魚 章

女為周南召南是命其學二南也二南咏歌的是人情物理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近一步也不行况天下之遠乎書曰不學而牆此之謂矣○二南之理要之本具於吾心學二南者亦只以之調養此心耳猶儒家之學只要養得自身的鉛汞龍虎不在外邊搬運做工夫故授靈寶法十二科者曰真機實在心授不在文字之間不誤三千後人者曰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

二南諸書是靈寶法三千功八百行耳學二南諸書者以結

內丹為要而兼之以外丹則可超天下而入大羅矣豈特而

大羅矣豈特而

子曰禮云禮云 章  
禮樂有本有文和敬是本玉帛鍾鼓是文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鍾鼓本末兼全方成箇禮樂夫子此處不是要盡去了玉帛鍾鼓蓋因當時人只以玉帛而云禮以鍾鼓而云樂故曰禮云禮云者豈止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者豈止鍾鼓云乎哉乎哉二字令人之深思而自得也本文只宜空說和敬意補在後不可露出

子曰色厲而內存 章

此似為當時在位之大人說故云譬之小人○色厲而內存

者外面為嚴厲之色若敢作敢為模樣內面實畏首畏尾不敢作為此等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譬諸小人中穿窬之盜穿窬盜利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事雖不類其心則一而已○看來此不是無實盜名無實者不過無善却非惡也內存的人心上已有實惡而假裝厲色以欺人要為掩蓋之計婦不潔者多儀舌吏不潔者多無狀揚揚出入倖倖自負以欺人○其氣試捫之此心何如耶柔耶安耶不安耶唯恐有人照破故夫子以穿窬之盜為譬噫人而可為盜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是謹厚之稱鄉原亦只是鄉人稱之君子則如見其肺肝豈肯稱之為原○其非不足以惑人唯似是而非者最易惑

人鄉原德之賊也人而至於為賊可乎哉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聽塗說只見好說之甚若路上聽得却只於家裏說今日聽得却只於明日說亦是道聽塗說之類○天地無棄物聖門無棄人德之棄者是為棄人矣哀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章

凡事君有大道義是已知義方可與事君方於君有益若鄙夫可與事君哉吾見其有損而無益也何者鄙夫只曉得富貴全不知有義未得富貴時營營然惟恐其不得既得富貴時又營營然惟恐其或失此其朝夕思慮只是此事縱然睡熟時亦只做富貴的夢自己身富貴之外絕不管君父之安



危國家之休戚只此一念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在下位便利君害民貪賕壞法一切損於君者皆為之在上位便需分盡惑恣意要寵閉塞言路交結閹宦甚至導君以喪國亡家之事亦所敢為者其所損於君何如也而可與之事君哉○空同子云鄙夫只是要作官不會要作人夫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不以官也以若所為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哀運移一旦拍館與吾輩等耳傳之天下後世當云何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 章

古之三疾今或有之猶為不善變也况非其疾而無之疾且無之又况其德之美者乎古之狂也肆肆便是狂今之狂也蕩蕩便不是狂而無狂之疾矣古之矜也廉廉便是矜今之矜也忿忿便不是矜而無矜之疾矣古之愚也直直便是愚今之愚也詐詐便不是愚而無愚之疾矣狂矜愚是疾之名肆蕩直是疾之實肆蕩直者氣稟之偏也蕩忿疾詐則習俗之使然而非氣稟之過矣○三疾是疾無三疾又另是一大疾治心之學去疾之藥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吾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章

正之與邪原自殊塗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亦有正不勝邪之時紫色一出而奪目人遂以為朱不如紫鄭聲一作而亂耳人遂以為雅不如鄭利口渠人以欲而不拂其意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此皆以邪勝正者也不可用紫似朱非朱等語亦不必待朱紫並陳而後能奪朱雅樂邊放此上二

何輕重在惡利口一句○紫色後來果奪朱朝服以紫為上矣鄭聲後來果奪雅樂歌舞莫非淫哇之聲矣况於聽言之際而有為利口之所惑者耶

子曰予欲無言 章

問諸子多以言語觀聖人予欲無言何獨以之警子貢曰高於子貢者自得意而忘言固不必以無言示之下於子貢者將因言以求道亦未可以無言示之惟天資學力如子貢者猶不免以言語而觀故獨示之以無言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語道者至天止矣然天何曾言哉惟見其四時行焉而道洩於四時矣百物生焉而道洩於百物矣天曾言而亦何待於言哉○子貢云不言何述然天道不言而即其行焉者亦於四時可述也即其生焉者亦於百物可述也夫子因時而制言非天之時行乎物來而順應非天之生物乎學者於此而求之則亦自有餘述矣何待述之以言哉○道不在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夫子元是如此說亦是如此而盡道他處且不必論只卿黨一篇何言何動不見性與天道也子貢却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非以言語觀聖人耶誤矣若聖人有言處方見性與天道則天之不言者可謂絕無性與天道哉

孺悲欲見孔子 章

孺悲欲見辭以疾者絕之也義也使知非疾者悟之也仁也不屑之教誨亦是教誨之而已矣○臧孫曰愛我者疾疾也



惡我者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石猶生我疾之毒滋多焉  
於此抑以夫子為疾耶石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云禮壞樂崩見三年之有害穀更火改見期年之已冬  
故欲為期之喪○三年之喪是禮樂之大者不能三年之喪  
禮樂之大者已崩壞了更有甚禮樂○火之所在為燧鑽而  
取之各隨其時之方色春為木木色青榆柳是木之青者夏  
為火火色赤棗杏是木之赤者季夏土旺土色黃桑柘是木  
之黃者秋為金金色白柞槁是木之白者冬為水水色黑槐  
檀是木之黑者四時取火之不同以此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七

四

九

食稻衣錦就期年之外說君子期年之外雖食旨亦不甘雖  
聞樂亦不樂雖居處亦不安不甘不樂不安皆是心裏不忍  
如此○問三年之喪如何又食旨聞樂曰先王之禮不以死  
傷生遇旨亦不得不食遇樂亦不得不聞○女安則為之不  
是真使宰我去為是深責之之辭

仁道之大者親親也宰我不親親而欲短喪不仁哉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仁人孝子所以喪必三年之故蓋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雖終身喪服亦不能報者但終身喪服  
又不是禮故制為三年之喪聊以報其三年懷抱之恩是乃  
自天子達於庶人天下通行之喪也宰我亦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有三年之愛而獨不欲為三年之喪違天下之  
通制而忘父母之深恩不仁哉○宰我欲短喪情者禮樂也

夫子欲終喪惜者仁也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夫子之教彰彰矣宰我何在而不聞哉

子曰飽食終日章

人若衣食不足不暇用心猶之可也飽食終日者既有所資  
而亦無所用心真箇難矣○博奕是不可為的不有博奕二  
句假此以甚彼之詞用心為博奕者猶勝彼止而不為的人  
則其人品之下下亦可觀矣○程子曰博奕小技也不專心  
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而可以悠悠度日乎夫子云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朝聞道  
夕死可矣聖人何所為而迫切至於如此之極乎善學者當  
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終說姑待明日便是自棄矣又况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七

四

九

子曰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君子尚勇君子義以為上此君子是以德說君子有勇而無  
義此君子對下小人是以位說○君子義以為上除却勇不  
道勇自在其中蓋義以為上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自反  
而縮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天下之大勇○有勇而無義二句  
只見勇不可尚在君子則為亂在小人則為害其害亦至於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章

子貢心下已有所惡故以君子之惡為問君子之惡亦不止  
此四事夫子亦或有感於時事而云也○人有惡當為隱匿  
若稱人之惡便是無仁厚之心上人之過當為掩護况本無



過而謗之便是無忠敬之心勇亦不可無者但須順禮而施於其時當施若勇而無禮便至於為亂果敢亦不可無者但須明理審得當而後為之若果敢而不通便至於妄作此皆君子之所惡是惡人之不善者子貢之所惡是惡人之似善而非善者微者好察人之動止自以為知人之智而却非君子之智不孫者好陵犯上人自以為無懼之勇而却非君子之勇許者好攻發人之陰私自以為無隱之直而却非君子之直此子貢所以惡之也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章

此女子是婢子小人是僕隸下人養猶待也近之則不遜是近之也難遠之則怨是遠之也難養之以禮自能消其不遜養之以仁自能弭其怨恨善養之道如此○宮妾亦是女子宦官亦是小人一不遜便生事於內一怨恨便生事於外然洗兒之錢可樂也而不能免馬兒之憂甘露之禍可醜也而不能逃鳳翔之變唐武宗未移而貴妃季述者不知其何在矣豈惟謀國之不思抑且謀身之不智真女子小人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章

年四十而見惡是見惡於君子若不善者惡之亦無害其終也已者四十不能作好人其趨向已定其格局已定更有何長進處○問人亦有晚年進德者何如一槩絕望曰晚年進德的人少人須要及時勉學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念及於此不覺寒心矣○晦庵子曰此心此理原無虧欠學者若

果有志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少年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理會自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了若只立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回不肯進步不肯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可好可樂之實矣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

微子第十八篇

微子去之章

微子有賢譽紂暴虐之若諫紂決被殺殺便死於無名且無以承祖宗之祀不得不去去是避去非避周書曰我不顧行遯是矣適周在武王克殷後左氏載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哀經與微子見楚子問逢伯逢伯云武王克殷微子塔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醜禮而命之則去非適周可證矣○箕子諫紂不聽曰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解衣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柳子厚云微子已去比干已死若使紂惡未極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以隱忍而為此也此意亦好○比干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百姓何辜也乃諫紂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怒剖視其心而死然紂云聖人之心有七竅是以比干為聖人也干聖人乎曰聖人無死地若遇此境自有旋乾轉坤之理○三臣行事不同如此干之死其心緒固足恭白於天下後世若微子之去迹似懼禍箕子之奴跡如怕死恐昧者不無遺論故夫子原其心而



總斷之以仁者心之理也去者奴者與死者行雖不同俱是懇惻悟君真誠愛國而合乎理之當然其無愧於心一也故同謂之仁人夫子此言大抵為微箕分疏夫仁人而有一二尚足以為國殷有三仁而至於亡夫子亦重為紂歎息矣○問殷之亡也比于死周之亡不聞有死之者何也曰殷之亡以人周之亡以倍倍之壞以文蓋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宗從橫者也此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洵之言如此秦何人也而與干較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者也設使干有術亦效秦揣摩押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湯武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無術矣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 九

後世欲得仁義之士者慎以文壞倍哉

柳下惠為士師  
柳下惠仕魯時三家漸以用事刑獄必有不平處惠不曲法以徇之是以常常見黜三字不拘定是三次○三黜不用者以其直道而事人也夫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雖去而之他亦無益者其必枉道後可耳枉道而事人則就此亦見用了何必去父母之邦譬之楚鴟適吳變其音就楚可也若不變其音射之矣○直道枉道汎說不專說治獄直道難容見得無可去枉道易合見得不必去○惠是謹與夷齊之謚一般惠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宜謚曰惠○三黜既不去詞氣且雍容惠可為達者矣

蓋宇宙之間升沉得失榮悴憂樂何所不有何往非人承當安能一一俱中人意也達者視往事渾如夢幻其順意處是偶然則拂意處亦是偶然若執着前緣但求順意譬之夢醒說夢又求夢中境界象何可得耶往者東坡子紀春夢婆事去仙鄉應不甚遠安知今日夢非前日之夢但求今日人不愧前日解夢人耳達者謂如何哉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景公待孔子是方與其臣議待之之禮孔子魯人故欲以魯君待季孟者待之吾老矣不能用是因晏平仲說孔子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故曰老矣而不能俟也○若季氏二句是待之之禮不誠吾老矣二句是用之之意○

孔子行固重在老不能用然亦承季氏則不能來程子云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者愚意不然堯與舜迭為賓主湯於伊尹學然而後臣之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亦未為過當乃以季孟之間待之禮便較矣故記者先述待孔子一段是豈無意漫述而曰不係待之輕重乎但若只待以季孟之間而不曰吾老矣不能用孔子猶不決去惟復諉之於老此明以去之決也○老矣一語人切不要以此置之於心形之於口老來歷經既多緒練既久脩德者正好此時成其德立業者正好此時成其業死而後已可諉之於老乎夫子七十矣而後從心不踰矩武公九十五矣而猶以抑詩為戒文王九十七矣而猶緝紀以作人盛德大業老矣



而成者未可盡數也。老矣一語，景公之事去矣。易之離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其此之謂乎？○問：夫子以兄事平仲，又稱他善與人交，如何？平仲到此却忘夫子而沮之。曰：平仲與夫子處幾年矣，與景公處亦幾年矣，他曉得夫子之為人如此，景公之為人如此，決不能相與以有成，不如莫輕用之也。罷若說平仲有忌而沮之之謀，則是箇小人矣。夫子何以善其交而兄事之哉？

齊人歸女樂章

夫子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懼為之升，而將致地黎鉏，請先聲沮之。選美女八十人，衣文衣而舞康樂，陳魯南門外。李桓子語魯君為甬道遊觀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姐於大夫。夫子遂行，蓋受女樂而去，不惟顯君相之過，且中齊人之計，故因膳肉不至而去，則君相之過不顯而已。亦不為苟去也。○美色淫聲，燕有之者是女樂溺於地，便荒於政了。尚

可與有為乎？故夫子去之，而有荷蘭之操，彼婦之歌。○歌操記此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蔽不知賢者，年紀遊適一身將老。○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女樂通宵千綾，不惜冠裳，公亦不能無損。江湖日沈散，遺嘲鐵崖子之所損尤多矣。大抵此事不惟損却德業，亦且損却壽命。司空圖云：六龍飛離，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真可懼也。若歸觀公盡遣女樂，而曰令人心勞。

仁宗命速押女口出東門，而曰：若見其人，恐亦不能出。以此一為賢君，一為賢相，德業壽考幾何能及哉？

楚狂接輿歌章

楚狂是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輿道則見無道，則隱無道而不隱，故以為德衰。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夫子之鳳始無梧，桐何德之衰？非鳳兮之衰，梧桐之衰也。○楚狂有曰：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以故身耕而妻織，不受昭王之金，不赴河南之治，是其用心唯在於絕人，逃世遠害全身而已矣。

夫子下車欲與之言，想是言事君之義，救民之仁。楚狂知得必不相合，故趨而避之，以滅其迹。夫子遂不得與之言也。○狂者夫子之所思與言之意，接引亦憐憐矣。彼楚狂者何幸而得近聖人盛德之光，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桀溺與夫人想皆不知其姓名，記者因其人之實而名之。沮者沮而不出，溺者沈而不返。夫耆老人之稱。○夫子使子路問津，雖是不知津而問，亦是接引之意。子路曰：為孔丘長沮，豈不知是魯孔丘而復問之者，意以天下無此奔走四方之人，只有魯之孔丘在四方奔走者，是此人必知津處也。子路曰：為仲由桀溺，復問是魯孔丘之徒者，正要說出孔子是避人之士，為其徒者無益也。滔滔然天下



皆流於無道矣。雖欲易之，為有道誰肯用之？而與易乎？  
子路行以告，兼告二人之事也。鳥獸以下，夫子雖是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鳥獸二句，是反與其從，避人二句之意。鳥獸非同類，固不可與同群。若斯人之徒，則與我同類者，吾非斯人之徒，與之同群而誰與也？豈可以避世而絕人乎？○天下有道，二句是反滔滔天下二句之意。我欲以有道易天下者，正為天下無道，故欲與之易也。若天下既有道矣，則又何用易之乎？○聖人愛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故謂夫子見天下之無道而怒，然不愛者不可也。謂夫子因道之不行，不得以易天下而憂，愁無聊者亦不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何往而不得哉？  
焦氏四書講錄 論下卷七

子路從而後章

夫人殺鷄為黍，正見他田野的氣味。見其二子，又見他父子的團圓。此意是動子路之隱去。○君臣之義，殺是以前之儀。長幼之節，明是以後之恭。子路行以告，併前後事告夫子也。○隱者也。空同子曰：隱是簞之反，隱者惡簞之賊已，于是恬而不勞，潔而不濁，清而不塵，凡以破簞保寂耳，而不知其非道之中也。蓋寂靜不于其迹，于其心，故處勞而恬，真恬者也。處濁而潔，真潔者也。處塵而清，大清者也。此道之中也。隱者知之乎？○使子路反見之，亦是接引之意。必有此說，語下文子路述夫子之意云：仕而事君者，義也不仕，便無義。且君臣之義與長幼之節，皆人之大倫，不可廢者。二子相見，固已不

廢長幼之節。君臣之義，何獨欲廢之？而累身以亂倫，是以君子之仕，正為欲行君臣之義，而不至於廢亂也。若夫道之行，則已知之矣。○長幼之節，不重因其明，而通其蔽，只重君臣之義。行義亦只重不累身，亂倫上不徇利，忘義是餘意。然道既不行，却又行義何益也？蓋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矣。○愚意夫子周流四方，不是專為行義之故，當時學絕教弛，天下以此不得太平。夫子周流四方，大都為講學故也。孟子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真知夫子之心者矣。○看來自堯舜以至夫子，不止一聖人也。然皆未有如夫子之闢室作壇，設科講學，且周流四方無處不講者，以為不得位而可如此，則舜禹之未與臯陶之未與伊尹，在畎畝傳說在巖間，固皆有聖人之學者矣。不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與之共為也。至夫子而始為此乎？周流之處，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人莫非學，則亦莫非徒矣。為徒者，滿四方則道明于四方，而太平亦可開矣。此夫子易天下之妙術，不必行義而後能之者，其卓出堯舜以來之聖，而世世為天下師者，此也。馬遷云：夫子去來列國，專以求仕，至於七十二君而不用，始歸而刪述六經，誣哉！○丈人沮溺楚狂，律之以聖人，固不能無過也。然即其容止，味其言辭，以想像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而起慕，彼於聖人且有所不足，則其視富貴功名之人，何啻大瓠也！其亦當時之特立者乎？以子路之行，行而名



對乎沮溺拱立於大木則其人品之高亦可知矣故嘗謂四子者惟聖人然後可議其不合於道之中也下聖人一等欲自便其身圖而政於議四子者可乎哉

逸民章

記者因夫子有逸民諸人之論故先叙其人名逸於隱而不仕仕而不得行志者若專就隱者說諸人中不免有礙○諸人皆有論斷只遺却朱張荀卿以張與夫子並稱謂其窮也倍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則又過之矣

伯夷叔齊北海之居首陽之餓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是不降志不辱身也

柳下惠章

卷之五

五

光緒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不重○重言行二句惠辭氣雅容直道以事連以東夷之子為夫子之所善則其言中倫行中禮而異乎他人之降辱者可知矣○順理而有序為倫人心之同然為慮其斯而已矣重取之之意不必說此外無可取也虞仲斷髮文身蕪以為飾夷逸云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便是隱居放言隱居放言者行未必中慮言未必中倫然身中清廢中權則亦不悖乎道而與他人之隱居放言者異矣○廢是放縱而令人廢之時當廢棄亦是知變通者故為中權權字不要說得太好

七人之行雖高然皆先有主意在既有主之為可者必有所不可者在我則異於是云與他不同不是勝過之說無

可無不可是心聚如此心體最虛而融原無一毫染著染著便有可有不可了聖人無染著心體自然如此是以無可無不可及事到面前來心體隨感而應亦自有可有不可也若到底漫無可否却是箇糊塗人矣何以為夫子耶○士君子之處世也若水然通之斯為川也塞之斯為淵也升之於雲斯雨施也沉之於地斯土潤也體清以洗物也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也不傷于清必如此而後聖人之無可無不可太師擊鼓齊章

太師擊鼓齊章

此記樂官之去雖衰世之意亦見夫子之功蓋樂官是因三桓僭樂而去所以知樂之當者由夫子先時之正樂也樂官以太師為主太師去而樂官之去○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始亞飯者豈其止於三飯耶抑亦僭四飯而飲一飯之官耶○樂有治世之音有亂世之音周衰而人心日習於亂不正之聲想多雅樂幾於亡了師擊以下皆不得行其職是以散之四方記者不以官之卑而世道之衰亦善也

周公謂魯君章

此周公因魯君就封而訓之之詞親是宗人愛之而不忍弛大臣是賢者不使有不用之怨故禮有大故不得不棄無犬故使不棄之無求備於一人是使人也器之四者總是一箇厚不弛以厚親不棄以厚故舊則同姓異姓皆在其聯屬之中不怨以厚大臣不求備以厚人才則大臣小臣皆効其忠貞之節所以為周室之輔而永先人之祀者在是矣○周公



又誤與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太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六者亦皆厚之道也厚是天地之完氣薄則氣不完而天下裂矣太樸之散自彫琢而傷之也可不慎哉

### 周有八士章

周之盛時人才不可勝紀此八士者只據一家說一家如此天下可知而今也則亡矣○八士乃南宮氏又王時為虞官故晉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伯達遷九鼎於外邑命伯适散鹿臺之財鄭玄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皆非也○一母四乳生八子是晦庵子疑出的以伯

仲叔季四字俱雙耳亦難必其真否○和氣致祥不和氣致異

鳳巢阿隣遊郊和之致也水多蟻多蟻乖之致也故觀八

士者使知文王有培養之道在先○養之於先而用之於後

此君人者責也故治世非皆才也用之則日見其多亂世非無才不用則日見其寡八士八元足以成有周唐虞之治而八俊八及無以救漢室桓靈之衰此亦惟繫君之用不用耳有天下者鑒之哉

### 子張第十九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此章論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四者尚未足以盡道而斷之曰可已是止於此也不免有病晦庵子訓出庶乎其可庶乎二字是與他回護的本文不必用○祭便敬喪便哀此一體之

心也着一思字便隔一層矣

###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道德是一理自所執者言為德自所信者言為道弘是量之寬廣量有大小不同故所以執德者有弘有不弘篤是志之堅確志有強弱不同故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執德之弘者全體此理也信道之篤者實見此理也不弘則所執只是一偏缺陷處多矣不篤則所信只在一時出入處多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不是不足為輕重之說

### 子夏之門人問交章

子夏可者與之此句說得是不可者拒之便傷於太急于張所聞不必拘是聞之夫子君子二句是述所聞說君子不拒

人我之大賢四句文是以已意說不可拒人○賢與善是可

者賢比善為優衆與不能是不可者衆為不賢不能為不善

尊賢嘉善是可者固與之畧輕看畧衆矜不能是不可者亦

不拒之要重看蓋為破不可者拒之說也大賢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不賢人將拒我則又不能拒人矣○君子二句看來是君子處人的胸襟天地萬物只此便是一體但於交友之義不切子張以此論交却認差了晦庵子云子張有過高之弊不知此理非過高也賢者尊之衆人亦容之而不棄善者嘉之不能者亦矜之而不遺心體何等廣大高明無一點障礙無一些隔絕大人以天下為度便是如此若以此為過高之弊則天地萬物一體者非耶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章

小道各有一理而於用亦各有齊未必無可觀者但局於一偏限於一用致遠則怨泥也君子是致遠之人物格而知至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其道之大用之遠為何如也而肯屑屑於小道之為乎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此章論好學不曾說破學字吾人須先知得亡是甚麼亡終可以求知能是甚麼能終可以無忘不然恐有學非其所學處○學者心學也亡是此心之亡能是此心之能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日月月無時不是此心學也故謂之好學○亡即合則亡之亡不可讀作無吾人日用動靜此心走

無氏四書

卷下

五

光緒

作最多只為無操存省察之功所以有去而不知者日知其所以亡全在檢點細密處能即良能之能月無忘其所能者溫故知新之功也晦庵子以亡為無却不思此理全具於此心原非取諸外以益其內者也焉得謂已之所無耶○心者萬事之宗人惟放了此心故事失其統紀今之學者曾有收此心之放以立萬事之紀而為學者乎日月如流光陰幾何也抑不思聖人之教人為學者果何在乎 朝廷之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何為乎萬事之授於我而將以處分之者又以何為宗乎思及於此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惓惓乎心學之好者亦自不容已矣○學要好終成得箇學好是自己好不待人之督責也其見功甚易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縱有時

勤苦亦不是好學所謂為父母先生勤學而不為自已者終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仁者人之心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都是存心的工夫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博學與近思得無相妨否曰博學是大槩一齊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又切近而不汎也○切問是切已的問不切已雖問亦無益游定夫嘗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賢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學者須識此意○近思亦不是教人不求之遠求之近者自可以致遠求之遠者反遺乎近而亦終無所歸也○晦庵子以此四者為致知之事未及力行恐非知行合一之學大凡說學時知行便盡在其中了知是學行也是學知是有志行也是有志知時要問要思行時也要問要思未有偏於致知而不及力行者也知行合一終可說仁在其中矣

無氏四書

卷下

五

光緒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百工只以起君子百工若在家便有他事分下工不得以成事故要成事者須居肆君子若不學便為外物分了心不得以致遠故欲致道者須為學重在居肆與學上玩兩以字可知然亦有居肆而不務成事空學而不務致道者故晦庵又取尹氏說重在成事與致道以補其意本文未完說書首只依此上三章皆子夏之語須合着看記語者叙在一處亦有義以好學章合仁在章看則知所謂學者學為仁也而其學不差矣以致道章合仁在章看則知所謂道者仁之道也而其



道不謬矣要之仁即是心也存心即是為仁也道豈遠乎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之過是一過也從而文之是又增了一過○象山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欺日流於污下○寧作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文過之人要作無瑕石耳何如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君子泛泛莫指其夫子三變者望之是一樣即之又是一樣聽之又是一樣望之儼然及即之也溫則又非儼然也即之也溫及聽其言也厲則又非溫也然豈君子之有意於變乎○儼似不足於溫却又溫是剛而且柔也溫似不足於厲却又厲是柔而且剛也剛柔不偏中和時出君子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章

君子有勞民之事本非民所樂者故必平日真心愛民不忍於厲之民已信我了一旦不得已勞他民諒其心必不以為厲已若未信於民而勞之則事雖當勞民亦以為厲已矣君于有諫君之言本非君所樂者故必平日真心愛君不忍於諫之君已信我了一旦不得已諫他君諒其心必不以為諫已若未信乎君而諫之則事雖當諫君亦以為諫已矣易之豐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我之志可發則人之志亦可發

矣其此之謂乎○嚴泉子曰信字只是我自家這點真切的誠心不必說交孚有愛民之誠心而勞民於此信得過雖勞亦不怨有愛君之誠心而諫君君於此信得過雖逆耳亦不妨若說直待交孚則民之乎我者豈一朝一夕之可得而君門遠於萬里凡為諫議之臣者又安能盡得其交孚哉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小德不平說重大德上大德不可踰閑小德可以出入出入字從閑字生來此語可以觀人不可以律己蓋觀人之道只看大節如何大節既立而小節或有出入便不消瑣屑議他律己之道却要全責備小有此背理便是一生的欠缺且併其大者而失之矣○事有大小吾心之處事不分大小一毫錯過心便有一毫之放一息出入心便有一息之閑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孰謂小德而可以出入乎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是譏子夏之失教也却不知子夏之教亦是南軒子云善學者必以灑掃應對為先惟弗措之為貴譬之燕人適越自門前發軔以至沿途之山川城郭一一經歷了然後越可到若不發軔於門前而直欲乘雲駕風以逐抵越有是理乎子夏之教是如此君子教人之道孰先傳者何曾以小學之事為先而傳之也孰後倦者何曾以大學之事為後而不傳也但學者之所至有淺深有可教以大者有不可教以大而且教以小者譬之



草木草有大小之別木亦有大小之別若不量所至之淺深  
不問工夫之生熟而槩以大者強教之是誣罔之也君子焉  
可如此小學大學之事一以貫之而不分先後者唯聖人然  
耳門人小子則去聖人遠矣安得不分先後而教之乎○看  
來子夏以小學大學分先後可也子游以小學大學分本末  
誤矣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小學有本而亦有本也脩  
身為本末有本亂而末治者是大學有本而亦有本也本者  
木之根末者木之梢木小則根梢小木大則根梢太大本豈  
有根而無梢小木豈有梢而無根教人種木而後根之理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章

兩句俱重學意二則字各有主上言仕而優即當學下言學  
而優乃可仕也正是勉人不可廢學之意○看來此語亦有  
病是把仕與學分作兩箇了人只一箇心心只一箇理學者  
學此也仕者仕此也約之只是一箇學○學是徹頭徹尾的  
工夫故曰君子之學沒身而已若說仕而優則學則仕時所  
作用者乃學外另一事耶學正在仕上發掘如今仕宦到宰  
相也只是箇大學士朝廷命名之意彰彰矣可見學是學仕  
亦是學只一學字便了盡豈可分而為兩塗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居喪者雖是以哀為主亦不可廢了禮之節文喪致乎哀而  
止止字有病痛然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  
事哀戚的人此處恐為人之逐末忘本者抑揚其詞云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 章  
仁者心之理為難能使心馳於外而理不存○為難能不是  
美他發其受病之原也未仁不是絕望他格其克復之端也  
此與下章可見當時朋友切磋之義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章  
堂堂是惜之之詞人若近愛着已方肯贊美去用工堂堂務外  
的只尚虛華不肯實用工夫人要輔他為仁也難他要輔人  
為仁也難故曰難與並為仁○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  
往哭之人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於難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章

人未有自致者唯父母之喪哀痛慘怛乃真心之極致不能  
自已處夫子指以示人是要人識其真心也○此與孟子說  
乍見孺子入井同意此不為喪禮而發是即親喪一事以提  
醒人自致之心彼不為孺子而發是即入井一事以提醒人  
不忍之心聖賢因明通蔽之教類如此乎字下得妙然有感  
動人處詩云是究是圖置其然乎正此乎字之意○自致之  
心良知也良知在人孝弟忠信何所不備親喪不能致之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章

孟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莊子年少嗣立  
又與季孫宿同朝宿不能守父文子之業莊子乃獨不改而  
終身真箇是難能也○其他可能亦以孝行說此句輕帶過  
只重難能過喜新進者以老成為不足用作聰明者以成憲



為不足行莊子之不改雖是其臣其政可以無改而要亦其  
心不忍忘父也難能重在心之不忍也○善者以不改為孝  
不善者則又以改為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  
其誰曰不孝紹聖治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莊子之孝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陽膚是問士師折獄之道曾子所告乃是恤刑之道上失其  
道既無以養之又無以教之民迫於不得已或陷於不知相  
戕相賊情義乖散已久是以至於犯法為士師者如得其犯  
法之情當念所以使民至此者上之過也哀之矜之而勿以  
已之能得其情為可喜則獄得其平而民自以不冤矣○士  
師要得情亦難易之責象山下有火火至明也而猶云君子  
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此事正好用心毋恃刑威之虐毋通賄  
賂之奸毋順上人之旨毋徇士大夫之囑毋信吏胥之供虛心  
以聽其辭從容以盡其辨而又默察以釋其疑情便可得而  
悉昭矣○立法不得不嚴行法不得不恕不嚴無以禁天下  
之惡不恕無以原天下之情哀矜者恕之謂也彼法外羅織  
若張湯者固不足算而一切任法若常衮者亦同歸於酷耳  
恕安在耶○哀矜亦不是縱放罪人法可輕者輕法可重者  
重不至於過中而失正是也若乃借哀矜以為名圖陰陽之  
報應縱放有罪而於罪之當死者且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  
裁而終至於減等者則又弄法之吏正晦庵子所謂殺人之  
盜而為之求生是不念死者之無辜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

地也嗟冤抱痛者何時而已而亦何有于報應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此處不為紂說只重君子二句見得人當常自警省不可一  
置身於不善之地紂之不善固已甚然其初亦不至如是也  
特緣一置身於不善之地遂至如是之甚耳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只當不善之地看蓋一置身  
於不善之地便迷而不悟沉而不返只要去為不善為得不  
善太多則是天下極惡大罪之甚者紂纘聚德下流極子手

子貢曰君子之過章

君子之過出於無心故不掩護而人皆見之惟不掩護故不  
難於更改而人皆仰之也○君子平日常心事已如青天白日  
為人所共見過時亦如日月之食為人所共見人共見者光  
明之過也不害為光明正大之人人不見者暗昧之過也不  
免於暗昧污賤之耻君子小人之過其不同也如此○舜之  
不告父母武之弑君周公之誅兄弟過也底豫而天下化垂  
拱而天下治四國是皇而德音不瑕仰之者何如也人患不  
舜武不周公耳奚必以過為諱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仲尼焉學問夫子師何人而學也文武之道子貢是以謨訓  
功烈禮樂文章說賢不賢不止一兩人不賢亦只稍劣於賢  
不是不肖人大是大綱領小是小節目夫子焉不學是學於  
賢者而得其大又學於不賢者而得其小無往不是學則無



往不是師矣而何有一定之師耶○看來當時以夫子博學多能故有焉學之問是疑其聞見處有得也子貢合該以聖人心學之妙告之乃告以文武未墜之緒却是聖人真以聞見為學了夫聖人心裏如明鏡無大無小一照便知一以貫之元不在多聞多見也借使無文武之道豈便不能然乎○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亦是文武之緒餘文武所以為文武者亦不在此也子貢說夫子於此處學之文是學文武之緒餘而成其為聖矣然乎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章

子貢明辨通達欲動得人夫子亦曰達不如以賜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章

重在大子賜之牆未必真及有夫子之牆未必真數仞皆是設為之詞賜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故人知其賢夫子深藏若虛而容貌若愚故人難知其聖○聖人之道雖是難入然入之亦自有門且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是教人難入處傳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而入纔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聖人之門衆人得入者寡武叔亦不得門而入者宗廟百官皆未之見宜乎有賢於仲尼之云也○武叔所云者必以語大夫語之又必於朝廷之上也豈知清廟明堂之事業合聖人誰能整理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 章

武叔多稱人過而評論之顏子嘗謂之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此觀之便知武叔之為人○他人二句輕只以形容仲尼二句他人之賢者譬之丘陵道德猶未至而可踰可踰則可毀也仲尼譬之日月道德極其至而無可踰無可踰則無可毀矣○仲尼日月也重在高上看來天無象日月以為象天休晦明之候仲尼得而專之天若不生仲尼長夜茫茫何時旦也把此意說仲尼日月更好惜乎子貢之意不然○多見其不知量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晦庵子以為不自知其分量然則人之分量亦有毀得聖人者乎○問聖如夫子猶不免於毀何也陽明子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要自脩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却似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箇人說他他的惡惡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看自脩何如耳○今之被毀者不要以夫子藉口當知王彥方一篤行也致使為盜者不敢以其名聞豈天下士大夫不比於一盜哉未聞有畏其見知者何彥方之難得也反已到此則其自脩者敢一毫之不盡哉

陳子禽謂子貢 章

言是校量人物之言一言而當人便以為智一言而不當人便以為不智智與不智只係一言之間可見言不可不慎也



仲尼豈賢於子是一言為不智了非不慎言之過乎○春秋書公會吳於橐臯此時得子貢心制神要之一言而吳子遂不敢尋盟又書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此時得子貢墮黨崇仇之一言而衛侯遂免于吳難一言以為智子貢亦有之矣夫子之不可及處正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未曾得邦家此云得邦家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德愈盛便可知其化愈神也○夫子所以為聖全在德上功業是其餘緒但子貢是難與他說話只索在功業上說矣○帝王治天下不過教養二事立之者教養之者教養者如之固動者道之淨四句都不可截看斯字下得急正見神

化之速處天立立續來即天之生萬物而萬物並育者未嘗行動即天之成萬物而萬物各正者未嘗所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者此也如之何其可及正與夫子之不可及如照應及之且不可得也况可得而賢之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最難一要純心為之本二要精神可以感通人三要措置之方極其妙四則天下之人皆翕然而承風故四者最難子貢又着個斯字是難中之難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堯曰第二十篇

此篇歷叙帝王以及於孔子堯之上除却伏羲未道者即孔子叙書始堯之例也伏羲得統於天堯得統於義舜得統於堯禹得統於舜湯得統於禹文武得統於湯而孔子則得統於堯

堯曰咨爾舜 節

此條是堯舜之事咨者堯將以天下傳舜道大授艱故先歎之而曰我上觀天意下驗人心天之曆數已在爾躬矣任太責重如此可易為乎必也允執厥中以大中之心而理天下之事以大中之事而安天下之民四海便各得其而可永保天祿矣若不執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於是亦終而曆數之在爾躬者又在他人矣可不戒哉

舜亦以命禹

此條是舜禹之事舜亦以命禹此語下得最妙三聖相傳只有這些子更無別法○舜命禹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又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許多說話都只是允執厥中的事不出堯範圍之內也故云亦以命禹晦庵子云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是天下之理豈復有加於此哉

曰予小子履

此條是湯之事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六句追述初時請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該今日伐桀以後事也○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赦之赦之乎○人君臻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君曰驕而臣曰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



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文詞盛與說夫昌樂苞直行典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之矣大雨注而旱魃退大且應之而況於人乎故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

周有大賚至所重民食喪祭

此條是武王之事或摘其辭或舉其政要成武王一段大抵武王之政都是反紂之所為也處處要見反紂意易之解曰其來復吉武王之謂矣

周有大賚是散財發粟以資四海之民善人是富則列爵分土是也大賚是博濟之恩富善人是加厚之典或云富即大賚則是大賚只及於善人矣而窮民之無告者忍契然耶

武王曰

朕聞

七

雖有二句追述初時伐紂誓師之詞以告諸侯百姓二句則說今日以後事也向者伐紂雖有至親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之仁人同心同德者以故能勝紂而今得有天下矣此後百姓有過或迫於不得已者我迫之也或陷於不知者我陷之也敢以之而罪百姓乎

雖是輕重之稱量是多寡之量謹者把在官典在民的都較定使官府之取民者不得以多取而民間之交易者亦各得其平也法度是禮樂制度之類審者審其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之也廢官或是泄官之非人或是有官而闕人脩者非人則去之闕人則補之也夫權量謹四方之民信一矣法度審四方之風俗同矣廢

官脩四方之庶務理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

滅國是子孫微甚土地盡無者使訪出一人封以土而與其國絕世是子孫尚多國土尚有但世嫡絕者使豎一親支而繼其世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封禹之後於杞封湯之後於宋又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皆與滅絕舉逸事也夫滅國絕世先人皆有功德於民孰不願存其後者逸民有德有才是以輔世而長民孰不願其在位者興之繼之舉之則有以慰天下之民心矣故曰天下之民歸心焉

謹權量等事紀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的規模與滅國等事恩澤何等浩大潏然是太和的氣象

重民食喪祭是有政以使民得食得喪得祭又有禮以使民食之喪之祭之也幽明始終至此皆無憾美武王所以善繼文王之治而有大有大造於天下之民者此哉

寬則得衆

此條是汎論帝王之道○天之立君所以為民君之立聽所以奉天能奉天則能子民能子民則為克君是故堯舜禹有天之曆數在爾躬之謠湯有敢昭告於皇天后帝之謠武王有惟助上帝之謠莫非奉天之意也故其寬也一天之覆物也其信也一天之運行四時者也其敏也一天之神運而不息者也其公也一天之公溥而無私者也子民克君此章不要以中字貫蓋中字雖自堯舜揭出以括盡天下之



理湯武所行雖亦不過一中之執但此章敘事的意思不是把堯舜的中來作主而於湯武的事則實以中也若要都以中字貫便似有箇骨子矣假使湯武生在先堯舜生在後隨其時而記其事不知又將以何者貫哉

子張問於孔子 章

此章是孔子之政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者皆在此故以之叙其後○惠民者要以已之財便有所費亦不得人人而兼濟君子只因天時順地之利樽節而愛養輔相而裁成若田獵樹畜之類使人得以厚生利用而本業分已之財以與人是為不費之惠正如一元默運而天下同春草木暢茂禽鳥和鳴此景真可樂矣○勞民者須有箇不得已的意思凡事豈能身親為之若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微名動衆遇有不得已的事無可奈何只得勞民去為民亦自然相信相從雖勞不怨雖死亦不怨矣○仁是我之心君子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仁而得仁欲之者此心而得之者亦此心雖到有功有利處亦不是計功而謀利也何貪之有○恭是從容自得勝是以勢自矜氣象也相彷彿君子處人處事衆寡小大六處之以從容何等泰也然無衆寡無小大無一毫傲慢是他從容自得之閒全不以勢而自矜斯之謂恭而不驕矣○凡作威要令人畏者便失之猛君子正己之衣冠尊已之瞻視但莊以持已耳不是令人畏他然人望之者却自不敢不畏斯之謂威而不猛矣○看來五美只一箇欲仁而得仁便了

盡蓋欲仁而得仁是此心純乎天理也純乎天理者有不以利利民乎有不擇可而勞乎又豈有慢於人而惰於威儀者乎夫子將此句夾置在五者之中正是微上徹下的話善學者悟到此處即有首尾皆應之趣矣妙哉

為政者先教民為善民不從而後殺之這是民自取殺不謂之虐若先不魯教而民有犯是陷於不知非有意故犯也殺之者虐矣○凡令民經營者戒其成而後視之使從容有序不謂之暴若不曾戒其成就去視他成功是急遽無序而暴矣○殺令以責之於先而後刻期以責之於後者不是要害人不謂之賊若故意慢令於先而後又刻期責他速成分明有意要賊害人矣○與人本是出却又云納者要出而又納正見其各處此事在有司為善有司為主者守財不得自專便可以各為政者與奪之權在我義當與的便該速速與他倘遲回顧惜雖寬以之與人亦不懷其惠了故謂之有司為政者下同於有司可耻亦甚矣况其中又有取敗之禍乎○虐暴賊是則惡有司是柔惡總是一個不仁欲仁而得仁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纖惡之可除矣美亦寧止五哉

子曰不知命 章

此章知命是知其在天者知礼是知其在地者知言是知其在人者知字亦不是徒知知命而至之繞為知命知礼而行之繞為知礼知言而去恥之繞為知言此亦可見知行合一之學○此命字不是利害之命若只知利害之命就為君子



則今人開口說一飲一噉莫非前定也是知命了及過些小利害便去趨避亦可為君子乎蓋知命是知天命也學而知天命方得理之本原洞見性靈超出物表而與造物者遊德至此大成矣故謂之君子○記語者將不亦君子乎記在篇首無以為君子也記在篇終始終只是要人為君子人而不為君子則為小人矣可乎哉○禮是性靈之天則所以飲束血氣者也血氣奔湧四出為害不小只有性靈之天則降伏得他知此纔不為血氣所奪有以自立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矣勝庵子云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看得禮甚麗了只不如此便能立耶○言是心之聲知言者直窺破他心之隱微處生極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若孟子之知言是亦可易言哉

問此篇叙帝王孔子之政而却只終之以三知何也曰此即大學聖經之旨也帝王孔子之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三者之知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的工夫天德王道盡在此篇矣記語者寧無意哉

焦氏四書講錄卷之八

翰林修撰 海國 焦 炫 著  
同年檢討 泰宇 王肯堂 校

孟子見梁惠王節

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節此却見梁惠王者人性皆善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亦無不可有為之事惠王卑禮厚幣安知其不可有為而不能改過也公山之召孔子有東周之想佛肸之召亦不為鮑瓜之繫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惠王之見亦東周之望而鮑瓜之不為者夫○問惠王是僭稱王者孟子書不辨名實而書王何也曰當時答問之間實以王稱故作書之時亦道其實其該王不該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亦何待我之書法也况周室垂亡如惠如宣亦皆足用為善者苟能興道而致治即王者之事亦無不可為又何有於王者之稱乎○惠王只以幣招未嘗親來就見孟子執去見之者季子不得之鄒也見之不是答其禮重在其得行道孟子之道是堯舜湯武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以天地萬物為一休既有可試之端矣而恐於不行乎故有惠王之見

王曰叟二節

惠王以叟稱孟子想是齒德俱尊之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兩句將一理一欲說開已矣是止於此之詞自此之外更無有他說矣語意最嚴厲斷然只說仁義再不向利上去○程子曰仲尼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云仁者



人也親親為太家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上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使謂之聖人天下國家不難治矣此孟子之學所以只在於仁義而其論治道亦只在仁義而已矣真得統於聖門者哉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

此條是解何必曰利之意○王曰何以利吾國三句重在王上王者大夫士庶人之所則做王先求利下便做之而求利也試萬乘之天子者必千乘之公卿試千乘之諸侯者必百乘之大夫亦必十乘之卿近天子大夫近諸侯故以為弑之者必此人○此言利之害也○言是說利之分數不是於萬乘中各取一千乘地千乘中各取一百乘地公卿大夫不止一二天子諸侯焉得許多地分他蓋天子有一萬分祿公卿則有一千分祿諸侯有一千分祿大夫則有一百分祿也後象先利却除仁而單云義是以義利相對要之說象便仁在其中了不奪不廢應轉就萬乘千乘意思未要繳云求利之害以此玉不為利惟得而不為弑奪懼耶故曰何又曰利

未有仁節

此條是解亦有仁義之意○仁義是一理親主恩用仁多君主敬用義多故以之分屬然仁義之用亦不止君親獨說君親者以君親之大而該家國之人事也仁義之理俱在心心一仁了必不忍遺親心一義了必不忍後君此是汎論仁義

之利不屬定下之人與上之化說未終補仁義之利如此王能躬行仁義則大夫士庶人化之而為孝子為忠臣國家其有不昌者耶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問聖人罕言利此處却說仁義之利何也曰此又救時的意思時俗方趨利若不以利動之人將沉溺而難返徒以仁義正之幾何不從畏而王亦曰仁義節

王亦曰仁義節

仁義之利既如此求利之害又如彼然則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王亦曰仁義真是他要他行仁義也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也不只說不說便罷○富強在外仁義在內富強煩仁義富強勞仁義富強小仁義太富強暫仁義久是非利害了然明白者人亦何憚而不為仁義何利而必為富強耶○人君固要行仁義亦要先講學堯舜之治莫非仁義也而本柱道心精一之學湯武之治亦莫非仁義也而本柱日新敬勝之學學之不講則氣質拘蔽而心體不開知之不明而處之不當未有能行仁義而致堯舜湯武之治者矣此心學之講所以尤為君天下者之先務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一節

王立於沼上因顧鴻雁麋鹿是其所處者臺池之樂而所顧者鳥獸之樂也○賢者亦樂此乎王意賢君不以此臺池鳥獸為樂心裡有含愧之意

孟子對曰賢者節

孟子不直曰樂此以達其欲而曰賢者而後樂此亦不曰不



樂此以沮其意而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辭不迫而理亦完  
詩云經始靈臺節

此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文王以民力為臺沼民怨然苦  
之而反歡樂之加以美名樂其所有正是歡樂的事○文王  
為臺沼時既有勿亟之令文極得死者骨更葬之民曰澤及  
枯骨矣以故民予來而成之不日○靈字就不日成之上見  
得倏然而成若神靈之所為也○古之人上要點云民樂如  
此則臺池鳥獸文王能樂之矣所以然者文王平日與民偕  
樂故今能樂其樂也賢者而後樂此其此之謂乎

湯誓曰時日易喪節

此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伊尹開醉者之歌告桀曰  
大命之亡有日矣桀笑曰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  
亦亡矣尹遂去之歸亳作女鳩女房二篇○桀不與民偕樂  
使民困苦而欲與之偕亡則國隨之喪雖有臺池鳥獸亦不  
能獨樂矣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其此之謂乎

偕樂不偕樂不是臺池鳥獸之樂臺池鳥獸是君之樂安居  
飽煖是民之樂君樂而民亦樂是為偕樂君樂而民不樂是  
為獨樂樂以獨樂而亡文王以偕樂而興此其明效大驗也  
惠王於此能無所勸懲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節

人君為國全要盡心心者立政之本盡者極盡而無一毫之  
缺也惠王缺處甚多只一箇移民移粟如何便謂之盡心○

移民是令民自移移粟亦是令民自移○鄰國二句言歲凶  
之時鄰國不恤民宜乎死者多而見其少寡人能恤民宜乎  
生者衆而見其多今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意  
者歲凶之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何也二字誘在歲凶上  
去正是罪處○河內河東一凶一熟固可移民移粟假饒兩  
地俱凶又何可以處之甚矣小惠之不足行也惟是行了王  
道則有始有終心無一毫之不盡而且三年餘一年之食九  
年餘三年之食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自不必粟移  
孟子對曰王好戰一節

戰貴勝教治貴行王過教而走不可以言勇王道不行不可  
以言治不恤民者百步之委行小惠者五十步之委五十步  
與百步雖異要皆一委也行小惠與不恤民雖異要皆不行  
王道也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則知行小惠不可以笑不  
恤民而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孟子此後告君每每設喻  
者因其明而通其蔽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程子云人臣須  
體此義告君之時因其明而通其蔽乃能入矣故評直強勁  
者其說多將溫厚明辨其說多行愛少子不令賢齊此趙后  
之蔽也令其有功得以長保富貴猶龍就后之明通之而長  
安君出矣愛戚后欲易太子此高帝之蔽也重四老人恨其  
不能招致子房就帝之明通之而羽翼遂成矣善告君者多  
是如此此戰國之惜主所以於孟子之說而亦有教之類  
不遠農時一節



此告以王道之始蓋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如五穀由地而得天地自然之利也才遠其時不取其小以時而伐則樽節愛養之有道而不可勝食勝用矣養生送死盡了人事的始終俱無所憾亦是難事乃只為王道之始者以對下文富足孝弟循則始末也始末五畝之宅一節

此告以王道之成蓋田里至此有限老少至此有別教化至此可則足為法制之備而王道於此成也養與教而段平看○謹庠序之教謹之者庠序是人心風化所關天下治亂都原於此稍有學術不正便致天下大亂故要謹慎須是正人心息相說一本仁義之善而楊墨之類不使夾雜可也孝弟乃良心真切之地正仁義的大頭腦故尤要申重此處得力即仁義沛然而出何愁天下不治庠序之教特為此耳後世却把作校文藝取青紫之階既不知所謹又不知所重失肯甚矣○七十黎民二句是總上面之詞老者衣食食肉而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不飢不寒而知孝親弟長此就本國之民說由是天下之老者少壯者皆欲各得其所而以之為君未有不王天下之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心至此無一毫之不盡矣小惠矣足云哉

狗彘食人食一節

此說惠王之虐政以見不可望民加多也王道制民之廉狗彘畜以養人今王不能制民之廉又使狗彘反得食人之食

則與王者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塗有餓殍猶不發倉廩以賑之則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耳是王既有以致人之死又無以救人之死則人之死者王也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其操兵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罪果在兵耶如是而望民之加多必不可得者王誠不歸罪於歲必則必自反而益脩其政先於倉廩以紓目前之急而後行王道之始事以及王道之終事則可謂之盡心而天下之民皆至矣豈但多於鄰國而已乎○凶荒之救自古無奇策只要理會正先一要培養元氣以致豐稔次要廣儲水利以通灌溉又次要多積倉廩以備賑貸各此不為而欲為奇策之講正晦庵子所謂待到賊時理會更有何策縱饒措置得善亦終不能濟此事矣君天下者念之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惠王願安承教儘有虛心上章告以許及王道到此若無拔本塞源之力王道雖望其奉行故孟子直亮出病源告之欲與利先除害欲除害先究其為害之源自是論治的道理今人泥然只說要行善政而不知所以去其蠹政縱然行之一時亦不可以要久稂莠不去嘉禾終是不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一節

先以梃刃殺人間王而後及於虐政者欲發其明而後通其此正是王虐政之殺人而無異於死者庖有肥肉何從而



肥廐有肥馬馬何從而肥蓋由王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後有此肥肉肥馬也惟其厚歛於民以養禽獸故致民窮無食以養生而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是以歛之故歛而食人者矣獸相食一節

為君者亦未必有率獸食人之心但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亦不自覺也故以率獸食人而箴其昏迷之錮習又以為民父母而動其惻隱之良心孟子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仲尼曰始作俑者一節

為民父母此意何等痛切而又說及無後痛切更甚了蓋有國者孰不欲子孫之長盛說及無後未有不痛心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殺人一念傷了天地之和氣子孫空致絕滅彼

作俑者象人而用猶未至于殺人孔子且深惡之也况突在殺人而不止于象之於人聖賢仁心之貫徹真是天地生生之心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以仁心行仁政是遂了天地生生之心而不至於遏絕故天地亦使其子孫之生生而享國祚于長久較之無後者何如耶噫仁不仁在一時而有後無後在後世後世念及於此亦可為之寒心矣○為其象人而用之只說象人而置之於死地不說到殺人狗彘之漸處○問惠王願安承歡孟子曰斥其虐政之殺人而無一言以教之何也曰王道之始主道之成向之教惠王者詳矣為惠王者今日之急務只在除所行的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可施且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不然雖日

諄諄於王道之陳何益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一節

惠王願比死者一洒之是欲為先人雪恥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一節

地方百里方字只當僅字地僅有一百里也可以王虐說下文正發明此意百里之小猶可以王况千里乎既至于王則所以雪先人之恥者不足道矣○百里小矣尤有小於此者七十里而王湯何人也然七十里猶有土也高帝止有一劍而可以王漢光武止有一牛而可以中興此又是何人耶

王如施仁政一節

百里可王以其仁政也故此節說仁政省刑薄稅是仁政中的兩件大事深耕易耨孝弟忠信都本此兩事來蓋刑罰不省民便無所措手足不能事耕耨而脩禮義稅歛不薄便困苦疲弊亦不得耕耨而暇禮義之治○薄稅歛以養民之生省刑罰以全民之生此便是天地生生之意萬物一體之仁○我

高皇帝頒大誥以示臣民死罪之外笞杖徒流俱減一等又念吾民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蠲租之詔無歲而不頒刑罰之省稅歛之薄未有如此者也仁哉○深易二字可玩耕而深耨而易正見其得盡力處壯者上要補云老者固有終幼者固有養而壯者亦得以自脩也暇日二字尤可玩貪酷之時民皆重足而喜安得有從容暇豫日子休養生息的氣象此



亦可想見矣○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是一誠實乎孝弟  
百行中者出入二句是入以孝弟忠信事其父兄出以孝弟  
忠信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二句只說戰之說於外敵畢竟  
戰時遂用甲兵但云挺亦可捷之也必勝之以甲兵乎捷之  
云秦楚者以其喪地於秦秦楚皆恃強而欲報之耳秦楚此時  
最強且不有其堅利而又何有於齊哉

彼奪其民時二節

彼奪其民時使與施仁政者相反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  
救死且不暇矣暇禮義之治也夫誰與王敵則天下皆歸於  
我我可以王天下而不山雪堯人之恥矣

故曰仁者無敵即

孟子四書講錄

卷之八

古語云仁者無敵百里可王以此之故也王請勿疑苟疑其  
難則述仁者有敵古語亦不足信矣○周之來也天下大  
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孟子廼只說耕易耕者弟忠信可  
以制挺而捷秦楚自當時富強者看豈不笑其迂乎然後未  
陳勝以揭竿斬木之夫一為之倡豪傑遂並起而亡秦堅甲  
利兵果不足恃矣孟子之說豈欺我哉

孟子見梁襄王二節

天下定于一一字最好二三便絲然湏知所以一之者只在  
此心蓋凡出於心之所同者故一一故定好生是心之所同  
也吾以心之所同者與之民便各足其欲而亦應之以此心  
然歸一更無有不齊者自心之外別有所作為便多差

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惡乎定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蓋好生不好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  
天地此心者然後可以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而天下一於  
孰能與之二節

天下莫不與也蓋天下之民所以與不嗜殺人者以今之時  
使然耳今時之嗜殺七八月之間旱也不嗜殺人者油然雲  
而沛然雨也沛然誰能禦之則亦沛然莫之能禦者矣○問  
七雄相爭卒之一天下者乃好殺之秦政孟子之語恐亦不  
足信也曰積威約勢屈雖屈於一時之勢而好殺不已不免於  
二世之亡秦之一猶未一也特為漢高帝耳高帝以寬仁長  
者奄有四百年之漢非不嗜殺之君子孟子之語信矣○我  
高皇帝每諭諸將曰攻城之日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  
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又曰吾聞諸將下一城得一  
即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又曰吾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  
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能從吾言大事不難就矣以  
故迅掃群雄華夷一統而傳之於萬世孟子之語信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二節

此章初說出一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  
以王者無他足心是以王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惟其所  
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老幼吾老幼  
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



無饑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孝弟之教可以不負戴便是老老幼幼之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仲尼乃萬世仁義之宗至仲尼之門乃萬世是非之權衡故仲尼之徒道堯舜者有之道湯武者有之未有道桓文而講求其陰謀取勝之事者也

曰德何如耶

保民之德正是王道仲尼之徒所道者此後世之所傳聞者亦此而王莫之能禦則其功效更倍於霸者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耶

胡齷一段是齊王恩及于物之事乃以之證可保民者人只有一箇心這一箇心既可以及物便可以保民也○吾不忍

其觥觶不忍二字是一章的骨子孟子只因得了此句遂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闔方開道要他察識而擴充之纔可以保民而王○以羊易之是命人以羊換却牛不曾牽至堂下

來若牽至堂下牛羊又都見了此事亦無大見識但以其無勉強計較之私乃一時不忍之心自然誤見者正作見孺子怵惕之真心也故為可取

曰有之曰是心節是心足以王者以羊易牛是不忍之心○天下之道即此心之所轉移者要歸在不忍上且莫露察識擴充之意○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的不忍愛字對不忍字看愛者惜其財不忍者痛其死着此兩句為下文辨論的張本要王反求

而得其本心○以羊易牛聖人處此必不然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即殺牛亦何害况鐘必酒牛血案聖人縱見其觥觶亦不以羊易之易牛者一偏之仁也不易者時中之仁也孟子主於開導齊王故為此取節之說

王曰然誠有百姓節問齊王之不忍孟子既知之乃又有牛羊何擇之難何也曰孟子只要王信得此心是不忍之心信得是不忍之心纔可擴充之以王天下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先難倒使之憤排而後啓發之聖賢造說之妙類如此○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謂若不是愛牛之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矣○問此時王若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將如何為詞曰合當云以羊易牛者見牛未見羊也自今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即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便不費辭多

曰無傷也節齊王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巧可謂之仁術然牛羊同一無罪以彼易此如何得為仁術蓋以見牛未見羊也見牛故知隱牛之無罪未見羊故不知隱羊之無罪以未見而易既見使牛與鐘得以兩全故謂之仁術也要之羊血亦蒙鐘不得鐘與牛畢竟不得兩全但齊王不忍之心一發而不可遏姑以此替之雖不曾蒙得鐘然心下亦自安故以為兩全無害耳○君子一段亦是解仁術之意君子於禽獸用之以禮既不得不殺不忍之心又不可不養故遠了殺禽獸之庖厨使

不得其本心○以羊易牛聖人處此必不然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即殺牛亦何害况鐘必酒牛血案聖人縱見其觥觶亦不以羊易之易牛者一偏之仁也不易者時中之仁也孟子主於開導齊王故為此取節之說



不見其死不聞其聲而禮得以不廢心得以無傷是亦兩全之仁術也余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死者亦不及見而與庖厨之遠一轍非仁術而何耶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而求之不得吾心是固牛耳何釋之難而不得其所以為不忍及聞見半未見半之故然後不忍之心復戚戚焉動而有以得其心感或句要見此心不從外得意依循是前日之心也若是外物過就無了焉得復作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正問是心足以王之說

曰有復於王者耶

用力用明用思用智好人人皆有力有明有思不用之已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耶

不為不能的形狀是因齊王問及說輕輕帶過主之不是折枝之類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者主天下只係於心是我之心極而克之以保百姓其机亦在我而無難也

老吾老耶

此條正是用恩保百姓之道老老幼幼且空說天下雖太同是一樣的老幼以吾老老幼幼推而及之只是一箇心去推只是一箇老老幼幼的法子更不用別法其運用宗易故曰可運於掌此處要說出心來引詩說舉斯心加諸彼只是證上之意斯心即不忍之心刑罰寡至兄弟御家邦者不過舉斯心加之也而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皆非斯心

之所加乎○此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登之初也故曰是心足以王矣後其續充此心於已葬之後也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推然後知輕重節

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以其未度之於心也彼推然後知物之輕重然後知物之長短物皆不可不度而心則尤為甚者蓋物之不足不過一物之失心之應物不度則其失尤不止一物而已也王請度之於心則知民之重且長物之輕且短將自親而及民而及物豈有恩及禽獸而功又不至於百姓之理

抑王與甲兵耶

焦氏四書講錄

卷八

民既重且長便當加恩於百姓而乃功不至於百姓者抑王以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為快故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是一事事不知悔庵子如何作三事解與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息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與兵而構怨可為善乎春秋書公敗齊師於長勺責陳之

王曰吾何快於是二節

肥耳至便嬖等事輕輕說過重在辟土地三句辟了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辟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皆我所游而四夷皆我撫之莫作四平看此大欲正是王天下的事以保民之仁而求大欲者是入水而求魚也一定可得士臣之危求



大欲者是緣木而求魚也萬無可得之理

王曰若是其甚一節

鄒人與楚人戰是設為之詞齊王要以一千里服八千里而求大欲是以地之小者敵大以兵之寡者敵衆以力之弱者敵強與鄒人敵楚人一般大欲未得而敗亡隨之齊王以此易之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孟子治齊王之盡王得這法子蓋危士臣以拂怨於諸侯此王之盡也求吾所大欲是先此此者究其所以然也後必有災是後於此者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使知政之道慮其將然使知備之方善政者前德可順善備者後災可免○蓋亦反其本是反其得大欲之本下文發政施仁是矣

今王發政施仁一節

此條正是反本之論發政施仁是發行政事者皆仁心之所施也仁政包待士待農待商旅者在內下文恒產一件待仁政之本耳不是以此一件便尽了仁政使天下占不但使齊之士農商旅如此且使天下之士農商旅如此也夫既近况而遠求則小可太寡可惡弱可強大欲不求而自得者王曰吾惛不能進一節

此說發政施仁須先制民的恒產士有幾何民則無恒產便無恒心而放僻和侈無所不為可見恒產要先制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二節

明君制民之恒產是盡制產之道而田有定分賦有定法也

民之從善也易則恒心不失而不至於罔民矣

今也制民之產雖有恒產未盡制產之道孟子要王制產亦不是從新與民墾闢田宅只要有箇制度而豪強不得恣肆貪暴不得多取便是矣

王欲行之一節

王欲行之是欲發政施仁也蓋亦反其本與上文反其本不同上說發政施仁為得大欲之本此以制民恒產為發政施仁之本蓋恒產是仁政內一件大事士農商旅無一不賴此者也豈可以為末務林彪以此作本政書

五畝之宅一節

此條是制民恒產之法度重在養上教是因養求的不可平斥國里之既制而後庫序之可謹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仰豐凶之皆裕而從善之甚輕者此也○老老幼幼的實事正在此處五十七十老者也黎民八口幼者也宅可以衣帛畜可以食肉田可以無飢者弟可以無負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此之謂孝○老者黎民二句就本國說天下都來歸我而以此之為君則不必甲兵之費不必諸侯之博怨土地可以辟秦楚可以弱中國可以游而四夷可以撫信乎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而其功效之倍於霸者萬萬倍又何屑乎齊桓晉文之事耶○王天下之道只是一箇仁仁只是一箇不忍之心然須自推廣始推廣者格物致知也不忍之仁者誠意主心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荀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而王道傳參○之徒所掌道而後世之所傳聞者此也孟子以此為齊王告其得仲尼之精義莊暴見孟子一節

樂者樂也樂而與百姓同便是樂之甚但此處且莫說明齊其廢幾乎不止於國之治是幾乎王天下

他日見於王曰一節

先王作樂的本意在養人心而天下和平此是元聲之好樂甚是得此本意而後人心與人與衆使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和氣薰蒸微於上○總謂樂之甚若徒好其聲容亦只是逐物之好不謂之好樂甚也○今樂猶古樂承好樂甚二句說來得了作樂的本意至於玉天下則今之樂亦古之樂而同為和平之宜暢同為大雅之洋洋矣又何先王世俗之分耶○觀下文鼓樂二條只說作樂的意思更不說古文制度可見今樂猶古樂只在作樂本原上論不在聲容間也人而不仁如樂何與百姓同樂正是作樂的本原此是實理此是實話不止曲為引君而止也

曰可得聞與一節

獨樂不若與人此與人之樂甚猶自之樂未甚與少不若與衆是與衆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問與人與衆如何為樂之甚曰滿堂燕笑一人向隅而悲滿堂之人必慘然不樂其樂不甚矣故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悲然後滿堂之樂甚百姓皆樂而無怨歎之聲然後君心之樂甚

臣請為王言樂

為王言樂是言樂所以甚而廢幾之故今王二條亦只論簡理如此直至末條總是勉王也

今王鼓樂於此一節

此條言不與民同樂之事鼓樂是樂而又及於田獵者王必常樂此故并以之為說○疾首蹙頰與下欣欣有喜色是臨時之狀惟平日有憂樂之心故臨時聞王之樂而憂樂之狀隨之矣○不與民同樂不是鼓樂田獵不與民同只是不行仁政使民困苦已獨樂而民不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一節

此條談言與民同樂之事不是王之實事○吾王二句是害幸之詞有愛之欲其生意若惡之欲其死又曰時日易喪予及女偕亡矣○與民同樂亦不是鼓樂田獵與民同只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已有樂而民亦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承上兩條說來不與民同樂者如彼與民同樂者如此今王好樂能與百姓同之則欣欣者不止于齊民而雖天下亦可王矣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廢幾者此也至此則今之樂亦古之樂矣王何以好樂為慚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問一節

齊王此問或是要廣其園小人有假文王事之者文王之園方七十里晦庵子以為三分有二之後愚意文王三分有二



亦只是人心未歸土地却未盡有縱盡有其土地亦必不為  
七十里之園於傳有之只云據古書有此說未必其真否所  
以不辨與否者聖賢說話只要大略合正便罷○我

高皇帝嘗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園  
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  
也夫隙地幾何而且不忍為遊觀之所况忍廣園以病民乎  
此其心即文王如傷之心也仁哉

曰若是其大乎一節

文王之園不止芻蕘雉兔亦不止芻蕘雉兔者佳此以二者  
見其餘也與民同之分明天地氣象文王是箇天地凡園中  
所有者草木欣欣然禽獸喁喁然渾是造化一園生意無限

蘇氏曰書

卷五十八

卷五

民以為小亦知文王之生意無限也七十里不足盡之矣○  
民以為小亦空乎只在與民同之見得以一國之民共七  
十里之園安見其大祇見其小故曰安若謂園之所出有限  
民之所取無窮空乎以之為小則是國豈盡王者之民耶之  
臣始至於境一節

國之大禁不止于園園之禁民亦不止于麋鹿此以一物見  
其餘也阱是坎地作阱以物為餌置其上欲被誘入陷者死  
民見利而動麋鹿出沒便竊取之及為人得抵以法猶以麋  
鹿為餌以園為阱也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是阱之大若害  
亦大宜乎民以為大矣而可與文王之園較大小耶○秦穆  
公葬亡馬野人得而食者三百吏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

畜產害人且賜之酒而赦之後三百人開秦伐晉皆爭先報  
德遂虜晉君殺人以糜鹿之故齊王之不速殺公遠矣○  
齊宣問曰交鄰國一節

交鄰之道鄰國有大有小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仁便是交小  
國之道惟智者能以小事太智便是交大國之道○事字只  
當交字看兩下相交都是相事故小於大謂之事大於小亦  
謂之事○仁者以大事小遇小國恭謹猶未見得必也小國  
雖不恭而字之心自不能已見其仁故引湯事葛文王  
事是夷證○葛與夷是夷是為小而恭者也智者以小事大  
遇大國不侵陵猶未見得必也大國雖侵陵而事之之禮尤  
不敢廢○見其智故引大王事德鄰○戰事吳證之德鄰與  
吳此是為大而侵陵者也

蘇氏曰書

卷五十八

卷五

以大事小者一節

仁者與天為一體天地萬物渾為一體而不見大小之形迹故  
曰樂天智者聽天所命雖自強於為國而事天之禮亦不敢  
失故曰畏天保天下是實事不止說氣象○我者仇撫我者  
后天下莫不尊親則天下可奄有矣非保天下乎保其國亦  
是實事不止說規模○逆天者亡順天者存國不自伐則人亦  
不敢伐之矣非保其國乎

詩云畏天之威一節

此明畏天保國之事不及樂天一節者聖賢文字多是不拘  
而且即此亦可以明彼也



王曰大哉言矣二節

好勇者小國不恭使欲伐之而不能事小大國侵陵使欲伐之而不能事大殊不知仁者雖事小國若不可化而禍及於民亦必不得已而伐之是又仁之至也若者雖事大國若不可化而禍及於民亦必不得已而伐之是又智之盡也引文王伐桀武王伐紂為證依文王大而密人小又王事小者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若武王小而紂去武王當事大者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若王欲好勇亦惟師文王武王可也而可泥交鄰之道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節

今王收小國之虐民者亦如文王一怒伐之而安小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大事小之道而天討之一行亦為仁之至矣大國之虐民者亦如武王一怒伐之而安大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小事大之道而天討之一行亦為智之盡矣此之謂勇以天下而非臣大夫之勇也此之謂天下無敵而非敵一人者也天下亦可以保而不止保其國矣王何以好勇為疾哉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一節

齊王自誇其能待賢而曰賢者亦有此樂孟子曰有者君勝以雪宮處賢則賢者信有此樂也然此樂豈但當與賢者共之須要推之而與民共與民共者不是共得此雪宮只使民

安居樂業各得其所而無所苦之憂便是其樂○孟子念與民同樂真得性善之本原也○原無所苦惟有克己學問絕無爾我之私者總認得與民同樂之本休

不得而非其上者一節

二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謬非也之非是非理說民的非處輕只重君的非處以見君不可不與民同樂也樂民之樂者一節

不與民同樂者民既有非之心與民同樂者民豈無感之之意是故所欲與樂者樂民之樂也見臺池鳥獸而惟樂聞鐘鼓管籥而喜色民亦樂君之樂矣所惡勿施君憂民之憂也有事而為之勢有難而為之赴民亦憂君之憂矣樂以天

德民四書講錄

卷八

一

下矣以天下只就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見得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輕帶說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民皆欲得君有此樂無此憂則歸之者盡天下而王業自此成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一節

此以齊之故典告王景公聽晏子之言推遊觀之樂而興發補不足亦是與民同樂者孟子羞稱管晏却引晏子一段在此又是聖賢至公無我之心不以人廢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一節

天子巡所守之士諸侯述所行之職天子諸侯又各省耕而補不足省斂而助不給先王之遊觀不過如此後世以歷覽山川雷連光景為遊觀者何益○周制巡狩十二年一次述



職六年一次省耕省歛每年二次耕時舊谷既沒新谷未升  
民家乏絕正在此時若無以虞之恐有不能盡力於耕者使  
為之補不足歛時民家所收或有或無或穀一歲用或不穀  
一歲用皆在此時若無以虞之恐有損損失時者使為之助  
不給其穀穀者耕者之資也即是時有餘即是時為諸侯慶者  
皆以此補其不足也夫此則夏民之諺而商周可知矣觀玉璫之  
諺而侯國可知矣先王之遊觀善哉

今也不然二節

方命是逆王者安民之命凡物園者行方者止故逆命不行  
者謂之方為諸侯憂是小國之諸侯與上為諸侯度燕小國  
大國說者不同○從字註作遂不作順字者從流下從流上

也無害至於忘反使害事故謂之流連從歡樂酒也無害至  
於無厭使害事故謂之荒亡

先王無流連一節

先王唯有忍守述職省耕省歛絕無流連荒亡之事惟君所  
行準指先王之法說不必無今時之弊蓋本文只說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何自無說今時之弊晦庵  
子訓作二者惟君所行知與本文厚了且依此說則欲其行  
先王之法是也而欲其行今時之弊可乎

景公說一節

景公說至興發補不足是叙景公之事為我作君臣相悅之  
樂是述景公之語蓋徵招角招是指他所作之樂言若何

是摘他樂章之詩畜君者好君又是釋其詩之義○大戒於  
國者董樂興利之君定有一番戒令新人之耳目出舍於郊  
者不敢安居深宮且於省民之耕歛為便也出舍而興發正  
是行先王省耕省歛之事不似今時之慢遊以病民所謂欲  
觀轉附朝饅至於琅邪者皆不果也○君臣相悅是臣悅君  
而進以先王之法君悅臣而有以法先王之遊觀作樂者以  
其相悅之實錄之於詩而奏之於樂也詔本舜樂傳得存齊  
故齊樂亦謂之韶味蓋是字意者此時其樂猶存故云蓋今  
日之徵招角招即是其樂也樂須五音具備獨云徵角者甫  
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耳然宮為君商為臣若云宮商不充  
切於相悅乎以君臣之相悅者亦為民事之故也此處重在

民事故不及宮商○樂章亦不止一句畜君何尤以其切於

時事而舉之也

好君好字要說心來君之欲氣難盡止尚  
非真有好君之心者必不能止之惟其為好君故謂之何尤  
○縱君之欲者只說君為至尊使竭天下之財窮其所欲亦  
不為過也即此是好耶不好耶好字原是箇好字以好事望  
君者是之為好君○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易之大畜  
曰童牛之牀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者皆謂之畜  
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杆格而難勝故君之惡既甚  
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遠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能免  
刑戮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牀則元吉矣○景公遊觀之  
樂既推之而為民為事今王雪宮之樂亦當推之而同樂於



民此意要繳在尾○與民同樂為民為事者要事事如此始  
終如一景公後來彗星見齊分野公憂之晏子曰君高臺深  
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也公欲豫  
之晏子曰使神可豫而來亦可豫而去百姓苦怨以萬數而  
君令一人祿之何能勝衆口也是時公則歎矣群臣則泣矣  
而晏子獨笑所謂君臣之相悅者安在也詩曰靡不有初  
齊宣上問曰人皆謂我二節

此明堂想是在魯境內者齊王豈不知明堂是王者之堂未  
必無敬慕意故孟子即以王者之堂告他是從其敬慕處引  
之也然當時周天子尚在孟子豈不念及周家蓋時至戰國  
衰周特室名之權使齊王能王天下孟子必有處周家之法  
其仁義作用必有出於尋常之外者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節  
古來王政頗多孟子如何只說文王蓋以明堂之建始於周  
周之極明堂而諸侯自文王始也故欲得明堂而居之  
者只在行文王之政九一以待農世祿以待士議而不征以  
待商旅無禁以待漁人不奪以待罪人先鰥寡孤獨以待窮  
人王者之政莫善於此○耕者說至罪人亦似足了又說及  
鰥寡孤獨者政有大體有小節苟一物之失所亦便傷天地  
之和氣長民者於此却要體察如人的四體已保養了然此  
小病痛亦不可不加意故云先四者先不是有先後謂加意  
於此而不遺也必如此而後為王政之舍○看來耕者至窮

人只消五句說盡而鰥寡孤獨却費許多說話者更是與打  
動齊王也凡人之情見有父母妻子者猶或不肯垂憐只一  
見鰥寡孤獨未有不憐憫者一則曰老而無妻一則曰老而  
無夫一則曰幼而無父一則曰老而無子此情此狀何等可  
憐齊王聞之於心能不感戚乎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前恐  
將無往而非仁政矣此與說孺子入井之意同孺子入井誰  
不怵惕惻隱者打動人的良心撥轉人的天機正在此處○  
我

高皇帝嘗論中書省曰天下一家民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  
安養之昔吾在民間自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  
自厭生恨不即死其展轉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  
每惻然故躬提師旅警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  
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仍有如此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  
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當體懷行天下郡縣訪窮民无  
告者月給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此其懇懇切切之心先  
斯四者之政不與文王而同符哉

王曰善哉言乎二節  
文王之政是周家的故事公刘太王又是文王的先祖周之  
明堂始於文王而其祖宗之積功累仁者亦已各始終只以  
周家事說明堂之本原悉見了亦可見文章之妙處○公刘  
太王原不好貨好色詩之本旨亦原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  
看出一箇意思來引齊齊王耳公刘時百姓之貨足不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梟獍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蓋由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詩曰匪居匪康乃場乃廩此公劉之與百姓同好也王如好貨與公劉一樣於王何有太王時百姓之色足了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由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詩曰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此太王之與百姓同好也王如好色與太王一樣於王何有聖賢說道理有借古人言語發自家意思者此類見矣○貨色也不該好然都不禁他只勸其同於百姓者既與百姓同之便以利為公而好貨之念自衰勵精為治而好色之念亦自衰此等变化的妙術是從孔門中得來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云於王何有主了天下則諸侯於我朝明堂於我居而今亦不必毀之矣此意要繳在末○齊

無氏書

孟子上卷之八

齊

光緒堂

王貨色之好亦可證於王斗王斗嘗曰先君桓公好者五今王有其四王悅曰寡人焉能有先君之好也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也斗曰世無麒麟騶駼王之馬已備世無東郭俊盧主之狗已具世無毛嫱西施王之色已充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夫有孟子在齊而曰無士焉是真不好士者矣又胡徒為明堂之歆慕也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一章

人臣要收匡弼之功須先撥動君心使之悔悟然後忠言不覺而入若先沒箇機括又不以天理人情最易曉者告之且

或言之無章則不惟無益於事而反致觸君之怒非善用其忠者也故愛君須純心匡君須善術孟子之術善矣○前二條設言之事不重只重四境條則如之何者一是託妻子於友之臣當何如以處此友一是王當何如以處此士師棄之是絕其交已之是罷其官為君者不能治四境猶為友而不能養人之妻子為士師而不能治士官之屬不盡友道者既可棄不盡臣道者既可已不盡君道者則當如之何耶王於此時若勇於受責則必曰四境之不治寡人之罪也若不恥下問則必曰何以治之寡人願安承教也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而言他事以亂其辭惜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一節

孟子上卷之八

齊

光緒堂

孟子將諷齊王用人之失故先說喬木世臣雖皆故國所宜有但喬木之有無不為國之重輕至於世臣則繫國之輕重者必有此而後謂之故國也然世臣之始為親臣今王昔者所進以之為尊戚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是無親臣矣親臣且無而况於世臣乎既無世臣而安在其為故國乎○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父者所謂元老舊臣也如或出自世家亦是賢而官之者若伊陟相太戊呂伋掌兵權之類○善識風者莫如老駝善識路者莫如老馬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之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世臣其可無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二節

王欲識其不才而舍之亦於進賢時慎之而已彼國君於賢



才欲進之為尊威又恐其共真賢也慎之至如不得已而後進此其故何也蓋以此時不慎而濫進使不賢者得在尊威之位及他日見其不賢又用卑疏之賢者易之是為卑踰尊而踰威而越尊尊親親之常禮矣然則進賢可不慎歟○看來賢才之進退係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須要合於天心纔好民心之公即是天心與眾共之與眾棄之即是合於天心終是天命天討終於民社有益卑踰尊踰威是且就體面上淺淺說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處總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若只為踰尊踰威之故則下文緣何再不及此到了只說箇為民父母○以此見為民父母斷是如不得已之故矣若進賢與為民父母不相閑便輕於進退何妨哉

左右皆曰賢一節

此正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之事也自左右說到諸大夫公矣又自諸大夫說到國人孟公矣又必自去加察可謂慎之至矣然後用之為尊為威今日為親臣他日即世臣而無卑疏之踰矣○去不可一段是恐失賢之意恐其失賢者正欲得真賢也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耳○進人固要詳慎然詳慎者亦是詳審其大節不是瑣瑣察其細目也象山子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大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大槩其人在於為道義便是賢者其人在於為勢利便不是賢者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舍其大綱則不賢者或得為欺而賢者或反被猜

左右皆曰可殺一節

天命天討皆事之大者也故又說及殺人上文說進賢就形出箇退的來此處說可殺就藏得箇不可殺的在內如人皆曰不可殺殺之而又見其不可殺則亦不殺之矣○進退生殺與眾同之而又自察之如此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庭言同則釋其亦此之謂也哉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如此二字擗上用人殺人說然後可以四字重看此是喫緊教王虜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稍不如此便不合於天心便眾叛親離求為匹夫亦不可得而不可為民之父母矣王而聞毛髮不疎然耶○末要繳云君可為民之父母則國亦可為民之永賴矣非故國而何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一章

齊王素有憾東周而自帝之意故發此問○天之立君民之戴君以其能為天下守仁義也賊仁賊義便喪其所以為君者故謂之獨夫○仁義是一理殘賊之分屬亦不必泥○孟子子是北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聞誅一夫紂桀亦在其中矣○春秋書晉弑其君州蒲弑君者樂書中行偃而曰國人弑之者罪州蒲之為獨夫也又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已為君不曰弑其君比而曰弑公子者罪比之不能為君也又書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逃者匹夫之罪鄭伯以王命逃逃者匹夫而命者亦匹夫耳孟子一夫其君



即孔子匹夫其王之蒙也為君者可不懼乎○易之明夷曰南狩得其大首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須要審其志何如為臣者有湯武之志則可無湯武之志則亦不免其罪○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一節

此言齊王不任賢下言王不任賢是不愛國家也而節不平○巨室比國家大木比賢者所學之大主若為巨室便患得大木而不欲斷小之至於治國家則舍所學之大者而欲小用之是用賢不如用木明於為巨室而不明於為國家矣○勿而學之勝學不外仁義壯而欲行之是欲行其所學以仁育天下以義正天下也此其植根之深而成材之大清廟明堂非此不勝其任者可舍之而不用乎

今有璞玉於此一節

今王雖有璞玉於此雖值萬鎰之價然以之較國家而值幾何主猶不敢自治而必使玉工雕琢之至於國家重器豈止萬鎰之玉而賢者所學之大亦非玉工之可擬也王乃不使賢者治國家而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使玉工之雕琢王者耶○教字即使字不是教訓○國家之土地人民命於天子傳之先君先世世所當寶者珪璋特達善價而沽賢又是天下所共寶者不能以天下之共寶者而守已之當世寶者顧以連城之璧委之道旁盜賊爭天下共逐而奪之於先君為不孝之子於天子為不忠之臣○愛國愛賢係乎君愛君愛國又係乎賢者羅仲素云愛君如愛父愛國

如愛家愛民如愛子此之謂之相愛矣天下有不愛其君者齊人伐燕勝之二節

齊以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亦是燕國自取非齊與燕勝之齊王本有利然之心故以天自文也孟子也不教他取也不教他勿取但教他決之於民○勿取取之二策雖是詰問還重取之一邊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一節

齊王以已意度天會孟子以民心決天命蓋天之視聽在民即民便可以知天取之而燕民悅是天以燕與齊也則順天而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是天不以燕與齊也則勿逆天而取之如此而後天殃可免○文王之不取是自然不取者原

不為民不悅之故武王之取是不得不取者亦不為民盡悅

之故孟子只因齊要取燕故引之以此耳○問文王時民何以有不悅者曰三分天下只有其二則彼一分之民亦是不以萬乘之國一節

齊以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而燕之民羣食盡聚以迎齊之王師者豈有他哉特一時避燕水火之暴而望救於齊猶亦是悅而歸之也此可卜天命之未改齊若肆為暴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強取燕是逆天也吾恐燕民亦將離散而去矣齊焉得而有之耶○二如字是假如之如○齊王只要去取燕孟子只要不取燕不取燕者在燕則為與燕絕絕之仁在齊則為除亂止殺之義聖賢之學兼何性而非仁



齊人伐燕取之一節

齊王問何以待之是要待諸侯之至孟子要交其未至而止之若既至亦難與之為敵也

書曰湯一征一節

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湯一征至奚為後哉是書之詞民望之至民大悅是解書之詞故又更端而引書以證之曰後哉后后來其蘇○天下信之信字最好國家舉大事動大眾必須人信得過要人信得過須自己信得過所謂信者自己心迹之間合於天理豈於人情具有不得已之故人終信之倘有一毫私意着假人必見疑焉在劉荆棘從之此是常理要人相信豈可強得觀湯之征葛先曾與耕與牛手通不省敗然後萬分不得已征之○民到此時洞然曉得湯的心事所以雲霓是望其來蘇也○不然前使倒戈我兵且解體○故民大悅得者故其者凶惡戰者危事將者死官罪人不得已而用之後世貪兵驕兵貪兵皆非不得已者以此多敗人之信與不信直箇是兵家成敗之源矣○東面而征至大旱之望雲霓是湯未至而民望之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湯既至而果有以慰民之望未至既至而不兩重既至一邊歸市者不止是在市的民安耕者不變是在野的民安重在海師之不擾民而有以使之各安其居也與諸君民一例看民大悅然就民說湯之行仁政若此所以六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一節

此言齊所以不免千里而畏人燕民以王為拯已於水火之中軍食糧穀以迎王師固與夏民若大旱之望雲霓無異也王乃肆為暴虐而不行仁政則與湯之誅君而弔民若時而略者異了殺父兄至遷重寃是已然事齊之不行仁政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者正在此若說未然事則未見其不行仁政而亦無以動天下之兵矣○天下畏齊之強晦奪子以忌字訓畏字愚意不可直訓作忌字但畏之中有忌之意此畏字正與千里畏人畏字同意謂天下固畏齊之強也齊何至於反畏天下耶○是動天下之兵而不云天下之兵動者天下之兵動之者我也一免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奪之况倍一國之地而不行仁政其有不動王速出令一節

此是為王畫策正應何以待之之問諸侯謀伐齊必是以齊殺父兄等事為詞故以反旌倪止重寃置君後去之策教王如此便無所利於燕燕幾湯之誅君弔民而非富天下之為者則可以杜諸侯之口及其兵未終而止之也速出令速字尤要緊是急急為之而不可以少緩少緩則諸侯之兵已發難為亦無及矣○置君是在燕宗室中選而立之不是別立異姓此雖為止諸侯之兵說其實天理合該如此燕是召公之後如何可滅諸侯之兵不動齊亦豈可取燕乎如湯之十一征亦不是滅其國而取為己有也○只誅君弔民更立



箇賢君就罷○聖賢論兵多云王道而不及神謀神計者蓋神謀神計是兵家之妙用王道以得民心者是兵家之大本有了大本則源頭甚的確舉動自然光明終歸自然正當可以壓服天下之不臣而承天下之歡臣者故神謀神計謂兵家開闢變化之妙則可也謂為兵家之本則不可也當時七經交爭不知本源而動輒以訛誦襲人其何能服天下之心人心不服難保無變況不止我一人勝之而人之乘我者尤無算也故聖賢論兵不是以神謀神計盡斥而不用特有本有未知所先後云耳高帝與光武先除秦莽苛政太祖先遣使賑貸諸州便是王道的次第便是湯武的氣象其能成漢宋兩代之王業也有由然哉

御與魯問穆公問曰一章

御與魯問穆公問曰小大之智魯亦無以大事小之心○穆公之意只在尤爲孟子之意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只好遠說君無尤焉謂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又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已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仁政況說平時欲與聚而惡勿施凶歲歲倉庫而散府庫皆是○仁政要行之統有義行字是着力字穆公有云君者民之父母粟之在倉與在民何擇亦是仁政之說說得行不得故以行字勉他○親上死長親之是心死之是事長上二字分屬亦互文也俱指有司則親君可知但此處爲不親有司說故只云有司而不及君○孟子要穆公罪已故

除却民之罪不論其實長上之死疾視而不救民亦有罪也故曰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雖非也不得而非其上者亦非也不可勝誅亦不可不誅易之離曰首獲匪其醜无咎取其倡首者誅之而醜類不必盡究亦可以一警百而无咎矣○有司最近民若得其人雖君有不仁之政而能寬一分者即已受一分之賜不得其人雖君有仁政之施而沮格不行者民亦無實惠之沾今之守令即有司之屬也不可不加意選用以良二千石爲其此以姓名疏之屏風者亦可爲後世法也程子云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則守令者亦朝廷者吏部之本也欲民皆得其所者守令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矣信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章

滕文事齊事楚之問不是要舍一國而事一國蓋要於並事之中尤加厚一處度乎得有所依也孟子云是謀非吾所能及亦不是教他莫事齊楚二國畢竟都該事但要依他○國僥倖則非吾謀之所能及者無已却有自立之道焉國以城池爲險築城鑿池是守之之具與民守之是君率其民以守致死者君先致死以守也民弗去者民亦爲之死守也然要民弗去非素得其心者能之乎自立之道如此舍此而依人以為僥倖之圖則謀之不可爲矣○無已二字是轉變的話頭猶云不然則有一說也若作言之不止恐似好說一般○與民守之處猶未甚着力致死而民弗去然着力之甚如



此而社稷存也則不失先人之世守吾與民各得其正而吾  
心可自慊矣如此而社稷亡也則不失天理之當然矣與民  
得正而斃而吾心亦可無憾矣○為國者當使人依已不當  
使已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  
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一旦張失其所依將何恃乎然此  
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其者焉使所依者常盛亦未足恃  
也晉方主盟而宋謹事之及宋既於楚晉亦迫於狄而不能  
救強盛如晉者且不可依也況其他乎然此特論人之不可  
依耳抑又有甚焉魏武背於高歡所恃者宇文泰也然泰  
欲之禍不在於高歡之欲而乃在於所依之泰以此論之非  
惟人之不可依也抑亦所依之人者戒之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遷薛章

太王居邠即孟子是教文公以迂國而紆目前之急苟為善  
節是以後來事寬慰之也○問太王被狄人侵如何讓之而  
去曰夷狄是大羊易之去曰牛羊悔亡牛羊者當其前力挽  
之便忿而不行讓之使前而隨其後便肯行了此太王所以  
讓狄人而無悔也○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岐山之下周家  
後來在此與吾人皆說是地形之勝不知太王當時非擇而  
取之乃不得已迂就在此圖存耳而後來之興王却緣於脩  
德行仁也可見在德不在險矣  
苟為善至則天也是此論其理君如彼二句終就文公身上  
說苟為善者苟能如太王之迂國圖存而為善則雖于今不

得王後世子孫亦又有王者蓋子孫若無可承之業便難玉  
了君子既迂國而創基業於前以垂統緒於後是使子孫有  
可繼之業可乘此而順德行仁也若夫天下之成功則固  
天理之自然而可及者君今如齊何哉但當勉強為善迂國  
圖存為可繼以俟命於天而已矣○問迂國圖存如何即是  
為善曰人來侵我我不忍殘民以與之爭避而去之以存其  
社稷保其人民非為善而何耶○善守身者所恐不在於六  
氣之致疾善為國者所恐不在於四鄰之相侵是故秦之亡  
也不在於六國未滅之前而在於六國既亡之後隋之亡也  
不在於南北未一之前而在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基豈  
真在於外邪哉遷者亦可以無恐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一節

此是迂國之一策○太王事狄人是為民而事皮幣不克以  
大馬大馬不克以珠玉者大馬重於皮幣珠玉貴於大馬也  
○土地所以養人狄人欲吾之土地吾若與之爭戰是為以  
養人者害人君子不忍為也然既不與之爭若而迂而去之  
則民亡而國亦亡國亡而君亦亡是為無君了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與爾迂而去之則民存而國亦存國存而君亦  
存行將有有君之樂矣○韓退之岐山操云伊岐有阻我往  
獨處爾莫予追是以何患乎無君為有別人來君之非也獨  
處而無民使不成箇國亦不成箇君了迂之何益且如去之  
民皆祖宗以來累世之赤子也而可委之於狄人乎○仁人



以平日說從者如婦市當時有三千乘從太王王敦一止而威或曰世守也節

此是死守之一策○國家之土地民人自吾身而得自吾身而棄猶之可也若先人所受於天子世世守之非身之所能為者則雖有敵國之侵但當效死以守之也豈可輒去而逃之他乎去之而不死在先人為不孝之子在天子為不忠之臣不孝不忠即不死矣亦有可死之罪

若請擇於斯二者一節

請擇於斯二者諸頭雖云二者無擇意思重在死守一段勝決是亡的太王之事文公決不能為的蓋太王在西土多有間焉可遷處於介乎大國之間四海之地又皆有主何處可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六

卷之六

迂得縱有民從之亦無所往也只一死守便是堂法便是正策○死守事亦甚難明皇奔蜀不死守而幾至於危唐徽欽降金不死守而竟至於亡宋此守之難難在君也而民之死守者則尤難民之中須以士大夫為赤幟故為君者平時要培養士氣講明正學使人人於忠義上見得透徹絕無一毫身家之念又念君父作養人才以求其本旨為何幹則一遇利害便有擔當肯死守而小民望之莫不竭力致死矣士大夫先偷生賣國則赤幟一拔望風而靡者何怪日用不知之民也君又安得而獨守哉

魯平公將出一節

魯平公用樂正子為政此時孟子至魯樂正子以其賢告故

平公故將出而見之○平公正慕孟子之禮義滅舍巧言先從禮義二字說起公之行即止了故國君舉動皆賢輔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聖人之欲遠佞人者以此

樂正子入見曰一節

樂正子說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重在三鼎五鼎上何哉君所謂喻者豈謂孟子前以士而祭父以三鼎後以大夫而祭母以五鼎五鼎多於三鼎而謂之喻乎不直說三鼎五鼎而先以士大夫者要露出士大夫陰抑之也平公曰否三鼎五鼎是名器之所拘不以此為喻也若棺槨衣衾則不拘士大夫者孟子後喪之棺槨衣衾美於前喪是以謂之喻耳樂正子說此不可謂之喻時之貧富不同也士之時貧賤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故但稱家之有無而棺槨衣衾不能以美於大夫之時富貴則得之為有財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棺槨衣衾得以美於母○厚一薄隨所遇而為之正禮義之時中賢者之所為也何以謂之喻哉

樂正子見孟子一節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或字指人說遇字不止說乘輿一見一見之時必相遇而道可行也○聖賢之遇不遇真是大關係消長之會也否泰之原也應則火照往皆然君子常在下而小人常在上豈真陽一而陰二耶○范氏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之說亦好蓋得君相造命之意使平公不惑於滅舍之說或因樂正子之辨復來見孟子則是能



以入而回天矣天下亦有此理孔孟所以皇皇於春秋戰國者為母○漁溪子人有謗之於趙清獻者趙其威以臨之漁溪處之坦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伊川子陪州之行入曰是行也族子公孫與郡忽為之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二先生真得孟子之家法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賢 閱

焦氏四書講錄孟上卷八終

卷八終

八四二

焦氏四書講錄孟上卷之九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一節

夫子當路於齊是公孫丑之設言管晏之功可復詩且尚恐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管仲晏子是齊人公孫丑亦齊人故孟子斥之曰子誠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自管晏之外更有抱聖賢格心之

學達帝王莫大之功者則未之知矣

或問乎曾西曰一節

此條引曾西之答問重在管仲一邊然不去子路一段者正

見管仲不如子路也管仲且不如子路况能如孟子乎○吾

子與子路孰賢與管仲孰賢都以人品說不說事功或人物

比曾西於子路曰其不敢當繞以管仲比之亦知管仲不如

子路者較之公孫丑更優○聖賢之功間有不大就者以其

得君不專或得君專而又在位不久也管仲得君專既有可

為之勢行政久又有可為之時而功烈却如彼果是以不足

取焉○問管仲之功聲大於孔子曾西何以卑之曰孔子是

就管仲的功論曾西是把聖賢事律他卑之者小其跪之意

大之者惡而知其美之意若有問孔子曰夫子與管仲孰賢

則孔子亦斷不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魯西學於孔氏我與曾西同一學術管仲既魯西所不為亦

我所不為也而子願我為之乎不要說管仲可知矣



曰管仲云其君霸一節

凡事能左右之曰以其君霸以其君顯是管仲以之不足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以字即上二以字我若以齊之君先不止於霸不止於顯而可以王王亦不勞餘力特反手之間也管仲晏子真不足為矣○問當時周室尚存孟子要以齊王不知置周於何地恐非春秋尊周之意曰此時列國兵爭天下糜爛已極天命人心已去周了周天子作主不得雖孔孟亦不能輔之有為正合革命之時也夫語其時既當革命之勢又易革命之勢子之才又能革命矣若當路於齊又易革命之勢矣曰改命吉此之謂矣故春秋尊周者文王之以服事放也舍周王齊者武王之順天應人也道其並行不悖者哉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一節

文王不足法公孫丑云文王之德是德之盛者猶難於王今夫子以齊王為反手不待百年而已殆不待人繼而自行豈夫子之德優於文王而文王之德不足法歟

曰文王何可當也一節

文王何可當此句提起看文王之德本不可當而易於王其不王者時勢難之也由湯至久而後失之一段是時之難尺地至是以難一段是勢之難○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思之結民心者深教之成民俗者厚故天下歸商已久一時難變而歸他也○盤庚後商道衰諸侯多不來朝武丁用

賢脩政赫然中興故云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由湯至武丁已連武丁說了而再說武丁之盛者不重在武丁只為紂去武丁未父云耳○故家者舊臣之家遺俗者舊民之俗屬下邊說流風者風化之源善政者政事之善屬上邊說俱是武丁時的雖不能盡存猶有存者微子微仲比干箕子四人是同姓之賢膠鬲一人是異姓之賢○時之難有兩小段湯至武丁與武丁至紂是矣勢之難亦有兩小段地與民是矣○看來孟子此處亦未及論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即時勢足以代商亦不忍於王者易之既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然實受其福紂雖殺牛時已過矣文王雖禴祭時則方來也是果時勢之難王乎宜王而不王此文王之心也此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哉

解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一節

此承上起下之語智慧雖基不兩平下句是明上句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鉅基不如待時今齊之時則有其勢而不可乘也有其時而不必待也其王天下不可以文王例矣

夏后殷周之盛一節

此條說齊王勢易不似文王之勢地不改闢異於天地莫非商有民不改聚異於一民莫非商臣○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過千里而齊有千里之地是地已闢了不待改闢而後闢民居必有難太自國都達四境居之密而難犬相聞是民已聚了不待改闢而後聚有地則有財也地闢則財富有民則



有兵也民聚則兵強我若乘此勢而以齊王行仁政則其三  
真猶反手矣而就能禦之耶

且王者之不作一節

此條說齊之時易不似文王之時王者不作易於商之賢聖  
繼作虐政惟憐憫於紂之猶有善政○時是機會勢是力量  
既有時勢又有時我若乘此時而以齊王行仁政則不待  
深仁厚澤而民心為易感猶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不待  
其美之味而飲之亦易深也饑渴二句即賈生云饑者其糟  
糠寒者利短褐天下蒼生新王之資也或以饑食渴飲作仁  
政的實事豈憐憫之民皆是饑渴而欲以湯飯飲食之耶

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邇而傳命

此引孔子之說只以證行仁政而王與饑渴易為飲食之意  
不可把此條與時勢二條作三平看謂時勢既易而德行又  
速也速於字訓作過字邇之傳命固速而德尤過於邇  
邇速之甚矣○德行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  
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又何不速與  
當今之時一節

此總上文之語當今之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我若乘  
此時勢而以齊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其德行亦甚  
速也故政事之行但半於文王不必百年之久不待武王之  
繼而功烈之所就則必倍於文王不止三分之有二天下之  
未洽矣所謂王猶反手者此也夫以文王之功而且可訴其

倍之況管仲晏子區區霸顯之功又何足為哉○問晏子不  
消說若孟子處管仲之時不知他功業如何做曰聖賢作用  
的妙處固不可測然大要亦只是尊夏攘夷一匡天下耳但  
孟子是實心實意去做不比管仲之假仁義以濟私欲也故  
曰王霸之分只在誠偽而已矣君子可不審其幾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一節

夫子加齊之卿相是公孫丑之設言霸王不異只說任大責  
重而可以致王霸不說就能霸王了丑還恐孟子擔當霸王  
不過而有疑懼之意在○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此時想在  
四十後更有何動心處以齊王猶反手又何霸之足問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一節

公孫丑見孟子勇於擔當遂借孟賁以贊其不動心之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孟子此處亦未論告子之是非只借以見不  
動心之不難告子且不動心而且又先於我信乎不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且是泛問不動心之道孟子亦是泛說不動心有道心只要  
有善人若各任其意見各守其學術而執以為此心一定之  
善則隨其身之所接而此心亦皆不動如下文所引以必勝  
為主者是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為主者是孟施舍不  
動心之道以理為主者是曾子不動心之道○程子云心  
未定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怨無所悅而喜無所  
以而起君子莫大於正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



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爲不動心○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北宮黝之養勇也一節

此條是北宮黝不動心之道不撓不處只是不至被刺意非謂刺之亦不撓不處也思以九句把思以一毫挫於人二句爲主下七句都本此二句說惟其不肯一毫挫於人故不但

不受辱於禍寬博雖萬乘之君亦不受其辱而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所嚴憚者蓋雖諸侯有惡聲至猶必反之而况肯受其辱也要之此亦極言黝之勇耳其實果有萬乘之君在上因事挫他黝何敢刺之莫謂刺之雖惡聲亦不敢反之也如此則亦不能保其不動心矣

集注四書章句

六

北宮黝

孟施舍之所養勇一節  
此條是孟施舍不動心之道視不勝猶勝六句都是舍之言量敵者量別人不能勝我慮勝者慮我能勝別人二句亦是一意此正臨事而懼行三軍之道也舍却以爲畏三軍而無勇着他只要無懼勝負都不計較國事幾於偵矣

孟施舍似曾子一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只以氣象之近似說舍專守己曾子反求諸己此相似處只以兩箇已字作眼黝務敵人子夏篤信聖人此相似處只以兩箇人字作眼○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直是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箇賢者然論其所守則舍比之黝爲約約者不是守這約乃是所守者得

其約也蓋在人者不可必在己者可常必務勝人者其心主於必勝而不動然人或以力勝之亦不免爲之動了專守己者其心主於無懼而不動戰勝不消動也之爲其要矣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一節

此條是曾子不動心之道舍黝之所守要皆非守之正而其爲勇要皆非勇之大者曾子終是守之正而勇之大也孟子之勇蓋得之於曾子而曾子之勇又得之於孔子○不動心之本源正在此乃所謂則學孔子也此處已見得矣○自反不縮一段輕只重自反而縮一段縮不縮指理說不憚吾往指氣說吾往不憚是往踐兀往而決大疑往而斷大事皆是也理直則氣壯理不直則氣餒不直者雖褐寬博亦憚之而況于貴者乎直者雖千萬人亦往而況其少者乎○孟子直養無害集義而告終正勿忘助長即自反而縮之謂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即千萬人吾往之謂也死然孔氏家法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是贊曾子所守之約舍之守特約於黝若以之較曾子則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蓋舍所守是氣曾子所守是理凡事以曲直爲老壯舍之無懼不能以理爲主全是氣之所爲若有人以理勝之未有不屈者如項羽蓋世拔山之氣只被高帝三軍編素爲義帝發喪羽之氣便從此屈而奄奄九泉下人矣曾子以理爲主有理就有氣內省不疚者夫何憂何懼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儀秦遇之失其辯貴育



遇之失其勇隨他天來大事皆不能屈辱故曰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要之舍不如曾亦因齒及此止合輩之不如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一節

此條是丑問孟子與告子不動心之道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告子不動心之道知言養氣是孟子不動心之道雖有得失精粗之不同然皆是心有主而不動者也○不得於言如欲言性而不得性之理欲言事而不得事之理此是心上理不明之故合該審思明辨而求其理於心告子以為如此心便動了故寧舍置其言隨他鴟梟更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如接人有所失而心不安應事有所失而心不安此或是氣上有暴戾之故合該謝愆補過而求其助於氣告子以為如此心便動了故與強制其心隨他失

告更不求其助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亦是不可的而僅可之者以之較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為彼善於此耳要之僅可者畢竟不可故下文歷歷說氣之當養以見不可之意○此言字與知言言字不同此是自己的言知言是別人的言孟子於人言止知之則已之言可知矣告子於己之言且不得況人之言乎○夫志氣之帥六句不是以志氣平說重在氣一處此為破告子勿求於氣說也晦庵子於志上都着一箇字而帶落到氣邊去最好志為氣之帥者管攝百體主宰群動若握權而出令者有將帥之義氣為志之役者一進一退一往一來小者運之而大隱者張之而顯有充滿之義

至次二句就因上二句見得為氣之帥便是至者為體之充

便是次者至者所當持故曰持其志次者亦不可恭故曰無

暴其氣告子於氣而勿求則必不免暴氣之病而僅可者亦

終歸於不可矣○次是即次之意但此處且莫說得要緊意

太明了丑是以又有下文之疑○看來孟子之不動心只是

心上用功養氣不過是其助也持其志無暴其氣語雖相兼

而意實以志為重持其志者志是心之所之於此而敬守之

無一念不合理無一事不合理一切氣便自調停安得暴戾

只一持志自然無暴氣了故持志是一了百當的工夫所以

兼云無暴氣者只為告子之勿求於氣說耳若告子無此病

痛則無暴其氣亦不消說○陽明子曰告子之不動心只

在不動心上着工夫孟子之不動心便直從此心元不動處

分曉心之本體元是不動的只為事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

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事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

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

息之根久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可與孟子較短長也

既曰志至焉一節

丑此問重在氣上孟子答之亦以氣為重蓋次之為說不是

以氣為不要緊也彼志一了固能動氣而氣一了亦能動志

此持其志者所以又要無暴其氣志一動氣氣一動志都兼

善惡說今夫二句明氣一之動志只就惡邊說者即其惡而

善者可知惡亦不止於趨蹌只就粗處說者即其粗而精者



可知矣○親與色聽聲心便為之荒亡聞善言見善行心便為之益達其踴躍而怠惰之心自生手重足恭而敬慎之心愈篤此皆氣一動志之驗也不待於心勿求於氣者其殆遺一蹶而不得一便者乎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此條是丑問孟子所以異於告子之強制者有何長處知言養氣正是孟子之長就成功說知言則有以明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惑此心自然不動而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強制而不動者異養氣則有以既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心自然不動而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強制而不動者異○問不說窮理却說知言如何曰人在

在堂上方辨得堂下入曲直能窮理然能知言不然何以辨得是升邪正說知言則窮理可知了且易簡而易知者理也人之語言千態萬狀却不可測最為難知者能知言則窮理又不足道矣○養氣便不是失養之善便又不是助養然亦不在氣上用工夫只一集義而止義出於心是從心上下手也故知無暴其氣者六一時其志足矣氣上可着工夫耶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浩然之氣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猶不到頭的行不去子便說氣非浩然却不知是自家欠了工夫豈能浩然得縱與他言亦不信故難言二字謂須實體而自得也○問浩然之氣與

血氣同否曰只是一箇氣有理在其中便為浩然之氣不由理而發便只為血氣耳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強者遇事亦隨分作得去有稟得弱者全不能有所振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便與天地一脈無箇強弱之別

其為氣也至大二節

此兩條正言浩然之氣都就氣說尚未說到人能養成此氣故兩以其為氣地起之詞必有事焉康統就人能養氣者說晦庵子於配義與道處即云人能養成此氣恐非本意

天地之氣最剛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亦如此剛太此是氣之本體然非直養則本體亦不可見故以直養者說直養是以義養之義之理最直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

害也此亦輕說過只以見氣之剛大耳若謂剛大塞天地者

土

老松堂

全由人為得來却不是氣之本來面目矣○問氣在人身如何能塞天地曰天地間只有此氣無一事不可做無一處不可到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洋溢乎中國施及乎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者非塞天地而何也如禹手脤足胫而地平天成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鬼孔子誦述六經而萬世為憲天地之間不果充塞哉

天地之生人理氣合下一齊交付理合於氣氣合於理一滾出來自然相合而不相離若相配然者道義是理凡其運用張弛以至塞乎天地之間都是氣之所為若無是氣便餒子雖有道義亦何以行之譬之魚水氣是水道義是魚水與魚



是相配合而有助者魚得水纔能躍而行若無水便困而死矣○道外無義義外無道此云義與道者猶理也義也之謂耳晦庵于云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者人心之裁制人心天理一也可分為兩物哉

是集義所生者一節

此條亦是言浩然之氣還就氣說未說人之能養與不能也氣之在人是集義所生非以義聚而取之者蓋集義之人心體正大光明純是德性用事事都快於心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自然揚眉吐氣烈々轟々○而此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重集義上生字對僇字看亦不是本無而乍生起也非義聚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義聚

焦氏四書講錄

三

光緒堂

者事事不合義只一事之義敢作敢為恰似有氣魄的然無生生之理只是些客氣不久便消密如何取得氣來行有不慊二句是發明非義聚之意行有不慊於心者事儘合義只有一事不義而不慊於心氣便餒了○况於事不義只有一事不合義者可裝而取之乎○義便慊於心不義便不慊於心可見義在內不在外也告子以義為外則必不能集義而不慊於心矣浩然之氣何自而生哉

必有事焉而勿正一節

此條纔說人之養氣亦要以集義為事集義與義聚是一路的骨子有事便是集義正忘取便是義聚○有事勿正作一聯說勿忘勿助長作一聯說養氣者要氣之生必以集義為

事而勿正其效既以集義為事宜乎氣之充而或未充者必是集義之未至但當勿忘所有事而亦勿助其長也○問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陽明子曰我此間講學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焉上用工夫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正如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正忘助俱不可有者然助長之害尤甚有志向的人要去幹事業多罹助長之害故無若宋人以下專以助長說宋人事有無不可知然不云別國而云宋人者告子是宋人亦是譏告子也陽明子謂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病故專說助長之害是矣○天下之不助者寡猶今人文字之影語是說不助氣者寡也以爲無益二句輕只重助之長三句舍氣不養者氣尚爲未稿之苗助氣而長者氣則爲稿苗而無復有秋之利非徒無益而又以害之是無利而有害也說到利害之際令人悚然一悟○問助長害氣是如何樣子曰如放浩強學伊呂而有北伐之敗王介甫強學周

焦氏四書講錄

三

光緒堂



公而有熙豐之禍王仲淹強學孔子而有獻策之羞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未有不至於磷淄者助長之害是如此○集義而勿正忘助長是為直養無害善養浩然之氣者夫是為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者夫其不動心也有由然哉何謂知言曰一節

此條是說知言之事人之言皆本於心心裏有失言纔有失孟子之知言是因其言之失而知其心之失也○言有善惡邪正都該知得此只云說淫邪遁者知得不好的一邊則好的一邊亦自見得蓋天下事只有箇是與不是辨得邪不是的就識得邪是的是然非窮理之至者亦安能辨得如此親切乎○說淫邪遁亦是從告子說來讀者心蔽而言亦蔽淫

者心陷而言亦陷邪者心離而言亦離遁者心窮而言亦窮但在言謂之說淫邪遁在心謂之蔽陷離窮各以其類耳生於其心四句謂說淫離窮既生於心不止其言說淫邪遁也以此而議政以此而議事必且害於其政大綱都被害了害於其事衆目亦都壞了政事之害不分先後胡氏云此處先政而後事後篇先事而後政只見得無大無小莫不有害不必修先後者是矣○聖人後起必從吾言指生於其心四句此不是誇吾言之足以取信於聖人乃是決焉之辭見得生於其心者斷斷乎害於其政事矣○生之為性者告子之言也而知其有人類為大牛之害為我兼愛者楊墨之言也而知其有無父無君之害縱橫閭閻者蘇張之言也而知其有

率土地而食人肉之害不徒知之深而尤距之嚴孟子之知言亦大有功於天地之間者耶○知言便是天下之至明矣養氣便是天下之至誠矣明誠合○此孔氏家法也守之於曾思者又得之於孟子矣其不動心也有由然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二節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是有言者不必有德顏冉閔子善言德行是有德者必有言善言德行亦是善言行而有之者但丑學識粗淺以為只是德行而不善說辭○知言則必善說辭養氣則又有德行是亦孔子兼之也故曰既聖矣

學不厭是學聖人之道而不厭教不倦是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學不厭者常常存此虛靈不昧之心故曰智也教不倦者常常存此萬物一體之心故曰仁也仁智總不外一箇心一存心而聖人之事盡矣

昔者竊聞之二節

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子張得其威儀游夏得其文學是為一體顏冉閔子具得全體但未能大而化之一體不要說小下微子亦只輕帶說五意都以為好故問孟子之在何處問顏子地位儘高亦姑舍是如何曰此是孟子之志立志者須以聖人自期待後讓第一事與別人便是自棄古人立志大率如此但立志之後要力行以耐此志不然則其志鬱鬱而行不掩焉者亦何足取乎

伯夷伊尹何如一節



伯夷伊尹何如丑問孟子安之否孟子說與我不同道道既不同則亦在所不安也○仕止是出處久速是去就○皆古聖人提起孔子把夷尹帶落說孔子因是聖人而夷尹亦是聖人也吾未能行句輕只重願學孔子句舊說伯夷能清不能任伊尹能任不能清孔子則不偏於清而未嘗不清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我所以願學之如此則夷尹孔子之優劣判然矣丑又何疑其若是班乎

伯夷伊尹於孔子一節

自生民以來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也况於夷尹而可若是班乎○未有孔子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曰然則有同與一節

此條是說言三聖人大本大節之同處晦庵予以德之盛心之正作兩平看時文且依他說愚意作一串說更好孔子與夷尹雖未曾得天下然使得百里之地為之君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所以能得天下者豈是行不義殺不辜而得之蓋是心之正德之盛諸侯自然來朝萬民自然來歸而有天下也若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皆其所不為者○曰敢問其所以異一節

孟子要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以見孔子之異於夷尹故先明三子之言為可信智足以知聖人句重注不至阿其所好

輕帶說汗字與智字及此二句是友朋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知三子之言必可信則知孔子之聖夷尹必不可得矣

畢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此條是宰我知聖人之言孔子之道德只與堯舜一般功業則無窮也○宰我說孔子之功業如此其說道德亦有云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亦可謂知聖人之言矣○堯舜大聖人也而且賢之賢之而且遠矣况于夫子乎

子貢曰見其禮一節

此條是子貢知聖人之言子貢之意不重百玉只重在孔子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泛論箇理也要以德政為主禮以飾政者故見禮可以知政樂以象德者故聞樂可以知德如見汙尊杯飲之禮便知上古朴畧之政見過豆簋簠之禮便知後世尚文之政聞盡善盡美之樂便知性之者之德聞盡美未盡善之樂便知反之者之德此類是矣○等百世之王是差等百王之德政未有夫子是未有如孔子之德政者不是未有孔子之禮樂也子貢嘗云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便是孔子之德又云立之斯立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便是孔子之政百王之德政



管未有如孔子者矣况下夷尹乎  
有若曰豈惟民哉一節

此條是有若知聖人之言豈惟民十句都是引起之詞歸重  
在孔子二句豈惟民哉已含箇類字意天下之物莫不有同  
類也豈惟民哉故繼之云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物物皆同類也聖人之於民獨  
非類乎其形同其性同是亦同類而已矣但聖人能盡其性  
而踐其形出乎其類焉耳拔乎其萃就是形容出類的意思  
不是兩平說話既高出乎其類則是拔起於衆人所聚之中  
矣此汎說聖人的盛處然自生民以來不知有了多少聖人  
皆未有盛過孔子者聖人出乎民之類而孔子尤出乎聖人  
之類也聖人拔乎其萃而孔子尤拔乎聖人之萃也聖人  
是同中之異孔子異中之異矣其甚盛而茂以加焉者哉○  
聖人者麒麟鳳凰也然麒麟鳳凰亦飛走於天之下者也聖  
人者泰山河海也然泰山河海亦流峙於天之下者也孔子  
其天乎故曰未有盛於孔子也聖人皆未有盛於孔子者矣  
而夷尹獨能盛之乎此孔子所以莫之能班也此孟子所以  
願學孔子也則其知言養氣而當大任亦不動來遠矣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一節

此節言人之服王霸者亦有誠偽不同○自古王者皆得人  
心悅誠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  
力衆人尤見以德之意明白七十子亦無些勉强自然服他

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解心悅誠服之甚○無思不  
服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即此以德服人中心悅

孟子曰仁則榮一節

此為當時不仁之君說仁則榮是以榮歆動之不仁則辱是  
以辱警懼之若說仁人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豈以榮辱之故而後為仁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一節

此說仁則榮之事貴德尊士者貴仁之德故尊有仁德之士  
也賢能便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之貴未嘗無才而所長者  
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耳故  
國家閒暇及是時便與賢能脩明其政刑可因者固可革者

孟子曰時難得也

九

光裕堂

華可損益者損益天然後政皆仁政刑皆仁利天下皆歸于  
吾仁而雖大國必畏之小國不消說矣○國家閒暇可謂無  
事了然須存箇有事的心康節子以太平時為飲酒醕酢開  
花離披時候晦庵子以為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要兢兢如  
捧盤水方可保得此明其政刑所以為不可緩也及字有汲  
汲之意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者正如此○明其政刑是  
尊士的本意若只要士來備我之驅使供我之好樂則雖勞  
心焦思而士亦不至搜巖剔藪而士亦不出夢卜物色而士  
亦不具矣又何望於大國之畏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一節

此引詩與孔子之說為證尊賢使能而明其政刑即能治其



國家者雖大國必畏之即誰敢侮之之謂也○易以姤次夫  
康節子云時哉時哉未有夫而不殆者防乎其政邦家其長  
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責未然之防伊川子云聖人爲戒必於  
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  
衰而後戒亦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由其  
盛時不知戒也但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  
則憂寡而足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未陰雨而撒桑土焉且  
戒之防之卷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急教是自求禍也

此說不仁則辱之輩先時不能豫收賢才及國家閒暇便般  
樂急教政荒而不問刑苛而不恤則衆叛親離雖小國亦不

馬氏四書講錄

卷之九

子

先格堂

畏之不消說大國矣○及字亦有汲汲之意書曰凶人爲不  
善亦惟日不足者正如此○鳥一也知禍者未陰雨而撒桑  
土不知禍者火已作而猶怡然孔子順云燕雀處堂母子相  
哺電突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般  
樂急教而自求禍者何以異於焚死之燕雀耶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禍即辱福即榮榮以己之仁是福自己求之者辱以己之不  
仁是禍自己求之者○自求猶云自取此語是令人自反意  
不仁者往往以禍福爲由於天由於人只恁怨尤不知反己  
無怪乎禍蓋烈而不可解也

詩云永言配命一節

此又引詩證福之自己求者引書證禍之自己求者仁則榮  
不仁則辱信乎其然矣○此下四章都是要君之爲仁也仁  
者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統成箇君  
師統成箇世道矣孟子苦心苦口惓惓要太平之開也哉此  
孟子曰尊賢使能五節

此五節汎言王者之政信能行此處纔是勉當時之君此節  
言待士之政五者皆是仁賢能是仁者尊賢使能是王者傳  
宣至仁之所必資也故以爲先○賢者曰尊能者曰使二字  
亦是不苟下的試看高帝於張良蕭何則尊之爲師而爲相  
韓信則使之爲將而不託以腹心此尊賢使能之效也殷浩  
則使之爲將而至於狼狽桓溫則尊之爲相而幾於篡奪司

馬氏四書講錄

卷之九

子

先格堂

馬氏之尊能使賢亦可爲鑒矣  
此節言待商之政市字微讀廛乃市宅苑字作活字看取其  
廛之稅也廛而不征亦有法在內法而不廛亦有不征在內  
農是本商是末爲商而逐末者多若不賦其廛則民皆不務  
農而務商故賦其廛以驅之於農然惟廛之耳亦不征其貨  
爲商而逐末者少若亦賦其廛則民不樂於爲商而有無又  
無以相濟故但以法治之而不更賦其廛農商于是兩便  
此節言待旅之政旅是行路的人旅人即不征亦有盜劫之  
苦北之旅劫於陸南之旅劫於水爲北防者每有三里之堡  
兩道之牆然守堡之兵不過近官之虞而荒郊之遠則皆空  
堡之存其何以禦盜也牆塹之口不過百步之間而路口之



開則尤馳馬之便亦何以禦盜也為商防者亦有巡江之官捕盜之兵然官之巡者不過問出以了虛文而兵之捕者則皆畏死不前之下其勇敢者又有圖錢買放之弊亦何以禦盜也旅人之貨即不征於朝廷亦多歸於盜手矣莫若令南之各省御史被盜之人許赴察院告理即以盜之有無多寡定所在之賢否優劣則官無不巡江而兵亦無不捕盜者矣今北之府縣等官被盜之人許查所在堡分告理即責所在兵捕之如不獲盜斬其堡長以警衆則兵無不守堡者矣至於牆塹之口令各隨設堡處開之則既不妨居民之往來而亦便堡兵之守禦矣必如此而後劫盜可免旅人之行此節言待農之政耕者勸而不稅是行井田之法也井田之法極好但如今行之亦難蘇子瞻說井田難行處亦明且悉了况今去蘇之時又將千年世事久已定人情久已相安一旦欲復井田不惟事勢之難而人情亦多駭矣唯有均田一事可行均田者不是人人均受若干田也人人而受田此吾心所深願者其如不可遂何人人而受田則必裁奪富人之田富人之田可奪也其如貧人之不能守此田何雖設為不許賣田之禁然諺云蚤聞聖旨晚問故紙禁之不得而貧人之田又復歸之於富人如何得人人受田也蓋均田者今之田畝起科輕重不同而糧差却不分輕重是之為不均也莫若委廉能之吏丈天下之田兩番覆抽而不遺險遠嚴治各役而必用舊刑田形不合者斬子數不對者斬不分荒熟之

鄉不分上下之等密藏原冊以杜其更改覈實總畝以均其起科然後糧差之類一切均派輕者同輕重者同重而天下無不均之嘆矣又何須井田之復行哉此節言待氓之政此與前待商之政總是一項事所以分兩項說者只因當時待商有此兩層意慮與貨並征已不是了又舉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征商不是處意還未盡又說那併取的不是都是信口說出曰商曰氓亦不必計也宅不毛者有里布是本受有五畝之宅却遊手游食拋荒而不種桑麻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役是不工不商之人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市宅為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之地以商賈為業又非無所事事之人不可以宅不毛無職事罰之也故王者之世遂末者多只賦其廬便了恭君汙吏忘其所自來謂市宅之民亦是宅不毛無職事者又使之出夫里之布則重併矣民焉得而不病耶信能行此五者一節信能二字要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之不徒虛文之粉飾真若父母之待子弟也故隣國士農商旅等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就鄰國之君攻我親子弟衛父母者有之未有與父母敵者無敵於天下是天吏也天吏為天之所命人孰得而違之乎故士皆立其朝商皆藏其市旅皆出其塗農皆畀其野氓皆受其廬而仰之若父母矣此真父母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章大旨總在此句與先王一條所謂人皆有不忍以下。是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凡有四端於我以下。是要人皆法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是生生之心仁義禮智俱是生生之心也。舊說以不忍作仁而謂先王有不忍人一節。

先王有不忍人一節

此說人雖皆有不忍之心而不能全體之全體之者只有先王故舉先王以為人立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斯字猶卽字先王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充而後能者此二句重下二句承此帶過到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有不忍人之心純是生生之

焦氏四書講錄

孟

光緒

心也斯有不忍人之政純是生生之政也心內包得有仁義禮智政內亦包得有仁義禮智但此處未說明耳

所以謂人皆有一節

此是人皆有不忍之心的證驗不忍人之心是生生之心也休惕惻隱雖亦是心之不忍然不忍之心亦未盡於此字皆字都不可輕看乍然之頃見孺子不待計較論量自然有休惕惻隱之心此正是天機正是本心若在從容暇豫之時稍步打點安排便非本心了皆有者無分於賢愚親疎皆如此可見不忍人之心是人皆有之者矣。孺子事最易提醒人此與論良知以孩提之愛敬論不忍以牽牛之殺棘思由是觀之無惻隱一節

由是觀之是以乍見孺子皆有不忍之心觀之也惻隱羞惡辨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箇心不忍是心之生生處有生方纔惻隱羞惡辨讓是非隨感而見若心一死了豈更有不忍惻隱者不忍於陷溺而傷痛也羞惡者不忍於不善而耻也辨讓者不忍於私已而推去也是非者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也總之是箇不忍人之心四句都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耳無此四者之心便不得謂之人此四者之心必有一惻隱之心仁之端一節

此亦是說四者之心人所必有也蓋四者是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為人之所必有與四者之心為人所必有也信矣。○問仁義禮智之名是如何陽明子曰性一而已運於天謂

焦氏四書講錄

孟

光緒

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心之發過惻隱便謂之仁過是非便謂之智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一人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然則

人之有是四端也一節此結上起下之語四端固我所必有亦君所必有者既為人所以必有則亦人所必能者顧自謂其不能非自賊而何又謂其君不能非賊君而何夫賊者盜賊也人而為盜賊其心乎不甘於賊君則當勉其君之擴充矣不之者亦自不察已矣凡有四端於我者一節

此教人以擴充之學四端不獨先王有之凡為人者皆有四



端於我也知皆擴而充之重知字上苟能充之重在能字既知得要擴充似去擴充之也知擴充是工夫之始能擴充是工夫之極充者滿也稍有一毫欠缺亦不是滿滿則仁義禮智無一之不盡而此心之體無一之不全矣○知充者良知也靈覺之妙也能充者致良知也妙應不窮也知充而若火燃泉達生生之心惡可已矣能充而足以保四海天下皆在其生生之中矣充之便與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一樣保四海便與先王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一樣到此地位則於君為全忠於己為全人矣而何有白之罪哉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一節

此章先借助藝當擇術以明人之當擇仁矢函巫匠俱重不仁一過矢不若函之仁匠亦不若巫之仁此無他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一有不慎便害了吾仁○術字該得廣不止矢函巫匠術不可不慎此意最重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只從善擇術來

孔子曰里仁為美一節

夫仁天之尊爵就人上指出天說不是將一天一人截然分作兩項仁者萬善之元萬善雖皆天之爵仁則統領之而為爵之至尊不可以人爵形容晦庵子云得之最先天命之性合下是一齊稟受者未必先得仁而萬善在其後得也○濂溪子云天地間自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者亦尊爵安宅之謂也舍仁而言爵便是術之卑舍仁而言宅便是術之卑

不仁不智一節

仁義禮智之人有了尊爵有了安宅何至為人役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天爵失而安宅曠不免為人役了苟人矢人替人作秀矢亦是為人役一般與為秀矢者由其擇術不慎而為不仁不智為人役者亦由其擇術不慎而為不仁故遂承之曰如耻之莫如為仁也

如耻之莫如為仁  
如耻之莫若反其可耻者而為仁尊我之尊爵安我之安宅義禮智亦在其中而我可以後人矣何至為人役而可耻仁者如射一節

為仁便是仁者仁者處其露由已意射者反求諸已後纔微云為仁之機在我而無難如此人亦何憚而不為乎○此章既云莫之禦而不仁又云反求諸已都是說為仁由已之意仁固包得義禮智然人之所以不仁者只緣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先云是不智也要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云如耻之要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如此而又不為仁真人役哉人役猶人也真禽獸哉孟子曰子路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是善的何過之有只為氣稟之偏物欲之累便有過若不知改則其過愈深將陷溺而失其所以為人豈不可愛可懼若有告以過者因得知而改之復了本然之善豈不可喜子路以此喜聞過也



禹聞善言則拜

禹之心純是本然之善故不待有過只一聞善言便拜受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禹之下拜真百谷王

大舜有大焉三節

大舜有大焉者子路以改過為己之善善人告而改之是猶知善之在己而未忘己也禹以善言為人之善感人之言而拜者是猶知善之在己而未忘己也人視己猶人而不以善為己舜則視人猶己而不以善為己此爾我之分渾然一體而在己絕無一毫形跡之指絕無一此爾我之分渾然一體而善與人同故舍己從人而樂取於人以善為己不以善為己則雖有子路之言亦不必於己之善不以善為己在己則雖有禹之聞而亦不必於人之善故曰大舜有大焉○舍己

傳以四書講錄

與上孟卷之九

共

雖有禹之聞而亦不必於人之善故曰大舜有大焉○舍己二句是一連說說舜不以己為聖舍之從人而樂取於人以善為己晦庵子作兩平解似太分析且以舍己作舍己之未善不知聖人如舜更有何未善處或問上却云舍己是不知立己而虛心以聽人非謂己有不善而舍之則其說亦是矣不知何以又有未善之註耶

此說舜之取人為善不特一時為然其平生都是如此凡人樂善之心未嘗無及居尊位則此意漸微了何者物欲攻之者衆耳舜至為帝時還與耕稼陶漁時一樣此其忘己忘人之心真有徹始徹終之妙矣○舜以聖人而為帝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猶取諸人以盡天下之善所以履帝位

而不疚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時正亦終不免此又是說善與人同大順大化最妙處取善而未與乎人者一己之善不足以為大與人而未盡乎人者一己之善亦不足以為大也舜却隨善而隨感隨取而隨舉則是以一己之善為千萬人之善也于是感人也亦于是感所謂盡己之性而參贊天地之化育者此其善不亦大哉

大舜有大焉至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源合作一脈看不可分作三節大舜句是一總語自善與人同至與人為善纔見其大處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大字正應大焉的大字舜所以為大者以其舍己從人取人以為善而又與人為善也人既有以裕乎己也又有以及乎人君子之善莫大於此故曰大舜有大焉○舍己

傳以四書講錄

與上孟卷之九

共

其大而與人為善又推開去看恐於舜之大處亦見得不甚明矣○大都看書章章要合着本文看便意思血脉易得貫通次乃分節看逐句看亦不妨若先節分句解不免隔斷有窒矣晦庵子云近年以來看書者不復讀書之本文但擇取書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書意只取便於行文如此何緣得書義貫通也噫又何望其有裨於心身而成莫大之善也哉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一節

此條歷叙伯夷之事總歸在是亦不脛而走已是以不脛就為善於前而許多說話都要與此相貫穿不是散散說的大意



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交故惡人者非其君非其友也  
也不立其朝而事之不與之言而友之若立於惡人之朝與  
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而肯爲之友與臣乎其  
惡惡之嚴如此推其惡惡之心雖與鄉人立其冠不正亦未  
爲惡也且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況惡人之浼又何如也肯  
立其朝而與之言乎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  
○不受也者蓋以辭命雖善而其人則惡惡其浼已而不屑  
事之次之也若是者其不以就爲屑者哉

柳下惠不羞污君一節

此條歷叙柳下惠之志歸在是亦不胥去已是以不胥去  
爲結局而前四節之話都要與此相貫穿亦不是散散說的  
大意云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君  
雖污官雖小遺伏而不怨既窮而不憫故其言曰爾爲爾我  
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乎故油油然與之偕  
而不自失焉袒裼裸裎且不能浼而可與之偕也況汙君小  
官亦何浼於我乎故諸侯有援而止之者雖則卑污亦不羞  
之而肯止也援而止之者其不以去爲屑者哉○君無  
明暗匡救便爲賢官無崇卑盡職便爲貴故汙君亦不羞小  
官亦不卑進不隱賢就於必以其道見之已本是賢者若進  
時依阿取容而不以其道便隱了已之賢必以其道則已之  
賢不隱矣○袒裼裸裎一段與上鄉人一段彼此重疊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一於清必有不能和處故迫切而隘柳下惠一於和必  
有不能清處故褻慢而不恭○問隘與不恭是流弊如此否  
晦庵子曰這是諸先生恐傷了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  
之道觀二子二子多有欠缺處纔有欠缺便有弊所以孟子  
直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君子不由此  
君子乃時中的君子若孔子是也不由是不由夷之清不由  
惠之和蓋君子本體不清也而所由者時中之清不由清而  
隘之清君子本體不和也而所由者時中之和不由和而不  
恭之和不是由夷惠之清和而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  
恭豈在夷惠清和之外乎○學者做工夫須從大中至正處  
下手纔好若入門不正而又未造其極害道亦甚大也學夷  
者未得其清而先得其隘矣學惠者未得其和而先得其不  
恭矣夷惠安在耶故凡有悖於中庸者皆謂之異端也中庸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章論用兵是王者之兵法王道以得人心爲本天時地利  
歷歷指下只重在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人和可  
見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也○用兵也要天時也要地利也  
要人和但人和尤要緊孟子爲當時用兵者只知有天時地  
利而不知有人和故發此論以示人要人知所重不在彼而  
在此○天心何處是下於人心而巳地險何處是固於人心  
而已一得人心則天時地利皆在其中矣○時不時天利  
不利傷地人心和不如屬我在天地者不可必在我自持利



三里之城一節

此條明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七里是地利之至小者天時且不能勝則其大者可知矣

城非不高也一節

此條明地利不如人和○委而去之是人心不和委此城池兵甲米粟而去也雖有地利無人與之守矣亦何益之有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二節

此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下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蒙已含有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也○域民三句一氣說下域民國威天下者不在封疆山谿兵革而在得

道者多助得道失道不兩平重在得道

得道之道亦只是仁而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之為仁是之為得道人心未有不悅而助之者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順是願效順之意未便都來歸也順之者至於天下親戚不消說矣叛之者至於天下仇讎又何天下順之是人和也君子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有不戰戰必勝矣戰而必勝則民不必封疆而自域國不必山谿而自固天下不必兵革而自威地利皆無所事而天時亦不必拘矣人和之功如此故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一節

孟子此時在齊居賓師之位不與為臣者同君於賓師若有

所謀便當往見不可召之或賓師有時自來見則禮尚往來亦無害也朝將視朝齊王謂來旦將朝見群臣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是要孟子來見他公明以臣禮待之而為召矣

明日出吊於東郭一節

明日出吊是國未幾之時以明其非疾也出吊於東郭又是因齊之臣以致警於王也夫何東郭無轉移之道王亦無警省之機問疾醫來固王之不悟亦東郭之不悟也○公孫丑不與之言景丑却與之辯者要因景丑以久待之為門人

王使人問疾一節

齊王以孟子為真疾使人來問又使醫來治此意也好孟仲子合當以替疾人愈而出吊為對使者後命時王必曰可出吊獨不可來朝乎將自悟其召見之非矣方對之以推詞而孟子之意終不得達之於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一節

不得已者欲造朝則不可以應王之召欲歸家則又無以啓王之悟故之景丑氏宿焉景丑亦齊之臣亦出吊東郭之意○君之尊如天臣子更無可尊者尊之道只是這點敬心敬者成其君之尊可也惟仁義纔可成其尊仁義莫過於堯舜孟子以堯舜仁義之道陳於王蓋望其為仁義之君望其為堯舜之君而成其如天之尊者也此之謂責難之答此之謂陳善之敬豈特齊人莫如其敬而已耶○天資只是箇實的孟子便把堯舜望他聖賢輔相之道自是如此相業



須從第一等事做起若以君為不足與言仁義是要幹何等事也晦庵子曰君子上不敢過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其此之謂哉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一節

景子以君臣之禮律孟子不知孟子之於齊無君臣之分也君命召不俟駕之禮豈可曰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一節

晉楚之富此富字非有爵在內富者於利無所不備仁統四端包萬善而於理無所不備故以仁對富爵者操予奪之權

義有裁制決取舍而操宰物之權故以義對爵

○天下有達

尊五句是解曾子之意爵齒德為天下之達尊德即仁義也晉楚有爵之達尊而曾子亦有德之達尊以此不嫌於彼乃今我既有德而又有齒是有達尊之二王但有一達尊之爵惡得以一而慢二也解曾子之意只合云爵與德而兼云齒者又是為自家張本耳○朝廷莫如爵要以為君為主莫如君之爵尊也卿黨莫如齒孟子於王雖不是卿黨然亦無朝廷之拘則齒亦在所當尊輔世是維持世道長民是表率斯民此事唯仁義做得智力終不濟事也惡得以一而慢二把一二較多寡為屈伸不免有此英氣然對不知者說則亦不得不如此矣○晦庵子曰爵齒德三者不相值便各伸其尊而

無所屈一或相值便通視其所在而致隆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元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又拜手稽首于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如此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者此說亦好

故將大有為之君一節

齊主以一而慢二是不足與有為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則不敢以爵齒尊必尊賢者之齒尊賢者之德而有所不召之臣不召之臣就君說此臣字不是當仕有官職者如云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一終故不可召欲有謀焉則就之正是不召之也召之者則臣亦不與之謀矣其何足以大有為乎

故湯之於伊尹一節

湯於伊尹桓公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有所不召之臣也不勞而王不勞而霸則是有為矣○尊王黜霸是聖賢的家法此以上霸並稱者取節之意耳○學焉而後臣謂臣之時以學為先也重在學上學是以之為師臣亦不是卑之之詞不勞而王霸者君既盡其禮臣自盡其材臣既效其勞君自享其逸矣王霸之業不易易而成乎

今天下地醜一節

今天下地醜德齊無一箇能關地無一箇德稍優而大有為者由其好臣為已所教之人不好臣為已所受教之人是與湯武之學焉後臣者異矣故不足與有為焉



湯之於伊尹一節

管仲且猶不可召除却伊尹者伊尹王莽之佐其不可召固也管仲特霸者之佐宜若可召矣而且猶不可召況我之不為管仲者乎○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便是樂堯的伊尹有輔世長民之德便是富仁義的曾子如何可召得齊王若一意師承而有謀軌就則行王道而王其為湯武者此是行帝道而帝其為堯舜者此是奈何寒疾之託遂為心疾之真也而竟不可救藥耶○問孟子此時不可召後又為卿於齊是何意思曰孟子願學孔子者不可召而不應可以止則止也可為卿而為之可以仕則仕也然雖為卿而亦不受其祿則其進退亦綽綽有餘裕矣妙哉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一章

前日今日四句重伍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言未免有一處不是皆是也不必云皆是義而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義耳○宋之辭曰餽贍薛之辭曰聞戒兩辭字重看餽之者有辭受之者亦有辭受○齊未處在遠行亦未處在戒心既無所處則餽之者無辭受之者亦無辭受○凡事都要有箇不得已的心不得已終受一貨不得已終置一物不得已終用一付不得已終為一事便不到得錯處便也皆是矣○充義之學須是至義之盡一毫不苟且稍稍苟且一時後來便漸染不覺既苟於辭受則必苟於出處既苟於出處則一切辭受全糊塗而莫之省平生所學安在耶即此便喪氣

毀節臨利害時狐鼠之態一齊出矣卑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一節

此與士師不能治士章同箇機軸先提醒距心使之無所遁了然後其言可得而入○古者公卿大夫兼治兵民故云子之持戟之士不待三者一次失伍便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一節

子之失伍是借失伍字說失職士之三失伍者其失伍也固多子之民凶年飢死而不救其失伍也亦多矣彼之失伍者固當去此之失伍者則當何以處之乎○此非距心之所得為意以倉廩府庫當為之玉不得專而發之耳○士大夫只要盡心得為不得為說不得此非距心之所得為可謂不盡心矣試看明道子說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饑年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吾於扶溝經畫溝洫設學校以教邑人子弟皆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與廢繁焉豈不是有命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與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彼距心者何足以知此耶一日今有受人之牛羊一節

士大夫受君之民而為之養之猶人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牛羊豈要飼之牧地夜要飼之刈芻為人牧牛羊者必就其人求牧與芻以飼之為君養民者雖倉廩府庫不得專主而於饑年亦必就其君求發倉廩府庫以賑之求牧與芻而其人亦不與則以牛羊反其人而不可立視牛羊之死求



倉廩府庫而其君不與則當以民反其君而亦不可立視民之死也此不重在責距心之不去重在責他不求於王以賊民所謂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者矣○此則距心之罪亦是不求於王之罪不是不去之罪也求之而不得者固當去然亦有箇權宜之法易之益曰益用凶事無咎重宜應卒若汲黯賑河內之饑者亦無咎也○一槩曰去之是耶○我高皇帝嘗曰民饑而候奏請道途往還遠者動經數月饑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奏聞則是芻牧尤不待人求而人人皆可汲黯矣牛羊亦何至於立斃他日見於王曰一節

為王誦之誦已與距心兩下之言所以諷王也此則寡人之罪王亦只因距心之知罪不得已以罪自認耳雖是不得已然亦天理之下明也奈之何人欲錮蔽而終不能改則亦終為罪人而已矣罪人而可為君乎哉

孟子謂蚺鼃曰一節

士師是理刑之官刑罰最繫民命稍有不中便傷君之仁且士師得近君有不中處便可以言蚺鼃之請士師所以似有理也然今數月而猶未言將以為有待則數月之間豈無一可言者將以為不敢言則士師之請亦何益也得言而不言與不得言而不去皆無一可者也此是激勸蚺鼃之意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蚺鼃不是汎諫是為刑罰之不中諫王○致為臣而去

亦知去就之義者自士大夫以官為家去就之義攢而不講乃有老死於位雖蒙詔書亦晏然不顧者甚有病卧牀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是皆蚺鼃之罪人矣○宦途譬之於海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蚺鼃此去若沂恬波而行而登陸矣果哉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三節

官守言責四句不重只以起下四句蚺鼃意也要點出龜是亦言責者不得其言固去之矣若我則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既無職之不得以無言之不得可以進亦可以不進可以退亦可以不退進退之權都在我而不在人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賓師與君不令亦終是去的但緩得此子不忙那

官守言責的人恁急促不得便著去也齊人知此哉

孟子為卿於齊一章

齊王勞孟子出弔特欲借以為重凡百弔禮畢卻不收相煩弔禮事雖有司諸人治之亦不嫌問孟子云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託辭也○孟子待王驩與孔子待陽貨是一箇家法君子待小人只如此最妙小人無如之何者明道子待王介甫亦是此法每論事心平氣和介甫多為之動而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介甫執之益堅而與君子為敵鼠逐無虛日了明道嘗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遂成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侯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為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真得待小人家法矣



○陽明子曰聖賢待人亦有時而委曲其道米甞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群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不使他爲小人耳此所以爲仁孟子自齊葬於魯一節

充虞敦匠事是董匠人治棺槨木若以美然指棺槨各七寸說晦庵子訓以美作太美時文且依他說愚意以者爲也不與已通木若以美然者若爲觀美而然也故孟子云非直爲觀美也正破此以美之疑

曰古者棺槨無度一節  
古尺短不似今尺長棺七寸槨稱之是古尺之寸○非直爲觀美至人心獨無校乎節節相承說棺槨之堅厚非爲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耳雖必如是然後盡於人心然或無財又或法制不當得亦不得以自盡其心也須是得之爲有財然後得用之而盡其心得用之而盡其心者蓋以棺槨既堅厚庶不使土親死者之膚然後人子之心盡而無所恨矣於人心獨無校乎正應然後盡於人心之意

不得不可以爲悅一節  
此處重在得之爲有財得之是法制所得爲有財是財力有可爲古之人就周公制禮以後說吾何爲獨不然者吾今亦得之爲有財也何獨不如古人而用七寸之棺槨耶  
目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生變而爲死故云化土不親死者之膚則親之骸骨可歷矣

遠而人子無窮之痛亦可以慰萬分之一也○始而曰盡於人心終而曰於人心獨無校乎孟子於此只要自盡其心而已矣豈有一毫爲人觀美之意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設有美物是天下所難得者若爲天下所難得者愛惜之而不以奉親是以天下儉其親也君子思爲之乎此亦不專指棺槨說嗟嗟天下最難得者親也難得而亦易得者物也親死不可以再生物盡猶可以再得以猶可再得之物而思不可再生之親風木之悲宜不勝其痛矣君子之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有以哉

沈同以其私問一節

沈同問燕可伐不問以齊伐燕且是私問不問以王命來若以王命來問則孟子必有以告之不只數燕之罪而已○子曾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不得二字重看是以理法斷其不得也國家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有天子存不得而私之私便不忠于天子有先君在不得而私之私便不孝于先君不孝不忠罪莫大焉故爲可伐○燕是暴虐而爲之者夫挈萬鈞之鼎者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于仇之淵者津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子曾子之而效堯舜是懦夫而挈烏獲之鼎稚子而游津人之淵也鮮不敗事矣○有仕以下借以爵祿私授受者說則可乎是以爵祿私授受者不可也然則以國家私授受者何以異於是私爵祿者



罪可誅矣私國家者不可伐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一節

天吏是奉天命者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背是也子喻  
子之私相授受民心決不安便知非天命所在○天以靈明  
生人人得天之靈明以有生故民心靈感處即是天心吾人  
凡有舉動苟民心不與即是違天然民心與吾心本同吾心  
安即民心亦安故觀天心者卜之民心而已觀民心者察之  
吾心而已○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孔子曰懷  
惡而討雖罪不服齊以燕伐燕正懷惡而討者也燕人謂  
此章合上章始而說燕可伐者豈為齊謀乎禪繼之與天命  
之公也不得以私燕也終而說齊不可伐燕者豈為燕謀乎  
征伐之權天討之公也不得以私齊也聖賢大公至正之心  
與天合一之道亦見于此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二節

齊王慙於孟子是慙不用孟子之言○陳賈云周公不仁不  
知重在不智過齊王不知燕人之畔而取之周公不知管叔  
之畔而使之賈欲以此解王之慙故云請見而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一節

周公不知管叔之叛而使之委的有過但其過是宜有者故  
孟子不以為無過只云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詩云公孫碩膚  
德音不瑕亦宜乎之謂也○周公之過直以天理人倫為重  
不論區區智識上兄弟至親不逆探其惡而使之纔得其道

若逆探而不使雖可免不智之過然無兄之罪却大了故周  
公之過宜有不宜無周公而無過便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  
論者將責其大而不錄其小是其無過者所以為過也周公  
而有過便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論者將取其大而不計其  
小是其有過亦可以無大過矣○問周公於管叔固是不逆  
詐不億不信者然卒為管叔之詐與不信所欺似乎誠而不  
明也曰此非所以論周公者周公以天理人倫為重是明在  
天理明在人倫聖人在天理人倫之外何忍著一此意見自  
不害其為明也管叔之叛與意外之變理外之事當於使  
時他未必有此意故一向信任他若有一毫萌孽周公決不  
使之矣○愚謂周公之過固宜也不若併其過而無之夫何

以上王義卷之九

聖

光緒

以能無過也蓋兄弟之間不幸而有罪誅之則無以全恩不  
誅則無以全義若封建時倣舜之處象不論陳厥皆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受封者皆不得有為於其國即有欲叛者  
亦不得為叛矣是非逆探其惡也為天下建久安之策而亦  
欲保全此受封之人耳如此則公亦何至于有過哉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一節

孟子見陳賈特地撰出此議論到面前講必有箇以古師今  
以君子文小人之意故又綴之以此其實不知為齊王解慙  
說也○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汎說的如日月之食四句  
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箇不自諱豈徒順之二句是於過則  
順之下又說箇為之辭末要繳云古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



以卒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以卒陷於有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而自處。愛人者亦豈獨以今之君

孟子致為臣而歸二節

齊王足用為善。孟子亦不忍去齊。但經時既久。而道終不行。故致為臣而歸。○不敢請耳。蓋以義言之。不敢復來。請見然。以臣之心言之。固所願見也。要之願見亦不徒見而已矣。

他日王謂時子曰一節

孟子欲去。時齊王不魯。留一時去。未成。他日見其未去而留之。此意已是不感。養弟子以萬鍾。即是養孟子。又是誘之以利。夫君於賢者。惟明。能知其有益而不幸於一己之私。惟誠。能推心置腹。而不奪於謬和之口。區區利祿於貧者何

孟子上卷之九

四

老裕堂

加也。而足以留其行乎。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齊王不敢自達而托之於時子。時子又不敢徑達而托之於

門人。亦可謂知所尊者。惟乎以利祿誘之。而非其能尊賢者。

孟子曰然。夫時子一節

孟子曰然者。然齊王有是言也。彼萬鍾之養王。豈以予欲富乎。如使予欲富。則前日為卿。辭十萬之祿。今日乃又受萬鍾之養。辭多而受寡。欲富者必不為是也。不可以是留子矣。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一節

此引季孫之說。見得辭十萬而受萬者。決不可也。不得其賜而反得萬鍾。與自己不得而予。第又得者。雖不甚同。要皆是

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耳。○問子叔疑是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龍斷是欲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者。何以為同。曰不得於此而求得於彼者。原其本心。亦是欲得此。又得彼也。與龍斷何異耶。

古之為市者一節

此解龍斷之說。重箇賤字。曰有賤丈夫。曰人皆以為賤。曰自此賤丈夫始。不特一人以為賤。而人皆以為賤。不特駕禍於當時。而又遺禍於後世。其賤如此。可惡之甚也。欲富貴者與此一樣。則是以士大夫之貴。而下同商賈之賤。既不能流芳於一世。又不免遺臭於萬年。亦可惡之甚矣。○必求龍斷而登之。是登高以望遠。或此處無某貨。則其貨便得利。或彼處無某貨。則其貨便得利。于是以其貨至彼處。易之。又以某貨至此處。易之。便得利。甚多。是將市利一網打盡了。故從而征之。然人人之為商者。豈盡如此乎。後世則緣此遂征商矣。○末要繳云。齊王以萬鍾而留。是亦市利之所在也。若辭十萬而受萬。是亦龍斷之罔市利也。則人亦以予為賤丈夫。亦以予為異哉。之子叔疑矣。而予肯為是哉。○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吾于泰山

孟子上卷之九

四

喬岳之上。而下視之。不啻蟻矧之爭糞壤耳。是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為富貴之表。義理是也。大丈夫立於義理之喬岳下。視矧之市井。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哉。



孟子去齊宿於畫一章

客為留行是不出齊王之命而私以己意留孟子者昔者四句重繆公上繆公於子思泄柳申詳待之雖不同然一則因人而達其誠一則因人而盡其誠要皆繆公有以留之也○泄柳申詳亦不足倚君側之人求安者但繆公之側自有其人此段是帶引的其實孟子不屑以二子自處亦不止望王待以二子之禮者故後只云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以我為不及子思了非絕長者而何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雖是兩詰之之辭其意却是說子先絕長者而後長者絕子也○大丈夫不為九霄之鵬則當窮隱南山之霧即時子之留出於王命者亦且羞為賤丈夫而不留矣况先絕長者之客而肯為之留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一節

尹士之譏有三段一曰不明二曰子澤三曰濡遲孟子只辨濡遲一段而於不明于澤不辨者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既然欲行道則不逆料王之不足為湯武而且不是亦非

高子以告五節

子千里而見王不是欲干澤亦不忍逆料王之不足為湯武意者王可為湯武而因之行道濟時焉此子之所欲者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不得已也

子三宿而出畫尹士固以為遲在子猶以為速何者子猶望王之改其失也王若能改之則必來畫而反子矣

子宿畫而望王若此又出畫而王不予追子然後知王之不果反子而浩然有歸志矣子雖然豈忍舍王哉蓋王猶足用為善若能用于亦可為湯武者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惜乎不用予也且王所以不用予者特以其失之不改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身雖浩然而歸矣心恐憊然而忘哉○問當時王命時子傳言孟子却不肯留及出畫後又望其追不知何以追終可留得曰須看王庶幾改之除是王痛自刻為真有為國為民的意思要行孟子之道終未可留得中國之害萬鍾之米都是虛文且是利誘也肯為此而留乎○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畫時望也主庶幾

孟子去齊宿於畫一章

二四六

光緒堂

腦不在行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般

予豈若是小丈夫句一氣直管到太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孟子大丈夫也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欲去之始而不忍去方去之際而不忍舍既去之後而猶不忍忘此君子之所為也惟君子然後知君子士誠小丈夫也

夫也只知諫君不受便悻悻而去窮日子之所為若此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二節

舊說彼一時此一時者孟子云我前日之言乃安常處順而未有所感固一時也可以不怨尤也今日去齊之時則吾道將廢而不得有為又一時也不能不怨尤也愚意聖賢心事



始終是不怨不尤者若依此說則前日所言者不必其行之  
顧今日所行者不必其言之顧能言而不能行怨天尤人全  
不成箇聖賢了蓋彼一時也雖不怨不尤而憂世之志未嘗  
忘也此一時也世不我用則道終不行雖亦不怨不尤而憂  
世之志却無以自解也如之何不憂哉此則始終不怨天不  
尤人而言行亦相顧矣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二節

此一時之不豫者蓋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輔之是君臣際會自古皆有一定之期也今也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以五百之數論之則過矣久當有王者興而不  
興以亂極思治之時考之則可矣而天下又不見其治我雖  
存名世之才而不得成濟世之業是自古皆處其常而我獨  
處其變矣焉能無不豫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節

此又言今日未嘗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不重只以起如欲  
平治三句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則亦未嘗不豫矣○  
問天若終不平治而舍孟子則亦有不豫乎曰孟子亦只如  
此說以解充虞之疑耳若終舍之而不用此心亦決不怨尤  
不戚也○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自有並行不悖者而何不豫  
之有哉○孟母亦嘗問子之不豫矣孟子曰道不行而母老  
是以憂也母曰禮婦人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賢哉母也亦可以謂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賢哉母也亦可以謂

孟子去齊居休二節

仕不受祿雖不是古之道然孟子所以不受者蓋因始見齊  
王退而有去志若受了祿便為所羈而難去雖不欲受其去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既不受祿宜乎去矣乃久於齊而不去者蓋以國有師命時  
方戒嚴而不可請去故久於齊要之非我志也○師命亦是  
託詞要云亦豈無機會但齊王足用為善屬望之意儘多以  
此不決於去○問前云予三宿而去畫猶以為速且云王庶  
幾改之予日望之今却云見王即有去志又云久於齊非我  
志者何也曰聖賢不潔身以亂倫亦不徇利而忘義不汲汲  
於留也亦不悻悻而去也此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者歟

上孟九卷



焦氏四書講錄孟上卷之十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文公將之楚聞孟子在宋先過宋見之不以交鄰為急乃以

尊賢為先是亦天資之美性靈之發可與有言而可善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與文公言者想多然皆不及他事唯道人性之善且道

性善時又必稱堯舜以實之道性善重看稱堯舜只是證他

的話堯舜與人同是一樣性人人皆可為堯舜可見性之善

矣○人性只是箇天理聖賢與人講學千言萬語只是要明

此天理滅却人欲而已天理明時便不消講學蓋天理在人

性中譬之寶珠在水裏而水清的寶珠合下就見水濁的一

時雖不見澄得清了依舊也自明白性善堯舜之講孟子亦

只是要人澄濁求清得此至寶明此天理而已矣○問孔子

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不得聞而孟子何以語未嘗學問之

文公也曰性命之所以然者聖賢固不易言之而其大體之

已然者則人人不可以不知也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之分

而為善以去惡董子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

而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者此之謂矣○文公為世子時

孟子便以性善堯舜教他正晦庵子云聖躬雖未有闕失而

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治之策不

可以不蚤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而本源之地不可

以不加之意也有天下者知此奚容已於教太子哉

世子自楚反一節

此道字汎說道一而已者孟子因文公疑已之言高遠難行

要別求卑近易行之說故云道若有高遠難行者又別有卑

近易行者便是有二道便可有二說然道只一而已矣固無

高遠難行者亦無卑近易行者既無二道矣而可有二說乎

成脫謂齊景公曰一節

此引成脫顏子公明儀之說以明道一之旨吾何畏彼者以

其道之一有為亦若是者以其道之一周公師文王者亦以

其道之一使道有不一聖人又別是一道理則吾安得不畏彼

安得不若是也而周公亦是此吾人者矣○彼丈夫我丈夫

舜何人予何人又與我同以性善之同說然聖人雖是與

人同一樣的性同一樣的道吾人却亦不可恃此只恁地與

他比較須要有工夫在內若只管空空比較不去做工夫亦

何益也試看周公與顏子是何等工夫耶

今勝絕長補短一節

聖人之可為如此但恐文公安於卑近不能苦下工夫則亦

不可為也今勝二句只說勝有可為善國之基引書二句是

勉文公之為善若不勉強為善則如樂不瞑眩者厥疾不瘳

而聖人亦不可為矣焉可為善國乎問為善於已何以便可

為善國曰為善去惡者盡性之事盡已之性便盡人之性盡

物之性即天下亦可王矣况于為善國乎○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是傳說之藥良藥苦口利於病高宗服之已有成效



而壽考且寧中興五十九年矣蓋子又以此藥進文公而知其有善國之效者蓋以為善是存天理天理者我之天也果能吾心苦口講明此天奉若夫此天純亦不已夫此天我之天於此盡天之天亦於此佑高宗不足為而可為克為舜矣

### 滕定公薨一節

孟子與世子言於宋是言人性之善聖人之可師今也不幸至於大故既不敢徇世俗而行又不考古禮而行想孟子必有酌古準今而盡人之性合聖人之道者故使然友問之而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一節

然友之鄒問孟子是問古者諸侯之喪禮親喪固所自盡孟子不是勉世子是說人子自然之心蓋父母之喪悲哀痛疾

###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十

三

九

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宜乎世子於此不能自己而欲以禮行之也魯子嘗云父母之生固事之以禮至於死必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方可謂之孝是欲孝其親者非禮不可也然世子諸侯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亦嘗聞之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而服齊衰之服食飭粥之食是禮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貴賤通行之而無所隆殺自夏商以至于周三代共行之而無所損益吾之所聞者大畧如此此則世子之所宜行者矣○三年之喪這數句學禮者正好在此處理會蓋禮時為大程子云行禮者不可全泥古時之風氣不同則所處亦不得不與古異雖聖人有作亦須因時而損益之晦庵子云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

別有箇措置古禮零碎繁冗今豈可行只要理會禮之大本大原便是善學禮者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遜豆之事則有司存三者之道正是大本大原如今人理會的許多瑣細制度正是遜豆之事而君子不之貴矣孟子得傳於曾子故此處便引曾子以禮之說再不說到瑣細上去只說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數句便是禮之大本大原得了大本大原則其餘制度就此而酌乎世變人情以文之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義起矣此孟子之學所以雖若疎闊而實為精切不泥乎古而實不謬於古不惑於後者也學禮者須要以此為準不然而徒瑣細之理命是之謂有司矣大人舉禮樂而天地之為昭者如此

###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一節

禮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然友反命世子欲服三年之喪則父兄百官亦該服三年之喪了故不歎○喪祭從先祖是初立法之祖不是後來壞法之祖也父兄百官却將壞法之先祖認作立法之先祖是以有曾先君莫之行吾先君莫之行之說抑不知魯先君與吾先君者果周公伯禽之祖耶○吾有所受之是父兄百官辭志之意喪祭從先祖者以吾先祖喪祭之禮有所傳受之也故子孫宜從之而不可反

### 謂然友曰吾他日一節

世子此時却是一團不決之意頗有危機了孟子欲其自決斷故云不可他求又云是在世子○好駝馬試駝只見得未



嘗學問平日學問的人便深知方禮而足以取信于人惟其未嘗學問所以今日欲行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皆不信也自反自責而不敢以責父兄百官世子亦可謂賢矣○君薨至必偯是以已意集孔子之語百官聽於冢宰嗣君便得以無命而即位是即喪位先之者君之哭為之先也上有好而下必甚甚字不必泥只是同其所好耳是在世子者世子以位則君也君先好則下有甚矣以德則風也風一行則草必偯矣而豈在于父兄百官哉

然友反命一節

五月居廬未有命戚是知葬時盡禮也百官族人謂之曰知禮則近者無不足矣願已之戚哭泣之哀是葬時盡禮也四

焦氏四書講錄

卷上

五

光緒堂

方來觀之者悅其後古禮則遠者亦無不足矣○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此處最可見人性之善又公遵孟子之教而行喪禮是公之性善于此見矣遠近感文公之行禮而莫不悅服是人人之性善于此見矣信夫人性之無不善而堯舜之皆可為也彼自恭者亦何自恭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即位便問為國蓋得聞性善之論而有志為善國者性善是為國之本井田學校是為國之具天德王道在是矣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一節

天之立君主於為民君之為國亦主於為民故孟子告文公之為國首以民事為說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旨引詩是證

民事之不可緩民之為道一條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故蓋民之陷罪由無恒心無恒心由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恒產不可以不制也遂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也四條都是說制民恒產之事設為庠序一條又是說恒產之既制而恒心之不可復也總以重在民事上故自畢戰問井地至于末章只說井田之事而學校便該在其中矣○民事不可緩者君須以民事為急也詩云四句民自以其事為急也惟民之所急在此故君當以之為急由要有定分賦要有定法急急而務此事是之為不緩○此四句詩乃周公所以告成王者南軒子云周家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君子則重稼穡而室家則勤織紉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蓋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其後妃又不忘織紉之苦則必嚴恭朝夕而不敢忘矣則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矣驕肆何自而生乎此治之所以興也孟子告文公以此詩儆然周公哉民之為道也一節

焦氏四書講錄

卷上

六

光緒堂

賢君即仁人之在位者恭儉以德說禮下取民有制是其事○書曰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恭儉盛德也禮下是不狎侮君子以此得其盡心取民有制是不狎侮小人以此得盡其力○此處只宜說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者設官亦是為民故帶說之且禮下有定祿



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養民耳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恐為仁之害富重為仁句也他恐富之害仁重為富句為國者若罔民而不恭儉則足為富不仁矣○虎何人斯而亦不廢其言者聖賢心衷原未有箇愛惡因人之可愛便愛之因人之可惡便惡之愛而又知其惡惡而又知其美此心絕無係累也若恒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妄擊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亦惡此等皆是

夏后五十而貢一節

夏后氏殷人周人正是仁人正是不緩民事者故其制民之產與其取民之制皆為天下之中正○貢助徹其實皆什一

焦氏四書講錄

孟子卷之一

七

先務堂

者實對各看其名雖有五畝七畝十畝之殊其實皆什分而取一蓋十畝五畝為五十畝於十箇五畝中只取一箇五畝之入便是十分而取一十箇七畝為七十畝於十箇七畝中只取一箇七畝之入便是十分而取一十箇十畝為百畝於十箇十畝中只取一箇十畝之入亦是十分而取一○徹也藉也二句又解徹助之義者無他只見得殷周之法不過是從什一中必異其名色其實則皆是什一耳○問三代授田多寡不同如何曰陳氏徐氏之說好一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必至殷而寢廣周而大備一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問此虞井田之法以周禮考之有不盡合者何也曰周禮難盡一

孟子選的確且他於先王之制每每舉其大而不較其細師其意而不泥其文簡易疏通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也彼

迂生曲士牽制文義者何足以知此哉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一節

此引龍子之言見得三代之制雖皆是中正者然貢還不如助之善徹則即是助也○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是校量數歲之所入而酌其適中之數就立作常法如一畝田有一歲多收幾石者予是不多不少每歲限貢幾石歲或多收亦不增歲或少收亦不減多收不增無害少收不減便有害了然當禹之時歷年省耕省斂視其豐凶則賑其不足蠲其租稅不至有如此之害也戰國時此法無矣故云莫不善於貢○我

焦氏四書講錄

孟子卷之一

八

先務堂

高皇帝嘗命左右導太子徧歷農家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噫念及于此何嘗慈母之於嬰兒也

列聖相承永無橫斂民之街恩而樂貢者於萬斯年矣盛哉○天下事有可為常者有不可為常者校數歲以為常人皆知貢之不善今時有一法絕似貢人却未知其不善也彼賢才



之生常數如何限得今時貢舉之法限定名數某省常若干  
各某省常若干名是亦數歲以為常也多才之地多取之不為  
濫者乃拘于常數而一名不敢增是亦樂歲之寡取也天下  
以此不能無遺賢才少之地少取之不為刻者乃拘于常數  
而一名不敢闕是亦凶歲之取盈也朝廷以此不能得真賢  
常法之害一至於此人未有知其不善者也然常為之數不  
可不為之數亦不可必也大約為之數多者無過一二百名  
少者無過七八十名而又以至明至公者定數中之取舍則  
賢才何至於遺棄而不才亦何得以倖舉哉

夫世祿固行之矣

貢不如助之善是助法乃不可不行者况世祿滕已行之行

世祿而不行助法使無公田了既無公田則世祿只混取

民而無適中之制此行世祿者所以不可不行助法也不重

世祿之已行只見助法未行之意故遂引詩而以助法勉文

公也助法若行則公田以祿君子私田以養小民是為兩全

詩云雨我公田一節

雨我公田是周人之詩也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

至周時已許久而助法尚未之變則其法之善可知矣且以

文武為君周公為相凡可以立法者何不為也而助却仍殷

之舊則其法之善又可知矣夫雖周亦助而况于滕乎滕而

行助法也於時王則為侯度之謹於祖宗則為善繼之著而

况世祿之不混則利澤之及民者尤無窮矣文公亦何憚而

設為庠序學校一節

此以上說助法若行民有恒產而得所養便可興教化而復  
其恒心故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設為是要文公為之庠序  
校燕舉者隨他擇一箇立名一說周制是燕用三代之學亦  
有養老教民習射三代之學俱有但立名之義各以一事為  
重要之此三事亦都不重總只重在皆所以明人倫也若把  
此三事重看則明倫又說不去了庠序學校以明人倫于鄉李  
以明人倫于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恒心於是乎不  
失而罪罔于是乎不陷矣○今天下何處不是李校李校何

高皇帝有曰以李為本以操持為孝孝者其其所至善操者操

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貞誠至善即是人倫操之時之即所

以明倫也讀書作文特其中一事耳奈何士人者反以讀書

作文為本領而明倫之孝絕口不談微幸科第者文字而已

矣約完官責者傳書而已矣操持以為孝明倫以為治致天

下於三代之隆而不負朝廷之教養者幾人也嗟嗟朝廷不

負李校李校負朝廷李校不負人才人才負學校難矣哉

有王者起二節

養民以助法教民以人倫民事一一不可緩便盡了為國之

道後有王者必法其所以養法其所以教是為王者師矣

予力行之行之而力便有振起舊邦的力量人事之盡者既

知文王天命之新者亦必如文王而可新子之國矣

看來此二條是一說為師於後世是一說新命於當時總是



行仁政之效也。據孟子以上條條米必能興王業，但可為王者師。然下條云：新子之國，則又是能與王業矣。豈有一時之間，自為矛盾之說者乎？

使畢戰問井地一節

仁政即是助法。經界不正，至可慮而矣。是然明仁政，必自經界始之意。正其經界者，公便是。私便是私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燕併。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是為分田。天勝壤地，篇小一節。

滕國雖小，亦有為君子者。有為野人者。無君子，無野人，二句不重相湏，意以見君子小人皆是不可無的。君子不可無，是以要制祿野人不可無，是以要分田。○當時上之自養者，

焦氏四書講錄

孟上卷之一

一

光緒堂

多太過，而所以養下者多不及，故以分田制祿告他。雖是所平之辭，意却重在分田。所謂世祿，則因行之而助法不行。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請字費下三條前，只要文公行助法，不曾及貢法。此處却兼貢助請行者，蓋孟子之意，是以助法為主，不能行助法，然後行貢。且國中之地，少野外之地，多是貢法之行，亦必助法之行，則多也。○野外平原曠野，可盡井田，故以中為公，以外為私。而行助法，國中包有山林，在內難盡井田，故不分公私，只截長補短，約田百畝，便授一夫，使之自賦而行貢法。○九一以區數說，九區之中，把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什一以分數說，十分之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一區

養君子是君卿大夫士之祿。一分賦君子，則不是祿食，而又為國家各項之費用矣。○此分田制祿之常法，周之徹正是如此。助行於野外，貢行於國中，周監於二代，故兼用二代之法也。而土俗人情，無不宜君子野人皆得所養善哉。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此常法之外，又有一法，厚君子野人，雖在常法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圭田餘田乃公田，私田空下未有所屬者，圭田是井田所空百畝的，公田兩下平分之，為五十畝，餘田或是井田所空百畝的，私田或是國中所空百畝的，田四下分散之，為二十五畝。○卿以下必有圭田，不是因他祿薄而與之，蓋卿以上公侯伯子男祿厚者，亦有稍田奉祭也。祭貴於潔，故以祭田為圭田。然不論卿大夫士而祭，以五十畝者，此田是分外加厚的田。先王之特恩也。民年六十，以百畝傳之長子，次子便是餘夫，餘夫年十六，力堪負農了，若不授之田，恐他日就于游惰。然田止二十五畝者，只是他的自食，又不使之過多而生。修也。

焦氏四書講錄

孟上卷之十

十一

光緒堂

死徙無鄉一節

此說助法有以善百姓之俗，亦是見得當行之意。○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想見此氣象。其簡是處，常處變生者，死者情義藹然，而浹洽更有甚麼相妬忌相殘害相爭訟之事。三代太平的世界，此亦可見矣。○聖賢文字多是信口說出來，此處若將句法來泥着，便當云：鄉田同



井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聖賢却不拘此而理亦自不失也秋官大司馬其此之謂乎方里而井一節

此說助法有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亦是其得當行之意○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雖是說井田之制然此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助裏而事此處不是為形體詳也重在公事畢然後政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于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助法之善一至此乎○方里而井是就一里說百里千里也如此井九百畝是就一井說千井萬井也如此同養公田者八家於公田耕便同耕收便同收也耕畢了公田然後及私田之耕收畢了公田然後及私田之收先公而後私野人之不同乎君子者於此別矣別野人之意最重後來許行正為此故有並耕之說晦庵子云許行欲壞別君子野人之法者是矣而此處却重詳井田之形體亦未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字總告畢戰之語而云也井田之法孟子不道其詳而只云其略者蓋當時諸侯雖皆去其籍然錢綿斷簡亦自有可考者文公豈不能考他却使畢戰來問正要得箇行法的宏綱大略也若只瑣瑣把詳悉與他說便是箇死套子他又何消來問說了又如何盡行得故只以大畧告他使之不胥胥於套子而直領略先王之意也大略二字好潤澤二字尤好

潤者柔而不硬澤者滑而不澁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只要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與先王之意不相悖便是表○在君與子是重為望之詞他人無可望者唯君與子特有此志正是千載一時切不要虛過了湏是復見三代之盛可也司徒猥鄙于七雄之間而已耶○此以上說分田制祿之事分田是為民制祿亦是為民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兼併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都只是為民耳故曰民事不可緩也而學校之教該在其中矣為國之道何以加此哉○看來井田之法今亦難行須別有箇處置愚前已有說矣程子云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行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其此之謂道也○意思要以仁為主告文公有仁人在位之說告畢戰有仁政自經界始之說仁字便是箇正法眼藏蓋緣在性善處認得箇天地萬物一體之妙所以作用處最廣大最精微而有如此之仁政也天德王道此其一以貫之善有天下者當心此有為神農之言者一節

孟子井田之法君子野人之別此帝王治天下的大道理天紀綱雖是別箇君子野人而心實天地萬物一體無君子野人之別者許行泥其迹不知其心故有神農並耕之言○為神農之言者一為字便見是許行自為之者神農始為耒耜故以之為宗而且以其世遠人亡真偽無從考也○神農亦



舜有言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大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及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共生生各食其力親耕親績者本謂人君之夫婦不謂人君之並耕也許行著書二節獨以為神農並耕之言盡蛇添足妄矣○許行之徒有數十人他一人倡之數十人和之是要與孟子爭勝負也衣褐是其所衣者捆屨織席以為食是其所食者這都是並耕的意思他意以為人必自食其力故先自為如此要文公以此施之為國也不亦左乎

### 陳良之徒陳相一節

陳良之徒陳相說起陳良見得陳相本賢者之徒不似那數十人之徒也良未耜而之滕是欲以此就於井田願為聖人

氓庶得被聖人之仁政也陳相實是為仁政而歸不比許行為壞法而來者奈見識不足執守不定一見許行便棄却

###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一節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想是許行使他來見滕君七句是許行之言賢君句不重耒聞道者耒聞神農之道也並耕而食糗餼而治正許行所云神農之道而賢君之所為者矣○並耕而自食糗餼而治民田不必井倉廩府庫不必設使不厲民子滕今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自養矣此其刺者雖滕君而所以刺者孟子也見孟子而道其說意於其間乎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一節  
孟子要折許行並耕之說故先從他身之不容並為者問陳

相見得許子以匹夫之身且不能並有所為也况人君一身萬幾之所萃者又安能以並為耕乎○此處作四段看食是一段衣是一段冠是一段釜甌鐵是一段○許子衣褐褐不是許子自織而恐其害於耕據此亦可折了又把許子冠乎為問冠不是許以鐵耕乎為問蓋欲多其邪道之詞使他詞窮到底更無可辯處然後易於折服開悟耳

### 以粟易械器者一節

此處厲字是因厲民厲字說來許子說滕君厲民自養以今觀之君民之相易猶農夫陶冶之相易也農夫以粟易械器不為厲民陶冶亦以械器易粟不為厲農者知農夫陶冶之相易者不為相厲則知君之不並耕者亦未為厲民自養矣○許子何不四句不是真箇是要他為陶冶只為要得陳相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語故以此難他許子何不自為陶冶凡百器用止皆自取於家中而用之何等方便何等安逸也何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而不憚煩之若此耶○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者許子以耕為事則百工之事不可以耕而並為之也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此句便折盡矣

###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一節

然則六句是說上下難相兼見其不能並耕故曰五句是說上下實相濟見其不必並耕以勢則不能以理則不必不度理不審勢者並耕之說也○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



之事事體自是如此大人之事即治天下之事也養以井田教以人倫是矣小人之事即耕者之事也野而助國中而賦是矣○且一人之身三句即百工不可耕且為之意再說及者因其明而通其蔽也一人之身耕用耒耜食用釜甑衣用織布凡百工之所為者皆備于一身之所用如必自為而後用之不以有無而相通不以彼此而相濟則一身之所為者有限百工之合用者無窮天下之人將營營終日以為百工之事而奔走道路無時休息矣非率天下而略○或勞心句所謂大人之事也或勞力句所謂小人之事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一句重治人上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為之治也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一句重食人

焦氏四書精義

卷上

卷上

卷上

當堯之時一節

此以下五條孟子又引堯舜來說蓋堯舜是治道之極者即神農之所以為道也堯舜不並耕神農亦決不並耕矣○許行是把神農做箇並耕的證佐孟子是把堯舜做箇不並耕的證佐神農還茫昧而難信堯舜却歷歷而可考矣陳相不信孟子也亦將不信堯舜乎○禹益稷契之事都出於堯舜堯舉舜舜舉禹稷契也故後總之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

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草木暢茂至交於中國俱因洪水氾濫而然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便暢茂禽獸得草木便繁殖草木禽獸是妨害五谷者故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人類稀而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矣○舜使益掌火三句重治水上草木暢茂道路既梗塞而不通禽獸又巢穴於中而不我避治水之功未可遽施也故欲使禹治水先使益掌火益烈其火於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遂皆逃匿遠去而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矣○禹之治水多與益共謀凡山川脉理禽獸昆虫殊方異域皆使益記之為山海經故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大費者益之名也舜亦曰咨爾費贊禹功是矣○西北之水九河濟深為太疏之淪之而注於海則西北諸水之治可知矣東南之水汝漢淮泗為太決之排之而注於江則東南諸水之治可知矣○按水道當是疏九河淪濟深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此亦不要緊不合也○禹八年二句重在三過其門而不入過門不入只見得急於治水為國忘家之甚雖欲耕得乎就承此二句說或疑禹不得耕了堯舜欲耕得乎亦似有欠詞者殊不知聖賢文字多取意足不於詞上屑屑而實足以互見也抑亦多取其切者以該其餘耳八年而過門不入於其不得耕之意尤切如下勞來至振德於不暇耕之意亦切也故但以不得耕屬禹不暇耕屬堯而其他都可意會矣豈可以詞害志哉

焦氏四書精義

卷上

卷上

卷上



后稷教民稼穡一節

此處養與教並重水土既平便養之以稼穡民人既育又教之以人倫聖人真是無一日不為民無一事不為民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如何即近於禽獸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性也不必恃道之其然後近於禽獸只一箇不知性中有此五倫便與禽獸之蠢然無知者同了夫人本萬物之靈而乃至同於禽獸且或虎狼蜂蟻雖為鴻鴈倉庚之屬倫理猶依然焉而人則甚至有不若此者聖人有憂之誠如所憂也故當知學校之設始于聖人之憂而又當知聖人之憂始於人之近乎禽獸聖人為入憂而人之近於禽獸者反不自以為憂觀聖人之學校者能無愧歟○五倫是性中自有的親義序別信都着箇有字謂是自有之道也教以人倫特從氣拘物蔽中為之一開明不是取之於外以益其所本無也若云某處教以某件某處教以某件恰似不曾有的都從教上取得一服差矣○放勳五句諄諄懇懇是唯恐人入於禽獸之意也勤於蓋倫者勞之方來盡倫者來之邪而不盡倫者匡之枉而不盡倫者直之柔而不能立者輔之鈍而不能行者翼之凡此皆使之自得其人倫也然猶恐其久而失之也又從而提撕警覺以振德之務使其倫理之常舍而不至于禽獸之近焉斯已矣○聖人之憂民如此正是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以止至善為極之道也一人未善便以為吾治之未足吾治未足便以為吾性之未盡是在治天下

的大康看得破並耕之說稼穡之學耳孔子曾鄴之曰小人矣而可以為大學之道而可以為天下之治哉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一節

此以上說堯舜憂民之事見其不暇於並耕至此則說堯舜所憂之大見其不必於並耕要之憂不得人即舉舜使益使禹使稷契內已都是了但尚未露重得人意此纔露出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自後人看前人云耳堯之時唯舜可以治天下故堯以不得此樣人為憂舜之時唯禹皋陶可以治天下故舜以不得此樣人為憂其實堯舜未得人時不知有舜禹皋陶也若既知有此人了又何憂不得乎○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每處着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己身體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已不相屬何憂之有惟孟子有憂以此知得堯舜之憂○已字更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已不得舜禹皋陶是為天下憂也而却以為已憂以天下為已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農夫只以百畝為已百畝之不易便以為已憂堯舜為已者太農夫為已者小並耕之說為已者百畝乎天下乎農夫而不堯舜許也行家已也分人以財謂之惠一節

此承上說堯舜之得人為憂民之大者蓋以得人有濟天下之仁故也○分人教人二句輕只重為天下得人句分人以



財者謂之惠惠亦是好的教人以善者謂之忠忠亦是好的但能及於我分我教之人而不能及於我未分未教之天下為天下得人者財却得人以分而分之者廉即是我之所分吾却得人以教而教之者廣即是我之所教天地萬物到此都為一體了不謂仁而何耶○仁不在得人在於得人而行之也此皆輔我所不及然我所不足凡我性分所當為者盡從得人處為之天理無一處不周人心事無一毫不獲盡此之謂盡性之極功堯舜所以為如天之仁協帝之仁者此矣○以天下與人句輕不直說為天下得人難而又說箇以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取容其難耳夫天下大難也以天下與人大事也而以為天、人者較之猶謂之易可見為天下得人者難矣難字亦仁字上見得其恩廣太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做為、人者難具是大哉君哉者矣亦何用與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一節

堯以則天為治舜不以天下為樂此其心一日而治天下使一日而心天下也豈無所用心乎惟用心於大者而欲得人以仁天下亦不用心於耕耳我不必于耕而民自無不耕我不必與民並而民亦不我病此所以為堯舜也此之為大人之事也此之為勞心以治人而食於人者之通義也堯舜如此神農可知矣神農堯舜之不並耕者既巍巍蕩蕩而民不以為厲則勝君之不並耕者亦豈是厲民自養而不得為吾聞用夏變夷者一節

此以上已折盡許行並耕之說至此則罪陳相之倍師而學詐行也吾聞二句空說陳良楚產六句正見其用夏變夷子之兄弟三句正見其變於夷陳良學周孔之道於中國是亦周孔之徒矣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是與之一樣未有能勝過者然則陳良固豪傑之士也陳相之兄弟得豪傑而為師宜乎事之終身矣而可逐倍之耶○北方是中國之北楚是中國之南蓋楚自高辛時重黎為火正堯舜時禹貢為荊州至鬻熊為文王武王之師成王因封熊繹於此非中國而何也江沱漢廣之間洋洋乎二南之風周公孔子之道正在此矣孟子却夷之者以楚在春秋戰國時風俗胥而為夷非真夷狄之類也且此處亦為要夷詐行故耳若平時論中國事則齊楚之稱每每以之並大也敢以楚為夷乎後此之楚則尤不可以當時例者我

肅皇帝龍飛於此而

聖聖相傳文武成康之治復矣濂溪子圖書於此而豪傑繩繩周公孔子之道昌矣楚尤中國之翹楚也哉

昔者孔子沒三年一節

此條引孔門尊師於死後之事見得師死而遂倍之者不可也門人治任是一段是門人之不忍忘師子貢及築室是一段是子貢之不忍忘師又有甚也他日以有若似聖人是一段是曾子之不忍忘師尤有甚也歸重曾子一段○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而欲事之亦無他意只是要儼然聖



人之在自稍慰痛慕之情而已矣○江漢秋陽三句曾子是  
詭聖人之心體心體即是道德道德即是心體心與道原非  
二也將夏尊有若是在言行氣象上說曾子是直心體說  
了意以汝輩要尊有若徒以言行氣象觀聖人而不以心  
觀聖人也觀聖人之心當自別矣其心何如江漢以濯之絕  
無一毫點污也秋陽以暴之絕無一毫障翳也心體之潔白  
明畫而鶴鶴乎不可尚也如此言行氣象可得而盡之乎○  
不曰海而曰江漢者江漢湯湯赤水之大也不曰夏日而曰  
秋陽者秋氣肅殺暴之尤乾也有若亦不可說壞渾渾融些  
說他雖不足以比聖人而問諸子都推尊他則其人品亦  
可知矣諸子畢竟不曉曾子立有若為師他日問有若以夫

今也南蠻鴟舌之人一節

許行並耕而治之道不是先王之所行者故云非先王之道  
獨云異於曾子而不及子貢諸人者是從不倍師裏尤得其  
道者說也○曾子於聖人只是箇信得深故雖衆人強之而  
不可奪伊川子云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其自涪陵歸  
見門人都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噫深信之難得  
如此古今止一陳相之異於曾子哉

吾聞出於幽谷一節

此處以正意說陳良之學猶喬木許行之學猶幽谷陳相倍  
良而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魯頌曰戎狄是膺一節  
許行是戎狄荆舒之流子是之學猶云子如是之學也不善  
變者變於夷也是亦周公之所斥者矣

從許子之道一節

陳相因孟子折盡許行並耕之說更無可辨處乃又以市價  
不貳說終是說許行之學術好迷矣○許行市價不貳之道  
亦是托神農而為之者以神農始為市井故也○古尺短五  
尺童子是幼而可欺者且美之或欺則人人之不欺可知矣

焦氏四書講錄 孟上卷之十

四十四

○長短以丈尺說輕重以權衡說多寡以斗斛說大小以形  
體說長短同則價相若者長與長同價短與短同價非不論  
長短而其價懸相同也輕重多寡大小之價倣此○許行只  
論物的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而不論物的精粗美惡殊  
不知物有精粗美惡之不同鬻物者若不論此而精與粗同  
價美與惡同價人決不肯為精美而競為濫惡以相欺矣此  
勢之必然者而望莫之或欺也不亦左乎

曰夫物之不齊一節

夫物之不齊五句說物理之不齊于比而同之七句說許行  
強齊之為害物即是穀帛之類氣化有參差人力有工拙精  
粗美惡不齊者物之實理也倍徙十伯千萬是精粗美惡相



去之倍數不是價的多少巨發小發又是借發大小同之說以為精粗美惡之喻物之精粗美惡同價人便不肯為精美矣猶發之大小同價人肯為大發哉○相率而為偽正反國中無偽之說許子之道要除偽而適以長偽要無事而適以多事耳惡能治國家○君民有上下之等而却使之同耕物類有美惡之等而却使之同價亂天下之通義率天下之為偽者都是許行也孟子一一折服于他○讀此章者可以養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可以盡帝王明體適用之學堯舜憂虞是根本之大者此心一體之仁也得人行政是事業之大者此心作用之妙也盡性參贊之神化備於此矣讀者留心哉墨者夷之一節

夷子學於墨氏今乃求見孟子者韓退之云浮屠氏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而謂吾而來請也是必有不安於墨之意故孟子亦顧其見

他日又求見孟子一節

吾今則可以見者病愈而可見也實在取夷子之意誠○不直則道不見此直字猶云直說一般不直說則道之是非和正不得明白道字是混說的儒是道墨亦是道吾聞以下正是直之也墨氏之學以薄為道不獨治喪為然此只云治喪者蓋為夷子厚葬其親說也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使人皆從薄豈以薄為非是而不貴必以為是而貴之也既以薄為貴必以厚為賤而夷子之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夫

人皆可薄而親獨不可薄所學者墨而所行者又不墨此其故何耶○厚葬其親正是夷子良心之發動有不安於薄者不是真箇以所賤事親孟子特以此難他使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大抵教人之法當有因明通微最好厚葬其親是昏蔽中一點明處以此結他因其明而通其蔽而本心遂得矣徐子以告夷子一節

儒者之道至施由親始是一氣說話晦庵子以儒者之道三句為援儒入墨以愛無差等二句為推墨附儒却太分斷了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夷子自解書若保赤子而見已厚葬其親之意也此言何謂不是問詞則以為三字正與何謂也應儒者之道保他人若保己之赤子者此果何謂乎之則

以為是愛無差等之謂也保赤子此愛而保他人亦此愛非愛無差等而何但謂之若保赤子則保赤子選在先而保他人亦若此是愛之施由親者始也既由親始此吾所以厚葬其親耳而豈以賤事親之謂乎○夫夷子五句蓋云夷子以若保赤子為愛無差等者豈以儒者之道為親其兄之子若親其鄰之赤子而無所分別乎殊不知彼自有取義也彼書以小民無知而犯法罪不在小民是君上不教之罪若赤子匍匐而入非罪不在赤子是父母不謹之罪故為君上者保民之無知若赤子之無知可也書之取義如此豈謂愛民與愛己子全無差等耶○此以上五句就書說見得愛無差等者逆者不經之事也且天之三句又把天說見得愛無差等者逆



天之事也。天生物而使之一本一本者，人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也。夷子視其親無異路人，但知施之之序，略自親始而不分外加厚，則親是一本，非二本。而何慎其本之二故其愛無差等也。豈是天生物之常理耶。○本者根也。草木有根有枝，葉親是根，子是枝，葉枝枝葉葉都從一箇根上生來，元無二本。的草木二本之人，真草木之不如者矣。

蓋上世有葬其親者一節

夫此也，非為人訛，非為見他人之親而有訛也。乃見己之親由中心達於面目，其訛自不能已耳。若是他人之親，則一見之間，雖亦有不忍之心，而痛切之情，或不至如此之甚也。孝子仁人，汎說不就，指藥裡掩親之人，亦必有道者，必有加厚之道，而不至于免狐狸蠅蚋之害矣。○觀見親之有訛者，而可以明一本之理，觀掩親之誠是者，而可以斷厚葬之是彼夷子之厚葬其親，正是其本心之明，而有合於仁人孝子之道也。自有其明而因為其學之蔽，自有乎仁孝而不能擴充之以盡仁，不亦可惜耶。○此處全是獎勵夷子長其善以救其失教之者，不拂而人亦不覺信之深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聖賢為人之意，雖切而處已之道亦嚴。以上許多話，只憑徐子說來說去，而始終不與夷子相見者，蓋不輕接其人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必有箇本發出來，非漫焉而然施者，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故儒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次第。墨氏似是非而非，只為少了格物一段工夫，雖近於博愛之仁，而仁過其中，反有所礙矣。中庸其至矣乎。○許行並耕之說，以君而下同於庶民，夷之兼愛之說，以親而汎同于路人，一則是無君，一則是無親。孟子所以闢之者，皆為綱常計耳。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一節

陳代要孟子見諸侯，獨不思見諸侯是為何事。須知聖賢用世，源頭只在直人。故孟子以枉已未有能直人者，斷盡此章，是直以不見諸侯本意說出來，使陳代自去理會也。○天下事有義理有利害，主於義理者自無得利害，主於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先此章之說，都以義理為主。至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則所計於利害亦盡矣。○宜若小然晦庵子以小事為小節，愚意不見諸侯正節之大者。陳代豈不知而小之，蓋以見諸侯為若怕耳。然所屈者小，所伸者却大，小字即枉尺之意，今一見之三句，即直尋之謂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一節

志士勇士二句，是孔子取齊人之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其死，故也。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忘天命之王，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齊人



之心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之心人紀之所由立也  
宜孔子之取之矣○虞人尚其所報但非其報亦不待况士  
無諸侯之招而自往何哉不待其招而自往是為無志是為  
無勇而不及虞人遠矣寧非孔子之所棄者耶

且夫枉尺而直尋一節

枉尺而直尋所屈者少而所伸者多是以利言也如以利為言  
只愛計利而不計義之可否則雖枉尋直尺之利所屈者多  
而所伸者少亦將為之矣此豈可為者與○枉尺而直尋已不  
成箇士枉尋直尺絕不成箇人了計利之害一至于此甚哉  
利之不可言也○此處以利言也猶似說枉尺者有直尋之  
利至枉尺未有能直人處則說枉尺者必無直尋之理矣利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一節

王良直尋豈特士君子不為雖曲藝者亦不為也○凡田獵  
是前面驅禽來御者且馳車前去使射者射之然禽獸之前  
來不皆正或在車左或在車右此在射者矚左右迎射之耳  
變奚不善射但是當頭來者能中或左或右皆不能射故終  
日不獲一說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乃舍御之正法驅車  
左右以迎之便一朝而獲十也不失二句重射一邊不失其  
馳王良有之舍矢如破奚則不能矣○士君子要看得破出  
處利鈍天也而所重者在我若枉其在我者以徇人便是以  
己之人品去換功名矣况其所換者又非功名哉

者且蓋與射者此一節

御之人本不可以義理責之然且蓋為說過而不與射者比  
况君子是何等人也苟不守義而枉道以從諸侯則是比於  
人而不及御者又遠矣不亦可羞之甚耶○禽獸若丘陵此  
意亦可玩味大則以王卜則以羈禽獸丘陵耳又焉用之且  
子二句另是一意枉尺未有能直人者大不可以王卜不可  
以羈終歸於枉而已矣何者正人必先正己已先枉了便是  
無道之人縱要以道正人人皆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能直人乎○問孔子辨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可  
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然則屈節以求伸與不可者而孟子  
於此乃不學孔子也曰志大而不犯於義受屈而不毀其節  
孔子則可孟子則不可以吾之不可而乃學孔子之可學孔  
子者未有似孟子者也善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一節

儀衍一怒時便使諸侯相攻而天下懼安居時便使諸侯戢  
兵而天下熄威靈氣燄如此景春以此謂之大丈夫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一節

丈夫之冠二句不重只重女子之嫁一娶以順為正二句不  
是禮所云也○儀衍之威靈氣燄如此孟子謂之妾婦者蓋  
二子因諸侯有貪利之心則阿順之而說以攻伐因諸侯有  
厭兵之心則阿順之而說以息爭喻處子云阿諛苟容竊取  
權勢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而有此氣燄也故謂  
之妾婦之道○天地生我為丈夫須要成箇丈夫的模樣以



大夫為妻婦便不成箇模樣。丈夫且不可為再不消說大  
丈夫矣。○人以為大者却以為小。人以為榮者却以為辱。孟  
子亦不是詆毀人富貴也。蓋人有富貴我却有至富至貴人  
之富貴得之於不義而我之至富至貴却都是義理以此看  
彼孰小孰大孰榮孰辱以之為妾婦猶是從輕論也。若從重  
論還當以為大哉。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

廣居正位大道總是一理。居之立之行亦不是三項工夫。  
特自其廣焉者謂之仁而居仁者是為居廣。居自其正焉者  
謂之禮而立禮者是謂立正。位自其大焉者謂之義而行義  
者是為行大道。○居廣居是居之大立正位是立之太行大  
道是行之太天下字亦不是閒字。正見仁義禮之大。○得  
志與民由之是由此仁義禮也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行此仁  
義禮也。富貴不能淫是不淫此仁義禮也。貧賤不能移是不  
移此仁義禮也。威武不能屈是不屈此仁義禮也。都從仁義  
禮來。○得志不得志富貴貧賤威武人生一世遭際盡此而  
已。却以憑箇仁義禮便如此烈烈轟轟做箇英雄漢。俟他千  
條萬緒震撼擊撞都不柰我何。此是與天地同體與日月同  
明與風雷同運與海岳同流時大觀在萬物之表而靈光徧  
宇宙之內矣。此等大丈夫能有幾人耶。○大丈夫時常用兵  
便與天下而共怒亦是仁義禮之怒也。不是順君之意以為  
怒而諸侯自無不懼。是時當戡。○使與天下而共安亦是仁

義禮之安也。不是順君之意以為安而天下自無不悅。彼  
儀衍之安居一祭得之於順從而下同乎妾婦同乎犬豕者  
何足以語此哉。

周宵問曰古之君子仕乎一節

周宵本意是為孟子而發。直到君子之難仕處纔說出來。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正見古則弔  
三月無君則弔二節。

此節以諸侯明士之失位重在士上。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乃稟括禮祭義王制  
之詞。不是禮之全文。諸侯有國。粢盛有籍。田世婦而能奉祭  
若夫國家則無籍田之耕而犧牲粢盛無從出。無世婦之蚕  
而衣服無從備。便不敢以祭。觀諸侯則知士矣。士有傳絕有  
公田而能奉祭若失位則無公田之心而牲殺器皿衣服皆  
無從備。亦便不敢以祭。不敢以祭者恐其褻視考而反為不  
敬也。不敢以宴二句承士一邊說。士不得祭而無以遂其報  
本之心。便戚戚然不自安。故可弔而慰安之弔是弔其不得  
祭不是弔其不得君也。祭禮最重四時有四祭而失位三月  
便廢一祭矣。如之何不弔哉。

出疆必載質二節

此節以農夫明士之載質亦重在士上。農夫出疆不舍其耒  
耜負耒耜而見人人便知其為農而與之以耕。士君子出疆  
亦不舍其質載質而見君君便知其為士而與之以位。相見



之禮是如此今人以文藝見君大夫亦非誠實之意但不可  
自早以求其必得耳稍有自早處便是輕視而無所畏可  
曰晉國亦仕國也一節

君子之難仕暗指孟子此總是周官終以不意故孟子云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為可惡君  
子是以難仕也○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是丈夫的父願為  
丈夫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室是女子的父願為女子  
有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父母願男女之有室家又惡  
不由其道猶父母願男女不由婚姻之禮二句亦不平重在  
惡不由其道上三句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是未嘗不欲仕  
也然無君則弔弔者以弔而弔也出疆載質者由其道而載  
也此四書時錄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一節

彭更之意是為孟子而發但不可明說出車從傳食不三平  
重在傳食上○道字就此處看如理當食而食是道也非其  
道一段輕如其道一段重非其道雖一簞之食且不可受况  
大於簞食者乎如其道雖萬方之玉食且不為泰况傳食形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節

彭更以舜有大功於天下宜受天下之養而不為泰今之士  
無舜之功而傳食於諸侯非道之宜也是以疑其泰○子不  
通功四句輕只見通功易事勢所必至如男耕女織各有  
其事通而易之以男之粟而補女之無粟以女之布而補男  
之無布是也若不損易則農有餘粟積之無用而且不得如  
之布女有餘布積之無用而且不得農之粟多者無所用缺  
者亦無所取是以男耕女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而實  
民生之所由濟也○立人之道莫大於仁義孝弟是仁義  
之實也故先從此處說起先王之道亦不外仁義但須寬著  
說不必拘定是孝弟守字有保守之意亦不止於遵守當時  
楊墨橫流學者鮮不惑而趨之故守字對然有闢邪衛正工  
夫守不足以及盡之也待字是等待之意所謂以俟聖人而  
不惑也守之而不改漫視待之而不敢浪傳一則有功於先  
王一則有功於後學聖之絕學以繼萬世之太平以闢王  
之事如此其大也使處堯之時則雖受堯之天下亦無不可  
者而傳食何足為泰耶○不得食於子不是真不得食於彭  
更蓋自更而論士其不得食者也夫有功於一藝者且食之  
而有功於吾道者却不欲食之是此處與而論為仁義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一節

士無事而食不可彭更已於食功了及孟子說到有功處  
却又逃之於食志正是逆調子何以君子之志為哉君子之  
志斷不求食者但有功於子理當食便食之也且子食志乎



食功乎是汎詰其平日之食人食志之說通謂知其所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一節

毀瓦畫墁之人不惟無以成瓦而瓦反為之毀裂不惟無以  
成墁而墁反為之畫壞是無功而有害者也則子食之乎假  
饒彭更說此人志在求食吾亦哀其志而食之不知又以何  
詞復他曰無功而有害者亦食之天下決無此不情之人彭  
更亦自說不去○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說食功則士  
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者雖食報於天下後世亦可也而得食  
之報可以之為泰哉○毀瓦畫墁今之食於人者大半是也  
夫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養犬以防盜不  
可以無盜而養不吠之犬不吠不捕雖無功而亦無害者已

不可養者貓與鼠同類方與盜類尾則其害也大矣而可養  
養乎今之官已大冗矣而且索錢於吾民今之兵已太冗矣  
而且倒戈於寇賊則其害也亦大矣是皆迎盜之太乳鼠之  
猶毀瓦畫墁之人也養之者不以為泰而反以之為功焉經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一節

萬章見宋王偃伐薛滅滕敗齊楚觀之其遽以為能行王者  
伐罪弔民之政不知宋是要霸天下非其能行王政也○萬  
章云則如之何不是為宋畫策而問蓋亦舉我愛為仁陷  
之意宋將行王政乃不能致齊楚之服而反來齊楚之伐以  
此觀之王政之行亦似未有能濟者矣

孟子曰湯居亳與宋為鄰三節

此說湯征伐之事湯事苟不重只以起葛伯之殺童子見得  
有可征之罪也湯為匹夫匹婦復讎○全為民之意為民便  
是王政○問湯之征伐本是為桀無道不只为葛伯殺童子  
若只以葛說則一葛伯何關天下之國君一童子何關天下  
之民命而湯獨為此舉兵四海之內亦何為便知其非富天  
下乎曰葛伯是以一而例餘也為其殺是童子下要補天下  
意天下之君如葛伯之無道者多矣天下之民如童子之見  
殺者亦多矣湯一征葛遂有平天下之漸故四海之內皆知  
其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而已矣匹夫匹婦天下之  
民皆是也只一童子之父母是夫婦耶○湯之伐人也未至  
而人有奚為後我之望既至而人有後來無罰之悅何惡于

合亦何畏於人也此是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者之明驗  
有攸不為臣二節

此說武王征伐之事君子小人上是別國之人下是武王之  
人也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全是為民之意為民便是王政  
○太誓之引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取  
其殘而已矣已矣字不可忽取其殘民者誅之便止矣此外  
那復有為虐之事耶○武王之伐人也迎之而有紹我周王  
之休頌之而有于湯有光之業何惡於人亦何畏於人也此  
又是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者之明驗

不行王政云爾一節

此說宋惟不行王政假仁義以行功利之私故齊楚惡而伐



之奇其心實意是伐與而而行王政則四海皆欲以之為君天下更無與為敵者矣齊楚雖大何足為焉○天下即湯武之天下天下人之心即湯武之心矣行王政有不以歸湯武者歸宋乎此心此理斷可以自信也此可見萬古一理萬古一心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信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一章

戴不勝只薦一薛居州孟子憂其無以成正君之功故從而廣之有楚大夫一段是設喻以啟其明也正意在子謂薛居州一段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若薛居州之善是崇齊語者引而置之於戴不勝之間數年也王雖欲為不善誰助之而為不善乎是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

孟子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四

非薛居州之善是學齊語者一齊人傳之而衆楚人咻之也王雖欲為不善誰助之而與為善乎是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不勝謂居州曰陳善閉邪唯善者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乎居州曰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子其素之何也信如孟子知宋王何之料矣○君之為善在君子衆多處得力此是常理不勝肯廣開薦賢之路宋國豈止一居州宋若無人了○天下亦豈無居州耶君子之出處有時不似小人之奔競無時所

以要當路者薦他德得出來既出而在王所矣然君子之禮貌莊而難親不似小人之側媚易使人愛君子之議論苦而難入不似小人之狡獪易使人從要為君者敬信他德得成

正君之功不然雖在王所亦無益也况又難保其王所之常在否○此篇記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說宋不行王政後章說宋不能什一去閉市之征可見宋實不能行王政了此章說宋小人衆而君子獨衆之所以不行王政者故而此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古者不為臣不見正是不見諸侯之意雖然不為臣不見若是君來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也但自存其節不至汚賤而可恥必俟其禮之至而後見焉此上下相承之意不可泥晦庵子註分不相關段于木踰垣而辟之一節

孟子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五

光緒堂

此節不是取段于木泄柳是皆已甚是執禮義太嚴也蓋義無定在惟其時而已若未為臣者雖無可見之義然君既求見之切則又有可見之時見之亦是義矣何必踰牆而閉門陽貨欲見孔子一節

此節重陽貨欲見不見二句見孔子之不為已甚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禮是往來之禮不是禮物也晦庵子云畏人以已為無禮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似認蒸豚為禮了若以蒸豚為禮則陽貨是有禮矣孔子無物以答之可謂之非禮乎○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問往來之禮是如此關亡而往拜禮中有遠惡之義然此處亦只重在見上不重在關亡陽貨未加禮而見之則為魯子子路所譏之不及美陽貨已加禮而不見則為段于木泄柳



所為之太過者陽貨先豈得不見聖人果禮義之中正哉

曾子曰曾肩諂笑一節

此節重言子路所譏之人不重言子路之所養也○人踈體難有便俱張臂有者本非有所疎而故為之疎諂笑者本非有所笑而故為之笑夏畦之人要得利於前此等人要得利於權勢苗或一處不治所傷者不多權勢之心一處不得便所傷者大故用心用力費盡多少照費盡多少打點安排真病過夏畦矣○未同而言者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本心之明自見其不耻故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是不知此等人何為而至于此也夫人吾同類未有不可知者而乃至于不可知是焉得為人乎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此

焦氏四書講錄

同上卷之十

卷九

之謂笑○君子之所養可知蓋其識人者如此之嚴則其自守者亦定不苟也今觀曾子之所養是何等弘毅乎路之所養是何等剛明若是無定見無定守者安能為此語耶○曾肩諂笑未同而言今時士夫却類此誰肯病之羞之軟美之態依阿之詞大率習成套矣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無所不為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嚼則嚼宰相肯戚可交則交貴戚宦官可通則通宦官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矣一有剛毅正直守禮節義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譏指為道學而擯逐詆辱必使之無所容其身而後已矣悲夫悲哉此豈盛世之事而忍聞之哉

焦氏四書講錄

同上卷之十一

害民之政無異盜賊之行月攘日攘多少雖不同其為賊同也○如其非我三句把正意說盡不止什一商征於閭市此非害者也知之便當速已矣何待來年而後已乎○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因循苟且而終無善反之機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優柔不斷而終無平治之日故自身以至國與天下智仁勇三德闕一不可者也智以知之氣而又仁以行之焉勇以決之焉德業其有不成者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一節

公都子說夫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垂在亂一逸一天

焦氏四書講錄

同上卷之十一

卷九

運有盛衰人事有得失要之人事之得失即繫天運之盛衰故聖賢救世之方只盡人事便可回天運也○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反之機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制治而使不入亂者易制亂而使之入治者難治世稍能支吾得儘亦不壞事此泰所以有帝乙歸妹元吉之說也亂世須要太力量的人方做得此否所以有休否大人吉之說也然則禹

周孔孟者果大人哉

當无之時水逆行一節

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番治亂此從堯說起者以其有徵也○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警余聖人之慎災若此春秋災



異必書正是堯之心事後世忽災異而不惧喜祥瑞而好談堯之心事蔑如矣○洛水三句只以明洪水之害洪者大水也水至于洪大則其害亦甚大矣

使禹治之一節

此條說禹之不得已於有為也○使禹是堯使之水由地中行二句本極地而注之海來險阻既遠二句本驅蛇龍而放之滄海○水由地中行者由地之中間行不漫在地上行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鳥獸即蛇龍之類隨水而消不復害人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下者不為巢上者不為營窳矣○聖人最能以治制亂古今皆稱堯是極治之時而不知堯乃善制亂之主何者洪水之為災子朱之不肖舜禹在下而四凶在位亦是一亂也唯堯善於制亂故舜禹並興而水則順治子則不傳四凶則終于伏罪此所以成極治之世也與

堯舜既沒一節

堯舜既沒天下又大亂除却桀之亂湯之治者不及盡數也○壞宮室二句是民不得安居棄田二句是民不得衣食邪說句是民不得興行園囿汚池句是民又不得安居代作耳

周公相武王一節

此條說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也○誅紂四句是除人之害民者驅虎豹句是除物之害民者天下大悅承上二意來紂為首惡奄與飛廉五十國皆助紂為惡者也虎豹犀象皆紂畜之而食人食者也此害既除天下是以大悅○丕顯丕承

六句不重文武重在周公蓋文謨之丕顯者周公相之而顯也武烈之丕承者周公相之而承也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孰非周公輔相之功耶○虎豹犀象驅之最是我

高皇帝嘗責增虎肉者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文皇帝嘗責索象殺者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若復為此必誅不宥噫虎豹犀象之驅再見於我明之世矣民之大悅也有以哉

世襲道微一節

此節雖是世襲然只害人之生猶未害人之性也此後則害及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而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一節

此條說孔子之不得已於有為也○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天道矣悼天叙庸天秩章天命用天討無一而非天也春秋其天乎在君子幸天之未亡而知聖人之有功在小人感天之制其德而罪聖人之為僭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之則皆有警於人心義重在於都有所警而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使不敢為惡非一治而何耶○董仲舒云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伊川子云春秋是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晦庵子



云春秋大旨是誅亂討賊內夏外夷貴王賤霸而已矣此書關係最重彼經不以進諍責舉不以取士者何怪夫國論之無所定而天下之無所適也其禍不尤慘於春秋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一節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而廢士因之橫議歸在廢士上楊墨二家士正橫議之尤者當時人尊信楊墨他也與孔子爭衡若不痛辨而力排鮮不為其所勝者人心樂於效他不知其流到無父無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真可懼也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為此懼○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覺故潔其身以自高然使人皆如此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知所以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十

濟人故兼天下而愛之然親疏自有厚薄若不分厚薄而視父母亦如路人此便是無父○墨氏仁而非伯楊氏義而非義唯孔子之道則仁中有義義中有仁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是仁中有義也愛其身以有為而又殺其身以成信是我中有仁也此大中至正之道所以維持君臣父子者賴有此而已矣○楊墨最害道其次有兵家農家貨殖等家各執一端以搖惑當時然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尤足以重天下之禍也孟子以此特開之而吾為此懼開先聖之道一節此條說我之不仁已於辨也○先聖指得廣聖道即是仁義開聖道另說惟欲開聖道故距楊墨以放其淫詞而使邪說

者不得作○和說不得你是作起於天下作於其心是自家心裏作起此四句見和說為害之甚也心者事之本事者心之推和說既作於心便害及於事矣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邪說既作於事便害及於政矣聖人不易吾言指此四句說斷其害之必然也夫楊墨之害如此我今距之嚴而放之遠則人心可以復正政事可以無害而天下不至為禽獸聖道不至于大亂矣其辨也得已哉

昔者禹抑洪水一節

此總結上文禹抑洪水是抑其溺天下者故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是兼驅其害百姓者故百姓寧孔子成春秋是成其誅亂賊者故亂臣賊子懼此亦不重只三聖之意乎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十

詩云戎狄是膺一節

此亦不重周公只見楊墨之當膺戎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與戎狄何異戎狄既是周公之所膺則楊墨亦是周公之所膺者說周公便可知禹孔矣

我亦欲正人心一節

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為主息邪說距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人心原有良知無不正者只為聞見染着便不正楊墨以為我兼愛之說誣天下良知幾於泯沒而心都不正了若不距放他豈能掃雲霧而覩青天耶孟子為此而辨即禹視民之溺由已溺之周公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孔子周流四方席不暇煖之念也其仁之至者乎若非見



得天地萬物一體處透徹則果哉末之難矣矣為而與之辨以至於好辨之病而辨之亦不已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條說楊墨之害不惟我欲距之正要人皆致力而距之也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矣此孟子勤勤懇懇屬意處然即此言亦可見當時楊墨入人之深而惑人之衆不有孟子真箇是服左袒而言休傷矣○能言距楊墨者此人雖未曾行得仁義然能為仁義之言以攻無父無君之罪亦是聖人之徒矣聖人之徒即周孔子之徒也○當時人雖信楊墨然聞聖人之名未有不慕之者故楊墨之距便以聖人之徒許他亦是誘進人的意思○嗟嗟楊墨之害固得孟子距之矣永平而後左道之害尤有不可言者鬼怪人妖雜然而起僧尼道士日以益衆丹竈符籙之術禱祠醮祭之禮凡以微福也然皆未有福利之報而報之者反以禍禍人異且慘焉如楚王敬沙門而卒以誅夷符堅信道安而為慕容所殺拓拔事寇謙之而為宦官等所戕舍施之多者蕭衍也鐵鉅臺城而佛不之救談醮之厚者徽宗也受辱漢北而道亦不閉以此觀之何處之有也我

莊皇帝仰承遺詔大誅陶仲文之黨千餘年來未有若此一距者其足以撥亂為治而人事天運聚然一新矣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安得盡行於天下而使其害之永絕哉

匡章曰陳仲子一節

仲子居於陸是居之廉三日不食而咽井上之李是食之廉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仲子之謂矣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一節

齊國之士必以仲子為巨擘不是取仲子將欲抑之故先揚之之意仲子惡能廉只就其苦節而云還求以母兄事斷之充仲子之操則嗣而後可者談為難之之辭以見其廉之必不可也○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能如此故美其為廉孟子子則以仲子在世祿之家何消如此不成其為廉蓋君子制行自有中道行本於心為無傷即是天理即是中和仲子之廉不惟失中道且至於去人倫以兄之室不居以母之食不食便是忍了未成箇廉先成箇忍其去中和也遠矣却又自以為吾之廉合當如此不知敬成己之小節而遂滅母子兄弟之大倫重輕安在乎○吾道易簡平常人人可行世世可行未有脫人事離人類而更自為一道者充仲子之操必嗣而後可即此便行不去便不得謂之道矣仲子之廉一倡而好紫者或効之其不至於無父無君者幾希此正說行之夫翊上食糲糲一節

此承上必翊而後可說見仲子未能如翊之廉也夫翊食糲糲飲黃泉是無求於人而自足者仲子居室而食粟其求其粟必有求於人而後得已不能如翊矣然使其求來之或義猶無害也况其所從來者又未必義乎○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亦不



可把義與不義兩平看說重在不義一邊蓋云伯夷不多得仲子室粟之從來出自盜跖亦未可知也苟出自盜跖則其愧於蚓也不益多乎○問交際章說物之從來不必計此又計仲子室粟之從來何也曰從來之義不義本不當計者此處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從來者詰之而因以折之耳母兄室粟之從來固以不義而不食不居然然自己之室粟從來亦未必義也如何又食之居之耶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

匡章說仲子之室粟是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者得之於勤勞雖從來不義亦無傷於廉也○仲子之妻亦是苦節者楚

王章欲相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纒織屨樂在其中而顧欲懷楚國之憂可乎遂與仲子逃之而配之不偶者矣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一節

此條只備述仲子之行下文統斷其不得為廉也○兄戴蓋祿萬鍾正見他兄之祿為義而可食兄之室為義而可居惡用是說說者仲子以是為不義之物也說說之肉兄是說仲子之意仲子此時悔其前日之過可也引為今日之咎亦可也不則以母命之不可違亦可也出而哇之何為者哉

以母則不食一節  
仲子以母之食為不義而不食以兄之室為不義而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未必伯夷之所為者則亦是不義也乃於此則不食不居而於彼則食之居

之是尚為能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問仲子要滿其操守之類必如何而後可也曰不食於母亦不食於妻不居於兄亦不居於於陵如此終能滿其不食不居之類矣然天地間那有不食不居之人乎仲子不食不居之類是類之不善者不可充而滿之也以此難他只見其燕之決不可為耳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人以為為蚓乎哉○此章緊接一治一亂者仲子亦似治而亂罪不減於楊墨也楊墨是禽獸仲子是立理異端之學充之則與禽獸立蚓而同歸吾道之學充之則與天地帝王而同盛矣任治教之責者可不辨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閏

焦氏四書講錄孟卷之十終



焦氏四書講錄下孟卷之十一

翰林脩撰 漪園 焦 竑 著

同年檢討 兼宇 林堯俞 校

難要之明一節

孟不歆為君臣者以仁心行先王之政故發此章之論蓋君臣之為政皆是為民而仁民之政唯有先王最善雖古今異時彼此異勢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然先王之政規矩也六律也方圓之巧雖萬有不同然未有舍規矩而能成者五音之辭雖代有不同然未有舍六律而能正者仁政之行雖窮門變則通不可以執一論然未有舍先王而能善者也故孟子惓惓要人行先王之政章首至可謂智乎總君臣而責之唯仁者至要無日又是責君天

之方厥至謂之賊又是責臣一終之以喪字一終之以賊字喪可畏也賊可耻也君不知畏臣不知耻則民亦何不幸也而不得以遊先王之天哉  
離婁師曠二段只以起堯舜一段意方圓是規矩作出來的  
器五音是六律節出來的聲無規矩則方圓之器憑何而作  
無六律則五音之聲憑何而正不是以六律之節正五音之器也○問正五音固在六律然六律亦須先求元聲否陽明  
子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曰古人制管候氣應是求元聲之法曰君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明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

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你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澤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了曰古人制候氣法也又何取曰古人具和平之體以作樂我的和氣原與天地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乃是成律以後事不是待此而成律者今要候候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應又不佳又何處取得惟來此亦不可不知也○道字即下文之心思仁政即下不忍人之政平治天下即下之仁覆天下矣

今有仁心仁聞一節

今字兼指今之君臣先王之道與上道字小異此以仁政說仁聞字此後不必再用思用仁心便是觀後善與竭心思之說是已置却仁聞了晦庵子云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又云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恐太泥矣故曰後善一節

後善句就承上條而斷之後善正是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

道者決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便是不足以為法故詩云不愆不忘一節

問論治者只要遵先王之法縱變而一法是可行的亦以為過否曰先王都是始受命之君法創自是不同我高皇帝有曰自古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此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



虞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又曰俗儒多是由非余  
姦吏常舞文弄法朕今與群臣已定國法復編祖訓一書立  
家法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  
制一字不可更改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平  
佑於無窮矣

聖聖遵此不忘宗社靈長之福將與天地為終始也無過  
聖人既竭目力焉一節

此條舊說聖人立法之善不是蓋是說聖人立法之意聖人  
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  
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況後之為政者而可廢法  
乎竭目力竭耳力是初制施之聖人雖妻公輸子師曠所用  
的規矩六律皆出自聖人者以為方圓平直連繼之以規矩  
準繩請正五音連繼之以六律讀不可勝周是當時與後世  
之用者不可勝也竭心思句稍輕只重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仁復天下則當時與後世之天下皆其不忍人之政所覆矣  
○不忍人之政不過是養與教養者大率制田里薄稅歛教  
者大率興學校明禮義

故曰為高一節

先王有智臨天下之宜而後成仁復天下之治此其道固不  
特為法於當時實亦可因於後世者苟不因之則是為高而  
不因丘陵為下而不因川澤也可謂之智乎○問先王之道  
未暇悉舉即以周官論之王莽王介甫因之而敗何也曰是

非周官之不可行也成周之時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鄰  
國凡承流宣化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所以法度雖嚴而  
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而運之如在掌上也王莽介甫  
及其所引用者皆是何人而可行周官之政乎以此謂先王  
之道不可因是因刑而欲廢德者矣真不智哉

是以唯仁一節

仁者因先王之道而為政有澤以被民當時皆以為宜有法  
以傳後後世亦以為宜故曰宜在高位

上無道揆也一節

上指君下指臣臣民君者紀法之宗不仁而在高位是君無  
道揆也故臣民皆無法守下句是因上句而然朝與君子工

與小人四句亦各重在上句禮義以治君子故上焉者不說  
法而說道義刑罰以治小人故下焉者不說道而說法度刑

故曰城郭不完一節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國只不強而已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國  
只不富而已未必就至於喪亡惟不仁而在高位是上無禮  
不便下無學賊民興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之謂災害

詩曰天之方蹶三節

車君無義三句是沾沾猶言背者而言則非先王之道尤為  
背背之甚世世之詩以民之莫者係于辭之治民之悖者係  
于辭之輯言非先王之道辭之不輯不洽甚矣而可謂之  
故曰責難於君一節



此條說事君之道以仁心行仁政者事之難也須以此去責君然責難亦只是箇大綱陳善閉和總是裏面的工夫若只以難責君則不能隨事開納亦無有成之理○閉和金兼陳善君心方向於和找開陳善道以告之使君悅於此答被所歆而從和心便消滅了致陳善所以閉和金兼陳善好勇而告以大勇好貨色好信樂而告以與民同樂此皆陳善開和之類○恭就尊君說敬就盡我之心說然只是一款分屬者互文耳晦庵子云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故以分屬亦通○問人臣固當責難若遇下愚之君不足以行仁者奈之何也曰臣子要以第一等事望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責以二三分便做不得一分故君之才質雖有高下優劣不同而我所以導之者則不問高下優劣都以此仁政且仁人心也導之而善此心未有不動者而可曰不足以行仁乎○哉

規矩方圓之至一節

此章要君臣法堯舜故先以聖人說起規矩不重只以之例聖人人倫所已雖廣此却主君臣說意各有在也○人倫只

是箇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藹然生生之意周流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故曰肫肫其仁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仁者心之生理有此生理終能盡倫若此心一克以尊不知有君以親不知有父其餘更不消說了安能盡倫乎聖人人倫之至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一仁盡之全○

款為君盡君道一節

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故款盡君臣之倫者須法堯舜之聖款為款字不必泥緊帶盡字讀此兩句開闢說帶落至皆法句君道法堯舜道法舜只此便盡之矣○法堯舜亦不是盡沿其成法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心自然事事皆出於仁雖是變通之不窮亦皆堯舜之秋用也故曰所以

事君所以治民而所以字正是心之秋處千聖相傳只在法

其心而已矣○君臣是世道之主張為主者各盡其道則治

教休明而父父子子兄弟夫婦朋友以信萬物以

育天下都太平矣以此特致意於君臣

孔子曰道二一節

上文過此以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說起總引孔子之說天下只有此二道出乎仁便入乎不仁更無他道不可以不謹也重在要人為仁意○問不仁如何亦謂之道曰道者路也路有大有小有正有和俱謂之路

暴其民甚一節

人君不知所謹而至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了暴其民者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則賊民之君不盡君道不盡人倫者也此三字句絕甚字與不甚字對其禍之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亦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通管甚不甚者說幽厲是惡諷不可作幽王厲王夫身危國削身弑國亡是天下不以為君矣幽厲之名百世不改是子孫亦羞以之為祖考矣然則何益而為不仁也耶

### 詩云殷鑒不遠一節

引詩要人以上不仁之禍為鑒晦庵子云以幽厲為鑒惡似犯上之過厲實作幽王厲王矣○此章之意總在為民故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然暴民以下似只責君而不責臣者何也蓋君臣一體為君者至此為臣者亦難逃其責矣若能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君亦何至此哉

### 三代之得天下也一節

三代之天下其得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失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禹湯文武之仁就未有天下時說仁則民心戴之天命歸之故得天下不仁則民心叛之天命去之故失天下

### 國之所以廢興一節

豈惟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古今諸侯之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係於仁不仁則得君心得民心故其國興而存不仁則失君心失民心故其國廢而亡說國則卿大夫士都諫了聖賢文字不似後人之鑽屑計較也

### 天子不仁一節

此總承上云由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者觀之則不仁而有必亡之禍亦理勢之必然者矣○士無人之家子怨父貧弟攘兄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視威哀為勤惰市道不在門外矣况國與天下之民乎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志勤儉矣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詩書矣貧賤以此致家人以此離而四體亦不保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不仁者其亦不念祖宗之故以致民心之失而不免于必亡者乎

### 今惡於亡一節

不仁者必於亡則惡於亡者宜無樂不仁矣今惡於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也必亡能免哉

### 愛人不親反其仁一節

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且些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之者之未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三反字不是徒反必有盡盡所未盡的工夫行有不得者一節

仁禮智已盡修身之道行有不得二句不過總上言之耳然此處添箇皆字是又說得闊了皆反求諸己亦有工夫在內仁之盡而愛天下者無不周智之盡而治天下者無不當禮之盡而敬天下者無不隆是其身正也則天下之人皆我親



我治我敬矣非天下歸之而何耶  
詩云求言配命一節

引詩以證上文之意專重一自字其身正是求言配命天下  
歸之亦是自求多福也○陽明子曰學只要反己若徒去責  
人便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的非了若能反己時終見得  
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矣暇去責人舜能化得瞽瞍與象其機  
括只在不見他的不是耳若舜要正他的惡便只見得他的  
不是處頑傲之人必不肯相諧如何感化得他自後不要論  
人的是非凡當責人時便犯做一場大已私克去方好人人  
豈皆是瞽瞍與象只愁我不能為舜而已矣我能為舜天下  
有不化於我者哉

人有恒言一章

天下國家是人之恒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恒言中  
自有此序但恒人只知言之而不知其序此則推其序如此  
身之一字又恒言所未及者此則以家之本在身足之其意  
重在此一句蓋身者萬化之原也五則家本而國以之治天下亦以之平矣

為政不難一章

此為當時巨室擅權為君者不反之身而欲勝之以力彼却  
不服而適以釀禍故教之以此為政即是德教滿乎四海欲  
德教滿乎四海者不難只在其身而不得罪於巨室身正  
則巨室慕之一國因而慕之天下亦因而慕之德教遂沛然  
溢乎四海何難之有也○不得罪於巨室不是曲法以奉之

此身行出來的都是大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  
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者是也○天下事由我  
易由人便難耳是我之身正之者由我而不由人全無難處  
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為政之不難矣○問據此章之說却是  
政之行止國之治亂盡在巨室了恐有太阿倒持之病曰此  
意只主於警戒人君耳古者有畏民之君况巨室乎如云聞  
誅一夫紂未聞紂君豈是尊臣而抑君也又云民為貴君為  
輕豈是尊民而抑君也警戒之意不得不如此不然以一人  
而縱於臣民之上四海由此鼎沸矣為政豈難乎其難哉

天下有道一節

此為當時小國之君見後於大國者必有道之世論德不  
論力故大德大賢便居上位有大國小德小賢便居下位守

小國而為之役無道之世論力不論德故大德大賢未必居  
上位只以力相雄長相役使小國便役於大國弱國便役於  
強國○小賢即有小德者大賢即有大德者兩句是一意不  
要兩平看○順天逆天就弱小的說順天者有道蒙懷德之  
恩無遠免侵陵之患故存逆天者有逆被烈刑之加無道被  
覆敗之禍故亡○天者理勢之當然在理當然在勢亦不  
得不如此○看來理包得勢師文王是行仁而勢在其冲決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一節

此引景公事只以起今之小國不得受命意不是取景公  
蓋齊之為國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云時勢下衰然振起而



作新之者亦在哉耳景公乃卑詞橫涕雖愛女亦不能保何也此姑借以為小役大弱役強之證未暇究其委靡自棄之罪

今也小國師大國一節

小國於大國之命理勢不得不受者乃耻之而不受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生其何能免也○此雖說小國當受命於大國以順無道之天然意却要小國自強而回無道之天為有迹之天也不只責他受命故繼以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如取之莫若師一節

此節以下俱是勉小國之意小國不師大國而師文王便是仁者便是大德大賢人心皆戴之天命亦歸之五年七年之間必為政於天下而以吾之大德役天下之小德以吾之大

德

下

上

賢役天下之小賢凡力之強大者亦皆為吾役而受吾之命豈至受命於人而可恥也○此大國是小國中差大者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故以五年七年為差然亦大約如此不是限定着年數

詩云商之孫子一節

此奉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為衆三句都是孔子說的不可為衆猶倍云雖做衆去祇當他此指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則是文王而汎論其理也○殷士祿將孫子臣服本在武王之時此以屬文王者周有天下大段是文王之功武王回而成之耳孫子臣服却在文王之時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一節

文王救焚之仁便是解熱之水今也小國恥受大國之命而欲無敵於天下乃師大國之殷樂怠敖而不師文王之仁是猶執物之熱而不先冷水之濯也吾恐天下之人皆敵國政必不可為而猶熱之不可執矣其何以回無道之天而雪受命之恥乎○小國而不仁縱是偶然無敵亦終必亡而已矣春秋書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若無敵於天者未幾書紀季以郕入於齊而紀之亡也不可解矣誰能執熱之詩云於乎有哀國步斯之謂哉孟子曰不仁者一節

不仁之人私欲求其良心良心死了故謂之不仁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則雖有剖陳利害直指禍福之言彼亦不聽此所以不可與言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將曰言而感悟危至而為之備當生而為之防敗亡亦豫為之計矣

焦氏四書講錄

下

上

有孺子歌曰四節由不仁者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之禍皆其自取也故引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而終以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孺子是無心之歌不問清與濁皆可以適用不問纓與足皆可以致潔未嘗有自取之意自取是孔子因而悟出來的

的水之清自取纓水之濁自取足豈特水為然天下之事何者而不由於自取也○觀清之取纓則知以仁得福者非幸也自取之也現濁之取足則知以不仁得禍者非不幸也亦自取之也水可以澄濁而求清不仁者亦可以轉禍而為福



惟在自反而已矣○孔子聽孺子之歌即察通言之志也  
伊川子讀易時有鑑桶人問未濟何以是男之窮伊川不答  
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也伊川遂錄之易傳云聞之成都  
夫錄鑑桶之說即聽孺子之歌意也真知言者哉  
夫人三句承自取之言推之也夫人即指不仁者不仁之  
有身有家有國身而人得侮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侮也  
家而人得沒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毀也國而人得伐之  
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伐也太甲云自作孽不可活者正此  
之謂矣是豈可以怨天而尤人哉

桀紂之失天下也一節

此論得天下之道先從失天下推起者知天下之所以失使  
知天下之所以得也○得天下數句以得天下為主仁字為

要得其民得其心却是得天下之事不可作三件平看得其  
心三句最重欲惡該得廣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正是堯舜是  
忠恕是萬物一體之至仁同民心而出治道莫要於此矣

民之歸仁也一節

欲與聚而惡勿施仁也仁便得其心而得其民故云民之歸  
仁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民猶水仁猶下民猶獸仁猶曠  
仁者民之性猶就下者水之性走曠者獸之性也皆自然而  
故為淵駭魚者傾也

我行仁而為民所歸則彼不仁者雖為我政民而巳不可以  
欲仁惡不仁平者民猶魚仁猶淵不仁者猶獵民猶魚仁猶

叢不仁者猶鵠不仁者為仁而政民猶獵為淵駭魚鵠為叢  
政民也然亦不是有心政民去歸仁其迹則若為之政矣  
今天下之君一節

今天下之君未有仁者苟有好仁而所欲之與聚所惡之  
勿施即是今之湯武則諸侯皆若桀紂之為湯武政民矣諸  
侯皆為之政是得民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是得天下所謂得  
其民者得天下者信然矣

今之政王者二節

今之政王者憂辱已甚以亡將至必有湯武之仁而後可  
人有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後可治也然三年之艾不  
可以奔辦自今當之猶或可及苟失今不當則艾終不得而

病日益深矣一節

病日益深矣日蓋湯武之仁亦不可以卒致自今志之猶  
可為也苟失今不志則終身憂辱而且陷於亡矣況能得  
天下而王乎○志字是念念在此之謂也念念在將則仁心  
不肯歇息民有欲惡自然曉得自然會處置即此便有致王  
之理了若無此志則心之所之陷溺於政民有欲惡都不把  
來當事安其危利其菑而樂其所以亡矣有不愛民者出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一章

自暴自棄自字是提醒人處不干別人事都是自己暴棄了  
真箇可惜禮義屬自暴仁義屬自棄不可與言不可與交之  
仁義是一理自天理之廣大純粹處謂之仁自天理之條理  
精密處謂之義隨處異名總不出箇天理○宅曰安宅語曰



正路可見仁義是好的曰人之安宅曰人之正路可見是人能得的字字俱有意也

人的安身者脚處只有箇仁義最好再無別處可居可由有此好處而自暴自棄不居不由是不知安危邪正之端將倚松和僻而或於危險矣故曰哀哉

### 道在通一章

此為人之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當時處士橫議墨氏之徒曰人人君視親疎為一體天下自平楊氏之徒曰人人君只求己之是非而不較人之得失天下自平孫吳之徒曰行吾之計自足以平天下申韓之徒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而不知此皆亂天下者故發此語以撥亂而反正○道與事

焦氏四書講錄

下孟卷十一

十一

空說道是性分之所固有近也事是職分之所當為易也然亦不是兩項事即道之見於行者人人句緊說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無人君倡率意天下平緊帶着上說人人便是天下親親長長便是太平矣○道至於天下平遠矣事至於平天下難矣而親親長長自足以致之可見遠亦只在通難亦只在易也人亦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 居下位而不獲一節

此章以誠身為主旨首節推言凡事本於誠次節言當誠之意末節言能誠之效居下居上者都要如此特以居下位者示人之一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外則有友而則有親是皆不可易動者故自治民獲君信友悅親推到誠身以見誠身為

動物之本而人不可不誠也○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通下來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誠身所包者廣不止悅親一件誠明善即誠身的工夫不是兩平說話

### 是故誠者天之一節

誠者思誠者重在思誠上誠者天之道蓋云人心之誠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以全此天道者則是人道之當然也○思誠亦着於迹不是懸空思想然以處亦只汎論箇人道到下至誠處總說人能思誠而至於誠者矣

### 至誠而不動者一節

至誠一句重着不誠句帶說以見至誠之必動也○至誠是能明善以誠身者動即獲君治民信友悅親之類蓋善最誠誠最一所謂人心之同然也惟其同然所以能動人若非出於同然則人人各自為見矣歎其動乎

### 伯夷辟紂居北海一節

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作字句絕與是動其來歸之心文王之政不止善養老但其中亦有養老事也

###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節

二老蓋德俱尊便有父之道天下人便有子之道父既歸而子焉往文王之為政於天下者以此○往字亦只是心歸不是盡往文王之國○問二老同歸文王至于孟津之會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和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



曰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我章皇帝有曰太公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計也真知二老之心者矣

諸侯有行文王一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是行文王制曰里教樹畜耕事也文王之政既行則天下之人望有如二老者必來歸之而天下皆焉往矣不亦如文王之為政于天下也哉

求也為季氏宰二節

此章論善戰之罪先以富國說起見得善戰之罪尤大也求非殺伐者孔子之徒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也求不能改季氏之惡德又賦民之粟而倍於往日則所負者多矣

卷下

卷下

卷下

卷下

由此觀之三句輕重強戰處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者只奪人之財而未至于殺人孔子且棄之也况君不行仁政而為之強戰者殺人盈野而盈城尤為孔子之所棄可知矣○率土地而食人肉只以肝腦塗地意者自明白罪不容于死者一人之歿不足以贖萬人之命也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數沙邊骨猶是春閨夢裏身念及於此痛哭流涕且不勝矣更忍強戰乎

故善戰者服上一節

善戰者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宜服上刑若夫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亦是大罪然不至於殺人較之善戰者其刑皆次之也可見善戰是天下之極刑矣○連諸侯者諸侯相

結不知有尊王之義此只說他無王未說到攻伐上若說攻伐便又與善戰一般了辟草萊任土地者盡把開墾之地開來歛民之稅只要富國不令民有一些便捷乃萬世無窮之禍此以為次於善戰者亦褻一時未使民肝腦塗地云耳○當時君不行仁政士夫亦無仁心君所謂上賞者善戰也而不知其為上刑士夫所謂大功者亦善戰而不知其為大罪爭城爭地民命不恤上刑之論警醒君大夫之意深矣○問善戰固是大罪然戰者衆之求生國之存亡所繫其法似亦不可不講也曰古來許多戰法過戰未必盡用得先圖而豫講者亦未免膠柱鼓瑟之病此趙充國所以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也

卷下

卷下

卷下

卷下

高皇帝有曰戰者謀也曰敵制勝不必匹於古朕嘗親履戰事閭閻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亦何暇論古法耶誠兵家之斷案矣

存乎人者一章

此章重眸子上人皆知聽言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尤可以觀人蓋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先云眸子之良而後以聽言併說也

此處閒論箇眸子之善未說到觀人去存乎人者指人一身之際具眸子亦在其中但衆體之中莫有良於眸子者眸子不能掩其惡正見其良處會中不正則眸子正正是不能掩其惡也會中正則眸子瞭是帶說的本意重在惡處善人未



有檢其善者唯惡人則欲檢其惡而不知眸子不能檢其○  
眸子是一身精神凝聚胸中正者寡慾之人此心其靜純  
一絕無牽擾自然神清氣爽魄定魂安眸子亦正而明胸中  
不正者多慾之人好名好利好貨好色交戰於心自然神氣  
散亂眸子亦不正而昏矣此是窺人心術的真相法

眸子不能檢其惡如此故觀人者雖是聽其言也尤要觀其  
眸子寡慾之人此心純是天理發到言語上自然不忙錯不  
顛倒有條理有文章多慾之人此心交戰歧路太多言語自  
然無次序無文理無意味故言亦可以觀人但不如眸子尤  
有不客偽求要以觀眸子為主入焉腹哉即孔子觀人語也  
然其為法却不同者孔子是詳察其為人此則一見時便識  
其大經者矣看此章書不惟得觀人之法亦要知得檢身之  
學私心和氣頃刻亦不可有一有於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  
恭者不侮人一章

當時之君有矯為恭儉者殊不知恭儉以實德而成名矯為  
於一時者自然敗露何益之有○不侮不奪正是恭儉之實  
侮奪人之君名雖為恭儉惡汙為恭儉然則恭儉豈可以聲  
音咲貌為也恭儉咲貌是偽為之狀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  
欲以取名而名不可得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日休任偽心勞日拙此之謂矣○玄宗焚錦綉珠玉於殿前  
以聲音咲貌之恭儉也好名之念一哀故末年不勝其奢侈  
仁宗中夜惡曉羊之思非大臣問疾無由見其黃龍被漆墮

壹此真心之恭儉也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而天下以之太平  
恭儉真偽之得失此亦可驗矣

淳工兒曰男女授受不親一章

淳子兒問意本為孟子之不援天下男女授受等語是起下  
之詞他亦知得授受不親是禮嫂溺亦定援之以手待得孟  
子權也之答便好說何不從權以援天下○授受不親援嫂  
以手亦不平重只重援嫂一邊嫂溺是天親之戚係在頃刻  
與尋常避嫌之禮孰重孰輕只索用應變之權此事由得裁  
者若要道行由不得裁又更有箇壓服人心處倘進不以正  
謂是應變之權人心不服我如何能行得道故斷不可不由  
正禮也○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老者轉於溝壑壯者

焦氏四書講錄

卷下

十一

散之四方非一人之手可勝援也惟頂援之以道若枉道求  
合道亦不能行了既無道可以援天下是欲我以手援天下  
乎天下必不可援矣○兒雖不是有道之士然在齊則為諸  
侯王客而不受其官在梁則以卿相待之亦謝去而終身不  
仕是亦華榮偉人矣彼孫吳之狼貪儂儂之妾婦者可若是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一章

君子不親教子只為勢不行猶云事勢行不去不是以怒為  
勢夫子未出於正未及人人之子如此大率人家子弟賢智  
者多愚不肖者多此是就人情多處說父子相夷而至於惡  
正是勢不行君子以此不親教子○易子易妻不重交場上  
只說以子與人教便是親教者至於傷恩不教者又至於廢



子故易子而教既可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  
父子是絕不得的故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青善付之師友  
仁義便並行而不悖然或遇不才之子師友之責不行亦當  
自行教戒若恐傷恩而全無教誨及其惡不可檢又諉之於  
天命則是以慈而敗子者矣

事親為大一節

此章首舉親身為事守之太次明親身之所以太末引曾子  
以為守身事親之的事親是主守身只為事親說也

此條首四句把親身作兩平下四句又作一串事親守身固

為事守之大者然守身即所以事親也蓋守身而不失者誠

身有道便順乎親矣是為能事親矣是為能事親不守身而

失之者虧體辱親其餘不足觀矣是為不能事親可與事親

孰不為事一節

此節是明首四句之意事親事君事長之類孰不為事但就

中論之事親為事之本惟其為事之本所以為事之太故曰

事親為大也守身守家守國守天下之類孰不為守但就中

論之守身為守之本惟其為守之本所以為守之太故曰守

曾子養曾皙一節

此節即首四句之意事親守身固為事守之本然守身尤為

事親之本也曾子是能守身以事親者故引以為說曾元一

段不重不過以彼形此耳○將徹又請所與者知意常欲

與人故又請所與以順其志於未形之先問有

入曰有者

恐親意更欲與人故又曰有以順其志於已形之後必請其  
所與是見在盤穀之餘者也又曰有是又所餘在庖厨未出  
者也○曾子於親之歿每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  
子欲養而親不在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則  
其存而養志又無所不順矣○曾子之養志是能順親於道  
者有餘之間親有推已及人之志也安可以不順乎若不問  
道理如何只以順從為美則是從親之令亦不得為孝了以  
此見事親又本於守親而守身以道者然後能事親以道也  
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曾子養志事親  
多酒食特其小者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戰戰兢兢日省其身  
仁以為為俗久而後已其尤養志之大者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此條是曾子之說若字輕不是說人能若曾子只就曾子

身上說可若守身而親事大本已立孰不可為也勉人之意

在後○可是許之之詞但不可用至極等語亦不可云有所

未盡恐反小了曾子○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絕云

可也蓋子之事親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

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

之於親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

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人勢位做出來而謂人

臣之所不能為也可乎哉

人不足與適也一章

人不足與適也一章



此是為人臣說格君心者臣子先務之急大人二字尤先務之本領蓋用人行政之本在君心而格君心之本又在吾身知正君而不知正君之心則勞苦而難成知正君心而不知正吾之身則杆格而不化故唯大人者德威而身正者也精神意氣既有感動之機而陳善閉邪又有以盡扶持之力為能格其君不正之非心君心仁而無一不仁之心君心義而無一不義之心便是君心正而無一不正之心也以之用人則皆仁人義士矣以之行政則皆仁昭義立矣國不於此而定乎○程子曰治道有從本而論者從本而論是格君心之非也從事而論不救則已若救之又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也此論於定國者亦有補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脩己者要自盡觀人者要責實人之毀譽一切置之勿問不以為憂喜不以為進退統有益觀人意稍輕還重脩己一邊○晦庵子曰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又要回頭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是非久之亦自定時下須是在秋者無歉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都不消管他○陽明子曰毀譽久之亦自見未有能終掩其實者王通以無辨止毀良是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須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脩己而平物也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謹言是君子之庸行不待有責而後然者此為常心云也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晁錯易於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反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易其言者果無責焉耳矣○易言者可以責為德有言責者不可以懲其責浮江漢而遇風濤遂懲之而忘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遂懲之而棄樵爨之功可乎有言責者當廷爭之時以責為懲而不言是又不能逃其責也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不是論為人師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來好者有意於為師而人未及師之也學問乃終身之事雖到聖人地位亦不可有自滿之心好為人師是自滿矣自滿者不可以為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一章

當時孟子在齊樂正子要來見乃從子敖而來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不知所圖者小所失者太故孟子以此處姑責之下文又直責之○先以不早見責之者看他肯認罪否認了罪緣以從子敖責他若不知罪再去責他也無益不憤不故不排不發聖賢教人多是如此○子亦來見我乎是因他見遲了故意云吾以子之來他有所事非來見我也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謂樂正子一章

樂正子勇於受責雖是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失故又正其罪而切責之不早見之罪小失身之罪太先責其小者而後及其大者言亦有序也○士大夫行藏最不可不謹如楊



子雲亦是箇美才乃去從莽賊便為人所唾罵劉潛夫云區區所得能多必枉被人書莽大夫真可愧矣樂正子從子教未必到此孟子切責他是謹微之意也嚴哉

不孝有三一章

此論聖人之行權告而娶者禮之經不告而娶者禮之權告而娶者為無後不告而娶者亦為無後告不告之迹雖不同其為無後之心則同也故君子以不告為德告不告則別件事便是不孝為無後而不告者却不是為己身是為繼父母之祀也既是為父母故亦不害其為孝○權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把繼祀與稟命稱量稟命輕繼祀重于是舍輕從重而重者亦自可益輕矣○君親天下之大倫湯放桀輕從重而重者亦自可益輕矣○君親天下之大倫湯放桀

無氏四書講錄

卷十一

下

光緒堂

仁之實事親一章

此當合為一章不可依晦庵子分作兩段本文只五平說去蓋仁義智禮樂分明是五德五德之實皆在事親從兄可見天下之道皆原於孝弟也○問此章若不依晦庵說只作總論道理全不說及工夫不知工夫又如何做曰道理本是體陽明子云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又云做得工夫是

不體合得本體是工夫若云本體外另有箇工夫便是人性為仁義之說矣可乎哉

仁中也有義仁中也有仁智禮樂也只在仁義之內總是一理隨所見而異名耳○仁主於愛故云事親義主於敬故云從兄各就重處說事親從兄亦是仁義之用但是用之最切近精實者如人都當愛然愛吾親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人都當敬然敬吾兄之心與他人定是不同此可見仁義之實美○智之用是無一而不知守之禮之用是無一而不節文之樂之用是無一而不和順之然其用之最切近精實者則皆不外事親從兄而已矣○樂是欣喜歡樂之情不是五音六律之樂樂則生者凡出於勉强未到處便苦難而止若到了樂處則不見其難祇見其易以當喜向前而生意勃勃矣○此章不是說天下許多道理只孝弟便盡滿盡天下道理都原於孝弟也故一一下箇實字實者在實之實也千紅萬紫都從實上生來此意自可理會矣

天下大悅一節

天下大器是當草芥舜却草芥天下者心有所為也不得四句是推舜之心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况可以為人主乎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况可以為天子乎此所以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舜只要得親順親故必親心悅然後此心悅親心順然後此心順天下之歸何心去計他大凡人心有所重者便自有所輕舜之心重在親故輕在天下耳



舜畫事親之道一節

舜事親時凡親有不是便引以為已惡是所以得親順親者無一而不盡也此舜畫事親之道句須重看替腹底豫與天下化定都本此句來化就心裏說定就分上說化字重子一過定字過化中來化則定矣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此二條輕只起下同道意東夷西夷亦是中國之地不是夷狄之夷又云夷者見得一在東方之極一在西方之極也地之相去也一節

此條重在得志二句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而盡同但隨事各有簡理便是同道故若合符節內不可

用舜文畫事實事便說不去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雖承舜文說但謂之先聖後聖則所該亦廣了千聖相傳只有這點心心即是道聖人之心完完全全是道體千變萬化都從心性中出來無有一箇不同者故曰其揆一也○禹不同舜之禪而謂之義一武不同文之事而謂之善一箕子不同微子之去而謂之三仁顏子不同禹稷之憂而謂之憂○子思之守而謂之易地皆然此之為先後一揆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

此章以政字為斷案歷七看幾箇政字子產聽鄭國之政曾有乘與濟人之事人皆謂之善政孟子所之曰惠而不知為

政彼先王之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水有橋梁

則民不病於徒涉何用乘與濟之夫上之所以利民者政也

君子苟能平其政愛養之事無不舉而橋梁之脩亦不缺則

雖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何又以此乘與濟

之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縱欲濟之以乘與亦焉得人人而

濟之且人人而濟之是欲每人而悅之也欲悅之人多為政

之日必亦安能有限之日而足無窮之悅耶○民未病涉

也是以政事說不用乘與去濟人行辟人可也是以各分說

不又乘與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

矣先以時勢說乘與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文字亦變化得

子產聽鄭國之政此句是書法見他居為政之位而不待為

政之體然乘與濟人亦是偶為的事孟子特懼為政者做他

將至遠道而干譽也故識之以謹其微亦按本意源之意

子產不知為政只就乘與濟人一事說乘與濟人是有不忍

人之心者然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而利澤

之及人者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亦莫知其功

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取悅於目前而所不及

見者不免有遺憾矣諸葛孔明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

治蜀之時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人亦不告勞亦

庶幾王者之政矣

此說王者之政歲是每歲徒杠與梁成之不豫固無以濟險

而使之非時適足以妨農故每歲於十一月十二農功甫畢時



將寒泣之月成之十一十二是依周正數周之十一月是今之九月也周之十二月是今之十月也與梁徒杠同在十一月作徒杠小而工省十一月就成與梁大而工倍十二月終成然亦不都是新作與無者創之廢者興之壞者脩之缺者補之總謂之成耳

君子平其政者每事皆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公平正大之休綱紀法度之施不專指橋梁一事辭人是曰子產出行以乘與齊人說可也者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國中之水當涉者衆不止一湊消焉得人人而濟之縱只一湊涉之者亦衆焉得人人而濟之乎

每人而悅之是不能平其政只要以私恩悅人亦不止祿泮一事日亦不足者雖日以私恩悅人然人數多而日子少亦不足以盡悅之也若王者之政以德而行仁德之流行便速於置郵而天下之歸仁亦只在一日日未有不不足者矣以此觀之小惠甚難而王政却易

子產也是箇猛人也嘗曰火烈民望而畏之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故寬難莫如猛猛人而能惠難矣難矣故孔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非以其猛而能惠乎惠而不知為政如此章所評者亦責備賢者之詞耳子產而或孟子告齊宣王曰一節

孟子此處特為宣王薄待其臣而發正是有為之言○臣之報君視其君之所施常有甚焉者腹心甚於手足國人甚於

犬馬寇讐又甚於土芥○天地間報應大都如此若忠臣孝子決不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的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如何斯可為服矣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舊時君恩義已絕且為服祿衰三月不應見在君符之如此薄也

曰諫行言聽一節

此節言臣為舊君有服之故○諫是有過而諫諱言是無事而陳言諫行則害以之除言聽則利以之興故常澤下於民○問既諫行言聽緣何又有故而去曰諫行言聽是平時如此有故而去是一時偶有不合而去○先于其所涉嘗有稱其賢於他國何不自用之疑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畧亦有疑三年不別授不免闕官而廢事者故知此礼乃寧過於厚之意不可以為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一節

此節言臣以寇讐視君之故○問諫不行言不聽只此故便可去了又待何故而去曰雖是不聽不行猶有待其能改之意至於有故而去則是知其終不能改也○寇讐何服之有為君者苟知此義念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不可恃待臣以礼養臣以恩而又保臣以忠信則不至干為寇讐矣

縉公嘗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舊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禮之有即此章之謂也○此章孟子只以之告君決不以之告臣決不以之自處千里見王而不遇故去三宿出書而亦未憚之狀何忍以冠警視其君哉

### 無罪而殺士一章

此要士大夫見幾而作無罪而殺士雖未及大夫也然既敢於殺士又何有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民雖未及士也然既忍於殺民又何有於士故士可以徒而可以者在時為可也及此時而不去不徒後將有欲去欲從而不能者易之明夷曰君子于行傷未顯而先去之此之謂也故醴酒不設穆生已先去楚堂事未發袁開去潛土室真可謂及時而見幾矣然或所處之位不同則又不可執一論也臆之大臣執用黃牛之革而不去不徒者其又以此哉

焦氏四書講錄

下卷十一

廿一

光緒堂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若宗廟社稷之主群臣庶民之則凡存心處已用人行政要件件是仁義都無不仁不義總好莫謂一件稍乖於仁義亦無妨○仁義是心之正理仁以為主義以行之自是規模弘太自是有條有理治亂之原皆出於此真不可須臾離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等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精微處欠分曉便失禮義之中正名雖喚是禮義實則非禮非義蓋禮義自有箇中正處要着事理如何看時宜如何故有今日為禮義明日不可為禮義者孔子之去齊魯孟子之康齊宋是也有在此

為禮義在彼不可為禮義者眾男子之與柳下惠季札之與伯夷是也若不曉得精微只然定認箇禮義去做便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人却是精一執中的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肯為此等禮義乎

### 中也養不中一章

此是望父兄之教子弟父兄在家庭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可見家教最要緊養之一字又是家教的良法養者正身以率之弘度以容之多方以啟之循序以進之進以待之如此則子弟之不中不才者亦終自化矣況于中才者乎父兄子弟之不肖亦是一伴不中和處亦是不肖為處畢竟非中與木之全者故以為去不肖不遠不能以寸

焦氏四書講錄

下卷十一

廿二

光緒堂

亦只甚為之詞以警父兄○養子弟者先要養成他的中中是根本才是枝葉花實根本培得好枝葉花實自出來未有中而不才大本立而達道不行者若先正了他氣習調了他德性性情既好為子便孝為弟便悌為臣便忠為友便信天下的人無一不能處天下的事無一不能為矣彼傷生敗倫而不才者皆生於一念之乖戾而不中也養子弟者知之哉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凡事之來將為而又不取輕焉此是不為者疵不曰此人不可有為也不知若此人者而後可以有為蓋其不為者是要雷擇其所當為也既得其所當為則又勇往而為之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有不善而不言自是忠厚之道不為遠患而後然者此亦為常人云也○伊川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與長者之言也

仲尼不為已甚者  
聖人如仲尼可謂至矣人皆疑其有已甚之為然却不為已甚只為其所當為者耳仲尼且不為已甚況吾人乎○人只有此心心只有此理此心此理原是大中至正一毫加增不得如何為得已甚聖人亦不過盡此心由此理故其自謂曰索隱行怪吾非為之依乎中庸吾非能已此便是其證驗大人者言不又信行不又果惟義所在

信果是合當要的但不可豫先期必信必果便有不顧時宜處不當信果而信果者有之大人心體虛明胸次開豁見得天下自有時中之理故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義之所存雖不又於信果而卒亦未嘗不信果也信果只在義內此即貞而不諂無適與義而義之與此意思○孔子嘗惟蒲人之難蒲人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正惟義所在而不又於信果者矣○義是箇大世界又信又果是小徑小蹊人多舍此而趨彼何也象山子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大人不做却要箇小人惜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是他自小來為赤子的心此心正是

天初命下之性乃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之本體良知良能輝然全具者大人保養此心完完備備不致以一毫私意不累以一毫私欲完然是天命之初知能之良也雖說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然都是從此出來的但赤子時混沌未開此時則靈光發見浩浩無邊耳蓋此心是知能的根本無所不知不能是根本上發來的枝葉若實此實理也然則大人之所以為大者孰有外於此心乎人孰不有此赤子之心則亦孰不可為大人乎○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哲命甚哉赤子之心不可失也大人不失此心其自胎哲命者哉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送死都是大事此處非全以養生為輕但以常變較之送死為尤大也蓋養生者事勢從容今雖失者而後可補送死者事勢倉卒後雖悔而不可追矣○送死固要慎重然或生不能養而後死之送亦何益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成葬之以禮三善其盡之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  
晦庵子以此道字作進為之方時文且依他說知行亦分不得晦庵每分而為二此處依他看深造自得是致知之率居安資深達原一自得了便如此不是以漸而有者未句仍要繳深造以道之意○陽明子曰道字即率性之謂道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不敢須臾離者是深造以道之工夫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自得而居安資深達原也



此說得孟子之宗旨○世之學者豈無所深造然不過以記誦詞章以雄謀術效以百家技此都是在外的雖有所得不是自得既非自得何益之有縱有所益亦易得能惟深造以道者道是吾心所有也得之便是自得之誠博學淵泉而時出之雖至於十變萬化而取之亦不窮用之亦不竭矣較之外邊得來者何如耶○左右是不一之詞左也逢其原右也逢其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矣若云身之兩旁則身之兩旁有何物也而可取以逢哉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道理一本而萬殊仰觀於天天之文不同而同一天之理俯察於地地之物不同而同一地之理中觀於人人之事不同而同一人之理合天地人觀之三才不同而同一太極之理太極之理渾然而具於吾心故博學而詳說者詳說於三極之理也將以求其融會貫通反還於吾心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至約之地是心心一而已矣故謂之約○博學而詳說者博學時其所學之理也反說約粘詳說逐較重○問博學詳說分明是資於聞見論說也奈何為心性之學者只專說致良知曰致良知者何曾離聞見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聞見論說者正以致其心之良知而非若後之徒事聞見論說以為學者也此處只看說約二字便自了然矣陽明子曰若元說約二字則博學而詳說者果何事哉

反約又是自博而歸約也放之則為六合之勢卷之則為退藏之密君子之孝故矣哉

以善服人章

此為當時國君說以善服人善字說得小此是霸者幸人之不善要以我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是為勝人而為不是見得為我之所當為也如何服得人以善卷人善字說得大此是王者憫人之不善要公其善於人使人同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為我之所當為非為去勝人而後為之也此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王者恐天下之有亂故以善養人霸者恐天下之無亂故以善服人善則亂不亂亂不亂則功不高功不高則名不顯故長人之惡以形我之善利人之亂以彰我之功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何不仁之甚哉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殺賢者當之

問人之惡惡大罪不祥者亦多何獨以殺賢為不祥之實曰別樣的惡顯而易知殺賢的惡隱而難辨故獨以不祥歸之孔子云聖賢伏隱遇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吁可畏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二節

原泉混混重看但此處且莫露有本意恐礙下有本句不舍晝夜是流之長盈科而進是進之漸放乎四海是放之大惟其有本故如是孔子是以亟稱而取之然則人之務實而有本者何以異此是亦孔子之所取也○取水之旨不專為有



本孟子曰徐子璣等而干譽故以此藥其病若夫水哉水哉  
不舍晝夜之沙頃待他一口吸盡西江水總可與他道○子  
貢嘗曰賜於夫子猶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  
深也故必有子貢滿腹之飲而后可與道水哉水哉之沙參  
苟為無本一節

苟為無本便與源泉混混者不同兩集皆盈是不待盈科而  
後進雨止即涸又焉能沙參四海○水云溝澮且云七八月  
者溝澮之水既易竭沙參之易乾也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者君子恥之其不能久也恥於君子則不取於孔  
子可知矣○居○之○德○及○虛○名○之○害○也○嘗○觀○無○畏○席  
強楚而辱宋公○直○而○子○他○日○以○其○直○道○之○過○宋○不○假  
道宋殺之是則過情之名尤有殺身之禍矣豈惟恥而己哉  
人之所以異於一節

此以下四章是歷敘道統之傳孟子言必稱堯舜者此不叙  
堯以上恐有闕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二字  
最重見得人與禽獸相差不多稍有此不存便與禽獸一樣  
庶民甘為禽獸而不辭故去此幾希之理君子不甘為禽獸  
而欲成其為人故存此幾希之理幾希之理即是庶物人倫  
即是仁義庶民君子不重歸重歸上聖上相承都只是傳此  
幾希之理以為天下後世立人極此理雖繁之於舜然以下  
三章亦通是此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條說舜不待存而自無不存知行串說下莫忘晦庵子分  
作兩項若分兩項便有先後了且生知安行者豈是先知而  
後行○庶物人倫即是幾希之理散於事為庶物切於身為  
人倫仁義即在庶物人倫之內倫物之萬然有恩者為仁倫  
物之秩此有辨者為義明物察倫仁義已根於心了以之處  
倫物之間只由此心之一○此心之○不○是○以○仁○義○為○美○統○去  
勉強而行之也○明○而○不○勉○者○心○之○性○精○也○而○道○于○是○乎  
大明矣由仁義行者○心○之○性○一○也○而○道○于○是○乎○大○行○至○舜  
所以繼前聖之心○心○之○性○一○也○而○道○于○是○乎○大○行○至○舜  
尚惡言酒一章

此章三王各處兩事以參其餘兩事自相為偶言酒善言  
一治心也○中○立○賢○一○行○政○一○用○心○也○視○民○望○道○一○脩○心  
一治心也不泄不忘一迎一遠也此皆是存存而不已者  
希之理保合而光大矣

說禹之事言酒是為心之害者善言是理之所在者禹之心  
純乎理不雜以欲故其好惡如此  
說湯之事中是處事之理賢是循理之人湯之心惟其理而  
已故執中至賢無方○執○中○就○事○上○執○未○應○事○前○中○在○何○處  
執○得○道○事○來○了○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就○可○執○而○用○之  
若先執定箇中便是執中無權○立○賢○無○有○重○在○不○問○賤○的  
一邊此是犯形迹都渾忘了其箇公天下而不疑矣  
說文王之事理無窮盡文王之心純乎理而不已者故視民



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陽明子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蓋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成惡寧止王此使善有盡時又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耶

說武王之事理無間於遠邇武王之心惟其理而已故不世通不忘遠○遠邇兼人與事不世不忘敬勝念恭勝敬之工說周公之事三王之事莫非理之附在公之心統乎理而兼體不遺者故思兼三王以施其事○晦庵子以四事佐上四條之事恐不必然此四條何止盡三王之事而公之教兼行者亦豈止於此蓋三王不具四箇人事是四箇人的事故謂之四事而上四條亦在其中了其有不合者時勢不同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宜於彼而不宜於此也然事雖不合而

理則相同故公仰思其理而以繼日幸得其理便坐以待旦且之所行者是即時勢之宜而變通以行之也不足行其已然之事此正公善學三王處如追王之事不同而同乎尊祖之理建官之事不同而同乎任賢之理兩都之事不同而同乎安民之理徹田之事不同而同乎中正之理類而推之皆是如此中庸說公善繼善述是善變通而不專於特守正此施四事之謂矣彼執周禮一書款以治天下而卒為天下禍者要亦不思其理故也故公學三王是咬人之獅子介甫學

二公是逐塊之狂狗哉

王者之迹熄一章  
此章說孔子之事刪述六經都是孔子之事業而只以春秋

說者春秋為帝王不佐而作是撥亂反正之書聖人之事業尤莫大於是也○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平重詩有風雅風者民倍歌謠之詞雅者朝會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詞王迹既熄則朝會燕饗不存無復受釐陳戒之事安得有雅其間大夫君子雖有作者然氣象萎蕩與列國之風無異亦不復得入雅而雅詩亡矣○春秋作是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若魯國原日之春秋則自伯禽受封來已有了豈待詩亡而後有此條輕帶過只見得春秋本魯國記事之書與魯楚之書一樣不足以存王迹也○乘桴杭不與春秋平說要以春秋為主持杭名史者想是以善為常而不記惡為反常故記取

此條重孔子句春秋之事列國諸侯皆有而桓文為最強故以之該其餘也文即記事之文史官之所書也夫事而桓文不能載王迹矣文而史官不知有王迹矣然則棄其筆筆削其文而存王迹之義者非孔子乎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迹已熄而復燃亂已盡而復治都係于春秋之是王者雖不作也而春秋自有真手雅詩雖不佐也而春秋自有真雅聖人之事業真莫大於是矣○取者取而裁定之竊取是謙以之詞猶云竊比老彭不是位不在之說若以位不在為竊取則是自認竊犯非其分之罪了恐無此意○春秋之作全是提醒幾希之理此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失却此理便有缺父與君三綱淪而九法教之禍到此處人



同禽獸乎能禽獸若子故春秋誅成而性生所以為為人而  
佐也然則衣冠不至于禽獸幾希不至于盡言人人得以為  
人而復觀二帝三王之天日者皆賴春秋而已矣聖人功化  
之神如此哉

君子之澤一章

此章是孟子之自任君子小人之澤不重只見孔子之澤尚  
存也君子小人以位之有無分俱是有德業者澤即德業之  
所遺三十年為一世五世是一百五十年親盡服窮了故澤  
亦斬孔子之澤却萬世不斬者况又在五世之內正是澤方  
盛之時故雖未得親為之徒而為之徒者有其人私淑於其  
人則此心此理亦與孔子異世而同視矣○私淑之人是子  
思子思受業於曾子而孔子亦是所親承者孟子一見子思  
子思悅之其敬之崇即謂之曰自大而後修其所以太不大  
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彼聖人人也哉人也稱其  
言履其行復思之畫竹之惡有不至者乎孟子以此至于聖  
而功亦不在孔子下矣○孔子之功業莫大于春秋然私淑  
處亦要說得濶春秋亦在其中矣帝王以來相傳之道統亦  
都在其中矣有今數之固更僕不能盡也然其正人心息和  
說距彼行使幾希之仁義得以大明大行於天下而萬世不  
至於禽獸之相食者孰非孟子之澤濶及乎無窮者哉  
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此雖三事意重下兩段蓋曰人以與者為賢故以取者

為例云過取固傷廉而過與亦傷惠過成亦傷勇猶夫傷廉  
者也可見天下事只以中為貴而太過者均之有害矣○可  
以二句重在可以無違物見若可及可再審之而知其不可也  
取傷廉與傷惠成傷勇俱承可以無說來事七惟斷乃成知  
其不可而又為之不斷之故耳

蓬蒙學射於羿一章

此就利害上說取亦亦是戒小人之意○通章以羿事為差  
端事不平者蓋以孺子之能取友見羿之不能取友也  
薄乎二句是說宜若一字之意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者  
竟是有罪也但薄乎云耳惡得無罪蓋方以類聚使羿果善  
人必得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羿雖善射亦有  
不中處夏王堂命羿射曰中之予千金不中削十也羿射之  
不中王問何故傳彌仁曰十邑為之失而千金為之患也人  
能遺其善恨之移則無不中矣學射者亦不可不知此  
端人沈說尹公他平日之為人取友又端則必不忘其所自  
而見殺矣故云善止也○禮射用四矢四矢為乘者取一乘  
四馬之義矢去其金恐傷人也四矢而反射以禮也庾斯亦  
由而中矣然不若辭於君而不將公私更得兩全○師以及  
師庾斯報德之厚也况親授業如羿者而忍殺之乎友以親  
友孺子料人之智也况親受業如蒙者而不能察其姦乎以  
斯而律蒙罪固不容誅矣以孺子而律羿亦惡得為無罪耶  
西子蒙不潔章



此是說為之詞西子本美而或蒙不潔便為可惡人之有善而自惡者猶是也惡人本醜而或潔成沐浴便可祀上帝之改過而自新者猶是也○惡人齊戒沐浴西子蒙不潔而忽聞事少改常耳一則就為人所棄一則就為天祐樂此則人其可有污穢而得罪於天哉

天下之言性也一章

孟子見人之小智者多務穿鑿豈原在不識性故此章有言性之自明次言人當順其自明言順其自明之不能也晦庵子鮮故字作已然之迹時久止依他說看來已然之迹是從來條治曆之故說起曆固有已然之迹者若次條之治水水亦有已然之迹乎愚意故字猶云故物即原舊之本體也天下之言性者須從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之本體只是箇順利若操以人為的私智便是迷了傾不是本體而不可言性矣○利是順○對逆者順者自然而逆者穿鑿而然晦庵以利為善對惡者恐非此處之本旨蓋聖賢說話各有所為此處為智者而業是說性之本利而不鑿也不是辨性之本善而無惡○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故者莫不以利為本也水之流動就下處是自然而順利即其性之本體也星辰之運行有常處是自然而順利亦其性之本體也順利是天機吾人能順天機則造化在我永可治而日至亦可得故者以利為本小智者之穿鑿便是不利便失了故之本體而可惡大智者行所無事便是順利便得了故之本體而為

盡性之聖人○性即是心心體原自虛明靈覺廣大而通貫千古而一息與萬類而森智最神最妙乃本然之智也○為人以私意掩入著了一分人意便虧了一分天機本然之智反障蔽了而其用不神只是任其天機於心體上不著一毫意思是以絕無障蔽其智為神明而治水遂成神功智者若能知禹則本然之智完全全神明而治水應不窮而亦可為大智矣○問行便是有事如何謂之行所無事曰無事者不是無所事也只看禹治水八年在外經歷九州幹了無限的事然却是順勢而利導以事而處事者故為行所無事此事若皆得之而無心順之而無情無意而無必無固而無私無為而自成便是行所無事矣

智者固不可鑿且亦不必鑿也天與星辰之遠者為順其自然之智猶可以易而得況日用常行之近者能順其自然之妙而竟有不待者乎可見不必鑿矣○故是天與星辰順行之常處求其故者亦是行所無事也千歲之日至因其故而逆推之則已往者可得其故而順推之則未來者亦可得其至者歲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子乃曆之元也千歲只云其久更久之至於億萬歲亦是可得而致者矣○看來天上紫微太微天市及二十八宿內萬象星辰都有箇自然之明微亦是故也得了其故則萬事萬物的禍福吉凶便盡了然而無不知矣說甚麼日至之定期乎康節子云許大天時猶可測些兒人事是難知正此之謂也又云天向



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經綸只在心上起心體有本然之智從此上起經綸則天機所發神乎其神自有盡性至命經天緯地的大事業出來若何用罽罽之小智哉

公行子有子之喪一節

公行子有子之喪是本身為子而悲其親進右師來就己位而與之言者是不能以禮處人己往就右師位而與之言者是不能以禮自處與言亦是叙情好非言政事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一節

孟子此時亦往弔王驪以孟子是當時所尊信者要假其辭色以為策顧不進之與言又不就之與言以此致恨

孟子聞之曰一節

此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君命之所在即朝廷之所在也故云朝廷○孟子不與王驪言本是遠小人之意乃曰我欲

行禮是把朝廷來壓倒他題目何等太正與孔子把天來壓倒王孫賈媚寬之說一狀既不以柔辭取辱又不以剛辭取禍宛然孔氏家法哉

君子所以異於人一節

此君子是位聖之君子能如聖人之為法便異乎天下之人能如聖人之可傳便異乎後世之人存心不是存這心是其存於心者也舊說認作存養之存殊不知人人都有所以存心者但人以不仁存心君子則以仁而存於仁人以無礼存心君子則以礼而存於心此其所以異乎人也

仁者愛人一節

自仁者愛人至三自反處都是說君子以仁礼存心仁主於愛故愛人禮主於敬故敬人恒愛之人恒敬之恒者理之常君子雖不責人之報然却有報之之理此意不重只歸重三自反處以三自反為重者處順易而處逆難難時存心如

有人於此三節

人待我以橫逆是不愛敬我也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此然有工夫愛人敬人者豈有加矣

忠不凶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愛不盡其心即是忠也我必不忠此尤有工夫愛人敬人者益盡其心矣

橫逆之人與禽獸異釋於禽獸又何難者我但盡心以愛敬之而不校其不我敬知禽獸亦有以養之而總不報其報也

如此則不為他所苦而無此患難矣○陽明子曰三自反後此妄人為禽獸此處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

于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也滿世界皆藥物山河大地盡是黃金可以之為禽獸乎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一節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候是終身之憂有反而忠至又何難焉便是無一朝之患○舜人也我亦人也就心性說雖為法於天下是其仁礼可法而為天下之一人



可傳於後世是其仁禮可傳而為後世之一人然聖人亦多  
在如何只說舜蓋舜之所處最難父母頑嚚弟又驕傲舜克  
諧之而至於感化其仁禮尤有可想者虞之憂如舜是必如  
舜之仁禮亦為法於天下亦可傳於後世斯已矣○大要繳  
云舜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君子之存心如此此其所以異  
於人哉○舊說三自反者不若不校之為愈却不知自反之  
學謹嚴而切實正學者所當用的工夫若未到庶乎地位而  
以不校為高則恐無備省之實而反陷於苟且頹墮之域  
矣○問孔子云君子有終身之樂此乃云有終身之憂何也  
曰憂者即憂其無此樂也樂者即樂其無此憂也其實一而  
已矣不有終身之憂何以有終身之樂哉

禹稷當平世二節

此二節叙禹稷顓子之事正意在下文見之是更斷其道之  
同○禹稷曰當平世地其時可為也顓子曰當亂世

孟子曰禹稷顓子同道

道者事理之常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存在此事便為此事  
之理在彼事又為彼事之理若不同者照此事之理理也彼  
事之理亦理也其為理一也雖其其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  
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一也禹稷之救民顓子之脩己事  
雖不同其理則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此節是推明同道之意禹稷顓子事不同而謂之同道者以

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耳禹稷時在任天下之憂  
為過門不入之憂顓子時在不任責之地是以為樂雖所  
之樂曰時而制官隨事而順理故謂之同道也○二由字不  
與猶字同禹有治水之任思天下之溺由我之未能治水也  
稷有稼穡之任思天下之饑由我之未能稼穡也若顓子則  
無禹稷之任而天下之饑非由於我矣

禹稷顓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顓子易地則皆然○此句一箇心禹稷由己之憂  
天地萬物一體也顓子克己之樂亦視天地萬物一體也  
時便以此一體者為樂故其事業處時便以此一體者為懷於  
胸中其心同故其易地皆可為也若不論到心處則亦安能

必顓子之可為禹稷耶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二節

上文已盡了正意此二節是譬喻之詞○同室是親者理當  
去救禹稷任救民之責則視天下之人即同室之人也視天  
下之難即同室之難也過門而不入即被難而視天下之人  
即同室之人也視天下之難即同室之難也固卷而居可以  
閑戶而不救者矣○問顓子以鄉隣待天下便又不是天地  
萬物一體了為在其為禹稷之同道曰天地萬物一體者理  
也天下至於鄉隣者分也理雖一而分則殊此顓子所以與  
禹稷同道也不然則果突不待薪者亦禹稷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二節

五不孝從輕說到重然詳諱於不顧父母之養者章子暴不養父的當時國人想必以此議他不孝却不知章子為父所逐是欲養而不得者非若坐待之而不為得養而不顧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子為父所逐而不相遇者以其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父母有過只當幾諫責善者必有峻辭厲色矣此豈可加父之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朋友不合便去得故責善是朋友之道父子不合去不得故

不可責善章子以朋友之道處父子之間失其倫矣故至於賊恩陽明子曰相親而善乃朋友之道相下則受益相上則

損總責善便忘已而逐人便有我勝於彼之意孟子云責善朋友之道特為章子子父責善云耳蓋云責善在朋友猶可用若父子兄弟間絕不可用非專欲朋友以責善為道也故

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章子豈不欲一節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者以已為父所逐而不得養父故

不受妻子之養而出之屏之也其設心是責罰於已亦是要

感動其父事雖不當理而志却亦可憐矣○是則章子已失

者以責善之故而得罪於父以得罪之故而誅責乎○章子為人只此而已豈還有他大不孝之事耶○孟子不絕章子亦是要成就他上心裏有些不安處正是一點的良知

此知開導他起來便有可成就之理人人都具此良知

於無所啟之者聖賢以此不輕絕人○章子之母亦嘗得罪

於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秦攻齊上王使章子為將

勦之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

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歿不得父命而更葬

母是欺父也臣不敢大破秦軍王又使章子將兵伐燕大

勝燕而還夫父且欺父生之日可知矣燕秦之連捷蹟

君之績亦偉矣章子其孝子哉忠臣哉

曾子居武城一節

此條是叙曾子去難之事○無當人于我室二句室與木不

平木即環其室者重在室上此是與典守的人說且示以將

反之意也蓋此室是我設教者教來恐有人寓此須加防護

莫使人寓之而毀傷其新木庶乎我反來時有教子弟之所

系○待先生四句是私下如此議沈猶行舉昔日在他家事

為今日在武城之例者他家是弟子武城亦是弟子也在他

家既不與難而在武城又可與乎

子思居於衛一節

此條是叙子思不去之事○如彼去二句示人以不去之意

也雖未及便歿却肯歿守之志矣○子思於衛矯國事之非

是故其君之守也務疆土之保是故君之自守也薦干城之

利是故君之將守也况歿之既至又忍自去而不守乎

孟子曰曾子子思一節

孟子曰曾子子思一節



曾子子思事不同而道同即而禹稷顓子同道之說總是一理而已矣父兄字根師字來既是師分便尊了故云父兄微字根臣字來既是臣分便卑了故云微惟其父兄也則父兄無父子弟之理此曾子之去所以為理之當然也惟其微也則微者有父君上之理此子思之不去所以為理之當然也理同矣非同道而何哉

儲子曰王使人問一章

聖賢固無異於人畢竟亦有異處程子云聖賢是於大同中各有不同不能大同者亂常而拂理也不能不同者隨俗而習汚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同異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節

焦氏四書講錄

下卷十一

五十一

老松堂

乞人或各妻耶有妾蓋設言之以况富貴利達之人見蓋也妻妾也

由君子觀之節

由君子觀之此君子是具眼人象利上最分明出處上最正當富貴利達未得時也不求得了時也不驕看那求富貴利達的未得便志沮氣衰隨然不勝其小者真箇只當乞丐得了便志滿氣盛整然不勝其大者也只當箇乞丐全不着他在眼奈何俗眼人是他榮耀便爭觀之而羨慕者嘖曰此豈惟不是具眼的君子亦且不若無知的妻妾見他時便羞而訕矣○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所以求三字包得有多少醜態在彼黃金之築何施也而求以灰馬之骨朱履之客何施也而求以函谷之雞土部之即何施施也而求以山

莊之太使其妻妾見之而曰良人者大也雞也灰馬也又下乞人一寺矣痛哭當何如耶雖啼哭之者妻妾猶妻妾也甚則以妻妾獻人名之以已名而求常蒙記憶者妻妾且不能保而哭之者亦無人矣嗟哉嗟哉富貴利達乃何物也而令人喪心一至此哉○富貴利達者以之為乞人大丈夫者以之為妾婦處士者以之為禽獸為蚯蚓激切嚴厲未有如此者讀者當報然而汗下憤然而思恥慚然一變而至道矣不然則何以立天地之間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

焦氏四書講錄下卷之十一終

五二

二九七



焦氏四書講錄下孟卷之十二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一節

舜當時不得親自怨以為有罪一心只思慕親必得要得親而後已怨慕二字是一章之主然此處且莫說明章誤為怨慕

萬章曰父母愛之一節

孝子即指舜公明高以舜之心既不得親不忍若是怨然無愁也遂至於號泣而怨慕想其怨慕之意以為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却因之外別無所能則子職之未盡者多矣父母之不我愛我之有罪但不知我罪是何一項求之而不得其故將何自而自解而贖罪也此所以號泣而怨慕可見舜是怨已而不怨父母矣若是怨親則又何慕耶○孝子之心五句真說破了舜的心事陽明子云舜父頑母嚚只去自詰之以孝未嘗正彼之姦俱在自家身上責備所以替嫂父之亦信順若有責善之意則彼未必正而是非先起矣爰骨肉之間者都要有此等心事豈惟父母哉

帝使其子一節

此條說舜怨慕之事下條則推其怨慕之心以解之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庫備以事之天下之士又多就之帝又將胥天下而遷之凡此皆人所不可必得者舜一旦無有之可不謂窮乎然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心不得以自達而身不得以自安此所以號泣而不容已也如窮人無所歸形容舜之迫切甚矣非知舜之深者焉

天下之士悅之一節

天下之士悅之妻帝之二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互若可以解憂者舜乃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何也蓋其心以為此都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纔可以解憂耳○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富貴好色人說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外物何足以加之況得外物而父母不順此心亦何忍安然而享之乎

人少則慕父母一節

少時慕父母人之良心是知此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者而為少艾之慕有少艾之慕移慕父母者而為妻子之慕仕則又移慕父母者而為祿位之慕此常人之因物有遷者惟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雖少艾妻子不能移雖得君亦不能移而此心無異於少之時慕至五十而可卜其終身之慕者予於舜之大孝見之矣大孝之人而可疑其為怨親乎○五十而慕不是五十以後便休蓋此時少艾妻子與君都經過矣既不能移他則慕則自此以後而至於終身更有何者能移之哉○人有父子訟獄訴於陽明子曰舜是世間大不孝之子替嫂是世間大慈的父聽者大駭陽明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替嫂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替嫂只記得舜是我鞠養成人而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鞠養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



能盡孝慮所以愈能孝及至替賤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  
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大孝的子替賤亦做成箇  
大慈的父許者聽蘇父子相抱慟哭而去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二節

前二節是說舜處父子之變後二節是說舜處兄弟之變處  
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理人自是如此

問孟子嘗以舜不告為無後此處又以不告為全男女之倫  
二說不同如何曰不廢男女之倫者正為後嗣之故也○對  
父母是見對於父母然不告而娶父母不尤對乎蓋告而不  
得娶則徒對父母而倫終廢不告而娶則父母雖對而倫亦  
保全矣○或曰舜無不告之事孟子只因萬章之問不辨其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二

三

光緒堂

有無而借以發明聖人之心事然歟曰不然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此皆孟子語也豈亦因有不告而娶之問乎或曰舜在歷山  
祗見替賤替賤已久若又緣何不告而娶歟曰舜娶二女后  
還在歷山孟子云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畝畝之中可見娶后還在歷山了替賤久若者娶后廢替  
而允若也豈是娶時已允若乎或曰如此則四岳稱舜克諧  
以孝丞丞又不格姦克纒降以二女者非與曰此不是說舜  
的父母已諧進進自治而不至於為姦乃是說舜克諧父母  
以孝雖孝已至而猶不自足進進然善自治而不為姦惡所  
沮格也克見其孝之純篤故妻以二女是四岳薦舜時父母

猶未順也舜何曾告而後娶乎或曰匹夫娶天子之女父母  
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舜試告之安知其不樂從歟曰替賤  
本要殺舜若娶天子之女便盡重他的姪子豈肯容之乎然  
則舜何不辭堯命而別娶也曰天子之女且不容娶矣况肯  
容其別娶乎舜以此娶而不告也說者不信孟子却九章子  
萬章曰舜之不告一節

問堯以天子告舜的父母他決不敢抗何至於不得妻曰堯  
不難於制替賤而難於制父母○堯之信替賤定有遠言替賤  
的遠言一也堯之信父母○堯亦難於強舜子故但治之以  
君法不論舜之父母不知替賤不知堯之信替賤人不能用  
此亦可見堯之信替賤則不得妻也一句讀焉字不是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二

四

光緒堂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一節  
問替賤要殺舜父母欲殺兒此是何故曰虞氏自窮蹙有國至  
於替賤替賤亦是箇國君其要殺舜者廢嫡立少之意象要  
殺舜者亦是欲奪嫡之故也若是匹夫之賤忿爭之小便不  
到殺的地位○象要殺舜況以兄弟至情說重在喜一適○  
問二嫂是天子之女豈容象得以為妻象是至不仁之人豈  
有托他治臣庶之理孟子何不為之辨也曰此傳訛之迹不  
辨而自明者孟子意謂假饒有此聖人處之亦不過如是而  
已矣彼世有兄弟為仇誓不復見而見則恨不推何者下  
曰然則舜偽善一節

校人欺子產與象欺舜不同魚既烹而云舍之無迹可見



不藏怒  
不宿怨  
二句新  
解謂仁  
人之於  
弟也直  
是無怒  
何怒可

之誠是也欲殺兄而云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乎但聖人之  
心只以天親為重故從前之事都不計較耳○君子二句望  
在可欺以其方難用以非其道是帶說的然則子產之信校  
人是可欺以其方也彼象以愛兄之道來亦欺之以其方者  
舜安得而不信乎○陽明子曰舜之善象固是自然而然而者  
亦是不責備象要他為善之意大凡文過掩惡是惡人的常  
態若要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初時象要殺舜  
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  
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人一旦象欺我以其方若又責備  
他欺我他的惡性完又激起來故信而善之者正是舜動心  
忍性增進其所以不能廢亦是舜善人善成此象的美善此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一節  
萬章曰舜流共工一節  
仁人之待弟與他人待弟不同惟知親愛之而已苟一貴一  
賤便不得以相親一貧一富便不足以相愛故親之必敬其  
貴愛之必欲其富舜封象於有庾使牧其貢稅正以富之而  
愛之也使列于諸侯正以貴之而親之也親愛其弟如此而  
可以為未仁乎○怨怒二字俱屬弟看弟嘗怒之而不藏其  
怒弟嘗怨之而不宿其怨若以惡仁人則是仁人又忍怒怨  
敢問或曰放者一節  
舜使吏代象治國本是欲象不得以暴民欲常常而見故源

藏直是  
無怒何  
怨可宿  
此意亦  
好

源而來是無帶之意故謂之放者象不得有為其迹似放故  
或者誤以為放也雖然是一轉語使吏治國者雖是欲象不  
得以暴民然亦是欲象無吏事之拘係以常來而常見耳○  
舜廢象家厚象不得縱其惡亦是保全他富貴的意思常常  
而來朝亦是薰陶他性氣的意思蓋朝廷禮儀之所在政事  
之所出忠孝誠敬備見於此常常而來見亦自有感化慶既  
要他與國同休又要他同歸於善舜之廢象真箇厚矣○  
有庾之封不以公廢私仁之至也恭虐之禁不以私害公象  
之盡也後之待骨肉者無論象不象而一以此廢之始終其  
而全矣不然若文帝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而縱之太  
過終而治之太慘可謂仁義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一節  
前一節辨舜無臣君之事後一段辨舜無臣父之事  
堯老而舜攝政一句已說破舜之不臣堯引堯典之言只以  
證其無此義引孔子之言又以明其無此理○二十有八載  
是舜攝政的年數舜既為天子三句言堯在時舜為天子  
而堯為之臣則死當待之以臣禮乃又帥天下諸侯為堯服  
三年之喪是以天子之禮待堯必堯垂死時猶為天子也  
既為天子而堯又為天子是二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一節  
是詩二句斥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三句原其作詩之志說  
詩者四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五句又示以說詩之



病○文是詩之一字辭是詩之不可不以文辭而方之不能盡辭之義也不以辭害志者辭不能盡人之志也惟以戒之意而迎取詩人之志是為得之此四句不止可用於說詩大凡說書都要如此若只以辭而已縱使義理可通猶為涉私穿鑿而不免卸書蕪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礙而實有所不可行者乎○雲漢詩後要補云知雲漢之不可辭泥則知此山之亦可意逆矣豈可泥其辭而謂天子可以臣父哉

孝子之至一節

孝子之至一句提述尊親卷親見孝之至處尊親之至輕帶過不是以卷親之至也卷與尊平重親下分兩項說可知矣為天子公之尊之至以天下卷是卷之至舜之孝如

此便是至孝而為法於天下矣

永言孝思孝維則之謂與

書曰祇載見赫暇一節

是為父不得而予是借其說而反之父可以化子若替暇反見化於舜若難為之父而不得以舜為子也即如野人之說以此為父不得而子則可矣豈可謂子為天子而得以父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四節

此章大指全在一夫完其所以為天者只在民心也故章末引太誓為結○堯授天下時把舜歷試諸艱不敢容易且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其慎重如此天與之說王亦有自來也好事者說堯讓天下於許由是以天下為堯成矣○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之天下能以天下與人

者天也天子如何能與得行與事一樣但以其出乎身謂之行以其加乎民謂之事行事不順利便是天不與舜之行事一一順利天就在此示以與之之意了然則以天下與舜者真是天耳堯何能與之乎

曰以行與事示之一節

天子諸侯大夫薦人三限以天子一限為主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也○堯薦舜於天試其行事可為天子不與之行事果即當天心是天受之堯堯薦舜於天試其行事可為民之主否舜之行事果即當民心是民受之堯堯受之便是與之故曰天不言

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一節

堯使舜主百神之祭是薦之於天也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而何使舜主百姓之事是薦之於民也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而何天受之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而非堯與之矣民受之則舜之有天下也人與之而非堯與之矣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備於群神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百姓安者其此之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一節

此又總舜之始終說見舜為天之附與不特一時然也蓋自



相堯以主祭主事至於堯崩之時凡二十有八年精誠之孚於天者久德澤之入於民者深足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可無家宰之聽矣乃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民心之所歸即天心之所存也故曰天與之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位雖以慰朝覲訟獄謳歌之民心實以順天心而不敢違也向使堯崩之後即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堯之子是篡而巳矣豈大誓曰天視一卽

太誓之引只以證天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說夫以天與為說者不是為堯一舜蓋因堯舜以立後世之防也天下者天之天下以堯舜之聖且奉天之命而不敢私相授受况於後世之庸主亂臣者乎

萬章問曰人有言一卽

此市人指亦全在天字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主意盡在此而句○天下者天之天下天子者天之宗子天以天下與人只問其可安天下而已不問其賢與子也天子以天下相傳只問其孰為天與而已亦不問其賢與子也是故堯舜之傳賢天與賢則與賢也而不拘乎世及之禮禹之傳子天與子則與子也而不牽乎讓國之義與賢與子雖不同要皆承天而時行者皆所以為天下也其德一而已矣○問舜禹之避假饒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君之子抑奉君之子而拂天下廢君之子為篡奉君之子為虐是皆

事之至逆由避有以致之者而舜禹何必然乎曰堯舜之傳賢皆生時傳之也舜禹亦生時受之也是雖未即真而天命人心已有定屬矣舜禹之避不是欲天下之我釋不是欲讓之朱均亦不是欲聽天命之他屬若然則何不當堯舜之生時辭之也乃既受命於文祖生受之而死又辭之即背君之命不信令天下無主以致大亂不仁舜禹必不為也愚嘗思其避之之故蓋堯舜死而堯舜之子尚在宮中舜禹若就居其宮是逼其子也孟子云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得之矣故南河陽城之避所以徐待其子之還耳豈是辭天下以讓於人而反其前所受之命耶晦庵子云舜禹未嘗有取天下之心去而避之惟恐天下之不釋後來是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耳至於蓋避禹子之事却有可疑者禹在生時雖薦益於天七年然當時見啓之賢遂不傳益而傳啓是禹之傳子生時已定而天下屬之啓矣禹死益又何避乎蓋益嘗攝天子之政三年喪畢歸政於啓自以盛滿難居避之箕山之陰也若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遜宣雲賢而共和去之類耳豈是為辭天下之故耶是知舜禹之避避君之子而不忍逼也故其後來有天下也無不獲已之心益之避避已之權而不敢居也故其後來不有天下也亦無可取之事若說益與舜禹同一避之之故則是益謂我將有天下矣而其後來天下不歸也果如蘇子由不度而無恥之譏哉○吾君之子不重吾君之有功德重子之賢足以資啓



冊宋之不肖一節

此承上文未繼斷傳賢傳子之出於天意只在民心將欲與賢時必使賢之相父而得民選又過子之不肖而不得民此堯舜所以傳賢也將欲與子時必使子之賢而得民又遇賢之相近而得民此禹所以傳子也○啓賢能敬為句故若聖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受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受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與宋均是天也亦舜禹宋均之命也與啓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啓益之命也然則傳賢傳子皆天命之公而已矣魯有一丘之私意哉

匹夫而有天下一節

此以下只反覆推明益雖有德又有天子之薦而但過繼世之君賢故不得以有天下○匹夫繼世二節源連給說下匹夫而有天下又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而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過繼世之君賢耳彼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廢無桀紂之惡天亦不廢之也故益雖有德有薦而亦不能以有天下若伊尹之與周公矣伊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俱不重○益既被薦是禹亦有傳賢之心也而所遇不同故不得而強傳之矣然則傳子之事乃益之遇不同乎舜禹非禹之心不同乎堯舜也而謀者乃以為禹德之衰謬哉

伊尹相湯以王一節

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是其德亦宜有天下也而不有天下者以遇太甲之賢耳太丁三句輕只重在太甲鎮履三句亦輕只重在悔過一段悔過是是太甲之衰如此可見天又在與子矣故伊尹不得而有天下蓋之不有天下者其此之類矣○太丁未立而死外丙仲壬二弟俱年少立不得太甲是太丁子年差長故立之顛覆而放之者欲其悔過也放之必於桐者欲其顧湯墓而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然放字亦是後人如此說要之伊尹却只藉諒陰之禮聽於冢宰者而為之不是顯然放置也若顯然放其君則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將何辭以謝嚴延年歟

伊尹相湯以王一節

周公相文武以王天下是其德亦宜有天下也而不有天下者以遇成王之賢耳成王足以繼文武之業可見天亦在與子矣故周公不得而有天下蓋之不有天下者其此之類與孔子曰唐虞禪一節

此又引孔子做結局正是眾言淆亂折之聖也夫禪者豈為名而故薄其子耶蓋不忍以一人之不肖而病天下之赤子也繼者豈為利而私厚其子耶蓋不敢以一時之充讓而殃萬世之紛爭也是禪者宜乎禪繼者宜乎繼象者宜也是必為其素一也其素一則其德亦一矣而可謂禹之德衰於堯舜哉○問孔子又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為家者不若為公道隱者不若道行然則素一之說何



也曰以行事有誠如記所云者以因時制宜者則義一之說亦誠然也故三代之英與大道之行孔子皆曰有志而又曰禹湯文武由此其選也何有低昂於其間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一節

當時人要便已私者多誣聖賢故有伊尹割烹要湯等諺

孟子曰不然一節

此節是即伊尹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要湯之志○尹樂堯舜之道蓋以堯舜之道為可樂而樂之也若不是樂便有苦難厭繁之意便撒下不置肯以此致君而澤民○堯舜之道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尹有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南軒子以書中自精一外唯此語最精

審此可見尹學識之妙樂道而有得矣○道外無義象外無道此以道義並言者猶云理也義也非義非道便不是堯舜之道故曰無大無小一以道義而不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湯使人以幣聘之一節

此節以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是叙伊尹從湯之始末以明其無割烹要湯之事○堯舜之道豈只宜於畎畝營菑三句尹亦豈真要終身於畎畝者特託以觀湯意之誠否耳蓋始進求要重是道義合當如此我自重而後人重之人重之而後其道可行也大聘且不遽受况未聘之先乎○三聘始出而仕矣况未至三聘之時肯以割烹要乎

湯三使往聘之一節

此與下節是伊尹一時之言三使聘之湯之意誠下尹所以情然而起與我字與三豈若字應使君為堯舜之君是以所樂堯舜為君之道而輔之也使民為堯舜之民是以所樂堯舜治民之道而澤之也夫君為堯舜之君則吾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上矣民為堯舜之民則吾身親見其道之行於下矣與其欲飲之使樂也豈若親見之為愈哉○堯舜之道是尹的肯子為君為民都只為此道耳真箇是志於道德的人不是為功名出也况說富貴乎後人莫說道德併功名亦不志了分明是志於富貴而說他為功名以功名二字易富貴二字意其初亦以富貴為恥談而諱之也今相忘之矣吁可哉天之生此民也一節

此是伊尹言已所以欲出而堯舜君民之意蓋以天意之所任有不於下辭者夫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學為天民之先覺則覺民之責在予矣堯舜君民而親見其道之行於天下矣乎○知覺是一理先知先覺是一人只云覺民不及于君者君為民而立覺民是為君覺之也且君是教化之本不先致君亦覺民不得○舊說知者知其所當然覺者覺其所以然嚴象子以為倒了知是全體覺是知之初始人有不知只為初時不覺纔覺便知覺如夢寐之得醒醒後便有知了人未嘗無知覺特有箇先後先覺者氣清而此知之本體無些遮蔽後覺者氣濁而此知之本體蔽着在內覺雖在後實亦未嘗無覺也此正是良知覺後知之全



體悉呈露矣便是致良知詩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降是  
天降之尹真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者天不是以先  
覺私辱我一人將以我一人覺世上億萬人耳我若負天的  
意思便厥罪惟鈞矣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都是我分內的事業可委之誰哉  
思天下之民一節

此節是因伊尹之言而推其心如此蓋即尹之言觀之是其  
幾心以為天意既在我便當順天而覺民使天下皆被堯舜  
之澤可也若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亦是我樂堯舜之  
道而不能使君為堯舜之所致者何異我推而納之井中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以天下自任故憂樂無道民之  
不被澤而內溝中者豈止一夫一婦也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則堯舜之道親見其大行而天下無一不被其澤矣不  
可以慰此心乎○若已納之溝中聖人憂民之切自是如也  
此堯舜之樂堯舜之道之大者也惟其樂堯舜之道故憂民  
不得為堯舜之民惟其憂民不得為堯舜之民故要致湯為  
堯舜之君○必如此而後其憂樂無憂之謂樂尹真樂堯舜  
吾未聞枉已一節

此節承上云觀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此則割烹要湯  
之事可斷其必無者蓋正人必本於正已吾未聞枉已而正  
人者也况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而辱已何以正  
天下乎若尹以割烹要湯則辱已甚矣安能伐夏救民而正

天下也且聖人之行不同或遠而未仕或近而方仕或既仕  
而去或仕而不去遠而仕者道義兩當去也遠而不去者道  
義不當去也要其歸肯在索身而已矣然則尹聖人也其身  
之去就亦同歸於索身而已矣而何有割烹要湯之事哉○輔  
氏云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  
實自正人始未有不仕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此意亦好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一節

伊尹既無割烹要湯之事然則所謂要者何也蓋要之以堯  
舜之道而非要之以割烹也尹亦不是真以道去要湯道在  
凡而慕在湯湯之於尹亦不是真以道去要湯道在  
要堯舜不是要湯也○尹之用是借其說而反之即子貢云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歟

伊訓曰天誅造攻一節  
伊訓只以證伊尹正天下之事正天下必本於正已觀伊訓  
論由我始其事於亮則伐夏者雖湯之事而始之者却是尹  
也尹真箇能正天下豈有不先正已而割烹以要湯者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一節

此章於衛條是以嚴常說不悅條是以嚴變說吾聞條是以  
觀人之法說皆斷孔子之無奇主  
離疽瘠環皆齊君衛君嬖倖的人謂孔子主之誣其錄此以  
於衛上類雖由一節

子路是勇於義者南子之見不悅公山佛肸之往不悅此何



以彌子之言告須知此意重行道上彌子雖不可主然衛卿或國之可得而吾道或國之可行也故以之告孔子○孔子進以禮退以象三句本有命句發下來進以禮是難其進退以象是易於退進退由得我者故一以禮象而不苟若得失則非我所能必者惟付之於命而已一直說下非謂有命故進禮退象也若以命之故而後由禮象是豈聖人之無所為而為者耶○士大夫出處只有箇禮象二字若稍慮及得失末流之弊便為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了故禮須充到辭讓之事象須充到羞惡之盡心体自然潔白功業自然光顯

孔子不悅於魯衛一節

孔子不悅於魯衛是不悅於魯而適衛文不悅於衛而適宋微服潛行者令人莫識以避桓氏之害也過宋是經過宋地不是已過了宋若已過了何謂當阨○主司城貞子貞子是宋之賢人故過宋時主其家為陳侯周臣舊說貞子臣於陳侯按闕里志歷聘紀年年譜諸書孔子過宋後適鄭又去鄭適陳因為陳侯周臣則是孔子臣於陳侯也不是貞子然此句亦是帶說的只重主貞子上○當阨時人多忿皇失措不暇擇主也孔子且為之擇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不擇而主難與侍人瘠環乎

吾聞觀近臣一節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是為人主也為君子主則近臣亦君子為小人主則近臣亦小人觀遠臣以其所主是主於人也主

於君子則遠臣亦君子主於小人則遠臣亦小人○君子從君子之類不苟同於小人小人從小人之類不敢親於君子彼難疽瘠環者小人也謂小人而主之宜也若孔子以之為主則亦難疽瘠環之類而已何以為孔子乎○春秋書紀侯米朝譏失所主也昭公棄晉主齊而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而終以乞盟棄辱成敗之機皆係於所主而已矣可不謹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一節

養牲者是稱公嬖倖的人百里奚賣身於他家得五年之皮為他食牛或者貧賤時亦有此事但以為緣此要稱公則不百里奚虞人一節

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造意者晉而以虞首惡者罪其貪也○人臣之義須以官之奇為正奇凡兩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勝寇不可敵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云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虞虢之謂也百里奚當時亦合諫諫而不入然後以其族行可也孟子不直說百里奚不諫先說箇官之奇諫意有在矣

知虞公之不可諫一節

自知虞公至可謂不智乎凡四段以首段為主下三段是推明首段之意首段言百里奚之不智下則言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干主之為汚奚自相泰至賢者為之乎凡兩段以下段為主上段是推明下段之意上言百里奚之賢下則言奚之賢如此必不肯自污以成君矣○賢智之說都是即彼以



明此奚之智既知彼又豈不知此乎奚之賢既能為彼又豈肯為此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奚既失之於前危而不持鎮而不扶奚又失之於後此處却取之者取奚之智只就去處適秦一節論前此不究也取奚之賢只就相秦有功一節論前此亦不究也正猶孔子取管仲之仁直論其後來之事其他都置之於不校然識者亦自可意會矣○聖賢不能以脫謗其謗亦不待辨理此章與前二章諄諄然辨之者須要識得箇大意思蓋使百里伊孔果如世俗之議人人便得以藉口凡為養性癰疽割烹之類者皆可因之進身矣如此而進則卑污苟賤何所不至又何望其正人正天下也此等議一闢仕路庶乎可清而天下庶乎可正矣孟子衛世道的意思倦倦如此豈徒為百里伊孔辨謗云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四節

叙伯夷之事非君七句是進退之清鄉人三句是居處之清

此皆是清之行故開三句則是清之化也

此條叙伊尹之事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者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如此也

叙柳下惠之事涉君六句是事上之和鄉人六句是處衆之和此皆是和之行故開三句則是和之化也

叙孔子之事聖至孔子本不可以事數者仕止久速之事蓋三子之清任和而云也夫人之出處知有速者不知有久有處者不知有仕即孔子去齊去魯之事觀之則是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所遇者不皆齊魯而所行者皆有當可之妙可仕可久可處而和也可處可速非清而何耶○聖人之心至精至融至靈至淨終無意必絕無固我無一些粘帶無一些痕迹仕止久速四句渾合着看到這地位真箇是瞻前忽後而不測其機從心所欲而不踰乎矩矱之至矣化之極矣三子可若是班班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一節

此總斷上文之說聖字不重只重清任和時字總見孔子之異於三子○問三子之德既各偏於一了何以又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無所勉強之謂不必皆協於時中而後謂之聖也○時字最好元氣在天地間通乎萬古只是箇時而已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循環無端各成其時循環無端者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各一其妙也總不出一太極孔子全體太極有故有為為應迹即元氣之所謂時處上古可也處中古可也處衰世可也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自息而消也止亦可仕速亦可久即自消而息也推移變遷活動流轉不期而然亦莫知其然矣妙哉

孔子之謂集大成一節

孔子集三子而時出之其所成者大矣故以樂之集大成者形容其大處○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終所



以終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大矣故謂之大成之樂○始條理者猶孔子始而知清知任知和樂一不知而成其智之大也終條理者猶孔子終而能清能任能和不無一不能而成其聖之大也三子其衆音孔子其金至乎○問知行既是合一此處人以聖智分始終為兩截何也陽明子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智中也有聖聖中也有智原是一箇理不此金王截然為兩箇也始終字亦不必泥况孔子之聖智是生知而安行也生知安行者可以先後始終分乎○孔子亦不止集三子此處只就清任和而品第也若要縱觀其太遠在知言養氣章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說二帝百王群聖人之大成都是集於孔子者矣盛哉

集註下卷之十二

國廿一

光裕堂

此與上條不足而平上說孔子之大此又究其所以大處上以聖智平重此只重智謂其聖由於智也○射者由此處而至百步之外是力之所至而中的或不中的是有巧有不巧也中字指中的說不是汎中孔子與三子同至於聖猶射者同至百步之外也三子至於聖而偏猶射之至而不中的者知射之不中的者由於巧之不足則知三子之偏者由於智之不足矣孔子至於聖而舍猶射之至而中的者知射之中的者由於巧之盡則知孔子之全者由於智之盡矣胸中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巧不足是也力有餘者豈以三子之聖為有餘於孔子耶○孟子嘗說夷尹諸公與

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亦巧力與金射而中的者哉此宮鐫問曰周室二節

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聞孟子亦只如此說要之亦不必求其詳○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天子一位六句說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統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一位一節

五等通於天下自為君者說天子公侯伯子男皆為君者也六等施於國中合君與臣說天子之國至公侯伯子男之國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天子一位提超看公侯伯子男是位天子以治天下者君一位提超看卿大夫上中下士是佐君以治國者一位字俱重見得位有一而不

天子之制一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超看亦是尊無二上之義○公侯伯子男爵有崇卑故祿有多少千百七十五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義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三句

自此至末亦提起此節看天子之卿大夫士不與列國卿大夫士之祿同却與列國之君同者尊天子而重王畿也若同列國之卿大夫士則天子亦同列國之君矣豈尊無二上之義乎○受地是受田以田為地者猶俗云田地也侯田三萬



二千畝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五里之地則天子畿內六卿八大夫二十元士等八安得有許多地分他中想亦視附庸耳大國地方百里三節

此三節君十卿祿俱不重只重在臣上君祿已見上故也○大國是公侯次國是伯小國是子男大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三千二百畝君田則三萬二千畝是十箇三千二百畝也故云十卿祿卿祿四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三千二百畝是四箇八百畝也故云四大夫次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二千四百畝君田則二萬四千畝是十箇二千四百畝也故云十卿祿卿祿三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二千四百畝是三箇八百畝也故云三大夫小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一千六百畝君田則一萬六千畝是十箇一千六百畝也故云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一千六百畝是兩箇八百畝也故云二大夫三等國上士田四百畝大夫田則八百畝是兩箇四百畝也故云大夫倍上士中士田二百畝上士田則四百畝是兩箇二百畝也故云上士倍中士下士田一百畝中士田則二百畝是兩箇一百畝也故云中士倍下士○卿以上三等國不同者以上之祿寔厚苟不為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寔薄苟又為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

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末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耕者之所獲一節

此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後說此耕者所獲之田不論上中下農每夫都有百畝其有上中下等差者以重有寡而力有勤惰也庶人在官者俸有大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統同而又辨異主制之曲盡也如此○周室班祿之制惟有井田故其制得盡善蓋井田者君民各有定業祿皆取於公田而不更及於私田雖是貧累者亦不得而多取也若行班祿之制而不行井田之制正所謂世祿勝固行之而助法未之行則取於民者無制上下亦不得而相安也井田今不可行矣公私之田各為一定之業豈亦不可行於今哉萬章問曰敢問友一節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此三句是總意不挾者三而下文獨以貴說者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也且是以此見彼之意貴尚不收挾况於長乎况於兄弟乎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一節

此條舉百乘之家不挾貴而友者五人是有德之人獻子友之是友其德也無獻子之家三句不重在五人要以獻子為主獻子取人忘己之貴則其己之不挾貴可知矣○問獻子



嘗美其室而戊尤之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似亦有富貴相者如何曰此貴備賢者之意獻子畢竟是不有其家的人故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一節

此節舉小國之君不挾貴而友者子思顏般是有德之人惠公友之是友其德也或以為友或以為師全無挾貴之意主順長息句則是併其成語而引之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一節

此條舉大國之君不挾貴而友者亥唐是有德之人平公友之是友其德也白入云則入至不敢不飽都是說平公不挾貴之意然終於此以下輕掩過未須綴云雖非王公之尊賢

然亦不挾王公之貴者矣

○平公之友亥唐汲於舟人蓋胥也蓋胥曰君不好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可謂不好士乎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在六翮持之毛腹下之翬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為下君之食客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翬乎于是造亥唐○天位天職天祿士之所無王公之所有者也平公好士矣尊賢可終於此而已耶

舜尚見見帝帝館一節

此節舉天子之不挾貴而友者舜是德之極也堯之友舜是友德之極也○舜尚見之初堯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之又問奚務曰務人論道則廣大而無窮論禮樂則詳

貫而不悖論政事則簡易而條達于是館之肅室○館甥貳室是居的事亦饗是養的事亦考又也既居之又養之也晦庵子作堯就饗舜之食是泥下賓主二字要以館甥作堯為主而舜為賓饗舜作堯為賓而舜為主殊不思堯為賓主者堯與舜本是君臣乃忘君臣之分而更迭為賓主之交也堯堯是堯為主以舜為賓終見尊舜之至處然所謂賓者亦只是待以賓禮耳不是延之上坐若果坐之於上則除却君臣不論而甥舅之禮亦乖矣可乎哉

用下敬上謂之貴一節

此節把尊賢與貴貴並說見得尊賢貴貴是一樣的義喚醒當時要人並知所重蓋為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者發

也尊賢即友士之類義者宜也貴是所宜貴賢亦是所宜尊

其宜一也不謂之義一而何哉○為君者固當尊賢為賢者亦當無負其尊敬心而沃心獻可而替否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使其君得舜於堯舜三代之隆者纔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不然徒責人之尊而無益於家國天下則君將曰此輩實長華競尊之何為也挾貴慢士之舉不友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一節

萬章此處是為君子受諸侯之禮際而問直到今之諸侯五句纔發其意以上雖多問難只為此五句張本以下問孔子之仕又是因獵較而帶說之也

二節之卻之一節



上云恭也就餽物者說此云不恭就卻物者說其所取之者  
義不義乃是見之於辭者故下萬章云請無以辭卻之以心  
卻之吻庵子作是心裏竊計則是以心卻而不是以辭卻了  
而後受之下要點不義則卻之意夫計其從來之不義則  
是卻其物而輕其人也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之耳

曰請無以辭卻之一節

交接是一事道是大綱禮是節目交以道者非無處而餽之  
也接以禮者餽之時又有節文可觀也斯孔子受之則不必  
以辭而卻之亦不必以心而卻之雖或取之於不義亦所不  
計矣說及孔子若聖人禮義之中正也而且受之況吾人乎

萬章曰今有禦人一節

殷受夏周受殷四句闕之是也若強為之說則云禦人之盜  
不待教而誅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而辨者于今  
烈然為其明也如之何可受其餽耶

曰今之諸侯取之一節

君子受諸侯之禮際暗指孟子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是以  
法論諸侯本不同於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二句是以理論  
諸侯亦不為真盜總是辨其禦禦之說也○禦人是真盜諸  
侯取非其有非真盜若以取非其有為真盜是從不義之類  
克而推之到義之至精至微盡頭去處凡有一毫非義者皆  
不可取苟取了一毫便於義有害便是禦人之類故曰克  
類至義之盡也然而此豈可以論人耶論人者不可克類至

義之盡則諸侯之非真盜也明矣○孔子亦獵較是隨魯人  
去獵較不禁止他不是自己亦去獵較也獵較就取物上說  
與上文亦畧相蒙諸侯之禮際尤非獵較之可比者獵較猶  
可而况受其禮際乎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不  
當卻此是何意君子之受賜為事道計耳故下文詳說孔子  
事道○問孟子教人為義直到克無穿窬之心乃不以克  
類至義之盡責諸侯何也曰責人要輕責已要重此處特為  
諸侯云耳要之吾人於辭受須克類至義之盡聖人義精仁  
熟受之亦無不可吾人却要需之又當必不得已纔受之聖  
賢亦不可放過也可似如責人而已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一節

自事道至為之兆是說孔子始之仕魯為進也自兆足以行  
至未嘗終三年淹是說孔子終之去魯亦為進也下節說際  
可公養之仕亦是為道亦不却交際之一驗也○魯人獵較  
只因祭器未要要以四方之食來供祭器故孔子先以簿書  
正了祭器某位用某器某器用某食都不以四方難得之食  
供在簿書所正的祭器上此聖人清靜無事之功雖既有常  
數而實既有常品則不必取之於四方而獵較者亦將自廢  
是雖不急急於變俗而亦自有變俗之道矣○聖人所以不  
去者蓋小試吾道之端示人如獵較一事但以簿書正祭器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使人久之自覺獵較之不可而吾道  
之可行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吾道之可行



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不能進而身已不見用矣可謂智乎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一節

上云孔子之仕正是見行可之仕正在季桓子之時因歷數其仕如此以道為兆者固有見行可之仕然又有際可之仕又有公養之仕於衛靈公衛孝公是也○見行可之仕是為適也際可公養之仕亦是為道也蓋際可公養都是緣此而藝其道之行耳若專為禮而為祿何以為孔子乎○問孔子本仕於定公乃云季桓子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作主不得孔子之仕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便去之要之聖人是走盤珠盤無傾欹珠無止息故可仕於桓子吾人却不可以

此為例楊龜山

之於蔡京胡康侯

之於秦檜

許平仲之於元

虜正被此例壞了英雄迄今嘆之適是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若曰無可無不可則珠將墜地而碎矣可乎哉○晦庵子以孝公為出公輒輒之拒父不孝已甚衛人雖無知肯以孝謚不孝乎方山子疑為公子郢是也○際可公養之仕亦是不卻交際之一驗孟子之善其禮際而受之也○有以孔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一節

此論為貧而仕者為貧而仕是主為養而娶是比

為貧者辭尊二節

為貧者道與時遠自不得尊官何待於辭曰此辭字不是人與之而我辭之乃是我自辭去而不扭道以求居也○辭

尊居卑辭富居貧是擇而居之乎路曰貧重難達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則非矣○此處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閭者莫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是限定只作此官特以此為例如下委吏乘田之類亦是也○果官雖無行道之責祿亦無受之理故為抱閭擊柝等官則雖不行道而亦不苟祿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一節

此引聖人之事作樣子聖人為貧而仕亦曾為委吏乘田來會計當是錢穀出入之明允也牛羊茁壯肥壯而又有生長也而而已矣○此處擊柝止此此外則無大事正見其職之易稱耳○此處擊柝止此此外則無大事正見其職之心而後可以居其位以聖人為小官未嘗有不屑之意且不肯苟焉而已必思所以稱其職此可見朝廷無不可屑為之官亦無一等官可以計較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心有所濟是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此推為貧而仕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之故位卑言高者有罪為貧而仕者道與時遠自不得尊官何待於辭曰此辭字不是人與之而我辭之乃是我自辭去而不扭道以求居也○辭



冒犯之却不思罪自外至者似饒得罪猶可說也耻自内生者當耻而不耻是謂無羞惡之心非人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一節

士之不託諸侯三節是言為士者自處之道繆公之於子思三節是言為君者待士之道

士託於諸侯是食諸侯所賜之祿諸侯一句輕只重在士上

萬章曰君餽之粟一節

君有周民之禮士雖賢而無位亦民也餽之便是周之可以

賜即是託賜者有常數問者無常數惟其無常數故無常職者皆可受惟其有常職者後可受彼抱關擊柝官雖至卑然

萬章曰問君欲養君子一節

亦有常職而可食於士上則無常職者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便是僭分而不恭矣以此不敢受

曰君餽之則受之一節

君之於士常餽可常以君命則不可繆公於子思數餽拒肉意固是美但數以君命而餽則不是矣及子思不受遂絕不

來餽則又不是矣○問子思何為標使而不受不受而必於卒也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及終不悟縱標使而不受卒

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曰不受可也標使不已僂乎曰受之則延於內而請出在外非若今人之逐去也稽首再

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一節

以君命將之五句正是養君子之道子思以下又以繆公之失說見其養君子者不可常以君命也○不以君命則失之

簡常以君命則失之賣故始而餽以粟繼以肉也以君命將之而表吾尊賢之誠其後粟或盡也繼之以肉或無也

繼之以庖人○不以君命將之○而免賢者之勞則既不失之於簡又不失之於清此之謂養君子之道矣

堯之於舜也一節

堯之於舜能養之又德舉之可謂悅賢之至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畝畝之中則不止廩人繼粟庖人

繼肉矣後舉而加諸上位位冠百僚之上則又迥異乎不能舉者矣○養君子者須以堯舜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一節

思若是倪首帖尾僕僕然利其養養之私而失吾養高之節則君亦犬馬畜之而已矣又何望其道之行耶故秦漢而下

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上之人遂持此以驕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一節

此章自往見不見義以上言士不可見諸侯以下言諸侯不可召士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一節

往役不往見此問亦好若非此問何以得義不義之說○天下之達尊曰爵曰德朝廷莫如爵故君以庶人待之而召之

後士亦以庶人自安而為之役尊君之爵耳輔世長民莫如



德故君以士待之而召之見士則以士自任而不往見尊吾之德耳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此所以皆謂之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一節

多聞是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在胸中可以備顧問而為師資也賢是即其胸中之大蘊蓄者發出來做大事業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此不是尋常的賢故須君就見而不可召終公亟見於子思一節

終公云千乘之國便有驕士之意似以友士為屈了子思抗辭以答之是欲折其驕而使之下士也以位三句輕只重以德二句友且不可況可以友為屈乎召比友又下等知而終公公出一節

終公公出一節

君固不可召賢若君之賢者亦必不往故引廢人不往之事曰敢問招廢人何節

萬章因廢人之事問此此意不重周尚赤旃通是赤色之帛別無文飾旌旗亦是用赤帛但旂則飾以蛟龍旌則飾以文采各象其人而為之也

以大夫之招一節

廢人廢人是賤者大夫士是貴者以大夫之招招廢人以士之招招廢人皆招之貴者也廢人廢人且不敢往況以廢人之招招廢人則招之賤者矣賢人豈屑往乎

敬見賢人而不以其道一節

賢人是以道自處者故君欲見之亦須以道義之道路也禮

之道門也唯賢人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見之以禮義是以其道也便可得而見君之則非禮非義而不以其道是塞其路而閉其門矣賢人可得而見乎○則君以禮義見賢者是如何曰如莘野之聘伊尹築巖之會傳說以見賢之遠者渭水之載尚父草廬之顧孔明以見賢之近者便是禮義有禮義便是有道有道之君便能行道賢人以行道濟時為心者故必如此而後得見也不然兼葭白露宛在中央而紉之何益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一節

賢者守禮義而不可召孔子乃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然則非禮義與此問極好但不知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惟其時而已矣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為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若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臣子之道賓師之道都見此章亦都是孔門盡得臣子知不俟駕之道也則必恭我之職而尊君之大矣廢師知不悅友之道也則必忘人之勢而遂我之高矣孔門之聖德真無一不備者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一節

一鄉之善士是我為一鄉之善士也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都只平平說晦庵庵子云善蓋一鄉竊恐善既蓋一鄉了則一鄉皆不如我之人又與之友可乎且云善蓋一鄉而斯友一鄉之士猶可也若云善蓋於古而斯友古之人也可乎○



問友人之善必先我有善是如曾曰我若不善便不知人之善而取之且人之善者亦將遠我安得而為之友乎

以友天下之善士一節

古人是詩書中所載之人物頌詩讀書者尚友其言論世知人者尚友其行古人之言善言也故友之以資我之言古人之行善行也故友之以資我之行詩書亦不拘定詩書兩經大率誄歌傳記之類都是詩書論世者即其頌讀之詩書而論其性情政事也尚友句只承古人說取友之道至於如此不是進而上之者乎

善之理無窮友之取亦無窮我此理人亦此理一鄉一國此理天下亦此理今此理古亦此理理者心之神明我雖全此

神明又須得友以為輔輔之者不是益其所本無交脩不怠亦惟極盡此神明之量耳此章可見聖賢之視己最虛視天下古今之理最無窮視人心最相通辭所以善與人同而文王所以望道未之見也

齊宣王問卿一章

王何卿之問者王問何等卿也故王又問卿不同乎○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必大過諫而不聽纔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雖小過諫而不聽亦便可去反覆二字尤宜深體一而諫不聽者安知其終不聽而過終不改矣或易或去終無害若未到反覆時姑以一諫塞責而遽易位而遞去之則是篡也逃也可乎○人君讀此章直是心膽俱寒了貴戚可

原缺



焦氏四書講錄下並卷之十三

告子曰性猶杞柳一節

告子認氣為性却不知性特附於氣者性是氣之靈而不離乎氣而亦不離於氣也

子曰子能順杞柳一節

杞柳是木梧捲是器順杞柳之性必不能成梧捲子豈能順

杞柳之性而為梧捲乎蓋凡將成賊杞柳而後可為梧捲也

杞柳可成賊也而人性亦可成賊乎若告子者賊夫人之子

矣○問孟子諄諄於辨性此是何等意思曰性既是善然後

君師之道可舉君可使之仁臣可使之忠父可使之慈子可

使之孝長幼可使之序男女可使之別朋友可使之信善可

賞而惡可罰皇極可立而天下可治矣不然將不仁不忠不

孝不弟不序不別不信有凡之惡無一不惡也奈何性本

善不孝不弟不別不信有凡之惡無一不惡也奈何性本

告子曰性猶沸水也一節

告子杞柳之喻是以性本為惡無善備之而後善與沸水之

喻並以性本無善無惡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雖云小

變要皆非論性之本旨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一節

水信無分於東西承告子水無分於東西之語而然之也然

決諸東方則東流決其東之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決其西

之下也是豈無上下之分者乎○人性之善二句是說性之

善人與否不善二句反說以見性之必善一說上二句是說

性之本善下二句是說性善之同人無有不善人人皆善者

也水無有不下水水皆下者也亦通

今夫水博而躍之一節

人既無不善水既無不下然却又奮不善又奮不下者何也

蓋水為搏激之勢所使人為物欲之蔽所害故耳說破此一

段便解了多疑絕○水性雖善於下然激於下而終不

能使之不復其本性也人性雖善於下然要之非其性之

本體故雖甚愚不肖之人嘗之為奸惡而卒之為盜賊鮮不

變色者至於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耶單豆之噉蹴而不受

則尤可識性之本體矣性豈不善者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認氣為性生是知覺運動之氣然須知覺運動的靈妙

靈妙謂之性物類雖亦知覺運動而為氣質所限靈妙便不

能舍故論人性者必於其靈妙處告子却未之知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一節

孟子本要以大率之性猶人之性折告子故先詰他白之謂

白以起折之之端白羽四句又是惡他說之未定重詰以審

實之使他窮屈而更無以為辭也○白羽白雪白玉連絡說

下正是白之謂白之音羽雪玉白之色雖同而白之質不同

猶人物之生雖同而生之理不同告子舉以白者為同而不

復論其質是舉以生者為同而不復論其理矣然則犬牛之

與人亦混為一類而無靈蠢貴賤之別者乎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處本要只說然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之性猶牛之性  
是幸過一以起下句也樂以知覺運動而為性則犬牛  
與人一樣矣若以靈敏論性則犬牛與人相去何啻萬倍  
耶○陽明子曰生之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  
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不妨凡人信口說的任意行的  
皆云此是係我心性出來此正生之謂性也然却有過差若  
曉得頭腦係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  
亦只是這口說的亦只是這身子行的豈能外得氣別有箇  
去行去說者乎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孟子當時論性亦豈不知要原氣論乃只道箇性善而不復  
參之以氣者只緣當時異端橫行若不以氣論性便是與異  
論者立赤幟了其流之弊必將以性為惡或以性為善惡混  
胥人類而犬牛胥天下而夷狄矣故只索以性善立論補偏  
救弊之意也噫是豈得已者哉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要學者盡其力也告子說仁內義  
外見得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者他意思只是要  
相矯以爭主吾道之盟耳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二節  
白馬白人承告子彼白而我白之說來白馬白人不是是固  
然其白於外也長馬長人不同則謂之非吾長於我也可乎  
○且謂二句還是詰之之詞故告子未達而云以長為悅是

果以長為義而不以長之者為義矣  
曰吾弟則愛之二節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者秦人之長亦者吾  
之長物亦有然者也然矣雖在外而所以養之者亦在外歟  
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亦在外歟矣在外而者之者在內  
長在外而長之者在內可見義不在外矣○仁義是一箇理  
理即仁之行而無不宜者非仁自仁而義自義也仁既在內  
矣而義豈在外哉且以長為義而云以長為悅悅之者亦心  
也心既在內矣而義豈在外哉

孟子問公都子曰二節  
義主於敬敬是吾心之敬而行亦是吾自行之故謂之義內  
鄉人長於伯兄二節

彼將曰在位故也弟在祖考之位叔父與我皆是子孫子孫  
以敬祖考為重故敬弟子亦曰在位故也鄉人在賓客之位  
伯兄與我皆為主主人以敬賓客為重故敬鄉人然則庸  
敬在兄斯頃之敬在鄉人亦猶庸敬在叔父斯頃之敬在弟  
也或當或暫因時而制宜轉移之機要皆在內而不在此也  
孟子問之曰敬叔父一節

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猶冬日當飲湯則飲湯  
夏日當飲水則飲水湯與水雖在外而時而飲食之者則在  
我之心也使以敬為在外則飲食亦在外歟知飲食不在外  
則知敬亦不在外矣義內之肯復何疑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四節

首條言性無善無惡次條言性可善可惡三條言性有善有惡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人之性發而為情可以為善則性之善可知乃所以謂性善

也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但可以為善則可

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性既皆善則有善有不善之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性既是善然却又為不善者何也物欲陷溺之故耳非其

才之罪也性情才總是一箇理非才之罪則非情之罪可知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節

此詳明上天之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是明乃若

無氏四書講錄

卷一

五

光緒堂

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是明乃所謂善也

弗思而不能盡其才是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義禮

智則隱羞惡恭敬是非都是極好的字只玩味這數箇字而

亦自無疑於孟子之所謂善矣

詩曰天生蒸民一節

此詩作於尹吉甫三百詩中雅賦是大頭腦則字即天則之

則本義德即足則也自物而言則字見其非現然之一

物也自所秉而言用彛字以其為所性之常也自所好而言

用懿字以其為美德而好之也其用字亦各有義矣○孔子

說詩只用三四箇字作轉語使自明白後儒解書却費多力

○仁義禮智即則與秉彛

之謂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即好是懿德之謂也以情論性

是評出一箇真證佐引聖人贊的詩詞又是取從前索卷來

判斷也孟子果命世之才哉○此詩有曰小心翼翼曰威儀

是力曰明哲以保身曰匪懈以事人以至補袞闕而將明命

柔不茹而剛不吐盡性的工夫事業亦備於此矣小子何慕

學夫詩尤何莫學夫此詩哉

孟子曰富歲一節

此章論人性之善始終只重箇同字以心論性者蓋心統性

情心同則性同可知也首節言性之本同而不同者由於陷

溺辭麥二節即物類之同者以明人類之同龍子至末節又

即人身之同者以明人心之同心之同然如此則其不同

無氏四書講錄

卷一

六

光緒堂

者信乎由於陷溺而非降才之殊矣

今夫楚麥播種二節

故凡同類者是曰楚麥之一類而及於凡草木鳥獸之類也

物之同類而相似者人皆不之疑至于人之同類而相似者

何獨疑之耶聖人句不重聖人只見其性之相似耳

故龍子曰不知足四節

此四段輕說過歸重心上去心與足口耳目同是身之所有

者足口耳目既皆同也心獨無所同乎以此提醒人最親切

最痛快人未有不悟者矣

故曰口之於味也一節

心之所同然者是理義理即義之存是心之全體也義即理



之發是心之大用也。同然者自然而然不待窮理精義之功而後然者聖人句亦不重聖人只見其心之同耳。雖聖人亦不過先得此心而其心之所同然者却未嘗與此心於衆人而豈有不同者乎。○故理義之悅心須作悅自家的方許多。賴多暴相貼舊說作同悅似無味只是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然後悅也。如遇易泰自然亦不待使心到易泰上然後悅也。天機之妙有感即通不必打點不必安排。至故至妙不容言矣。信乎心之同此善也。孰性在不善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二節。

此章爲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若平日養得心體全者便不消如此。山木不重只重人心上木之害不重斧斤重中筆牧之。心之害亦不重放之重且書格亡德住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孟子起死回生之法。

仁義之良心初生時便與生俱生但放失之後若無生理者故曰夜之所息若復更生一缺日復是日之夜良心日乘亦生就彼物放格了極裏物不離而神清身不勞而氣定是以生生而不覺。○平日之好惡是好仁惡不仁不善惡未有事存只一念好惡之公得人之所同然也。然平日特頃刻之際好惡亦特與人相近又特幾希而不多危矣。危者吾人保守之須要如荷盤承露。○格之反覆只是箇多欲多欲的人貪却要富貴却要貴貴却要尊顯尊顯却要無欲不遂且要爲子孫作千年之計此都是傷心體的緣有此微復氣如黍

米珍珠混入萬斛泥沙之內何時可提得出故其遠禽獸不遠夫始而與人相近者此人也終而遠禽獸不遠者亦此人。也人至於禽獸悲哉。○西山子夜氣箴云盡觀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蛻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秋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闔之基貞者元之本而民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夫環之閉群物具闔焉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猶晦冥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策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戒吾之秉離終日乾乾靡容一怠之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書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昭乎其昭融此箴以物欲之害夜爲最甚若異乎孟子之說者然即有補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莫對說要存起落木得其養固長而心得其養者亦無不長木失其養固消而心失其養者亦無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一節。此又引孔子之語丁寧人見心不可以失養操則存舍則亡則字甚急與即字同出入二句只就操舍二句見得亡使出存便入其出其入無有箇定時出便在外入便在其內其外亦無箇定處惟係人之操舍何如耳。○舊說以以爲心之



神效不則若贊心云者者來不存而入謂之妙可也也而  
出可謂之妙乎蓋此尺說心得失易而保守難其機如斯可  
畏之甚也須要無時無處不致其養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  
之候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正與中庸說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大學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同意○陽明  
子曰出入無時莫知其御不可便以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  
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  
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亦不當動  
靜者動靜無端豈有御耶○問浩然之氣與復氣同否曰浩  
然之氣是說氣之全體也復氣則是從浩然內說復氣又如  
此亦非有二氣也若養得浩然之氣便不消復氣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一章

王之不智由君子進見之時也故以生物為喻君子進見之  
時也由王德信之不專故又以學奕為喻

天下之物不知其幾特云易生之物者易生二字乃提醒人  
處見得人心之善是易生的一覺便告一培養便日新月盛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陽之氣以陽心之氣以君子物之寒  
以陰心之氣以小人○萌蘖原有根培養以根須自己工夫  
有常不可頃刻間斷又頃日親近君子有所嚴憚切磋以  
成内外交養之學不然根能存而萌蘖亦隨滅耳焉能  
心是箇主宰志是心之所向專心者主意專在此致志者極  
其所向直要到那處○專心致志四字正是居敬之道為學

之方也心堅石穿天下絕無難事矣豈獨為君者所難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一節

魚與熊掌不重只似詩之興體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  
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且莫說出義之甚果下  
文緣發其意○舍生取義亦不專說死國家之難說以難言  
常有者必待此而後取義恐終無取義之日了義字該得廣  
人生便有欲舍所生之欲而難成亦不悔便是取義如章內  
云簞豆不受嗟嗟是舍生取義也萬鍾不受不義亦是舍生  
取義也如此看義統處處有取用矣

生亦我所欲一節

生亦我所欲不過成生都在義內全是義做張主義當生則生

義當成則成是生死雖重而義為尤重故生不苟得成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一節

如使六句輕帶過歸重由是二句上由是皆所欲有甚於生  
下由是皆所惡有甚於死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一節

以處重人皆有之不重賢者之勿喪

一簞食一豆羹一節

此正驗人皆有之行道之人不免於饑渴乞人尤饑渴之甚  
若正當危迫之際簞食豆羹係其生死利害最切身了然猶  
惡無禮而不食可見欲惡有甚於生歟之未至如以時者乎  
為鍾則不辨禮義一節



單鍾對單食豆羹者彼是小事猶辨禮義而不受此是大者却不辨禮義而受之彼是生時關於我身有益者猶惡無禮而不受此是不關生或於我身無益者却不辨禮義而受之然則此受萬鍾者即乞人與行道之人乎要亦借說之詞讀者不可以詞害意○前篇以乞者求富貴之人此又以乞人卻受萬鍾之人豈萬鍾當貴果有況於人哉頃看禮義二字禮義合受處則萬鍾亦是養賢之典富貴利達亦是行道之機也無禮無義乞哀而求之者則雖錦衣玉食位冠百僚亦是乞人而已矣鄙哉

御為身成而不受一節  
此又以利害之緩急而下相較而深致嗟悼之意是亦不可以已乎蓋單食豆羹關乎身之生或似不可已者宮室妻妾所識之窮乏則是身外之物與生或都不相關也是亦不可以已乎不可已者且已之而可已者却又不可已哉○此之謂失其本心即本然之良心而欲思有甚於生或者凡本心之失必有其由起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是其所由起也人須在起處看破一切世味却是可已的都淡然放下一絲也不掛一塵也不染無入而不自得絲不失其本心若是起處不曾過絕還打要作富貴相的意思顧曰吾不失其本心未有不迷於富貴利達而失其本心者孟子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後車千乘而不為此所以能藐王侯蔑公食而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

此章以仁為主為仁之學只在求放心自來聖賢講學未有舍此心而不講求者蓋人之所以為人不過是此心而已放却心便失了仁失了仁便不是人而入於禽獸故聖賢千言萬語都只要人求放心而已矣○人心原不是有形之物只此無受於天一點神明之妙而謂之仁者就是人心其園外而竅中繫之於肺肝者血肉耳却不是心也故人有戚天理者為喪心豈其肺肝之間無園外而竅中者乎知此則知仁是人心而心不是血肉之軀矣○仁包得義孝之行而酌其宜者心也故學問之道只說求放心求得仁時義便在其中矣○求放心是學問之道不是以學問去求放心也若云另有箇學問去求放心則是世儒考古今通世變之學而與心體全不相干矣又何能求得放心耶○晦庵子云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為要切之務若考古今通世變則亦隨力而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此心救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以彼為重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心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便欲顧缺劣而不足觀况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晝之徒然後可造於正大高明之域矣又云文字雖不可廢然必養此心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為入世俗功利權謀裹去其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



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內之失則一而已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悞乎此晦庵晚年定論也見得學問之道只要在心上講求而與此章註解却大不同矣正是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學問的至妙至極處盡在於此此所以為聖賢之學而泰山之仰止者無窮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一章

此亦是嘆人不求放心指不若人不是疾病害事心不若人却疾病害事了明道子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心病須教由自家也夫病在身者直待泰楚之遠求人去醫病在心者只自家一反求之便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而由人乎哉○教罷之云心昧要細緊洪備此三者無病矣鶴林子云小心翼翼細也遜志時敏緊也有容乃太洪也此說亦妙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此亦是嘆人不養心心者身之主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不知養心以養身也桐梓知養使自拱把可至於合抱身而知養使自賢士可至於聖人苟為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一木之不若矣哀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一節

此亦是嘆人不養心燕愛燕養心與眾體皆在其中於已取之者審其何者為輕何者為重養其重者便善養其輕者

體有貴賤一節

此正解於已取之已之體有貴賤有小大貴而六者是心所當重也賤而小者是衆體所當輕也養小與賤而從其輕者則為小人是養之不善者矣養大與貴而從其重者則為大

今有場師二節

此二節一喻人之以賤害貴者一喻人之以小害大者然且莫說出下文纔說出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養者耳便食聲養者目便貪色養者四肢便貪安佚飲食之人專說養口腹者以一而例餘之意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為其以小害大而似狼狽人以賤害

貴而似賤場師耳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至膚哉

此是設詞輕掩過只以正意來繳飲食之人既專養口腹假饒於心又不老則口腹之養亦是軀命所關而不止為尺寸之膚者何可以為賤但飲食之人無有不失其心者此所以可賤也蓋口腹雖是當養然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亦自足以全其軀命者何必專養之而以小害大賤害貴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一章

人有此體緣成箇人體有小以太以體之小大分人之大小此語極切○耳目之官三句謂耳目不能思是小體也心之官三句謂心却能思是大體也體之大小只以思不思為盡



不思便是物物便不能通故為小思便是神神便能妙萬物  
故為太○耳目之官不思不是人不肯思乃耳目的本體自  
不能思也心之官則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心的本體自然  
能思也思則得之二句亦只闡發心說思即得此理不思  
即不得此理思與不思之間而理之得失係之可見心之所  
係者大矣○先立其大者心須是立立須是在先臨時亦不  
濟事先時奮起精神使心之神明不至昏昧不至放逸愈見  
卓立便愈見精明事至而能思物來而不蔽自體都泅令矣  
安能奪之乎○問心是得失易而保守難者立之功以何  
為先白試看天下之物只不偏絕立得佳稍有此偏便倒在  
一邊不能立了故要立此心者各人先從自己性偏處克將  
去以曾子而猶慮有不忠不信之偏以趙清獻而猶不免色  
之偏嗜况他人乎各人偏處若痛癢然自己未有不知者所  
謂良知也須要致此良知此心一涉於偏即下勇猛工夫着  
實克去絕不側在一邊纔正正當當立得此心佳不然是以  
偏和之物而遇風雨之漂搖矣能保其立而不仆也哉○先  
立其大者心定神凝而神常載魄不立其大者神散不治而  
魄常載神抱神載魄此固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也而真人深  
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在此矣哉哉

孟子曰有天爵者一節

天爵二字極好仁義忠信四平看義即是仁義忠信樂善不  
偽正是懿德之好自然而然者此皆上帝之所命天下之達

尊不待位而榮不假祿而富我得而有之人不也非天爵者  
古之人脩其天爵二節

古今人不平看聖賢今人上當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  
世則以文藝取人皆廢天爵而要人爵矣可歎可歎○孝  
廉賢良茂材明經漢之取人猶以天爵也唐宋而下古意滅  
盡矣今縱不能為唐虞三代獨不能為漢乎雖然人情愈偽  
賄賂橫行苟以天爵而取人又以虛名而取誰矣然則文  
藝之取亦不得已而聽命於天者乎要之居相選以進命為  
正○得人爵而棄天爵者彼以為可極一身之榮也而不知  
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亦可辱也以為可極一時之  
樂也而不知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亦可憂也以為  
可作無窮之計也而不知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  
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元可追亦可畏也况又終亦元亡  
而已矣其榮其樂其所計者安在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良貴二字極好有貴於己者是良貴人顧不致之特為物欲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趙孟之所貴是人貴趙孟能賤之可見非良貴也○晉為盟  
主趙孟世為晉卿故以趙孟說亦不元拘

詩云既醉以酒一節

仁義聞譽正是有貴於己者不是人之所貴人亦不能賤之  
者貴者我也貴我者天也是以謂之良貴○膏粱是人貴者



之食文繡是人貴者之衣謂樂是飽子仁義之聞譽二字一缺令廣字有別缺不是好字乃不取而自得者亦自有一段可愛處也○子思曰錦繡紛華而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良貴人貴之說亦得之子思者歟○虛齋子云命好德不好玉侯同屬尊德好命不好煩淵任窮天思及於此則何人貴之足貴而良貴之不貴也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一章

仁之勝不仁俱就自己說蓋天理人欲為消長之意仁者心之本體不仁從物感上出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客仁之勝不仁本是常理但仁是道心道心最微故為仁者須要培養得厚擴充得大終能勝不仁壓得倒驅得退若平日無培養擴充工夫此仁已微了作主不得便教欲交攻以客乘主其勢決不相下當此之時却又不反諸己而謂不仁之不勝為仁之無所益謬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章

五穀不重只以之起仁苟為不熟是人為之不熟者不如美稗不是以美稗為可取只見得美種之不熟為可恨也○仁之為道統四端而兼萬善位天地而育萬物真種之美者也為之何可以不熟熟字是要其成說這裏熟有五夫熟亦只是充盡已私續無間而已若稍間斷便又入來向雖有得亦終死亡為何緣得熟耶○晦庵子云天下無不可說

的道理只有一箇無處說不待到那熟時雖柴柿甘美之譬亦不足盡其妙也熟者自當知味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以重聖道只以曲藝為喻聖道相傳垂教萬世者只有一箇家法曰精一執中曰博約一貫曰明明德尊德性曰求放心存心養性名色雖不同總是一箇道理總是一箇家法學者舍此更別無法可據矣○法不可廢亦不可泥蓋法者存其大綱而出入變化則付之人也其止於教何以盡射之理而輪扁之所斲者亦不能以傳之子也然則上達之妙君子惟當自解於心而已若可徒泥法哉

任人有問屋廬子三節

以禮字就食色中禮說凡以禮食如嗟來之食尤不食之之類尤親如年荒不能備禮尤敬備之之類○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此之偏在一邊了段見得食色重孟子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重者而此之偏在一邊了段見得禮重屋廬子不能對三節

不揣三條先開示屋廬子使知答任人之不難往應一條正以答任人之詞教之也大意云論禮與食色者若不於其平而於其偏饒歟之食便可重於禮不得妻之色亦可重於禮猶不揣其本而察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善殊不知禮與食色之論豈可於其偏而不於其平哉禮重於食者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是饑歟與禮食之謂禮重於色者只是不得妻與親迎之謂  
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與羽之謂哉蓋饑而歟者  
食之重也以禮食者禮之輕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豈但食為差重食愈見其重矣不得妻者色之重也親  
迎者禮之輕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色為  
差重色愈見其重矣惟取禮與食色之而下平重者此之則  
禮之尤重統可見矣是故終兄而奪食禮之重也不終而不  
得食食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則將終之  
乎吾知寧食不可得兄決不可得兄可見禮尤重於食矣踰牆  
而樓康子禮之重也不樓而不得妻色之重也取禮之重者  
與色之重者而比之則將樓之乎吾知妻寧不可得康子決  
不可樓可見禮尤重於色矣任人聞此能復強辨而輕禮哉  
○禮與食色輕重固有大分然亦有不可執一論者又在因  
時而制宜也夫以聖賢雖不枉尺而直尋亦不膠柱而調瑟  
常事則處之以經變事則濟之以權孟子斷斷乎守經而不  
及於用權者特為任人云耳淨瓶之未賜可漫輸却山子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一節  
人皆可以為堯舜為是脩為也曹交將為字忽過故有之  
交聞文王十尺一節  
鴈鴈不以大自誇鴟鵂不以小自懷身不勝衣者有霸晉之  
鴈而橫於九畝者不免會稽之誅類若女子者有闕漢之功  
而大於十圍者不免鼎陽之敗九尺四寸何足以為長也此

而可為聖人則陽貨之類為孔子項羽之目為重華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一節  
有人於此無不勝一匹雖便為無力人舉百鈞便為有力人只  
就一箇說匹雖之不勝為不用力也不鈞之能舉為其用力  
也可見人本有力但不用耳用之則雖為獲而任者亦勝之而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一節  
與處云徐行疾行下又云衣服言行分明為曹交禮貌衣冠  
言動不稱禮而微然亦是教人的方子大凡教人都有箇開  
端處象山子云聖賢教人只就日用處開端如徐行後長不  
成在衣者後行便是孝弟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也須是  
就上面着工夫○問孝弟如何盡得堯舜之道曰孝弟所包  
者廣親睦是孝孝者萬邦時雍亦孝弟也底樣是孝弟天下化  
成亦孝弟也人惟看察了孝弟故疑不足以盡堯舜之道耳  
孝弟之極致只在家庭而已哉  
子服堯之服一節  
言行服況說就點孝弟亦不妨舉堯是以之該辭也服堯服  
言堯言行堯行亦只是服有道之服言有道之言行有直之  
行不是一一與之同也若一一而與之同則堯乃天子也衣  
冕之服號令政教之言行可得而同之乎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額晉而受業於門  
曹交歎見鄒君而曰得款假館而曰可詞氣粗俗全是揶揄  
之意正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嗟嗟人生貴顯便至王侯將



相大却亦不過三四十歲。况于倚托貴顯者乎。唯有立身行道。使千載不朽。人願往往以彼而易此。且以彼而挾此。何哉。曰。夫道若大路然。一節。

此道字汎說。然點孝弟亦不妨。師是人之依歸。依着道行道。便是箇師道。在此師便在彼道。在彼師便在彼隨在而皆道。便隨在而皆師。倚其師之多也。故曰。有餘師。既有餘則其為堯舜也。亦有餘善。○師在歸求亦只為曾文云耳。楊子雲曰。一閭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師其可以乎。然師亦不可易而求也。庸工誤器。器可以別置。庸婦誤衣。衣可以別裁。庸師誤子弟。子弟可以復胎乎。是尤不可不慎也。至○問堯舜可為聖人。固是可學者。而聖人不復見於天下。意

者聖人畢竟不可學。然曰學其可學。斯可學矣。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矣。何謂可求盡吾心而已。矣何為不可求全其才而已。矣求盡吾心者。孝吾親。弟吾長。懲吾忿。窒吾欲。敗吾過。遷吾善。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不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難就易斯謂之善學矣。而何聖人之不可為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一節。

高子以詩人溫厚和平。小弁詩哀痛迫切。故議之曰。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一節。

有人於此。以小人為美。越人聞弓而射之。其兄聞弓而射之。

俱是射此人。以人為越人。所射則談笑而道之。為其兄所射。則垂涕泣而道之。為其兄所射。此為其父所嚴者。兄弟至戚也。兄射弟。弟便絕了。弟故此人涕泣而道之。不忍絕其父子至戚也。父嚴子。子便絕了。子故宜曰涕泣而道之。不忍絕其父子。○親親之仁。只就一點愛父之心。說不是全體之仁。○詩三百怨者。亦多高子只議小弁者。以其處父子之間而怨也。却不知小弁之可取者。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能怨乎。

曰。凱風何以不怨。

此問是以凱風例小弁。重在小弁上。親同有過。詩同一體。小弁處父子之變。猶凱風處母子之變。小弁既當怨。則凱風亦當怨也。而凱風何以不怨。凱風之不怨。是則小弁之怨。非矣。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一節。

凱風之過。過在身家。故曰小小弁之過。過係宗祧。故曰太○愈疏不可。磯俱無了。親親之仁。故俱為不孝。愈疏者。不孝小弁所以怨也。不可磯者。亦不孝。凱風所以不怨也。而事不可同日語。可以彼而議此乎。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舜五十時已無怨。此云怨慕。亦不允。怨慕者。為至孝可見。小弁之怨。亦是孝也。既是孝子。可議其為小人也乎。○舜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怨已而慕親也。小弁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是怨已而亦怨親也。孟子子亦姑借舜以証小弁耳。若論人品之高下。則何啻霄壤之別。



宋經將之楚一節

宋經是聞孟子之風而悅之者其為人太急其自為太忠故  
多遊說○孟子遇於石丘雖是偶過然宋經於此得聞仁義  
之說亦是天要明仁義於秦楚故假此一會也○當中流而  
覆舟者一壺可以千金當構兵而說罷者一言可以九鼎故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惜乎其不可耳

先生以利說秦楚一節

此是以利為說之害正見其說之不可也○經說構兵不利  
便是說罷兵為利故云以利說秦楚之耳○人臣人子子弟  
即三軍之士與之利風一倡國人都懷利了此以屬三軍者  
因承樂毅句來下文微以○懷利以事者懷箇利心去事  
之有所覬覦而不出於實心也故見利忘義失利忘怨其害  
之禍起而國必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一節

以承上云利說不可說秦楚亦有仁義而已矣以仁義說之  
者只就構兵上說如殃民不仁犯制不義之類○懷仁義以  
事者懷箇仁義心去事之實實落落但知此事是我心所當  
自盡的絕無一毫覬覦之意也夫聰明人人相愛相敬者  
亦親遠者亦順矣而有不下天下者乎○罷兵息民同一事  
也以利為說者便至于亡以仁義為說者便至于王王與亡  
迥然不同若此然則經說秦楚亡乎欲秦楚王乎不知後來  
經以仁義說秦楚否如其說之而不王則秦楚不行仁義之

過也經無與也以楚之所以亡於秦而秦之所以亡於二世  
也經何與哉天亦何與哉

孟子居鄒一節

率任與儲子初不自來只以幣交來為非禮故孟子皆受之  
既受之後康守者猶可不來為相者不來他日一見一不見  
他日由鄒之任一節

連得問問字與吾無問問字同乃非問也屋廬子知孟子  
處以元有義理本無可問者但不設為問之之詞則無以得  
其處之之故故問之曰為其為相與

問曰夫子之任三節

享多儀儀即不是儀文惟不後志於享是書自解不享  
之意為其不成享又非孟子解不享二句之意蓋以不後志  
於享為不享者為其不成享故也○享禮須是志與物而書  
經成箇書不後志於享者有物而無書得其一又缺其一便  
不成箇享書○季子是成享者故見之儲子是不成享者故  
不見之書蓋是為其為相耶

屋廬子悅問之一節

或問之曰問季子儲子如何一為成享一為不成享季子不  
得之鄒而為居居守不得來見意而任與鄒又是異國難得  
來意帶說儲子得之平陸重為相得以來見意而平陸又是  
齊境內易得來意帶說不得之鄒者以幣交而儀已及物故  
謂之成享得之平陸者雖以幣交而儀不及物故謂之不成



享然則孟子之一見一不見也何莫而非義之所在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一節

此章淳于髡譏孟子有三段仕齊而去為不仁走一譏雖不  
去亦無益是再譏不足以為賢是三譏髡嘗云季孫梁父之  
陰柴胡桔梗可車而載三譏若此是以孟子為柴胡桔梗而  
名實即是功名此二字聖賢所不道者若以先名實後名實  
為仁則是仁者亦以功名為念了故孟子答淳于髡全不提  
此二字○髡意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統為仁若既  
出了未能成事而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而無所成這  
便不是仁不知為人豈聖賢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先  
者時苟我用便出而為人時不我用便處而自為處而又出  
出而又處卷舒變化一隨乎時何不可之有若云既出了不  
可復處到底只要為人則必至於枉道而亦未有能直人者  
但此意難以語髡故只得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事曉之伯夷  
是處者柳下惠是出者伊尹是有出有處者處者是仁出者  
亦是仁出處不定於一者亦是仁可見在三卿而亦具仁矣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一節

孟子在三卿而又去之正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仁之  
熟而聖之時者但不敢直附孔子且將三子米說然終是不  
能掩也故以孔子為結斷○伊尹五就桀是就湯以後事既  
為湯出了便當以湯之心為心就桀者湯使之就望桀改過  
而遷善也柳子厚以就桀為欲速其功差矣○仁者純乎天

理而無私心三子之心俱純乎天理夷不為桀身之私惠不  
為干利之私尹亦不為利名之私同此天理之純故曰其趙  
一也然則君子之出處亦惟純乎天理無私心而已而不必  
其同也必求其迹之同是同於去者而同室之闢亦不救同  
於就者而御鄰之闢不閉戶善可謂仁哉

曰魯穆公之時二節

亡甚於則魯之不亡賴此賢之力也若無此三賢者則亦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一節

王豹善謳縣駒善歌是長言之謳聲有曲折杞梁妻善哭  
夫華周妻無考發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篤夫婦之義無分於  
成生也晦庵云云國俗化之皆善哭豈國人之夫皆成耶

曰孔子為魯司寇節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  
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  
非以不賢之故也龍黃鵠而責其無千仞之翼良驥而責  
其無千里之材差矣○乃孔子二句上句重和處君柳下句  
重和處臣欲不欲正是孔子之用心微罪微字對顯字得不  
顯之謂微不是微小之微而以膳肉不至為罪之小欲以微  
罪行者欲以不顯其君相之罪行也不欲為苛去者無故而  
去便去得無名色是為欲去以膳肉不至去則亦有箇名色  
而不是苟去矣孟子之去齊想是齊王亦有罪也然終不顯  
而以解髡之三譏亦是見與明法用意忠厚者矣宛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一節

自王道衰霸國盛人但知五霸之功誰改諫五霸之罪惟孟子崇王黜霸故以三王律之而名其為罪人夫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趨已下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則愈趨而愈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一節

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只重畝二事省耕省斂帶說不重○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詳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是詳述職之事○諸侯之賢否天子平日想察未及入疆時驗過了終行賞罰不賄入疆之初安能悉其真偽而可遽行賞罰也○貶其爵者猶存其地削其地者猶存其人是他改過之意終於不改而後六師移之可見王者重絕人矣○詳

焦氏四書講錄

下孟卷十三

四

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天下事主之者天子而諸侯皆不敢自專○二王之法如若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之法如若是故天子討而伐之天子之命以伐而不討討也○五霸伐諸侯不自伐而必撻諸侯者緣他不奉天子之命亦自知得不可乃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以為出於公焉耳○五霸於天子之賞罰征討都有僭倖此只罪其征討者以征討而該賞罰也然賞罰之僭倖猶有限征討之僭倖更無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於死

矣故獨以此為說亦服上刑之謂也哉

五霸桓公為威一節

葵丘之會諸侯為句束牲是把牲束縛而不殺載書者性上載五命之書殺牲便有血不殺牲故不執血桓公自恃他威足以懾人而人不敢犯又恃他信足以服人而人不能犯故無事於歃血也○天經地義莫大於孝五刑之屬三千罪亦莫大於不孝故以誅不孝為首世子既立是天子所命國人所戴者故不易萬一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易之妻是與君敵體承祀宗廟者以妾之賤為之則不惟輕其身且輕先君矣故無以妾為妻○士無世官世官之制害事最多子孫之賢者有幾以愚不肖之子濫襲先人之官政不能理而軍民世被其害不若除元勳外各軍職子孫只依世祿之制教之成材者然後授之以官庶可兩全而無害哉

焦氏四書講錄

下孟卷十三

四

高皇帝定襲職之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年及二十此試初試不中者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其制之嚴若此而今則不行矣雖有此試之名不過虛應故事耳又何望有成材而稱職者耶○問桓公之五命亦是三王之道却以為罪人何也曰王霸只在誠偽上辨三王之道誠也桓公之命偽也王自王石自石不可為王霸豈可為王乎○霸者之偽只為圖功利故人皆以功利詆霸者而要之霸者却無功利也霸莫盛於桓公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矣何功利之敢望乎故曰王道之外無坦途



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詆霸以功利者本情  
長君之惡其罪小

長君之惡者君有惡不能諫又順之惡便從此益長逢君之  
惡者君之惡未發探其意而先迎之是他的意思與君相違  
也夫君有惡念其始亦未安而不敢以遽達小人迎而安之  
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而他能先之則其愛也必  
篤逢君之惡一語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君人者豈能無  
故乎臣子須是有忠愛之素以感之有德望之隆以鎮之使  
其欲若有所飲而不散次以帝王之學而導之又多進賢人  
君子扶持之匡勸之力不以一日而有間夫然後君心日以  
無欲君德日以清而天下日以大治矣矣有所謂惡乎謂  
君之惡有不忍聞者況長之乎長之且不可也又

舉欽使慎子為將軍四節

天下事須論箇利害尤須論箇是非不教而用為殃是是以  
神聖論齊不可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以是  
論齊亦不可伐也

慎子即名到者晦庵子云滑釐是慎子名未之考也慎到尊  
尚禽滑釐之術故云一戰而勝正滑釐之所可者夫子云不  
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一節

此節舉先王封國之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一遠天子之  
地方千里者必有千里之野出終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

禮諸侯之地方百里者必各百里之野出終足以守宗廟祭  
祀會同之典籍宗廟只當有國者看不是單說祭祀之宗廟  
周公之封於魯一節

周公太公是有大功者雖裂天下之半封之亦無不可而顧  
他於百里者蓋二公是諸侯遵先王之制而封以百里之地  
惟使他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已矣○周公是魯之始太公  
是齊之始故特舉之魯之始既定於百里今何可得而益齊  
之始既定於百里今何可得而損乎

今魯方百里者五二節

魯方百里者五有五王者作必在所損又豈可取南陽而益之  
也殺人以求即足缺民而不害於堯舜之世者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節云缺民亂制是不仁而不道也主之者雖魯君正救之  
者却在子既不能救而又為之將亦異乎君子之事君矣當  
道志仁雖是平說要之道即仁之道也心志於仁未有事不  
當於道者以遵先王之制以脩與國之好以全民物之命凡  
事之當道者都從志仁一念為之耳慎子不能以此而事君  
便不是君子不君子便是小人矣小人可甘為哉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一節

此言當時當國之臣君不鄉道不志於仁是桀也臣不能引  
之以仁道却又求富之是富桀也而民益困於財矣非民賦  
我能為君約與國一節



此言當時強兵之臣君不御道不志於仁是桀也臣不能引之以仁道却又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而民益困於桀而何所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維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言富國強兵之臣用之者無益而有害以富強為良臣今之道今之俗也今之君蓋恃此輩可藉之取天下耳殊不知天下非亦非此輩所能取也雖或幸而與之天下然民心不歸和木不固豈能並起而爭之亦必至於危亡矣能一朝居曰主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中國什一而稅是堯舜大中之道惟其中也故措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疆重之輕之皆非中也故可行於夷狄而不可行於中國可行於一時而不可行於萬世說輕之併及

重之者輕之者自負其重之而不知其同歸於亂也○二十取一與並耕而食是箇似是而非的法度聖人治天下却因違道以千百姓之樂因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不念稼穡橫征暴斂者掃百姓以從己之欲也並耕而食二十取一者達道以千百姓之樂也孟子一紙之為樂一紙之為終獲夷安要際亂反正之功大矣哉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一章禹以四海為壑水性就下四海是下流所聚以四海為壑者不特順水之性且四海是無人之境水到此處更有何傷此禹之所以為仁也丹以鄰國為壑曲為隄防水被壅著已足是行而無異洪水之災矣且鄰國獨非赤子乎已受其利而

鄰受其傷此丹之所以為不仁也不仁而可愈於仁者哉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字考之說文古無此字晦庵子以為與諒同訓作信而惡字從平聲讀時文且依他說君子於事信有必為之志拿定要做事有箇執持若不如此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也○橫渠子據貞而不諒之說以諒為必信而惡字從去聲讀謂君子不必於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此說更好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樂正子學於孟子魯欲使之為政弟子之道行即師之道行也孟子以此喜而不寐○孔子嘗攝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樂正子之好善將以貴而

下人矣孟子之喜亦是此意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一節

強知慮後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得太好若太好便是聖賢之大勇大智大識見矣為政者又豈可無耶然則美為善而不寐四節

善字談得濶好善是好善之理而好人之善亦自不消說天下至大也好善且優為之無況魯僅天下之一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告之以善此發好善優於天下之意是議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好善之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已未得



則樂於求之既得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也  
告者盡四海之善則聞者皆善言見者皆善行智識勇略無  
一不在其由而天下之治優美矣又何有於一國乎  
夫苟不好善一節

此說不好善之害亦是見好善優於天下之意不好善之人  
善者止于千里之外而與謠諑面諛之人居則聞者非善言  
見者非善行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于下國政治且不  
可得善况可以望天下之治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仕者有就有去陳子問仕是無去就問故孟子答以所就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一節

此條重行其言上迎之致敬以有禮是為行言之地言即道  
之所存行其言即是行其道也既以言而就故亦以言而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一節

以條重致敬有禮上既以禮而就故亦以禮衰而去

其下朝不食一節

此條重周之上未言就之者先時曾就來未言去之者後亦  
決是去也○饑餓不能出門戶者周之統可受未至如此甚  
者猶不可受也受之云免死而已則亦有節而不多矣

暗庵子以孔子見行可際可公養三項仕解此三條愚意不  
然蓋三條雖都是說古之君子然君子亦有高下但不是小  
人通得稱之也孟子分明通上下說仕本是為道者道行便

當就道不行便當去故以道為去就者是上等的人不以道  
而以禮者是次等的人故謂之其次不以道又不以禮而只  
以其周之者是下等的人故謂之其下見行可際可公養三  
項仕却都是為道也若引來解此處恐下視聖人一等乎哉

孟子曰舜黜於畎畝之中一節

首二條言處困之冬三條言有過之人四條言有國之人未  
條則回上事而汎言其理也

舜說六人人品不同事功亦異孟子不是混取之蓋王霸之  
分自有取舍以特因其由困而卒者同故併以之勵人○舜  
說夷吾百里奚人皆知之膠鬲當武王伐紂時紂使鬲侯師  
以甲子日報武王冒雨疾行救鬲之疾叔敖為令尹時有丈

人吊曰將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是以  
吊也故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  
厚吾施益博可免於患矣丈人曰善哉言乎附記於此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節

舜說六人所以為聖為賢者雖是天資不可及然亦未必不  
自困中來蓋困是進人之基康節子云當鍛煉時分勁挺到  
磨礱處發光輝吾人所以成德者大率如此○所以二句承  
上五句說動心忍性是其德增益不能是達其才仁義禮  
智之心雖非至此始有也然道則責成於己之念未有不自  
愛勤惕厲者動之聲色臭味之性雖非至此遂無也然養則  
付命於天之念未必不自備嘗艱苦者忍之所知所能者維



非有加於賦畀之外也。然熟思審處之方，亦未必不自經閱諳練之深者，增益之心性既忍且動，則以當天下之任，必不縱一己之欲而不為百姓之害。善才能既增且善，則以任天下之事，必至繁不為之亂，而至大不為之驚。善成於困極之時，而用於既成之後，雖聖賢之福亦天下之福也。天意之妙，若然則吾人之處困者，可輒怨尤，以至於顛墜乎？○問文王周公不以困而成，孔子顏淵困而未大任，天意又是如何？曰：堯聖之因流言之懼，文王周公亦未嘗無困也。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孔顏之任可不謂大哉！

人恒過然後能改一節

人恒過是以常人說常人，便恒有過也。困心衡慮而後作，則

凡事必皆謹之於平日矣。微色微聲而後喻，則凡事必皆謹之於幾微矣。此處亦不是，以過望人是，要人改過而進於無過也。苟過而不改，而不能無過，則亦頗復之厲而已。孟子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為國者有法家拂士之規諫，有敵國外患之侵凌，便勵時

治而國可以恒保。若無此四者，便溺於宴安，國未有不亡者

也。漢以無諸葛亮亡，晉以無孫吳亡，唐以無郭李亡，宋以無遼

金亡。古來興廢都是如此。樂苦者病，則利外有國者，鑒之於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憂患有生之理，安樂有歿之理哉。

高皇帝嘗命工畫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

孫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忍。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驕奢，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又嘗示宿衛諸臣曰：卿等並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赫，何救望之？然彼皆恣其逸樂，以致喪身敗名，爾輩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此處在於安樂，生於憂患之理，既以為子孫訓文，以為臣下訓，則今明良相保，以成億萬年無疆之休，若夫豈無附本哉？○橫渠子云：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是憂患與安樂，天意都在要人。生全也。君子脩之志必忠也，好少樂也，好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也。是為天者有矣。小人恃之，而安樂也不好，憂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一節

子不屑之教誨也者，不是絕之，乃激而進之之意。使之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不屑之教，亦是教，可見教亦多術矣。

○程子曰：君子若未得位，無處可以發揮，則講明聖人之學，以開導後進，身雖隱而道光亦離處而教行，亦不枉其素志。

矣。○教人雖是多術，然本領却只一件，不過是要人收拾此

心，若不先去理會這本領，只教他事事物物，上理會雖是理

會得許多骨董也，只添得許多雜亂。添得許多驕吝耳。故語

述件則曰：教亦多術矣。語本領則曰：術豈多乎哉？

卷十



焦氏四書講錄孟下卷之十四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此章晦庵子分作知行時文且依他說一條是知以造其理  
三條是行以復其理三條是知行各造其極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統乎性性命於天性是仁義禮智  
天是元亨利貞仁禮卽元亨之理義智卽利貞之理盡者知  
之盡也盡得心之理與敬是知得仁禮之性知得仁禮之性  
便知得天之元亨利貞盡得心之理與別是知得義智之性知得  
義智之性便知得天之利貞

心性不是兩箇性卽心所具之理存養亦不是兩事存其心  
卽所以養其性說存心又說性者只因上面有知性字故

又綴簡養性字在此心便了又存之使其所盡者不至於  
有失性既知了又養之使其所知者不至於有害心性皆天  
之命我皆也存之養之便是事天之事矣

壽夭生死若以之動心便思量歲月無幾光陰有限只管急  
情放肆去了性能不以此動心而脩身以俟之存心養性者  
直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也不容少懈則天命之理與我共  
陽明子曰晦庵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知之事存心養性事天

爲行之事致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知行之極鄙人之見則反  
是矣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  
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致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  
行學者之事也蓋盡其心者心之全體大用無不盡而天地

萬物爲一體也盡者竭盡而無遺乃知行之盡頭極致處能  
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  
云知天地之化育正知性知天之謂矣惟聖人後能得故曰  
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猶未能盡其心須是加  
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爲盡

事天者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尚與天爲二不若知天者如  
知府知縣一徹知府便一府之事皆已事知縣便一縣之事  
皆已事知天便天地之事皆已事而與天爲一矣故曰此學  
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致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  
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而心已二於爲善致壽不貳之  
人則是猶以一於爲善其心者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

有所未得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不以致壽貳其心只一心  
於爲善而脩身以俟天命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而今始  
俟之也又不若事天者雖與天爲二而天命之所在則已真  
知而善上之矣非初來立命之人乎立是創立之立凡云立  
者皆言未嘗有而今始立之之謂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  
之事也若以此爲知行之極處則是盡者反不爲盡而未盡  
者却又爲盡矣此果足以盡聖人之事而爲天道之極致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上章命字命是理此章命字命是數數是理亦非兩項氣  
數卽理之流行處也○死生禍福莫非命人只要順受其正  
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是順受其正之事蓋所謂正命者何



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桎梏而死者則非正命矣○盡其道者雖或死於桎梏亦非無妄之災亦謂之正命也不盡其道者雖不死於桎梏亦是偷生苟免亦謂之非正命也要之桎梏而死微牆而死亦命也此不歸之正命之意云耳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人之不求在我者多是為在外者所誘却不知在外者求之無益在彼者求之有為其為無益之求不若為有益之求也○在我者是仁義禮智在外者是富貴利達純陽子曰人世風聲草頭珠露又曰石中迸火水上浮漚波波劫劫有甚來由思及於此則亦何苦舍我而徇外求無益而不求有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章  
此章首條言天理之本然天理即是仁萬物皆備於我者仁也二條言反身而誠仁者之事也三條言強恕而行也

萬物皆備於我我是吾人之通詞非孟子之自我也大大小小萬有不齊者其理皆我性分之所固有其事皆我職分之所當為無一而不屬之於我故曰皆備於我矣  
聖人中心安仁反身而誠是萬物之備於我者安而行之實實落落無一之不盡也此則盛德大業大順大化我與天地而同流天下之樂信無以加於此故曰樂莫大焉  
仁者反身而誠其有未成者是為私意所隔而不知萬物之備於我也如事父未能孝事君未能忠只為私意隔了而不知君臣父子之屬於我由是以我為君父欲臣子之忠孝者

度君父之心亦欲我之忠孝便去了却私意以忠孝而事君父則君臣父子之屬於我者不云而近於忠孝之誠者悉推之事事莫不如此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章與孔門論仁之旨同箇意思萬物皆備於我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吾人誠知萬物於我本係一體自然便有欲立與立欲達與達之心了得與立與達之心方是能全萬物皆備之體此孔孟許大學問所以範圍天地而流行古今生生而不息者也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阜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塞人物消亡今人只是充拓不去耳故能近取譬強恕而行聖賢分明亦知得學者不能頂門一鍼扶起裨益且教之勉強着強恕二字是發狠着力回頭轉念定要從此充拓去也如言欲愛身人亦愛其身則不敢逞暴怒以拂人之性吾欲愛家人亦愛其家則不敢縱貪婪以專人之利在家便愛一家在國便愛一國以及於天下時時此心頭事事此行恕勉強既久工夫既深雖性偏心之太亦必消滅分數胸次開平久之私意不容而天理自復矣萬物皆備之體方是能全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方是能盡人皆可以為在此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章

此是提醒世上的人除却不好的人不說不行不習便是不好的人行了習了已是箇好人但不著不察亦只是箇



笑的好人不得謂之知道聖門自顏曾諸子外行而習者有之著而察者亦能有幾也後世若張黃諸葛韓范富歐司馬諸公之類雖是德業名世然謂之知道亦未也陽明子云諸公都是天資之美暗合於道雖亦各有其學而遠道不遠但未聞聖人之學而知吾道之妙是以汎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或合或離而不純若知得道時便是聖人便是伊傳周召朱熹者以諸公為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亦未為過論也夫不好的人不知亦不足怪了好人却也不知真箇是可怪真箇是可惜此全是提醒好人的意思然則欲知吾道之妙者如何亦惟學聖人之學而已矣聖人之學致良知是也良知即是道致良知即是知道著焉察焉者此之謂也若乃察察為世儒之學蔽於沿習之陋阻於聞見之狹自以為著察而卒歸於昏昏者則亦豈可謂之知道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

耻者羞惡之本心夫人終身之無耻只由一耻之方故

孟子曰耻之於人章

耻字晦庵子說得好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試看聖賢那箇是無耻的人做得禽獸那箇是有耻的人到此一無耻了便不恤面目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而般醜惡無一不幹出來非禽獸而何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無論焉聖賢與成箇人的面目不到為禽獸亦全在耻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已是可耻彼乃自以為得計而無所

用耻則即此不耻之一事一不若人了更有甚事若得入蓋耻便知改不耻便不改而終於此矣○問無耻的事不可勝數此何以只說機變之巧曰別樣無耻的事人都知得可耻却不知機變之巧尤可耻也以不耻者揭出來說無耻正要人充類至義之盡如以言餽不言餽為穿窬之類一般餽者可即謂之穿窬子責備之意嚴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此是傷今思古之意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善而忘人之勢好善忘勢就心裏說致敬盡禮即其事也樂道忘勢亦就心裏說不得見不得臣即其事也然此皆古之賢王賢士如此而今則無此士矣即有此士而亦無此王矣○王公不致敬盡禮便不得見不得臣賢士亦不是要自尊太甚若若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而枉已求見亦未有能直入者也○衛王求售誰肯償以連城之價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二節

當時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榮辱為悲喜而德義之風掃地孟子所以把遊說之道語句踐云說之而人聽是人之知不知由此而達也亦於我何加焉蓋雖然不以之而為喜說之而人不從是人不知之雖由此而窮也亦於我何損焉賢雖然不以之而為悲此之謂遊說之道○賢賢二字是箇最自在大受用的方法彼勞心費力僥首於七雄之間者亦何苦為是也把這箇方法喚醒遊說之士一則是成就人才



一則是潛消國禍聖賢化工之妙如此

曰何如斯可以尊德樂義則可以貴富矣

尊德樂義二句只汎論其理下文纔就士身上說理一也

其渾厚持重康誦之德自其發教方正康謂之義德即義之

得於心者義即德之見於事者德則自有其尊不必富貴

功名而後尊樂義則自有其樂不必富貴功名而後樂故人

之知不智皆不以之為悲喜而可貴貴然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士窮不失義是尊德樂義而守之於已也達不離道是尊德

樂義而推之於人也彼權謀術數富國強兵之類要皆其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上既尊德而樂義則其窮也為不失已人不知亦不

矣其達也為不失民人知之亦貴貴者此矣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一節

此又引古人以證上文之說得志則以德象之澤而加之於

民不得志則以德義之脩者而見之於世夫不得志而有以

見之於世是窮能獨善其身也非窮而不失已者乎得志而

有以加之於民是達能兼善天下也非達而不失民望者乎

○獨善兼善把兩箇善字說出來見得其窮其達無往而不

善也既無往而不善則亦無往而不歸歸矣遊說喻此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章

自古作人之盛雖有文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豈

弟君子遐不作人是也故曰待文王而後興○此章意思最

警醒人人若不自興起便是凡民不是豪傑豪傑何人也我

不以此而自待凡民何人也我却以之而自居其可愧矣可

憤矣而興起自不容已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韓魏是富貴之家若可滿者乃不自滿而視之歆然全無驕

侈之意此等入勢利紛華都動他不得誠趣之高迥出風塵

之表庶幾心體明淨而無私欲之累者聖人欲人達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佚道生道順者兩箇道字道者天理也佚道之使生道之殺

皆不傷天理者民心皆有箇天理自家明白又何怨焉○使

民不是播殺乘虛逐逐若君國之役事殺則不止去惡除害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靡孑遺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此示人以王霸之辨要人尊王黜霸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

其民感之而靡孑遺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而皞皞

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皞皞之謂也皞皞往來朋

從爾思則靡孑遺之謂矣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章重在王民不重王者殺之利之教之之如何不怨者只

知得自己有罪不知其殺之者也不庸者只以為自己之利

不知其利之者也不知為之者只以為自己之惡善不知其

教之者也若以私怨而殺之誰不怨人人而利之誰不庸人



入而教之又誰不知為之也耶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上文不怨不庸不知己是過化存神此則因循贊玉道之大也過化存神不足兩項事故教所過處民皆化之而不見其迹是過化施政教將心事所存衆神妙而莫知其然其存神舊說以存神為德過化為業不迫終是玉者之業其本則是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天以神化流於上地以神化流於下王者以神化流於其中是與之同運而並行民以此化之如天行之以如地而峰嶺焉矣○此章論王者之治可為極盛矣然而王者亦不自知其盛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王者敢自以為盛乎則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神之存者如此乎常神化之過者如此乎常代之以常常有其盛也故贊其大者曰天地同流矣而贊其久者又曰配天配地無疆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章

此章兩段有仁言仁聲善政善教四者俱不可廢但仁言不如仁聲善政不如善教人君須以仁聲善教為主而以仁言善政輔之孟子之意亦不是要廢了仁言與善政程子曰聖王為治政教也不偏廢脩政則以齊教明教化以善俗政刑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則政刑措矣此之謂乎

仁言只發於一時仁聲却著於平日其久暫已不同仁言未必其能行仁聲却有其行事其虛實又不同故曰仁言不

善政只民畏之善教却民愛之而畏不足言矣善政只得民財善教却得民心而財不待言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有來仁言仁聲亦只從善政善教中來善政善教便是仁言仁聲的實事人君須在政教上著工夫言聲上著力不得故曰豈可辭言笑貌為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一節

此章言性善知良能是說人性之本善次以孩提之知能指點出來是性善之真證佐求則說良知良能達于天下見性善是天下之所同返無一人之本惡者也

良字是至善之為良知者本來至善之知良能者本來至善之能學而能思而知者固足以見性之善然必學而後能必

慮而後知亦未足以見性之本善慮故提出不學不慮的良

知良能來以見性之善者本是自然而然而然也乃極本窮源之

論微乎其微矣○良知良能雖是充之以學精之以慮至於

無所不知不能亦非出此知能之外也不過即此知能開大

之耳善之於本其根芽只是一點後來長成時其大連抱其

高參天其枝葉花實不知幾千萬萬豈是外面別取些生意

來補補此本亦只是此一點根芽漸次長成至此耳知此則

知良知良能之妙無所不該而陽明子所以倦倦於良知之

講也人有嘲陽明者云除了良知更有甚麼說得陽明亦云

除了良知更有甚麼說得陽明非知此理之妙者又誰能說

此之章一節



孩提至于稍長此時未學未慮也而自知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正於此可見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孩提之愛親是仁孩提之敬長是義達之天下也句非孩提稍長之愛敬達之天下無不同之謂也仁義之分量盡人盡物參天兩地何所不該而終之不出於愛敬孩提之愛達之天下便是合愛稍長之敬達之天下便是合敬所以謂之仁義焉若說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無不同則前無不二字已有達之天下之意矣安事以無他轉語而後說耶前章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正達之天下也之意○看來良知良能

孟子四書講錄

卷之十四

上

雖是達之天下然亦要人善養程子云今人斷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親親敬長之良即稍長亦斷喪矣所以然者親長之無教而養之不善故也又云古者雖胎教猶勝今日庠序之教今日自出胎之後所見皆不善終能言便習賊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又云教之以豫為先若為之不豫及稍長時意慮偏好生於內衆言辨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然則教之豫而養之善以全此良知良能者不有賴於親長乎故曰家以養正聖功也陽明子亦妙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章

此說舜之迹不異於人而舜之心則有異於人者不重迹上只重在心然直說其心可也而必從迹上說起是何意思蓋

世上有一等人要做出箇異於人的模樣而不知其心之所存者何異於人也故此處把舜的迹來說見得七君子只要心裏卓卓乎異迹上不必粧點居以木石遂以鹿豕舜何異深山之人乎在宋章甫在魯逢掖孔子亦何異宋魯之人乎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全要在心上理會○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守說得活不是止於一善言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見即了然而用其行舜所以如此者蓋其心善本具於心一有感觸遂與之契合而用之自不能已也若心裏原無這善對其所聞見者將持將而不入安能應之如此乎連下江河之譬最善江河是有源之水一決便百仞趨萬里而莫之能禦無源之水決不能然者○

焦氏四書講錄

卷之十四

上

若決江河不止於知之達亦是行之達矣知行原分不得兩項聖人亦未肯知而不行者且江河之決莫之能禦亦是流行之謂也而可謂其無行哉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心之靈不啻為不當欲之輩未嘗不知但初間始得到討較利害處却以為不妨又冒昧為之欲之若既知得不當下便從這裏截斷斷然不欲不為掃除蕩滌無一毫不繫之心無一毫悖理之事心之本體便是得來○晦庵子以此為充義之功義字該不盡者不得已矣安無是絕無心不與母字勿字同制字亦用不得強制之者尚有病根在也○可便說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章



德慧是德之慧者術智是術之智者德慧者明無不照而有以灼事幾之未然術智者慮無不當而有以盡事理之當然疾疾是艱難困苦不是疾病之疾〇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玩平則覆戒險則企此理之自然者故曰恒存乎疾疾〇此與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同意慮憂患者念此固當知疾疾為進德之地而不可以自廢慮安樂者念此亦當知宴安為喪身之毒而不可以自荒康寧者皆若鑒此則知所以慎脩而可為不破之家處國者皆若豫則知所以圖治而可為不敗之國易之震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其此之謂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一章

此章論人品不同大約有四等事君人是志於富貴者社稷臣是志於功名者天民是志於道德者大人則德配天地事是君為容悅容者君容之悅者君悅之而求君之容悅者則在此人也

安社稷為悅是以社稷為已任君安於上民安於下天民民安晦庵子以為無位之稱達可行於天下是道可行而後行不然寧歿世不見知而不悔看來事君人社稷臣大人通是說為臣者豈於天民又說未為臣者乎天民亦是為臣者達而行之於天下必道義可行者而後行之也較於社稷臣之所行或有不顧道義者則又高一著矣天民猶是勉強行道之人大人却自然然而者正已無工夫

物正亦是自正君自化於上民自化於下不識不知而世道為之轉移非有至誠之德者不足以此也人物品至則德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一章

君子有三樂都是在我之樂可以必待者必得故謂之有也晦庵子以一樂為人所深願而不可以必得三樂為盡得一世之材一世之材如何能盡得不是所深願而不可以必得者且引林氏說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唯不愧不作則是三樂只有一件可以必得那兩件是不可以必得者何以謂之有三樂也愚意三樂都就在我之道說一樂是道之最切處樂在一家也二樂是道之全體處樂在一世也三樂是道之可傳處樂在萬世也一樂者誰無父母誰無兄弟父母俱存時便盡我之孝兄弟俱存時便盡我之友孝友既盡則是道行於一家而此心可無歉矣故曰一樂也此樂非可以必得者乎若云父母長年俱存兄弟長年無故而後樂則死生者晝夜之道變故者人事之常也要得長年俱存而無故哉三樂者世間只有天與合天地萬物渾是我之一體全體了此道仰便不愧於天俯便不作於人天人俱盡則是道行於一世而不止於一家此心益可無歉矣故曰二樂也此樂非可以必得者乎三樂者天下之英才我得而教育教之以孝友於父母兄弟者教之以不愧不作於天人者教之以學得英才繼之於不絕萬世之人得英才關之於無窮則是道行於萬世而不止於一世此心益可無歉矣故曰三樂也此樂非可



必得者乎天下之英才猶云天下之善士只得一兩箇亦足  
了不必是盡得縱是一兩箇英才也不得教之門下然亦必  
有聞我之風而興起誦我之書而私淑者亦何莫非我教育  
之所及而傳我之道於萬世者哉以此觀之三樂都是可必  
得者故謂之君子有三樂也○王天下王字要識得不是有  
天下之說有天下者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則是位在而道  
亦在此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  
之者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與其教  
也不是以之爲不樂然此樂如何不與三樂之中蓋正是可  
必不可必之說也王天下者其機不在我正是係於天係於  
人者也此樂不可必得三樂却都是在我而可必得者矣既  
可以必得而人顧有不能樂者何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者欲其道之行不是欲富貴利達所樂  
不存以其道未至於大行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不止於土之廣定四海之民不止於民之衆君  
子樂之者以其道之大行而天下無一不被其澤也○中天下  
而立猶云宅中圖太中天地爲民物之主不是在天下之  
中央然亦不必是爲天子凡在朝廷上佐天子出治者亦是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若必待爲天子而後樂便似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是得所欲樂窮居是不待所欲樂夫行不加窮居不損  
看下列自明白仁義禮智之根心生色者是所性也大行時  
根心生色者如此而何所於加窮居時根心生色者亦如此  
而何所於損分定之分即分也此性自有生之初天已分定  
於我一毫增減不得大行窮居都是分外之所遇者也蓋能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一節

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君子氣稟清明物欲淨盡仁義禮智若  
根深蒂固在心也者有此根本自然生色出於骨四體俱是  
自然生於面者仁義禮智之美著蓋然生於背者仁義禮  
智之暢茂不言而生於四體者仁義禮智之條達只緣有根  
在故其生生自不容已耳此皆所性之實時乎大行如此也

時乎窮居亦如此也而何加何損哉○問大學之道須明  
德以至天下平至誠之盡性須盡人物以至參天地此却以  
其道大行爲所性不存何也曰所性不存不是性不在道大  
行之中道大行也是性之盡道不行也有性之盡所謂性不  
存者與所樂不存少異若作一樣看便是牽文泥句了蓋所  
性不存則大行不加之謂也縱然定四海之民平天下之大  
參贊了天地之化育如堯如舜固是性之極盡然自堯舜  
視之亦只一點浮雲過太虛而已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一節

人君欲得天下只在得仁人欲得仁人只在善養者欲善養  
者只在師文王



五畝之宅樹墻下一節

此文王養老之政下條只承此云伯夷大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此之謂也舊說以此為養民之政下為因養民之政而寓養老之政不是蓋此處已明說出養老之政了一則曰老者足以衣帛一則曰老者足以無失肉一則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老者亦在其中矣如何只以為養民之政乎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節

上已說下文王養老之政此只挑出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求見得不是家賜人益不是私恩小惠正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也無潤之大海也不言所利之乾元也王者之至仁所以為善也然與者而與之衣饑者而與之食與

之者有限而望之者無窮是亦霸者之小補而已矣安得謂之善養老乎○末要繳云文王養老之善如此此伯夷太公所以歸之也天下有如文王之善養老者為之歸者哉孟子曰易其田疇二節

聖人治天下有養有教此先說養民之政者為教民之此條說開菽粟之源易田疇而不妨民之力薄稅歛而不盡民之財是上之人如此

此條說節菽粟之流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亦是上之人此條說水火不生活一節

菽粟水火同是養生所資者但水火不問貧富戶戶各足而菽粟則或有或無不能皆然同一養生之物須要此也如彼

水火有之菽粟也有之終可以與仁不說他物而說水火者就養生上說耳○聖人使菽粟如水火使字即上兩條之政仁者人也五倫家都有相親相愛懇切慈祥藹然然則一體之意便謂之仁故曰胞胞其仁仁則王化大行而天下太平矣○聖人是以我而生民者其後則民無以為生矣噫何於乎民之不仁也耶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一節

此條是形容孔子之道登東山登泰山二句就孔子之自處而言觀於海一句就人之觀孔子而言孔子在魯國便是東山一級登之而小魯在天下便是泰山一級登之而小天下故人之觀孔子者便是海一級觀之而難為水然則遊孔子之門者更有何言之足觀也山海作一類借以起聖門句說者要以意會不可以辭泥○聖人之門即是孔子之門不曰難為道而曰難為言者言以闡道難為言即是難為道也此言亦是有所指者之言不是反道悖理之言亦不是尋常小可之言猶難為水者亦是江淮河漢之水只小之水可與海較量乎○語功業莫若二帝看了聖門之功業則難為功也

莫若三子看了聖門之禮樂則難為禮樂矣語清和莫若三子看了聖門之時中則難為清任和矣況諸子有家口頭之談吐紙筆之敷陳者哉

此條亦是形容孔子之道水之有潤是水之大者然所以大

此條亦是形容孔子之道水之有潤是水之大者然所以大







古至今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以潤枯骨也又曰生民之不得休息者為四事為壽為名為位為貨不逆命何羨壽不矜功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可以楊子而廢乎墨子曰崇無用好未淫者非聖人之所急也越王欲封以書社三百辭曰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無所用之楚王設機以攻宋宋蒙不日夜不休而至楚王不聽其言乃為宋設守備九攻而九却之王遂為之寢兵此可以墨子而廢乎若曰是禽獸也而禽不取其羽獸不取其角則之辭焉矣而楊子一於為我豈不為人墨子一於為人更不為我只為不達時中之道所以各有其弊子莫懲此乃執二者之中為我

焦氏曰書社 下五卷之十四

不如楊子之甚苟可利天下者亦為之為人亦不如墨子之甚而尚為己之意在是要兩邊平執以為中者只此就不足子蓋中無定依隨時而在人之處世有當為我時有當為人時當此為我時不得為人當其為人便不得為我故顏子在陋巷不復嬰情世務禹八年在外不復眷念私家出處難以並行彼此不容兩執當其時各為其事正是權度不差之中也子莫兩邊平執以為中則是時當為我又要去為人也不成箇為我時當為人又要去為我也不成箇為人如在陋巷而又嬰情世務何以為顏子在外八年而又眷念私家何以為禹彼彼此兩執出處並行全不成箇道理又不知楊墨之名執一偏矣猶執一也之說其亦薄乎云爾之責耶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仁義時中總是一箇理仁與義自相涵時中亦不外仁義即仁義之隨時處中者故為我者害義亦定害仁兼愛者害仁亦是害義執中者害時中即是害仁義也看來三子只是箇要立典求勝楊子見人有愛天下而不愛身者故矯之以為我墨子見人有愛身而不愛天下者故又矯之以兼愛子莫見二家各有是處而不歸一也故又矯之以執中想當時為楊者便非墨而求以為我勝為墨者便非楊而求以為兼愛勝為子莫者則又要兼楊墨而求以執中勝却不知都是賊而已矣勝心之不可有而典端之不可立也如此哉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此章重在心不重口腹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空曠庵子以此饑渴當貧賤看時文且依他說要之饑渴就是貧賤中一節豈惟口腹彼此有害心亦從此皆有也噉齷嗟來無非耳食耳飲之故此非心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則甘食耳飲者不為心害乎○饑渴是貧賤之極處此處若能不動心則一切危難都壓他不倒足箇精明卓立的人學問之功愈久愈堅聖賢地位亦便可到矣何愛不及人耶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三黜而不去其和如此若無分辨者然皆是道義所當為然有分辨之介不是同流合污也若不以道義加之三公彼決不受之而改易其介三公且不



以易況小官乎和而有介終是和得好壞而與乎他人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章

有為者為學者為學期於得道譬若掘井期於得水掘至九  
軌之深不及泉而止者猶為棄井也可見必得泉而後成井  
必得道而後成學苟將成而遽廢則亦同歸於棄矣易之井  
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其此之謂乎○泉只在地中道  
只在心中泉在地中只為土掩著道在心中只為物蔽著  
土是種種泥沙泥沙最厚須要勇猛志意強壯的氣力耐  
久的精銳鋒利的奮發時時刻刻掀揚起來泥沙愈薄泉便  
愈近了泥沙盡去泉便盡通了只見澄澄乎爾洋洋乎爾靜  
時節便中涵星斗倒影青天用時節便旋轉體性○生萬  
物此四書講錄下卷之十四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性反雖不同要皆真有之者不似五霸  
之假性是渾成的身便能作為故取以為說性之者道出於  
性性合下便有此道也身之者道具於身以身行之而後得  
此道也○堯舜是以水盛水水即水水即水無殼者也湯武  
是以水晶盤盛水雖是內外一色而其殼尚在也堯舜無迹  
湯武有迹堯舜無查滓湯武有查滓堯舜無包養湯武有包  
養性之身之嚴泉于此喻亦善矣○五霸久假而不歸惡知  
其非有假之是欺人也惡知是欺已也人已皆欺罔矣此五  
霸所以為堯舜湯武之罪人歟○五霸始莫盛於齊桓公終  
莫盛於楚莊王春秋方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伐楚次于陔楚屈完來盟于召陵即書齊人執陳轅濤  
及江人黃人伐陳又書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以此觀之桓公之假亦不能久也方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即  
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又書楚子滅麇圍宋以  
此觀之莊王之假亦不能久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其猶罪霸之未甚者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弔一章

伊尹之志是為國家為生靈無一毫專權自利之意故可放  
君然此志亦不是一朝一夕勉強所能為者須是道全德備  
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終能為此○伊尹看  
來不是放君前已說明了只是援亮陰之制而為之不然何  
復位之期即見於三祀之末年也若果放君亦只是之時濟  
變之權而不可以為萬世常行之法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可者僅可之詞也豈以此為盡善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章

此君子指未仕者君子之道仁義而已矣用之是用其所陳  
之仁義從之是從其所教之仁義用之而安富尊榮是上有  
功於君也有功於君則君當食之矣從之而孝弟忠信是下  
有功於民也有功於民則民亦當食之矣而可謂之素餐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士對大人看乃未仕者志是心之所之猶未見於事也非仁  
非義之事不為而所居所由者只在仁義俱就志說蓋其志



以為吾若得大人之位定不如彼要如此也然當其為士時豈無居仁由義之事乎此以尚志為主故云然耳○義之存處即是仁仁之作用處即是義仁是體義是用一理也大人之事備者所存所發皆此仁義大學脩齊治平之道○平高皇帝有曰尚志者若只為尋常之善亦不得為高尚必為無上之善斯乃志之盡矣然得尚字意更妙然則居仁由義者必為無上之仁義而後可謂之尚志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章

前篇答匡章只說仲子之腹不飽元其類未暇罪其廢人倫此處以廢人倫為其不得為廉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蓋就其心推之而知其能如此不是實

事今草食豆豉之類其類之小也夫不受齊國廉亦大矣而謂之小者對大倫而言耳以如此之廉猶不足以贖廢倫之罪况未能如此而區區於陵之居妻食之食尤廉之小小者何足以為君子○聖門之學只論大體不論小節仲子亡大倫而執小節緣他見之不明有所蔽也若見得全體特豈肯把小節當天大的事仲子正是以管窺天者矣天果盡於管中所見耶况大倫之亡則仲子在管中尚只見得風霾塵迷眼者更多矣可謂之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一章

此章是設為之辭原無此事亦不要泥着看只借以示臣子之道而已為臣者以法為重雖天子之父且不赦也况其下

者乎為子者以親為重雖天下之大且可棄也况其小者乎○為臣者能如皋陶之執法則天下無不忠之臣而人亦不敢犯法矣為子者能如舜之愛親則天下無不孝之子而臣亦不害為守法矣○此原只就天理之極致說都未粘着人情上未及權變上若要委曲以宜人情亦須有箇權變晦庵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有所未暇論若到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云亦須合下有如此的心方能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務便從雅制上去丁幾何不減

孟子自范之齊一章

此章之意全在居廣居非徒為齊王之子羨也○居移氣之居是所處之位不與宮室之居同上兼云居養而下

獨云大哉居乎者有是居則必有是養矣○魯君事引以證王予而居廣居之意自見於言外居相似者魯宋二君同處諸侯之位故同一氣體之移而其聲相似耳○廣居所移者天然之華美也居養所移者華美假於人也剪綵而為花可與造化爭工乎太和元氣瑞日祥雲泰山巖巖光風霽月景星甘雨玉色金聲者今猶可想而見也此非居廣居之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豕畜之也

此就諸侯待君子說人須要自重自貴戰國之士利諸侯之飲食幣帛自輕自賤全不成箇人了故諸侯亦不以人待之而豕交豕畜極其輕賤區區飲食幣帛於我何加也而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恭敬就幣帛上說是用幣帛以致恭敬於君子也但這恭敬不因幣帛後有幣帛未將之時已先有了恭敬特以幣帛表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為恭敬而未將之先原無此實心也正所謂交歡畜之矣故君子不可虛拘○虛拘者相欺相詐使人戲子之拜跪君親也真君真親肯信之乎人心從此大偽世道亦從此大壞矣豈但不可留君子哉

此是論人之本色舊說形色是理氣中有理在固

差不多但猶以形色為形色天性為天性不得為本色語此處蓋曰人之一身形色是何天性是也天性者天然自有一

點點靈明這點靈明原在在露形便是人之形色若

不是靈明則只塊然的血肉耳殊非人之形色也衆人虧欠了靈明便不成箇形色唯聖人實踐了靈明然後成箇形色而不愧乎此身矣○人與禽獸草木原無大異其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形色是天性也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人都知其為形色却不知此還不是人本然的形色唯天性乃真形真色也且如我能視聽禽獸亦能視聽我能運動禽獸亦能運動我能知覺禽獸亦能知覺若只以此形色與之較量靈蠢有何辨別如神羊觸荊草指倭其知覺運動反有人不如者若非這天性則百體雖具安知其不為禽獸之形色乎故曰人之形色天性是也唯聖人能盡性方是能踐形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者不誠乎身可知善便是身之實處無善則襟裾馬牛身是虛器矣仁者人也可知仁便是人之生處不仁則呼吸不來便是死漢矣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保是保珍重之謂也明哲則成性成身發育峻極於我乎立本禮儀威儀於我乎流行此身方尊貴此之謂保重其身矣有美惡於斯人苟欲全之必安頓得所至於身而不知所以置之將昏迷顛越乃欲乃禽矣悲夫茫茫宇宙誰非男子形形色色誰非天性也可以天地萬物貴重之身而墮於齊宣王欲短喪一章

通章是論齊王上下一致亦為齊王說也王子歷於嫡母是有所禁者齊王何禁何禁之有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是固不孝矣不得終者其傳為之請而不欲終者丑乃以為愈則亦何以異於教終兄之不弟者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君子之教有五是以受教者為次第也時雨之化最妙不必有所待矣成德便待要費力與化者遲速不同矣達財則又與成德者精粗不同矣答問則尤淺矣私淑艾則又不問其淺深矣君子之教如此天下寧有棄人乎○五教者君子之師道也人材成就全賴乎此程子曰善言治者以成就人材為急務人材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欲成就人材者只在師道之立而已矣師道一立人材便各得成就豈無出而效用者此等人見用定不肯苟且完事朝廷正而天下治者此



也其未見用者又將傳道於後世致治於無窮矣然則君子之五教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也大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一章

君子以道教人引之以知行也而知得精行得熟之妙處却不發之是非吝於發也不吝發也然雖不發而所以知得精行得熟者已踴躍而見於前學者但不用工則已若用工去精之熟之則此道之妙處便為我所得矣○引字不發字踴躍如字都影射字來中道而立就踴躍如說不及者視此以為難而不知思不肖之可與知與能者此也太過者視此以為易而不知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亦此也非難非易中道而立耳唯夫能者既不踴躍於難亦不忽於易由其所以達於其未發者力可得而至之巧亦可得而中之而與踴躍者合矣彼不能者則拙射拙工之流君子亦求如之何也為容變發率絕墨以徇之哉○引而不發君子固是如此然學者亦須要君子如此纔好康節子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先生開其端毋竟其說此真是能者從之也蓋道理要自己體會出來便有無窮的妙處若自己未曾見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他說了一切傾倒出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耳之學無益於心身居之亦不安取之亦易窮矣引而不發君子亦是令人自得之意也○此章教有如此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身字對人字看狗道狗身是由已也以已為主也不失已者

也殉人是由人也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聽命於人者也以已為主者進退之權在乎我以為人為主者榮辱之權在乎人君子所以超然於物外小人所以役役於牢籠者此也

公都子曰勝更之在門章

問而有挾者皆所不答蓋以挾我者卑我也非以師我也卑我者卑道也非以師道也故皆不答不答重在輕用其道○受道以虛心為本虛便能受有挾者私意先橫於中便不能入了故空空之鄙夫孔子竭兩端之微而勝更之挾云孟子不一答之也使能思不答之故於所挾者致力以消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章

前段是不用心之弊後段是過用心之弊不用心者宜乎廢弛過用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不可已而已以康事說所厚者薄以律人說進銳不止為學者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是也○江河之注也一決而千里神龍之蟄也一奮而九天蓋奮之極者發必驟伏之久者飛必高也進銳者與其銳於前而退於後孰若前之緩而後之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天地間理一而分殊惟其理一是以親與民物皆我之一體而不可以無恩惟其分殊是以有親疎貴賤而我之施恩不容以無等只主等說不必以上為等下為等○君子於物句重愛上於民句重仁上親親而仁民承於民句來於民既弗



親然則其所親者何也親親也民故只仁之耳仁民而愛物承於物句來於物既弗仁然則其所仁者何也仁民也物故只愛之耳○君子是通乎上下之人親親仁民愛物人人通是能得箇蓋人之一身親之外便是民民之外便是物孰不有民孰不有物孰不能仁之孰不能愛之惟視有國有天下者所施有廣狹耳若謂發政施仁者而後可為仁民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者而後可為愛物則終身不能行者多矣聖賢為己之學豈有使人終身不能行者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一章

智者之所知以事說仁者之所愛以人說當務亦是知但是無所不知中之最要者親賢亦是愛但是無所不愛中之最要者急當務非此外更不求知也只以當務為急其餘皆可次第而知矣急親賢非此外更不加愛也只以親賢為急其餘皆可分理而愛矣○問先務之急何者為先曰先務拘定一件不得如在身便有脩身之先務在家便有齊家之先務在國與天下便有治國平天下之先務此與親賢一般賢亦拘定一人不得隨在而有賢便隨在而親任之也若先務可止一件則親賢亦止一人乎○先務親賢固不止乎一然其本則唯一心而已矣卷得此心湛然而虛明廓然而大公自然知得何事是先務而急於知自然知得何人是賢者而急於親堯舜之急先務急親賢者其本豈在他也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矣精是明一是公以此執中之心御天

下則何先務之不知何賢者之不親而何仁智之不盡哉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一節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一而不在所愛之中者此却以民物為不愛何也曰以理而論親與民物雖皆所當愛以分而論親與民物不容無差等故民是所愛以之比親親尤所愛者而民又所不愛也物是所愛以之比民民尤所愛者而物又所不愛也如一身之間心是大體所貴者也耳目口腹是小體所賤者也愛之養之亦自有差等亦總是一體也明乎此則知萬物一體之仁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節

以土地之故而死其民以民不勝之故而死其子以民視土地土地所不愛而民所愛者也以子視民民又所不愛而子弟所愛者也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不只為說惠王乃借他一人喚醒戰國諸君也人之勝愛者莫如子弟以土地不要緊的事把自家子弟喪了可惜可恨此全是打動諸君不忍之心要他知仁義也要他惜子弟而罷戰爭也戰爭一罷不惟子弟可保而民命亦都保全矣非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此春秋是說春秋之經無義戰者春秋每於諸侯之戰無有以之為義者彼善於此則有之總是見得無義戰意蓋彼善於此者雖有之然要之皆是不稟王命而擅興師旅亦不得為義也彼善於此者且不得為義况于不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解春秋所以無義戰之意王者天下之義主諸侯有罪王命諸侯討之以上而伐下戰之義者也若敵國則豈有相征者乎春秋之戰都是敵國相征而不察命於王義此之謂無義戰矣

此章之意主於尊王不徒為貶春秋之諸侯亦是要萬世為臣子者以此為鑒無擅興師旅而取無王之罪也大凡聖賢著書垂訓稱人之善者非止善此人也欲後世以此為法也稱人之惡者非止惡此人也欲後世以此為戒也看書到此等處都識得這意思終有益矣

孟子曰盡信書章

此書字不獨指書經凡百紀載之書皆是下獨言書經武成

者以一武成見書經不可盡信以一書經見他書皆不可盡信也○仁人無敵於天下是汎論其理下總說武王以至仁而伐紂之至不仁紂罔敵於我師前徒倒戈已無敵於天下了又何必攻其後至於血流標杆也武成所載本史臣之謬處故不可信晦庵子解血流標杆作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是回護史臣之意故以此為假設耳豈其然乎○看來書有若干多獨不信一武成武成有若干事獨辨一血流標杆者蓋慮後世不仁之徒以此為口實而廢爛其民故叙此於春秋無義戰之後善戰為大罪之前也諄諄乎行仁之教閔閔乎止殺之望有人心者自當惻然而悲矣若說只教人以讀書之法則其所關繫者亦小哉○兵者不祥之器以兵強

天下者其事好還何也物壯則老是為不道不道早已唯有道者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者壯矣能無老乎無死乎讀孟子書者旁及此說尤當悚然而懼矣敢復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此言善陳善戰為大罪下則言無用善陳善戰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國君好仁者平日是發政施仁臨陳是弔民伐罪故天下歸之而無與為敵既然無敵則雖有善陳善戰者亦無用矣南面而征北狄一節

此引湯武之事以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之證湯是好仁之君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則天下無敵矣武王是好仁之君百

姓若崩厥角稽首則天下無敵矣○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

林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武王却只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者蓋兵不貴多只貴乎精如敵人有十萬我只有精兵一萬

亦不要怯他他未必能勝我未必就敗其家以少擊衆而取勝者亦多光武以八千兵破王莽百萬之衆於昆陽謝玄以二萬兵破苻堅百萬之衆於淝水岳鵬舉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之衆於朱仙鎮以此觀之兵多不足恃多者亦易得亂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使自相蹂躪而敵人之長驅者其勢益甚譬之兩人相敵當一肥一瘦擁腫者必為輕捷者所困此理亦甚明也可見武王雖不用善戰亦自精於戰矣於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此言好仁者所以無敵之意征之為言正也民為暴君所虐都望仁者來救已而正之師旅所至歸者盡天下矣何必用戰陳乎彼以善陳善戰自負者是不知正人之義而為不仁之甚者也大罪之加上刑之服更何所逃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借藝以喻學首尾要發明學的意思○規矩與巧不平說垂在巧上正意亦是如此要人有自得之學也○巧不在規矩外循得規矩熟後自然巧上達亦不在下學外悟得下學妙處自然上達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晦庵子教人云學問之道我亦只說得箇大槩還要各人自下工夫譬之寶藏一篋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我只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人若不自已去討終不濟事可見學者要自下工夫不然只靠著師友是為天下拙工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

聖人之心純是天理其樂無所不有雖極貧賤胸中自有樂地更不望他日之富貴雖極富貴胸中自有樂地亦不是緣富貴而後快足者來看去只是箇不動心○此孟子善形容舜之心體處貧賤未必終身也此心却安然若將終身富貴元非固有也此心却安然若固有之此其心體常靜常定譬之蒿華泰華盤據穹壤任其春去秋來雷轟雪驟為歛之翔者自翔下者自下草木之榮者自榮瘁者自瘁雖然於吾前而吾之壁立萬仞者却只巍然不動而已此正是無聲無臭

不觀不聞之本體也舜之心體完哉○吾人除了此心便渾是血氣用事耳便要聲目便要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華靡其於富貴貧賤聖人視之若昏曉之變者乃愁苦抑鬱涕泗滂沱若無所措其身者以至于死而後已則亦何貴於為人乎倒不如草木之隨時榮瘁猶有箇脫然處也噫無論不如聖人矣可以人而不如草木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章

天有顯道厥類維彰感惡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親之時孰知人殺吾親者其幾已在此乎然此亦為常人云耳○殺人親者亦當視其罪如何有罪則亦不可慮其殺吾親而舍之人亦不可無其殺親而報之也使一槩以殺人親為嫌而有罪者亦不殺則古之聖君賢相所殺有罪之人亦多矣豈皆無子無弟而非人之親者耶

孟子曰古之為關章

此是傷今思古之意古人以義為國其創制立法皆是天下之公凡以為民而已後世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私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古人為國一事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古人云進德必考於妻子蓋妻主順子主承吾居尊而妻子居卑勢最易行令最易從者若不能然最可畏也然則一言一行可離道乎宜於妻子者而後可順於父母刑於寡妻者而後可至於兄弟御於家邦造端乎夫婦者而後可以察乎



天地妻子之間若不能行也况父母兄弟乎况家邦天地乎  
畫以此為驗夜以夢為卜者可謂善學已矣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聖賢不言利此却言利者借利以喻德也周於利者豈非固  
好凶年亦無如之何周於德者治世固好邪世亦無如之何  
矣○良農不患年之有凶而患蓄之不厚君子不患世之難  
處而患德之不周周於德者是誠明兩盡更無一欠缺也彼  
知此理而守之不固或能守而知處尚未透徹者便為牽勢  
所惑所奪矣邪世焉能不爾耶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人之好名者常於其所勉而不於其所忽君子之觀人者則  
於其所忽而不於其所勉辭千乘之國者不覺失色於簞豆  
碎千金之璧者不覺失聲於破釜以此而觀人好名不好名  
之真情未有不參透者也○鹽齏不顧可以觀孟敏揮鋤不  
顧可以觀管寧若以強為之事而觀人則萊公之於丁謂定  
夫之於檜賊無怪被其欺也一被人欺便有無窮之禍矣有  
識者慎無為人欺哉○鑑軒子云觀人者固不可以名然名  
亦可以驅人也為人主者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  
奮迅自耻於庸人而不肯為苟賤之行則天下之懦者始得  
而回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是故名可以率而  
趨義可以作而起也不然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之議者往往  
以好名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遂以好名而

詆之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往而士之立志不堅者每有所  
為復以好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收而近利者乃可耶天  
下唯有利途不入於名則趨於利伯夷近名之尤者也盜跖  
不好名之極者也苟以近名為非也則伯夷曾盜跖之不若  
耶為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耶是故以  
名驅人而以義激之者予未見其可廢於今也此說亦善哉

孟子曰不信仁賢章

仁賢禮義政事三政平說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而  
國不虛有禮義則君君臣民父子上下序有政事則  
開財之源節財之流而財用足○仁賢是國之本禮義自仁  
賢而忠政事自仁賢而信字又是任仁賢之本彼千金  
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為之司會計者既得其人則任之  
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  
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又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也則人孰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章

不仁得國輕只重不仁得天下意不仁之人騁其私智下以  
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制其君能盜千乘之國者有之若天  
下之太欲以術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不可以勝愚  
欲以力制之則一人之力有限而天下不可以勝制故未有  
得天下者也○自戰國以前觀之只有不仁得國者無不仁  
得天下者自戰國以後觀之却有不仁得天下者然皆一  
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得天下者湏如三代有



孟子曰民為貴一章

此章為民而發只重民上不重社稷與君當時為君者多賤民故發此以曉之云民為貴社稷是次於民者君輕於社稷亦是次於民者可見民為貴也得丘民三節以丘民節為主下二節一解君輕於社稷一解社稷輕於民總以民為貴之意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禹曰民可近不可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其畏民何如也後世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天子是至貴者得丘民便為天子彼得天子者不過為諸侯得諸侯者亦不過為大夫皆不若得丘民者為天子可見諸侯是君社稷安諸侯便安社稷危諸侯便危是諸侯之安危只繫於社稷可見君輕於社稷矣又不輕於民乎社稷是為民而設者民無災患社稷便存民有災患社稷便遷是社稷之遷否只繫於此可見社稷次於民而君不天為民而立君君乃以其崇富貴視民不啻蟻芥豈知崇高富貴者天為民而與我也我又賴民而保此也民心去即天命去民心歸即天命歸是天命之予奪天下之興亡富貴之得失皆係於民而已矣君而賤乎民也其亦不自貴者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一章問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何也曰孔子之為師不待說了夷惠之為師却要待表章孔子道大德全而無迹學之者終身瞻仰而不足夷惠志崇行高而迹著慕之者一

日感慨而有餘○開風而興起此等都化為好人矣今或有親炙聖賢之師全無一些興起耳提面命兢兢然若無知者見利就趨見害就避一言之忿必較一事之失必爭習成粗惡之態而至于不可化誨者其視興起之人又不逮遠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明仁道兩字以示人人有恒言皆曰仁曰道而不知仁者人也人不離仁合而言之道也仁即人所以為人之理道即仁之推行者不是別有一理也總見得理之一而皆不外乎人耳○仁者人也即天命之謂性合而言之道也即率性之謂道各字對離字看合者不相離也人不離仁便有無限當然的事出來便謂之道不是分而言之合而言之說若做分合看則有生之初此仁已合在人身上了豈是分了的待於合耶○仁字包得闊四端萬善卻只是一箇仁晦庵云據外本人也下有義禮智信二十字理極分明信如此說恐倒不分明矣若添了義禮智信則仁固人也而所謂宜也後也知也實也又屬之於何也是仁固不遠於人而義禮智信者皆人外之道矣不近於仁內義外之說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章

道無定體因時而制宜當去魯之時則遲遲而行為道也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又為道也○去父母去他國二句是孟子解之之詞○問去他國宜速而孟子之去齊却遲之以三宿何也曰齊王足用為善猶有望之之意是亦道之所在



也使孔子處此亦豈忍接浙而行乎

孟子曰君子之尤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吾道乃人心之同然道至於聖人宜通天下之志者而陳蔡之間上下無交何其道之窮也豈同然者不在人可悲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士傳茲多口以士不同於泥俗也○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使生議論至白者易污亦是常理故曰無傷○孔子文王謂其事足以當之非以此詩爲二聖人作也舉孔子以該在下之人舉文王以該在上之人然則在下者惟患不爲孔子耳舉小之惛何傷乎在上者惟患不爲文王耳惛之不爲亦何傷乎○多口豈特無傷於人亦是

進人之地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蓋兩王相磨不可以成

器以石磨之玉之爲器終待成故士傳言庶人謗者皆是進

德之助也周公告成王亦曰人皆怨汝言汝則皇自敬德康

節子亦曰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增益豫防而德成焉陽

明子亦曰今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礪我也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可見多口亦是進人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章

昭昭者明明德也使人昭昭凡其條章約束皆自明德中來必當乎天理合乎人情其從之也必矣昏者使人昭昭忘自責而徒責人耳條章約束人情天理相違必多感之無道矣誰則應之乎故論治者貴知本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章

山徑之蹊是人行處行之少頃而蹊即成少頃不行而蹊即塞都只在頃刻之間不待於久然則理義之心學問少進而即明學問終止而即塞者何以異此○吾人此心得之於天至繁至淨至平至坦初來渾未知有欲也及情竇將開之時乃有纖茅嫩葉伏其中矣此時若覺悟治之於發猶可爲也使或不覺或覺而不治姑息容留日復一日則榛蕪四出荆棘橫生其物之至繁至淨至平至坦者安在耶須是勇猛下手芟除斬伐盡去其根終得恢復故址若悠悠蕩蕩去之不盡則潛滋暗長不旋踵而又塞之矣亦齊其事哉

高子曰禹之聲章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高子是總衆樂之聲說追慕只說鐘者樂以金爲聲作樂者先擊鐘鐘紐欲絕疑是作樂而擊鐘者多也禹之鐘紐欲絕以其小久用多所致猶城門之轍跡深以其日久車多所致也文王則未久而未多矣可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一章

齊王之政負隅之虎也國人之望焉婦之迎也復歡發棠是亦攘臂下車者矣衆人固悅之也其如士君子之咲何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一章

此章兩性字兩命字晦庵子作兩樣看時文凡依他說前性字是氣質之性命字是富貴貧賤之命後性字是性善之性命字是清濁厚薄之命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是性然有箇命在貪賤不能如願富貴亦不能無制君子則惟安於命而不敢以恣其性貪賤時不求其欲之必得富貴時亦不窮奢而極欲故曰不仁義禮智各就重處分屬天道即仁義禮智所從出者五句之清濁厚薄不同然性却本善命終不足以拘之君子必求盡所性之善而後已故曰不謂命也○問聖人於天道何以有未盡處曰如堯舜性之是盡也禹入聖域未優湯有德武未盡善則未盡矣孔子集大成是盡也夷倫於清尹倫於任惠倫於和則亦未盡矣

愚意孟子是為人把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認是氣質之性便忘了天命其於仁義禮智又然認是天命之精而不知已遠在氣質遂使性命相離日遠於道故此章說耳目口鼻人皆謂是氣質之性無理寓其間而不知雖云是性却有天命之理在其出君子不謂是性而忘了天命也此是在耳目口鼻中表出箇天命至善之理來仁義禮智人皆謂是天命之精非人所皆有者而不知雖云是命却已落在氣質之中通有在人身上君子不謂是天命而另在性之外此是即仁義禮智中表出箇承受有善落處來兩性字同是氣質之性兩命字同是天命之會性中也有會命也在性中耳目口鼻四肢也不要看得太愈仁義禮智天道也不要看得太精若一樣性字一樣命字分做兩樣去解異哉

浩生不害問曰一章

善信美大聖神總是一箇善可欲之謂善者善出於性人心同然之妙也故可欲信是此善之有諸已美是此善之充實大是此善之有光輝聖是此善之化神是此善之不可知此善字所包者廣性分之理皆盡於此矣○此章論人品從善信說起乃由賢而作聖者聖神字畧分差等亦無害清任和之聖亦是聖也譬之明珠也時中之聖則是神也譬之明珠而又走盤也若不分兩樣便只合云三之下矣何以云四孟子曰逃墨必歸一節

此為今人辨異端之歸儒者說逃墨逃楊就一箇人有務外者一覺悟必歸於近裏者已及覺悟自己已有偏處必又歸於中耳凡反正者只在覺悟之間其漸次亦自如此故逃墨而歸楊逃楊而歸儒然亦要活看亦有逃墨而徑歸儒者矣今之與楊墨辨一節

今之與楊墨辨者楊墨既歸儒又追辨之而不受也夫楊墨歸儒乃良知之覺悟者儒者當迎其機而長養之如調習禽獸之類徐徐至於馴擾他便不苦其難而可以成就却又與之辨如豚之放者既入羣又追咎之而驅其足此則刻意駕馭牢籠束縛他必苦其難而不樂於相從雖良知之覺悟者不又隨之而蔽塞乎到此便不該盡罪楊墨儒者亦與有罪○異端不歸而拒之嚴者正不容邪義之盡也既歸而待之恕者大可容小仁之至也只看孟子處夷子方其求見是入



並之放豚也即動以一本之天獎以仁孝之事豈惟不招之且有以侗之矣夷子以此而卒歸儒意安得仁義兼盡若孟子者而使異端之盡歸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三征皆不可廢只要調停處之調停者視時之先後事之緩急民之肥瘠而為之所也長民者說到民有孺父聞之乎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章

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實此三寶者當時諸侯亦知之而不深知寶已之土地却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反故棄凌之樂也欲實土地須先實人民欲實人民須先實政事政事得耳使民

心一而土地固矣然此三寶又以寶賢才為先寶珠玉者庸闇之極藉寇仇而濟盜糧者也寶安在耶

盆成括仕於齊章

人須要聞道聞得大道時便知以天下為度其作用出來自然有大經濟大規模小有才而未聞道者為才所使恃才妄作必不免於殺身故與其有小人之才寧無才○虞君亦嘗規盆成括云工者久而巧也者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才見殺色衰而愛弛矣○看來才亦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東坡亦是箇大才的人却每每露才取忌若非神宗優容他則怨望諸詩亦幾不免殺矣部公甫云莫向數采珠人吁可畏哉孟子之勝館於上宮章

或人殆非之說遠疑從者之竊屨蓋云從者之來因為夫子之設科非為竊屨而來然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能無不善者在其中乎則其竊屨而去亦未可知矣○陽明子曰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學者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寧不欣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竿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譬之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聖賢其皆此意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一節

此章要人充仁義之心首節空說箇不忍不為次節終指點不忍不為之實三節至末節又申明充無穿窬之心之意○先云仁義後獨云義者仁義一理也故仁人心章後獨云仁而義在其中此章後獨云義而仁亦在其中矣

仁義人心所固有不忍者仁之端不為者義之端人皆有不忍而於他又忍之皆有不為而於他又為之是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也自不忍而達之於所忍者念念要皆不忍自不為而達之於所為者事事要皆不為不忍在心上說不為在事上說事本於心總在心上用工夫

人能充無欲人一節

所謂不忍者如無欲害人不忍也人能充此無欲害人之心仁便不可勝用所謂不為者如無穿窬是不為也人能充



此無穿窬之心義便不可勝用然所謂無穿窬之心者非但只無穿窬而已也雖爾汝之稱亦要不受之又非但不受之稱而已也雖語默之微略亦些不光明者亦要併此悉去之總為充無穿窬之心一節密於一節正是充類至義之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是輕賤之稱貪昧隱忍而受爾汝之稱者亦是穿窬之類心裏慚忿而不肯受者乃無受爾汝之實便是無穿窬之心也充此無受爾汝之實便是充無穿窬之心矣士未可以言一節

估人以言估人以不言此是取細處人多不覺者故又說出來此類都是心上不光明終不光明便不足為我改曰皆穿窬之類也充義之學愈說愈細愈充愈精細微處且不為之況其粗者乎又况其甚者乎是為充義之學者矣義到極盡處仁亦到極盡處矣蓋有二學乎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一章

君子之言不下帶帶是常在目前者只借以言目前之近目前之近亦只是人情物理就人情物理而言便人人可行得是為道存道猶之跡可行者也若談空演虛言無實地令人茫茫蕩蕩無處下手便不可行矣安得謂之道存乎○君子之守只在脩身天下何以就平得蓋天下之平雖還要多少政事然身却是本也身修便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政事無一不得其理而天下平矣若是箇愚不肖的身安得

有好政事出來乎天下乎○善言善道總只在一心言者心之聲也心者身之主也心正而後身脩和順積中而後英華發外此心性之學所以不可不先講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汎論性反之事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為堯舜湯武所以為湯武外是矣

動容周旋中禮一節

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圓轉象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更不消說盛德之至不是推由只見得自然意禮是天理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的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故雖周旋亦中禮也○言語必信者言必可行謂之信正行的正字是正助忘之正聖人之言語自然可行是信之自然者非預正其可行而後為此言也○性之之德亦不止此四者此特舉以為例而其他皆可類知矣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即性之之理作用處總總言語動容哀樂之類各有大中至正之則謂之法行法以俟命者是性盡其在我而非假此以趨吉避凶也○性之者自然而非有意友之者雖有意而非有所為者有意者猶待脩為而只未可以語性有為者則卒歸於功利而不足以復性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此為說大人者發當時遊說之士多以道殉人而喪其所守



故發此以立其志使之志意舒展言語得盡○士君子處世無輕人之心亦無上人之心有輕人之心者類於薄有上人之心者類於狂蓋富貴聲名是各人一時之遭際而故詆毀厭棄者有輕人之心者也德業文章是自己分內之常事而故偃蹇倨傲者有上人之心者也二者橫於心胸便全是客氣用事而亦無一日之樂矣此所謂藐大人者豈是要輕人亦豈是要上人特不親其親疏然耳不然是教人狂耶

堂高二句是宮室之欲蓋前二句是食色之欲一般樂三句是宴遊之欲蓋在大人者我皆不為而在者皆古聖人之制彼以富貴以名利我以文章吾何慊於彼也而亦何畏於彼也惟不畏彼故不視彼而說之之時自然志意舒展言語得盡矣○志不可不立不立志便俗了人明道子嘗見呂公云宰相呂微仲雖做只是這漢俗為他何俗態也王介甫做宰相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行便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俗累輕便去住自在也士大夫要如此立得志起把俗累一切掃除未遇時便自激昂不到墜墮地位遇了時便有節制不到奢縱地位不奢縱的定不專利利君害民等事皆所不為矣天下亦蒙其福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養心莫善於寡欲下四句正見之蓋心之存與不存惟係欲之寡與不寡可見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各有所起桑間濮上之欲起於男女也峻宇雕牆之欲起於宮室也錦繡羅綺

之欲起於衣服也酒池肉林之欲起於飲食也珍禽花木之欲起於苑囿也急管繁絃之欲起於琴瑟也積金貯銀之欲起於錢貨也寡欲者須從起處理會男女者為宗祀而已留却一枝河畔柳明朝猶有遠行太多此欲者何為耶宮室者為安居而已四十年來車馬地古槐深巷暮蟬愁多此欲者何為耶衣服者為蔽體而已矣年老人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多此欲者何為耶飲食者為養生而已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多此欲者何為耶苑囿者為節遊而巳行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學種田多此欲者何為耶琴瑟者為和情而巳為國為民其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多此欲者何為耶錢貨者為子孫而已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蓄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護何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耶思及於此亦可以寡欲矣○此處只為多欲者說故云寡欲若要其極須是無欲而後為聖學也寡字亦說不得濂溪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

曾皙嗜羊棗章

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丑意膾炙既美於羊棗則羊棗固曾皙之所嗜而膾炙亦其所嗜者曾子既不食羊棗何為又食膾炙也○諱名不諱姓仍說不專指父的姓名姓所同者稱之而不嫌名所獨者稱之而有礙以此諱名不諱姓



膾炙所同者食之而不覺辛菜所獨者食之而不忍以此食  
膾炙而不食辛菜○敬軒子寧紀先人舊遊云重來不似當  
時興綠草紅花總是愁又得先人手書云分明筆迹如平日  
一字傷心一淚珠是亦不忍食辛菜意也彼以舊業為流沙  
而忍於棄賣以手書為故紙而忍於糊裹者豈獨無人子之  
心耶此之謂敗子死者有知亦不為瞑目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一節

自孔子在陳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狷之意自過我  
門而不入我室至斯無和厚且聖人所以惡鄉原之意取狂  
狷者以其雖未至於中道而猶可進於中道也惡鄉原者以  
其雖有似乎中道而實則害乎中道也

進取不忘其初正說狂簡之為人進取是志太不忘其初是  
畧於事物之所為必有不是處不能改是不忘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五節

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狂之人曾皙牧皮人皆知之琴張者與  
子桑方孟之友友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  
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子桑  
戶死二人相和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何以謂之狂是問狂之實其志嘒嘒然者志之高曰古之人  
古之人者言之高夷字從高字生來未須貴以高者只平平  
就其行考之亦不能掩其言也  
狂者又不可得一節

前併說孔子思狂狷此因解思狷之故是又其次對故思其  
次者中道是上者狂狷於中道狷則又次於中道矣

孔子曰過我門二節

鄉原是德狂狷之齟齬於世而自立一等行狀者故譏狂之  
言如此譏狷之言又如此譏狂則必不為狂譏狷則必不為  
狷故闕闕然閉藏退縮不敢出一忤人之言不敢行一矯俗  
之事只專為矯悅以取容於世是以謂之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二節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鄉原的本色自以為是鄉原所  
以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全在此若不自則亦可與入道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一節

惡似而非是總語以下皆似而非者惡莠莠依惡利口惡鄭  
聲惡紫亦輕歸重在意鄉原鄉原之亂德不惟自己不可入  
堯舜之道且將率天下之人而皆為堯舜之賊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一節

君子反經經即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此道原在人心只為  
異端邪說近似亂真人心為其所迷反經者只於人心上發  
明之復此真是的常道常道既復是非曉然明白人人便知  
所適從而日歸於中正日入於真醇和惡若鄉原之類皆無  
所容於世自然絕無了故轉移世道者只在開明人心更無  
別法也○此章先為狂狷而論後却獨詳於鄉原者蓋以鄉  
原不狂不狷其實遠不及狂狷狂狷尚可以入聖人鄉原却



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反經以爲絕鄉原之策，正所謂上策。莫如自治矣。○陽明子曰：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掩，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之次，鄉原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惡以媚世也。又曰：某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原的意思。在如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終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應先生何止狂也，其狂而作聖者乎？○今之學者，宗陽明之學，便嫉晦庵宗晦庵之學，便又嫉陽明。皆非深知二先生者。愚嘗謂二先生一是登山，一是入海，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爲寶，可相美而不可相嫉也。彼相嫉者，議晦庵是俗學，議陽明是禪學，是皆二先生之罪人也。天下有如此禪如此俗哉。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章是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五百有餘歲，大約世數如此。或有不齊處，亦不必泥也。見知聞知，不平看，重在見知。上蓋天下事必有作之者，而後有述之者。必有倡之者，而後有和之者。惟有見之者，歷歷傳之於後，是以有聞知者。繩繩嗣乎其前矣。○見知聞知，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紀者，有限。聖賢所知者，無窮。吾道之全體大用，都在聖賢所知之中。也可以紀載之緒論而盡之乎？○禹皋是名世之古，伊呂是湯文之師。不待見而後知者，至於湯文孔子之聖，亦不待聞而後知者。此處所云蓋以同時論之，則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論之

則後當以前爲師云耳。○問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者，乃獨以爲聞知於文王，如何？曰：夫道一而已矣。堯舜禹湯之道，即是文王之道也。武王周公之道，亦即是文王之道也。舉一文王則群聖人皆可知矣。○然而二句是說爲之詞，然而上要補已有見知意。蓋予於孔子去其世若此之未遠，近其居若此之又甚，固幸得而見知也。自今以後，亦必有人聞知者。設使予今無見知，則後世豈復有聞知者耶？○晦庵子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已字不活，落似已無了。見知者，便不見自任的意思。○問顏魯思三子，正是見知孔子者。孟子却舍之而自以爲見知何也？曰：此與不動心章舍顏閔諸公而願學孔子之旨一樣，自任之重故如此。○見知者，見以心也，不是見之以目。聞知者，聞以心也，亦不是聞之以耳。此之爲真聞而知之真者，此也。若說以目而見，則孟子何所見於孔子？以耳而聞，則湯何所聞於堯舜？文王何所聞於湯而孔子亦何所聞於文王乎？陽明子曰：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又曰：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聖賢所以見知聞知者，皆此知之謂而已矣。

講學是

聖世好風俗，士大夫好行業，予此講講學乎？蓋爲諸子講，非爲世人講也。爲世人講者，講以名爲諸子講者，講以實爲諸子講。予哉昔之講者，不象山則晦庵。今之講者，不晦庵則陽明。然視陽明晦庵竟何如也？予講學乎哉？昔人有云：伊川講明



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何曾誤了春陵夫子今之  
講者曰我晦庵我陽明也而不知自家一箇心性千病萬痛  
醫治不暇又何暇為人講學哉而等只湏把良知還陽明問  
學還晦庵德性還象山又把仁義還孟子中庸還子思大學  
還曾子又把一貫也還孔子敬止也還文王精一執中也還  
堯舜直將自家胸中粘帶一切掃除眼前紛紜一切平妥本  
來心性一切恢復便是一生的好行業一家的好風俗  
聖世的好士大夫矣世上講學人以萬萬計又何消為他講哉  
為世人講者講以名為諸子講者講以實事為諸子講非為  
世人講也予講學乎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







大學意



端文顧公著

聖經章旨

近道矣節截上是統論綱領旨趣而總結其意下是

細論條目工夫而兩結其意細分之大學之道節是以明德新

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知止節是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由

物有節正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節是大學之條目物格節是

覆說上文條目之意自天子節是探其本結之其本節是又以

其本結之總是八條目不外於三綱領而三綱領不外於明明

德蓋明明德者明己之德新民者明人之德要其極則曰止至

善而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夫人不可以不學方其幼也既從事於小學之功及其長也復

進之以大學之道是道也所以明乎義理者在是所以措諸事

業者在是而果安在哉在明明德焉蓋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

而虛足以具眾理靈足以應萬事本若是其明者也但為氣拘

物蔽則明者有時昏矣故學者當因其發見之端而遂明之以

復其初焉夫然則大學之體立矣然是明德也民與我同有者

也但為氣拘物蔽則新者有時而舊矣故既自明其德又當推

以及人而鼓舞以啟其同然之良焉夫然則大學之用行矣然

而明德新民莫不有事理當然之極焉是所謂至善也故未至

於是也而必求其至已至於是也則安止而不遷以明德則無

一毫之弗明也以新民則無一民之弗新也而大學之道不在

是哉。道字不必作方字見理之當然如明德新民止至善固

大學理之當然者故註有三个當字新民重大人身上看註使

之亦有句要一看一使字三在字俱承道字來註三當字有勉人

意在非貼三在字也虛是體靈是用止字以工夫言下即知止  
止字以實理言即至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  
得

夫大學之道固當止於至善矣然不先明諸心以知所往則亦  
不能力行以求止也故必由學問思辨之功以造於融會貫通  
之地於明新之當止者皆有以知之至焉由是而馴至於至善  
也其機為容已哉既曰知止則知之所在志必趨焉斯然在此  
而不移於彼矣心不於是而能定乎定則物欲不能為之動靜  
因靜也動亦靜也心不於是而能靜乎靜則物累忘而道心自  
豁處常可也處變可也心不於是而能安乎既曰能安則閒暇  
之餘足以起精明之識無物者能觀物無事者能應事心不於

是而能慮乎夫由知止而至於能慮如此則反之身心性情之  
間而明德之至善於是得所止焉推之天下國家之大而新民  
之至善於是得所止焉若此者知止之所致也然則學者可不  
以知為先務乎。首一而后重下四而后輕知止二字另講中  
間輕遞過明德新民只首尾用之中以至善貫曰知止曰能得  
首尾相因中幾句有次第無工夫俱就心說知止舉成効言不  
是尋常之知也此非用工精遠安能到此知止是平時講究工  
夫至於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能慮亦尚未及行此節深切處  
只在知止二字定靜安慮須講得輕些恐得能得故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合而觀之明德者已新民者人人已分而形體見所謂物也必  
先明己德然後可以新民德物不有本末乎知止其用力能得



其收功功力分而作為見所謂事也必先知止而後得所止事不有終始乎本始其所先也末終其所後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能知當然之序不可紊而必循焉以求之則德可明也民亦因可新也止可知也得亦因可能也雖未能與道為一不亦近道乎。此結上意正示人以入德之方也知所先後知字與上知止知字不同蓋在知止之先也此非徒知之乃是進為之序屬行上說道即明德新民知止能得虛齋以道字開說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致知在格物

夫大學綱領固不外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矣然是三者之條目則有八焉古人以明德新家人所同得而欲推己之明德以

新民使之革舊染之污而有以明明德也蓋不自天下始也以國者天下之觀望必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焉然不自國始也以家者國人之觀望必先正倫理篤思義以齊其家焉又不自家始也以身者一家之表必先謹舉動審應接以修其身焉欲修身而不遽求之身也以心者一身之主必先敬以直內虛以應物務還其有善無惡之真而正心焉正心何先以意者心之所發必先於一念發動之始或欺求慊實於為善去惡而誠其意焉誠意何先以善惡之所由辨者知也必先推致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全體大用無不明而致其知焉致知又果何在乎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物理相為流通欲致知者又在即物窮理究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本之身心性情之微推之天下國家之大莫不有以考之也。格致誠正修明德也齊治平

新民也格致是求知止誠正修齊治平是求得止雖有八條目總一明明德之貫通耳六先字不惟見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意亦在內了一在字與先字同意非有異也物即明德新民若太說泛了則豈能盡物而格之乎古之句要體貼均平意出來正心兼動靜說意乃心之發慮處致知知字是吾心之良知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夫古人有所事而必有所先者何哉蓋以於理之在物者無不格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隨所在而無不至矣故致知在格物也知焉既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意可得而誠矣故誠意先致知也意焉既誠則心無所主物不能動而

可正矣此正心先誠意也心焉既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修矣此正身先正心也身無不修則有以儀刑於家矣由是可齊矣故齊家者必以修身為先焉家無不齊則有以感化乎國國由是可治矣故治國者必以齊家為先焉國治則篤近而舉遠而天下由是乎可平矣平天下者安得不以治國為先哉所謂大學之條目如此入大學者焉可奈其序而缺其功哉。此覆言條目之意正見人當如此也覆是丁寧反覆之意首而后字無工夫後六個而后字有工夫在內自知至至末逐句加一可字方字觀註可見自物格至身修德之所由明也自家齊至天下平民之所由新也物格知至至善之所由知也意誠至天下平至善之所由得也兩條雖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然數先字與數后字與知所句意自不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夫由上文觀之，明德之條目有五，而修身有以成其終。新民之條目有三，而修身有以成其始。身之係於人也大矣。故概天下之人觀之，上自天子之尊，以至下而庶人之卑，皆以修身為之本焉。君民雖異位，而成已成物之責則同。上下雖異勢，而以已及人之理則一。蓋一修身而成之為明德，有以收格致誠正之功，達之為新民，有以善齊治均平之用。信乎身之外無餘物，修身之外無餘功矣。○天子乃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庶人乃有輔天下國家之責者，曰以至則自天子而下，自庶人而上，可知本字作切要緊務看，非天下國家之本之謂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彼家國天下非不也，對身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末焉。苟身焉不修，其本亂矣。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末治者，無是理也。國與天下非薄也，對家而言，則家為厚而國與天下為薄焉。苟身不修而家焉不齊，其所厚者薄矣。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有是責者，可不知所務哉。○身家並重看，挈一个身字，見明德必終於此，挈一个家字，見新民必始於此。所謂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故兼結於此，欲人知所重也。

克明章

康誥曰克明德

夫經文明明德之言，出於夫子而非始於夫子也。康誥曰克明德，言文王敬止之妙，得於緝熙，德之得於天而本明者，夫固不為氣所拘，物所蔽也。○此章釋明明德三引諸皆有明字在內。

大學意

亦立言之法，宜玩克明連看，克字不必重。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然言於周書而非始於周書也。太甲曰云云，言成湯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而動靜皆顧諟明命也。○顧諟兼動靜言，心常在則日常在。

帝典曰克明峻德

然言於商書而非始於商書也。帝典云云，言堯德性所蘊一出於安安，恭讓所形，一成於允克，德之本大者，夫固充滿其量而不為氣拘物蔽也。○克明無工夫，光被四表等句不可入講，恐犯新民就堯一身言之，纔是皆自明也。

夫歷觀三聖之書，以稽三聖之學，雖不同矣，然不同者書而所同者言。皆自明已德耳。如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文豈有異於湯，湯豈有異於堯乎。○上三引書，只輕叙過，皆為其有合於明明德之說，而引以釋經文耳。此節須串講，方見皆字意。曰自者，所以別於新民也。或謂三聖之言皆吾夫子所云明明德之意耳，亦通。

盤銘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經文所謂新民者何如，蓋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為新民之本。不終於新天命，則無以見新民之極。彼湯之盤銘曰：人之有德，猶人之有身也。誠能一日奮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滌其舊染之污，是有以自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



亡甚易故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功於己新之後若然則德已新而新民之本立矣。此言自新之功以著新民之本也。蓋所新雖在民而新之之機則在我首字用加下二句須串講方見畧無間意重去惡遠舊染之汚指物欲言不必說氣稟也。康誥曰作新民。

夫民心雖蔽於物欲拘於氣稟蓋惡有時而發見即此是自新之機也。為人上者必迎其機而振作之為之衣食而使俯仰有賴為之學校而使講習有地以去其舊而即於新則民德以新而新民之用行矣。此言新民之事也。講作字不必以商之餘民染紂惡俗言蓋此乃康誥本旨傳者引言只是斷章取義也。民時默天下國家兼教養言此節雖言新民要兼推己德意。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曰周自后稷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之世始受天命夫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矣。此言自新新民之極也。新民上推出一自新受命在何處見只是德化大行而歸附日衆耳重新民上觀註新字於民字可見於早麓見作人之功於有聲見厥成之效。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不造其極則無以為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雖未必民德之盡新而吾所以自新以為新民之地者則必用其極而後已也。雖未必天命之遽新而吾所以新民以為受命之基者則必用其極而後已也。不然烏足以語新民之極功哉。總承上說勉君子去盡新民道理自新新民並講亦無妨然必須合講幾股方發得極字意出而起綴

處則重新民上也。君子是新民者極即是至善不可以受天命作極字。此章釋新民三引書句作極字在由。邦幾章旨止於信分上是總言止至善之理下是明言止至善之實細分之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二節言人當知所止三節示人以當止之則四節言明德之止至善五節言新民之止至善總是止至善之學其理之當循而功之當盡有如此者。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謂也。詩云云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當止也。全重一止字。註物字說得廣語其綱則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是居止之止物各有所當止是至善之止也。此言物各有當止之處天理之本然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孔子讀此詩而歎曰黃鳥乃一物之微而止於邱隅尚知其所當止况人為萬物之靈可以不知所當止之至善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以人當知所止也。此即物而人當知其所止人事之當然也。重孔子說詩上註知字要緊兼能得意註人字正指明德新民之人但不可露出耳上三止字粗註止字與下敬止字精。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然人之所當止者果安在也。詩云穆穆文王能繼續光明自然不敬而安於至善不待求所止而自得所止也。今自其所止之大者言之其為君也仁非煦之仁而止於仁之至善君道之

敬止字精。



極此其定矣。為人臣而止於敬之至善，臣道之極此其定矣。為人子而止於孝之至善，子道之極此其定矣。為人父而止於慈之至善，父道之極此其定矣。與國人交而止於信之至善，交道之極此其定矣。夫文王之敬止，即至善所在，物之各止者此也。人之當知者此也。學者究其蘊於五者之中，而推其類於五者之外，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穆：句虛緝熙，句正見穆穆意，緝熙以心言，敬止以事言，緝熙敬止，連說言其常。○光明而敬止也。下五句乃敬止之目，每句內入實事，講不妨但要俱見得所止意。五者之德，須隨事合當如此，便是止，非謂必造其極而後謂之止也。○國人以百姓言，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信不專於期必的信，繳要收拾敬止，又挽在經言止至善上去。

詩云：瞻彼淇澳，萋萋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文王之敬止如此，以此體之於己，則為明德之止至善，以此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至善也。自其明德之止至善言之，詩云：瑟兮僖兮，何者？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為學，何者？為當然，何者？為所以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精矣。猶以為未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省察以審其幾，克治以致其決，密矣。猶以為未密，而益求其密也。若然，則知行兼盡，而為求止至善之方矣。其瑟兮僖兮之言，則君子之存於中者，純一嚴整而

## 大學意

無放放逸怠惰之失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於外者，光輝明著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若然，則表裏俱盛，而為得止至善之驗矣。所謂有斐云云，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以造於恂慄威儀之地，則其身之所得，既有以極其統體之大，而吾德之所止，又有以極其純粹之精。曰恂慄，是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也。曰威儀，是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也。夫德者，人所同得，今君子既能得之，而充盛宣著，又如此，故民不能忘也。德至於不能忘，是明德之至善，於淇澳之詩，而可稽矣。○詩輕叙過分，言之學是知，包格致事，蓋求知明德之所止也。自修是行，包誠正事，蓋求得明德之所止也。恂慄是驗，明德之得止於中，威儀是驗，明德之得止於外。切磋琢磨，把許多怠惰放肆，妄念私欲，除盡了，而此心純是一個嚴敬，終日欽、更無放逸，由是發於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是威儀即此嚴敬之發於外者也。瑟訓嚴密，是不粗疎也。僖訓武毅，是不怠弛也。宣著，赫字，盛大也。喧字，戰懼總解，恂慄不可分，貼德貼恂慄，容貼威儀，威德至善，事講所謂至善，即恂慄威儀也。德字不着澤，被於民說，止是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不能已其企仰之懷意，此以當時言，與下沒世不忘，少異。民字，包天下國家在內，末句乃得止之應也。一節重明德止至善，而發新民之端意。○盛德至善，不平言由學問自修工夫，造恂慄威儀地位，則充積已盛，又忠底於至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自其新民之止至善言之，詩云云，夫前王果何脩而得此哉。



蓋前王制禮作樂而立人極以垂軌範是其賢也為後賢者則法其德而識大識小有以賢其賢焉創業垂統而運玉基以裕後昆是其親也為後王者則守其業而宜君宜王有以親其親焉休養生息與民安享太平者常遺之以樂也後王則合嘯鼓腹而安其樂分田制里使民各有定業者常遺之以利也後民則鑿井耕田而享其利夫舉天下之大歷後世之遠無失所之民其餘澤在人如此此所以既沒之後人猶思之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於斯驗矣然何莫非明德之止至善以使之哉。註所以二字指明德言能使二字要緊蓋此節重前王新民止於至善言不重後人也四其字指前王言賢以立極言親以垂統言樂利不必分教養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要見盛德至善之餘澤意

本末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果何以見之夫子嘗言曰聽訟云云夫聖人不責聽訟而責無訟者何哉蓋訟之興也皆虛誕之詞鼓之而詞之妄也皆無實之人為之也今聖人能使民無訟則是狡偽者悉獻其誠而終不敢盡虛誕之辭非惟無訟於言而亦無訟於心矣果何以使之能然哉吾知民之觀感本於德而德之觀感甚於刑惟聖人明德之既明民志自為之懾服由是無情者欲盡其辭而自無可盡也聽訟者欲盡於聽而自無可聽也其諸孔子所謂使民無訟者矣即此而觀則知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

者已德之新也本也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首二句孔子之言下皆曾子言須臾聽訟一句置了只就使無訟句內討本末出來內須用有是無非有直無曲方見民德新也無情者句申無訟字民德之新也末也大畏句申使字已德之明也本也此句內須用是非直曲方與上應此字指孔子必也句是結句也不言末者舉本以見末也或曰此謂知本之言最是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子補此條者蓋以格物致知乃學者初用力之地於此而不用其力則誠正修齊治平舉無自而用其力故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也分四段看言欲致至窮其理也釋致知在格物之義蓋人心之靈至有不盡也推致知在格物之由是以大學至求至乎其極詳致知在格物之功至於用力至無不明矣若致知在格物之效末句是結之也始教始字乃對修齊治平而言表大綱裏條目精所以然粗所當然全體指具眾理言大用指應萬事言

誠意章旨 三節截首節推誠意之功而要於謹獨中二節只是



言自欺之弊以見當謹獨也則中二節已包在首節內了末節言自慊之驗而結謹獨以誠意也大意上三節言獨不慎則意不誠故君子必慎其獨末節言意既誠則效隨之故君子必謹獨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也謂蓋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人之一心莫不好善而惡惡但其氣拘物蔽冥然不知善惡之所存者固無足言矣乃若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未必無不好者以間之於內知惡之可惡而惡之未必無不惡者以雜之於中是自欺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其惡惡也有如惡惡臭之真其好善也有如好好色之真則惡務決去之以求快足於己初非為人而惡之也善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初非為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則此心之真偽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君子於此即其發動之初審其幾微之辨果自欺與則愈自禁止抑自慊與則愈自勉勵豈待著見而後用其力乎此言誠意必在謹獨也毋自欺也極重如惡三句皆申此句自欺自慊不平不自欺則能自慊矣慎獨是示人以下手工夫處也慎之之功即不自欺而求至於自慊處朱註言為善去惡而貫以知字從上章格致來也君子是自修君子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天理一分私欲即是獨之不謹即自欺不自慊註幾字即獨中一念之萌處實與不實之所由分耳兩自字對人言對外言要者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大學意

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刑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欲知獨之不可不慎盡觀諸小人乎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為不善於閒居而厭然於君子之見欲掩而卒不可掩焉欲詐而卒不可詐焉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於中則必形於外正此謂也是皆小人不能慎獨之所致故君子謹獨之功雖非鑒小人而後有而其所以必謹之至則亦懲小人之益力矣此引小人不能謹獨重戒君子非與上平看也閒居以地言當不得獨字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誠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惡形於外也慎獨與上同但此兼戒小人意不可以上為心以此為地誠中形外兼善惡亦視命題意何如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觀小人之事則知獨之可畏矣曾子平日有言曰幽獨之中隱微深僻然為善於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惡於幽獨者惟恐人知而人無不知是即十目共視十手共指之地也一目一手不及之地而曰視以十目指以十手則其視其指也衆矣可畏孰甚焉母曰指視不及而可無所不為也以此觀之則為惡於閒居之地而欲詐善於見君子之時則誠無益矣此君子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此節只是明上文謹獨之意首二句兼善惡平說即人之視己二句意其嚴字即掩不善無益意即此觀之尤見惡之誠中形外而君子所以必不可不慎獨也註中雖字重此節是誠中光景下節是形外效驗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三六九



由此觀之可見誠意在於謹獨矣。能謹其獨而其善之形於外者。又當何如。彼富能潤屋。正猶人能誠意而有德。豈不能潤其身乎。潤身如何。蓋惟良德則心無愧怍。而寬裕自如。由是而施於四體。不矜不肆。從容自適矣。意識之驗如此。故君子有見於此。必戒自欺。求自慊。以誠其意。而全其德也。是則觀誠意之驗。固不可無誠意之功。非盡誠意之功。又何以得誠意之驗。有志於正心之學者。可不知所先乎。此言誠意之驗。而結言君子當謹獨以誠意也。首句輕。不可與下對看。潤身且以積中發外。意寬說。心廣從潤身來。體胖從心廣來。歸重體胖。意方見是潤身心廣體胖。便無消沮閉藏之貌。君子非為效驗而誠其意。正以潤身必由於誠意耳。

正心章旨 首節言心之所由以不正。二節言身之所以不修。末是述經文以結之。通章言心應物而不察。則用或不得其正也。重正心上。勿以身心平。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則必有喜怒哀樂之用。於此發之。而皆中節。奚不得其正之有。惟夫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有主而不虛。於忿懣也。於恐懼好樂憂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以應之。則皆不得其正矣。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但要以虛待之。未來而不豫。期既來而不偏。主既往而不留。滯身有云云。心之不正。多在用上。累了。而正心工夫。其要必在察乎用之。有所與否。察字甚重。恐懼是臨時時。憂患是未事時。欲動則情勝。不可分。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夫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不存。則百體從令。而無不當。其理矣。如其不在。則此心與喜怒哀懼而俱馳。蕩然無歸。目雖司視也。耳雖司聽也。食雖在於口也。心既不存。則不見不聞。不知其味矣。推而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而何以脩身也哉。首句截。心不在焉。外馳於四者之用。而中無所主也。不見不聞。不知味。非真無所見聞也。非禮而視。便是視之而弗見。下二句亦然。上四者。心之用。失其正。則本體之不正。隨之矣。檢與修有分別。視之三句。是無所檢也。無所檢。故身不修。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得其所。而我無與焉。可也。此字指上兩節言。二句一氣說。在字有先字。意在內。此正心只在用上。加功要重。心上繳須云。不然則恐懼忿懣好樂憂患之情。雖有所偏。亦不過病於內耳。而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之不知。味遂因之也哉。是則修身固為大學之本。而正心又為修身之要也。

齊其家章旨 末節分上二節。俱是言身之不修。家之不齊。意總在言外。故好三句。申上五者之偏言。故誘節申上好而三句言上下俱一意。勿以為上情之偏。下為偏之害也。末節是總結上文之意。見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意此所以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敬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身與物接不免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敬情也然五者皆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也但常人任其情而不加察或於其親愛而偏焉或於其賤惡而偏焉或於其哀矜而偏焉或於其敬情而偏焉是為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賤惡敬情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誠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理則身之所處不陷於一偏求之天下蓋亦鮮矣。五者雖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辟者當好而過於好當惡而過於惡也惟所向而不加察意重皆藏於親愛等內也故好二句只承上意而反言之申言五者之偏鮮矣還指情言通節就常人言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所謂好惡而知之鮮者觀諸諺語而可見矣諺有曰父與子一體而分者也故知子者若父而不知其惡者無他焉溺愛之情蔽之耳好而知惡者天下誠鮮矣苗與農始終相信者也故知苗者莫如農而不知其美者無他焉貪得之心奪之耳惡而知美者天下誠鮮矣。故字亦緊承上文故好二句來此兩節當緊相承不可以上節為身不修此節為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為好惡之偏此節為偏之害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即家之所以不齊也故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繼身不修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繼之夫人情之偏至此則身不可得而修矣尚何以齊其家也哉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 大學意

夫好惡拘於一偏則吾之所處且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修也以此處家豈能使一家之是刑內外各得其分而歸於齊乎欲齊其家者盡六公於好惡而修其身哉。此節乃反結之也。治國章旨 在故治國在齊其家分上是詳齊治之事而通結之下是咏齊治之事而申結之細分之首節是釋言治國在齊其家之義二節是引書以明立教之本三節是教成於國之效四節則承一人定國而言治國者當以身先之也五節通結上文六七八節則引詩而咏嘆齊治一機之理九節則又申結之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所謂云云者何謂也蓋身修則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不可教乃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齊治君子惟修身以教其家其身初不出於家而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孝者君子修身以教家之事親者也然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事君之道寧有外於孝乎弟慈亦然惟其理之一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也。首四句截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無之便令今修身教家而能教國意了故承之曰君子不出云云此處且勿涉家國一理意孝者六句正發明家國一理以見不出家而成就於國意所謂教國者非是教其事君事長使衆也原是教之以孝弟慈也教國人以孝則國之為人子者皆興起於孝亦知所以事君矣教國人以弟則國之為人弟者皆興起於弟亦知所以事長矣教國人以慈則國之為人父兄者皆興起於慈亦知所以使衆矣此節非止言齊家以治國乃究言教國本於家意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

然是孝弟慈也。根諸人心之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為。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不能有言，為之母者，惟其中心不容己，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是道也，不學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未嫁之先，此理存於中；既為母之時，此理形於外。豈有先學養子而后嫁者哉？慈幼之理，既不待於強為，則孝弟亦豈待於強為哉？但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字輕，只是說一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赤子心誠句，正言保赤子之道。此處要見自然意，未有句正纖心誠，乃反言以見意。立教之本，本字指孝弟慈說，識其端，推廣之，非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滿其本然之量耳。蓋一念之孝，推之念念皆孝，然後成个孝，餘倣此。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信能推廣之，其效何如？均一孝弟慈也。自憮然有恩以相愛者，謂之仁。自燦然有文以相接者，謂之讓。吾能脩身於上，而以仁教其家，家之人無不仁，則一國之中莫不興起而為仁矣。讓倣此。此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戾而不仁，不讓，則無以教家，而國之亂隨之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其機如此。此謂一言之失，足以僨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上二條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此節言能教其家，自可以成教於國也。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要根上良心自然，家國一理意來講。仁讓俱兼孝弟慈。

言有躬行意在內，貪是貪欲，戾是悖理，總是仁讓之反也。作亂是不仁不讓之極也。機字兼善惡，此謂二句是古語，一言句是一人貪戾二句意，一人定國是一家仁四句意，教是實效，教成於國即是效，非教成於國之外別有效也。發動指家國言，所由指身言。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夫一人而足以定一國，此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仁讓，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躬為貪戾，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若是者，豈民之性仁於唐虞而不仁於夏商哉？蓋令之也，必其身之也，而後可。苟所好在暴，而令天下以仁，則民必從所好而為暴，不從所令而為仁也。民心從好，不從令，如此可以得為國之道矣。是故君子必脩身而有孝弟慈之善，可以教家矣。然後出令以責國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可以教家矣。然後出令以正國人之惡，夫責善本於自責，正人本於正己。恕之道也，恕則以好不以令，而民之喻之也必矣。苟不能推是心無善於己，而欲求諸人焉，有惡於己，而欲非諸人焉，則所藏乎身不恕矣，乃能曉喻斯民，使去惡而為善者，未之有也。不然，均是民也，在堯舜之世何為而仁，在桀紂之世何為而暴耶？○承上一人定國而言，意主善一邊，桀紂不恕，特反言耳。重君子身教上，其所令句承上二邊說，畧斷不可以所令承桀紂，亦不可以君子句專承堯舜，是故承其所令句來，蓋民惟從好而不



從今故君子惟正身而不專事乎令也。有諸己無諸己所好也。求諸人非諸人喻諸人所令也。蓋非無令但不專乎令耳。堯舜帥天下帥字內有修齊意。

故治國在齊其家

夫自其理之合一而言則孝弟慈之行於家者即可通於國者也。而觀於立教之本出於自然。自其機之相通而言則仁讓之始於家者即可教於國者也。而觀其帥先之化由於一人。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通結上文齊家內含修身意。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上釋齊家治國之意至矣。然猶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引詩以咏嘆之。詩云云是詩也。蓋美賢女之教化於家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善治國者能脩身教家使家人無不宜由是而推焉。以家人之善者為國人之善也。不然內多慚德道且不行於妻子矣。而況於國之人乎。齊治一機之妙於桃夭之詩可稽矣。三引詩平平說只是咏嘆家國同一機之理。欲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容己耳。下宜其家人就治國者說不復指女子也。宜字指己善者言。要點修身教家意而后字要玩。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非徒桃夭之詩言之也。詩有曰宜兄宜弟是詩也。美君子令德之篤於親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國之人猶吾兄弟也。國人之心猶吾兄弟之心也。為治者必先修身教家使一家之兄弟無不宜由是而達焉。以兄弟之宜為國人之宜也。否則民暴虐

亂道且不行於兄弟也。而況於國之人乎。齊治一機之妙於蓁蓁之詩可稽矣。宜兄悌於兄也。宜弟友於弟也。而后字要玩。下宜兄句就治國者說不必再粘上。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非惟蓁蓁之詩言之也。詩云云是詩也。美諸侯儀刑之字於人也。吾於是而重有感焉。蓋為國者能修身教家而我之為父子兄弟皆足以為法於家。斯謂其儀不忒也。然後下觀而化。國之民皆法之矣。否則一人喪德下民成風也。又何法之足言乎。齊治一機之妙於鵲鳩之詩可稽矣。夫三詩之言雖異而三詩之旨則同。君子咏嘆焉而齊治之理可以深長思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即此觀之家人兄弟之宜父子兄弟之法此家之齊也而基國之治焉。國人之教斯民之法此國之治也而肇於家之齊焉。可見治國在齊其家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此之謂歟。此字承三引詩言。

平天下章旨分作五大段看。第一段首二節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而解絜矩之義。自此至末皆自絜矩二字推之。第二段樂只君子以下三節因好惡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推廣絜矩之意。第三段君子先慎乎德八節因理財而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推廣絜矩之意。第四段秦誓以下四節因用人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第三節四節所引論好惡之意。有大道節宜從前面絜矩收來合上理財用人之好惡而以大通之得失總結天命人心之得失。第五段生財至末五節又明理財本於用人其足用之道不必外本內末以申第三段論



貨財之意，無非推廣絜矩之意也。絜矩是一章骨子，所謂絜矩只是與民同欲四字。然所謂同欲，不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亦惟驗其同然之心於國人而推之耳。何則？上能老吾之老，以孝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焉；上能長吾之長，以弟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焉；上能恤孤以慈，幼而教於家也，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而不倍焉。以是而知老也長也孤也，天下之人盡之矣；欲孝也欲弟也欲慈也，天下之心盡之矣。使不有以處之，則其所興起者，或不能遂其願而有不均之歎矣。

是以君子之於天下，不惟自盡其孝弟慈以化之也，必當察彼同然之欲，推己所欲之心以度之，使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而得其分之所當為，願之所欲為，是君子度之以心，而天下無不平，猶人度之以矩，而萬物無不方者矣。此條是原其治國之機，而因示平天下之要道也。不倍分上指國言，下就天下言，上老至不倍，與一家仁四句同，但彼言家包身在内，此言身包家在内，不倍謂不倍恤孤之道，亦如上之慈幼也。上老三句只是起下絜矩意，註人心字指天下之人心言，矩就心說，即是孝弟慈度之，便思所以處之也。註因其所同四句解絜矩，上下四旁三句，又是以絜矩說出天下所以平也。前章重教，此章重政，是以二字承上來。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之義何如？不越於同其好惡而已。然知其所惡之同，則知其所好之同，蓋即惡之一端言之，上下不同，而同此心也。則所惡勿施而擴其恕於上下前後左右，亦云云。夫上下也，前後也，左右也，各有分願，即所謂絜矩也。毋使事也，毋先後從前也，毋交也，各得分願，即所謂絜矩也。以一人觀萬人，而人無遺矩矣，以一心觀萬心，而矩無遺絜矣。此之謂絜矩之道也。而所以平天下者，胥此矣。上是以人之同心而得絜矩之由此，是以己之推心而得絜矩之義。但是言絜矩模樣，非正言其事也。彼為我後，我當其前，是曰先後；彼為我前，我承其後，是曰從前。所惡之事，不止於不忠無禮，故各以如字冠之，不若泛說身之所處至無不方矣。是解絜矩正義，未就平天下說，彼同有句下方歸正意上去，道字與首節道字同，勿講作義也。所惡即是矩，毋以即是絜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夫是絜矩之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也。詩云云，夫君尊也，而以有父母之親者何哉？蓋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是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彼民之親其上，不猶子之愛父母乎？此能絜矩之效也。此與下二條是承絜矩而言好惡，此引南山之詩而申之，以明好惡能絜矩之得也。好惡泛言，即絜矩也。末句勿作稱子民之職，當以得民心說愛民如子句，應白文此字，蓋原上意以起下耳。至民愛句



方是貼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於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聞百姓之安危必兢戒懼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繫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為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繫矩之害也○民具爾瞻望重則責重矣有國者一句乃承上起下意慎字以好惡貫講辟與民之所好二句相反天下僂與民之父母相反有國者不專指師尹就有天下者言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夫好惡之公私少異而民之向背頓殊如此觀大雅之詩不尤可見乎詩云殷未喪師之時則為天下君而配上帝及其子孫乃失天下是宜監視於殷而知天命之難保也詩言如此蓋言殷之先王方得眾心而配上帝也則峻命可保而得國也此非所謂能繫矩以公好惡而為民父母者乎及殷之後王既失眾心而不克配上帝也則峻命難保而失國也此非所謂不能繫矩以偏於好惡而為天下僂者乎○此節結上二條味二末字則今之喪師可知未喪師者未失人心也監于殷監其失人心也未喪師即得眾也配上帝即得國也此題先作釋詩畢後把上文來講以見結上文意有天下者數句是補意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 大學意

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繫矩然其所重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故必格致以啓其慎之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之實若然則治平之本端而繫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附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處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足矣夫一德修而衆善集德之當慎也何如哉○此言財貨能繫矩之得也在首句截是故不是古語是承上不可不慎說來但此慎字與前慎字不同前慎字即是繫矩此慎字高繫矩一層不可以慎德就作繫矩看慎德繫矩之本也先字要看此句有工夫有德四句是慎德之效當相因說此字即斯字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夫能慎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用是德者財之基乃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也財者德之致乃治國平天下之末務也人君當知所審矣○此承上文而言起下意不甚重本末論其理如此此只要見輕重意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夫德為本則當內矣財為末則當外矣苟或以德為外而不謹之以財為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倡民皆效之不見有德而惟見有財之可爭爭鬪之風劫奪之教豈非自上所施乎○此與下二節是財貨不能繫矩之失也奪是奪其上之財也爭民是就施奪曰施曰教正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註不能繫矩貼外本欲專貼內末此二句已有財聚民散意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義與利不並行民與財不並得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失



民心而民散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得民心而民歸於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此，孰為重輕？有天下者，當知所審矣。○承上言爭奪興矣，爭其有不散者乎？重上句，下句不過帶言之耳。財散非財散於下，只是不聚斂而專利意，民聚只是難散意，非是近悅遠來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夫財聚則民散，固已。然民之散者，財亦豈終於聚乎？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吾見上有違命，則下有逆詞，亦悖理而入矣。況財貨乎？使或貨以悖理而入，吾見上焉貪利，下焉爭奪，上悖理而出矣，能長守乎？專民利者，失其利如此。此謂不能繫矩之失也。○此承財聚則民散來，貨悖言悖，指君身言，亦悖指民言，言是上施於下者，貨是上取於下者，通節重貨悖意，上句但起下句耳。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夫慎德而能繫矩，則有土有人，而天命之得從可知也。不慎德而不能繫矩，則悖入悖出，而天命之失從可知也。康誥不云乎？惟命云云，何以言之？言人君之於天下也，苟有德而能繫矩，是之謂善，善則財散，民聚得人心，而得此天命矣。務財用而不能繫矩，是謂不善，不善則財聚，民散失人心，而失此天命矣。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而果何常之有哉？○此節對殷之未喪師而言，結上五節，兼繫矩得失兩意也。須合得失方見不常也。善不善俱以財貨講，不必開說。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既知財貨之公私，係天命之得失，則有國者豈可外本而內末

哉？彼晉趙簡子以白珩為問，楚王孫圉以正對曰：楚國之於白珩，有之不足為重，無之不足為輕。惟觀射父作訓詞，而寡君不辱，在史倚相獻善政而先業不忘，是誠楚國之寶也。不外本內末，楚書其得之矣。○此與下條俱帶上理財看。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非特楚書有得於此義也，稽諸檀弓，亦有可見矣。彼秦穆使於晉，狐偃為重耳對曰：國家雖重，所寶不存，此人在憂戚之中，得國恒於斯，不計也。失國恒於斯，不計也。惟思罔極之難報，而求以伸三年之愛，此則亡人之大寶也。不外本而內末，舅犯其得之矣。夫彼有國之君，猶知所重，況有天下者，而不知外本內末，以盡繫矩之道，其可乎？○仁親不宜泛說，指終喪言。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夫繫矩之道，豈獨理財為然哉？至於用人，尤當繫矩而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誓曰：夫人不在於有天下之才德，而在於有容。天下之量，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觀之，斷斷誠一無他技能之可見，而察其心則已私盡釋，器量寬平，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休然而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何如？人之有技，人之彥聖不啻口出如此，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由是以天下之才德，理天下之事，凡我子孫可恃之為安，黎民可賴之為命矣。豈特一時一身之利而已哉？若夫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人之有技，人之彥聖不通如此，則寔不能



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不能保我子孫黎民社稷無靈長之慶。國本無疑固之休，不亦殆哉？由是觀之，好善之人誠可好也，妨賢之人誠可惡也。繫矩君子，可不知所好惡哉？自此至逮夫身，又以用人而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此節未有好惡，只是分別一個善人為可好者，一個惡人為可惡者。見君天下者當好惡之也，無他句，正形容他誠一之至，當粘着斷斷分作一句讀，其心二句，非兩平，乃一直意。下五句，正有容之實。子孫黎民平看，以字不重。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夫觀秦誓而仁人之有關於國大矣。故唯仁人私意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故見媚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逆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於中國，即此惡之一端見好惡之皆當。此正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豈不能繫矩者可以與此哉？首句言仁人至公無私，只承惡之一邊。來中國下，要補出愛意。仁人指君天下者說，能愛能惡，平上人字指好賢利國者，下人字指妨賢病國者。能字却重，謂好人之所好而好以天下也。惡人之所惡而惡以天下也。即下文能舉能先能退能達意，亦須竊用方好。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達，命也。彼世之君子，亦有見有容之賢而不能舉，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媚疾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達，則是以優游含宏之量，而待妨賢

## 大學意

病國之臣，不亦過乎？若此者，知繫矩而未盡繫矩之道，蓋未仁而出入於公私之間者也。命與過重，不能先不能達，上命謂命於事，但可曰愛人而未可曰能愛人，過猶之失利，但可曰惡人而未可曰能惡人，此即是承上起下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若彼全不能繫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私，好惡拂人之性，失人心，失天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得乎？此言好惡私之極也。好惡內，亦承秦誓二等人來，不可泛言。註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者，蓋上仁人能好惡人，則公之極明矣。至於好惡拂人之性，則私之極明矣。前言好惡公私，所該甚廣。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公私，固關國之興喪。若用人一節，所關為甚大，故曰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夫國之得失，由於衆之得失，命之得失，由於善與不善焉。吾固知其機之不可誣矣。然道所以運乎治，以為凝命保國之本者也。而得之失之，又豈無其機乎？自今言之，繫矩之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非若私恩小惠之施也。君子之道大矣，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雖欲繫矩，亦有所不能矣。大道不於是而失乎？是故二字，直從樂只君子以下所言得失來總結之。大道即繫矩之道也。註所謂修己治人者，猶之推己及人也。要重治人一



邊但治人脫修己不得耳。忠信只是一理而有內外之分。自存諸心而無不盡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曰信。故曰表裏之謂也。矜是自矜。高是自高。總是務外不復向裏。與發己自盡相反。多是自放。肆是縱肆。總是恣意妄行。不循法度。與循物無違相反。章內三言得失。謂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以人言見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善則得。不善則失。見人心之得失。係於繫矩。此得失以心言。見繫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故前言深切而此益加切也。能繫矩與不能繫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吝。天理存亡之機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夫理財用人。固繫矩之大端矣。然欲足國家之用。文非必外本內末。而用私智小術為也。生財自有大道焉。大道維何。蓋必使國無游民。而生之者眾。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入為出。而用之者舒。自其生者眾。而為者疾。也是舉國而勤也。有以開財之源。自其食之寡。而用之舒。也是舉國而儉也。有以節財之流。將見國之用恒足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前只說不可聚財。未及生財之道。故此又云然也。大道內含開財之源。節財之流。意此大道乃上大道中一事耳。下四句。正是大道恒足。指國家兼足民意四之字。皆指財。

仁者以財發。不仁者以身發。財。

生財之大道。豈容以易能乎。必仁者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繫矩之道。歸其利於下。而不專其利於己。由是民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繫矩之

道。惟務殖財。以恣貪得之欲。不知聚財實為爭財之端。由是天下怨之。是以身發財也。○不可以上節為生財。此節為散財。蓋生財大道。便是不外本而內末。不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以財發身。一氣說不重效上。重仁者能如此。上句是能繫矩之得。下句是不能繫矩之失。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好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以財發之效何如。彼散財於下。謂之仁。感恩懷服。謂之義。在上者。苟能崇本抑末。以厚民之生。而好仁以愛其民。則為下者亦惟義之是好焉。而有頌茲之誠矣。夫既好義。則必終身惟正之供。未有好義而事不終者也。府庫之財。皆君之財。未有好義而匪其財者也。是其仁在君也。以仁利下。在民也。以義利上。其始也因利以聚天下之民。其終也因民以聚天下之財矣。仁人之以財發身如此。則雖散財以得民。而卒未嘗無財也。何必外本內末哉。○此承上以財發身言。不仁者反是好仁。就用財上說好義。泛就尊君親上言。重心上說。其事不終。非其財俱從好義來。三未有字。要見必然意。有終非徒一時愛戴。且不變遷於他日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以財發身之效如此。固由仁者之公心。實由所用得其人也。蓋觀獻子之言。其曰畜馬乘之家。既食君祿矣。則不復察雞豚。而而分民之利。伐冰之家。其祿既厚矣。則不復畜牛羊。而侵民之



利至於富歟之臣則橫奪民之財矣百乘之家其祿益厚者也豈可富聚歟之臣乎與其有聚歟之臣而侵民之利寧有盜臣而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當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此引獻子之言以明不當專利之意察難豚二件是分民之利富聚歟之臣是奪民之利與其二句要發明君子不忍意此謂句承上數件來泛說察難豚是利也不察等是義也正是國不以利二句意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役長國家者不知生財有大道而外本內末以奪民之財者豈皆己之所自致哉必自聚歟之小人以導之也此等小人決不可使者人主不悟方且以其善於利國而使之為國家則天害雖然並至不惟庸才不能救雖有賢人出而為之勢終不可挽亦無如之何矣聚歟之臣其害一至於此此謂長國家者不可以富聚歟小人之利為利當以生財有道之義為利也是知理財用人固為聚歟之大端而用人尤其要也能用人則能理財而所謂聚歟以公好惡者無餘術矣由是人人各得其所以而凡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奚有不平哉○上節就道理說不當求利此就求利有害說見不可求利也末二句重有害邊此謂二句與上不同上是釋獻子之言此是結言

中庸意 上卷

中庸意上卷

天命章旨 首節截重道字以道為主○性道教三者本然之義理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合而觀之性道教也戒懼慎獨者體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體道之效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也若曰人之學道而昧於從入者豈其未知斯道之名義乎自今言之人之所以為性者何謂也自夫有陰陽也而得之為健順有五行為之為五常由天命有性之名而道其統會於此矣人之所以為道者何謂也率其健順之性而剛柔之道在我率其五常之性而庸行之道在我由率性有道之名而道其散見於此矣人知聖人之

有教而所以為教者何謂也因其當行之道而品節之禮樂以正其德刑政以防其邪而抑其太過引其不及焉由脩道有教之名而道其裁成於此矣○三句雖平實重道上雖兼人物只就人一邊說天命指理說氣不過帶言之耳自天之所賦而言謂之命自人之所具而言謂之性此言道之所從來也人皆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由性出蓋性之中萬理咸備臨時時只就性之本然者發出來便自然有个當然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這便是人物所當行可見率其自然者方是道也品乃等級節乃限制品節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性道之自然本有者初非有所加損也此言道之所由成也註中人知己之幾句是推子思立言之意用起處不可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可見道原於天而具於心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苟靜而須臾離之則無以爲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有以累其本體之真身心不淑事物失所人不可須臾而離也若須臾離之而於身心無所關係事物無所損益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外物而非道也。若道則決不可離也。然則由教入道之君子當何如而用其力乎。敬心常存。睹之時固戒慎矣。雖其所不睹亦惕然而戒。慎心常存。聞之時固恐懼矣。雖其所不聞亦凜然而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者此矣。曷嘗有須臾之離哉。此承上教言正示人以由教入道之功也。不可離是我不可去離他。戒慎恐懼是自所睹所聞時用功至此非專指靜時言也。戒慎是不忘恐懼是不怠。註欲字貼戒慎畏字貼恐懼

常存字雖字亦字要玩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然功固貴乎存養而幾尤切於隱微是故幽獨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動其莫見於隱乎莫顯於微乎是以君子既常戒懼又加謹焉其循理歟則從此而擴充之也其徇欲歟則從此而遏絕之也夫惟戒懼於不睹不聞之時而尤致慎於莫見莫顯之地則存養交密而無須臾之離道矣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者不在此乎。此即戒懼以存天命之性此節慎獨以行率性之道戒懼是靜中主敬慎獨是方動研幾靜中主敬私欲之端不起方動研幾私欲無得而滋蓋戒懼是渾全功夫謹獨又抽出其中切要者而言之耳隱微只是個獨字皆指一念之萌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此正理欲關頭尤是要緊處故

君子於此尤加謹以致省察也若合上節出了把道也者三句另講下皆承言之上是存天理以制人欲下是遏人欲以全天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道之所以不可離者何哉蓋道不外於吾心心統性情喜怒哀樂即人之性見於日用之間隨事隨感而異其發者也方其未發無思無爲不偏不倚而天理淵涵斯則謂之中及其既發據理重輕而施得其宜物各付物而我無所與斯則謂之和有不靜定無以制萬動而使之平不有虛靈無以鑑衆形而裁之當是中者理之所從出也非天下之大本乎時有古今而人之應事皆當順正地有彼此而人之處物皆當合宜是和者入之所

於由也非天下之達道乎中即性而和即情大本道之體達道道之用是道之體用不外吾心之性情須臾離道則性離而情乖本心喪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離也。上二條只言人不可離道此方言道本不離於人也未發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其事之可言四者一無所偏恰在其中間故謂之曰中乖違也戾害也無所違背侵害於喜怒哀樂之理也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而不得謂之中節矣只就此事處得恰好則無過不及是謂和而亦中矣未發之中全體之中也已發之和一事之和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夫中爲大本君子固當戒懼以存此中而爲達道君子亦當慎獨以達此和矣然猶未致也必也自戒懼而約之云云不失則



以至於應物之應無少差謬而無過

大本之立日以固而純乎天命之性矣自謹獨而精之云云不然則達道之行日以廣而純乎率性之道矣由是以中感中在天地則覆載不失其常生成不失其職有不位焉者乎以和召和在萬物則人得其所以爲人物得其所以爲物有不育焉者乎若然則性自我盡道自我行而修道之教亦其中矣。首句截上是極致之功下是自然之效致字有工夫章句以中和分屬位育者特各推其效耳意則一也

君子章旨 首節截上節言君子小人之於中庸有體與不體之異下節推其所以然也全章俱是夫子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夫人皆具是道體道則存乎人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其體不偏不倚其用無過不及而不外乎日用之常不擇君子

小人而皆有之者也然惟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反是矣。中庸兼體用重在用上中平常故帶着庸字非有二也此君子小人以人言反中庸者小人任其智術作爲自有一中庸亦近似乎君子之中庸然一出於私其實與中庸之理相反耳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是以動有所擇而事皆當可其動不妄動也德固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所以無往而非中也小人之所反中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則小人而又無忌憚如此此所以反中庸也。此作推原說不作申言觀註所以字可見君子以德言小人以心言註兩又字正貼本文兩而字戒謹恐懼推高一層說不是貼君子之德也肆欲妄行

正鮮無所忌憚不對戒謹恐懼也首節註中不偏不倚未發之中無過不及乃已發皆中節之和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中庸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非中皆非至也惟中庸之德爲至不容有所加損也雖人所同得無甚高遠難行之事但世教衰上無建極之君下無歸極之民所知所行非過則不及鮮能之也久矣。此以下中庸俱以用上言而體在其中民兼上下能兼知行味鮮與久字有惕然省人意世教二句在下章發之此處恐未可太露

道之不行章旨 上節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下節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由其不察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承上章言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以生稟之異不察之過也中庸之爲道也簡而易能夫人皆可行也而人之不能行者我知其故矣由不明故不行蓋知者高明洞達於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爲不足知愚者氣質昏昧於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以爲不足知則以爲不足行不能知則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爲道也易而易知夫人皆可知也而人之不能明者我知其故矣由不行故不明蓋賢者若節勵行於人所當行者則以爲不足行不肖者賦質懦弱於人所當行者又不能



行焉以為不足行則以為不足知而不能行者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不明不行人不能明不能行也不行就事言不明就心言知愚等俱就實稟上說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用在我知之矣下方發得過不及意思明白不明不行交互者是知行之相因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然豈道之遠於人哉人自不察焉爾彼道在日用之間猶飲食在日用之間也道之有中猶飲食之有正味也人莫不飲食也但富貴者則恣於欲貧賤者則傷於易皆不暇察矣孰知飲食之正味哉人孰不有是道也賢知者馳於高遠愚不肖者淖於昏愚孰知道之中哉此道之所以各任其偏而有過不及之弊也。不察道之中味字對中字人字兼知愚等此節蓋原其生

質之異而進之以學之功也

道其不行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言道之不行以起下章也不行承上知愚過不及一邊說非總承然不行之端實由於不明也則求斯道之行者當知所明矣夫作疑詞

舜其大知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迥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承上章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可行也引夫子稱舜之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則其知有不周而知亦小矣惟舜也好問於人而言之淺近者亦好察焉求善之不遺

如此察其所言有未善者則隱而不揚於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容善之不隘如此於善之中其論不同未必皆合於中也則執其兩端孰為太過孰為中而非太過也孰為不及孰為中而非不及也既得其中然後以民之中而用之是能合天下之明以為明所以為大知者此也夫樂取於人既非知者之太過執兩端以用中又非愚者之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好問好察其惓惓求益之心可見逐句推出去隱惡則廣大能容揚善則光明不蔽俱重在取善上而人益樂於來告兩端舉首尾以該其中皆是善言但有過不及處耳執兩端如人有功當賞而眾有厚薄之論吾執其論而度以本然之權度如極厚之說是則極厚之說為中極薄之說是則極薄之說為中用中乃用民之中於我非既施之政事也辨別精而真知中之所在是擇之審直

頭行去而他不足以問之是行之至註中然非在我等句極要緊語。兩端謂眾善不同之極至譬之武王伯夷叔齊彼武王以紂為可伐而夷齊以紂為不可伐是二者之事其實相反也而要之一以仁民為心一以忠君為心均謂之善而已矣是聖人執是兩端或當武王之時則用武王之中矣或當夷齊之時則用夷齊之中矣是用眾善之中於民也究竟各有過非時其時位則非中豈非過不及乎

人皆曰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人皆曰予知蓋自以為能知禍福之所伏也顧乃驅於至險而莫知避焉是其



心有所蔽也。安得謂之知乎？亦猶人皆曰予知，蓋自以為能擇中庸而守之也。乃能擇而不能守焉。雖有所擇，終非己有。是知有未真也。又安得謂之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驅者，凡事有利必有害，乃自驅之也。擇守中有行的意思，不能期月守，重無真知上。

回之為人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由不行故不明，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也。回之為人也，真知夫中庸之道，散於萬事者，雖無定用而會於一理者，則有定體也。於是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焉。而過與不及者，不得而雜之矣。是其擇之也，求以行之也。行之而得一中庸之善於心焉，則服膺弗失，行之而有終矣。是其仁守之學有以然，知及之功，豈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哉？夫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太過，服膺弗失，則非不肖之不及矣。斯道之明，不有賴於是人乎？○二句截，擇乎中庸，是合眾理而擇之精，得一善二句，是得至善而守之固，能守邊重，能擇邊輕，回之句，不要講，一善潤說是隨所至而隨得也。

天下國家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承上章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夫子嘗言之，以為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徒曰均之而已，則資之近於明敏者，皆能勉力以均之。爵祿人所戀也，未易辭也。然徒曰辭之而已，則資之近於廉潔者，皆能勉力以辭之。白刃人所畏也，未易蹈也。然徒曰蹈之而

中庸意 上卷

己則資之近於果敢者，皆能勉力以蹈之。至於中庸，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道而曰中，則一有所加，即為太過，一有所損，即為不及，非義之精者，不能察其幾，非仁之熟者，不能致其決，惟精惟一，舜之知足以用中也。而天下不皆舜，擇善固執，回之仁可以與幾也。而天下不皆回，天德純全，而非資所能近，養誠自致，而非力所能勉，豈若彼均之辭之蹈之之易能也哉？○上三句只引以形中庸之難能，三者就事言，末句就理言，重末句，仁知勇斷不可分配，亦不可入講，觀註亦字，便知非夫子立言之意，三者未必皆偏，而此則主偏者言，可字只期成得事，不問其當理也。中庸另開說，非真不可能，但不若三者之可力而能耳。義精仁熟二句，就平日說，能擇能守，就臨時說。

問強章 在抑而強與句截，上南方三句，是先告以強有不同

下皆詳其實也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而後能之。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以其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勇也，故歷以強探之。○抑而強與內竊下人已常變善擇守意講，更妙。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南方之強，何如？彼其人有不及也，不問其誠偽，而含容異順以教之，人有橫逆也，不問其是非，而直受之。此南方之強也。蓋南為陽方，體剛而用柔，故生乎其間，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也。是雖固於風氣，猶近於義理者也。故君子居之。○此固於風氣而



不及乎中者也。含容訓寬，巽順訓柔。末含字貼首句，忍字貼第二句，含忍而謂之強者，人所難忍，而獨能忍之，是亦強也。一概含忍，全從氣稟做出來，故失之不及。此君子與下君子不同。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北方之強何如？衽金革死而不厭，蓋北方為陰方，體柔而用剛，故生乎其間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也。此固風氣所囿，而純乎血氣者也。故強者居之。此純任血氣而過乎中者也。衽字只自安字意。曰君子之道，此曰強者之事，高下自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夫南北方之強如此，汝之所當強者，乃君子之道，而合乎中者也。君子之強何如？其處人也坦夷平易，可謂和矣。然據理而從違，而不流焉。夫和易至於流，非有以自勝其易流之私，不能擇夫和而守夫和也。豈不矯哉？其強乎？其處己也，中立不倚，夫中立易至於倚，非有以自勝其易倚之私，不能擇夫中而守夫中也。豈不矯哉？其強乎？國有道而處達也，則不變其平素而行義以達道，是富貴不能淫也。強哉矯乎？國無道而處變也，則不變其平生而終身以履道，是貧賤不能移也。強哉矯乎？此則得於含養之素，而超乎風氣之外，安於義理之正，而劑其剛柔之偏，生於南而不圓於南，生於北而不圓於北，汝之所當強者，此也不當慎所居乎？故字承上文來。君子就成德者說，以人已窮達作關鍵。四平看，和與中立有道無道皆輕，全在不字上見。他強處，勝其人欲之私，在強哉矯內，不流等內，有擇守意，非有以勝其人欲之私，則蔽於物而不能擇，奪於物而不能守。此君子

四樣強，任天下國家，可以均則均，遇爵祿可以辭則辭，遇白刃可以蹈則蹈，可以柔則柔，非一於柔也。可以剛則剛，非一於剛也。舜之知，卓然不惑於此，回之仁，毅然不怠於此，也。學者有如此之強，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乎其能之矣。

素隱章句 首節是知仁勇之過乎中，二節是知仁勇之不及乎中，三節是知仁勇之得中，皆兼知行說。總見君子之體道，當以過不及者為戒，而以知盡仁至，不賴勇而成德者為的。庶乎中庸之可能矣。

子曰素隱行怪，德世有迷焉，吾弗為之矣。

上數章分言知仁勇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道，本易知易能者也。深求隱僻，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而行人之所不能行，是本不足以致譽也。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非知也。行之過而不用乎中，非仁也。不當強而強，非勇也。吾則寧無所成名，而素隱行怪，豈屑為之哉。述是稱述也。如有為神農意，末綴陷於賢知之偏出來。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若夫君子之於道也，循其顯，不趨其所僻，而知其所當知，率其常，不攻其所異，而行其所當行，則能擇乎善而行之矣。然或限於期月之守，阻於服膺之難，是其知之所能至，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則有弗知，知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為弗措也。惟學之不厭耳，而豈能已哉。遵道而行，行因知而有始，是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知因行而無終，是力之不足也。至誠無息，不可用出，弗能已，重勉力上。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遯佚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依中庸以知以行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則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吾豈敢當哉？惟聖人生知安行者能之耳。然夫子既自謂不爲索隱行怪，是能依乎中庸，既謂不能半途而廢，則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雖不自居於聖，實有不容掩者矣。中庸豈真不可能哉？君子是成德之君子，依乎中庸，是知行無太過，遯世不悔，是知行無不及，依乎中庸，只說得仁知至，遯世不悔，方是知盡仁至，勇既在其中也，不悔者，惟依中庸以爲知行，真認得己分內事也。君子且輕講，因有末句在，知盡仁至，正貼末句講，不必另生別意也，皆就自然者說。

費隱章首 首節論斯道用廣而體微，二節是詳著其實，三節前引詩以足其意，四節總言以結之也。以下至哀公問政九章，是第二支，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君子之道費而隱

命於天，率於性，君子之道也是道也，卽物而觀其用，則充用而不可窮，因用而究其體，則密微而不可見，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迹之可見，無時不然也，而實無聲臭之可聞，其費而隱乎。道在天地無一非君子分內事，故曰君子之道，體用不相離，卽用而體在其中，非費之外復有所謂隱也。費卽率性之謂，隱卽天命之謂，串講不必分。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可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

人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何以見之？彼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所不入，外焉體統可觀，而內焉空疎無物，皆不足以言費也。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愚，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知焉，至於生知之聖人，若無不知也，及道之全體，亦有所不知焉，或遠近異地，而阻於聞見之弗周，或古今異時，而病於文獻之無考，聖人豈盡知之乎？夫婦之不肖，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能行焉，至於安行之聖人，若無不能也，及道之全體，亦有所不能焉，或分有限，而無以布綫來動和之化，或勢所阻，而無以遂博施濟衆之心，聖人豈盡能之乎？豈惟聖人，以天地言之，天地至大，亦固於形氣者也，故職司有所偏，而彼此不得以相兼運化，有不齊，而感應或失其當可，天地亦未能盡道，而人猶有憾也。

故君子之道，語其全體之大，至於天地聖人，亦有所不能盡，則是道也，無一物之不包括者也。通於形氣之表，而有形者不足以盡其神，運於法象之外，而有象者不足以盡其化，舉天下之物莫能載之者矣。語其一事之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則是道也，無一物之不體者也。貫徹於幾微，而卽物有理存之妙，兼體於庶物，而隨在有靜正之機，舉天下之物莫能破之者矣。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道其可離乎哉？此言道之費，而隱自在其中，有所憾以上皆言費，故君子四句申其意。天地之大，大字以道言，不以形體言，此二句特因聖人不能盡道，而更推上一步，所以甚言君子之道之費耳。故君子故字要緊，故君子語大者，言君子之道也，非言君子去語道也。大莫能載，合而言之，小莫能破，分而言之。



也。兩夫婦對做天地二句另做末繳道不可離意。在兩感分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夫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又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鸞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于淵，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所謂大莫能載者，非即此察於上下者之統會乎？小莫能破者，非即此察於上下者之散殊乎？道無不在，何其費也。而所以然則隱矣。此引詩只是次節之意。飛躍處，所以飛躍處乃道也。上下察解鸞魚兩句，就說開去，則遠近大小，皆包之也。勿專主鸞魚化育流行就物言，引此以明道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形於天地間者，皆天機也。令人有不敢須臾離之心，即夫子川上之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於夫婦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於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夫其費如此，而其所以然者，不得而知也。此道之費而隱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至盡頭處，則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也。造端無工夫，察字對造端字看，須要收拾上文意思周盡，方得結意。蓋造端處，即是聖人天地不能盡中分出來的，乃鸞魚各率其性之機括，及至盡處，即是夫婦所能而無不統者，乃鸞魚之類，同率其一性之機括也。讀此章，令人有惕然不敢離道意，蓋夫婦之愚不肖者，且與知與能此道也。而况非愚不肖者乎？聖人生知安行，猶有未盡道

處，况未及於聖者，獨可自足乎？天地雖大而於道，且有不能。吾身雖微，乃備天地而無不足，則所以贊化育而使天地得其位者，不容已矣。鸞魚率飛躍之性，且有道存，况人為萬物之靈乎？然則道可須臾離乎？

道不遠人章旨。首節作主，乃下三節之綱。下三節皆言君子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伐柯節，是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忠恕節，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君子節，言責己之道不遠於人也。重不遠人，以為道上，道不遠人意輕。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此以其費之小者而言道也。子思引言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謂夫道者，率性而已，切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其原根諸性散於事物當然之理，而其體蘊諸心，易而易知，簡而易從，故常不遠於人也。人能反而求之，則道即此而在矣。若為道者，厭其人之所能知者卑近也，而求之高遠，以為索隱之知，厭其人之所能行者卑近也，而求之高遠，以為行怪之行，是知其所不必知而非率性之知也，行其所不必行而非率性之行也，其可以為道哉？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指眾人說得廣，二為字不同，上為字著力，兼知行下為字無工夫，猶言不足為道也。註率性二字重看。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柯，彼柯長短之法，在我所執之柯耳。然自伐者視之，則兩物之相形，而二體之自別，雖近而猶以為遠也。要之，特自伐柯者言之耳。若夫人所以



為入之道各在當入之身故君子之治入也因夫人固有之良知而教之知因夫人固有之良能而教之行其人能去夫昏迷之失而知所能知復其允蹈之德而行所能行即止不治無厚望焉不責之以難知難行也是知人本有能知能行可見道不遠人君子即以入之道治入可見不遠入以為道由是言之治入之道不遠於入而得之矣道何遠之有哉。伐柯二句勿講執柯至為遠是仍詩詞而反其意以起下以入治入非釋詩也重以以治入改而止不甚重改亦不可輕看聖人望入必欲入之盡其性而無一毫之不當其則然後止也註若以治入四句是道不遠入意即以其入二句乃不遠入為道意治入即教入也。

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愛入言之道之本體涵於心而忠則所以盡此者也道之大用達於心而恕則所以推此者也惟忠則心之所存無不實惟恕則心之所發無不當雖未能與道為一也而天命之性胥此焉會之率性之妙胥此焉體之而達道不遠矣忠恕何如彼物感之來施諸已而有所不願者此吾之真心也由是以我觀物推已及人而勿施之以所不願者焉是之謂忠恕也而道之所由近也以己之心度入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入可見己所不欲勿施於入則不遠入以為道之事也。忠恕事講皆就心上說恕雖在外而亦心之所發也此題上句虛說下句雖言忠恕之事正所以發明達道不遠之意耳施諸已等事乃恕也而朱子以為忠恕何也蓋其所不願處無一毫虛假便是忠也忠恕盡天下之道推心盡忠恕之事也。

中庸意 上卷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慍慍爾

以責己言之君子之道語其大端有四焉是入所當兼體者某也非惟不盡能乎四者而且一無所能焉何以見之孝者君子為子之道也吾嘗以孝而責子矣反求於己之所以事父者則未能如其責子也忠者君子為臣之道也吾嘗以忠而責臣矣反求於己之所以事君者則未能如其責臣也弟者君子為弟之道也我之所以為弟者未能如其責弟也信者君子交友之道也我之所以先施於友者則未能如其責友也然道不獨私於君子豈敢以之自諉哉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

德也吾於庸德而行之以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宣之於口者庸言也吾於庸言而謹之以擇其可行常不足也則益慮其所終而不敢不勉言易至於有餘也則益稽其所弊而不敢盡夫有餘不敢盡則謹之益至言為有實而顧行矣不足不敢不勉則行之益力行為有恒而顧言矣君子之言行如此則吾向之所責於入者皆君子之所備於己者矣豈不慍慍乎其篤實哉某今固未能一也而敢以自諉乎。首二句略分都就夫子身上說所求四項便要含得言行意庸德二句是即其所以自責者而脩於言行之間有所不足三句益自加勉意先施句截上是自責下是自修未補不遠入以為道意。素位章旨以首二句為主言其安分而無求也二節詳素位而行之事三節詳不願乎外之意四節承上文而結其意五節引



聖言以明之全重道上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天下之無常在者位也無不在者道也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順應無違率履不越以行其所當行自是之外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而非吾分者則安以聽之而未嘗妄有所願焉。此君子要根首章講如言天命之性已全有以明乎內外之分率性之道已盡有以純乎義命之正是也素位乃目前所居之位居其位而行其道吾願畢矣何外慕哉二句雖有心事之分其實事在此則心在此當作一氣說下時將順逆常變意抑揚發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所謂素其位而行者何如素富貴而行義以達道為素貧賤而隱居以求志為素夷狄而忠信篤敬為素患難而文明柔順為是則身之所在道與之俱道之所在心與之安其順也不能有所加也其逆也不能有所損也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素富貴四句言見在富貴則為富貴之所當為當為處即是道非謂道行富貴也餘倣此是乃舉其概下無入字寬推開一步自得不可涉不願乎其外之意道者吾心所欲吾能盡是道則吾欲遂矣一節重事上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正己而求於人所謂願外也求而不得則怨生矣今安上下之分如此則無求於上而上無不我副之嫌何怨也無求於下而下無不我應之非何怨也順適於物我兩忘之天而不平之念盡泯故窮通得喪順乎天而上焉不怨於天也進退予奪聽於人而下焉不尤乎人也。重心上說一直說下勢不容截斷全是一段安分的意思正己句緊承上說不求即不陵不援也無怨由於不陵不援來末二句正詳無怨意陵有徵求狎侮二意援有趨其勢利具有二意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所為順理而置身於平安之地中心無累而聽命於難必之天其居易以俟命者若夫小人則騁其私智以行傾險之途而不能居易也思出其位以求苟得之幸而不能俟命也豈可與君子同語哉。故字承上二節來居易應素富貴即俟命應在上位即居易俟命不平相帶講易非位也對險字看如素富貴則富貴中有坦夷當行之道乃安穩地也上句重小人的句輕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夫君子所為如是蓋惟有見於道之在我者耳不觀孔子之言乎以為射一藝之微也而其立心亦有似乎君子之道焉何則賓射而失諸正大射而失諸鵠皆反求諸身以為內志之未正外體之未直弓矢之未能審固也而初不怨勝己者焉夫射者之立心其與君子之行有不得而反求諸己者不有似乎即觀之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豈不信哉。首句各斷不可多講失諸以下正言射之事以見之也但以射意講君子繳



處見之素位二句意又當作子思口氣補出此節總結上意非專結正己而不求於人也

行遠章旨 首節截首言君子進道之有序下二節分言以明其意。此章明貴之小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君子進為之道自知之始而漸進於知之極自行之始而漸進於行之極由近而及遠也由下而及上也辟如行遠必自邇者乎蓋近者遠之積也而求之於近固所以致夫遠也天下容有舍近而能遠者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乎蓋卑者高之漸也而求之於卑固所以幾於高也天下容有舍卑而能高者乎入道者烏可以躐等為哉。君子之道就說進為有序意不可講在之道下夫道有遠近有卑近高遠即聖人之道卑近即始學之事此求道者所以自卑近始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果何以見其然哉且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和之至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此自能宜爾室家樂爾妻矣夫所和者不過妻子而已所宜者不過兄弟而已未及於父母也夫子乃讀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為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為高且遠也必能和之宜之而後父母順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宜爾室家申兄弟二句樂爾妻申妻子二句父母其順矣乎內亦自有個道理非是和妻子宜兄弟即是所以順父母也觀註行

遠自邇二句可見蓋遠處亦須行得方到未有止自邇而遠即到者也當體認

鬼神章旨 首節贊鬼神為德之盛二節言其實三節言鬼神體物不遺之驗四節引詩以著其體物之驗五節則推本其所以盛也。此章兼貴隱大小而言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道雖妙於無形而用實彰於有象觀道者亦觀之鬼神而已是鬼神也以二氣言則分陰分陽而對待之體以立以一氣言則根陰根陽而流行之用以神其為德也混融無方而有以為造化之樞紐變化無窮而有以為品彙之樞樞何其盛矣乎。鬼神說得廣凡天地間皆有鬼神此處不必多講要含體微而用廣及合散大小意註天地之功用天地覆載於上下而其中許多屈伸往來皆鬼神之為也非鬼神不能成今天地故曰天地之功用也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鬼神是其迹也二氣之良能鬼神之能屈能伸能聚能散能往能來皆非安排者故曰良性情功效不可用出觀猶字可見鬼神即認作陰陽看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何以見之隱焉而或淪於無顯焉而或滯於有皆不足以言德之盛也鬼神則屈伸無象雖正目以視之而弗見也闔闢無端雖傾耳以聽之而弗聞也夫不見不聞若至隱矣然蘊於無形者妙發見之機而泯於無聲者彰造化之用故物之始也不自始也陰陽之合為之也蓋所謂精氣為物非是無以為始矣物之終也不自終也陰陽之散為之也蓋所謂游魂為變非是無以為終也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德之盛何如哉



○此正言其爲德之盛也。上是言其體之微，下是言其用之廣。不見不聞，即是體物之妙用，不可見聞也。非有二事，一節總承方見盛意。體物須將鬼神作主，物作賓。鬼神雖無形，而實有以形天下之形，且併其形而形之，雖無聲也，而實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聲之。此用在過接處，此節雖兼費隱說，要知隱在費中。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謂體物不遺者，蓋嘗驗之於祭祀矣。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潔其內，而心志不敢以不一。盛服以齊其外，而威儀不敢以不謹。於以承祭祀焉。斯時也，精光浮動，英爽昭明，本非有在上也，而洋洋乎如在其上。本非有在左右也，而洋洋乎如在其左右。此可見鬼神之無往不在，而體物不遺驗矣。能使二字極重，正見他靈處。驗字非效驗之驗也。天下之人極說得廣，洋洋略斷。此二句正見體物不遺也。此是就無所不包中之鬼神，抽出所當祭之鬼神說。祭祀處截，要見盛意。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載思。

斯義也。嘗於詩而有徵矣。詩曰：神之來格也。既無定時，定處之可測度，雖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數而不敬乎。然則所謂洋洋如在者，其神之格而不可度思者也。所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其神之格而不可厭數者也。此可見鬼神之妙，充滿於宇宙之間，故能如此。否則安能使人無不祭，祭無不敬如此哉。體物不遺可驗矣。引詩只明其可驗意，但不可專指祭祀言。未須繳上節意。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不見不聞，可謂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顯而不可揜也。信乎其爲德之盛矣。然果何爲其然哉。亦曰一誠之所爲耳。鬼神雖無形聲，而實有是理。陰陽之合，實有是合。故合則爲物之始，而不可揜於始者如此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故散則爲物之終，而不可揜於終者如此也。不然，何以微而能顯，而爲德之盛也哉。費隱之意於此可見，而道之不可離者從可知矣。不可以微顯平看，重顯上誠亦不出乎德之外，不可揜正應顯字誠以實理言，誠之句總結上幾節，非只結此節之意也。

大戴孝章首言首節，截首節只言舜孝在德福之兼隆。次節言舜以盛德而獲福之必然。中二節即天道以明必然之意。末節又申言之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中庸明費之大也，以爲夫孝亦難矣。若舜也者，其殆孝不徒孝，而爲天下之大孝，與何以見之。凡有三德：六德者皆足以顯親，舜則溫恭允塞，濬哲文明，而德爲聖人之德焉。以聖人爲之子，使其親爲聖人之父，所以顯其親者至矣。凡爲諸侯大夫者，皆足以尊親，舜則歷數在躬，允陟帝位，而尊爲天子之尊焉。以天子爲之子，使其親爲天子之父，所以尊其親者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奉者，皆足以養親，舜則奄有天下，任土作貢，而有四海之富焉。所以養其親者又至矣。上而宗廟親之本也，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崇享其祀，敬親之所尊者何如也。下而子孫親之支也，下則有虞思陳胡公之封，而子孫世保其業，愛親之所親者何如也。德福兼隆如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與。



首句虛下正言其實也。下五句作五平看，俱要揭得孝字意出。逐句皆大孝之實，非兼五者而後為大孝也。作文以德字另講，下尊對富，養對保，保之作保宗祀說。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夫德福兼隆，固舜之所以為大孝矣。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大德，則元后終陟，而必得其位也；任土作貢，而必得其祿也；四海謳歌，而必得其名也；令終有假，而必得其壽也。蓋有辭之而不可得者矣。就舜說，此與下維反覆推以德獲福之理，而大孝意自不可遺。四必字重大德截。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舜之以德獲福者，非倖致也。不觀諸天乎？彼天之生物，雖曰無心而成化，亦必因材而篤焉。故物之栽者，植本完固，有生道也。則培之焉，物之傾者，本實先撥，有息道也。則覆之焉。天何心哉？然則舜之大德，物之栽者也。眾福之臻，天培之也。觀於天之生物，而舜之以德獲福，宜矣。此與下節俱發明以德獲福必然之意。或培或覆，蓋在物之材質，有能受與不能之殊，非天實有心於栽培也。下二句不平，重栽培說，為焉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舜之以德獲福，又嘗觀之詩矣。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之令德，而其德足以宜於在下之民，在上之人，故受祿于天，而奄有於四海，保佑命之，而申重之不已，是祿之申也。雖由於天，而所以然者，實由於君子也。觀此，則知舜之德固憲憲之令也。則福之致固天命之保佑也。夫豈倖得者哉？宜人截，上是言。

### 中庸意 上卷

德之美，下是言德之隆。此亦發明舜獲福必然之意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夫由物理觀之，則舜之大德，固物之栽者也。而天安得不培之也？由人事觀之，則舜之大德，固憲憲之德也。而天安得不申之也？故受天命而為天子，祿位名壽於焉而攸固，尊富養保於焉而畢隆，豈非出於必然者哉？承上二節言，就著舜講。夫孝者庸行之常也，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其道之用廣矣。所以然者，則隱也不亦貴，而隱乎？命題搭上兩節，則上二節對末節總上意結之。

無憂章旨 三節三事平看，不重相承，總見三聖之事無非道之所在。費之大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矣。首節言文王之無憂，乃父道子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處常也。次節言武王之繼緒，乃君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處變也。三節言周公之成先德，乃相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制作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李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于述，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李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于述，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天下之事，莫非吾分之所當為，而聖人欲以一身致之，宜不能無憂也。文王何以能無憂也？蓋上焉無其人，則將苦於創業之難，下焉無其人，則將病於令緒之失，欲無憂不可得也。文王之所遇何如哉？以父則王李焉，以子則武王焉，有是賢父以作之，而所以為周家之祐者，莫非開仁天下之源，有是聖子以述之，而所以揚先代之烈者，莫非廣仁天下之化。凡其所當為者，王李先為之，其所欲為者，武王代為之，文王惟觀厥成焉耳。此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王李二句以德言父作。



二句以業言無憂意起繳處見上句虛下四句正言其所以無憂無憂謂之道者蓋文王有父作子述則當無憂有憂非道矣子述勿以伐商言

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而緒猶未成也武王從而繼其緒焉當是時也紂惡未悛於是應天之命順人之心一戎衣以伐之而有天下焉夫武王之聖本有顯名矣而今以臣伐君宜失此顯名也然人皆知其為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其身終不失天下之顯名焉以言其尊則四海攸同而尊為天子以言其富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富有四海上而宗廟享王祀有以昭配天之業下而

子孫宜君宜王有以衍豐芑之傳此武王之事孰非道之所在乎。首句是繼先業下段是成王業不可以下為緒緒之實續字只是承守舊業開大意不可於續字上發之子孫保與上聲不同上只是保其爵土此是保王業也戎衣句不重成功之速上身不失三字有斟酌邵文莊謂曰身則心猶有歉也曰不失亦險矣哉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以周公之事言之文王以服事殷固未嘗達時而制禮也武王既老而受命亦未及國時而制禮也使文武當周公之時尚在

必將制禮以孝其先而以孝治天下此文武之德意也故周公體其心而成其未成之德焉成之何如太王王季向特諡以侯爵耳然欲尊其親者固武王意亦文王意也公於是尊古公曰太王尊季歷為王季焉王者之名稱而文武之德其成乎組細以上至后稷向特祀以侯禮耳然欲尊其親者固文武意亦太王王季意也公於是祀后稷於太廟祀羣公於夾室焉推太王王季之意非即所以成文武之德乎然尊祖敬宗者天下之同情禮行於上而不達於下則凡有孝親之心者不得各伸其情則非文武以孝治天下之意而吾之成先德者亦有窮矣於是以上祀之禮天下雖不得而僭也然必因其分而制其禮自天子達於有國之諸侯有家之大夫及有位之士無位之庶人焉且以葬祭之禮言之諸侯以爵土相承庶人以名分自守禮無隆殺固不必言矣父子皆大夫父子皆士者禮無所異亦不必言矣乃若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使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得以盡其情也以喪服之禮言之如期之喪由庶人以達於大夫大夫降諸侯絕天子不必言矣親不敵貴也惟夫三年之喪則下自庶人上達於天子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貴不敵故無貴賤一也夫曰追王曰上祀則有以體先王孝事先人之心乎道也曰制禮以及天下則有以體先王孝治天下之心臣道也此正所謂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非道之所在乎夫是道也夫王為之前武王承之後至周公而大備焉蓋斯道之大聖人有所不能盡者而貴之大可見矣。未受命上須放文王來在文王武之德截下正詳其實也謂之德者尊祖敬宗人子之德也斯禮也亦承祭祀說達乎諸侯自天



子而達於下也。父為八句，舉其祭祀之例，而以葬禮相形言之，不可平。重祭上達乎大夫，自庶人而達之也。達於天子亦然。要看註三推字與及字，一則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王迹之所起。二則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推己以及人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無非體前人之心而已。

達孝章旨 孝之至也。截首二條是論武周之達孝在於繼述之善。然繼述之善在於制為祭祀之禮，以通於上下者耳。故春秋二節正詳言其所制為祭祀之禮，既其節是結其意。末節又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也。見得非武周不能制此禮也。總是詳其善述，見其所以為達孝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武周之為孝也，事之所創者不失吾常典之所制者，永錫爾類。尊吾尊而人皆得以尊其尊也，親吾親而人皆得以親其親也。在一一人則為一人之孝，在天下則為天下之孝。在千萬世則為千萬世之孝，其達孝矣乎。此章亦明貴之大也。武王周公有為君為相意，達者言其孝之通人心，人皆可以自盡者，非是天下通稱其孝意。此節且虛講舜之孝以全體，至極言故曰大，此以流通周徧言，故曰達。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所謂達孝者何如？蓋自心之所存謂之志，即所以主其事者也。思不出位，先王之心而武周所處非其時矣，何以繼之？吾知時有不同，而所同者理。理之所在，先王志之所存也。彼則廣因心之孝，不惟推守而且變通以繼之，不謂之善繼乎？行之可見謂之事，即所以行其志者也。隨過而安，先王之事而武周所處異

其時矣，何以述之？吾知勢有不同，而所同者理。理之所在，先王事之所在也。彼則廣孝行之心，不惟率由而且化裁以述之，不謂之善述乎？此其所以為達孝也。此言達孝之實，夫孝者指武周而言，兩句平說，內有是志，故外有是事，非有二也。然作文須有分別，重兩善字，達孝全在此處，要看得圓活，非必先王有此志事而後為之也。但度先王處此之時，合有此志事，遂因時變通之也。此節雖言上章之事，實起下章之意，註所制祭祀之禮，俱在上章周公成文武之德內了。此詳之耳。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武王之續緒，周公之成德，固繼述之大者也。然自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當春秋之時，舉祭祀之禮，祖廟先靈之所棲也，則為之脩飾，以致其潔，宗器先王之所傳也，則隨所有

而陳之，以示其守，設其裳衣，使神有所依，薦其時食，使神有所享。武周事先之禮，其重以周如此。此與下節不必以禮義分，但備言所制祭祀之禮，而此節見敬其所尊，下節見愛其所親也。亦不可以上下分，但就上言而通於下，俱繳在後可也。四時皆祭，獨舉春秋，錯舉以見義也。春秋截下四句平。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夫備物致用，固先王所以飾禮，而其經制之周悉，何如哉？當祫祭，肇行，則子姓咸集，其準祖考之次，以列左右之位者，何為哉？蓋昭穆乃生人之大倫，而明倫乃祀法之大典，於羣昭而左之，弗使混於穆也。於羣穆而右之，弗使混於昭也。庶乎世次於是而定矣。謂非親之義乎？時而助祭有諸臣也，故列公侯卿大



夫之衆而序其爵者、正以分之貴賤由爵而昭也。爵之尊者、列之於先而無失其為尊；爵之卑者、列之於後而無失其為卑。貴貴之義、不於是昭乎？時而執事有諸臣也、則列宗祝有司之職、而序其事者、正以賢之大小由事而見也。賢之大者、使得顯其位事之能；賢之小者、使得效其一能之美。賢賢之義、不於是彰乎？夫爵以序貴矣、於祭畢之時、則旅酬之禮行焉。主欲酬乎賓也、則同姓之子弟、為其以上以舉解、賓欲酬乎主也、則異姓之子弟、為其以上以舉解、俾無爵之可序者、得因事以彰其榮也。非以明幼幼之義哉？夫序事以辨賢矣、於祭畢之後、則燕毛之禮行焉。倫之同者、尚之以齒、分之均者、別之以毛、俾無事之可序者、亦得因年以享其尊也。非以明老老之義也哉？以此觀之、可以知繼述之善矣。此言所制祭祀之義、極其周也。上是時祭、此是祫祭、雖分交神明待羣下、須知待臣下、不出交神明之中。宗廟句另講、下皆相對、首句以同姓言、序爵以異姓言、序事兼同姓異姓、旅酬句亦然。燕毛是祭畢而異姓皆退之後、同姓燕於在廟之後寢也。序齒者、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亦非混而為序也。宗人甚衆、以毛髮別之、取其易辨也。註有事於太廟四句、正貼宗廟之禮。子孫亦以為序、正貼序昭穆。註又用宗廟之次三句、在前者、蓋昭穆乃死者之位號、今生者亦以之為序、故先以三句原起、全重在生者看。此以大祫言、故羣廟之子孫咸在也。總意上節乃廟中陳說一定之禮、為先王祖考設者、此節乃禮儀曲盡之妙、為子孫臣庶設者。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夫祭祀之禮、武周所制、以通於上下者也。而謂之善繼善述者、何哉？亦惟善體先王而不違耳。是故先王之所以對越祖考者、有位也。今也以位則天子矣。位雖不同、而理同、則踐其所當踐、亦猶先王之位焉。先王之所以奉祀、祖考者有禮也。今也以禮則用大禘矣。禮雖不同、而理同、則行其所當行、亦猶先王之禮焉。先王所以和平祖考者有樂也。今也以樂則用八佾矣。樂雖不同、而理同、則奏其所當奏、猶夫先王之樂焉。以至祖考者、先王之所尊也。今也祖廟脩而宗器陳焉、衣裳設而時食薦焉、是敬其所尊矣。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今也親親而貴貴焉、賢賢而幼幼焉、長長焉、是愛其所親矣。若此者、皆武周不忍死先王之心也。其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善繼善述、而為孝之至也。謂之曰達孝、宜哉。此結上兩節意也。禮樂位俱就祭言、五其字俱指先王說。王侯不同位、而謂之踐其位、何也？蓋使先王在此時、亦必踐其位者、故曰踐其位。敬其所尊、應春秋節、愛其所親、應宗廟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來。孝之至、亦承上來。轉應達孝、自其孝之極至、而無以加、則曰至。自其通乎人心、則曰達。首三句以事言、敬其二句以人言。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帝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然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冬至有事於圜邱、以事天。惟天子得以行之。夏至有事於方澤、以祭地。則通上下而行之。斯禮也、蓋以天施地生、造化萬物者、其德至大、故用是以事上帝。后土而昭其生成之報也。五年一禘、惟天子得以行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而行之。斯禮也、蓋以祖功宗德、啓佑後人者、其恩



至深、故用是以祀乎其先、而昭其發育之報也。然是尊尊親親之禮、無非繼述中來、而其意義之深遠、未易明也。有能明燭乎幽隱、誠感乎神明、明於郊社之禮、所謂惟仁人為能享帝也。明於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享親也。則能以此仁而格天者、即能以此仁而有天下、以此孝而事先者、即能以此孝而治天下。又何人道之不可明、人心之不可感也。其於治國、不猶視諸掌之易乎。夫武周之制禮、意義深遠如此、所以為達孝而莫非道之所在也。道之貴也見矣。上條已結盡矣。此條是就制禮中推極而言之、重達於治上郊社之禮、宗廟之禮、且虛說報功在下句。宗廟中入禘嘗無妨。上帝內要補后土、禮屬郊社、義屬禘嘗、互見也。明字重看、非徒知之而已。要說仁人與天為一孝子與親為一、治國句言能仁孝即能治國、不可以神人幽明低昂看。

問政章旨 此章分二段、在知斯三者節截以前是人存不患政不舉、以後是政舉必本於人存。然人存之本在修身、修身之功在求誠、通章以身為主。首句分哀公之意、在正人孔子之意、在正己、宜分三段看。自文武之政至國家矣、是言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至一也、是備言正人之事、又本之正己也。自凡事至末、是詳言正己之事、總是正己正人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看、又有三層意。脩身不外以智仁勇行達道而已。自脩身以道推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已言其實矣。未言其詳、凡為至末始盡其詳也。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此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蓋以終十章之意也。哀公問政、蓋徒欲正人而未知正己者也。夫子乃舉其本而告之曰、政莫善於文武、文武之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紀綱法度、布在方策之間、未嘗不存也。但文武之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有臣如輔文武者以為之輔焉、則致治有本、王道具於天德、推行有基、良法成於美意、而文武之政、不在方而策、在天下矣。若上無是君、下無是臣、則文武之政、徒在方策之陳迹而已。如之何其可行耶。獨舉文武者、以哀公是周人、欲其守祖宗之家法也。方策截政字、泛說須點出躬行意。人存政舉、以見任法不如任人也。末二句輕。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人存政舉、政固以人而立矣。而人存政舉之易何如。蓋明良合德人之謂也。而其道則敏政焉、推之即準勳之、即化其猶地道之敏樹乎。然政之敏、果何樹足以擬之耶。如蒲盧之易生、無俟灌溉之力也。上二句重人、說言人易舉乎。政下二句重政、說言政之易舉。然人更說不得人道。兼君臣言、人道敏政、泛說道理。夫政也者、須指文武之政說。敏字不必作兩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夫人道敏政如此、以是知人也。若政之紀也。君人者、誠欲為文武之政、不能以獨任也。惟在於臣得其人焉。股肱良而庶事康也。然身也者、人之則也。君人者、誠欲得文武之臣、亦不必於遠求也。而惟在於吾身焉。取舍精而邪正辨也。然身不可以徒脩、必以天下共由之道焉。則蕩蕩無偏、而大經以正、身可得而脩矣。道又不可以徒脩、必以本心生理之仁焉。則肫肫懇切而至。



恩以宣道可得而行矣。仁以脩身是有君也。身以取仁是有臣也。文武之政有不舉哉。○故字承上人道。敏政承道。即五達道。言律此身於民彝之內也。仁是惻怛慈愛之意。可以聯屬此道者也。須知身也道也仁也。乃一時事故。註曰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夫行道固本於仁。而仁身亦有其要。仁也者非他也。蓋人具乎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仁不外乎人也。夫仁主於愛矣。而親睦隆於一本。悖戾洽於九族。乃其愛之獨隆而不容緩焉者。親親非仁之大乎。夫有仁必有義也。義也者非他也。蓋分別事理各有所宜。是即義之所在也。夫義雖主於宜矣。而有師以隆其啓沃。有友以資其切磋。乃其所甚宜而不容緩焉者。尊賢非義之大乎。然親必有殺。父兄宗族。因分而為厚薄。尊賢必有等。而大賢次賢。因人而為輕重。若此者。非有所強也。蓋其一之序。品節之而使不流。當然之則。範圍之而使不過。又吾性之禮所生也。體乎仁義而行之。以節文脩身之要有在矣。○此承上仁字來。而言其大處。因併及義與禮也。人也宜也。皆就用上說得廣。親親尊賢。又就用中之大者言。親親為大。對五達道說。非以民物對也。但此處不可露出耳。親親之心。必由賢者啟沃以輔之。故宜尊之而為義之大也。禮所生。聚圖謂非是禮在性中而生此等殺出來。猶言禮乃發生在此耳。親之尊之。其中自有个等殺。不假安排者。等殺處即是禮。夫親親者。盡仁之實也。尊賢者。求仁之輔也。而禮又所以達仁之分也。人君能仁其

身。則有禮有義而身脩矣。何患於人之不得政之不舉哉。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也者。取人之準也。為政之本也。身有不脩。則權衡既失其本。而官使皆失其當。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苟不能仁其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矣。故思脩身者。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苟不能知人。則善類孤而義理無以講明。親不可得而事矣。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苟不知天。則本原不徹。不惟所以為隆殺者。莫知其所從。體統不朗。所以為等級者。亦莫知其所自。而恩或至於倒施。禮或至於泛加矣。故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者。不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脩身之事盡矣。脩身則有君矣。以是而為取人之則。則有臣矣。有君有臣。文武之政有不舉哉。○此申上二節脩身為立政之本。而推其要也。蓋上節不過推其理。此則勉以當盡其功也。首一句分重脩身上四。不可以不字亦重。事親是親親中舉其又重者而言。自事親至知天。皆脩身事也。此節當收拾上二節來講。觀註可見。註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無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在內知人是知其賢之大小也。知天非徒知乃真知也。以格物窮理講。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上言脩身之要。此詳言脩身之事也。身之脩固以道。而道不止



於親親也。天下之達道有五焉。道之脩固以仁而德不止於仁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達道何。外而君臣有義焉。一道也。內而父子有仁焉。一道也。至於昆弟夫婦朋友皆一道也。是五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非達道乎。三達德何。自其有覺而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自其無私而言曰仁。所以體此道者。自其強毅而言曰勇。所以強此道者。是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非達德乎。夫三達德固所以行乎五達道。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一本於誠焉。知為實知。仁為實仁。勇為實勇。則德誠而道行矣。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脩身之事備矣。尚何取人之則有未定。而文武之政有不舉哉。○上三節言脩身之要。此備舉脩身之道也。達道之道。即上脩身以道。而達德之仁。即上脩道以仁。而知則仁之始事。勇則仁之收功。要之總不出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意。所以行之者一。此行就達德行達道說。五者就自然之倫說。勿著力。知仁勇亦須就渾成說。實有是知仁勇便是誠。便是行處。獨朋友曰之交者。友以交而合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夫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道率於性者也。性命諸天者也。德以知乎道。良知本無不知也。而氣之所稟。則有清而有濁。於是有聰明之盡。而生知乎達道者焉。或致善反之功。而學知乎達道者焉。或有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必思慮因循而後知乎達道者焉。所知雖有蚤暮之不一。然及其知之也。同歸於一理之貫通而已。固不問其孰為生知。孰為學知。孰為困知也。有不一乎。德以行乎道。良能本無不能也。而質之所付。則有純而有

駁。於是有不待習而安行乎達道者焉。或安有未能必待利而行乎達道者焉。或不獲所安。未知所利。必待用力矯強。而後行乎達道者焉。所行雖有難易之不一。然及其成功也。同歸於一理之渾合而已。固不問其孰為安行。孰為利行。孰為勉行也。有不一乎。夫入道之異等者。以氣質之異稟也。至道之同歸者。以智仁勇之德同也。達道之所以行達道者如此。○此條只詳達德行達道之事也。上言達德之行在於知仁勇。此復有三知三行之說者。見得人之氣質不同。智仁勇在人。亦有三等也。然氣質雖不同。畢竟人性本無不善。所以知行之成功一也。此處講須要重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上。三知三行皆自己已知。已能者言。知以氣之清濁為早暮。行以質之純駁為難易也。分者。知與行各自分為項也。等者。逐句中各有高下等級也。觀註當重分邊

緣。由是觀之道之知也。不必生知而後知。而學知困知者亦可知矣。道之行也。不必安行而後能。而利行勉行者亦可行矣。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夫達德固行乎達道。而未及乎達德者當何如。彼於達道無不知者。知也。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乎達道焉。則雖未足為知。亦足以破愚而近於知矣。由是達道庶乎其可知也。於達道無不體者。仁也。吾未能仁。而力行以求體乎達道焉。則雖未即為仁。亦足以忘私而近於仁矣。由是達道庶乎其可體也。知仁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者。勇也。吾未能勇。恥其知不若人。而好學無怠焉。恥其仁不若人。而力行無替焉。將見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不近於勇乎。由是達道庶乎其可強也。審如是。則達德入達道行。而身其可脩矣。○上言三達德之行。五達道



者以成德言也。此只就困勉始用工夫時說。不然豈又有一等入耶。好字力字知字極重。好學等俱以達道等入講。自其方求以入德之事而言。而未要其成。故曰近。此節蓋為哀公氣稟庸下而發。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三者固入德之事矣。果能知斯三者而好學力行知恥焉。吾見好學足以近知。力行足以近仁。知恥足以近勇。而達德自是其可進。近知足以知道。近仁足以體道。近勇足以強道。而達道自是其可行。事親知人知天。一以貫之矣。不亦知所以脩身乎。既知所以脩身。則以己觀人。亦此德也。此道也。而人知所以治矣。既知所以治人。則以我觀衆人。皆此德也。此道也。而亦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可見為政者不可以不脩身。而脩身者不可不知所以入德也。此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不必分屬通節知字。只作行字看。脩身內重以德行道。亦要歸重在脩身上。要結得上文為政在脩身之意。看三所以字。見得無非脩身之推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夫達德以行達道。固所以脩其身而治天下國家矣。然自古以來。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者也。其目何如。身者萬化之原也。故脩身其先也。賢者脩身之道所賴以明者也。故尊賢次之。又其次則親親焉。蓋脩身之道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大臣者賴之論道經邦。

者也。當敬之以隆其禮。而信任之必專。羣臣者賴之分理經職者也。當體之以察其心。而恩禮之必至。由朝廷以及其國。庶民者所當子也。則子之而俾得遂其生。百工者所當來也。則來之而俾農末相資。由其國以及天下。有遠人焉。則柔之統馭有方。而四方賓旅各遂其願也。有諸侯焉。則懷之。而萬邦羣后各安其職也。此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目中

有次序。賢在大臣羣臣之外。非臣之也。兼師友二意說。親親兼九族。非止是二親也。大臣羣臣。即前所謂取人者。來者聚之以作事也。遠人。訓賓旅。賓謂有交禮於國者。旅謂道經於國者。每句出了。當切下面意講。九件平看。其實歸重在身上。前面許多說話。為脩身而說也。後面許多說話。自脩身而推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有天下之大道。必有天下之效驗。惟脩身也。則道自我立。而可為民表矣。吾能尊賢。則納誨之功深。而疑有所質。不惑於道矣。吾能親親。則恩篤九族。上而諸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歡心。而不我怨矣。經道行於家之效如此。能敬大臣。則信任專一。而聰明有寄。臨大事斷大謀。皆有所資。而不眩矣。能體羣臣。則感恩者事專報主。戴德者志存立功。而士之報禮重矣。經道行於朝廷之效如此。能子庶民。則民心愛戴。有餘力以終事。有餘財以供國。而百姓無不勸矣。來百工。則有無得以相濟。農末得以相資。而財用無不足矣。經道行於國之效如此。柔遠人。則澤之所被者衆。而風之所動者遠。四方之人有不歸焉者乎。懷諸侯。則德



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及者廣天下諸侯有不畏焉者乎經道行於天下之效如此何莫非脩身以為之本歟九經行而自有其效為君者亦何憚而不行乎。脩身等輕重道立等上不惑以君心言是先事而講明其理也不眩以君政言是臨事而區畫其宜也財用財之用也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財皆資於日用天下之旅則賓在其中矣德靠懷字威靠畏字未言事而先言效亦敬動哀公之意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夫有天下之大效驗者必有天下之大事功九經之中固有所謂脩身矣而身奚以脩乎心者身之主必齊明以為德焉服者身之章必盛服以為容焉非禮者身之累必視聽言動勿以非禮動焉則内外交養動靜不違達德入而達道行所以脩吾身也君能盡之而道立之效可致矣賢何自而尊也蓋任讒邪則用賢不專狗貨色則好賢不篤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純心乎上下之效故沃盡師友之誠所以為勸賢之道也君能盡之而不惑之效可致矣親何由而勸也蓋恩有所靳情有

親細事充其官屬之盛給其使令之役則多事不擾而得盡其以道事君之職所以勸大臣之道也君而能是則不眩之效不可得乎士之所賴於上者必有在也以心體之而待之忠信以盡其誠養之厚祿以恤其私是所以勸士也君而能是不可以獲報禮之效乎人情莫不欲逸則力役之征以其時而不盡人之力人情莫不欲富則惟正之斂從其薄而不盡人之財是所以勸百姓也而百姓勸之效得矣日有所省月有所試而課功之典行程其功能上下其食而賞功之典明則勤者益篤成事之志無淫巧也惰者亦懷急事之恐無偷慢也是所以勸百工也而財用足之效可得矣往則授符節以送之來則豐委積以迎之善而願留於國者則因能授職嘉之使得展其才不能而不願留於國者則順而使去亦矜之而不強其不欲則撫之者

厚體之者周非所以柔遠人乎君於此加之意吾見四方歸之矣無後者續之亡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相恤朝聘以時而不竭其力厚往薄來而不匱其財斯有以堅其藩翰之志非所以懷諸侯乎君於此加之意吾見天下畏之矣九經之事蓋如此則君欲收其效蓋於此而先盡之乎。此告以用力處前言脩身以道而此以齊明盛服為脩身者蓋内外動靜交養則道乃可脩也齊明盛服雖有内外總是靜非禮句指動言去讒遠色賤貨皆所以為貴德之地者故加一而字蓋不分心於彼則能純心於此也尊位二句以爵祿好惡平講勸親親是勸親來親我官盛句不以細務勞之也此是優待大臣蓋專以決疑斷事資之也士者羣臣之總稱省試所以程能廩事所以賞功也絕世有國無子孫者取旁支續之廢國有



人而無國者、復對建之治亂使上下相安、以臣民言也、持危使大小相恤、指鄰國言也、此節雖是說九經之事、而九箇所以字內、則包敘說意方完。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如此、而所以行之者道豈多乎哉、亦在於一誠而已、本無妄之心、以為推行之本、合九經言之、無一經之不誠也、析九經觀之、無一事之不誠也、然後推之、無不準行之無不利矣、不然其何以行之哉、此九經之寔也。○此約言九經而歸於誠也、重下句、行字指行九經說、註一有不誠是萬一之謂、與或字同、非一件不誠、則九者皆不誠之謂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以達德而行達道、以九經而為天下國家固皆本於誠矣、然豈襲取可得哉、蓋宰天下之事者存於誠、立天下之誠者存乎豫、故凡道德九經之屬、若能先立乎誠、則道可凝、德可據、而九經莫非實事、事斯立矣、苟不能先立乎誠、則凡事以無本而廢矣、誠其可以不豫乎、如言焉而先定乎誠、則心之安者、其辭重以舒、內之平者、其言平以達、而先定乎誠、則心之安者、其辭重以慮、善以動、推則準、達則順、而事以之不困矣、行焉而先定乎誠、則舉動合天理之正、施為即人心之安、反之於心而不疚矣、道焉而前定乎誠、則資深有達源之用、淵泉沛時出之機、取之於心而不窮矣、凡事之不可不豫如此。○此是總承上文而推言誠之當豫也、此節乃是一意、言事行道皆在凡事中、但未可露出耳、發之於口為言、行之於身為行、見之施為為事、道字包得。

甚廣、不跲等字即立字。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夫誠之所以當素定者何哉、嘗自在下位者推之矣、彼君子之在下位、上有君、下有民、內有親、外有友、其感通之機、則係於吾身也、故在下位、欲治乎民者、其道在豫、有以獲乎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獲上又非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豫、有以信乎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然信友又非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豫、有以順乎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然順親又非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豫、有以誠其身、反身不誠、

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非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豫、有以明乎善、苟察識未精、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未能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善惡不免於混淆、好惡每病於自欺、不誠乎身矣、夫自下位推之、其事皆出於素定如此、然則吾君在上位者也、其事可不本於誠之素定乎。○此條指在下位者言之、以推素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也、只重在推言素定之意、重在誠身上、誠身是素定也、不重不獲乎上等句、不獲乎上則非素定矣、餘倣此、所存所發、指心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省察時也、善字乃人心之善、註以人心置於天命上可見本然、即至善之所在也、此節只是推言所當豫意、不必泥定誠字、句句以誠貫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夫誠固貴乎素定矣而其所以當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誠者非有待於人也純一無偽乃天之界於我者本如是耳屬於人而實純乎天夫固為天之道矣其未能真實無妄而復之於無妄也有誠之者焉誠之者非無與於天也著誠去偽乃功之盡於人者當如是耳是付於天而實待於人不為入之道乎誠者之為天道何如於道也不勉而自中焉不思而自得焉蓋誠應而妙無待執也誠精而明無暇擇也其諸從容中道之聖人乎而天道斯其全矣誠之者之為人道何如於善也始而擇之精焉既而守之一焉蓋以思而學聖人之不思也以勉而學聖人之不勉也其諸擇善固執之賢人乎而人道斯其全矣人將由聖達天也而可不有以盡人之力也哉○此承上誠字而論誠本於天人當有以體之也重誠之一邊誠者是自然誠之者是勉然從從容貼不思不勉中道貼而中而得擇善者不使人欲或混於天理也固執者不使天理或奪於人欲也者字兼學利困勉等人誠者天之道原賦稟之初就人身上說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然誠者之德一以貫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夫誠之之事其目有五誠之之人其等有二自學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盡師友之詳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繹其精微之蘊慎思而不失諸泛焉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窮其纖悉之故明辨而不失諸粗焉由是以學問思辨之得於己者篤行以踐之

中庸意 上卷

本諸心以體之身務使善皆集於我而後已焉夫學問思辨則有以先明諸心而所以力行者有其地矣篤行則有以體諸身而所以學問思辨者有其終矣此學知利行者擇善固執以盡求誠之功者也○此是學知利行者擇善固執之事也五句知行並進有節次而無先後之字皆指理言俱以天道人道貫亦可辨是辨別於己不惟辨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至於天與理處辨之極纖毫之精方是明辨審問者不粗疎也學而又問此取於人者詳也思而又辨此求於心者精也此四句所以擇善也篤行承上來是固執其善也總之無非求誠之功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擇之於學問欲其必能且知也擇之於思辨欲其必得且明也苟有不至心無窮而功亦無窮也得之於學問執而行之也得之於思辨執而體之也苟有弗篤心無盡而功亦無盡矣志期於上達而不知在人者之為逸心切於有為而不知在己者之為勞人之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矣己則倍其功於百何也已之百正所以進於人之一者也人以十而能之矣己則倍其功於千何也已之千正所以進於人之十者也立志之堅用功之銳如此此困知勉行之事也是以觀勇矣○第五段分上是立志之堅下是用功之極志堅故其功倍也註故字不可脫二能字無知行一人十只作一人說曰百曰千特狀用功之勤如此非真有是事也全節不必以立志用功分對百倍其功即在為則必要其成上看出謂之曰為則已



著用功上了不必更添立志更詳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夫天下有不齊之分而無不一之理故凡學知者果能從事於學問思辨之功困知者又百倍其功以擇夫善矣利行者果能從事於篤行之功勉行者又百倍其功以執夫善矣吾知雖愚而不足於明者審知自起於察識之餘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於始之未愚者有不明乎雖柔而不足於強者德惟自足於持循之後與不勉而中者同歸矣况乎始之未柔者有不強乎明也者智也強也者仁也勇即在其中者也誠之之效一至於此夫是之謂至於成功一也可見學之有益於人而凡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為立政之本乎○此總承上二節而言也意還重困知勉行上此道只是擇善固執之事此句只是過文

耳非至此方勉也愚以氣言屬知柔以質言屬行大抵此節重效上兩必字要繳出勇在其中意明字強字即誠也

中庸意上卷終

中庸意下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謂夫道有天之殊名有性教之別故自誠明者言之德之在我者真實無妄而有以完純粹之精明之所照者旁燭無疆而有以極貫通之妙此則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也斯固謂之性焉而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由此其選矣自明誠者言之善之在我者有以明諸心而理無不窮德之所進者有以造其極而理無不實此固賢人之學由擇而精由執而固者也斯固謂之教焉而人道之所以為人道者由此其在矣雖然及其成功一也蓋誠明者非曰誠而後能明也誠之所至明即至焉誠復而明藏於靜虛也誠通而明著於順應也聖人所以先天下而開明善誠身之準者此也何天之非人也耶夫明誠者非曰明而即能誠也明之所至誠斯至焉靜觀之不蔽而誠之體可復也動察之不眩而誠之用可通也賢人所以繼往聖而造誠明合一之地者此也何人之非天也耶始也同而異終也異而同顧人自勉何如耳○上二句著聖賢之異其等下是要聖賢之同其歸也性者全於天之付與教者成於己之學力上則字當即字看註無不字重下則字當可以字看觀註可見兩句有抑揚意在誠則無不明而天無待於人矣明則可以至於誠而人豈終異於天哉自誠明自明誠處且不可謂明生於誠明亦可以至於誠留在下面用緊固云下二句宜作申上二句誠明何以謂之性性誠即明矣無工夫亦非兩事蓋德無不實者即明無不照之本也斯以謂之性也明誠何以謂之教明則可至於誠兩項工夫兩時



事蓋先明諸心然後力行以求至也斯以謂之教也二說皆通作文不拘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吾性之理統於人物原於天地而所以宰之者心之誠也人惟誠有未至而盡性之全功祇矣惟天下至誠為能德極其純而渾全乎降衷之體心極其粹而完具乎繼善之分誠精故明而真性於我乎昭融也誠應故妙而性真於我乎會通也斯則人物之所同原而天地之所均賦者皆自吾心而統會之矣吾知盡性者即盡吾左右斯民之理也故不出盡己之中而所以盡人之性者寓焉誠則有以立人極

矣盡性者即盡吾曲成萬物之理也故不出盡人之中而所以盡物之性者寓焉誠其有以彰軌物矣人物之生非天地之化育乎而有是兼成之妙則天地之生物有全能而至誠之成物有全用所以贊化育者此盡性也誠不與天地而同用耶化育流行非天地之定位乎而有是默贊之機則天地成位於上下而至誠成位於其中所以參天地者此盡性也誠不與天地而同體耶要之吾性之外無餘物而人物天地此性之一貫也盡性之外無餘事而範圍成立此性之兼該也至誠功用之全於此可見矣○首二句分上言德極其盛下言用極其妙以知行貫宜發出自然意為能字貫下三能字皆本誠來能字是已然者盡人物之性皆一時事總是一個至誠非至誠後然後能盡人物之性也知無不明者人情物宜罔不達也處無不當者人

情物宜罔不若也贊天地以功言參天地以位言此下十一章言誠者便贊其與天為一言誠之者便贊其與至誠為一皆以贊其妙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自明而誠者之事人道也意謂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至誠聖人能舉所性之全體而盡之焉其次未及乎聖而未至於誠者當何如也其必善反以為功而因其發見之端以充滿其本然之量執復以為能而就其一偏之善以各造夫極致之歸是能致曲矣曲者一偏之善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既誠矣則不能不形於身焉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既形矣不能不著焉而日新月盛晬面盎背也既著矣

不能不明焉而光輝發越赫喧盛大也由是而驗之於物不能不動焉有感必應其機通也既動矣不能不變焉遷善敏德其勢順也既變矣則必化焉大順之施不見其迹大化之運莫知其然也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也天德造於不顯而體信有以裕達順之機故王道泯於無形而存神有以妙應物之感今致曲而至於至誠是焉則因明以致誠致學以成聖擬之至誠之天道亦通一而無二矣○此言人道欲人加擴充之功也在有誠截則化又截總是推誠之者之極功而要其同歸於至誠也功夫只在致曲上形著明在已動變化在人致曲是自一念以至萬念隨其事以求至於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致曲亦不外擇善固執不擇乎善則理欲混淆固無以知其為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私



欲所奪不能致之也。誠則形誠字直貫到則化是舉成功而言形著明自有分別不可混了。俱著身上說不可著事業上動變化方就事業言動只是有遷善的意思未及遷善也。變則遷善矣猶有迹也化則無迹此是其分別處為能二字極重蓋惟至誠故能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自誠而明之事天道也。凡知有未至者皆誠之未至也。惟至誠之道天理渾融私欲淨盡可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謂前知豈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也必有禎祥之兆將亡也必有妖孽之萌不特此也或見於蓍龜有吉凶或動乎四體有得失如禎祥也蓍龜所見之吉也威儀所動之得也皆福之將至也所謂善也如妖孽也蓍龜所見之凶也威儀所動之失也皆禍之將至也所謂不善也。至誠則善必先事而知之不待善既至而後知也不善必先事而知之不待不善既至而後知也。夫知來莫過乎鬼神今至誠亦能知來焉則是鬼神涵天地之實理而洩其機於朕兆之間至誠亦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見之始方禍福之未至鬼神與至誠同一寂然不動之體也及禍福之將至鬼神與至誠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孰謂至誠而非天道乎。○首二句截至誠用註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講道字即就誠說前知者知將來之禍福也是自然能知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一例看皆理之先見者也禎正也天地正氣精英所鍾兆乃朕

兆萌乃萌蓍將自要發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說禎祥妖孽以國家之興亡言蓍龜以人事之利害言動乎四體以人身之存亡言鬼神實理聖人實心以實心觀實理有默契焉蒙引云聖人胸中無一物芥蒂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禍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融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此說甚妙。

誠者章旨 首節言人當體乎誠次節言當誠之由末節著能誠之妙通章重誠字道特不可脫落耳非兼重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理一而已自其道之具於心而純乎不雜者謂之誠自其誠之發於事而燦然各當者謂之道誠也者豈離乎物者哉為性命之原民秉之藝乃物之所以自成者也道也者豈由乎人者哉率性以完衷體誠以立德乃人之所當自道者也夫誠以心言

道之體也道以理言道之用也欲行道者可不先盡乎誠哉。○此論誠之切於人而責人以體之也誠字只就心言自成只就人言自成者言人心之誠者乃所以自成其為人觀而字則二句原相聯不可板板作兩對上自字乃自然之自下自字乃自己之自誠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淺說謂實理無往而不存人心當無往而不實以此繳便好。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何以見其當誠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終而其所以終者乃實理之盡而斂於無也豈能外此誠以為終乎莫不有始而其所以始者乃實理之至而立其有也豈能外此誠以為始乎夫物必依誠而立如此使人心一有所妄而戾乎誠通誠復之體則事皆不實而無以自適其成始成終之天有物之名而無物之



理矣誠之不可已如此故君子必貴擇善以研幾而務去其有妄之累固執以為守而期復吾固有之良夫然則誠自我立道自我行而有以成乎已也。誠者句泛就理言全章五誠字餘四字俱指實心獨此誠字着理不誠無物方着人說物之終始雖兼天地人物而指歸重人上蓋指誠之源頭在天道上說以見人之當誠故遂頂以不誠無物蓋所存不是實心所發不是實理雖有所為亦虛偽而已豈得為有物乎故字承上來誠之為貴內有工夫以擇善固執講未便說自成地位註天下之物二句統解物之終始故必二句解始字所得之理二句解終字二盡字作終字看通章全不及道見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

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夫君子固以誠為貴而有以自成矣然誠也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成之於身既兼體而不累則推之於物自曲成而不遺非自成已之性而已也亦所以成物之性也夫物我兩事也而君子乃能一以貫之者何也以誠之道無二致也蓋語其成已也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一誠之公溥也仁之存也語其成物也知無不明處無不當一誠之明通也智之發也是仁也智也皆吾性之德也仁以成己疑若專於內矣而仁之昭融即智之有覺則內未始不外也智以成物疑若專於外矣而智之無私即仁之本體則外未始不內也夫惟其為合內外之道由是以時措之而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人也已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智一道物我一原而信乎成不獨已也推其至則雖化道

育之贊天地之參亦不出此矣然能成之妙實能誠之功致之者君子可不以誠為貴乎。道也分成已成物俱是一時自然之功用成物即在成已內不就感化言物兼人物仁智即成已成物見其為仁智也非謂成已成物由於仁智也成已成物以事言仁智以德言總是一誠而已故字承上意既得於已是得仁智於已也時措就成已成物說不必推開。

無息章旨 故至誠至無為而成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下即天地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又即詩以明至誠無息合天之意細分之首節言至誠之德之盛二節言其德積於中而業自見於外也三節言至誠功業之驗於外者極其盛也四節言其功業與天地同用五節言其功業與天地同體六節言其功業一出於自然也以上皆是言至誠之功用而以天地明之下則專言天地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七節言天地以誠而之本於誠八節言天地之道以誠而極其盛九節言天地以誠而能生物十節又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天地聖人不可以差殊觀也總見非至誠不足以贊天地之化非天地無以擬至誠之能信乎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亦發明天道之意謂夫體用妙於一原內外合於無間則至誠德業之盛其容將已乎彼德有未實者不免於間斷惟至誠也天理既純則人欲不得以間之而無息矣誠有未至者未必能久也今曰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久則積盛而化自光有以徵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然其徵於外也



何如哉但見從容不迫而為悠也長久不替而為遠也既悠遠矣則大化覃敷於無外至恩浹洽于人心其積也不亦博厚矣乎既博厚矣則成功昭峻極之神文章昭煥發之盛其發也不亦高明已乎。至誠以實心言而實理在其中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此處當說得細不息是無私欲之間久是常如此也不息與久有分別徵就事業上說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却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悠是寬緩不迫遠是長遠也博是橫說如東漸西被是也厚是直說如浹於肌膚淪於骨髓是也高是巍乎其有成功也明是煥乎其有文章也博字根悠字來厚字根遠字來高字根博字來明字根厚字來都是一時事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夫至誠功業既極其盛則即此所積之博厚乃所以載物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此所發之高明乃所以覆物天下無不仰其休也即是博厚高明之悠久乃所以成物天下莫不得其所也夫至誠之功用與天地同流如此則驗於外者何盛哉。載物覆物成物皆就聖人功業說載物等就在博厚等內天地同用意中間不必用至末方繳出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即覆載之有終處註曰兼內外而言者久是在內悠是在外也業本於德故云然作文亦當融會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夫地之載物以博厚為體也而至誠亦有以載乎物焉則其博也即含弘之體其厚也即貞靜之基而聖人即載物之地矣天之覆物以高明為體也而至誠亦有以覆乎物焉則其高也即

其峻極之隆其明也即其下濟之光而聖人即覆物之天矣天地之成物以無疆為體者也而至誠亦有以成乎物焉則其常載乎物者一地道之不息其常覆乎物者一天道之不窮而聖人與天地相為終始矣不亦與天地同體乎。博厚等乃是至誠功用而此又言體者蓋就至誠之功業論之則至誠其體功業其用自功業之及物言之則及物其用功業其體也先以天地之體提起然後講聖人博厚等句切避載物等句蓋此言體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夫至誠之功業同天地之體用如此者豈強勉之所為哉吾知博厚所積而章生焉一誠之精而明也無待於見也其即坤以簡能而萬物為之化光者乎高明所發而變生焉一誠之應而妙也無待於動也其即乾以易知而性命為之各正者乎悠久所需物於是乎成焉一誠之運而不已也無待於為也其即天地之無心而成化者乎夫其一出於自然如此信非天地不足以擬之矣。此總承上兩節說來章變成上文已有了重不見不動無為上說不見不動便是無為章變便是成章是宣著變是變化成是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不得其所也非真是無所為只自順萬事而無情意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夫至誠之功用固有同於天地而天地之道果何如哉誠以天地大矣廣矣其體極於莫禦其用極於無外宜累言之有所不能盡也而易知易能之理則有一言可以盡之者一言維何不過曰誠而已蓋天地之為物也純一而不貳惟不二也夫是以



誠運而不息惟不息也夫是以生物而不窮萬物資之以始焉而其所為始者不可知也資之以生焉而其所生者不可知也孰得而測之乎究其所以然則誠而已矣。此言天地以誠而妙萬物也。為物不二正是一言而盡也。物指天地說下物字乃天地所生之物與此不同生物亦重在誠上看不重在生物上不測是莫知其所以然非言生物之多不可測也不二對前面至誠無息生物對前面徵字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固以誠而妙生物之化矣則其盛何如哉是故地之道惟其誠也是以含宏普翕受之量靜深立敷化之基博也而又厚也天之道惟其誠也是以運而為神功之峻著而為下濟之光高也而又明也其博厚高明者又且變化推遷有漸而不迫往

來始終有常而弗替悠也而又久也其盛有如此者。博厚等俱兼性情體言須要根誠求發揮地之道既博且厚而博厚又悠久地道極其盛也下微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天地之道以誠而各極其盛如此則生物之妙又何如哉今夫天以一處言斯昭之多耳未足以言高明也及其至於無窮也但見日月星辰繫焉以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覆焉天之生物如此今夫地以一處言一撮土之多耳未足以博厚也及其至於廣厚也但見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海而不見其洩以

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載焉地之生物如此然天地之間至大者莫山川若也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今夫山以一處言一卷石之多耳未足以言廣大也及其廣大草木生於斯禽獸居於斯寶藏興於斯觀山而天地之生物見矣今夫水以一處言一勺之多耳未足以言不測也及其不測鼉鼉蛟龍生焉魚鼈生焉貨財亦於此乎殖焉觀水而天地之生物見矣夫其生物不測者天地之功用也所以生物者不貳之理為之也即天地不可以見聖人乎。日月星辰萬物分開不必相承四段不平山水不過天地中之一物并言之亦明天地耳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此條繳轉聖人身上去方是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本旨若題長則總繳為是切不可脫却了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觀天地固足以見聖人矣是義也嘗於詩而有以見合一之妙焉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夫謂命之不已者蓋曰惟不已則陰陽無始變化無端是天之所以為天也外是而蒼者特其形大生者特其用耳豈天之所以為天者乎又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夫謂德之純者蓋曰惟純則私欲淨盡而萬物皆融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外是而西土之光特其迹不顯之謨特其緒耳豈文王之所以為文者乎蓋不已固天之道也而文王之德純乎天是亦不已矣是純即至誠也不已即不息也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天地聖人雖並舉重聖人一邊註引此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天之所以為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



息可見矣。純亦不已。另講重二。所以字天命不已。與文王之德俱要說在內者。不顯要入德之純。內去不要說顯之於外。天命至說誠也不已。無息也。德之純至誠也不已。無息也。不言功用者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舉文以該羣聖舉天以該地。

大哉章旨 作三大段看。首五節是詳聖道之大而凝是道者存乎德。故君子節正言脩德凝道之功。末節言脩德凝道之效。以見脩德凝道之不容已也。此章最是大關鍵。首言道體之大。所以申道章性道教之意。中言功夫之詳。所以申首章戒謹恐懼之意。末言效驗之廣。所以申首章位育之意。前後數章。惟此章切要。

大哉聖人之道

此章言人道也。道之為道也。語其賦命之全。雖各足於人。惟要其會歸之極。實則管於聖人是道也。言其體統則範圍而不過也。曲成而不遺也。言其散殊則至賾而不可息也。至動而不可亂也。夫固不圓於形。不拘於象者矣。大矣哉。聖人之道乎。大哉宜虛。虛包下兩節而言。只以大小兼該意發之。道即率性之道。謂之聖人之道。以聖人能體是道耳。此道是為勉人用功張本。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何以見其為大也。蓋使語大而或有外。則必有以加乎其外者。非所以為大也。語小而或有內。則必有入乎其內者。非所以為小也。今自統體觀之。洋洋乎流動而不拘。充滿而無間。焉是故飛潛動植萬物至多也。而道之流通有以發育之。包含徧覆天

至高也。而斯道之高。有以峻極之。夫其洋洋如此。則大極於無外矣。自其散殊者言之。優優乎充足而無歉。周徧而有餘。焉是故言乎禮儀如朝覲會同之類。則有三百焉。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言乎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則有三千焉。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夫其優優如此。則小入於無內矣。聖人之道。何其大也哉。發育二字。宜平發育。無發生收斂。不可專就春生說。發育句。以道之功用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理之所流行也。不要說聖人使他發育。峻極句。以道之體段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不過陰陽五行渾渾淪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有是道理。是氣之充塞。即此理之充塞也。優。對上洋洋看。大哉只是个多字。充足有餘。不可分說。或言充足而無遺。有餘而不盡。非也。自綱言之。謂之禮儀。自目言之。謂之威儀。威儀乃禮儀中者。然亦兩平。

待其人而後行

然是道也。豈能以自行哉。道具乎人人。載乎道。其本原之地。固合一而不離。而道體無為。人心有覺。其凝成之責。必有待而後體。君子於此。當盡弘道之功矣。此總結上文。亦起下意也。待人後行。當兼大小。又須含下意。謂道之優優者。必待學問細密之人。而可行。道之洋洋者。必待德性宏大之人。而後行。如此含講便好。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夫道之所以行者。人也。人之所以行。是道者。德也。苟德性未底於宏大。而心不存。則道之洋洋者。終散之天地萬物而已。而不



為我凝也。學問未底於精密而不知不致則道之優優者終歸之禮儀威儀而已而不為我凝也。故曰凝焉然則道必待人而行也。其可弗信矣哉。此只是反上起下正見道必待人而後行也。凝字與行字不同行是發於事凝是會於身凝則能行也註解聚也成也二字有淺深一串說道非德不凝故下遂言修德之功故曰非古語只作所以字看便是。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夫道必待人而後行如此則君子脩德以凝道也果何以用力乎以為道雖發育峻極而實具於德性中也必從而尊之而不使有一毫之急忽於以全夫心體之本然道雖散於三千三百而實學問足以該之也必從而道之而不使有一毫之鹵莽於以極夫事理之當然然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可以一端盡也是故德性本自廣大也不有以致之不免於狹小矣吾其包涵萬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焉而精微之極寓於廣大之中者又必盡之而析理無毫釐之差也非學問之所以造其理乎德性本自高明也不有以極之不免於卑暗矣吾其同體太虛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焉而中庸之則即寓於高明之內又必道之而處事無太過不及之謬也非學問之所以履其實乎洞然虛靈德性本不慮而知也故而不溫則良知雖得於天啟久之而漸遺忘矣於是溫之而涵泳之功深若夫義理之煩有待於問學而後知者則必於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不敢諉於已知而遂已也渾然全具德性本不學而能也厚而不敦則良能雖得於天賦而日趨於薄矣於是敦之而持守之力固若夫節文

之詳有待於學問而後能者則必於敦厚之中而日謹其所未謹不敢諉於已能而遂已也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至德有不修至道有不凝乎。尊德性而道問學句是一節之主下四句都是此字但不必以此為目也尊德性與致廣大等是大段工夫道問學與精微等是細密工夫下八者雖平四段看不可段段用泛說道中庸崇禮如何亦屬致知蓋必知之而後能道能崇也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之節存心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廣大也極高明也溫故也敦厚也皆存心也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盡精微也道中庸也知新也崇禮也皆致知也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行心思廣大者多忽略細微故致廣大而以盡精微補之私意自蔽意是萌動之始故止可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私欲自累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彼疆此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汨之纔有累便卑污矣高明者多過高故以道中庸補之厚是實質純朴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朴然或真偽不恭便是不崇禮然去理會節文若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大小相資者大是每句上半截存心也小是每句下半截致知也相資者非存心無以為致知之地非致知無以收存心之功也首尾相應者首是尊德性一句尾是下四句相應者首一句固大小相資下四句亦然也句中而字即相資意末句以字亦無異義崇是積小以高大之意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即能修德凝道無所不至如此則亦聖人矣其何所往而不宜哉以之居上則必能制禮作樂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奚以驕以之居下則不敢踰制僭作以取及身之災矣奚其倍以處國之有道則有可為之具而言足以興以處國之無道則無自取之禍而默足以容夫隨在皆善如此詩曰既明言其知機而順理也其此陶氏謂此一節也其即德修道凝而上下治亂皆宜之謂與此條是修德凝道之效是故承上來居上四句平看引詩正明此也或云專證無道邊者非是默足以容非是保守祿位取容於世亦是道理當如此默耳若到舍生取義時又不如是論也明哲只是曉天下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也其字指詩此字指居上等重無往不宜意蓋民詩仲山甫作也

愚而章旨 首節言倍上之禍中三節詳不肯之事末節證不倍上之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人道聞夫子之言曰愚而無德無制作之本自用不可也乃恃意妄作而好自用焉賤而無位無制作之權自專不可也乃擅私自恣而好自專焉生今之世從今之道可也乃違時獨立而欲反古之道焉如此者非明哲保身之人哉及其身者也然則為下者信不可倍矣此承上不倍而言愚賤生今三平看是為下也自用自專反古是倍也自用自專與道字即下文議禮制度考文俱要根不能修德凝道來如此者此字通指愚自用三句言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由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凡欲制作者必有德焉以立制作之本有位焉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焉以值世道維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天命而為天子可也苟非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則於禮不得私議之以定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不得私制之以別宮室車旗服色之等也文不得私考之以正聲音點畫形象之差也不然則是愚而自用賤而自專反古之道矣可乎哉此為下不倍之實也天子正是德位時之兼隆者相接之間莫不有禮其分限節度經制大備猶人體之全具故曰體也制度制字活看即作也與註中品制制字不同謂之品制者以其不相混而各有倫也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字之聲也考者考其字形及聲音非天子正指為下者言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試以今時驗之今天下何時也文武創其制於前既立夫一代之章程後王守其制於後又遵夫一統之紀律以其車言之則頒之冬官掌之與人者有成度而今天下由之以馳驅焉作之者遵其廣狹之軌而不能異其體也因之者循其大小之軌而不能異其用也天下之車同矣車同而度無私制可知矣以書言之則內史達書名於四方行人論書名於九歲者有成命而今天下信之以為書焉音律齊而輕重協於五聲也點畫定而多寡協於一體也天下之書同矣書同而文無私考可知矣以其行言之則司徒明其教宗伯秩其典者有定體而今天下因之以敦倫焉思以相與親疎之殺均也禮以相接貴賤之體一也天下之同矣行同而禮無私議可知矣夫為下者皆不敢倍上之所制所議所考如此則制作之任非天子其誰歸哉此



為下不倍之驗也。重下人守法意。今天下略斷下三句。平車應前制度。獨言車者。舉一以該其餘也。書同文。應上考文行同倫。應上議禮。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尊卑貴賤相接之體。皆是可見。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不然。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即用自專反古矣。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由此觀之。可見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不免於愚也。如是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是愚而自用也。而有所不敢也。有位無德者。且然。并其位而無之者。可知矣。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不免於則也。如是而議禮制度。考文以作禮樂。是賤而自專也。而有所不敢也。有德無位者。且然。并其德而無之者。可知矣。承上文而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也。雖有其位。三句。應上愚而好自用。雖有其德。三句。應上賤而好自專。兩不敢字。應上災及其身意。禮樂即制度等事。此節重在賤一邊。作文當知此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且以夫子之聖。亦曰。吾能說有夏制度。文為之禮。而杞之賢才凋謝。典籍廢壞。不足徵也。不可從也。吾嘗學有殷制度。文為之禮。而宋之文獻未盡。雖猶存什一於千百。然非今之所用也。吾亦不從也。吾學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者也。吾惟從之。以安其時而已矣。夫夫子必曰。吾從周者。時之所在。有不得違焉。是生今反古之戒。夫子言之。而未嘗蹈之也。孔子之聖。且然。

況吾人乎。信乎為下不可倍上也已。此條應生今反古。看說學二字互見。註中皆嘗學句甚明。有宋雖曰有存其所存焉者。已寡矣。

王天下章旨。王天下二句。且虛看下文。乃詳言之。上焉者。節言德位時不相符者。不可制作。故君子以下。乃詳言有德有位宜於時者之事。君子動節。即是明得。以寡過意。詩曰。節言其有六事之善。然後有聲譽於天下。可見君子當盡脩凝之功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承上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謂夫君子之王天下。其事莫重於議禮制度。考文也。有此三重之道。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同軌同文。同倫而民得以寡過矣乎。王天下者。乃有德有位有時之人也。有字重看。所謂惟天子得以行之是也。寡過重在上者。使他寡過。說註國不異政二句。正解寡過。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以所於施言。俗以習尚言。政在上。俗在下。有三重句。包本諸身兩條意。寡過包動而一節。寡過須兼天下後世。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夫所謂王天下者。謂其有德而又有時與位也。如使三重出於時王以前之制作。吾見雖善矣。然世遠人亡。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則不足取信於民。民將駭之而弗從矣。能使之寡過矣。又使三重出於聖人在下者之制作。吾見雖善矣。然道在而位不在。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於民。民將玩之而弗從矣。能使之寡過矣。此承上起下之詞。註夏商孔子勿用上焉。



者有德與位而無時者下焉者有德而無位時者時不講也罷  
二个善字雖指制作言其實本德來民不從是不足取信於民  
也此節只輕通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夫有德而非時非位則民不從如此故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  
也皆本諸身焉非徒法而難行也以此徵諸庶民皆從信焉非  
無徵而不尊也不特此也考諸三王則三王亦此道而與其已  
然者不謬也建諸天地則天地亦此道而與其自然者不悖也  
鬼神無形而難知者也以此質諸鬼神則無疑焉而幽則有以  
驗乎明矣後聖未至而難料者也以此俟諸後世則不惑焉而  
遠則有以驗乎近矣所以然者亦惟理而已矣循其理而推之

無不準居上不驕也不可見乎。此與下節正應王天下句君  
子乃有時有位者故字承上來本者外之制作根本於中之德  
也從脩凝來徵諸民而信從者以其有時有位也本字徵字俱  
作已然看對下不謬不惑無疑不悖字眼不謬者與之無所差  
不悖者與之無所拂無疑者決不能外吾之範圍而別有一造  
化也不惑信其不能外吾之規矩而別有一建立也質証也不  
謬等字皆就自身上說不必言彼與我不謬也一節重一个理  
字本諸身有德而善於禮先得同然之理也徵諸庶民乘時德  
位以行其理此理通於民心而見從也由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雖損益未必盡合而因時立政之理則不謬也由是則建諸天  
地而不悖雖象數未必盡合而三才之理則不悖也由是而質  
諸鬼神雖幽明未必盡合而往來屈伸之理則無疑也由是而

俟諸後世雖遠近未必盡合而因革之理則不惑也若以迹言  
則豈能一一皆同六事雖並言然徵諸庶民以下皆根本諸身  
做出來的但作文則當平看耳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夫鬼神幽矣而君子三重之制作乃能質之而無疑者何哉由  
其知天之理也蓋天之理盡於鬼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天之  
理所以質諸而無疑也後聖遠矣君子三重之制作乃能俟之  
而不惑者何哉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之理盡於聖人知人之  
理故制作合人之理所以俟之而不惑也夫鬼神之幽且無  
况明而天地未後聖之遠且不惑况近而三王乎而本諸身徵  
諸庶民又不足言矣此推上文意言君子之制作所以質諸  
非徒然也由其知天雖止言鬼神後聖實總結上四句之義知

字皆就理言非徒泛泛知之而已也真是深知灼見從尊德性道  
問學來然知天知人又非兩節事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夫君子盡三重之道而備六事之善如此既已立於無過之地  
矣而民之寡過當何如耶是故君子不以三重動於己則已動  
則世為天下之所共由焉如動而見於日用事為是行也則世  
為天下之法度焉無不遵其所行也動而見於號令訓誥是言  
也則世為天下之準則焉無不遵其所言也後世之民有不因  
之而寡過矣乎至於一世之人有四海之遠者焉遠者慕其行  
以為法也仰其言以為則也吾見其人不同而同有企慕之意  
矣有畿甸之近者焉近者法其行而與之相安也則其言而與



之相忘也。吾見其人不同而皆無厭射之意矣。當世之民有不因之而寡過者乎。此正見民得以寡過也。首句貫下二句。道貫下法則意。世字只作本朝相承而言。道者共由之謂。法者不式之謂。則者取正之謂。世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望。近者習其行之常。故不厭亦脫不得居上不驕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夫世為法，則君子之譽在後世矣。遠近望悅君子之譽在當時矣。嘗得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而隨處之皆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令名之無窮，永終其譽，而必本於無惡射如此。然則君子之所以得天下後世之譽者，正以其六事之善故耳。未有不如此其行為法言為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是王制之盡善者居上不驕也。天下寡過者居上不驕之化也。君子脩德凝道之效如此乎。上言制作之善，而後民信從此引詩而申之。明人之信從由於制作之善也。未有如此捲轉故君子節譽非稱詞，即上動而節事也。蚤字以先字遠字看，重明君子致譽之有本意。

仲尼章旨 首言聖人之德之全，次節則以造化擬之末節則言造化之所以大，以見聖人與之同其大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上數章發明天道人道之意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見中庸之道盡於羣聖人而會於孔子也。謂夫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也。仲尼則遠宗其道焉。謨烈重光法莫備於文武也。仲尼則近守其法焉。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變易從心而循

其盈虛消息之度。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安土敦仁而不失其流行。坎止之常。夫然則有以兼體乎帝王出入乎造化矣。○此言仲尼會帝王天地之全。四句平看。述憲律襲等字無工夫。只是道極其盛合四事而一之者也。時說以制器尚象。斷自唐虞為述。堯舜問禮問官為憲。文武風雷必變為律。天時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為襲。水土雖此數事亦在內。然專以此講是視仲尼之道反支離矣。註中於堯舜言道於文武言法者以其既往則謂之道。以當世所導則謂之法。非有二也。律襲者聖人統體太極自然與天同運而不違與地並止而不易也。註中言兼內外該本末者存帝王天地之理於心則為本。措帝王天地之理於事則為外。為末內外皆有大。非謂以內本為大德外末為小德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祖述則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自始至終無頃刻間斷矣。自其無一毫之不盡者觀之，彼大而無外，天地之覆載也。聖人之舉萬物而皆備者，則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同流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運而不息，四時日月之行明也。聖人之應萬變而不窮者，則與錯行代明者合一焉。觀仲尼者觀之天地而已矣。○此言夫子之德同乎天地也。承上節來。蓋上已具聖人之德，非至此方有聖人之德也。作文先講天地宏以聖德配之。前二句以廣大悉備言後二句以流行不息言。持載覆幬即下並有並行只是大德一邊意而不害不悖小德一邊



意在其中錯行四時更迭無止息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夫仲尼之德固天地之德也而不觀天地之所以為大抑何以形容之哉誠以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侵害焉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於天地之間而不相悖焉夫並育並行若幾於無辨矣而顧不害不悖者果孰為之區別乎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一本散於萬殊者有小德焉以物則各一其性也以道則各一其運也萬乎天下之氣者亦萬乎天下之理而所以不害不悖者胥此矣不曰小德之川流矣乎夫不害不悖若幾於無統矣而又並育並行者果孰為之綱維哉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而萬殊原於一本者有大德焉

物得之以立其本也道德之以運其神也貞乎天下之一者統乎天下之萬而所以並育並行者胥此矣不曰大德之敦化矣乎夫有小德以主其分則言用而體在其中有大德以主其合則言體而用在其中矣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若乃輕清之浮重濁之凝特其形氣耳可以言天地而豈天地之所以為大哉由是觀之聖人之泛應曲當即小德之川流也一理渾然即大德之敦化也此所以帝王天地之無該而與天地同其大興。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物指萬物言道指四時日月言不害不悖就並育並行處見得並育並行統而言之也不害不悖析而言之也此是同時事故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言並育句指上文天地二句並行句指上文四時二句講萬物二句俱就迹言川流二句俱就理言此字指大德小德言交互

說所以字亦非推高言只就大德小德上見之

至聖章旨 首節言聖德之全二節言其能積中而發於外三節是形容其積中發外之盛末節則指其發外之盛者而贊其同乎天也此章為小德川流時出二字極重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承上章言小德川流亦天道也謂夫聖有未至者有未備也唯天下之至聖也具生知之質為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至足以居上而臨下也自其仁之德言之廣大而不狹隘優厚而不急迫和粹而不慘刻巽順而不乖戾斯則仁之至而天下皆吾度內矣不足以有容乎以義之德言之奮發而不因循有力而不委靡直遂而不屈撓矜持而不間斷斯則

義之至而事變雖多莫能奪之矣不足以有執乎以禮之德言之齊焉而心思之統一壯焉而心體之端嚴中焉而無過不及焉正而不偏不倚是能有禮之德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端拱而天下治者其本已豫於此也以智之德言之文焉而煥乎其有章理焉而井乎其不紊密焉而極其詳細密察焉而極其明辨是能備智之全所謂見天下之賾斷天下之疑者其本已定於此也是則聰明睿知之質既妙於生知仁義禮知之德獨全于固有聖德之備有如此。此歷舉聖人之德在至聖截為能貫下五者說作文以聰明句另講下四項分對字眼俱要明白足以字宜玩皆就未發時言聰明是質下四句是德聰屬耳明屬目然所以視聽者則本於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睿者思慮之



通微知是其心體之明處臨謂君臨天下也此二句是包說下四段是細分仁義禮知說聰明睿知及寬裕等俱就心上言或曰生知之知屬知仁義禮知之德屬行非也生知中包得安行意五者之德所謂全體之分各有脉絡者故曰小德川流質與德皆是自然者勿以用功言也然總來只一箇德非真大分別也

###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聖人於五者之德而能充積於中也吾見盡事物之多而無所不該極天下之大而皆為吾有何溥博也萬感俱寂杳乎莫窺其兆一源停蓄取之不見其窮何淵泉也夫惟溥博淵泉也由是時當居上臨下也則聰明睿知之德出焉時當容執敬別也則仁義禮知之德出焉隨其事之所至而應以理之當然泛應曲當無少差謬就非溥博淵泉者為之哉。此總上節而言其積中發外之盛也積中指上句發外指下出字淵泉是借字眼非譬喻也溥博四字即上聰明等非深一層也時出即上足以字蓋足於用者皆見於用矣時蓋可用出來之時也天下萬事萬物巨細精粗無不兼該是溥也所謂周徧近自几席之間遠至天下之大無不備具是博也所謂廣濶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謂也淵泉二字俱重只是萬物皆備於我溥博淵泉俱要體貼心上說時出方在外也此節事上節已有了若總上節出了串講無淺深有開合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

夫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擬其德之盛而驗其出之時哉溥博

莫如天而聖德之溥博亦如之外此不足以擬之也淵泉莫如淵而聖德之淵泉則如之外此不足以擬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時出言見焉而為德容之動非以施敬於民也而民莫不作肅言焉而為德音之秩非以施信於民也而民莫不作孚行焉而為德政之施非以求合於民也而民莫不悅此不足以驗其發之時耶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若是乎。此只申明上節意非深一層也天與淵以形言見謂動作威儀言謂號令訓誥行謂禮樂形政此皆聰明睿知仁義禮知所發也敬信悅重在上之人聖德時出意不重民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夫以充積之盛而發見當可如此則其所及寧有窮乎以言乎內則聲名洋溢乎中國為以言乎外則蠻貊亦且施及焉極其地而言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誠不得而測其際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誠不得而窮其極也其間惟物類之無情者斯已亦矣凡有血氣而為人者莫不仰其君臨之化而歸之以為天下王者有同尊焉莫不賴其子惠之仁而怙之以為民父母者有同親焉是則體物而不遺者天也仁萬物而無外者聖人也謂之曰配天不其然乎是則聖德備於己而功用及於天下備於己者積而如天淵則天德純矣及於天下者極而至於配天則王道溥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止言所發之當此承言所及之廣而贊其同乎天也尊親載是其承上來聲名貫中國蠻貊舟車以下只是極中國蠻貊而言



也聲名洋溢於施及是華夷之人皆敬信悅也莫不尊親正見其有聲名也是盡天下而皆敬信說此節是德之所到也配天不以形體言就德之所及言

至誠章旨 首節言至誠功用之自然次節是申言其妙三節則極贊其妙也總見天道之極要體認大德敦化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亦天道也謂夫天下之理原於造化具於人性見於人倫固夫人之所同得者也但誠有未至則倫有未協性有弗盡而與造化不相通矣惟天下之至誠極誠無妄故於五品之人品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為能經綸之為父而慈云云也於所性之全體而為天下之大本者為能立之雖未

見於事也而所以應事接物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是有以立本矣於一元造化而為天地之化育者則又為能知之蓋天地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即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即其誠之復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夫若此者豈倚著於物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立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一皆自然之功用耳。此言至誠之功用一無為而成也至誠略斷化育截為能二字貫下經綸三句平看俱要在至誠身上說大經是率性之道也大本是天命之性也化育是天之命也經綸便是致和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其倫類自有相合也立

便是致中重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離之上知非聞見之知要說得天人無二道意蓋天地有比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比至誠之道然亦是經綸立本處知之也夫焉有所倚者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是經綸立本是立本知化是知化不用倚著別物然後能如此也上章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夫至誠之功用既出於自然矣而其盛何如哉是故自經綸而言之固至誠之仁也是仁也豈粗略云乎哉本之以不容解之心而恩無不篤發之以不容己之意而愛無不周何其肫肫而懇至也自其立本者言之固至誠之淵也是淵也豈淺近云乎哉凝湛一之真裕逢源之用其淵淵而莫測乎自其知化育言之固至誠之天也是天也豈可以限量窺哉達觀乎大經之所自來而溥博之中涵者自底於莫禦之盛洞察乎大本之所從出而含宏之內蘊者自極夫無外之神其浩浩而廣大者乎。此申言至誠功用之各極其盛也上文經綸立本知化處已說其仁其淵其天了講此節須先提仁等字重把肫肫淵淵浩浩上發揮三句通以心言至誠貫肫肫其仁道以誠行也淵淵其淵性以誠盡也浩浩其天命以誠立也一心之誠而功用各極其盛如此其斯為天道之極致與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夫其經綸立本知化如此其盛此惟天下之至誠而後能全之亦惟天下之至聖而後能知之也苟質非生知而未能實有乎聰明睿知之資德非天德而未能妙契乎仁義禮智之極則心



非至誠之心而見不免於凡近知猶滯於推測所謂經綸而肥  
肥其仁立本而淵淵其淵知化而浩浩其天者其孰能知之也  
聖人而後能知則至誠之道真至妙而無以加矣。此重至誠  
功用之妙意不重聖人能知上聰明聖知即上章生知之質天  
德即上章仁義禮智之德達是通達無間當輕輕看者字指至  
聖之人言至誠至聖本是一人但此語意作兩人看耳知之字  
要總接上文來講

衣錦章旨 首節言入德由於為己知幾也次節引詩言謹獨之  
事所以著入德之功也三節言存養之事見為己之益密也四  
節引詩言民化之事所以著為己之效也即入德之效五節引  
詩言化成之事見效之愈遠也末節引詩申贊篤恭不顯之妙  
所以極下學之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君子之為學也自期固貴於高遠用功實始於卑近故此章承  
上章天道之極致而反求其本於為己謹獨遂推之以致其極  
蓋約一篇之意而通叙入德成德之事也謂夫為學莫先於立  
心立心莫先於為己觀諸詩曰衣錦尚絀夫衣錦則文外著矣  
而必加以以絀者其心正惡夫文之著而故晦之以崇其質也  
故君子之為道也務實而不務名務內而不務外闇然而已而  
美不容藏自爾其日章焉若小人之為道也無而為有虛而為  
實的然示人矣而有不可繼終歸於日亡而已然所謂闇然日  
章者何如蓋凡淡者易至於厭簡者難乎有文溫者難乎有理

也以君子之道言之動率乎所性高遠非所尚矣而道腴之真  
寓焉淡而實不可厭也質任乎自然繁縟非所重矣而篤實之  
光存焉簡而未始不文也和厚以近人圭角非所眩矣而是非  
之辨明焉溫而未始不理也君子立心為己而闇然之中有日  
章之美如此以其有真實之心而又有真實之功也使或不知  
當謹之地而盡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為己之心卒終於闇然  
而已何以能日章乎是故近者遠之幾也君子以我而觀物則  
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蓋遠不始於遠近不  
終於近也自者風之幾也君子以心而觀身則知風之在身者  
有得失由其所以自之在心者有邪正蓋其外如此所存可知也  
微者顯之幾也君子以內而觀外則知邪正之存於心雖甚微  
而見之身與物則甚顯蓋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知幾如此夫

既有為己之心而又有知幾之明則知其所謂自者近者微者  
不可不謹能知所謹則見於外者亦將有得而無失見於彼者  
亦將有是而無非可與入德而馴至於聖人之域矣是為己者  
入德之本知幾者其入德之門也。此章是結尾與首章相應  
所謂一部小中庸也此節言君子之學而要其德之所由進著  
也截詩不可講惡其文之著正解詩意未說君子身上文非君  
子所惡但惡其著耳惡字正見其立心處註古之學者二句正  
應此二君子之道道字皆虛只是言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  
之所以為小人也小人二句輕自闇然至溫而理言君子為己  
之心也淡而三句闇然日章之實然只是君子立心為己之模  
樣非是實事闇然指在外說淡簡溫闇然處也由其絀之襲於  
外也不厭大理日章處也由其錦之美在中而自見於外也大



凡立心為己之人不求人知無許多炫耀動人處本淡也無許多貴飾觀美本簡也無許多圭角異人本溫也然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則不厭自經緯而不陋則文自條理而不混則理此皆根立心為己發揮皆以知行貫遠以人言近以身言兼得心風以身言上行下效謂之風出身加民亦謂之風自以心微言微亦以心言不出乎近與自之外顯以身與物言不外乎風與遠也此是知幾入德重知幾上而為己則其大本也蓋知遠之近則不敢忽乎近矣知自知微則不敢忽乎自與微矣觀可與字尚未有工夫只是言其可入德耳註謹字且未可露出德字未可輕看即不顯之德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夫然則知所謹而可與入德矣然謹之事何如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之當謹也君子之實心知其當謹而致謹於此故內省不疚而有順理之體然後無惡於志而無愧怍之累此正君子之不可及者而要其所以能然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其謹以遏人欲於將盟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為人之所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為己之功也。此引詩與別引詩不同要講透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是隱微意孔昭是莫見莫顯意孔甚也此與下條俱要根上為己而知幾來蓋有為己之心必須用為己之功知所當謹必須能謹方是實下手處謹獨工夫藏在故字上內省二句作己能者看連講不可及指內省二句也人所不見有謹獨工夫在詩詞與不及見皆以獨言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夫致謹於人所不見其功密矣而猶未也抑之篇有曰相親而所獨之室庶幾不愧於屋漏觀詩之言則戒謹恐懼之功尤不可忽於不覩不聞之際矣故君子實心為己而謹之又謹動固敬矣雖未動之先而敬心常存不待動而始敬言固信矣雖未言之先而信心常存不待言而始信也此則存養之事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德不於是而入乎。上言致謹於人所不見此言致謹於己所不見也不動不言即不睹不聞也敬信即戒懼也不動不言申爾室意此時未有事而敬而信申不愧屋漏意俱在心上說看來此兩節亦不宜分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益密便了都是就靜邊說動處略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夫為己之功既盡則德成於己而化自及於人矣詩曰有主祭者極其誠敬而無怠言說助祭者成無失禮而時靡有爭蓋言顯若速於有事而下觀昭於有象也是故君子密存省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必賞之使民勸也而民之遷善者自勸焉而甚於賞之也雖不必怒之使民威也而民之去惡者自成焉而甚於鈇鉞也夫不賞不怒無言之體立矣民勸民威靡爭之用行矣即是而不可以觀成德之化人乎。此下兩節乃成德之效也亦不可缺工夫不賞不怒申無言意須入德意與下篤恭一例但此則淺些耳不賞二句平民勸民威申無無爭意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夫謂之曰勸則猶知有感謂之曰威則猶知有懼未見其化之神也周頌之詩有曰有不顯之德者百辟其刑之蓋言天子不



肅而嚴諸侯無為而化也是故君子克尚絅之心敦闇然之寔由存省而造其極會動靜而全其功至於篤恭之地焉幽深元遠非若奏格之猶可以形容也由是敬德薰蒸誠意感召而天下自平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而不見其跡豈但民勸民威而已哉夫一人篤恭於上不顯之德妙矣而要即闇然之心克之也天下治平於下百辟之刑昭矣而要即日章之美致之也即是不可以見德之愈盛而化之愈神乎。君子即謹獨之君子篤恭是篤厚其恭敬而無形迹之顯與恭已不同彼有形迹而此就德言也天下平說得廣篤恭即致中和天下平即位育也末當繳出德妙於無迹而化及於無外意然細看天下平內亦當說得好蓋亦無心之化也。潛雖至此以功效作主以敬為要其惟人之所不見者敬於將盟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不覩不聞也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化愈廣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為己之心推之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然是不顯之德未易形容也皇矣之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斯言也若可以擬其妙矣然孔子則謂之曰聲色特化民之末耳而此曰不大則經綸之迹難以擬至德之淵微而所謂不顯者末也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斯言也若可以擬其妙矣然吾以為毛猶有比類之可言則法象之粗難以盡至德淵微而所謂不顯者末也惟夫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聲臭有氣無形至微妙者也而猶曰無之則微而又微妙而又妙

非若不大聲色又非若德輶如毛而猶有倫者也以是而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則無以復加至此乃有以會天命之性而中為庸之極功矣然非有為己之心而加下學之功亦安能至是乎。重形容上要見一節深一節意宜相推說去不必截聲是號令色是威儀輶字訓輕字引來只重細微意毛尚涉於形迹也以聲色貫亦好至字當以上二字末盡其妙伴講謂以此形容未至也惟上天云云乃為至而足以盡其妙須知雖形容不顯篤恭而天下平的意思自該於其中矣按中庸一書作五項看首章是一個冒頭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第一支貴隱以下九章是第二支自誠明以下十二章是第三支末章是一個結尾也其節解即在首尾支體中而脉絡貫通於其間矣

中庸意下卷終



大學記

大學之道章

端文顧公著

大人通天下為身故其學通天下為學明德者天下共明之身也而明之自大人身始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之如何若亮之明也其工夫則惟精惟一也此一句已括括大學而又曰在親民何也人認此德是一己之德特指其血脉條理與民親切相聞處明即同明暗即同暗無一人可漏無一處可隔所謂脩己以安百姓一夫不獲時予之事也然而必曰在止於至善何見得此德無別樣明至善是本性未純是這至當不易道理吾通止於是更此善得者得此善其善明明德工夫知止焉盡之矣知止工夫格

物焉盡之矣知止的所在真是惟精惟一為君使止仁為臣便止敬為子為父便止孝止慈件件停當事事物物一光明定靜安慮中自有此真得不須物執着事安排乃是本末終始一以貫之有道也何則有本故也譬如樹木有本根便有枝葉何嘗本外生末如此開花便如此結實到得結實依舊萌芽何嘗終則無始夫身亦然自明明德之謂脩明明德於家於國於天下之謂齊治平本末終始一以貫之誠正以一是以大學自天子至庶人一是脩身為本格致以精之誠正以一是以大學明其明德也明德於身即明明德於天下矣物有本一節全為揭起一本字知得這本真然後事事物物一線貫到底更無兩個格物者格透此本每有個至善所在也如舜祇載克諧徽典叙授工虞教養各得其理真是善格物如本文好惡欺慝上下前後

左右本末內外等皆格物也自明章專言明德盤銘章將明德連親民說曰用其極即止至善亦該言之邦畿章言知止能得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聽訟即舉使無訟之旨而格物致知原未嘗矣即知本即知之至而格致之義了然矣可見格物致知原未嘗缺亡細看下文誠意幾章那一件不是脩身為本大學之道其道大故其學亦大此是千古學脈大在心體渾全處說只一明明德盡之親民即明明德於天下也親字不必作新字合下便見得天下國家是推不去的為吾性分內事何等親切此德合廣人以同明己德未明自然不能親民民有未親還是已德不明所以堯舜猶病而其學脈只在精一後邊格致是惟精工夫誠正是惟一工夫夫無非尋求到至善處若夫格致是惟精工夫鏡中着了一點疵翳至善正所謂明德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本

於繼善之性即是至善原來純粹中正一毫不容偏駁其要在於明而止之止至善正所謂明明德也至善無時不有止亦無盡頭處然學者入手之時難在毫釐有似至善而實非至善者頭路易差最難剖析故非知不可曰知是會其德之原明處也知則於德體中實見得個定靜安慮的本未止者即常靜常安常慮之謂故知止則止中之真境一現出此心本體至善無形是極悅悅悅的道理到此則心體處一奏合成了極實在的學問故曰得後章說文王緝熙敬止而無所不止是能的榜樣究竟功夫原非玄遠只要知本而已本末一物本自該末而事之終始始此本末終始一以貫之道修身為本如是也知先後則知本矣提得本處清道終有格致之義近其吃緊只在格物家國天下無非是物身心意亦無非是物一知即致一致即格如燈



照室如日中。天萬物皆備於身。此身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  
身。故曰修身。為本。身只完得明德。此身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  
上。來心。意。知。為。內。身。家。國。天。下。為。外。身。修。則。無。內。外。之。可。分。體。受。  
歸。全。純。然。天。理。親。疎。物。我。一。體。同。條。從。此。明。德。即。從。此。親。民。一。為。重。  
貫。之。故。曰。本。也。是。在。條。目。中。揭。個。本。體。末。即。反。結。正。見。本。之。為。重。  
意。

克明德章

此章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德。克湯文都是古之明  
明。德。於。天。下。的。大。人。然。吃。緊。在。認。真。一。自。明。自。己。了。百。當。所。  
謂。修。身。為。本。也。此。自。不。是。自。私。自。利。之。自。正。是。先。聖。後。聖。同。源。的。  
在。天。子。庶。人。合。脉。的。所。在。誰。人。無。自。分。形。骸。不。分。性。命。世。數。難。  
殊。道。按。則。一。克。湯。文。之。脉。絡。何。非。即。義。軒。虞。夏。的。心。傳。克。湯。文。之。

本體何非即顯。蒙夫婦的恒性。但古大人多矣。獨舉克湯文者何  
文。蒙。難。艱。真。其。德。處。晦。能。明。湯。曰。台。有。慚。德。却。仍。是。順。天。的。故。援。  
明。命。一。言。見。其。德。可。實。上。帝。何。等。光。明。碩。碩。者。只。是。虛。靈。無。一。些。  
昏。昧。到。底。與。天。命。不。相。違。也。克。開。帝。之。首。若。其。德。只。庸。常。一。何。  
以。冠。百。王。謂。之。曰。峻。乃。魏。乎。蕩。乎。民。無。能。名。然。正。是。光。被。四。表。的。  
種子。三。聖。終。可。為。明。明。德。的。榜。樣。而。明。德。原。是。我。性。中。自。有。的。明。  
明德。便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為。明。則。亦。失。其。所。為。自。矣。着。一。皆。  
字。見。千。聖。的。傳。只。此。一。脉。此。明。明。德。所。以。為。大。學。也。孔。子。之。經。應。  
與。典。誥。並。垂。不。朽。

湯之盤銘章  
新之為言。只舒露他潔淨本體出來。如日月中天。光耀常新。時  
精彩刻。明瑩。日。比。苟。日。又。別。又。日。比。日。又。別。就。是。無。所。不。

大學說

用極的。樣子。作新。新命。就是文。武。之。日。新。又。新。也。所。新。雖。在。民。作  
而。新。之。機。實。在。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作。新。者。  
鼓舞。振。作。從。污。俗。中。重。提。出。個。原。新。的。民。來。天。視。自。我。民。視。天。聰。  
自。我。民。聰。天。人。一。理。民。之。新。與。命。之。新。非。二。也。玩。其。命。二。字。指。舊。  
邦。之。精。神。命。脉。言。蓋。於。民。之。新。上。見。其。國。家。命。脉。之。煥。發。也。新。之。  
不。已。便。是。極。處。蓋。事。有。極。息。有。極。一。日。自。有。一。日。之。用。極。若。  
今。日。如。此。用。明。日。不。如。此。用。即。是。不。新。若。今。日。如。此。用。明。日。只。如。  
如。用。亦。是。不。新。是。故。君。子。通。已。與。民。與。天。無。所。不。用。其。極。字。有。  
何。境。地。可。指。正。在。用。處。見。得。用。則。愈。無。極。却。不。容。不。造。其。極。正。新。  
之。象。也。傳。者。歷。引。三。玉。樞。是。喝。起。末。句。儼。然。有。考。三。玉。樞。百。世。之。  
意。

邦畿章

通章重示人知止。文王敬止。其極則也。君臣父子等。義倫日用各  
有。個。當。止。道。理。真。是。惟。民。所。止。不。是。聖。人。止。得。吾。人。止。不。得。的。首。  
節。民。字。正。與。三。節。五。人。字。相。應。見。人。之。所。以。為。人。原。有。此。止。借。鳥。  
為。喻。只。重。人。決。當。知。其。所。止。意。知。字。即。首。章。知。止。之。知。乃。明。德。中。  
之。覺。性。也。不。待。借。文。王。以。歷。標。所。當。止。之。處。五。者。止。皆。其。敬。心。  
運。用。纖。微。畢。貫。合。下。便。完。五。全。一。分。滿。足。心。體。上。本。合。如。此。聖。  
人。恰。好。如。此。無。些。子。欠。缺。五。止。亦。只。一。止。月。落。萬。川。處。皆。圓。實。  
無。二。月。樣。是。至。善。在。心。隨。處。發。現。遇。君。臣。即。敬。遇。父。子。即。孝。  
即。慈。與。國。人。交。即。信。然。此。亦。只。完。得。個。人。身。上。事。文。王。何。以。異。於。  
人。哉。若。以。文。王。為。不。可。及。即。如。武。公。下。手。功。夫。不。從。學。修。做。起。  
乎。切。磋。是。理。欲。上。桃。剔。得。十。分。明。琢。磨。是。這。私。欲。磨。刮。得。十。分。盡。  
自。字。可。玩。自。家。自。心。自。家。脩。理。即。自。明。之。義。下。此。等。功。夫。把。許。多。



妄念私意都掃除了。而此心純是一個嚴敬。更無餘物。是謂惺惺。幾與文王緝熙敬止一般。威儀即惺惺之發於外者。此表裡自然之符。其盛德在躬。正所謂至善至于民不能忘。幾與親賢樂利。世不忘一般。世守其功。令至善而貽之謨也。世席其成業。至善而貽之烈也。優游於太平之福者。至善之流風也。安享於永賴之休者。至善之餘澤也。此就是君子小人止的所在。可見人心有止。人自知其止而已。

誠意章

吃緊說個自欺。見誠意更無別法。只不要瞞昧了本心之知。任他輪迴變幻。而真種子却未嘗斷。故誠意者在直認取本心。依着良知運用自家曉得。即自家不肯瞞過。毋字有新釘截鐵。毅然斷之。意如惡三句。正形容自欺。光景好惡起念處。是意好惡第一。

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欺。非於戒欺外別有求。惟功夫此之謂三字。正與所謂相呼應。言必如此。而後可得吾心快足耳。而用功全在慎獨上。慎獨者。慎於未有意之先。說然後戒不慊。求慊此已晚矣。惟是獨體良知。如善惡惡了。然分明一些。瞞昧不得。正須自家認取。謹嚴不放。更不作第二念頭。自然常懷無欺。小人間居一段。是其獨之積。欺正傳者。指點人處。甚是吃緊。不曰視之。而曰視己。自家肚裡。勝不過也。何益。然上而居字。都原初不謹到此。終方拚著。亦已無及。有咨嗟痛惜。覺其良心。意常人有中。外是兩截。所以有慎有不慎。君子者。中外是一。所以不畏索而畏獨。其慎獨之嚴。不論形與不形。就此幾微。獨體乃是十目十手。指視叢集之地。即欲不潔。除淨盡。自家畢竟放寬。不過惟嚴使不容不慎。能慎獨則意誠。誠意是當下工夫。就是明明德。故直以德。

與之意。是心身交歸。自欺不誠。便見出許多消沮。閑藏情狀。未慎獨而誠。便顯出潤澤康莊境界。未意。豈可不誠得。君子而不誠。意明。德一闕。即從此蔽障了。安能令此心此身。復與天地萬物同流。暢乎為此之故。君子所以一味慎獨。求毋自欺而已。

所謂修身章

正心修身。功在誠意中。茲復舉身心相關處言之。不但說心為形君。其實除却正心。別無修身法。蓋修身非修其軀殼。其空。洞。一塵不染者。也。修其靈。瑩。而遂通者也。所以喜怒哀懼之身。還養之於未發之中。視聽飲食之身。必授之以皆中之節。四個有。是。從軀殼上起念。物不化。則此心偏倚。失其澄湛之本體。故曰。不得其正。見非原來不正也。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有個影子。在鏡上。便不受照了。聖人之心。無在故。

無不在。常人之心有在。故有不在。視聽飲食。盡不得。修身事。只舉此以示例。其視以目。不以心。其聽以耳。不以心。其食以口。不以心。故不見不聞。不知味。就是粗而易見者。已全不領得。況其深乎。此謂二字。要得結意。正心修身。不粘上。二節。這在字是專。那不在。的去處。而着力。挽回意。身心無二。相正。修無二。功看。上而條。可見不正之心。邪即生。身修於何補。已正之心。身即歸正。無所事修。

齊家章

修身者。明明德於身也。身有明德。可以喻國人。可以絜矩於天下。況家乎。如身一不脩。則德體受蔽。好惡偏了。即家人之情。有美有惡。有美中之惡。有中之美。然不齊。吾俱不能以虛心照之。情之所往。而不返。辟字。從之。字生。來五辟。就是不能知處。只這眼前情事。明白易見的。儘自不能知。儘有大差大謬。而不自知。平日格。



致功夫何在引誘作証見其碑不曰人不知而曰人莫知所謂  
鮮也而節俱言身不脩如此則非惟家人不聽我齊我亦齊不得  
家了末節不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口氣吃緊正與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相關應

治國章  
齊治無他仁讓而已矣仁讓無他孝弟慈而已矣事君等不作推  
原說以此心而事親則為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為忠隨在異名耳  
但今人所令未有不喻其孝弟慈的然而卒不能喻其好非也故  
一國本一家一本一躬一身本一心一果好之而今而行今出  
手身的好則藏乎身所謂誠意也誠求而正指真心之自然  
流貫處言之若待學而能則便不誠求而後求即心誠求之也如  
方此喻諸人即不中不遠也恕之可行者誠也誠對顯言藏身於

恕則恕之熟而渾然仁體即堯舜之帥也者那與民與讓一机相  
縮藏身喻人一起相通治不越齊其故洞然故治國在脩身以齊  
其家也修其身終可以言教身不修則我無可以教家者故首節  
不可教正與後而后可教而後民法相關引詩見國之人民喻吾  
之恕從吾之帥而共興於仁讓光景其實歸結有國者身上去宜  
之者身也足法者身也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末此謂二字指  
詩所謂也與故治國不同

平天下章  
大原在於慎德所慎之德就是明德老老三句正是明明德于天  
下處而明德有同然須要緊矩從藏身之恕而出之此道可行天  
下而不窮上下前後左右已盡了天下的人了分明畫出個矩字  
模樣以見六面皆平若有一處不平便不是矩矩者不是空：按

大學說

清絜矩之源也

度有許多運量處置在下文理財用人都在內理財用人固不  
平對然天下所以不平只此兩件關用的君子平日所圖國  
事心念：只要慎德愛民自然外本而末就是生財亦  
自有大道所以天下人心並無不平好義終事其實証也用的  
人平日所議論的畢竟一件不是迂圖以貨殖為長策利民自  
那平一事不是施奪之政那一件不是惻入之貨所以天下心  
個不平和害並至無可救藥其實証也究竟用之失全由誤用  
一媚嫉相臣其人原無學問識見陋劣所以有技彥聖不為之  
而羣小狎至與利之言易入乃專利根源全由人主不能清心寡  
欲自慎其德一團私意做了不仁種種子所以民之所好惡之民之  
所惡好之亦且有國者不可不慎而慎必以德出之必以忠信是  
所以遠甚哉有國者不可不慎而慎必以德出之必以忠信是所以



中庸說

天命之謂性章

端文顧公著

人只。看。道。是。人。為。的。便。欲。各。立。法。門。故。其。教。往。來。索。隱。行。怪。甚。而。逆。旅。天。地。第。狗。萬。物。把。子。臣。弟。友。大。倫。都。棄。不。管。所。以。為。小。人。而。無。忌。憚。殊。不。知。道。率。之。性。一。毫。矯。強。不。得。性。命。之。天。一。些。安。排。不。得。脩。道。君。子。知。這。個。道。是。不。可。須。臾。離。的。道。即。命。即。性。性。命。之。理。無。息。不。流。一。息。離。道。則。性。命。一。息。斷。絕。矣。不。可。離。二。句。正。解。率。性。以。下。則。解。脩。道。脩。道。者。脩。之。以。復。還。本。性。脩。之。以。合。于。天。天。命。本。體。原。自。無。聲。無。臭。來。的。豈。可。得。而。聽。聞。不。覩。不。聞。之。所。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裡。所。以。立。個。戒。慎。獨。之。教。戒。自。然。慎。慎。自。然。恐。恐。自。然。戒。恐。慎。恐。完。得。一。個。慎。故。下。文。只。拈。一。慎。字。莫。見。莫。顯。與。十。目。所。視。二。句。不。同。此。乃。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

不。可。離。處。獨。者。車。一。點。良。知。更。無。一。絲。夾。雜。君。子。時。時。得。此。獨。體。現。前。不。增。一。知。識。不。動。一。情。塵。便。是。慎。便。是。脩。道。實。功。將。天。命。本。體。養。到。中。和。極。處。連。喜。怒。哀。樂。四。者。還。歸。天。命。自。然。一。真。自。如。萬。境。不。染。曰。中。因。而。不。拂。亦。化。而。不。留。渾。是。恬。然。之。象。曰。和。未。發。是。發。的。主。宰。性。之。渾。淪。處。已。發。是。未。發。的。流。貫。性。之。流。行。處。到。發。而。中。節。依。舊。是。未。發。的。氣。象。這。個。性。不。是。一。人。之。性。乃。天。地。萬。物。所。共。有。所。共。根。之。大。本。這。個。率。性。不。是。率。一。人。之。性。乃。天。地。萬。物。所。共。治。之。達。道。而。天。下。字。正。對。獨。字。言。大。字。達。字。正。其。顯。見。處。獨。惟。有。關。於。天。下。所。以。為。莫。見。莫。顯。所。以。當。慎。則。大。者。無。失。其。為。大。便。是。致。中。慎。則。達。者。無。失。其。為。達。便。是。致。和。即。此。致。中。和。即。此。位。天。地。有。萬。物。渾。是。天。命。充。周。性。真。融。暢。潛。伏。屋。漏。即。有。此。通。徹。三。極。的。境。界。經。綸。參。贊。直。顯。此。不。暗。不。聞。的。精。神。道。如。此。何。等。廣。大。何。

等精微又何等平。常。至。易。至。簡。夫。是。之。謂。中。庸。

君子中庸章

中。庸。二。字。不。平。中。即。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即。聖。人。也。逞。不。得。一。些。精。彩。說。個。中。庸。便。要。分。割。君。子。小。人。所。以。截。然。不。同。處。全。在。心。體。上。見。個。毫。厘。十。里。之。辨。君。子。戒。慎。獨。養。得。未。發。之。中。自。然。發。皆。中。節。時。是。中。小。人。全。無。戒。慎。獨。只。管。任。情。作。意。胡。亂。做。去。托。名。中。庸。以。逞。其。無。忌。憚。之。私。實。則。與。中。庸。相。反。到。底。君。子。中。庸。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即。君。子。即。是。中。庸。也。終。說。小。人。便。是。反。中。庸。其。無。忌。憚。處。絕。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心。腸。不。同。豈。可。模。糊。相。混。假。如。唐。虞。授。受。湯。武。征。誅。周。公。制。禮。作。樂。在。聖。人。不。過。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無。非。時。中。小。人。依。樣。做。事。自。以。為。中。庸。却。都。是。無。忌。憚。

中庸其至章

中。庸。天。下。之。達。道。便。是。天。下。之。至。道。極。精。粹。極。純。熟。乃。到。頭。地。位。愚。不。肖。減。不。得。一。分。賢。知。增。不。得。一。分。如。何。鮮。能。之。久。上。無。脩。道。之。教。故。下。多。離。道。之。民。也。人。求。之。庸。言。庸。行。之。外。下。章。鮮。能。知。味。即。是。此。節。註。疏。

道之不行章

知。是。行。之。明。覺。精。密。處。行。是。知。之。真。切。篤。實。處。惟。知。得。方。能。行。必。能。行。方。是。知。知。行。不。合。一。只。為。不。曾。體。認。自。家。性。體。却。渾。然。一。箇。影。像。處。方。何。意。見。生。個。執。着。不。覺。隨。其。氣。稟。失。之。過。不。及。了。夫。子。把。賢。知。人。與。愚。不。肖。一。例。着。煞。有。深。意。次。節。人。字。直。頂。首。節。直。說。盡。知。愚。賢。不。肖。無。人。不。在。道。中。道。是。人。之。日。用。飲。食。同。得。是。性。同。率。是。性。原。是。不。可。須。臾。離。的。何。為。人。自。相。離。遠。都。皆。昧。



浪過一生更沒一人解得明是當面錯過也

道其不行章

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自此以下都從鮮能知味知字引發議論

舜其大知章

天命之性空洞此中靈明圓照周遍六宇原無一人可隔碍所以聖人無彼無我無遠無適祇覺狂夫可擇當竟可採自然好問好察有個寂不己的意味適言發自恒人之口不經思慮未落意障已寓至理儘堪咀嚙問者天籟自鳴察者天倪自動皆本於自然而無掛碍透隔故曰好就茲問察中善還之善惡還之惡絕不留一毫意障合衆論不同之極而酌而量之泰而詳之是以有其中究竟中不自我用而用於民似鏡照物照原依物鏡體何與斯其虛明何等廓徹無間舜之所以為舜具在於此若以舜一人心思耳目求舜不幾遠乎

人皆曰子知章

予知二字正是賢知一生受病處予知即不肯居易平常常依着道理上行却一味行險弄出苦獲陷自家驅陷其中而不知辟可謂大愚予知即不能戒慎恐懼從性命中心討個道理源頭却將聰明意見擇取中庸終身無可依據之地不能晷月守正是隱怪引之而去亦真是大愚

回之為人章

中體惟一中之用有萬擇中庸者擇此善也非合理欲而擇之其毫厘之辨正在天理中同原而異派處分別出來去其不一者以歸於一此所謂繼之者善也得一善終是中庸乃為人的本體見

得本體自然戒慎不容己此便是服膺弗失實身體力行並無此子放逸能擇所以勿失勿失正見其能擇擇亦一無窮得亦一無窮服膺亦一無窮擇即博文之時也至得一善則知博之未始不為約矣服膺弗失其欲罷不能之意乎

天下國家章

上三句只是以天下所駭為難者形容中庸不可能意天下事任是驚天動地極不是做的才情意見儘可勉強馳騁惟是中庸易而易知簡而易能然一毫才情意見入不得所以不可能只狀中庸之妙與難能有別三者一裁于中庸便是至德

子路問強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性也率性則為中和一落習氣便圓於方而南北之強一則有意忍人所不能忍一則平日自負了死而無悔的念頭俱是氣質之偏學問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君子學問之功勝認得天命本正剛至健脫一切習染而還其本來和不流即是天下之達道中立不倚即是天下之大本君子性率其性而非有心於不流不倚也有道無道不變正以中和原於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變也到底只是不流不倚純是完固的精神自然有壁立萬仞氣象自然在中庸

索隱行怪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須臾不可離者率世弗能已者也只因名根不盡所以惑於新奇可喜做得半上落隱怪取名決可已得故決弗為率性謂道若廢半途直是離性失命此決不可不為故決弗能已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岍在雖欲不前自往不得工夫若透得這個真机此處剖得路頭明白終是見得中庸吾性



吾命○吾依○吾性○吾依○吾命○平常○淺○簡○原不足○致人知○亦無介○於  
人不知○逝世○與辟○世○別○辟者○必○隱○避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  
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也○不○曰○聖○人○而  
曰○聖○者○不○過○就○上○君○子○而○直○指○之○言○如○是○則○行○造○其○極○以○至○於○聖  
君○子○之○能○事○始○畢○耳○盖○勉○人○之○詞○

費而隱章

費○隱○二○字○離○着○不○得○斯○道○充○塞○極○廣○然○只○在○吾○性○之○不○睹○不○聞○處  
千○變○萬○化○皆○從○此○出○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道○該○夫  
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夫○婦○聖○人○天○地○萬○物○要○渾○者○知○一○件○聖○人  
即○是○夫○婦○夫○婦○即○是○天○地○萬○物○之○飛○躍○即○是○夫○婦○之○知○能○飛○躍○之  
天○地○即○是○有○憾○之○天○地○斯○道○活○潑○地○自○彰○自○著○于○其○間○一○毫○掩  
匿○不○得○一○些○假○借○不○得○但○在○夫○婦○曰○端○在○天○地○曰○至○還○其○與○知○與

能○之○良○即○可○以○為○聖○人○參○贊○之○極○相○忘○于○天○地○有○憾○之○大○便○冥○合  
乎○不○知○不○能○之○真○夫○婦○知○能○照○下○文○子○臣○弟○友○首○章○喜○怒○哀○樂○即  
愚○不○肖○的○人○亦○有○與○聖○人○暗○合○處○及○其○至○就○是○與○知○與○能○之○良○大  
段○着○力○不○得○處○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能○能○便○有○聰○明○力○量○到○此○處  
統○用○不○着○天○地○有○憾○是○因○聖○有○不○知○不○能○更○推○上○一○步○只○是○極○形  
容○道○之○難○盡○處○道○無○大○小○因○語○而○有○大○小○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  
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安○得○而○載○之○破○之○引○詩○與○上○節○意○無○兩○層  
特○指○出○真○机○以○形○容○道○妙○舉○在○目○前○察○字○正○與○隱○字○對○與○末○節  
察○字○一○般○察○乎○天○地○從○夫○婦○之○端○而○究○之○也○與○知○者○不○知○之○端  
與○能○者○不○能○之○端○端○即○至○也○君○子○戒○慎○恐○懼○的○功○夫○即○首○持○之○此  
故○曰○造○收○拾○到○實○體○處○將○夫○婦○曰○用○工○夫○明○個○無○上○易○簡○至○理○見  
人○不○必○求○道○於○聖○人○所○不○知○能○處○惟○率○其○夫○婦○知○能○之○端○則○日○用

中○有○聖○人○有○天○地○在○分○明○將○費○隱○結○到○人○身○上  
索○隱○行○怪○正○欲○知○聖○人○所○不○知○能○聖○人○所○不○能○也○不○知○君○子○之  
道○即○夫○婦○與○知○與○能○之○道○及○其○至○也○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  
直○可○存○而○不○論○所○以○君○子○語○道○之○大○無○小○而○非○大○任○舉○現○前○知  
能○而○六○合○之○間○無○所○不○冒○天○下○如○何○載○得○語○道○之○小○無○大○而○非  
小○任○舉○覆○載○知○能○而○毫○芒○之○中○無○所○不○貫○天○下○如○何○破○得○嘗○試  
仰○而○觀○俯○而○察○天○下○有○淵○上○有○天○其○間○萬○得○之○而○為○飛○魚○得  
之○而○為○躍○各○率○自○然○之○性○道○机○活○潑○合○上○與○下○流○動○充○滿  
昭○著○如○此○更○於○何○處○隱○藏○何○源○別○徑○搜○索○聖○人○天○地○而○不○知○不  
能○正○如○易○驚○而○躍○易○魚○而○飛○失○其○大○常○畢○竟○非○道○吾○所○謂○君○子  
之○道○夫○婦○非○不○足○天○地○非○有○餘○端○倪○具○足○分○量○分○量○不○離○端○倪  
元○所○不○可○知○可○能○而○實○莫○窺○其○所○以○知○所○以○能○夫○是○之○謂○費○隱

道○不○遠○人○章  
道○即○在○人○身○上○是○即○物○即○則○者○也○非○有○取○而○則○者○也○所○為○人○子○臣  
弟○友○是○也○終○日○言○而○不○離○乎○是○終○日○行○而○不○離○乎○是○何○必○遠○為○遠  
為○者○非○道○者○也○非○道○而○并○以○治○人○是○強○人○以○不○願○者○非○忠○恕○之○君  
子○也○君○子○以○人○治○人○是○復○其○所○以○為○人○也○改○者○得○其○所○以○為○人○也  
道○不○遠○人○得○其○人○即○得○其○道○止○者○即○此○是○道○之○意○勿○施○正○為○道○之  
事○而○以○己○之○不○願○為○則○故○曰○其○則○不○遠○子○臣○弟○友○之○求○即○不○願○勿  
施○是○用○力○處○求○者○求○極○其○願○也○庸○德○庸○言○兩○庸○字○正○是○中○庸○之○庸  
正○對○遠○人○為○道○者○說○不○足○有○餘○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不○足○愈  
謹○愈○見○有○餘○故○益○勉○益○不○敢○盡○不○敢○即○首○章○戒○慎○恐○懼○有○此○心○神  
相○攝○自○然○言○行○相○顧○顧○行○是○言○之○精○神○全○在○行○處○顧○言○是○行○之○精  
神○全○在○言○處○內○外○合○一○之○學○君○子○所○以○進○於○誠○也○故○曰○慥○慥○想○胡



不爾口氣俱是退步直道不遠人不得泥贊美

不遠人即不遠于臣弟友之人也人認以人為道君子直以人  
治人適復其所以為人而止此忠恕之事也若責以過高難能  
之行已必不願人亦必不願從來君子之道四是施諸己而已  
願施於人而人願者也今通天下人豈有子不願孝臣不願忠  
弟不願悌友不願信者乎言此為言行此為庸行正須以忠恕  
實心於有餘不足處着實謹勉子實成其為子臣實成其為臣  
弟友實成其為弟友胡不慍不真切完全自家性命者耳於  
此見索隱怪一生功夫都無着落

### 素位章

身之所居為位位不能無得失要於吾身之無失耳無失莫如素  
素即是中庸即性也率性則素位而行矣起念不依本性便是願

外此性入富貴而不淫入貧賤而不移入夷狄患難而不驚天不  
能造我榮枯人不能司我順逆廓然平易坦然高明君子而為通  
天地萬物為大身者也故曰反求諸其身自得之自正己之已絕  
來一個身字不得之外而得之內故曰自得自得者我做得主宰  
起也把柄在我惟我所置若外物做主便是得物之得却有一個  
失來相對也正己正是自得來由從君子平日學問功夫上看只  
是正己毫無外何等簡易所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俟命不在  
易居之外此正無入不自得處其俟命不是一味任運自家沒了  
主宰功夫全在正己上故又出反求諸身與正己相應射者之  
反身正其正己君子之正己正其反身皆從源頭上着力此之謂  
素位此之謂居易  
正己反求乃君子為己實功連素位而行只作見成說素位中

有沒素意亦有素定意蓋道理具在當身只此一箇中庸隨位  
而值素而行之雖變化推移不同要皆行吾身內所當行與身  
外絕不相涉所以無入不自得內非得外也世所謂得必因  
於求君子正己不求己時是正乃其然自得也以故援  
怨尤險倖都忘而常居易以俟命其實得無所得因何有失  
即失於正之內還須自求自正自得自正無可於其外置一念  
想惟是射者失正求身念頭直將君子心腸繪出

### 行遠章

言端而人即端局之言察而人即察馳之道幾不得其自也  
則証之君子而君子之自并不可得而執也則為言辟如大約學  
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懸空超脫者可入行遠只自適處行  
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亦何漸頓之有即

如父母妻子兄弟提是人倫日用之常只就家庭克諧便是宇宙  
太和景象

君子之道高遠卑通原是合一其工夫必自卑通着加故步  
踏實如樂妻子翁兄弟順父母平日常只在實地上着精神  
一團太和元氣盎盎庭闈即此是中極致即此是位育境界  
然則自適自卑斷然如此君子決不虛驚高遠也

### 鬼神章

鬼神道之寓也贊鬼神正是贊道天地間無處非鬼神無處非道  
體物不遺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即祭祀而鬼神體祭祀即承祭  
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若  
或使之則人心皆鬼神也連那齊明盛服處亦驗其不遺處如在  
上而上不遺如在左右而左右不遺引詩正引容無不在之意通



贊德之盛誠即在人而誠成物也誠生鬼神誠合德於人同德於天地而鬼神有不誠之理鬼神誠則知鬼神者也物不遺於鬼神而鬼神又不遺於誠者也鬼神誠則知天之下物無一非誠夫微之顯非言其微也言其顯也實落有耳更將夫字宕起正打着鬼神之神之威處鬼神一庸也

自索隱章至此皆明君子之通明白顯易即如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天下之極玄微者矣然而顯不可掩如此是皆一陰一陽伸至歸藏與天下人心共發其靈乃實落道理何待強索蓋鬼神一中庸也

大孝章  
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者莫非其孝之極際故曰大

孝本是庸行然孝至於舜便致得無限好處來惟其德為聖人也德亦只無忝所生種諸福都是德中該得的聖人不欺自必但一意脩德自然件件完備合四個必得有分明有萬學中重稠疊無己之意即生物可明必得之理可見有德者天一定要培他的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義也此德字起末句受命之德受祿而佑命申即天之培也此命字起末句受命之德受命而必於受命者也格天即格親受命於天惟舜無作也受春於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父事天子舉舜作一榜樣贊其為天下古今所不常有末句看一者字不粘定舜說

德為聖人典稱潛哲文明溫恭允塞其實不過率天命之性立中和之極無他奇也此一件便該得舜之大孝至尊富饒保祿位名壽乃大德中自然有的在世人看做奇特事在聖人若固

有之只看得極平常事故結云大德必受命言受命固所以成舜之大孝總來只成舜之庸德

無憂章

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以承之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以開之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曰惟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克一戎衣而有天下豈不是大拂文王心者易侯而王另起一番事業分明是改創的夫子却叫他續緒直將觀兵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套事會成一片心而征誅之業竟與大舜同一受命尊為天子四句在舜言諸福畢集在武言大有作為文王所當為者王季先為之文王所未為者武王又必為之若沒有武王則大勳終於未集文王猶有憂也然使有武王沒有周公則制作欠缺處多不惟武王事未終而文王子

述之處畢竟未曾了得亦如王季之憂也故又揭出種成德處祀典也莫禮也喪服也俱在天理人情之至上制出來故曰德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也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即中達字一則自上達一則自下達上已暗伏下章達孝意在內

聖人之憂提是為天下後世之公心前後應作述之事而前後人不能作述可憂也凡前後不應作述之事而前後人浸作之浸述之可憂也惟文王寬然於前作後述之間而獨自盡其道以承先而啟後還顧天下後世當吾身而真可無為真可無歉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至武王續緒而適有一戎衣之事則述也而兼作之任憂乃在武王矣當時為天下所欲為故顯名不失而尊富饒保宴然若未嘗有革命之變是武王自盡武王之道也至周公而適



承受命之終則述也而兼成之會憂乃在周公矣當時為天下所不得不為故禮樂作而文武之德成自先公以上諸侯大夫以下皆曲盡天理人情之極是周公自盡周公之道也

達孝章

武周盡倫盡制那一件少得那一件不該如此合幽明上下提是其孝心所通錫然無涉無礙故曰達人志人事不必定有是志有是事其隨變通不疚於我的志事即不疚於前人事事提自其繼述處善體貼出來繼述不盡於祀典祀典特其大者春秋二條一時事踐位即直提上文正見繼述之善起先王於今日一般孝之至也與其達孝矣乎應通於人曰達盡於己曰至末郎正提明達字意以歸束一篇大旨禮以義起義以時宜郊社禘嘗之禮圖融活潑無處不推廣得去即此治國明經濟深作一團

正聖孝之達於天下處由上文達祖考達子孫臣庶合之達天地達乎其先達天下萬世治平之極無非武周與心合氣周旋曲折要之至善而後已真是天理人心同然之妙所以為達孝

表公問政章

文武之政全從他心上惻怛至誠處發運出來如蒲蘆含有生理一般生理存即人存生理亡即人亡故緊着仁者人也一句試看五達道存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摠是這個人試看九經存個親也賢也大臣孝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摠是這個人試看天地間許多人是是一團生理流行活潑到處聯屬故曰人道敏政若人各其人便是仁不仁那有義禮不仁那有知勇如何行五達道如何行九經行處只此一處一者何也曰誠也誠為天道故不可不知天誠之為人道故不可不知人合學問思辨行盡人以達天

只完得個肚腹其仁的本來果能此道正果然能化人道敏政也明就是知之一強就是成功一隨你愚柔的人無不知愛其親故章中說思事親說順乎親正見親親為大此所謂為仁之本和立而道生也於以治天下國家何有

誠之者人之道也是通章綱領文武之人只是個誠身之人故其要在脩身脩身之道在仁就是仁連德行達道了義禮俱仁中條貫宜字貼人字說義豈有個定體只人之心自己恰適處便是等殺處即是禮自然秩叙如生成一般一毫加減不得非天而何說個天字則人之與身定有根源印合的所在蓋知天是脩身源頭正所以行之者一的意思又臚列出道德中許多名目來件件歸併在吾人身上正要學者在天命源頭處着加夫行之非難即因勉之人能好學能力行知恥便近知近仁近勇了未遽一之須求

近之既曰近之自能一之知斯三者以脩身知此身原是知仁勇之身以行達道的知得徹時則以身取人舉政天下國家治理俱從此做出天下國家以九經治之九經之效實效也九經之事實事也故所以行之者只是一誠誠身工夫由於明善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常人之迷却本末所以離真遂妄若當下識得本心則真性自然顯露明誠即知仁之謂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其在中心矣反身而誠渾然天命之本然便歸之天道不思而得其善之悠然而心處不勉而中是其善之安然恰合處天道原即從容聖人合天只是純亦不已耳指在人天之天不指在天之天可見誠乃生人之根汨沒不得泰透至善之理寔一行之至若果能此誠之生人道便合了天之道便是文武之身一般則其人存而政舉矣



性即天命之性。指人的本性言。教即脩道之教。指人盡性的方法。分別個性教出來。正欲學者由教而得性。只有此誠明即性中不滅之靈光也。從誠入者。合下就誠。從明入者。亦求到那誠處。誠則明。是性不得教也。明則誠。是教不得性也。不平對語。氣重下一層。

盡性章

天命之性。不過一誠而已。誠是實體。性是虛體。實體十分具足。無一毫損壞。為誠之至。虛體十分圓滿。無一毫欠缺。為性之盡。其實誠即是性。誠之至即是性之盡。至誠盡性實。做中和位育等事。若天地無聖人。人物之性必有未盡處。化育便有缺陷處。至誠無人已。物我之異一盡俱盡。即天地化育所不及。皆至誠補之。所以

與天地參。三個盡性。固是合一。然是有實事。

致曲章

句。與上節相照。次字照上。至字蓋誠之不思不勉者為至。而誠之未遽至者為次也。曲字照上。性字蓋性乃誠之本體。曲則性之端倪也。其實曲即性體以未渾全。故謂之曲。致字照上。盡字蓋則一舉而性分以畢。致則漸充而求復其性也。致曲中大有擇執功夫。致曲之盡。即曲能有其誠矣。盡人物贊天地至誠者能化也。由形著明動變而至化。正是漸。致極處化其動變。所由來併化其著明。所由出已與人物共渾一誠之內。致曲者亦與至誠同。則是天能者能人。能者亦能也。盡性者盡復性者亦盡也。即及其成功一也之意。

前知章

至誠之道。即天之道也。至誠不言。人而言道。最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則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妖孽亡徵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所以者何。即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著龜四體之源頭處。善不善與禍福字有辨。禍福未至也。連那善不善亦在隱。隆之間。善幾先兆即合着。繼善之性不。善幾先兆即連着天命之理於此。先知默。幹旋信。惟至誠能微。隨見得亦惟至誠能極力做得以誠體物曰神。以道通神曰誠。誠也。神也。提之一道。

自成章

天命以來。自性本體。真一無偽。乃吾所以自成其人。於此有率性之道。乃吾自家責任。實落該做一毫無可推諉。你看天地間物。吾

性皆備之物也。那一件少得誠的誠者是物徹終徹始聯絡無盡的道理。不誠即有始無終物之真脉從此斷了。是以君子貴誠見得誠與物貫再離不得。須盡自道功夫。誠者不是成了已便罷。所以成物也是這個誠。物我皆成已合萬物一體以成已。是其仁物本吾心徹照以成物。是其知成物之知。須從成已看出來。蓋洞見已之即物而成物之理。即在成已之中。揔來德體渾同一性。分不得孰內孰外。合字固是性體亦根自成。自道功夫來。本性既合外內仁知而自成。自道者又能使所合者不離。直遊於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初時。闔時闔時消時息何時而非中何措而非宜終不合時便是已私便是。不誠時者誠之實際也。此自道之妙。所以終始完其自成之極也。

無息章



大哉誠乎聖人而致功用之極天地而造之誠  
合外內之謂微使吾心有一息之不在而使天下有一物之不得  
其所以皆息也息使不能不己無息不專以靜時言事來即應時  
即化渾是一團生意說至誠無息之微極之高厚悠久俱誠之精  
神透現處而盡而問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真是無物不在  
覆載成中而絕不忒一些知識不著一点安排至誠一天地也說  
天地生物之盛極之日星河出草木何所不有卒莫測其所  
以然而悉歸於不貳不貳從為物處想見之一真然運豈容纖妄  
參入為亦無為是為生成之根天地一至誠也人但知天地至大  
至誠人也未必能與配合及勘到於穆不已之命不顯之德之純  
至誠直與天同運並行共一不已是其所以為主宰處並無絲毫  
間隔何待比擬而後合哉

尊德性章

道非聖不大使知非人不行聖人之道本原於天命而顯設於典  
禮原從天命人心自不容已處流出經之緯之委曲詳盡禮儀  
之不得不三百也威儀之不得不三千也皆其自然者也此三百  
不三千即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中有一缺漏不完之處此優  
優充足所以為發育峻極之實際此道之所以行也道本具足自  
性然非至德則性體浮散自然翕聚道體不來所以要做工夫修  
德尊之者正求其至也功夫在道問學上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  
與新學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教  
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精微等俱虛字只禮字是實字  
禮非外飾德性本厚自然具有許多節文是禮儀威儀所由來三  
百三千所由生也厚之不教雖有煩文繁節不過襲一切虛套與

中庸說

德性了不相涉而禮始畢矣故厚乃所以為禮敦厚乃所以崇禮  
敦字正與疑字相映崇者合於德性而尊也惟德至而道行上下  
治亂都是性道周流之處這性中一点靈光朗然獨照隨物賦形  
拈起使用不煩思議不待湊泊渾然一天命之初保身者保天地  
萬物之大身也

自用章

天下之所奉者天子也位非天子便是賤與德非聖人而為愚者  
一般愚賤不可作禮樂則生今之世即當以愚賤自安也好自用  
便是好自尊之人自用自尊便是生今反古之人所謂小人而無  
忌憚也豈知禮度文必稟於天子立章程定品式裁其器數等第  
之宜正其點畫聲音之外皆天子事也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  
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玩今天下三

字有提醒當世意我周之典章猶在所以有位無德與有德無位  
者皆不敢有所作難以夫子之聖且不敢冒自用自尊之嫌况他  
人乎今用之與今天下相照言天下尊周之制故不從夏殷而從  
周因其時也其實從周那舍却夏殷斟酌夏殷之禮以為損益之  
定制尤得不倍之神者也

三重章

無微之身過知身也不尊之身未來身也曰本諸身便知其為現  
在持世之身矣身是有三重的本子和知天知人是本諸身的精  
蘊惟知天知人斯本諸身者盡善天地可參而何疑於鬼神三王  
可四而何惑於後聖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  
輔相乎天地可也謂鬼神設可也謂我淺鬼神之秘可也謂我  
率由三王之舊章可也謂我損益三王而得其宜可也謂我立千



聖之大法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皆傳我之精可也。到此地位自無過動無過言無過行遠近信從不待言矣。不曰天下道君子而曰世為天下道云云。口氣仍歸到君子身上。君子本不欲干譽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正是徵諸庶民而寡過處如此渾承上文并世道世法世則在內即無射無惡意。提指制作盡善說。

祖述章

堯舜精一之道即為文武緝熙執競之法。堯舜文武之道法即合天時水土之精。仲尼不是一。摹倣拘守蓋會帝王天地之精神而融之一心自然為道為法為方為圓各通其脈各用其極。天地覆載萬物仲尼履載理同一包舉被冒錯行代明重錯字代字有仲尼而道常行常明如四時日月往來不窮也。提說如天地天地

有小德而流其教為物之弊為道之倫焉。其斯以為不害不悖也。有大德而教其所流為物命之為道之本焉。其以為並育並行也。須認得不相害悖是言天地非言物與道易簡妙動靜之機而一神兩化以盡其利。乾坤係性情之德而日新富有以成其能。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必再贅仲尼所以為大已彰。畫出一個真仲尼。

至聖章

至聖原本一性聰明五段即就性體中摹其天德渾全有如此者。正不待見之作用而本體之用已無不具足了。傳傳淵泉繫承足以字時出在體不在用。五德川流從一源發脈其聲名非起於敬信悅正目今未至足中洋溢出來至聖配天原在不顯之德之純但德不可見者到莫不尊親真是太和元氣渾融流動無一些

滲漏則配天之義了然矣。

達天德章

惟天下至誠固聰明聖知者也。達天德者也。所以經之綸之全是天下之大經所謂聖人倫之至也。是盡性作用處經綸之妙全根於立本是天下之大本。即是天命之性所以化育者也。至誠妙契太極動處即化育之陽靜處即化育之陰相為出入渾然流通故曰知是會着性的源頭說到心通天地則全是太空運用焉有所倚凡有倚是見聞覺知無倚是聰明聖知有倚是假無倚是真實不虛所謂固也。此等脫淵浩之境知識意想都無所着豈賢知慧巧所能知故惟至誠知天地亦惟至誠知至誠

入德章

闇然之道即是中庸之道。其味其文其理絕無些子增飾其用功

下手處獨知近自之幾而操其鍵於微顯就在教中知得微顯合一則戒慎恐懼之功自不容已。三字都是闇然中之覺照非是見虛悟實由體認中來此德即不顯惟德達天之德也。達天德即是無聲無臭地位而無聲無臭之德只始於闇然一念則曰入德闇者人之所不見也。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將長力無及矣。不動不言闇之寧一也。近自微所以愈謹愈密也不賞不怒闇之收攝也。風遠顯所以自變自化也。為則闇之極平則章之極而提歸於所不見也。若夫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收處焉。恭而于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



語孟說略上卷

無錫顧憲成涇陽氏輯

學而時習章

論語一書乃聖人言語與大學中庸孟子不同大學一書必是帝王統做得中庸孟子論道理精微處必是聖賢統會得常人皆有所不能也聖人之言高下大小皆宜即如學而時習之一章常人亦做得以之為聖賢亦只是如此其餘所記莫不皆然語上而不遺下語精而不遺粗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徐敬修

弟子章

餘力學文亦我也專務於文我亦文也薛畏齋  
賢賢易色章

前章謂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子夏之意子夏謂能是四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反而觀之則不能是四者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學矣子夏之言亦未可盡以為有弊徐敬修

君子不重章

先正謂人最怕氣輕氣輕最害事不重即是氣輕惟其不重則志氣內亂精神外浮所以學亦不固荆川先生云學問之極功雖足以變化氣質而氣質之不美亦足以為學問之累是也徐敬修

子禽問章

或與或求易之義求則得之事之常今云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但有一得字不見其所謂求亦不見所謂與也徐敬修  
聖門學者淺深造詣雖殊宗旨知本則一蓋皆不求之人而求

之已所謂不在人分上做功夫也陳亢之疑只為信不及此渠但見得當時黃緣攀附之輩乘危僥倖之人多少貴心勞力曾不足以動邦君之一盼而夫子輟環周流所至輒蒙尊禮下賢圖治之主知其不多望於天下而以為夫子之必有求矣此處若不明本須與他理論之楚時夫子如何不曾求之齊時夫子如何不曾求周羅對證如辨是非不但夫子之心跡未易以明而學問之旨亦終於不明白矣子貢却達此也故不與他理辨是非直從夫子身上點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渾然太和元氣盎然通理黃中善戲謔兮直認夫子作求只是異乎他人之求之不曾在人分上著半點精神耳至今千載而下讀之猶可想見其氣味多少深厚其識趣多少高遠其度量多少寬洪其感

乎多少神妙詞說不繁意有獨至豈獨夫子直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脉線只是一個異乎人之求之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已矣後之學者只不明此所以高鶩虛玄卑流功利抑誰識溫良恭儉讓之透體露心渾然一天之命者乎李見羅

禮之用章

和為貴之和和於理知和而和之和和於情和於理者與禮為一者也和於情者與禮為二者也有子所言是當時二弊周末煩文勝質不和於身心使人不安夫先王制禮之本意當時有一等人如莊周子桑扈之徒以為禮之體和而已矣不原禮之本却於情處求和一任情做去遂至流蕩忘反都與禮不相湊泊如西晉風流一般則禮法大壞又不如周末文勝存得此禮



之祖述在由此觀之流與離均之失禮之本而流之害則甚於離矣故聖人雖教人興於詩又必立於禮乃成於樂夫善善惡惡之真心乃天理之本然此固是制禮之原然必有些把捉處使情意不流然後善端涵養漸成熟有子此言所以救流與離之弊也程子所謂敬則自然和樂亦是此意薛畏齋

君子食無求飽章

不求安飽是為學之根原敏事慎言就正有適是為學之條目這個條目當時凡為學者皆如此只是安飽念重根原處不潔淨雖去敏事亦是勉於外雖去慎言亦是強制於口雖去就正有道亦見他不到只學得他皮膚而已如此去學學雖同而非求之於心者也安得謂之好學乎薛畏齋

貧而無詭章

病痛都掛搭在氣質上若無氣質亦無病痛以其無掛搭處故也貧而樂富而好禮氣質消融者也氣質既消純是真性真性之中焉嘗有驕詭來無詭無驕是子貢氣質未消而禁其詭驕則病根終在先儒所謂以石壓草者也薛畏齋

詭驕是氣質上受病氣質聽命於心若心作得主不使放心邪氣得入則詭驕無從而生而貧富之來皆吾性分中物矣夫子此言是扶本塞源之論省氣力的功夫如子貢所為費多少力惜不足以語此同上

子貢引詩非以是問於夫子乃感悟自嘆之詞徐徹強

詩三百章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今人多疑此句未妥陽明先生以為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詩不刪鄭衛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亦未必然也徐氏曰古詩三千夫子刪之為三百蓋十而存一使果男女淫巧鄙褻之詞亦不刪去則所刪者為何等語耶古詩如今之歌曲里巷狹邪妖詞豔語類能使人溺心蕩志不可收拾何曾見有懲創者朱子後來判定楚詞宋玉神女之賦登徒子好色之賦陳思王洛神之賦亦皆不錄而謂夫子錄淫奔之詩以傳世豈其然哉故鄭衛諸詩說者紛以為只從原序他有所刺為當雖言有涉於狎暱者不害其為主文而諷諫卿大夫亦可歌之朝會燕好亦可歌之亦是情性之正無戾于思無邪之旨若以其詞涉狎暱概指為男女

淫奔相贈答之語則不獨鄭衛即如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亦詞涉狎暱而不得謂之無邪矣詩在六經別為一教須得之於言外此言似有理於夫子思無邪之訓更為直截馬端臨論之頗詳可并觀之徐徹強

吾十有五章

此章是孔子自述其一生之學在諸弟子不能深知亦恐不能描摹到此蓋衆人有衆人之學學在希賢賢人有賢人之學學在希聖乃聖人別自有聖人之學學何為哉合於天命之初而已此章書者來只重知天命一句便了也志字學字不惑字皆言下學所以希天上達之事既知天命矣何思何勉乎耳順從心只一團天機融貫窮神盡化處雖云聖人天縱不假學力然



心靈湛如比之吾輩倍加兢業。如有細工夫。雖云直入聖域。不須層累。然心境歷然。比之吾輩大有精進。如有細程節。今人心上學力高一層。其苦力精進。尤加於他人。則聖人之自知必獨有至處。故自稱曰世莫我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思子云。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其際淵乎微矣。昔程伯淳言。十四五時。便思量做聖人。乃孔子十五時。便思量上學堯舜。近學文武周公。折衷百王。旁收羣籍。為萬古乾坤定一大中繩尺。此乃是孔師之志。孔師之學。而規規如所云格致誠正。志乎大學云爾者。此非知聖人之言也。志學如此。將這萬古大中之衡實能出頭。在千聖座上。把得牢定。此乃孔師之立。非吾人所謂立也。把得權衡定後。自能貫串萬品。透徹精微。一絲

不謬。此乃孔師之不惑。非吾人所謂不惑也。如此精勤四十餘年。則天命在我掌握矣。乃知從太始以前。有此混濛物。方能開天闢地。放出萬古世界。與我性靈一般。自然流轉。何嘗有一物之不備具在我者。又知人世上安危治亂。人物種。安全生養。皆混濛中分出。自足自圓。與我性靈相通。徹補救裁成。一一皆性中本分之事。並無一物放閑在範圍之外者。此知天達命。天人合一。物我同源。古今不隔之大宗指也。孔師到此地。愈神愈妙。縱耳之所聞。經訓羣言。皆天命之注疏。即鳥語泉音。靈根盡透。縱心之所欲。經綸刪述。皆天命之矩度。即身律聲度。左右皆宜。何聞之逆。而何矩之踰乎。故曾子得之明明德於天下。收之以繫矩之道。子思得之合天地。所以為大收之。以上律天時。然

則孔子時中。不出一律字。平均天下。不出一矩字。故吾師之學。雖超玄入粹。無聲無臭。而無一不歸之大中。至正之矩。雖進退千古。自立銅范。而無一不約之三綱五常之律。洋洋乎至今高出二氏百家上。為生民日用之所必資者。其矩矱而律度定也。辟之天焉。日月四時。不差一杪。草木果實。不差一候。元氣混濛。間至精至密。惟吾師之道之學。天壤與之同符。豈虛乎哉。嗟乎。大聖人之學。每一年一進。遂以七十年立此道於天壤。想其晝不食。夜不寢。發憤汗背。大苦心矣。故每十年一倍神。未吾輩之學。朝更夕怠。日作月輟。未嘗有十年不變之功。加安得有十年大進之心境。此余每一思之。塊汗不覺沾裳者也。學聖人者。無他。一意以天命為宗。併力向前。致。焉終吾身而已矣。沈長水

常人之學。只是口耳於學。聖人之學。却是志於學。口耳於學者。他所學。只是資得口耳。聖人之學。却是培養吾之良知良能。耳目感觸處。無事不與吾心相通。盡天下之事物。盡吾之見聞。此心此理。無不與相湊。培養日久。良知良能。日充。成了一個大人體段。如赤子之血氣充足。而能卓立。故謂之立。既立之後。則事物之理。備具於我。而耳目口鼻應用。都是一理。感通無少疑慮。故謂之不惑。不惑處。猶有知也。還是屬人到知命處。則無心無心。則無疑處。可言其動處。乃是一理流行。知天命之默運。而四時行。百物生。蓋大而化之。與不惑以下絕迹矣。耳順從心。俱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見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



是一個理不感以下看得力知命以上着不得薛畏齋  
志從心生心學乃能志於學不是心學只是口耳於學聖人十  
五歲以前小學事都是實心去做所以十五而志於學見得天  
下之事無適非心志都通得去亦是他小學時養得心明故也  
常人小學只是習其事誦其文而與身心不相湊到大來只  
是粘皮帶骨雖目謂無所不學其實與志不相通只是增得些  
助襲辨博而已同上

孟懿子問孝四章

前二章告大夫一是循理一是守身其辭婉後二章告門人一  
是敬親一是愛親其辭直徐倣

吾與回言章

呂涇野曰夫子於人有不可與言者有欲無言者有與言終日  
者自有許多等級不似今人逢人開口便道一貫也又曰要  
知終日所言者何事徐倣  
要看得發字意如所謂發者如草木生意充滿勃鬱於中而暢  
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  
可同上

胡氏曰此一發字最有功夫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情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此時兩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  
之物經時兩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  
聖人之蘊教萬世於無窮者顏子也同上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口耳皆心也起予助我心亦口耳也

泥口耳則非心離口耳亦非心學者當有得處薛畏齋  
聖人無異教其與回言與他人言都是一般至領悟處存乎其  
人耳但平日以口耳為學者悟之以口耳只是說過於身心無  
得故曰助我曰起予若以心學者悟之以心心言皆得之於心  
言與心不相背何言之有故曰不違如愚曰語之不惰曰無所  
不悅吾與回言終日不違是聖人無言處亦足以發是顏子有  
言處知顏子之有言則知聖人之無言矣同上  
違者心不受也平日不是這個學問故不受之心也惟心學者  
無所不受顏子是也其餘或待其能受而後告之曾子是也或  
扶出他不受的根苗而後啟其受若子貢是也這不受的根苗  
諸弟子通病但子貢其後猶能受其餘則終不受耳同上

君子周而不比章

夫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易卦乃有曰比曰同者何  
也蓋易之比乃一陽為眾陰所比而陽居五為得其正是其比  
也乃所以為同同人乃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陰居二為得其正  
是其同也乃所以為和徐倣

學而不思章

學而不思是謂徇物徇物者不通於理口耳之學也思而不學  
是謂絕物絕物者不安於身心空虛之學也學術大蔽只此二  
端而已薛畏齋

攻乎異端章

愚嘗謂有天地以來百般學問皆起春秋戰國之時不惟中國



有許多人出來維佛氏亦生於西方此亦天地運氣之一會也  
所以後來有咸陽之一炬徐敬弦

### 由誨女知之章

子路是個聰明才辨的人他於事物上都信口說得去若反求諸心有多少不安者在夫子若欲事之救正如何費得許多加故就他根本處教以知之之道根本者心也蓋在耳目上論必以無所不知為知若在上論只是知得知與不知處是知既不知處亦是知則雖一無所知而吾之知固在也何必一於知也若必以無所不知為知而於其所不知者亦強以為知是以耳目役心知愈多而心愈疲力愈勞而知愈遠矣從此有蔽之知做去有多少害道在如以正名為迂如何成得國以治民事

神為學却不誤了子路若此者皆由他平日以無所不知為知連那心上的知與不知都不知也故夫子指出知之真切處與他說欲其反而求之曉得知心之事反求諸心則知不知處都瞞昧自家不得而於此等語自不敢說矣不禁之禁也齊長凡心地明則聞言皆受益若心地不明雖聞言只作平常說過或因而後忘忘心夫子此言亦為子路受言之地也同上

### 子張學干祿章

聞見豈能悟心自悟於聞見則有之譬之飯食然有病之人一切美飯食皆成痞悶然飯食妄罪彼自有病耳若無病之人飯食便能消化自然膚革充盈徐敬弦子奚不為政章

方山先生曰昭公為季氏所逐竟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墻戊辰定公即位又從季氏之役葬昭公于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兆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意者其在是時也及觀其為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則其初年不仕之意可知也徐敬弦

陽貨懷竇迷邦之問想亦與此同時初年則人疑其不仕晚年則人疑其不隱夫子之心亦無以白於天下矣同上

### 子張問十世章

聖人一言盡古今之變暴如秦亂如五代夷狄如胡元而因革之大致不能易也徐敬弦持禮字當是指隨時制作之禮聖王迭興雖各有所制作然不

能不用前代禮文而損益之如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又曰周監於二代皆指禮文不指三綱五常以三綱五常為禮不知馬氏何所據也同上孔子言所因所革世百世可知孟子言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皆萬世不易之定論同上

### 見義不為章

昔夫子有感而歎吾未見剛者或對以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只此五個字斷盡了天下人夫錫多則卷金且失堅豈有慾而能剛之理又嘗觀慈湖之語西山也曰希元有見道之心乃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西山愕然請問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耳功利中人如油入麵絲毫縈絆力敵萬鈞雖有關



於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如一指蔽目泰山為之不見矣此孔子所以謂見義不為無勇也推原其故豈有他哉則以秉志之立操合下來不曾判決得清楚以致當機履局不免難於利害而計只一難於利害便是兼帶了世情而義之分數畢竟輕利之分數畢竟重矣雖欲勇於為義其將能乎伯夷非所謂聖之清民到于今稱之者乎然一頭放着個千乘一頭放着個餓死甘守餓死不顧千乘此其節所以竟立比于非殷之宗臣孔子之所稱仁者乎然一頭放着個國相一頭放着個剖心甘棄國相直趨剖心此其道所以終勝他日因子育不得已之問謂於去食去信將何所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嗟乎此可以斷千古為義之勇矣古稱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等死

耳何以重比泰山則天經地義之所維持也世道人心之所同幹也此其所以重也則伯夷比干是也等死耳何以輕比鴻毛則狗彘蠅營趨利趨名往而不知返也合汚同流朝昏苟度如鳥獸草木之等時漸盡而莫知尋繹也此其所以輕也則千駟之齊景萬斛之元載典彝之崇者皆是也彼其初未嘗無擇也特其甘棄義無利之有獲也畢竟所獲何多甘處不義謂害之可避也畢竟害孰為甚此愚所以謂果其求仁而得仁怨亦是仁果其欲仁而得仁貪亦是仁必如是而後可以判見義必為之勇李見羅

孔子謂季氏章

先王制禮樂以正上下杜陵儻豈能人而禁其不為亦是各

人心中自過不去故不為也只這過不去處便是禮樂之本原人極所以立者賴有此耳若此心一喪則誰不可為者所以季氏至於僭八佾為忍心之甚也尚何禮樂之有薛畏齋古之亂臣賊子至於弑父與君其原皆生於一忍字夫子於季氏特以是可忍也責之蓋亦誅意之法也徐敬修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繞耳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繞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無其視尺寸之士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潦暴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士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

之命係於尺寸之士焉尺寸之士可以過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同上

三家者章

謝上蔡云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為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諷魯之詞婉美取於三家之堂譏三家之詞切徐敬修

朱子曰使魯不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此程子所以獨歸咎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按魯惠公請郊禘於平王平王許之然尚未之舉至僖公之末年始舉之此見於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之矣是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



受也。夫成王在襁褓，周公遂以道義教之，伯禽同學，亦與聞之。古今所謂聖賢之徒也。曾不知名分所在，遂以之賜以之受乎？大抵東遷之際，王迹熄而綱常紊矣。故惠公敢於請而平王遂與之。使誠為成王之賜，孔子之春秋可據也。歷隱桓莊閔僖凡五公幾百年，至僖公末年始郊，又以不吉而罷。何其疎濶如此。魯頌閔宮亦誇誕之詞，但足以證郊禘非成王之賜也。其二章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下章惟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未嘗言賜郊禘也。此下即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以往郊廟。而已。即此觀之，可見僖公以前未嘗郊封伯禽之時未嘗賜也。使為成王之賜，宜世行之。何直至僖公而後舉，叙封之詩山川土

田附庸皆及之於郊禘獨遺之耶？同上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若知泰山之不當旅，則知君之不可僭。此聖人開導之微機也。惜冉有不足以語此。薛長齋

季氏旅泰山是自欺其心，誠不具矣。其所具者，特儀文而已。禮不在儀文而在誠，誠就是禮之本。當周末文勝，林放生其時，獨覺其非。此是他心神虛文罔他不得處。今季氏不以禮事泰山，而以虛文事泰山，若泰山享之，是為季氏所欺，不如林放也。推此類凡不合於禮不安於心者，却是以虛文自欺，不能欺人也。李氏專言其欺人處多矣，若能於此言有脊，有多少進益？同上

巧笑倩兮章

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詞，不特易教為然也。今之讀詩者，以某章之詩為某人之作，而詩學亡矣。看子貢子夏論詩二章，可以得古人讀詩之法。徐敬生

黃厚齋曰：逸詩篇名。若狸首驪駒祈招騶之采，矣皆有其詞，惟朱齊河水新宮茅鴟鴞飛無詞，或謂汚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鴟鴞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他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愚按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被之管絃，匏竹之間者也。或為宮或為商，各有音調，即如今之歌曲一般。若刪去一句兩句，便不成調矣。非若彼文字者之可刪而節之也。周子醇之言誠不諱詩之旨矣。

商賜可與言詩，此聖人達才之教也。起予助我，與無所不悅，是當時而般學問無所不悅者，得聖人之心。起予助我者，得聖人之言。蓋總是一般說話，學者看兩樣。若聖人則無行不與，非有隱也。薛長齋

夏禮吾能言章

孔子生周之世，知生今反古之為非，而屢思夏殷之禮何也？蓋周末文勝，思夏殷者，所以思周之舊也。周監於二代，夏殷之禮



猶存。至末而夏殷之禮蕩然矣。孔子所以興思而屢歎也。徐微  
夏殷之禮。祀宋既不足徵。夫子何以能言之。呂注野曰。禮失而求諸野。當時老聃長弘之徒。亦庶幾有傳者。故夫子能言之。  
按左傳。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故不足徵。

禘自既灌章

禘而繫之。魯不待貶詞而惡自見矣。且父母之國。又不可顯言者。聖人一言一字之不苟如此。故不可專重既灌也。周禮在魯。而乃僭禮若此。夫子魯人。深有感於心。故發此歎。他日作春秋。亦因禮之變而書。或以。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亦歎既灌之意也。徐微

或問禘章

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絕。祭禮亦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夫子曰。不知者。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也。以魯不當有此而諱之也。魯不當有此。則不得言禘之意。或人智不及此。則不得言禘之義也。徐微

祭如在章

儀文非祭。如在乃祭也。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是不祭也。所以必須與祭。

王孫賈問章

夫子對王孫賈。只說一個天字。便壓倒了與與。竈朱註云。天即理也。詞氣似覺稍緩。徐微  
不消在與竈上較量輕重。只這一媚字。便自有愧於心。獲罪於天。處無所禱。猶云心病難醫也。薛畏齋

周監章

周監於二代。不是以文去損益忠質。損益忠質。故文耳。忠質。文亦自後世名之。當時夏亦不自以為忠。商亦不自以為質。周亦不自以為文也。蓋其說出於禮記。漢儒附會之言。而非孔子之定論也。徐微  
此章可與夏禮吾能言之一章參看。一是歎二代文獻之不足。

一是美有周人文之可徵。而深傷周禮之墜。不得如先進損益之初。蓋恐當代之如杞宋也。  
白山倫氏曰。天下之生久矣。自洪荒以至於黃帝堯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下無一日而不超於文。此勢之自然而理有所必至者。等而上之。結繩之世。則虞夏為己文。等而下之。商周之世。則虞夏為己質。文質相形。而世道之變盡於此。奚事於忠與敬也。夏商之衰。天下日入於浮靡。惡有所謂民敬而愚而野也哉。武王克殷。反商政。政由舊湯之續。禹可知也。皆自文而復之於質。惡有所謂救野以敬。救敬以文者哉。中古之文。極盛於武王周公之時。不能不為之事制而曲防。於是繁文縟禮生焉。雖然。為之度數品節。使天下無過乎文而已矣。誠知天下之文不



可勝救而實不可以卒復故以大聖人之質而酌天下之文庶幾可以久立而無敵天下習見其文而遂以為尚文不亦惑乎武王周公之不以文率天下亦明矣夫子之從周也猶其從先進也故曰周監於二代所損益可知也曰監則有因革存焉曰損益則非徒增飾之而已贊之曰郁郁若贊堯煥乎其有文章焉耳惡得借夫子之言而謂周尚文也哉又曰草昧之初天道改物生民雜處智勇俱盡碩果不食真精固完若小開闢然此文復為質之機也善知時者及是而保合太和使天下無失其質而可矣然而不數十年而天下已趨於文矣世道之循環自文而質者不十一自質而文者常十九也敦質以約文猶懼其不勝而又美循環之有乎武王周公蓋特求虞夏之質而未能

今乃曰虞夏求周之文而未至何其昧於時義而敢於誣民哉

### 子貢欲去章

聖人看器處就是道餽羊處就是禮不以羊視羊而以禮視羊更無精粗隱顯之別此所以教子貢也薛畏齋

### 苟志於仁章

志仁則無惡若志仁則欲為善又有惡以為之閒欲為不善又有羞惡之心從此一念修不真便悞了一生徐敬強

### 富與貴章

無終食之間違仁言無一時不依乎仁也下二必字正見其不違處上二節是就濶大處看君子此一節却說入細密處去前重兩不字後重兩必字徐敬強

富貴貧賤是仁之兩敵故貪富貴厭貧賤是去仁之兩案草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仁存厭貧賤仁不存矣將雲富貴仕止久速一切斷之以通所以仁存貪富貴仁不存矣此蓋聖人揭出顯然之公案以看天下之學者口未嘗不悅仁只一到富貴賤失得交參之際便墮體懸懸現出本相世間固無有不仁的君子然亦烏有貪富貴厭貧賤之仁人乎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渾身是欲體湊底無有仁而尚以稱於天下曰君子誰則信之聖人辭氣雖平意殊切至玉未琢前猶索辨金經煅後更何疑煅而流以冒稱為君子者吾見亦多也此雖勘之已清猶恐體之未密說個無終食即自朝至暮念此仁矣說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無久暫無常變此仁矣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豈有毫髮間斷故聖人繫象於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看來無別巧只有自強兩字是仁之命脉便是富貴貧賤之對頭人生中所遭值件件有之非富貴則貧賤非造次則顛沛若不靠得自強如落絮遊絲管取拖泥帶水故惟自強乃能不思果不思即是仁矣李見羅

### 我未見好仁章

好仁者至於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味此語是何等用加徐敬強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所用之力何力也猶曰吾力不足便是騎驢覓驢

此章首言仁之難得中言仁之可為末言仁之可為而人自不



為反覆歎惜皆於三個未字見之

一日用力於仁此真心好惡者也真心好惡不問氣質故力無不足所謂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者也常人非無一念好惡之真如休惕於孺子之入井不受嗜蹴之食此真心也但不能常如此及至他事又被氣質奪了外物遷持去這個念頭終是不得如須是常如此一去永不回頭這氣質纔聽他指揮奪他不得纔是力足所謂一日用力於仁者也與一日克己復禮之一日同都是到頭說話蓋平時暫退暫進之心到此日已永絕了不是到此日方奮發起也薛畏齋

君子之於天下章

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為兩截則所謂無

適無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之與比者亦為屋上架屋矣徐敬

君子懷德章

懷德是無為而為善懷刑是有所畏而不為惡懷土雖未能遷善亦未為惡也懷惠則無所畏而為惡矣懷土則惟窮所安而忘其所謂德懷惠則惟利是逐而不顧其所謂刑懷德懷刑其為善也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同出於公同歸於君子也懷土懷惠其為惡也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同出於私同歸於小人也安土則謂之君子懷土則謂之小人懷者意所便安安者無入不自得也徐敬

放於利章

放於利而行則有貪一身之利而貽千萬人之害者貽千萬人之害則千萬人之怨叢之矣有徂一時之利而基千百年之禍者基千百年之禍則千百年之怨歸之矣故曰多怨徐敬

參手章

要曉得是夫子之道要曉得夫子之所謂一者如何今之人開口便講一貫而究其所謂一者則茫然無所見何濟於事故必有聖人之神明而後可以語一貫有曾子之學加而後可以唯一貫不然盡皆空談終非實際也蓋曾子之未唯則三省尚有不足既唯之後則一貫亦為剩語此固有無關於口耳者在也徐敬

夫子一貫之道在顏子則可以無言在曾子則不待於多言在

子貢則必待於言

承示詢及曾子子貢聞一以貫之指有異耶抑無異也夫一以貫之則一耳分知行者俗說之謬也聖門如曾子至沈焉矣資性頗鈍故起悟之機少層累之力多夫子呼而覺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豈有許多節次哉此掃其一向胸懷間層級級直與以一條覺路一以貫之云者為曾子踐徑設也子貢聰明博達耳目常支離於聞見欲如顏氏之起悟真隔重山絕阻不能捨筏凌風而徑度矣夫子呼而詰之曰賜也以我為多學識之者乎而非也此掃其一向胸懷間枝葉直示以本來靈根一以貫之云者為子貢踐徑設也向非二子者受病在用

力之中亦不出此等話頭提訓之矣然二子向來積習凍釋冰



融一言盡解乃夫子直自任曰此一貫者吾之道自如也又云予非責多者予一以貫之分明不與他人共此物矣即所云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指也然則聖人之道豈難知哉聖人虛負融徹之心即吾人純一不雜之心天與神明定無二即扣之即靈觸之即動周徧萬事而此心無弗達含攝萬理而此心無弗通行乎天下國家經緯變化而不踰一實考之六經章言貫串該總而不礙其虛入於微八方孔道路大通徹頭徹尾針芥鋒芒一齊都了人若一夕恍然得此靈通消息真個是天下極樂無上菩提也豈不快哉予貢他日問終身可行子曰其恕乎只一恕可以終身行之忠恕之無不貫何疑焉孟子得曾氏之學他日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約之途乃取詳博

中多學之貫於一又何疑焉故自堯舜言惟一伊尹言克一之說自古聖人已記言之乃一之所以貫則出夫子提撕後覺之深衷耳其意若曰面前千變萬化者皆此件所為貫串若無此件持散索不收拾若不能收拾總十變萬化則此件物亦塊然形器耳試想天壤間色形若無神理何以能不言不笑物之精神吾人日應萬端若無主持者何以能伸屈吐氣一撥便轉千古以來世風搖蕩若無元陽在中間運旋何以能太守持平到今一絲不動於此透入不消層層直入聖境不費勤求單提法眼故云其物不貳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乎只如此盡之矣世之儒者猶溺舊聞牽性稟多繁層層常在渾泥中於泛廣添雜物飽貯一腔自以為得新安正惜乎不見正於仲

尼之門令灑然即天庭而瞻白日也鄙淺如斯以質大雅兄當盡力發我蘊蒙幸乃得之言表矣沈長水與滕學憲少松兄書

#### 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但曉得有個義於中亦得了義的滋味更不復計所謂利也小人但曉得有個利於中亦得了利的便宜更不復計所謂義也徐敬修

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朱子深有取乎其言今學者雖是為善若有一毫求利之心雖做得好亦是人欲之私與君子之心天地懸絕同上

#### 見賢思齊章

見賢固思齊然非未見時先有一個為善之心則見時豈能思

齊見不賢固內自省然非未見時先有一個去惡之心則見時豈肯內省今人見賢者不羨之則忌之或又病其可憚而遠之與見不賢者不憎之則笑之或又樂其可親而狎之矣皆由為善去惡之志不素立徐敬修

#### 事父母章

程氏曰人合者以義故君臣曰信而後諫天合者以情故父子曰悅則復諫徐敬修

#### 古者言之不出章

繞開口便覺難這道理繞是身心上體貼過去古者言之不出蓋以此耳薛畏齋

#### 事君教章



事君交友之間不能以誠感其心而數數焉取必於言辭乃所謂煩瀆取辱取賤之道也但子遊之言未盡須如夫子之告子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理乃為完備即忠告善道者誠也薛畏齋

事君不特以言數見辱其或輕身枉道文繁意薄是亦數也亦足以取辱交友亦不特以言數見疏其或聚居狎見忘德思怨是亦數也亦足以取疏事君不可數也而父母有過則號泣而隨之朋友不可數也而兄弟有過則涕泣而道之何也思義不同也徐敬

子使漆雕開章

斯字論語中多有此等字眼如智及之之字一樣學者須要理

會若云指此理而言便是贅語徐敬

漆雕開最見得學問源頭的確蓋信者信此心也如仕而為仁須是仁心出之方可信吾之有任仁而為義須是義心出之方可信吾之有義若只恃聰明才辨做去外面做得好亦只是思慮勉強之私而非感通順應之真心矣聖門之學只是從事於心開手日見得還是有我之心不是感通順應之心仁義禮智之德尚非已有應用處信此心不得所以不肯出仕可見他用心於內與諸子之用心於外者不同夫子所以說之也薛畏齋

孟武伯章

夫子於由許之治賦而曰不知其仁也於求許之治民而曰不知其仁也於赤許之治賓客而曰不知其仁也夫子雖不言仁

而玩味於三言之外亦可以識得仁體徐敬

女於回也章

顏子知十孔子多能都盡他分量不得向上更有在薛畏齋  
回賜二子高下夫子素曰洞知之矣何乃有孰愈之問不曰不知却曰孰愈試其自知如何如賜直曰何敢望回則明謂之弗如矣夫子喜之曰汝真弗如耶此弗如之心真心也知弗如之心即是真知真知一即萬義皆融無一無二亦無十合下心體直與日月並明千聖合符豈待他日方進乃始如回乎即今一瞬靈明轉變便已如回矣無知無不知之本體無層累階級可設此一了即了之道余聞近路羅先生之教如此道本空洞超乎對偶數目外有對偶數目則不徹象山一日問同學知二知十

何以見得弗如其人對曰看未只是尚嫌少在象山為之首肯者久之陽明他日論學時時為同志者重宣此義良知之指不言了然僕意亦如二先生之教但愚見以為賜不如回者一則是徹底洞然一則尚靠揣量億度所以弗如其分別正在此處若自家見得如此分明即便徹了世豈有自知其為揣量對待猶不超脫者乎豈有自知不如回之徹底洞然而猶不洞然者乎所以夫子與之者不是與其他日向進與其當下直見性明心則億中之伎倆貨殖之營為合下盡消到空去矣大凡天下事物千百總樞曲折奧渺即聖人不能備知必須諮訪必待終日終夜精思必採納眾流之善酌之調之方能經時濟物獨其天性中一點真明合下廓然無碍無首無尾無所不貫故謂



之間一知一者數之始九者數之究至於十則子數盡而還其母矣聖人真知得母知子既知其子仍還其母本體朗如吾人落在是非利害毀譽成敗中間纏綿算計不出兩頭對待外亦何超朗之有乎故云回也屢空到十數上是盡頭歧路故云空也屢者如貧子再無長物也德則屢中者我實流失揣摩他寶曾得為吾有乎故大舜用兩端之中用之則非兩也一而已孔子扣兩端而竭焉既竭矣何兩之可言乎故真知只是惟一則統體具存頭足皆完知之亦知不知亦知不知亦不知却知今人真知不出者以其胸中尚有二物之介也沈長水答陸生

#### 宰予晝寢章

蔡氏曰聖人之心如天然天運無一息之停聖人之心亦無一

時之間冬乃天之夜夜乃人之冬天閉藏於冬而人宴息於夜動極而靜靜則復動亦無間可容息也聖人以生知安行之資尚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尚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其好學之功至於如此況學者無聖人萬分之一苟不愛日惜陰勉進脩而悠々度日則四十五十而無聞終歸於下達矣如何而不責之深徐敬強

####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只兩言而後世性善惡紛紛之論俱為刺語夫子之言天道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數語而後世天問天對紛紛之論俱為曲說則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真有不可得而聞者也徐敬強

#### 令尹子文章

微箕比干忠也而夫子許以三仁伯夷叔齊清也而夫子許以求仁得仁令尹子文忠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陳文子清矣而夫子亦不許其仁此全在心術隱微上較量徐敬強

#### 宰武子章

或謂成純非人之所能逆觀即使武子不能濟君保身其愚亦自不可及不知天下事正不當如此論龍逢比干謂之不可及亦可也李固杜喬謂之不可及則非矣此等處要自有權衡不可少差徐敬強

知處假得愚處假不得故曰可及不可及愚者蒙昧之知當時以武子為愚是使乖弄巧見識昧却武子心事若在武子身上

說則其愚處乃根心之志明哲所發却是真知但見理不明徇時俗之見者看他是個愚耳其實時之所謂知凡有聰明者皆可能之時之所謂愚非見理之明者不能到也夫子此言不惟破時俗知愚之見亦以闡武子之微也薛畏齋

#### 孰謂微生高章

柳下惠之和疑於不介聖人明其介夷齊之疾惡疑於不介聖人明其不介載文仲以智稱聖人明其不智微生高以直名聖人明其不直皆微顯闡幽以垂世立教也徐敬強

微生高之直不特人以為直而微生高亦自以為直連微生高亦不自知被夫子探他隱微處出來他的直繞說不去夫子此言不但為微生高蓋以直教人使知所謂直者不在外而在內



也。若理得於心，從真而發，便隱微處亦是直。故曰：直在其中。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無思慮知識之心，而後能順帝之則。凡道理皆如此，故觀微生之直，而陳仲子之廉之類，皆可推矣。薛畏齋

巧言令色章

假心人做事，瞞不得真心人。左邱明恥之，是真心人替他愧恥。當時惟邱明有此心，與夫子同，則其他之不知恥者亦多矣。薛畏齋

顏淵李路侍章

吾視千載而上，明學問於廟堂之上者，唐虞也。明學問於泉石之間者，洙泗也。其臣主之都俞師弟之切磋，雖言人珠而大旨大宗未嘗不協於一。故學者讀經，最要就此理會。如子路之

車裘共敝，顏子之無伐善施勞，孔子之老安少懷，淺深分量自有不同。然却不可苦為較量，只要見得車裘共敝，自甚麼樣的心，勝其學問是甚麼樣的血脉，無伐善施勞是甚麼樣的心，勝其學問是甚麼樣的血脉。老安少懷，志誠大矣，亦有他是甚麼樣的心，勝其學問是甚麼樣的血脉。蓋吾輩學為聖人者，只是學得聖人之學，不能驟然躍得聖人之等。若不從學旨上討明，而漫從品分上摹擬，是為凌躐凌躐者，決無到手之理。不從明學上講求，而第從分量上考較，便是末上便是向人分上求。敝舌疲精到底無學明之理。子路小顏子大，孔子他儘力講來講去，只是孔顏分上的事，於己何干？李見羅

老安少懷，友信是聖人將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者，故以一物不得其所為己憂，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各隨其寓而無不有以大其施也。徐倣

聖人之言只是平常日用之間，即今日言之，今日就有下手處。非若二子之尚須着願字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然於平常之中而玩之，有有天地之量。同上

十室之邑章

孔子平生不以賢知先人，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亦曰：何有於我哉？何其謙之至也。獨於好學，則平生直以自當，亦不多以許人。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何其任之甚也。愚嘗因此考之：孔子雖云天縱之資，自人視之一切見成，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是把定脚跟，步步挨將進去。今觀志學一章，每十年方纔換出一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便能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必待六十七，則孔子分明是學成，不是生成。孔子實信得這步好學之加，所以實承當這句好學之任。實承當好學之任，不是自誇，正欲天下後世學者實信受奉行好學這句底幾。涉聖躋賢，世間多有其人，而渠亦不致枉費了一生的苦行，直以其質稟少異，便謂之父母胞胎裏長就了的，不曾



費半分功夫也豈不惜哉李見羅  
聖人以忠信為美質而今人以聰敏為美質聖人以敏事慎言  
為好學而今人以讀書能文為好學噫敏也久矣徐敏強

雍也可使南面章

夫子於仲弓之問伯子則曰可也簡於仲弓之論簡則曰雍之  
言然味此兩言真是渾厚和平徐敏強

居敬行簡是有主宰居簡行簡是無主宰所以不同同上

子桑伯子得簡之意而失簡之理故夫子可也簡言他為人也好  
其行事亦知所簡矣仲弓認可字作全好字樣言伯子之簡  
頭原差乃是大簡如何謂之可仲弓此言雖未喻夫子可字  
之意他認得學術原頭端正此子桑之所以為異端而不同於

吾道者故夫子然之然周末文勝至於滅質子桑能悟其失欲  
反諸簡是亦質美之人但反學問耳若在聖門亦狂者之流可  
裁之而使歸於中道者仲弓雖認得原頭處正而不悟此意亦  
是他學問未精處聖人亦不好與他說這話故曰雍之言然蓋  
以成德達才之教待仲弓而未可語於時雨之化與薛畏齋  
仲弓之不與子桑即孟子之闢告子皆在孔子範圍中聖賢分  
量不同如此同上

哀公問弟子章

前輩謂懲忿工夫當遏之於始忍之於中制之於後又謂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雖亦是治怒之法但恐怒之方發  
一時禁制不得須要平日有涵養克治之功徐敏強

問聖人無過顏子不貳過此是聖賢之妙若不遷怒恐聖人亦  
不過如此曰聖人心本無怒因物而怒自然不遷若顏子必用  
許多工夫乃能到此然猶守之也非化之也同上

七情皆當克治而夫子獨言怒者蓋人之七情易發而難制者  
惟怒為甚故易象傳以懲忿窒慾為對而大學傳亦以忿懣  
居恐懼好樂憂患之先良有以也同上

人之遷怒者多是血氣用事貳過者多是私欲流行若好學之  
心一節則分數可減七八同上

遷怒是降伏這氣不下被他使了不遷不貳是以理制心之  
功義理立得脚定不為氣所使矣若聖人則氣即是理不遷不  
貳不足言矣薛畏齋

回也其心章

後儒論學開口便說心一部論語言心都只有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一句不知學者到此曾着一思量否此其中真有無窮  
的道理合作敲推至妙之機關合當究辨試發一問如何叫做  
心又如何叫做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來相沿說心即仁也果  
然心即是仁則說了心不必更說仁說仁又說心叠床架屋違  
背而去之謂異體者乃有背同體者不相違三月不違仁幾  
希二物至者至到之義至國曰至至家曰至日月一至焉彷彿  
別有歸宿故直截謂為二物何待深誦三尺童子亦未肯信謂  
為一物則當其背違時仁將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區區此  
駭大似破碎支離葛藤繁縷果有明眼士直截從茲剖決則此



疑團未必不開悟者試思之試思之姑母笑其破碎支離葛藤  
紫絛李見羅

論語二十章不言心之仁而此章獨言心之仁易三百八十四  
又不言仁而復卦獨言仁若顏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不違復  
也諸子之日月至即易之所謂頻復也徐敬修  
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大賢羣哲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衆人之心也同上

伯牛有疾章

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  
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

也徐敬修

孔門列德行之科者四人而一以短命死一以惡疾亡可見氣  
數之厄同上

賢哉回也章

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  
上討徐敬修

人不反求諸身而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謂爾非魚何以知魚  
之樂同上

聖人樂在疏食飲水之中故曰亦在顏子樂在簞瓢陋巷之外  
故曰不改樂在其中安仁也不改其樂不違仁也同上  
夫子稱顏回曰賢哉回也而又再言賢哉回也以贊之其稱禹

曰禹吾無間然矣而又再言禹吾無間然矣以贊之而其所稱  
者皆不出飲食居處之事故曰禹與顏回同道同上

在聖人則簞瓢陋巷就是性分中樂地不知其為簞瓢陋巷矣  
故曰樂在其中顏子只是不為簞瓢陋巷所動理能制欲者也  
故曰不改其樂薛畏齋

無伐無施不改其樂顏子只是少一忘字若忘得便是聖人觀  
老安少懷樂在其中可見同上

子游為武城章

吾輩士大夫立身行己當以名節自重海內英豪自有識者交  
與之間豈可自輕乃若任事君子若能鑒別名流敦尚風節將  
大不聲色士習自正教化自行又非簿書錢穀間人所能及此

夫子之問子游之對意深矣倘亦今日者賢有司與賢士大  
知所宜三復也昔子游在聖門稱學道君子初試武城邑舉武  
城是魯有周公崇義敦禮之風焉夫子且不問何以治武城而  
從容諮訪其邑之才賢長者曰女在地方必有好友相與亦曾  
得其人焉爾乎子游拱手對曰人才難得武城雖小將為君子  
焉有一個友生澹臺滅明者胸襟落落風采稜稜其人可親不  
可狎偃敬之重之非所及也請試言其概此人也不是閑闊獨  
處曾見他行走出來只是從那大路上坦坦平平行著其旁蹊  
小徑衆人所取捷去處絕不打從這路上算便而行這是一節  
可敬處此人也不是絕物離羣的曾至偃之室奉一日之教但  
必是邑中有件公禮公舉事關典則動係風尚者方來下顧除



此外並不至僂之室。高風在望。不可得而數。見也。這又是一節可敬處。武城地方良多君子。僂在事之日淺。安能盡交邑之賢大夫士。與游處乎。所知者此減明一人。所以重減明者。此一二事。夫子問及。教以斯人。對不審何如。願誠足當子之衡量否。由此論之。這兩句話。原只是一句。世豈有置其身於規圓矩方之中。一步不苟者。而肯俯首下氣。常到邑宰之室乎。豈有會跡見少。邑宰幾親風儀。而不可得。而其人肯由表邪別路。自貶生平者乎。故守已峻者。常不以謁候為恭。難親者。必其言可法。其行可則。以此論人。思過半矣。自世風之衰。人情好說。士薄於名檢。持身不論禮義。只以勢利為媒。遇事不顧廉恥。只以便捷為巧。交際往來。不拘繩墨。只以趨前曲奉為恭。上之人

品格不高。權衡消澆。當以委曲捷給者為能。而周行大道之明。結矣。以願面憤熱者為親。而遠跡高尚之士。疎矣。正直者既遠。而諛者日來。此趨走之路。所以百轍千歧。可嘆可厭。不特升邑宰之堂。且到其室。密地酸醜。顛倒白黑。朝趨暮走。十輩為師。俯仰酬之。而卒不能當其意。此機械關節。閃爍翕訕之習。所自來也。末路多岐。言之良亦可歎。讀聖賢書。到此一段。要見夫子所問得人。是何等人。品子游所對所取的。是何等人物。減明子所自處者。是何等器局。今日士大夫肯如此行身否。聖賢一問對。問不過兩三句。今千載思之。士君子之節行。賢有司之好尚。卓然自立於風塵之外。廉頑起懦。高標冷。令彼好說趨炎輩。直可汗流僵仆。無置顏面處。其於世風士習。良非小補。敬為諸君

子誦說其大義如此。沈長水講義

質勝文章

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聖人與造化和合顏色的方。子却是物各付物。一毫無所用。其加損如是。乃可謂文質彬彬。成君子之德矣。薛畏齋

齊一變章

齊之難變。以壞於霸習。則霸圖本欲興衰而適以病國。魯之易變。由存乎王道。則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家於既敝。魯周公之後。先王之遺風尚存。齊仲孫湫謂魯東周禮。晉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哀公用田賦。猶使人問孔子。齊安得有此氣象。徐敬強

博施於民章

堯舜其猶病諸。聖人不得以盡仁。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不能以盡道。徐敬強

述而不作章

夫子贊易自伏羲。羲皇也。訂書自堯舜。帝也。刪詩自商湯王也。脩春秋自魯隱伯也。當時六籍經。夫子一番整理。後雖遭秦炬。而不能為之掩。蟻至今與日月俱懸。朱子所謂其事雖述而其功則倍於作者。不誣也。徐敬強

默而識之章

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即所謂能近取譬。



可以為仁之方矣。備矣。乃必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本無賓。本無祭。翼。小心。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義備矣。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嗟乎。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脉路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每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當之學問。若無這一步。畢竟不入。微畢竟不達。本說本體固有合有離。說功夫亦有斷有續。只一個默而識之。真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教與學果何事。即所謂默而識之的條件也。默識又何事。即所謂教與學的主腦也。子於大學中。掣出止脩兩法。正有悟此。此孟子子落實做手。故屢以之自當至此。却又揭

以自歎。大率謙已誨人意。未嘗不寓。而就孔子三十四十以前。則亦未諒其立與不惑。自信之為何如也。世間決無有一個不實的聖人。又安得有一句不實的說話。說個何有於我。容或有未。有於我。說個是吾憂也。確實是有憂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費了多少氣力。而可云泰然無有。惕厲兢兢。一切熟路。輕車。何有於我。李見羅

子之燕居章

申申天天。已涉形容。然申申而曰如天。天而曰如。又見非言語所可名狀。姑借此以擬議之也。徐敬菴  
申申天天。弟子之記夫子者如此。然夫子之在當時。微生則識其恹恹。東門則識其皇皇。又若有不豫色。然者。蓋恹恹皇皇。憂

世之志也。申申天天。樂天之誠也。知夫子有申申天天之容。又當知夫子有恹恹皇皇之容。然後可。同上

甚矣吾衰章

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風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徐敬菴

志於道章

志者。尚非我有。但有志於此。據者。已為我有。若據之然。惟恐有奪而去之者。至於依則與我相安。若依之而無少頃刻違矣。游字甚好。纔不着意。便是廢業。纔着意。便是苦心。於中有妙趣在。徐敬菴

不憤章

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己。憤者。鬱遏之意。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悵然而不能自伸。悵者。屈抑之貌。啟如啟戶。畧開之也。發如引弓。發其機也。舉一隅。另是一般人。徐敬菴

子謂顏淵章

行是行。个甚麼。藏是藏。个甚麼。聖賢作用在此。抱負亦在此。此等處。不可不理會。徐敬菴

或問於余曰。顏路二子。道德重師。門他日侍側。夫子嘗令各言所志。蓋並稱大賢矣。一日乃獨請顏淵曰。有物在此。用之則可行。舍之不用。則又可藏。此惟我與爾兩人者有是。夫彼時季子在侍。分明置之此局外矣。行三軍則誰與。季子所以自負而願



有請也。夫子直外之曰：暴虎馮河之徒，吾不與也。雖行三軍，亦用不着其所稱。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一輩人者，不知於用行之事有當乎？抑與孔顏行藏之義合乎？不合乎？余應之曰：君子處世界中，用舍不聽之人，其主持常在我，我胸中渾一論，有一物者，函蓋六幕，主張萬化，可以用便有此物，在德施大行乎天下，可以不用，不用亦有此物，在自足涵暢其胸中，用亦存不用，亦存行固有個推行方畧，藏亦有個安頓去處，用根於藏，藏顯於用，此之謂善藏其用。行萬物於把握間，藏天下於針風不漏之地，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此物是也。彼豈汲汲世名沾沾才技盡露鋒鉞與世局爭衡者哉？故蕭、環堵然，無言者反可以酌四代而準百王行，兼

人乘桴浮海者，反不堪濟艱難而樹功伐，嗚呼！聖賢之涵養見於此矣。請言用藏之義。天下大矣，萬物雜矣，利害相攻，安危相倚，未嘗一日暫靜。吾居其間，即使乘時遇主，上有君王秉局當陽，何能一一盡如吾所欲行？下有百司兆庶人各一心，一見安能盡如吾一人所施設？故用舍行藏，非兩截事，即行即藏，即藏即行，曲有微機。大率以善藏為主，什九在中，什一在外，此不盡用之謂藏。因天而天，因人而人，因時而與變，此不行吾意之謂藏。藏自明，其材自匡，襄國論自揚吐，我默握其機，聽天下各盡其情，而了無妨礙，此以人用人，以事應事之謂藏。大有剝斷不顯其能，大有鎮持不顯其功，大有掃蕩清滌不顯其畧，作事在彼，得効在此，堤制在後，救助在旁，精心苦志，天下莫

能聞輕、灑、一拂便了。此之謂以不用用之謂藏。凡吾所用者，皆吾之明也。凡吾所不用者，皆藏吾之神也。既藏其神，兼藏其器，既藏其名，因藏其用。孔子贊易，所稱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謂也。而暴虎馮河，團浮氣何為乎？古之君子，百鍊純綱，擲之無量，真金足色，火氣全銷，凡以藏神太密，而大用人，牽之術也。此義若透，其於治天下，如反掌然，不費絲毫力，即臨事戒懼，不為禍首，何異乎時幾之統帥？即遇事好謀博集，羣策何異乎嘉謀之僉同？即事必美成，百昌百里，何異乎續續用之乎？成禹益祖，班師舞羽，七旬苗格，此之謂善藏其用。嗚呼！三軍之事，又豈在用行之外哉？故知孔子材李子及與子淵之意，精

機無殊。在人善領而已。余嘗告肩吾氏曰：神龍之力，能大奉以風雷雲物，騰揚九天，為霖四海，亦大播弄矣。然不能不釋風雲而藏九淵之下，故大海得以其浩濶無倪，制神龍之柄。吾輩用天下，是用其所以藏藏其所以用，只此微機，可聖可神，乃文乃武，三代下誰能及此？吾請南華至踟躕滿意，善刀藏之，為千古英雄落淚，嗚呼！用世之難，自昔歎之矣。沈長水說大指。

#### 子在齊章

不圖句有不可形容之妙，在蓋其平昔所覽於書，觀於周，尚未覺其盡善盡美，至於此極，故不覺其歎息之深如此也。徐徵強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頤然而



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飯疏食章

孔顏之樂有淺深亦未可知但所謂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語意亦只是一般若在此上較勘其淺深便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徐敬弦

經煅煉迺可辨金臨境界迺真見學虛意見只好背地誇誇空話頭只好閑時描弄小小利害當前心悸魂搖手忙脚亂便都假不得了用不着了此便是煅煉士子之真心候也所以聖人論學每諄切於此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也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貴貧賤的境界不可託大

看了多少有志之士到此關透不過誰能信得命及斷以不求誰能守得義住浮雲相視象山曰富貴利達之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果然學有得加最大者莫如死生亦是閑事富貴貧賤又豈足道苟非具人大言高視未論死境現前些小利害便渾身放倒了也懷居者不可為士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試問之還別有大丈夫否廣居正位大道云者總虛託矣李見雅

我非生章

心齋王氏曰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方得明徹之至徐敬弦生而知之者如本明之鏡不待刮磨自然光瑩學而知者未便

明徹必待刮磨始得開豁古人典章皆所以印證此心好古敏求即所以刮磨之功也同上

天生德章

公伯寮欲害子路夫子則委之命桓魋欲害已夫子則信之天委之命者不能必其不害信之天者決知其不能害此可以見聖賢之別徐敬弦

蓋有不知章

愚答詹純甫書有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因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斷之曰直直認個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舉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斷之曰正是只愁不知不愁不知嗟乎此義之不明也久矣驟而語之人誰肯信先

輩每謂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只爭一個知字是矣是矣曾不思孔子何緣便無不知百姓又何緣日用之而不能知大率返本一步則日靈日聖離本一步則日蔽日愚靈從何來從本而出蔽從何來緣感而增孔孔無不知而作常止也吉在幾之先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故不遠而能復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放其心於膠轕紛擾中日馳騁而不知反也今不本其知與不知之由而惟較其知與不知之等徒手望洋終無必濟學者亦誰不知孔顏庸子知不知之曉然有分別乎若只在知上討求就知上角競則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何嘗不是本知何嘗不是用知而聖人乃以為知之次乎人只有一個心決無兩心故亦只有一個知



決無兩知。知其只有一知。則孔子之所以無不知。顏子之所以未嘗不知。其立命歸宗。不專在知上求討也。決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自有此等學問。亦足幫添得知。然以語於盡性至命之機括。則茫然未有入也。故聖人斷以為知之次。正以其病在知上著功。而不本其知之所自來也。豈以為人真有两知。而此乃其知之次者乎。今若必以知為宗。就知求知。治知著致。知無傳機。致無傳用。轉致轉訛。轉知轉遠矣。雖自謂異於多見多聞。而不知其妙忽毫分之差別。亦將安所托始乎。聞而能擇見而能識。亦非全然泛濫馳騁之比。特以其知有知。不知有知。有知致不知。有止立命歸宗之底。與聖人無不知之宗趣。默分款項耳。此最學之毫釐所宜深辨。予於他書亦屢發之。而此尤

聖人自揭大公案。曆一申之志於明宗者。庶藉之一考矣。李見

### 五鄉章

王厚齋曰。闕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跡。是以知心之易放。五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徐

### 文莫吾猶人章

文曰。猶人。於尚可及人。見不難能之意。於不能過人。見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不遜其能之中。而實寓謙之意。躬行曰未之有得。見行之維艱。見其以必得為効意。合而觀之。又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一毫自足之意。一言而曲折詳盡。有如此徐敬

愚自幼讀論語。到今積有歲年。始見得聖人之道。渾是一團和

氣發出。聖人一身渾是大和元氣。周流學庸孟子。便無此氣象。論語中一言一行。皆可以窺聖人沖和之蘊。即玩此上幾章。亦自見得楊子法文中。子中說要學論語。彼未嘗有一段沖和氣象。在胸中。如何學得論語。法言便說得急。中說只學得影響而已。同上

### 子疾病章

某之禱久矣。此五字。雖合著許多自任意思。然其意渾厚。不露所以為聖人之言。真如減一字不得。註中意只可於言外說出。徐敬

###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黃直卿曰。泰伯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逃而適

他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其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朱子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心。豈下於叔齊哉。然泰伯三讓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愚按。今之稱泰伯三讓者。俱以為讓天下於商。由本文有天下兩字故也。畢竟此說不為通論。何以言之。太王實始翦商。此魯人之誇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計太王之時。適當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日。當時南方全盛。周雖強。如一侯國。



耳豈敢遂有睨睨王室之意哉。泰伯雖智亦安能遂知百年之後天下之必為周哉。泰伯之讓讓王季也。尊父命也。重天倫也。今舍家庭父子之近而憂及商周君臣之事。不以目前可讓之位為言。而乃豫取百年以後他人之天下以為讓。噫亦過矣。曰然則夫子所謂天下者何。迺歸氏所謂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其論之尤詳。茲舉其要云。雖與朱傳不合。學者亦不可不知。徐敬德

泰伯與文王之德皆足以有天下而不有。故均謂之至德。但文王顯其迹於臣道。克盡之時人猶得而知之。泰伯其迹於子道。克盡之中人不得而知也。故夫子表而出之。薛畏齋

恭而無禮章

恭也。慎也。柔德也。有禮則為柔。善為柔中。反是則柔惡矣。勇也。直也。剛德也。有禮則為剛。善為剛中。反是則剛惡矣。徐敬德

啟予足章

人之一身可以為父子。可以為君臣。可以為夫婦長幼朋友。身可以脩百行。心可以通三才。至尊至貴者也。父母生你出來。把這一個至尊至貴的身體交與你。豈是教你飲酒食肉。豈是教你縱色淫聲。是要你盡這個道理。勾當造化底許多事。你了許多事。臨死將這個身體還造化。還他方。謂之不愧於天地。不愧於父母。若一有不盡。滅絕其真。慎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便是把他身體都毀傷了。何以復命於天地。父母哉。曾子平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只是為這一個念頭。臨死方才了當。不是但

為手足之無傷而言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袂與曾子之啟手。啟足一般。不然便老死腐爛。下亦與盜賊之刀鋸傷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然。薛畏齋

手足不是為持行要他周旋禮義。人若能周旋中禮。便更完全。手足舉一體而百體可推。此曾子啟手足之意。同上

以能問於不能章

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顏子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為礙不見己之能。亦不見己之多。故天理流行。取善之心。無有厭足。已不有其有。人亦不得而見其有。其有也。若無而已。已不足其實。人亦不得而知其實。其實也。若虛而已。人若去犯他。他血氣已盡。是非之心。無緣而起。都消融於和氣中。更無計較之心。都是天理用事。故云幾於無我。但守而未化耳。薛畏齋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人之身都是血氣。做來有血氣。則有我。有我則有欲。有耳目口鼻之我。則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我者。血氣為主。志易滿。氣易盈。些須事業。便塞滿了。如何任得重。有欲者。染累多。物物得而屈之。如何做得頭。曾子平日有得氣。臂上病痛。莫大於不殺不弘。士之所以不能任重道遠者。都是這病痛為之累。故言求道之人。須是弘毅。蓋弘毅不是離了氣質去做。只是克治了氣質。使義理為主。則有我而無我。自然能弘。有欲而無欲。自然能毅。如聖人何嘗不任耳目口鼻。但天理用事。耳目口鼻更作主不



得所以堯舜有天下不與許大功業在性分中無一毫這便是仁以為己任處何重如之亦何嘗不與聲色臭味相接只是累他不得如堯舜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直到死方休生存更無懈怠之時這便是死而後已處何遠如之弘毅二字是曾子平日得力處故舉以示人薛畏齋

#### 興於詩章

夫子見詩禮樂足以為學之資故如此說非謂人之興立成專靠詩禮樂也吾心自有無言之詩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特假外

之詩禮樂以贊助之耳若不知求諸心而專務於外則詩亦章句訓詁而已禮亦名物度數而已樂亦鐘鼓管籥而已於心何得哉徐倣弦

聖人此言見得詩禮樂之教先王不是強人是吾心原有的何以明之如好善惡惡吾心原有詩也肌膚有會筋骨有束吾身原有禮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吾心原有樂也故誦詩習禮學樂雖始學之事然自學者進德以至於成不越乎此如誦詩而好惡之真機忽動此興於詩也誦詩到興處則詩不在三百篇而在吾之心矣故曰非詩也興處乃詩也古人教之誦詩欲其興而已豈口耳之謂乎學禮而至於德性堅定外物不奪卓然有立處是立於禮也學禮到立處則禮不在三

千三百而在吾之心矣故儀文非禮也立處乃禮也古人教人學禮欲其立而已矣豈儀文之謂乎若功夫純熟血氣消融其於聲容舞踊之間蓋有聲為律而身為度動容周旋而不自知都是成於樂也學樂到成處則樂不在聲律而吾之身心皆樂矣故聲容非樂也成處乃樂也古人教人學樂欲其成而已豈聲容之謂乎薛畏齋

####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則義心已絕疾惡過甚則仁心已絕義心絕則自家奈何那血氣不下仁心絕則人無生路矣皆自我致亂故曰生亂則一薛畏齋

#### 如有周公章

驕者謂天下之莫己若也各者恐天下之與吾能也驕者矜己之有餘各者幸人之不足此等入渾是一身病痛雖有才美亦餘事耳故曰其餘不足觀也已徐倣弦

集事之謂才只是幹得事去但周公之心天理為主他幹事都是天理當然與己無與故才美不見驕各何從而生人若有周公之才美也幹得事去只是平日無事心之功私意為主我未忘恰似我能而人不能一般未免有挾己所有驕人所無的意思驕各一生實心俱喪做的事業都無意味如管仲九合一匡沒個器識去色裏他身未沒而叛者已九國周公之功至於今誦之不衰蓋有溢出於知能才美之外者此足觀與不足觀之驗也薛畏齋



篤信好學章

篤信守死是氣質好好學善道須從學問來薛畏齋

狂而不直章

吾不知者不知所以教也蓋學者心地上不受病氣質上病痛儘不妨聖門學者氣質儘多般他心地只一樣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寧可做不到五伯事功並沒有這般樣心地王伯之分原於此薛畏齋

魏巍章

人皆以有天下為魏巍夫子獨以有天下而不與為魏巍稱舜禹者非獨以其為匹夫亦以其得於揖讓一旦倏然而有之也徐敬弦

堯舜以天下與人無有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不與也此等氣象學者觀之而有得亦足以消鄙吝之心同上

高大對卑小而言心局於物則卑小超於物則高大有天下不與便是魏巍之實不與者因物付物都是天理自然如此於吾性分上都無加損舜禹不獨有天下不與便是耕稼陶漁亦不與獨言有天下者舉人情所重而言耳薛畏齋

大哉堯之為君章

蔡氏曰天之大是盛德大業堯之同天亦是盛德大業蕩蕩難名德之盛也魏乎煥乎堯之大也須乎說若謂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惟功業文章而已則其詞氣為有抑揚不應曰蕩蕩乎魏魏乎煥乎一氣說下德亦不是玄妙成功文章亦不是粗迹此

說但與傳註不合徐敬弦

夫子以大哉稱堯而以君哉稱舜以大哉贊堯而以至哉贊舜可見舜終在堯範圍之內同上

舜有臣五人章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計其他所以為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而未忍輕去臣位或以高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而不取以遽取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有不得已者耳豈可以言至德哉徐敬弦

禹吾無間然章

夫子稱堯曰大哉舜曰君哉而於禹曰無間然似有深意然下此而為湯之有慙德武之未盡善則是未免於有間然矣徐敬弦

大哉孔子章

聖者大而化之既謂之聖則有不離於博學多能而亦不圓於博學多能者在黨人以博學為大太宰以多能為聖泥於其迹既不曉得不圓於博學多能的意思子貢云又多能也將聖與多能分作二事又不曉得不離於博學多能的意思故孔子曰吾何執言藝無窮將何所執乎此教門人不可以博學求大也又曰不多也言君子無所不知而一無所知無所不能而一無所能其所以為君子者不在於多知多能而在於無知無能處又何貴於多哉此教子貢當於多能處求其不多不可析而二之也要之博學而無所成者正是孔子聖處惜黨人不足以知此薛畏齋



太宰章

以多能為聖此衆人之見以聖為兼多能此賢人之見雖有本末輕重之分尚不免於粘滯以聖為不在多能此聖人之見則洒然矣徐敬修

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沽之沽之既不無心棄天下我待買者也亦不以有心徇天下詞氣甚和緩徐敬修

子在川上章

人生天壤間患不聞大道所云大道者何是天地古今常然如此之理聖賢去人只在這些子透與不透上便謂之大覺大迷全在此處分頭路我嘗遍看世間人其知名當世者亦是千

百輩中好漢却都將此世界認做是我常住再不去的世界居官便認官職是安穩常快活不改換之物居家便認家業是安穩常自在不棄捨之物多將此心與一世界人俯仰抑揚爭攘報復色攬佔護牽縛了一世由明眼人視之色過影一彈指間便去了許多正如木偶登場暫時呼笑被造物者將那線索提去放倒在壁柱頭上嗟此團木中間尺五地方豈是汝住頭之地乎一出打彈過後面一出又出來了思之亦大可笑矣所以吾師尼老一日在川上感川流之逝機洞千古之大竅喟然稱曰如是如是面前的人不見麼原來此物只是去的不是住的只是一去不回的不再有的又

夜泊泊泊忙忙如鳥飛般轉只管去而不停的不是一刻少住的

自古到今你何曾見東馳之波再返源頭過去世界重新如昨也嗚呼千古萬古被此一聲喝破再無還復人心中千念萬念閃爍變幻一片佔間佔舍千年不了的癡漢心腸被此一聲提換不由你不當下灰寒了也蓋嘗浩蕩思之日沉月升是一日過去光陰如駒春往秋來是一年過去寒暑代變朱顏皓首是一生過去韶華不住龍爭虎噬是千古過去英雄沉埋假如軒黃以前渾渾噩噩世界過矣接了唐虞又是一片揖讓熙和時候則渾渾噩噩之風再不得回來也商周以來嚴正世界過矣接了春秋戰國又是一片紛爭雄峙時候則商周之治再不得回來也漢唐宋明半明半暗半否半泰繞小可些少間又壞了何曾一日駐車停馬有百年太平清明之日乎江河風濤頃刻百換前

浪後浪激蕩難平際中之駒半瞬不轉歇却亭之客過去便無情故曰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此理常如此故謂之逝不得已而名之曰神曰化曰元氣曰太虛曰太極二五皆假借名之耳佛家言現在世界新新不恒道家言大曰逝逝曰遠與吾師逝者如斯之說豈異指哉皆歷世練熟越局高談了達世間之妙論故識者尊而高之曰此論道之言後儒乃轉弱之曰天地之化無一息停君子當自強不息純一不已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論學示人言亦切矣我以為天自旋日自行水自流萬自飛魚自躍柳自發花自鮮宇宙中間此理自然而然而一絲不勞人心吾人若必晝夜勤汲汲效其不息毋乃太勤而遠於自然之道乎若論道之本然千古世界自動自靜亦無動亦



無靜只任自過自去皆不可控揣拘執之物即天地日月亦在中推移不能強為之主聖賢豪傑亦在中維持不能盡其心吾輩教中人亦在中窺覷測得一二分終不能於川上一款之上再加點綴也然則吾人處世宜如何世界萬變而不定光陰一老而不留風波常動而不息晝夜常運而不間吾既朗然大達豁然盡了則無心以應隨時處中當用世時用可行也行可逝也當渾世時渾可忘也忘可逝也住一日完一日之綱常住一年了了一年之性命可久速亦可仕止無意必亦無固我無可無不可此真吾師心印也彼彼以生莊以沒吾無論矣其間挺然名世峰々如明星之相望涵為道德樹為風節垂為文章布為事業炳々朗々自彼其時譬之川焉濡為潤澤激為波

濤升天為雲物住地為霖雨皆川流之作用皆有功於天地民物若循其本而論請問誰為常住者故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言此六虛世界并世界內區事與我一生身世心勝總只是這般明來暗去便了也此之謂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若我真靈一物本無來亦無去自有大常大定者不曾散亦不曾留獨立千古舉世人與我共此物不得蘇長公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學者自得之沈長水說大義

語之而不情章

夫子之言諸弟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於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情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情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薛畏齋

唐棣之華章

夫子只借詩詞一反言之而於中涵有無限意思此上着一字不得學者宜自玩味徐敬庭讀詩必如夫子然後為善讀然後為有得三復之真是意味深長令人感發興起同上

孔子於鄉黨章

恂恂如也二句一連說總狀其容貌詞氣然在鄉黨似一個不能言者而在宗廟朝廷又却便便言味此二條即得夫子冲和氣象門人亦可謂善於形容徐敬庭

執圭章

門人狀夫子之容貌每着一如字見夫子之動容周旋中禮有

不能擬諸形容之妙徐敬庭

門之出入之如不容圭之輕執之如不勝氣之屏又曰似不息足之蹈又曰如有循門人之善於形容如此同上

色斯舉矣章

昔之記魯論者既述尼師之至言妙道矣其第十章中記衣服顏色動容履處之詳如繪化工者及其羽毛鱗甲根莖花萼色色傳神細々描寫令人若登闕里升孔堂如炙如臨有亦步亦趨之想至其末簡又申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之語令人恍恍含想起江湖風波世路崎嶇之慨即我尼師之言曰用則行舍則藏我於世界中無可無不可嗚呼此孟軻氏所稱聖之時者乎夫出處行藏亦人之巢林藪宅



也舉世茫。繪綴及之哲人遊矣。冥。高飛請繹時哉一篇之  
文。夫曰色斯舉矣。色在人意想有無間。殺機藏之胸中。是鳥也  
何以知之。舉者超然高覽。出塵垢而入烟霄。虞人無所施其巧  
是鳥也。頃刻萬里。豈可籠哉。夫見色知人心。知之速忙。去少傳  
留。仍待將恐禍機卒發。若不及備。嗟乎。士君子見幾斯作。不俟  
終日。理當如此。夫曰翔而後集。既已高舉。飄。遠去矣。然豈能  
終住太空之宇。離却人間世也。故飛去乍迴。左盼右顧。得一片  
茂林高岡。蔚蔚深藏之處。乃始托翼焉。翔之云者。翱翔容與。不  
失吾常集之云者。安定無虞。棲神甚穩。若審之未詳。擇之不安。  
終不敢輕易下來。以干人世之網。故翔舞之久。乃始集焉。嗟乎。  
士君子明哲保身。待時藏器。理當如此。山梁之雉。乃借此一事

發上文之義。山是高鬼地。梁是行路傍。雉是文明物。唯是善伏  
者。身在高鬼。不忘世患。有時而舉。有時而翔。有時而集。故稱時  
哉。時哉。夫子感小物得時。再三吟頌。以為有當乎用行舍藏。心  
事三嗅而作。豈忘德輝夫亦雅見仲子之顏色。故去也。着此子  
路共之一句。正與暴虎馮河義。暗相映發。所謂海鷗忘機。見色  
羣飛人之精神。藏在五鼎機事。機心默應禽鳥。故山間之鹿。可  
以隨處。山梁之雉。不克避厄。師則以仲子學力淺。露不能如  
燧人赫連之世。可係羈以游。攀緣而闢也。乃悟鄉黨一章。模形  
肖貌。着此作結。大與莊周庖牛夢蝶。機鋒相類。人世之難。悄然  
增感甚矣。孔門諸子之善傳神也。嘗試論之。人生不能離羣。責  
入羣而不羣。不特入羣。又能出拔高翔。不獨高翔。更能應時合

窳其用人羣也。天下樂推之不厭。其超世網也。天下仰重而不  
疑。其偕一世與之俱忘。天下默入範圍而不覺。故曰孔子聖之  
時。巧妙只在任止久速間。嗚呼。蓋可忍乎哉。吾想人於生事不  
過如化禽飲啄耳。潤汙之毛。清冷之水。普天之下。何處無之。所  
藉無多。釣餌鳥能及我。終日飛舞。不離林樾。逍遙區宇。聊以散  
百齡懷抱。舊即舊水。童時所游。沒則斂手足。藏焉。瓊閣瑤臺。暮  
金拖玉。所適不過一息耳。此豈我終身定局耶。穎水箕山。潛光  
不耀。時乎時乎。達人高飛耳。吾嘗歷選翔羽中。有三靈物。昔者  
唐虞道洽。削韶九成。鳳兮鳳兮。乃始翔舞。其迹一見足耳。何必  
如後時者。集在新年。別殿數日。乃去乎。夫數日乃去。何鳳德之  
衰也。漢帝時。思高。山惠。秦青宮既定。羽翼何在。帝乃作歌曰。鴻

鵠高飛。橫絕四海。使鴻鵠可羈耶。何殊凡鳥。又奚冥冥之慕焉。  
仙禽員。鳴則九天。自明遠一賦。後子瞻續而廣之。要以托明  
心於寥廓。寄輪羽以西飛。千秋一化。乃來華表。人世紛。可久  
居耶。書稱鳳儀。詩著九皋。易表漸達之羽。自是以下。鵠鵠之羣。  
無足污吾類者矣。然則尼師。拯世之指何如。曰。吾師之心。之道  
與世奉。自是關心特甚。乃世亦何奉。於吾師之有不合於  
吾。不脫冕焉。不詣於衛。不再宿焉。削迹在宋。晏行韜寶焉。式微  
悲辭。接淅負釜焉。俯仰人途。荆榛冒足。何顏何面。干彼彌倉。既  
與主之難期。復灶煬之可畏。所以達人見色早藏。知時速避。策  
白駒以長往。歌紫芝而不來。誠抱精守玄。灌園終身而不悔也。  
軒以論尼師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以為可仕乃仕。否則



宜止耳不可則止是止之時常多於仕矣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以為可久乃久否則宜速耳三年不淹速之時常多於久矣無可無不可時哉時哉以言避世之深遠害之果千古藏神之寶也夫以尼師之聖之才在魯三月後終其身無一過然則攘臂搖目為人流涕太息者何謂世之太勤乎鳥不厭高飛吾望雲而慙高鳥以斯之解揖拱聖門右袒仲子前席子淵宜無多讓焉沈長水說義

顏淵死章

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以斯文興喪歸之於天而以回之死生為己之存亡意其待回也至矣徐敬強

由之瑟章

聖門自有許多階級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有得其門而入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有在門牆則麾之者徐敬強

季氏富於周公章

冉求聚斂不是有心為惡只是被才使了不知不覺做去然學問之道要反觀內省照管本根若狗才而往何所不至便是謀利計功之私亦只是這一條路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聖門之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一失足便了不得故鳴鼓而攻欲急救之在冉求不覺在聖人看來罪惡極大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容緩故言之嚴切如此薛畏齋

冉求無謀利計功的心他做的却是謀利計功的事以其有是

事故曰非吾徒以其無心是故鳴鼓而攻猶可救藥也同上

柴也愚章

愚魯者精神內守者也辟咎者精神外馳者也務內者外不足而內有餘進道之資也務外者外雖可觀根本荒矣如何入得道此正學術內外之辨薛畏齋

顏淵後章

昔夫子獨薦顏淵為好學後儒因為邦之問又許以為有王佐之才陋巷簞食毫髮未微世用四代禮樂非同設施何取而稱王佐獨家語所記孔語有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其所作用器可彷彿猶為未盡及諸論語至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聖人此言亦有若喜若驚之意蓋倉皇避敵彼此

相知存亡而不相知一旦相見不覺其驚喜之交集故如此也試看顏子如何對答神閑氣定不疾不徐執誼甚高致詞甚壯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此言蓋非見夫子而後知其必在故不待見夫子而後不屑為徒死也他章夫子之自言也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夫子蓋有以信己之必生而不能必顏子之不死顏子則有以諒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胡氏所云捐生赴難請討復讎自是師弟綱常豈知夫天既無遠喪斯文之理孔子又焉有遠離凶難之事於此信得命及乃為知天於此透得關來乃為達本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此顏子之所以畢竟真知孔子也捐生請討之論去此識見胸襟何啻天壤古稱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正是此等景象。此所以垂裳恭己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佐王之學。際時行通。直致唐虞。躋民仁壽。若顏子真優為之矣。李見羅

### 季子然問章

愚嘗看孔子最渾厚。却最激烈。其言語最和平。却最峻厲。如答王孫賈媚竈之問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季子然由求之問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皆凜然斧鉞冰霜。剗根折節。震動肝膽。其判道理處。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截然斷蛟刺兇刃。不濡血。後來每誦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句。以謂有裨風化。不知其骨髓。蓋脫自夫子也。夫子到義所當斷處。其峻切。亦豈減於伊川。此所以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至於接濟不脫。

寬灑然滿然。無毫髮滯滯也。江漢秋陽。愚每謂要於此等處看。此處斷不消別無有秋陽。江漢李見羅

### 子路使子羔章

人若少年做事。他聰明觀貼得起。血氣助襲得來。事儘做得。若不曾收斂。見得理分明。聰明血氣。有時而衰。到四五十。便使不去反壞了。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若收斂聰明。以擴充其身。心不馳騁於事物。使聰明愈斂。而理義愈明。到得積久。則血氣都化而為義理。四五十時。純是義理用事。乃為明體適用之學。格天事業。從此而出。古人定制。使人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政。欲乘其理明義精。氣質變化之時。而用之意。正如如此。夫子之惜子羔。豈是為欲他讀書也。子路若肯沉潛內思。悟得夫子

之意。長多少見識。却只取辨口頭言語。教人更不好與他說這樣話。此便是佞之為害。薛畏齋

### 子路曾皙章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是恃其智能才美。有取必之心。曾點遇眼前景。做眼前事。說眼前話。都不見他智能才美。無取必之心。心無取必。智能才美不用。則事功所發。莫非天理之當然。以理應用。而不以己與之推之。堯舜事業。不過如此。三子事業。是世上少不得的。他所少者。只這些意思而已。夫子與點。所以教三子也。然曾點亦只是氣質好。聰明見得到。不是從學問中實得的。何以知之。觀其言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夫三子之言。便是曾點之言。各言所志而已。有何高下。夫子所以哂由者。蓋為世

間的事。凡所當為者。皆是天理合當如此。與吾性分中都無所與。而吾之應之。亦只是感通順應之常。智能才美。都無所用。有何功勞。有何所與。三子却說由也。為之求也。為之非曰。能之。恰似從他智能才美中。做出來。都無個順應感通。遜順的意思。不如曾點無所容心。思不出位。却見得這些大意。夫子所以哂由也。哂由者。所以哂三子也。曾點若是實見得這道理。理會得夫子的言語。則三言已盡。何須更問。却又問求。亦不是為邦。蓋疑夫子之哂由。哂其為邦也。知為邦之事。便是浴沂咏歸之事。都是世間少不得的。除却為邦。亦無志可言。無事可做。矣。更說甚浴沂咏歸。以此見得這些道理。曾點不曾實有諸已。只是聰明見得到。還須從事學問之功。在事上理會。故夫子實其為邦。



以明有此志即有此事內外本合一為邦不是可哂的有了曾點之志要在三子事功上見有其志而無其事則事理不合一曾點之志亦無用處乃所以教曾點也薛畏齋

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必問其人之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在此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之外三子必要人知方行得曾點不論人知人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拘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曾點取必於己三子等待他日做曾點只在今日行三子揀擇地方做曾點即在此地行此夫子所以獨與點徐繼畲

曾點之言志便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如暮春只目前時候不待三年春服既成亦不待玄端章甫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皆同儕皆魯產不必其可事之君可使之民於沂而浴於舞雩而風沂與舞雩皆魯境也浴之而風適吾情也又非有若邦國宗廟之不可必為國相君之不可期道理取之左右事功付之倘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殆即夫子老安少懷之志也同上昔者夫子之高第弟子由求點赤曾在沂泗之壇奉子之邑笑於時子見英賢滿座點有世思焉欣然語之曰我固有一日之長然談道述志不讓於師今日却須有懷必吐譬則家懷荒田之壁人握靈蛇之珠今者試各吐珠發壁以相示爾我知交盡傾懷抱斯乃天下至暢快事即莫我知乎吾徒足以樂此

吾無憾焉爾已此夫子一片真情穠意淡融亦何所着意其問者哉及子路以可使有勇知方對夫子哂之求見其如此避席曰願得小國試焉可使足民未及見求如此避席曰願為小相奔走而習禮容焉子於兩賢都無許可及點含瑟雍容稱言損讓所志者乃與三子兩不同沐春和浴沂風雩詠歸浩蕩全非子所屬問朱子另作一道空曠無倪文字不覺喟然嘆曰吾其與點乎此道此心千古未契點即稱了達乎猶然言下生疑即有與有不與有哂有不哂用者反見哂不見用者反見與於是點亦疑之矣問三子者何如疑其何以不與也問何哂也疑其以為哂也問求未獨非疑二子者亦以為哂不與也夫既疑三子者皆以為哂不見與然則夫子獨與點者將以

不為邦乎大非子之指矣子第隨問隨答淡融終不置可否軒輊乎其間則夫子之志溫厚可思也余讀書至此掩卷自怡而試言之曰夫子之道惟顏氏獨契之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所云有是者何物出以示人袖之懷寶我有此寶我自樂之曰用尋常何之非是豈必舍素位而旁睨乎不必行亦不必不行用之則行不必藏亦不必不藏舍之則藏我既有此寶用不加之舍不損吾輩舉教友高談亮豁等富勢乎浮雲吾獨能為此耳用舍大率由人故自別於夷齊之儔曰我則異是無可無不可非漫無指歸也在我者自有自足無所不可也孟子知其心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若曰仕則仕久則久耳倘時之無常乎即止即



速飲而懷之吾何心之與有嗚呼此點之言現在即真意必俱忘正合聖人當日行境固所酒杏壇前一幅玄圖也吾不與點當誰與乎後之說者又因點之再問疑復生疑解中覓解以為三子之趣不如點之高又以為點之虛不如三子之實又以為先與點以廓三子以抑點而高則再與三子以抑點而進之手實則如是者胸中分別太多既失聖人無意無必之心矣而學道之家玄峻其說以為點之志可以同流天地一體萬物肩齊堯舜指顧唐虞斯不乃求之太高言之小過乎吾以為夫子之通用行舍藏之道也夫子之心無可無不可之心也顏氏得其微點也能言其解三子解與不解未可知然皆有裨當世之用之皆可行特以不知不行即謂其必逐功名間者又非也

或曰子之說誠辯矣安知果夫子指乎曰夫子固云我特哂由之言耳他日曰可使治其賦也於求於赤孰非十乘之才而又何哂乎然則始問何以者此物是也藏可行也後稱與點者此物是也行可藏也由亦與求亦與都無不可用者此物是也四子與夫子始終共行藏者也無軒輊也一則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再則曰三子者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設使其時顏氏在外夫子曰自言豈別作一解乎亦各言其志也已乃若世方清恬羣才秉軸禮樂輝燦兵食給足而令我輩不用之人曳裾春風之中嘯歌綠水之濱倘亦若曾氏之游泳程氏之吟弄乎不知賢豪間涉論以為我輩視堯舜氣象何如也沈長水

顏淵問仁章

人只是有這形骸軀殼便為那形骸軀殼不特好貨好色好名好利百凡動作要占便宜亦只是為我人雖曉得私己是不好事及事到面前不知不覺又看得自己身上重了所以己最難克門人之記夫子曰毋我亦只是此意徐敬強克字勿字皆是着實用力字而克字如斬截不容復續勿字如提防不容復潰均非至健不能同上

仲弓問仁章

克己復禮者理為主如天之包地萬物變化於其中矣故曰乾道主敬行恕者順理而行如地之承天物各有則不敢踰越故曰坤道薛畏齋

子張問崇德章

從如人之徙舍安土重遷人之常情畏難苟安人之通患故夫子以聞義不能徙為憂而以徙義為崇德徐敬強

季康子問政章

康子繞說個殺字孔子便說個善字來換他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為善人康子之意專任刑孔子之意專任德徐敬強

衛君待子章

子路問為政奚先夫子以正名答之當時使夫子而執衛國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鄆朱晦翁之所謂避父及近世陽明先生之所謂感化非不為衛國處分然終以己之心度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



止是也徐微強

魯衛之政章

衛之政父不父子不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遜於  
邾而死於越出公奔於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徐微強

苟有用我章

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必世後仁聖人之作用也大國五年小國  
七年大賢之作用也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可使足民賢人之作  
用也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善人之作用也古人之用世皆  
可以計時而考成非若後人之隨世以就功名者也徐微強

定公問一言章

此章要看個幾字大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如知為君之

難也不幾於一言而興邦乎如字與不幾字字字正相應此中  
便含有不如此則興邦未必不至於喪邦意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不幾字字字正相應此中便  
含有不如此則喪邦者亦未有不興邦意興喪之源分於此  
而興喪之幾亦介乎此夫子數言真為治之藥石徐微強  
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  
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家語孔子告哀  
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憂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  
之端君以此思憂憂可知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危可知矣史記子思言於衛侯曰君  
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

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  
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  
從生同上

葉公語孔子章

林氏曰石碻之為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璫之為子而不隱其父  
懷光祇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碻以父殺  
子於理為順李璫以子告父理似欠安然李璫恐其君不知備  
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其後又能死之此為得也徐微強  
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  
之終兄先有終兄之曲不必問其所終之事也臣之訴君先有  
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事也同上

行己有恥章

子貢問及今之從政是他本心要做的蓋當時論者皆以才不  
說德只說這個便是士了聖人說才是器德是器中所容之物  
有德而後才為有用猶有物而後器為有用也若有才而無德  
有器而無物何所取乎況今之從政者都是小才如斗筲然終  
日戚嗟而無合勺為己有德來撤去何足算數蓋根基不立只  
做得這般樣人無可施學問處不可以進於士夫子所以寧取  
磬者以此薛畏齋

不得中行章

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  
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脚不仆狂者如鵬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猶者如鶴鷺之標致整潔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猶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徐敬強

### 不恒其德章

做不善事的人其心未嘗不自愧若或進之也觀於此詩可以惺然故夫子欲人玩其止。薛畏齋

### 克伐怨欲章

克伐是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是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欲而生也。徐敬強

克伐怨欲不行是無根之善有種之惡雖能力過其衝而所謂克伐怨欲者固在也一旦防檢稍疎將投閒抵隙勃然而出其難者於是乎不足恃矣可以為難不是詞之詞此非學者正

元難後獲何也

當工夫聖人全不以此教人或以難為勉然仁為自然大綱存天理去人欲說者謂為求仁大加克伐怨欲不行夫非去欲之法乃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以存仁微矣微矣却又點個難字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借謂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而自其與力處亦叫做難如何叫做着加原憲蓋是個刻苦做人者克伐怨欲一切剗制同既倒之瀾障而束之使不得行難矣難矣故曰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尚有一說古稱涓涓不息流為江河綿綿不絕持斧柯解牛者刃遊虛空破竹者無煩着手難易迴然理可槩見子夏之交戰而癰病亦坐此難矣難矣故曰自其與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即是其得力處原憲之所為可許也由後之難

其所與力處即是其受病處原憲之所為未可與仁也知克伐怨欲不行者之為與力而所以求仁者可以照知其用力之方矣。李見羅

### 南宮适問章

禹未嘗躬稼也而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稷未嘗過門不入也而孟子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此可見古人文字之不拘。徐敬強

### 愛之能勿勞章

要曉得此是誨不是諫諫者小臣之職誨者大臣之通誨誨誨字自有深味。徐敬強

愛也以災異譴告忠告君天之善誨也愛人以德師道亦有之忠告導交誼亦有之即夫子所言忠愛亦初未必拘於君臣父子之間也。同上

### 為命章

禘謀不足取之世叔世叔不足取之子羽子羽不足取之子座討論其草創而不為矜己之長潤色其脩飾而不為形役之極故能合眾人之能以成有國之美。徐敬強

### 或問子產章

彼哉外之詞人也內之詞。徐敬強

子路問成人章

才質如鉛和禮樂如真丹鉛汞若無真丹點化不成黃金忠信



之質未養成之丹也亦勝是邪空鉛汞無用處薛畏齋

晉文公誦章

此是當時一大斷案孟子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子有此斷案在胸中所以作春秋每與齊桓而方晉文又於詩錄木必而唐風不錄晉文亦是此意徐敬弦

子言衛靈公章

孔子因靈公之無道而又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皆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此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徐敬弦

陳成子章

君曰告夫三子是君下替而不君之三子告不可是臣上凌而不臣徐敬弦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涵許多意思臣之弑君已不待言而鄰國之不可以不討賊君之不可以不命三子三子之不可以不從命皆在其中此等言語自非夫子不能通同上

蘧伯玉使人章

欲寡其過而未能七字意味深長義理凝聚最宜詳玩徐敬弦

君子思不出章

思不出其位此理最妙不惟能盡其分且亦能定其心徐敬弦

疾固也章

固者蔽錮此心之仁故為可疾薛畏齋

莫我知也章

不怨不尤是下學上達張本蓋有怨尤之心則滯於物他下學

處更超事物不得無怨尤之心則虛明不累而日用人事間莫非天理心與天一則精微之妙豈恒情所能測哉薛畏齋  
薛敬軒曰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為一知我者其天是天之心與聖人為一徐敬弦

子路問君子章

欲立欲達意同脩己少不得在安人上見

說脩己以敬已是盡了安人的道理子路少之可見他學問不合一處還說如斯而已則此心全沒個商量學問全沒個着落故夫子以堯舜猶病抑之

衛靈公問陳章

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

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往徇陳蔡而厄於兵間也徐敬弦

賜也女以子為章

多學而識則以聞見悟吾心其機室一以貫之則以吾心統事物其機神徐敬弦

到一貫依舊不離多學而識上薛畏齋

一以貫之者他記我多學而識者我記他同上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常目在之意若把一個志信篤敬常看在前便如司馬溫公常念一中字便是執着了聖門之學不如是故論參前倚衡當在勿忘勿助之間參前倚衡其功密故然後行其機順只在參前倚衡處做下工夫到得發達見



遠出身加民便如中流自在更不費推移之力矣徐儼

顏淵問為邦章

顏子克己復禮所立卓爾夫子告以四代禮樂足矣而復有鄭聲佞人之戒何哉舜之授禹允執厥中足矣又益之以三言又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子之意即授之意徐儼

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韶樂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井田學校是也同上

舜咨十二牧終于難壬人命九官終于聖說說孔子答為邦終于遠佞人一也同上

蔡氏曰周人建子先儒議論紛：不一有謂時月俱改者漢孔

安國鄭康成之說也有謂改月不改時者宋程伊川胡文定朱晦翁之說也有謂時月俱不改者蔡九峯之說也至於元儒吳仲達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說而力詆蔡氏之非謂以言書則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是將何所折衷嘗得善齋讀書錄見其所作周正辨謂周人未嘗改時月而獨以建子為歲首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且歷引易詩春秋周禮論孟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以明其必然者今亦不能盡述其大畧謂正朔與正月不同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

春二月無水可也書史又何以名春秋

月也後手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十月朔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以十一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首但史官紀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萬世也是春秋之于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若然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統言之則為人以時言之則為春以月言之則為正揆之於理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法

也愚按此說實本於元儒朴卿呂氏所作春秋或問以為周禮有正歲正月之文其說尤為詳備足破千古之疑蔡氏所引即其故說同上

蔡氏又曰春秋春王正月即是夏時之春夏時之正月時月俱不改但用以十一月為歲首孔子作春秋不始書冬十一月而首書春王正月便是行夏之時

後儒因顏子問為邦孔子酌四代禮樂以告之因以為有王佐之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顏子之無忝王佐明矣然此特夫子論耳非顏子之見諸設施也昔人謂南面而治天下所共理者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堯憂舜舜憂禹為學求人汲：皇：孔



孟之心千載如見。蓋除却子靈毓秀為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經綸以維持世界也。家語記孔子曰。自吾得爾。而門人益親。只門人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此顏淵死。所以子哭之慟也。蓋佐夫子之行道者。顏子也。窮居則佐其師以求友。達處則必能佐其君以求賢。李克所謂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所與者如此。則所舉者可知矣。此則真所謂佐王之才也。又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只子在兩字。是有多大識見。恰好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同一主見。何須說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審如是其所見者淺矣。其所以自衛者已疎矣。又何敢死一句。却又何等擔當。何等委曲。此又所謂佐王之才也。終日如愚。到此倉皇急迫之際。氣定神閑。萬

兩千斤道出一句來。真見力量。李見羅

人無遠慮章

遠慮者。此心無一息一處之不到也。一息不到。則有一息之憂。一處不到。則有一處之憂。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薛畏齋

不曰如之何章

如之何。如之何。曾在心上理會一番。便差了一好樣。若心亡的人。便沒奈何。薛畏齋

有一言而可以章

不欲處。即是非理。非理動處。真心自知得。恰依舊放過去。此是私欲盛了。真心作主。不定不能如心。故學問之道。只是不欲處。

能勿施始。得得了真心。便一了百當。下學上達。只此一事。故可以終身行之。子貢被聰明使了。連真心都瞞昧却。故夫子欲其反諸心而求之。此與非爾所及意。同亦求仁之方也。工夫重在勿字上。薛畏齋

人能弘道章

人心覺處。就是通曉覺這通。便可參天地育萬物。何弘如之。若離人則無心。離心則無覺矣。道從何處來。如何弘得人。故以人弘道。則可以道弘人。則不可。凡離性求道者。皆以道弘人者也。薛畏齋

天下只有此兩種學問。人弘道。聖賢之學也。道弘人。異端之學也。以道弘人。則道自道。我自我。模擬雖似不離知識之私。形氣之害。安能超然軀殼之外。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同上

人能弘道。這人便可喚做道。以道弘人。道與我不相干也。依舊血肉之軀而已。同上

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書曰。人為萬物之靈。易曰。神而明之存乎人。人者。天地間靈物。惟靈能覺。惟覺能運。惟覺能轉。惟覺能深入。惟覺能充拓。惟覺能變化。故天地賴人之心。靈裁成範。圖佐其所不及。人物賴人之心。靈開發宰輔。各安於天地之間。日月賴以明。山川賴以奠。三綱賴以立。五典賴以敷。九疇賴以紀。八法賴以脩。自有宇宙。繩牒來四千。年到今。此道堂。鬼於天下。豈非人之力而何也。若夫道者。無一息不行。天壤無一日不在人間。其體自然。無思無為。其物混成。不增不減。其



運無心。無成無毀。自有宇宙四千年到今。得之者聖。失之者狂。順之者治。逆之者亂。通由人。塞由人。用亦由人。不用亦由人。用之大由人。用之小亦由人。道安能主張充拓。以大斯人於天下。故道常虛。虛中有靈。獨鍾於人。人常靈。靈却能透入六虛。却無所不極。唐虞之道。萬古稱隆。是堯舜弘之。非道弘堯舜也。洙泗之道。萬古稱極。是孔子弘之。非道弘孔子也。人之力量能弘道。乃所以弘人。人弘道。道弘則非人不能也。若自肯擔當。自肯獨往。即堯舜孔子來。尚有無窮世界。無限精微。待我輩充拓。與言至此。能不慨如。故曰待其人而後行。此孔孟自任之至也。  
沈長水

### 吾嘗終日章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聖人也。曾從辛苦中。思索一番過來。到得後面。舉眼都是這個道理。比那思的時節。較更着實。故曰不如學。其實無聖人之思。不可以言聖人之學。學者不可徒徇其言。又墮於不思的一邊去了。  
薛畏齋

### 當仁不讓章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形焉。此是好事。那時節便是師在前面。須着去做。不讓與他。這個心是人。如此個。一般無所為而為者。這便是擔當仁處。此是聖人指出人心一個當仁的本體。示人言如此。乃可以為當仁也。蓋曉得這個意思。則當仁的道理。便在面前。不然則當面蹉過。可惜也。  
薛畏齋

### 師冕見章

朱震謁謝上蔡。謝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少選日。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教各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徐敬強

### 季氏將伐章

玩夫子此章。憫然有公室之思。一以懼季氏。使不至於逼上。所以安魯。一以責冉求。使不至於逢君。亦所以安季氏。本為貪利。乃曰除害。故為冉求之飾辭。有國有家。以諸侯大夫言也。指魯君季氏也。曰。患因季氏之為子孫憂者。言曰。貧窮。因季氏之欲伐。顯史言曰。均安。因季氏之不得於魯君者。言曰。徐敬強。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氏之身。季

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其後時貴者出於公山。墮費者出於孔子。則季孫之憂。果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同上

### 天下有道章

陳止齋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貽定哀之春秋也。徐敬強。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亦足以見夫子寓意之深。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而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而歸之於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同上



益者章

蓋字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之意損字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之意漢人有曰種樹畜養不見其益而長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此可以見損益之義徐敬強蔡傳解曰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趨避便是直此頗與朱傳不同同上便辟便佞皆便也便於人則人損驕樂晏樂皆樂也樂於己則已損天下之事未有不成立於憂患而敗於安樂者同上

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人之真性如此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從真性上建立起來有此真性擴而大之方能心境合

一神化無方即看來誠於好惡如孔子所謂善人有恆孟子所謂善人信人求志達道則聖人君子美大聖神之流即薛畏齋志與道都在吾性中隱居乃所以求吾之志行義乃所以達吾之道外面的物事就是裏面的物事那個真性直包羅天地充塞無間人；有此真性那個能充擴得到這田地故曰未見其人也同上

齊景公有馬章

景公千駟不如夷齊之饑死顏子一瓢乃同禹稷之用世學者於此可以深省徐敬強

陽貨欲見章

使陽貨欲見而即見之有餽而不往拜之往拜而不問其亡遇

諸途而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有節度其答之也立談數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於亢遜而不至於屈直可以為處惡人之法徐敬強

公山弗擾章

如有用我其為東周聖人作用神化莫測豈可以尋常藥論近世林氏乃謂夫子見用必因陪臣還政於大夫因大夫還政於諸侯因諸侯還政於天子所以說為東周此如稱貸之人挈物以償人由甲以還之乙而又由乙以還之丙其為說之難有不待辨而明者也而以擬聖人之施為亦謬矣徐敬強

聖人道大德容人；傾慕公山弗擾叛逆之臣身處死地思量只有孔子救得他他來召子亦只為救死之計如今之罪人去

此段可去

由也女聞六言章

蔽只是此心被私意遮隔了私意遮隔一層此理便通達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故須學以去蔽然學又須好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反增長得蔽去他不得好學如何只是隨時隨事有得於心如誦詩便有個興觀羣

禮佛一般思量只有佛超度得他故曰豈徒哉言他必定辨得一片信心來也孔子到那裏必將陳君臣之義以感動其心使之釋邑請罪就死司寇那時節季桓子亦必感動知得家臣不可叛大夫大夫亦豈可叛諸侯必將歸政魯君魯君亦因此感動脩舉周政以事周天子一舉措間而名分正綱紀立政治脩文武周公之治赫然復建於東方矣豈不可以為東周乎薛畏齋



怨的意思見賢便有個思齊的意思見不善便有個內自省的  
意思這個幾微處一毫私意也容不得如此則真心發見氣質  
不用事這個真心便是德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便是  
仁這道理分曉不可陷不可固便是知實有此理無所為  
而為便是信順此理而達之便是直發之勇決處便是勇此理  
不屈不撓處便是剛皆不從外得者此之謂好學子路知學未  
必知好未免滯於口耳則理未透徹其蔽有所不免矣夫子之  
言亦因其病而藥之薛畏齋

### 小子何莫學章

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  
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自得矣必請涉帖而後可以言事父

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繫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  
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耶且  
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又安可謂篇  
皆有之也徐敬庭

### 禮云禮云章

禮云一章且不說出敬和二字令人一唱三歎深思而自得之  
其味深長君子語道所以貴於涵蓄徐敬庭

### 鄉原二章

上章以似德而亂德故曰德之賊下章可以蓄德而不存故曰  
德之棄賊之云者若加之以傷殘棄之云者若委之於途途徐敬庭  
鄉原章

鄉原同流合污似權而非權害於權者也其忠信廉潔似經而  
非經害於經者也薛畏齋

色厲內荏是穿窬之盜鄉原是劫殺人的賊不畏人知者同上

### 鄒夫章

王氏曰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  
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弑父與君徐敬庭

### 子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一節早是把真機盡洩方欲無言已自言盡了更又  
何言徐敬庭

### 宰我問三年章

三年為禮三年為樂此是外面把持的學問他以食稻衣錦為

安未必是他真心蓋他認得這個事該做就做了何暇求諸心  
然亦可見務外學術驅率天下能使人喪其真心如此畢竟喪  
不得如夷子思以易天下而厚葬其親畢竟到真心上過不得  
處依舊不肯此異端之所以不能勝正道而先王之制所以至  
今不墜也夫子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不管三年與  
晷是宰我之所必有既有此心豈得安於食稻衣錦亦可逆知  
其必不安也兩言汝安則為之言看你到那時安不安也末節  
是推所以不忍不安之故決言宰我既逃不得要短也有不能  
孟子之所以不忍不為者乃至愛根心而然非有所強也此宰  
我之同情宰我既與人同其愛又安能與人異其情乎薛畏齋  
禮樂以養吾心之中中和是人情恰好處如有三年之愛則



通服三年之喪此禮樂之本原儀文度數之所從出也寧我不求諸心之所安而從事於儀文度數之間以求免於崩壞抑未知同上

飽食終日章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到博奕使用心然則終日之間心從何處去博奕之時心從何處來無他用與不用耶人若能回頭轉腦都如博奕之用心則虛靈知覺無處不到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而聖亦不難矣此是一個提省人心的大機括學者讀此便當醒然孟子引好貨好色之心達天德亦此意薛畏齋

君子尚勇章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粗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得亦

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答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徐敬

君子亦有惡章

君子亦有惡賜也亦有惡兩亦字俱當玩夫子所惡惡人之不善者子貢所惡惡人之似善而非善者徐敬

楚狂章

欲與之言亦只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徐敬

長沮章

是知津矣四字含蓄有味禁溺比長沮之言發露殆盡夫子只就禁溺之言反之而長沮亦因以見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便見聖人容受天下之量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便見聖人幹旋

天下之權徐敬

周有八士章

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繼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廢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三仁之不幸而值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皆不為無意云徐敬

士見危章

見得喪祭皆言思而見危獨不言思者蓋死生急迫之際須有激昂慷慨之氣方能致命一有徘徊顧念之心則不能矣所以看不得思字徐敬

執德不弘章

執德不弘的人得一善自以為足有一善便要人知說他不善便不能容受人不知便有所不滿此其胸次狹隘安能悉有衆善信道不篤的人其初既見得是少間又被人搖惑有所改移或移於是非或移於利害此其胸中眩亂安能服膺勿失此所以不能為有無也

徐敬

執德不弘二句無病焉能為有二句便有病聖人也說執德弘信道篤但不以有無子張分明看事說他意說無所不執無所不信之謂有執而不弘信而不篤這所執所信還有限不是道德之全體算他不得是有一無所執一無所信之謂無他如今亦有所執亦有所信不是全然無見的算不得他是無以有無



多寡說道德則德非根心道非率性之謂矣若根心之德須是無所執乃能無所不執率性之道無所信乃能無所不信蓋人心原無一物人性上亦添不得一物故也豈可以有無言哉故添着下句便有病薛畏齋

### 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尚不難至月無忘其所能方是難知所亡是用力處無忘所能方是得力處人多是忘了又從頭做起所以常如此不能長進然所謂無忘亦是得一善服膺弗失之意若只是博聞強記亦是為心之累徐敬弦

### 大德不踰章

事則有大小矣心有大小乎哉小節之失畢竟是心病說不得

可也薛畏齋

###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子夏之學俱是分本末為兩段事子游之意以為教人以末就當教之以本如何專把末教他子夏之意以為本末兼該是聖人事教學者須當先教以末後教以本其實皆非也本就在末裏頭精義入神就在灑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是灑掃應對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待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孰謂末之外別有本之可言哉薛畏齋

### 孟莊子之孝章

獻子歷相若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所用之臣必嘗所行之政必善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

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此夫子之所謂難徐敬弦

### 孟氏使陽膚章

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心常行於法之中徐敬弦喜心生於任法任法者有時而或濫矜心本於好生好生者終歸於無神同上

### 君子之過章

君子之過亦有不同或進脩之功未能遽底於純而一念之雜雖感德無以自免蓋有不自知焉而或罹於過者若顏子之過是也或事變之來未必盡如吾意而兩難之際雖善道無以自

全又有不得已焉而冒有其過者若周公之過是也徐敬弦

### 衛公孫朝章

子貢之答太宰則謂其縱諸如其答公孫朝則謂其學諸人縱諸天者夫子之所以將聖學諸人者夫子之所以益聖徐敬弦

### 堯曰章

堯舜揖讓湯武征誅是帝王之大事故篇終及之許大天下堯舜以之授受其所囑付只是四三言而止至舜之授禹又更無別說此可以想見當時聖相承精神契合宇宙清寧氣象至湯之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却實辭說然亦只陳之誓告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植風紀之事却實氣加比之湯時又自不同此可見世道人心之變更帝王之所



以隨時區處者不容不如此也徐敬修

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

四句見在己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同上

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去加富

善人把此做個第一件事即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法此是帝王

收拾人心之要術同上

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詞或述其事湊成武王

一段事實同上

堯曰一章

事各有理中也者得其理而時措之謂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

放伐孔子之所謂五美皆事也堯舜禹湯武王孔子得其理而

措之則為中謂之寬信敏恭謂之美苟不得其理而措之不時

則惡矣事之美惡係於心之中與不中措之時與不時而世之

治亂學之得失君之仁暴人之聖愚皆於此分堯舜禹湯武王

孔子或達而行道於上或窮而明道於下不過以中道相傳而

已中也者十聖相傳之心法也一部論語只說得一個中字欲

人得此理於心而時措之故記者於篇終提出一個緊要字眼

示人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明此義則事有得不

然則是侮聖言也薛畏齋

語孟說畧下卷

無錫顧憲成涇陽氏輯

孟子見梁惠王章

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於此分明則純王雖御君子小

人皆一時動破於此不分明則彼此出入千蹊萬徑終溺於利

欲而不自知此聖賢開口第一義也是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

七篇之論以此而始徐敬修

商鞅告君三變其說彼其刑名慘刻之學惡孝公之不能從故

虛張帝王之道以脅之然後有以堅其說而行其志又有中無

所主惟視人君之向背以為說者則兩開其端而使人主之自

擇若孟子之於惠王其於利則曰何必其於仁義則曰而已矣

啟乎此而閉乎彼示其從入之門而杜其不可由之途辭嚴義

正確乎不易誠為愛君之厚也同上

利害兩字原是相對的義利兩字亦原是相對的故利中必有

害義中必有利乃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同上

天地間只有理欲二途從天理上發雖人欲上事亦理也從人

欲上發雖天理上事亦欲也故孟子告君不禁他欲只從他念

頭上分別一個義利公私蓋未有正心而事不正者此大臣格

心之功也。鴻雁虞虞君子之所有只是賢者樂不賢者不樂

何者賢者之心公於人不賢者之心私於己也樂不樂在心不

在鴻雁虞虞惠王但當自慙其心之不如賢者不必以鴻雁虞

鹿為慙也蓋世未有絕物而可以言心者惠王若能存其心則



鴻雁麋鹿之樂正是他賢處也而可以為慚乎然因鴻雁麋鹿而興慚亦可驗其良心之不容泯故孟子因而進之蓋道心就在人心中是處便是道心非有二也薛畏齋

### 沼上章

孟子與時君言有二法有時君以為可而孟子直以為不可者如何以利吾國而曰何必曰利欲問齊桓晉文之事而託之以無傳是也所以嚴其私欲之防於惡機之方動而遏之也有時君疑其不可而孟子以為可如賢者亦樂此乎曰賢者而後樂此寡人直好世俗之樂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寡人好勇曰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寡人好色曰昔者太王好色是也不拂其欲而亦不縱其欲引而

納之於聖賢之域也以世俗觀之利國之問桓文之問若無害而可喜者顏拒之甚嚴臺池鳥獸鐘鼓苑囿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深有所妨於治者顏以為無傷似非告君之道自君子觀之一操一縱一闔一闢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事庸君之法自當如此漢武曰吾欲云云此正欲為堯舜之機也而汲黯乃於建策之中而深發其隱瞞其所忌諱而遏絕其慕治之善心忠則有之而引君之道未盡也雖然無孟子之才而竊效之又未有不流於譎且佞者矣徐敬修

言利言仰蔽心之全體其為蔽也大好勇好貨好色蔽心之一障其為蔽也小同上

上只曰賢者亦樂此乎下承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也文勢甚緊即將一句翻作兩意即將他人之語翻作自家機軸此是文字絕妙處同上

皆樂在君身故終至於享其樂皆亡在民心故終不能保其存文王之得其民也雖上之臺池鳥獸而民亦加之以美名桀之失其民也雖上之身而民亦欲與之偕亡此可以觀仁不仁之驗同上

利國之對辭嚴義正法言也沼上之對辭達意婉美言也法言而不能改美言而不能繹則亦未如之何矣同上

### 寡人之於國章

盡心焉耳矣一句便是桀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雨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禁令全今無施為只是一箇盡心便是

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何可遂望民之加多也徐敬修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此古人井田之法設為大較如是中間織悉委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在後世決不可行緣此等法與封建學校選舉兵制一齊貫串舉則皆舉必有古聖賢萬物一體胸次又終身久於其職方幹濟得來罷侯置守之後官無久任而一體之學亡痛痒又不甚切已當使誰為之故趨時達變反不若柳子厚蘇明允葉水心馬貴與之言為不迂也同上

聖王之治天下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民士農工賈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病醫藥其死葬埋祭祀故孟子論王道始終不外農桑田宅魚鹽雞豚



狗彘之間養生喪死序孝弟之際非有空虛無據之理高遠難行之事所以為聖賢有用之寶學也同上  
人死則曰非我也人死二字中消耗了許多百姓所以民不加多哉也二字便與河內山河東山二句相應同上

承教章

天地之間人為貴曰率獸而食人也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人不可象而用之況可飢而死之乎又況可率獸而食人乎此是孟子深文手段亦是文字妙處曰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此是發梁王惻隱之真機也言至於此為人上者可以警心而惕息矣徐倣注

孟子於齊宣一相見便將他一點愛牛之心提醒於梁惠一相

見便將許多說話提醒他一點不忍人之心此是行不忍人之政的根子故每惓惓若此苟無是心則雖有施為皆是徒法何足以語於治哉同上

晉國章

當時七國之君專事富強以為不嚴刑則無以約束其民之筋力而使之至於強不厚斂則無以充實其國之倉廩而使之至於富夫是以虐用其民而莫之顧也孟子一開口便道着省刑罰薄稅斂是其所言每每與戰國策士相反然至於深耕易耨則富亦在其中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制杖以撻秦楚是強又未嘗不在也徐倣注

梁襄王章

此是有宇宙以來世代所以興亡一大機括自古未有嗜殺之君能得天下者亦未有不嗜殺人之君不得天下者以天心言之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使司牧之以不失其性豈肯舉元元之命而投之於穀朴者之手也人心言之載之為君將以祈全其性命而已網罟陷阱之區鳥獸且知避之靈而為人豈不如物人方嗜殺我乃相率而歸之天下寧有是理耶然秦法如秋荼而卒并吞六國混一宇內豈孟子之言有不驗哉以勢劫之不能再也卒之得天下者除秦苛法之沛公也孟子之言於此益驗徐倣注

齊桓晉文章

孟子此章反覆攻擊細看來俱是一難一解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此是一段發難語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此是解上一段之難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又是一段發難語蓋亦反其本矣與則盍反其本矣此又是解上一段之難總而言之第一段發難是欲王之察識是心也第二段發難是欲王之擴充是心也第三段發難是欲王之作用是心也

人之所以一體萬物兼濟四海者惟此心而已人患無一點不忍之心既有此心則天下更有何事難做更有何物不在吾之度內然這一點不忍之心觸物而見端倪甚微推而行之功用甚大其端微故非察識之智者不能明其用大故非有擴充之功者不能盡孟子此章反覆詰難無非欲齊王推是心以及天



下而已。一開口時便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乃是孟子於利欲叢中，揭出一點真心，以示齊王。齊王不能察識此心，乃曰：是誠何心哉？是自有而自昧之也。及孟子告之以見牛未見羊，以激發其不忍之心，遂不覺前日之心，戚戚萌動，而又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則是雖真心而於所以推廣是心處，尚未之解。故孟子又告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正言心之所以合於王也。然齊王雖識真心，孟子雖告之以推廣之術，而齊王所以終不能作用是心者，則以其心為物欲之所蔽也。故孟子又告之曰：心為甚。王請度之。繼而曰：然後快於心，此又是齊王妄心。孟子故即是以啟發其真心也。至於兩反其本，而是心之足，玉有明驗矣。

此篇文字如老初談禪，機鋒錯出，曰：是心足以王矣，是直指真心。曰：是誠何心哉？是因真起妄。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是真心現。前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真妄錯起。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即妄顯真。曰：物皆然，心為甚，是真妄交際。曰：然後快於心，是狗彘食糠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是從妄心生來。曰：反其本矣，是從真心發出。夫佛氏設心，皆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而孟子此章盡藏機軸，則文字之妙，信莫有過於此者也。昔人有曰：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予亦曰：不如看一篇孟子。

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

中之機關也。無以則王乎？與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王字首尾相應，此是文字機軸。

說了是心足以王矣，即從是心中生出一箇愛字，又生出一箇不忍字。首尾兩端，使齊王自信自疑，尋自家心事，不着然後替他啟發真心，使之自悟。真是凌駕手段。通章骨子，都在是心足以王一句。既以愛與不忍難之，又以不忍於牛而不能不忍於羊難之，反覆詰難，皆欲王察識而得其本心，而王因於攻擊之驟，惘然自失，不能反本，而甘自誣伏。孟子乃又為之多方出脫，稱之曰：仁術。曉之曰：見牛未見羊，以時天資暗合之見，而深嘉過獎。與君子遠庖廚之意同科，使本心復萌，慘然殺豚光景，死

然畢露，而是心足以王之意，因此可以尋其源。此孟子善於開導之妙機也。

呂東萊曰：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興？王請度之，皆是孟子做宣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徹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正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即節發之，此心何自而萌？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人之欲心，最不可長。況人君子，薛敬軒曰：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僅得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數萬人之命也。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後必有災，却根着盡心力而為之。此句甚有味，蓋惟吾之心加



既盡於彼則此一點愛牛的本心索然消盡全是要做快於心的事安得無後災

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此欲字欲在於己仕者欲立其朝耕者欲耕其野商賈欲藏其市行旅欲出其途候其君者欲為之赴愬此欲字欲在於民欲在己者我有是心而不可必得欲在民者我無心而民自不能舍之而他往矣求大欲者其於欲之所在可不審諸王笑節以後凡欲字皆自大欲字生來大欲字又自前愛字生來愛字又自不忍字生來此是文字根源不可不知

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樂歲凶年飽而免於死亡故曰恒產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有五畝之宅一條孟子一生施為只有些子本事及告滕文公又只從五畝之宅一件事內提出一說却云此其大畧也可見孟子當時只是說得梗槩若有權柄在手更當自別以上俱徐徵注

好樂章

初只說一箇好樂却將一件化作兩件曰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又將兩件併作一件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是文字妙處

好世俗之樂本是好玩戲孟子却反說要好得甚此極可駭齊王問如何是甚孟子却將兩項人情同然處問王王既曉得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為甚則既得人之真情便好與之言樂了故言鼓樂田獵而人喜之是不但獨樂而

能與人與衆者也自家見百姓如此豈不轉加快活這是好之甚孟子言語每放到極險處因有與民同樂做骨子一救便轉真是取日虞淵手段然亦帶戰國策士氣習

問圓章

孟子將一箇七十里之圓說却小了又將一箇四十里之圓說做大的是甚麼手段然却有箇理在蓋以文王而有七十里之圓豈是不大然以一國之民而共七十里之圓民惟恐其圓之不大也故曰民以為小也以齊國而有四十里之圓豈為過制

然於一國之中而設四十里之阱民惟恐其避之不遑也故曰民以為大也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此是孟子深文手段徐徵注

率獸食人孟子猶特言以甚惠王之罪尚未真也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視人反麋鹿之不若其罪大矣同上

交鄰章

此章即是智仁勇三字然文字却叙得甚變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不曾教你去強者凌弱者大者欺小者此即是天之所以仁者有見於此渾然與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鄰國之民不獲其所猶吾民之不獲也視其君之能仁其民猶吾之仁之也不復



知有大小強弱之迹此所以為樂天也

繞說事大事小便說到伐密伐紂來既伐其鄰又伐其君便與交鄰說話畧不相涉了不知此是孟子當時做事的底本使孟子有權柄在手把戰國世界掀翻一做便將這幾件事都做出來了所以憐憫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者以此許多大手段

既曰事大事小又何以伐密伐紂既云伐密伐紂又何以事大事小蓋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思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而反為不仁智必受辱於已而反為不知故成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者又所以濟其仁智之不及者也

以上俱徐微弦

### 雪宮章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此文勢凡四轉直從人君待賢處轉到人君不恤民上去甚為通緊徐微弦

巡狩述職無非事者省耕省斂以休以助是為民也師行糧食一節便是不為事不為民的樣子至末節却云蓋徵招角招是也便點出為事為民意與前面相照應此是文字暗藏機軸妙處同上

其詩曰畜君何尤言畜君而不為君之所尤以為君悅其臣之意孟子補之曰畜君者好君也言晏子之心出於愛君以為臣

悅其君之意此亦是作文家法也同上

### 明堂章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舒矢富人表此鰥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征人表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徐微弦

文王治岐一節是從正道上說如兵家之用正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二節是從別道上說歸正通如兵家之用奇同上

### 湯放桀章

虞夏以前未聞放伐之事而湯武行之夫子以文王為至德以武王為末盡善而於春秋一書尤致嚴於桀君之罪未聞有殘賊之君而孟子言之湯武直是敢做孟子直是敢說徐微弦

仁義者人之心錢賊去了心更無與人同處故曰獨知薛畏齊

### 齊人伐燕章

齊王之意欲取燕孟子說取不取由爾不得今日但要抹民為主即不當以取燕為心也薛畏齊

### 救燕章

誅其君弔其民此是為政於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是畏人的根子徐微弦

王速出令一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眾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孟子之為齊王謀者可謂切至同上

邵興魯開章

兩節對齊即見出乎爾反乎爾之意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  
三人孟子却說民之死於凶年者不知幾千人爾三十三人當  
甚事穆公說百姓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却說你當時  
亦曾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今日正是報還你前日的如此則  
則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不煩費詞而自明白矣徐微弦

築薛章

孟子告齊梁之君是何等大話告滕文只是勸他為善又以後  
來事實慰他又說不敢必皆無可奈何之辭其實句句皆是實  
事無一毫迂濶此皆以為孟子也徐微弦

竭力章

當時為文公計死守是第一着遷國是第二着孟子於文公初  
問即告以死守一着於再問始告以遷國一着至於三問乃并  
二者告之乃先之以遷國而終之以死守則其意未嘗不在於  
死守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徐微弦

魯平公章

晏嬰之沮張子以為命惜晏嬰也臧倉之譖孟子以為天外臧  
倉也徐微弦

當路於齊章

齊桓晉文之事管仲晏子之功皆當時之所歆羨而愛慕之者  
故齊宣則曰可得聞公孫丑則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敢必之

詞徐微弦

曾西註以為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  
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  
可考楚闢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為曾申無疑同上

以齊顯而後天下知齊以齊伯而後天下尊齊以齊王而後天  
下一於齊如此則可以論功然同上  
黃厚齋曰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之心不衰  
考之商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仇民不敢有忿戾之心焉  
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革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兢焉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  
吁商之澤深矣同上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文一節生一節自北宮黝節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是從不  
動心生來自不得於言至必從吾言矣是從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生來自子貢問於孔子至未有感於孔子也又  
是從夫子既聖矣乎生來前面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找不動心此一節驟看似冷細看起來却是一章  
骨子說了一箇孟賁後面却教出北宮黝孟施舍子襄曾子一  
項人來此是一比事說了一箇告子後面却教出宰我子貢冉  
牛閔子顏淵子夏子游子張伯夷伊尹孔子一項人來此是一  
比事前而終之以曾子畧見學問源頭然終非其所願學後面  
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願學則孟子隱然以孔子之道自任矣



如此則遠邁百王高出羣聖亦在於此而又何有於卿相之位  
伯王之業哉係微位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  
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  
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  
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同上

義本是發強剛毅的道本是盛大流行的以此氣之至大至剛  
合之如何不相配此亦是形容氣之浩然也大抵至大二節俱  
是此一箇浩然之氣形狀出來筆端真會描寫集義最難如何  
謂之集今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  
湊合非一頓可成也如何謂之襲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

美節於外亦謂之襲言其專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生  
之生得氣而自滋也取者如取求獲得之取舉手而可得也蓋  
于此等處字義甚是下得精切同上

集義所生其氣堅強舒展而有從容之風助之長者其氣張皇  
急躁而無悠遠之味有難抱卵真得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法  
到時候便生雞子出來如時候未到特卵打破便壞了雞子又  
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  
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煉得成丹孟子集義節度亦如此同上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方可勿忘  
勿助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  
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

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同上

陽明先生曰近歲山中謀學者往之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  
問之則云繞着意便是助繞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  
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  
區因與說我此間謀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  
有事焉者只是時去集義若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  
有時間節此便是忘乎即須勿忘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  
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  
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徹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  
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  
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必去有事上用功而

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  
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恐火候  
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  
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去做箇勿助淪淪  
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得沉空守寂的人繞過  
此子事來即便牽帶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  
乃使之勞苦纏綿擔閣一生皆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同上  
動心者氣也孟子之不動心養氣者也如馬調習之久而受脚  
勒與脚勒相安者也告子之不動心制氣者也如馬之畏鞭楚  
而受脚勒不與脚勒相安者四人之良心皆同只是氣稟不同  
難於調治者古聖王教人欲使人皆復其良心故十五而入大



學三十而聖四十而仕中間有二十五年調習氣稟之功即孟子之所謂養氣也孔門教人如克復敬恕隨才成就各自不同總是調習其氣稟雖孔子亦是如此用功故云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只這箇教法大聖大賢皆出其中蓋古之聖王算定人的氣稟千萬不同要許多時磨鍊消融纔得渾化而為義理故雖孔孟亦須以四十年為期到此則理氣合一從中而達莫知其然而然若告子只降伏定這氣外面襲取箇道理來與聖賢之不動心亦畧相似然把人之良心都蔽塞正氣都屈死了譬如揠苗為長而槁速與故古人之制要先也先不得所以聖人論王道亦有三年必世之論若伯者功業可以朝夕見效何消如此孟子之學王道也如告子之學必流而為佞故

其學最為害道薛長齋

吾人要得不動心須從動心忍性之功做來蓋動而後能不動者也告子先孟子只為少那一段動心之功故也同上

得於心者理得於心自然無待勉強如孔子之所謂察其所安者也所為善所由善不必其心之安直恁做去是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若此者就他行事與念頭處看來直是要做聖賢雖孔子孟子不過如此不謂之可不得然善不由自得是襲取而為之也氣不由養成是矯揉而用之也義與心不相屬氣與義不相安與孔孟之學養盛自致者真毫釐千里故孟子之聞告子不在他不可處而在他可處乃所謂惡似而非者也同上氣質原隨天命之性轉只為五行之氣不齊畧走作便了失天

命之性故聖賢許多功夫只是治氣降伏得那血氣定則天命之性常為主而所謂志一動氣者可識矣所以既言持其志而又曰無暴其氣者只怕氣一動志故也躁趨動心是暴氣而持志不定之驗見得志氣不可分開說持志無暴亦不可作兩樣看同上

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謹獨學問功夫至於謹獨同上

天德王道備矣更有何事但不可有取必之心志者取必於內者也助長者取必於外者也人之學所以不能有事其病痛只有此兩端忘如老莊之無為絕物以求心近於聖人之無為然聖人之忘有事而忘者也老莊之忘無事而忘者也似忘而非忘也助長如告子之義襲矯揉以為義近於聖人之行義然聖

人之義由心而生者也告子之義由助而得者也似長而非長也孟子聞告子故專就助長處言之其實忘之與助其害道一同上

不動心是當時學問一箇大題目然忘也能不動助長也能不動如老莊棄絕事物心齋坐忘不以天下事物累其心此忘而不動者也告子襲取助長而不求諸心此助長而不動者也有事之學忘而不忘長而不助正與二氏相反同上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聖人之心也得百里之地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人信其心也堯尹孔子自信其心人亦信其心吾人之心但到可信處便是聖故添離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喜之以其可進於聖也同上



假仁章

王者念頭到處人便服故云無不服薛畏齋

人皆有不忍章

孟子善開發人如乍見孺子一節與一簞食一節直從人欲橫流中揭出一箇真心出來示人讀乍見孺子一節便見惻隱之心使人有感之心動處讀一簞食一節便見羞惡之心使人有憤懣不平意此真是好手段徐敬弦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沒開口處及天地既分人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然已生其實即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本體便有發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與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多無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己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

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見囊中矢則知有雖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考亭詩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有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始悟直源行不到倚節隨處弄潺湲細玩諸句便見端字深義矣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一團是生機何如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印人聞說治天

下如運掌便為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皆有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即如何見得此心人皆有一副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報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攪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如第二念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禪家又謂之想元轉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在藥皆黃金竟得此一點特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故曰治天下可得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



以為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自菲薄哉。而謂己不聖人若也。且如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也。有四端奈何以有此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惡名激他。夫賊其身賊其君便是盜跖聞賊名也不甘。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孟子無奈戰國人麻木何。說得痛的。底真是令人墮淚。我輩猶然信不及。豈惟孤負先言亦乃辱末自己也。夫四端既是共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隣失所者又全

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在不能知耶。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燃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壺。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既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知耶。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設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擴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此功而並然若遠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

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能為保保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奇。至龐氏拾柴賣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子視一客其客收淚而笑。蓋其慚也。余曰。你不須慚。孟子所謂苟能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較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而又慙乎。子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者。這便是不保妻子的人。這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間聞龐氏事而出淚者。倏而聖人又倏而下愚。下愚聖人信不隔一條線也。可哀可懼。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反手其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乃有謂孟子不能王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

矢人章

孟子亦多說術。如曰仁術曰術知曰教亦多術。曰術不可不慎。可見不學無術終濟得甚事。徐徹強

善與人同說

舜居深山之中。無異山樊野人。此殆非以跡論。即以心論。舜之心何心乎。渾然一太樸耳。彼其純白中涵機械全忘。天壤下色色與我心通而為一。不自殊別。麋鹿可狎。羈以游鳥巢可攀。緣以窺。文豕可呼。召以來。槁梧之枝可倚坐。而睨他山之石可砥礪。而交無思也。無為也。聰明退藏。湛空無倪。如此乃可謂之寂然不動。天下之至定。定故廓然而能虛。虛則洞然其自達一善言一善行。纖微並奏。誰非神機所徹。何待遲疑。故云決江注河。



者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說也蓋聖人心體原與山樊野人一般野人渾沌不分聖人是渾沌不分野人無先入成心聖人愈無先入成心所以能看得善是六虛間公物是則共是非則共非可則同以為不可則同以為不可無人無我無智無慧無所不通無所不合無已可舍無人可從取亦與與亦取如汲水江河可挹可瀉渾作一團物彼耕陶漁之大深山之人乎取之耕稼者之言之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取之陶漁者之言之行之善與聖人有異乎無以異也其心渾似野人無偽之心其言渾似野人朴直之言其行渾似野人率真之行不用多文飾即此便是天下公理萬世公論故可與共肝膽通膚髓商事宜諒可否大都撒形則見心祛私則見理去偏

則見全忘爾我則六合原是一家物夫一事也若合野人千萬心千萬心必然有餘於聖人一目目心思之加何曾見己之不足他家之物便是我家所有舜又能合千萬心千萬心俞受米取細參裁以共成天下之務又必然有餘於衆心衆口獨至偏能者之所不及何曾見人之有餘我家所用當原只是別家物如大江大河力大源長吞吐天下名川及其千流萬派注而往歸焉江河浩々豈復見群流之助也哉舜在山中便已萬物同體具有君相天下之量及其出山後不必自用一己才加明四目廣天下之見達四聰廓天下之聞闢四門招天下之賢杰無所不問稱好問無所不察稱好察無所不茹納故常有隱覆以不盡天下之情無所不敷施故時有顯揚以鼓舞天下之

志一片心腸只在樂善上用其收之也盡天下之衆思其集之也竭臣人之衆美於是以致登寧渾樸心持衡兩間虛懷而表之或並用或單用或合用或分用或裁割幅式補短截長如縫人用帛或自執規繩大棟小榱如匠氏用水或先本後標或先粗後精酌方準效如醫師用藥或潛神密畫馭才使能如大將用兵或神遊意輸百美盡銷如我輩用槍與惟其持此中於兩端必竭之嘆色見賢八珍羅列在吾所用舜之真聰明真濟恕全注在毫芒定奪之間微乎微乎此處妙不可言所謂道心惟微允執厥中而天下治之心印也舜自居深山與河濱歷山雷澤諸馮負夏之田夫野豎酣暢夷由各盡其情已自心事洞達婦人小子無不知名一出登朝與九官十二牧詢事考言都

俞堂聖拜稽交讓各彈乃心光明樂易令人自奮於功勳如在春風化日總之至定至虛太樸不二之真心耳此外無伎倆無殊異也蓋氏言人可為舜顏氏言有為亦若是今欲為舜豈難知乎心靈一槪好樣相同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離之則惡合之則聖去機詐捐城府撤私邪屏偏黨以其空洞之心下徹四海九州無詐欺之野人田父凡其言可行者皆今日宜行久不行也凡其言不可行者皆今日宜去久不去也茅茨短褐若野而真天上五雲若明而暗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千古世如如是而已古之耕莘釣渭築嚴隱屠者豈別有殊奇善與人同不改山中之素心耶山中人片言之善可當廊廟素心未誠不渝舊操將精誠並流天地鬼神無拂拱嚮即于羽可招而蕭



韶可儀也 沈長水

朝王章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這不敢是下之人不敢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這不敢是上之人不敢也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 徐敬強

平陸章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為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為矣語法了而不了真有雋永意味在 徐敬強

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而一時賢臣又有能幹旋其間者鮮于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卻維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於法而一語之不得為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語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民亦何賴於爾哉同上

沈同章

前一節有任於此一段是議賞事所以明燕之可伐後一節今有殺人者一段是議刑事所以明齊之不當伐燕夫燕之與國齊之伐燕均為得罪於天一箇是妄干天命一箇是脩行天討非堯舜而行損益之事故有可伐之罪而亡非湯武而興征伐之師故有必敗之勢而畔 徐敬強

燕人畔章

人之過誰是該有的孟子却說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語自來無人敢道通得有力量然只可以語聖人不可以語常人所謂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者正在此等處者若只循然無過無失則亦不足謂之聖人矣 徐敬強

居休章

公孫丑一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徐敬強

性善章

眾人皆不知疑而世子獨知疑亦好然孟子既為之解却須篤信不疑方好今之學者有志欲學聖賢而終身持不決之疑又

有胸中若兩人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有羞惡之心者此等意氣皆須剖去方有進向處 徐敬強

夫道一而已矣此是萬世理學宗旨滿世人只管道長道短道是道非都說得支離了孟子所以說箇道一其實道理只是如此近來講學者雖曉得此箇道理然却講向圓融渾同處去了縱說得極玄極妙而於道一宗旨間隔霄壤何啻一膜哉曰孟子之所講道一畢竟與莊生之所謂齊物論何如曰道一者道自然一孟子非強一之也齊物論者物論自然不齊莊子欲強齊之也此所以不同同上

喪禮章

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紆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見先王全經。然其學本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疎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之制。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徐倣位

問為國章

孟子此篇前面文公問為國一段。如暴諸一般。其體圓後面畢

戰問井地一段。如下暴一般。其體方。雖截然分為兩段。而大勢聯絡錯綜。照應甚是。周禮前面有文公問為國。後面有畢戰問井地。至末却結之曰。則在君與子矣。此是渡應前後兩段。且前段亦以新子之國一國字。又與問為國國字相照應。後段則在君與子矣。又與子之君一句相照應。將行仁政與前段焉有仁人相對者。暴君汙吏與前段賢君相對者。恭儉二字。是禮下取民的根子。禮下取民。是分田制祿的根子。夏后二節言取民。夫世祿一節言制祿。而又徵之以助法之當行。文甚錯綜。後段曰井地曰穀祿曰分田制祿曰治野人曰養君子曰主田曰餘夫之田。皆是與禮下取民有制相照應。觀此一章。不惟可以識治通亦可以知作文之法。徐倣位



賊子懼是孔子猶以一人之力挽回一世之亂而能使之至於懼也至於孟子時則既無權柄又不信他連書也作不成只是口說蓋吾為此懼即孔子懼之懼而未見其有楊墨之徒如亂賊之懼者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是孟子之所處豈不更難於孔子哉徐倅注

愚謂生民以來自太古至五帝是一截堯舜至戰國是一截秦始皇至今日是一截孟子孰知其身而後又更一翻天下哉同上  
有天適有王法道有是非法有賞罰以道而是非天下天子為之匹夫亦得為之以法而賞罰天下惟天子得為之匹夫不得而與焉孔子以天道是非之公而是非乎春秋之事是者固所

當賞而孔子未嘗賞之非者固所當罰而孔子未嘗罰之又何有於僭哉孟子但曰春秋天子之事未嘗曰天子之權也事字權字亦當有辨如教典庸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為之盡此典禮者即為德背此典禮者即為罪命之討也此天子之權也匹夫不得以執天子之權而命討之雖不得以權而命討之但以道而是非之豈必孔子而後可凡知有是非之真而能者是而非之論者即士庶人為之亦天子之所不禁也何也此事也非權也然則孔子作春秋亦行其事耶何嘗執其權哉又何必以魯與周曲為之辭然後見孔子之不僭哉同上

禹周公皆有權柄在手故水之逆行禹惟承堯命治之而已桀紂之橫行周公惟相武王誅之而已矣孔孟固無權柄在手故

於亂賊之肆志楊墨之塞道特下一懼字見無奈之何惟有懼而已矣然禹為堯使周公為武王相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世有亂賊世有楊墨何與於孔孟而孔孟為之懼也韓子所謂聖人畏天命悲人窮者於此可見古來聖賢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誠為此也同上

閑先聖仁義之通塞楊墨異端之源使人心曉然不為所惑夫人心是箇根本萬事萬化皆從心中流出有邪說一露其心則大綱小節相因壞了此理之必然者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知味此一句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辯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同上  
其始也孔子懼作春秋其終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吾於孔

子之懼見世之一亂於亂臣賊子懼見之一治同上

春秋誅首惡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此義行而為惡者孤矣孟子闢邪說其意尤望於同距之徒此義行而闢邪者眾矣若無孟子真服左衽而言侏離同上

朱子曰此段正好看見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樣大力量恰如天地有缺處得聖賢出來補教他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真有闡闢乾坤之功同上

楊氏為我四句

聖人為我楊氏亦為我但有公我私我聖人所為者天地萬物公共之我聖人以一體為心不忍斯民之無知視天下無一



物非我故出而為之君臣以治教之必使人各得其所而後吾心始慰吾身始安故為仁者所以為我也楊朱但知愛惜精神而於一身之外與我不相干則其所為者特軀殼之我而已若臣之義於何而空故楊氏之通無君之道也聖人兼愛墨氏亦兼愛但有公愛有私愛聖人之愛由吾心而擴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為之等則為之條款使人得以擴其良心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不假遠求而愛無不遍故各致其愛者乃所以成吾之愛聖人不自為也墨子欲以一身勞天下而不求吾心之所安強而行之事與真心相悖如並耕則君民不安薄葬則父子不安齊債則精粗美惡無辨其所謂愛者是乃私思小知之愛而非本原致一之愛也父子之親於何而空故墨氏

之道無父之道也薛長齋

陳仲子章

陳仲子所行亦告子楊墨之道也他的廉在外面不在心上求不是聖賢率性之道所以行不得大抵仲子之行決是充不滿的蓋母之食不食兄之室不居世間之人更無有親於母與兄者更有何食可食何居可居所以充不去要充得去須是不食不居如邱嫂乃可却又無此理他這原頭只是認一廉字差所以為害道薛長齋

道理皆從心出心安則行雖過處亦是道理如父子相隱為直不探兄之惡為仁其心安故也仲子不食母之食兄之居不知他心上如何過得却於此可過則具

夫區

區細行何足言哉同上

夫蚓一節明廉須從心出事物上去求不得若任事物上求將以何者為義何者為不義如所居之室知是誰築所食之粟知是誰樹說說之內幸兄之言而哇之也苟兄不言則不義之物又喫了安能一一求伯夷之室而居之伯夷之粟而食之乎故就事物上討廉更討不來除是不食不居如邱嫂乃可即仲子不得如邱嫂所以未得為充其操也同上

居食二字是通章骨子以仲子為巨擘是揚他仲子惡能廉是抑他是未可知也又含兩意此是文字開闢處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是喚頭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是結尾此皆文章妙處徐儼強

離婁之明章

此章文體甚整每說一段必有一箇證從徒善不足以為政節是證前一段為高必因邱嫂節又是證前一段城郭不完節又是證前一段責難於君節又是證前一段觀每節首必加故曰二字可見徐儼強

規矩章

此章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中間却說一箇仁與不仁堯舜是仁的為堯舜則可以為後世法幽厲是不仁的為幽厲則不允為後世法堯舜正與幽厲對看中間引孔子語却是分擔兩頭的徐儼強

三代章



天子猶有四海諸侯猶有社稷卿大夫猶有宗廟士庶人所有  
能得幾何四體而已可不畏哉徐倣

天下有道章

於小役大弱後強見孟子之識時勢於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見  
孟子之達國體徐倣

不仁者章

楊朱之泣岐謂其可以南而可以北也墨翟之悲絲謂其可以  
玄而可以黃也孺子之歌滄浪謂其可以清而可以濁也孺子  
之歌渾沌未辨孔子感之而有自取之論則見解生而渾沌者  
鑒矣吾於是而知孺子之心一而純聖人之心靈而應徐倣  
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言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下一斯字便生許多見解同上

男女授受章

經從權出權不與經對權也者所以權而之經者也如當男女  
授受之時則不親授受為經至於授受之時則手授為經而不  
親授非經矣此等處在吾心權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則權處  
乃所以為經常之道若當授受之時而守授受不親之理則吾  
心死了畧無權變不可以為經乃所謂執一楊墨子莫與陳仲  
子之庸皆執一之道不得謂之中以其無權也故曰經生於權  
權不與經對也薛畏齋

人不足與適章

上一章言事親養志此章言事君格心古之大孝大忠皆於本

原綱領之地加之意而初不拘於儀文節目之間也徐倣  
舜不告而娶

瞽瞍私心不欲舜娶公心却欲舜娶舜不告而娶猶所謂善繼  
善述不可以尋常淺近看也薛畏齋

仁之實章

實者無虛假之謂事親之心是仁之無虛假處從兄之心是義  
之無虛假處如孩提之童皆知愛親敬長那有虛假故仁義之  
道其用至廣而其實在於此從此推之而仁義不勝用矣豈惟仁  
義之實在於此這箇念頭人明白人不加便是知之無虛假  
處有此念頭而節文自生條理不亂這便是禮之無虛假處這  
箇念頭無少乖戾自根心生起不能自己至於手舞足蹈而不

自知這便是樂之無虛假處得其實則其用不差故堯舜之道  
只是孝弟而已矣薛畏齋

天下大悅章

不順親不可以得親不能為子不可以為人順親者得親之本  
為子者為人之道也順親無他盡事親之道而已盡事親之道  
無他盡吾心而已吾心盡而親心悅親心悅而天下化有以動  
其心也親心悅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心動而理得也這箇孝  
服勞奉養上求不得所以為大孝也薛畏齋

舜要盡箇為子的道理就要做那順親的事業許多精神都在  
那順字上雖瞽瞍不順道理的人至是亦底豫焉可見舜有無  
限精神意氣把瞽瞍一副心性都換過了雖未敢言與道為一



然較之前日欲殺舜氣象何帝霄壤律微弦

君之視臣章

腹心手足是一體犬馬土芥是物國人寇讎是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已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繞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繞如寇讎可見君施一分好則臣報十分君施十分不好則臣報一分非所謂國士遇我即以國士報之者也如此則為君者尚何憚而不厚施於其臣也哉律微弦

中也養不中章

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譬如養花木一般栽培之灌溉之時之若子置之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所以欣之而向榮

也樂字正從養字中來亦有欣之向榮之意惟其養故樂從生焉國語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也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辛苦艱難而不相有融洽條暢之意縱有所就亦安能至於樂哉譬之植草木者愛之太深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焉其有不至於枯瘁者幾希矣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亦非純是不教誨也凡人之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為中為才但或急迫求之而不顧其安至於責效之不遂又遽絕之而不能終其教此即是棄之矣夫為子弟者而不率父兄之教固是不中不才若為父兄者而不能教其子弟是亦不可謂之中才也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律微弦







道光甲辰年 重刻

# 四書說約

六世孫丕宗 謹校

重刻四書說約序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即乎心之所安而已皐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益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某某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即為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為教不過序

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偽不生無他歧之感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為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為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為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為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



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說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

序

孔子刪定六經羣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本乎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二端之合則其國猶

不遠亡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凌夷迄於明世而

序

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



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即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不體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普即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印以現在即事即心即心即道約莫約於

序

四

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質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此天意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己身夫不觀先生之為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窮年雒誦亦書自書自我耳其不為天之所

樂者幾希

道光甲辰八月善化賀長齡述

序

五



四書說約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

自序一

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

自序二

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為下在邦在家利害歟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



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自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哆談名理到身便難八字着腳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已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已也已之不克禮於

自序三

三

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門人姓氏

馬沆 還虛 定興 賈三槐 正卿 固安

王家清 新宇 定興 顏講 明我 定興

槐天滋 元錫 容城 劉邦選 翼虞 定興

李湛 澄之 定興 郭翼明 抱陽 定興

李見心 太初 新城 張果中 于度 新城

杜允芳 湘美 定興 董銑 冲然 定興

陳述古 范彭 涿州 劉一澄 止水 定興

門人姓氏

一

杜紉芳 洲美 定興 楊光契 惺民 固安

王來賓 貺我 定興 李芳春 來一 定興

李衷實 完一 新安 李澆 仲雄 定興

孔心學 抱一 新城 王佐 羽明 定興

任應昌 康侯 定興 宋文儒 我醇 定興

劉堪 任之 定興 陳養廉 景夷 涿州

李定榮 曄若 定興 盧兆隆 啟祥 易州

劉之煥 長文 定興 秦命封 岱植 定興



李	侯奉職	李童	宋名儒	任應賓	梁大用	任應隆	董鍊	門人姓氏	楊光稷	曹化中	薛鳳祚	袁士美	王家棟	許文藻	劉有聲	郭衛明
溫季一	石臣	允繩	文在	賓王	桂林	德升	經世		立民	盡我	儀甫	實甫	槐堂	抱樸	蜚英	扶陽
定興	固安	新安	定興	定興	新安	定興	定興		固安	<small>遼東 瀋陽</small>	<small>山東 益都</small>	雄縣	新安	雄縣	定興	定興
董銓	杜越	蔡學思	田菖	宋一范	楊邦俊	黃之秀	史孔叙		宋從龍	劉繼祖	黃集樂	鄭尚策	于明新	單鑛	閻棟	劉繩祖
心治	君異	述之	映竹	友韓	士瑋	玉衡	翼雅		雲卿	念脩	時甫	于王	用極	鑄我	楚石	蓋修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容城	新安	<small>江西 新城</small>	安肅	定興	新安	定興	新安

姚士修	杜先芳	龔北翰	杜超	許國璋	王弘圻	田信	張繼文	趙和春	任猶龍	龔述衡	王家植	趙尊生	田仕	王名士	楊士弘
獻之	開美	鵬南	君玄	奉卿	我疆	蓋卿	儀純	緹陽	鱗蒼	震侯	培之	培直	義卿	顯又	任重
新城	定興	涑水	定興	定興	容城	定興	容城	涑水	定興	安肅	容城	新安	定興	新城	定興
劉惺	杜生芳	蔡學孟	田芋	王棟	任秉謙	張景星	楊珏	王新士	李之桂	宋堯年	王適暉	李萍春	李春先	宋舜年	孫度雅
默持	挹美	淑尼	景陽	隆甫	冲谷	見虞	羽翹	鼎又	葉舟	雍伯	翰明	觀生	顯初	協仲	君式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定興	新安	新城	定興	新城	定興	定興	新安	新城	容城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手指稱種種原為人覷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之差也故知理本無名畫前有易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子欲無

認理提綱

一

言無字真經要人識得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曰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為已也而說個已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闇然之所異於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

認理提綱

二

涉縱鴻勳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劫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闇然二字上得力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事不論嘗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



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為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攜後日總此事體去而復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

認理提綱

三

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為撓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為誣聖矣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効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捷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能破久隔者而使之驟通聯散渙者而使之歸一人自為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藹然生意淋漓布護人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信

乎窮天罄地無所不徹鐵壁銅山隔他不住綏來動和此物此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達邦家也擴充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一以貫之忠恕而已肘後方莫良於此掌中金莫捷於此何不試之以觀驗否此理之神通

認理提綱

四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嘗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處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真不是逍遙閑曠的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忤而生愧忤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奮發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頭日子故須把自家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力量保護之於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捆一血這樣喫緊功夫纔得本性嘗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於一氣通融活動廣大高明塵世之冰炭入不



到靈臺妙府中來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  
憤處就是樂處嘗憤便嘗樂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  
仁為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內省不疚  
即怕慄無息自有心逸之妙君子以眾寡小大無敢  
慢為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不於此處求樂而  
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  
孰是開眉之日孔顏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日樂在  
其中一日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樞柄也萬物皆備一

認理提綱

五

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 此理之受享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男 化麟仁卿甫

脩宋從龍雲卿甫訂

大學卷之一

大學之道章

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為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  
人擡起頭來認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一

小了即緊說個近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樞柄一一脚  
踏實地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曉得從本上做  
而道自得矣通章只修身為本一句可以盡之○孔  
子眼見治天下國家的都徑在治人上做全不治己  
縱才情驅駕成個小康而到不得至善去處人自有  
個虛靈一竅萬物同體是天命之為人性乃至善之  
理只為人於此處不曾透現千思百慮只在天下上  
搜求便民風主德總不到家舍己而求民兩失之也



教人兩得之道是個修身而修身為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修身為本也○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着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即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可見治天下的算計都從本來面目上生出離却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修身為本○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即跟物來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二

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為本言我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不然八件可先幹那一件○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物感此身此心便起一意以應之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修而不修不管身事還是心失其正心原無不正至於不正者因所

起之意未得誠意即未誠却非本心果然不知為欺為慊良知自在也良知既在而不得致者又不是在知上有不能解之物乃在物上有不實盡之知也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偽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為提衡而知以物為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大人之學大人之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三

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為大學也又曰在新民見不新民不可以為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為新民即不可以為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非尋常思慮可得天下無窮之計算出於有定之心體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不知止而能得者天下烏有蓋物原有本末事自有



終始道固并舉德民近道則須知所先後古人之平天下何嘗向天下上求平只是修其身耳彼以身應物之時不肯使心之本意略涉於欺而必直以本心之知實達於物此兢兢然只是個修其身也而天下已平矣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為修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乎

康誥曰克章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四

世上萬般都不為緊要惟有自己事緊要這點良心炯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此是天與人的的一個本來面目奈何平白地都自家蒙蔽了終日終身役役憧憧聖賢看不過忍不住特特說破這件事情恐人不信歷數幾個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意○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已而不論民也○天下

人止有這一場大事千古大人止幹這一場大事畢世勤渠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為天下為自己也這塊痛癢各人自搔不許的然者參入○德原是明的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吾人自體驗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即達其間有許多病痛故須要拿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方得撥雲見日無論顧諟者費大精神即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也看起來這個自字極有趣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五

這本體是自己完全這功夫是自己策勵古之學者為已此物此志也○歷數三聖結以自明令大家一時回首自認只此是人的真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再莫要糊塗混過却大怕聖賢以為不從人間來陽明詩有云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玄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字字可味

湯之盤銘章



嘗見人情說個與人幹事便有幾分懶散即偶為經理終須當有作無那有罄盡精神以為之所者此民生三代之後再不得自耀於光明也夫人當其情之所不急即強為鼓動而神已不禁其自稿其略略塗抹淡淡鋪張即自以為盛德之至竟把同胞之民視為秦越此聖賢特於千古來尋幾個痴心漢為斯民嘔血的事情立個榜樣見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為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六字極其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六

模寫○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却不是求天下的把柄修身為本經綸蓋世皆在藻雪之中○三個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已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話蓋他各人都是於治民之時曲盡其心豈合三人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天下之民衆矣把他勾當都靠在君子身上精神有一處不到即一處受其病一日不到即一日受其病故當守者為斯民求治其心不

敢以頃刻忘其事不可以一端盡其工不得以早晚完傳者說個無所不用善夫這等事情要只說用即連篇累牘亦不能盡○三王亦人耳當時為他各代之民費盡無窮心力遂使風俗一新乾坤再闢算來那有這樣痴心人○如以為民則懶散可任如知其是為已則緊急着還怕遲了新民正所以明德也三聖見之真矣故此章原即上一章已有但不得不各說耳○舊把湯日新為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可是憤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七

憤豈有個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耶

邦畿千里章

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個局段只是不至善總為工夫粗疎本體夾襍不當止而止耳此章口氣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興止以黃鳥興人以文王作人榜樣而以精益精密益密工夫為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樣做法纔把私欲刷得淨本體纔透得



出來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為切磋琢磨在治民上  
做也親賢樂利是學修所着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  
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屬新民本文自明○至善是  
明德本體原只在已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  
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修身為本陽明之言曰  
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此之謂大人之學最  
醒○歷引詩書是通融取義非各為工夫也止跟敬  
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蓋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八

念有斷續便一念不光明即一念生懈肆而德不盛  
善不至矣精益求精益密便是緝便是熙便自敬便  
自止恂慄即敬這一路勾當從無言之地自為摩對  
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  
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傳者文法加意提掇  
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同遊僊侶須乘興共探  
花源莫厭深○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解○賢賢  
是世世聖賢相傳親親是世世骨肉相愛蓋本本

源原是君子的大事以為基業者不貼且無味

聽訟吾猶章

聽斷神君負豪傑之氣者皆以自喜然不知待他盡  
其無情之辭而後折之已是被他輕侮了則以其徒  
恃英斷折民之口而不能憑我明德畏民之志也大  
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天覆地載日照  
月臨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即民所口不能  
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九

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  
奸巨猾也被這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  
具肚腸另生伎倆耶看起來我之德明而民各自新  
若此者所謂知本也○秉彝好德雖是良心而不饗  
其利不為有德况人君之德舍治民在何處明耶○  
不求之民而求之德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章

誠其意慎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慎獨是工夫



兩個慎獨又不是兩事前慎是議論後慎是發明中間兩慎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故外面事體還求做模做樣責以誠意一段生活絕沒肯上這船的夫誠其意是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對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入故君子慎獨下一必字煞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十

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個不省的獨字他為不善於閑居而揜着空勞肺肝如見則誠中形外原是不易之理而君子即欲不慎獨敢乎哉十目十手有味乎曾子之戒心於獨也誰謂獨可不慎而任其意之不誠也素為不善者心忙手亂莫掩其中之惡身誠有德者心廣體胖莫遏其中之善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通章境

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厭然情狀潤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曾子萬人必往是極大膽的人提起個獨來却十分害怕只為他眼明手快在獨對處大拘戒嚴遂落得在大眾前異樣舒展此書千載下玩之若新有志者試試誠形之理至今還靈不○這一章誠意是題目君子慎獨政為要誠其意也故尾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必誠其意就

四書說約

大學卷一

十一

指着必慎其獨說

大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長孫 盡心靜觀甫

孫僭劉世冕士望甫訂

大學卷之二

所謂修身章

心不正便身不修傳者看破老脚極力刻畫煞甚痛快此等文字就人情上實落發揮自非千古文人所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能辨也○就人心所以不得其正的緣故一一指出總因於有所我輩須以身體驗方見真實蓋忿懣恐懼憂患好樂也是此心應物自然有的但此心本體未感則廓然大公有感則物來順應原是不曾有的今曰有所則一物偏據於中把我虛靈真宰逼得失位了心不得其正便說是心不在此語極確當心不在則視聽食息誰為之主不見不聞不知味把此身作踐到極不堪處傳者橫覽字中個個都沒了心遂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二

個個推殘其身至不可言則除了正心那有修身之法耶○不見不聞不知味指失其是非之正說他這等人全在此處曉的精細以為會奉承軀殼還是我輩却不知他當香的都是臭當美的都是惡自以為聰明的都是聾瞽自以為奉承的都是踐踏細玩語意言語妙天下矣○不被明師點破誰知一向沒有心了然心固在也去了有所之念他照舊復位一復位時回頭把一向得意的作用都似顛狂把一向得意的受享都是惡穢那作用急忙改之還覩顏半日那受享急忙推掉還惡心半日這七尺之軀纔有見人的日子○妙處全在心不在焉一句○有所的一路神通純是任一已私意橫行將去推殘天下以奉一身却不知即所以摧殘其身也

所謂齊家章

齊家者使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吾身之好惡以為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



惡的人所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憑主人好惡不偏  
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  
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今用情既辟一成不返所謂  
獶獶當家人怎服事傳者模寫曲盡矣這樣個身家  
怎得齊故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結之○美中有  
惡惡中有美自是當事鼓舞機權全在損我成心以  
肖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勵並承觀吾好惡者適  
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三

### 所謂治國章

此章論治國純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  
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全要善看○教國者教一  
國之人承上接下都相愛相敬一團和氣全不因財  
動念以氣相加也使教民的勾當民皆有而我偏無

則便只以號令硬使他有何不可然人有上下理無  
異同我所教民的此身椿椿皆備我但說他他就看  
我不言之中其心全不難見他大衆一齊睜眼聽住  
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  
暴皆一人為帥而天下從之也上之教民雖以令而  
民之從上則以好令與好反雖令不從是故君子求  
非也不能廢而有無先考諸已知道藏身不怨斷無  
喻人之理也治國者安得不在齊家乎古來治國的

###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四

作家風雅具在歷數三詩他那個不是要教國的人  
而只於自家夫婦兄弟父子兢兢求宜政為教了家  
而后可以教國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家以此耳○孝  
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  
子一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以處自然洞  
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着蓋知道民之為仁為  
暴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  
極明的証見這些人不可以令驅直恁如此○此章



痛快在把民情說的透極可以掃以令令人者之興而先把家國勾當關在一處亦極得力故達治體者是達民情者也而達民情者是醒人事者也○至暴之君令民亦必以仁反字從此出

所謂平天章

一人為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何處去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個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五

流袖褪乾坤的手段也這個道理明明白白在天地間為君者行之不是屈尊為天下計還是得長計議以自為計天下人心都聽着人主合着他心便是他的父母失了他心便是他的罪人我只求自遂不顧衆心衆心既離江山不守矣說起來好怕人君子絜矩原醒的老脚先慎乎德慎字即應不可不慎慎字德即指與民同好惡說蓋人君絜矩便是有德也有德即是得衆而一連說到有財有用復大發聚財之

不可者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為愛財自奉重遂為民輕也不知財跟着人人跟着德慎德者有人有財而貪財者爭民施奪本末非倒持之衡財民豈兩聚之物顧財遂不能顧民而失民豈能有財一句話傷人且不肯受奪了人家過活有不悖出乎到了悖出天命可知有味乎康誥之言靡當也然則財物原是末事奈何以為珍寶古來有識見的英雄那個把他看在眼裏就財用說當絜矩已極透朗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六

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着底輔君慎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那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夫賢人必要利民奸人必要殆民所以未從人主發落民心已先有算計切切指望愛民的仁者去奸



用賢全是雷劈斧斷的生活進絕在一入而萬民之  
生意方得回春不然如命如過隱忍還延這其間極  
不便於賢者而極便於不賢者天下人眼巴巴望在  
上的與他痛快出氣却這樣行徑是明與人之好惡  
相反矣拂人之性災必不遠蓋天下人吃盡他好惡  
乖張的虧到熬不將去時何事做不出來廿一史上  
影樣兒不知多少曾于這個卦十分准也大要一通  
看來人同此心乖張者只是自不盡心金要忠信全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七

忌驕泰忠信者不忍使已一念負人也所以能絜矩  
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已也所以不能絜矩也  
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鍵之中煞甚慨嘆通章說  
大道發揮已盡而又念財原軍國必需說煞了財不  
可聚非通論也因接上結文用一轉語曰生財有大  
道開源節流財自嘗足生者對聚而言也自此至末  
純就財上反覆抹殺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為必用  
之財尋了個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

賓主並舉利害通陳曲盡事理之真洞著從違之準  
極妙文字意若曰財為民命原不浚民以生君子絜  
矩政以此為大段即軍國之需原不可少而生以大  
道自不必聚仁者公財於天下而撫我唯后是謂以  
財發身不仁者私財於一已而虐我唯仇是謂以身  
發財財即可重孰與吾身國而求利莫如以義你看  
終事守財義民之所以自效者散財之仁主占盡福  
分天災人害國事之莫可誰何者務財之君長折盡

四書說約

大學卷二

八

便宜則財可聚乎不可聚乎我也不是說國不當利  
只為天下無義外之利而以利為利大不利耳要圖  
利的還跟我來○仁者就是忠信不仁者就是驕泰  
大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張果中于度甫

陳訓見伊甫訂

中庸卷之一

天命之謂章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一

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為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為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為千變萬化之根原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二

不乖戾故可為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蓋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為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撓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撓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為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東西而人之離道不是在見顯上纔離其失着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盖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為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汎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君子眼明手快拚死力與他鏖戰務要斬盡殺絕者誠知道十分利害而不得不如此小心也人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虧他具眼有這等會下手的人纔把私心掃淨扶起原有的天命坐了主位喜怒哀樂未發時那得偏倚既發時那得乖戾來夫未發難得的是不偏倚不偏倚則空洞之宇無感



不通再沒有剩下的生活既發難得的是不乖戾不乖戾則恰好之宜無應不妙再沒有隔住的去處故說個天地萬物恁樣寥廓恁樣煩夥憑有神通也難照管而致中和的君子却位之育之遊刃有餘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過慎獨人不可不省的本來面目把這樣夫大的良心自己已不認尤不可不省的扼要工夫把這樣天塌的處所自己已不怕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三

君子中庸章

中庸是率性的字號子思就孔子之言而揭以名書首章既把道的家當說了入手即緊提仲尼之論中庸而嚴相反之辨把這假道學說破而真聖賢之本色始見趣有意思○這小人他也自謂君子自謂中庸只是仲尼從旁以道眼看破纔說他是小人是反中庸此反字全從相似上分出觀時中無忌憚可見矣中庸原非鐵板死格良心在我隨感而應感無定

形則應無定法執定法以馭之心便不安心不安處即理未得也君子知中原無定在故隨時以處之變化雖有萬千總求個良心上過的去明白有個定盤針在那裏小人錯認了照依其不拘之用而不得其定盤之針遂做成個無忌憚這其間非真聖人怎能辨得且莫誇一雙道眼試想他辨別兩種是為甚麼更念他一片苦心○率性之謂道原不是尋行數墨生活以學道者全要學時中而千變萬化原不是神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四

出鬼沒心腸故學時中者全要防無忌憚○君子時中倒還有形迹難解之處小人無忌憚倒似道理爛熟之時其所以差處只在心上君子求本心之安小人求私心之便○孔子遇着假中庸圓轉反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這無方所的妙道反資他不肖之心下一個三字考語曰無忌憚妙哉

中庸其至章

上節提破中庸名目趕出假道學扶起真宗主即接



次發揮這個中庸是個不可不能的東西從旁咨嗟慨嘆說盡世人所以不能的毛病挑選出幾個作家以現能字的本相直至惟聖者能之反覆說完能字是一小歇氣○至字不可說成難字上去是方圓之至人倫之至至意言其極好再不容增減也即大學之至善也此是天生成造就的一個恰好之理把家數做絕了然也只是孔夫子識得此貨此貨本身具足現前就是而人人違於覲面失於交臂個個賄聰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五

明賽力量以為能盡了世間好事而放着一個極好的命根反無人揪採先師橫眼一看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沒一個摸得着的可惜良田永為荒地煞甚慨嘆○道理原是天生成的不用人為却要人能道之不行章

中庸雖至非孔子不認得他至民雖鮮能非孔子不識他鮮能為過為不及這便是鮮能的去處○知者就其所見以為道却不知是過了愚者就其所見以

為道却不知是不及了註中以道為不足行等語要善看○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就過不及模樣而讚嘆之非又深一層也蓋過者不及者道原未曾離他只是偏錯認了○此等語純是要驚醒人反已一觀通身汗透有幾悞一生之悔纔是得這消息纔不負孔子激切至意

道其不行章

天下事無非各行所知茫茫宇宙盡混當了如何得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六

道之行來夫子此語口裏嘆的是不行眼裏瞧的是不明尋了個大智來與列位看重華一雙眼界也須得夫子認出

舜其大知章

當初舜之治民作用萬端無不深中事的肯綮是個行道的鼻祖而其所以能用中者繇他善看出中來中原在民只是民自不會舜就日用尋常裡討出此中妙處全在執其兩端蓋問察所得惡的隱了而善



的也還有講如靠就那一個用便又非中故會在一處提衡斟酌討出中來而用之於民也却須得這樣總裁仲尼就賢不賢上尋文武之道便是這個活法皆曰予知章

天下事雖說能知纔能行尤須能行纔算知知字兒不是無着對的怎憑口說憑說時個個智落天地把守來一考便說不去了故夫子話頭似說他不能守而主意是說他不能知要是真知自然能守繇不得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七

珍重子淵

回之為人章

守江山易守寸心難吾輩也明白有個良知在內而猛間尚自徘徊忽焉漸打撒手力量兒偏出不來怎似復聖公拚死力護住到他心頭再沒個失落的理拳拳服膺極力刻畫○中庸原是人的性命顏子恁樣護持也只是個看的明白這纔不枉了擇乎中庸○一善非繼善原一之說蓋隨時擇善一事有一事

之善也不然只擇了一次守了一椿便了一生矣

天下國家章

過不及舉目滔滔舜與回千古寥寥孔夫子提衡世事把這個中庸放在當下仔細端詳見他把世間豪傑一一考倒遂喟然浩嘆這物事不是個可能的查他根繇按他着落無非是命於天率於性寂於喜怒哀樂傳於子臣弟友極平極當至易至簡不曾帶甚希奇古怪之形而以之觀人却無能者只為他規矩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八

天成用不得些子做作成色精美用不得些子攪和步步踏實使不得些子凌駕時時趕趁偷不得些子空閑饒你有材幹有氣節到這去處都用不着比量起來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這樣驚天動地的勾當倒還容易下個可字偏於淡淡中庸求個能者再不敢輕易下個可字○不可能全要活看戒懼慎獨便是能的路數只為比量王者故說不可能然說不能意欲着人知此是天地間第一個難題目做得此



題纔是天地間第一個好手段別的都不打緊做了來也不算強

子路問強章

中庸不可能了中庸纔見好漢因子路問強畫出一個要强的真男子○四個矯字跟四個不字來衆人皆然我獨不○看人之不流的須是不和無倚的必不能立有道不勞失已而塞字難言無道亦知仗節而死字難言○吾人本來一點天性非不明明見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九

在然身世之交極難全而護之於心直以達之於事四個不字有多少力量在到這去處一個人也靠不得一句話也說不得默默無言自為張主傍人也不曉得他的深淺他也不管人知與不知好强的向此處尋

素隱行怪章

吾輩爲人一生着底尋個老脚只有天與的這一點本心是我家當自己牢牢跟住如行船掌舵直直到

底如射箭離弦我自顧自家性命除了這個縱奇奇怪怪足博好異者之紹述而於我性命毫不相干這一路是情不肯爲的即遵道而中廢者亦不知其何解我的性命我自奉持一點真精翩翩獨往即艱難險阻怎容半點退怯單看君子上場依字極妙如人着衣同起同止遜字極妙名姓鄉貫雖在世間而一片精神竟跳出聲塵之外我儒家也有遜法不悔悔字極妙血肉之身名心難冷初間雖不出口然實大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十

聲宏人就知他則落得做個人情要到其間真真不見知口裏斷也不肯自露馬脚只怕意思間有個討沒趣的來頭便叫做悔只一悔便把一場功行成灰了學者到頭來極禁不得這個悔字到此不悔成色纔足孔子於此說個唯聖者能之見得生活當如此做把這生活定就是聖人本領示學者都當望此處歸依非直謙已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非三十年前遵道三十年後中止也事事都遵道却事事都廢



於半途從少至老都是如此所謂廢者不是便把初件事不做完只是把初間心不曾滿道字兒原不在事上論是指做事時良心說大要人初心都要做人漸漸挽上別念遂把前念丟掉了細體會來此處有幾個能不挽轉念的要心裏自證不賭口強○只說中庸鮮能不可能唯聖者能却是嗔人不能歆人使能中庸的滋味只孔子能知他把這中庸尊起來極有機括真真木鐸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一

十一

中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先芳開美甫

陳公定子才甫訂

中庸卷之二

君子之道章

中庸屬了君子把來算做君子之道一向人以道為杳冥子思說破此道蟠天際地無處不是惟其所以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一

然則非有形聲安得當做杳冥的東西也費字極妙夫婦聖人天地總合上來發這個費字○道者率性之謂也人或不能滿性之量性原は無所不包的學者莫把有字的道混猜只就當下睜開眼打總一看夫婦之所知能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淺近而不足知能也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有憾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迂緩而不必知能也以本性點檢起來宇宙間何物非性中物則何事非分內事何



處可不知可不能有憾乎求一處無道而不可得大莫載小莫破語妙天下矣○講道之費極透了因引鸞魚之詩言此道之上下察而以君子造端夫婦察乎天地結之察乎天地與上下察相呼吸言道是如此故修道是如此從夫婦上做起直到至處天以下地以上無一處非君子經綸之所充滿也○道在人事上說天地間無非道者政無非人事也除了幹旋人事那有察天地的法兒○從前說道指化育說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二

夫道無二道也分二儀行四時生百物天也所謂道之大原也着落在君子身上便全與天相似故曰君子之道君子怎會有道從率性來性者命於天即天之所以為天而人得之以為性也中庸一書說君子之道察天地配天地參天地蓋吾之性即天之命苟本領與天一毫不相似便叫不得修道此章明說君子之道則單指化育說者於理何嘗不通特不似本文面目耳一章之中三提君子豈是無着落的○聖

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雖於聖人天地無害然此處話頭却不是無害之說如曰無害便是道所不在了○從君子中庸至唯聖能之是責備人幹這一段生括此章即緊接把這道的體段說破見是無所不包的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便是以後各章的總話看後面把天下事無鉅無細一一說到都是心上放不過去的都是君子修道處

道不遠人章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三

盱衡字內有聰明有力量自負為吾道中人者不可勝數然按他下手處却不於自己身上求一求不把自已差處改一改子臣弟友之間無非瞞心昧己之處寧着我負人不着人負我口裏講的極高身子行的全欠全不老實着底一味浮誇到頭甚麼道兒跟着你尼山老子把自已行藏底本說與大眾勸他莫把道字錯認了各按自己身上求來一齊回首當下便摸着道了道原就在人遠人不是道伐柯不遠畢



竟彼此之分猶有二形道不遠人即人是道原非二物治人以人改非即是忠恕就是良方不願勿施道即在我而忠恕之難也則人貴人意多責已則少愛已意多愛人則少子臣弟友之間四個所求四個未能你看此處是受了那家病痛惟忠恕起來纔能治此病覺有餘覺不足帖心帖意把精神交付在這庸德庸言上兩不敢兩相顧朴實頭幹將去念念懺住自家絕沒分毫走作這纔是為道的家數如今不從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四

此下手嫌庸德無奇另幹些起眼的物事於自己着底處有甚相干怎算做道○此章纔指破道之着落有尼悟道偈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試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字字堪味○孔子秘傳的忠恕為人打開吾輩於人倫日用中試一試看貫得去不○下學上達此章即其註脚○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的凡心透出真氣當時百骨皆靈八荒我闔仙丹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陷在苦海裏怨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看破他病痛只是個願外特與他一個跳苦海的法兜回頭有岍只是個行素只為願外外由不得我遂受了他節制一生不得自在蓋外無底止得隴望蜀隨處有個外能有多少心力勾他張皇只一個行素使隨在是素當時即止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濶天空境界甚麼外兒能拐他看一眼兜不願外是極大的眼界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五

素位而行是極真的脚跟不有這樣腳踏實地的生活怎堵擋外面萬般可願之物耶故這四個行乎是滿拚心力在本分上無些子虧欠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不管到甚樣所在他都一齊超脫自有得意為陸為援的情狀那得到此把人生最不能無的這個怨字他以正已無求之法徑自免了上下天人化衆生愁慘之象為快活之景看來命也原不是可力爭之物倖也原不是可嘗微之事微倖的不免弄險怎



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之便宜也小人也是求受享的君子也是求受享的相提而論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為逍遙遊小人為迷魂陣則會受享的還是君子末引射來一比可見天下快活之境定從本分無歉中得之行有不得皆求諸己似乎好自刻苦而俯仰無愧順逆可齊實是會自受用人生難必者感遇愁帽兜從有知識便戴上了他那受苦的根絲都從求樂上來不知本分之外無樂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六

地也孔子特特說破尋孔顏樂處從此下手

君子之道章

厭薄倫常不肯當事做的都是要為高遠的人物以為我輩雄壓一世另尋奇異生活纔得過人倫常忒卑忒邇豈是上達之人所可措手却不知除了日用倫常再無聖賢豪傑誰道不是卑邇而就其中着底做來帖心帖意自證自修務使最初元氣淋漓將去不許撓一分假鈔偷半點鬆閑便把自謂高遠的好

漢都邇了降書你看孔夫子這般高遠的人物庸德庸言兩不敢兩相顧自愧未能是甚樣緣繇故今與諸公從長計議天地間甚麼高惟卑是高甚麼遠惟邇是遠真真要有高遠之志的只得把全力交付在庸行上君子一生只是卑邇便是會登高行遠的作家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以刑于友愛而順父母目前便是高遠之實底莫另補高遠

鬼神之為章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七

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為陽就此氣之屈為陰也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併無可伸此一靜觀而自得者也故屈伸者即呼吸也在一歲為寒暑在一日為晦明在一息為呼吸一氣呼吸如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理為二氣二氣為五行窮天罄地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其作其止其生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為也此陰陽之理無形故視不見無聲故聽不聞而萬形萬聲惟所



索養萬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一物即一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終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大要天地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默之中自為運用故發皇昭著真恁如此所謂誠之不可掩也○鬼神何心而曰誠者指其理之純然無貳言也獨陰不生獨陽不長一氣呼吸純是一團生意為主無半星兒不生意之挽和遂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於一氣之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八

中金沒滲漏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莫添祭祀之鬼神鬼神指陰陽說纔體物不遺如各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祭祀也○此章論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一而已矣大的無邊本領只從不貳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要離方寸真根而求作用也誠字兒是中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

用都自此立命邇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后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於治國精布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性所不能自己所謂誠不可掩也其後把覆物載物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為天聖所以為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舜其大孝章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九

第一節總德尊富享保占盡人間盛美說他是個大孝把這事情做一個案而下斷之拿出德來立起為祿位名壽之主都用必得二字說這福分不是偶逢倖值之物蓋非人之能必於天乃天之原自有必也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天原有個必然此嘉樂之詩咏君子宜民宜人之德而即繼以申命自天也繇此看來莫道天不可問如有大德無不受命之理篇中幾個必字說的堅確此是孔夫子的算數○要知孔子



說這段話是甚麼意思不止照格局推命運乃教人宇宙在手的消息重瞳子也無四目兩口一般是個人兒只憑着一點足色的心腸遂把天叫的應撥的轉祿位名壽即拱揖辭之而不能乃知人巴巴的盼天以福而天不與天巴巴的盼人以德而人不為兩壁廂是誰負誰○大德大字要看孔子認得舜的本領這眼力難與別人孔子生平最得意的一個聖賢從好古敏求中得其底本○三槐堂銘翻弄可必不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

無憂者其章

此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位事體幹得好因步步推上去說把他先人之心一一體到雖規模制作與先人大不同而其實是先人之所必不容已者特未至此時不容先設是心耳作意不重特畧伴起無憂二字想其受用是孔子從後看他說他便宜而非文王自以為無憂也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弛然自釋乎要善看○武王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好處全在此便見得到此時天下有了不為過不然何以為述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一

之也將把文王說不妙了武王已是能述而末受命未及制禮又有周公一總把文武之德發揮曲盡看他追王上祀以至達為祭禮喪服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却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夫子按本朝掌故一一玩味見得是善成先德特此說破○如武如周人以為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為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光景一總化却不立通融一看妙哉



此性千變萬化而不可窮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足色便是會萬古於一息合六合為同堂的一個宇宙大總管切莫把自家看的小了

### 武王周公章

第一節起個關目却是就後面事起的第二節把孝字義理講明極有機括第三節說敬其所尊第四節說愛其所親第五節總摸寫其意收完孝字第六節

###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二

因宗廟談郊社而論其義之可以治國最有趣味○孝而曰達即以兩善字作解蓋孝先人者便只在先人一身上已然之志事求便不叫做達便不得為孝之至今武周之孝却在祖宗與子孫臣庶上着精神即先王當時未必有此志事而到今日則必不能已因一一體到而為之措處修也陳也設也薦也皆先人之所必欲修陳設薦也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皆先人之所必欲序欲辨欲逮也曲折條理無

一處不到無一混淆之事體纏抑之人心一通看來

位禮樂在武周者即猶然其先人者也念念在先人而事事在祖宗子孫臣庶即先人既往而事之者如在真所謂孝之至也說到此處達孝意可完因而合併事上帝之禮併論之推此義之可以治國蓋事上帝必欲當上帝之心而後為事萬民萬物上帝所生吾使之一有不逮可為事乎祀先人必欲當先人之心而後為祀子孫臣庶先人所遺吾使之一有失所

### 四書說約

中庸卷二

十三

中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越君異甫

袁士美實甫甫訂

中庸卷之三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的是為政孔子告的是做人說為政便撲在天下國家上求治說做人便撲在已身上求修文武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一

治成周人以為治天下國家也識老腳的只說他是修身蓋身不在人外也治不在修外也修身只是誠身也誠身在於明善也這生活不靠天的稟賦只盡已的擇執以千百當十一自化愚柔為明強莫謂文武之政為可徒舉亦莫謂文武之人為難再做也有這道即有這人有了這人即有這政看來誠之一字原是籠天蓋地真消息擇執之功原是脫胎換骨真路數孔子此章直要把哀公活活的變成文武○

哀公剛開口求個治人的法夫子就把他祖宗之法說起叫他須做祖宗般一個人如無那般人那政只好終日扮演套數耳前兩節是通章肯綮人存政舉四字大意已盡一連說到知人知天總在哀公身上緊緊搜尋教他急把此身放在名教中而親親尊賢為等為殺上心着意莫當做可緩可急的生活是下手先把哀公帖身幫住不許躲閃然啟其端未竟其說指其大未究其全因欸段從頭臚列件件套在身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二

上又知他氣稟愚柔說破做人老腳打起精神轉凡為聖文武只在覲面間矣五達道是不容自外的規矩三達德是行道的本領一誠是達德的實際以實際的本領去做那天建地設的規矩即資稟異難易殊而到得成時同登聖果故不患不能智仁勇只患不好學力行知耻耳知此三近則達德實際在我而吾身規矩何難實踐此原止叫做知所以修身而身於何憑修於何傳治人勾當一通在此天下國家裝



入囊中矣那有為政不在做人上的道理試把九經一一列開效皆實效事皆實事離了一誠何處討九經下落故只要實能了三德便自活拉出九經天下事如沒有個先停當的把柄臨時發急求幹得去那有此理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遇相邇來全要個反身之誠誠之為物雖肫然一點不見甚麼多端而達天貫地無處不透天下事最當前定的莫過此一着而人之不誠非是好為詐偽只是不醒吾性的本體性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三

命於天粹然至善原不容偽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未能不思而以擇善未能不勉而以固執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此道果能愚柔自破活活的一個文武出來何政之不舉哉每說氣質可變處精神抖數末用兩個必字豈是誑語○先說政舉在人存次說人存的道理不有孔子之言誰知為政在修身又誰知聖人可學而至○前邊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後邊相呼應許多所以字亦相吞吐中間九個是前三個

之花名後一個之實地非於九之外另有所謂一也

○此章字眼繁人若其太雜階級多人若其不貫然融會其意則一篇文勢有呼有應或行或轉若斷實續或撒或總若離實合精神極鼓舞步驟跌宕只活看便得若執煞字義狃定畦徑便不能通○天下之達道五突然發論不順接上節而其細開五三一實遠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脉來修道之要一言之曰仁三言之曰智仁勇一不少三非多也三莫非一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四

也又復歸智仁勇於誠誠非加於智仁勇不誠不成其為智仁勇也誠即智仁勇之實地智仁勇即誠之花名也近三德即近所謂一也一真為主萬境皆通身即於此修而天下國家即於此治也歷指九經之事何莫非一真之所貫徹也蓋天下事未有主宰不前定而可應用者言事行道莫不皆然彼不誠者自困之術也故誠之為物最為要緊即天道不可及而人道當自盡若盡其所以求誠者而誠自在也明即



智也強即勇也明且強即仁也三近與博學五椿非重也前其略而此詳之也九經不在五達道外也博學五椿亦不在九經外也倫外無事也事外無學也○吾人內照原有個現成文武在此只為自諉愚柔把自己面目埋沒了若忽然奮迅用擇執百倍之功本來文武面目頓露可想孔子當日對君神采滿座飛花案○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豈是人為原是天然自有的分別吾輩就中看出自然而然的故便信道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五

之大原出於天○達道達德俱用達字都是天下同有的規矩同具的才情君雖尊跳不出道去質雖庸滅不了性根○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此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真實而無偽也註解自明○凡事豫一節泛為統論以起下文獲上信友順親都以誠為主非獨順親也論誠而以順親起手此有至意不可不察蓋人之不誠先被於親故天下無一箇能順親的人也至邇至卑而高遠誰及之者不誠由不明善者蓋

不誠者詐為善也許為善者不知善為性體原極真而不容偽也

自誠明章

意原接上章重明誠一邊說自然誠者既不可多得終不然為資稟所制把這件事便讓他罷我自有一條路數做將去直令斗轉星迴是這個明字着實明起來自無不誠之理雖比自誠明者費些力氣到得能誠與彼何別他也是誠明兩字我也是誠明兩字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六

只是自法兜略有後先耳但得全會何論後先子思此語吹起普天下做聖人的精神從今後再不乞靈造物了○人只為不誠便弄出許多糊塗勾當又只為不明便弄了許多詐偽心腸看從來神奸巨滑萬樣機變也是個從不明白上起

唯天下至誠章

性者人所得於天而以為心者也天地萬物通為一體本來面目原如此特人被私欲夾雜不能盡耳性



之體既包天地人物則性之盡就在天地人物上下手不能盡人物參天地不叫做盡性故說個能盡其性便是把人物盡天地參了非曰既把性先盡完而後去盡人物參天地也論實地只在人物上是下手處非於盡人物之外又有個參天地也參天地在贊化育上天地能與人物以性而不能盡人物之性便是化育所不及處向非至誠的出來則人物有性終難自盡隨時隨處都涸渙敗壞不成個世界便是化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七

育窮了幸得盡性的聖人一點真精貫徹三界盡人盡物使天地成了全功虧他虧他雖是個七尺之軀真真與天地門當戶對並列無慙誰知我這徑寸中藏着個通天徹地的神通自不提提憧憧伎倆有多  
大乾坤○天地間一處沒有聖人便臭街爛巷你只靜中觀萬物看他位置其妥當處虧了誰不止一時盡性萬萬世人物都是賴當初聖人過活即聖人既往聖人制度浸微而到底有壞不盡的大綱○人性

原是極善的只禁不起一個不誠試自體驗仁義禮智誰不備具只一個念頭不真便都成了虛應故事非盡性之難至誠之難也

其次致曲章

合下至誠自不易得尋了個學至誠的訣竅只在致曲偶露之明人所皆有只是自不承認都錯過了下個致字有許多力氣在就一隙中透出天光即奮力務要達出機動則引而日長竅開則迎而輒解莫小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八

看這個曲此曲實實的能有誠也一腔實意出身加民推準達化便把天地間萬民萬物無不呼吸於一氣之中到得能化至誠何以加焉現有這條路數快  
快來尋○曲在人物應感時露故致在接人待物上致發越光輝感動變化都從一隙之明擴充出來

至誠之道章

前知兩字要看到中用處蓋經世理物的人日日都有當行當止為甚麼至誠當事其所行所止偏與人



別從旁看來一向都把禍福歸在數上以為鬼神所操人無奈何偏遇着至誠之手轉禍為福恰似鬼神聽他驅使的則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也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似亦禍福之先幾而已居其後矣至誠不俟此而後知也直於其善不善先知之耳當善不善時絕未有禍福消息而至誠於初分之界洞見其微預先下手禍福之權不為鬼神用而為至誠用矣謂曰如神真個不謊○善不善若寫在紙上誰不曉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九

得只在當身起念時便有許多情識齊來遮蔽不露人對面成迷了故須是一點雜念沒有的纔徹底照見除了至誠何處討這雙慧眼○天下萬事都屬後着只一個善字居先人之性也天之所以為天也依之則吉悖之則凶使此理或爽則天地亦壞矣黃山谷大算數從此套出

誠者自成章

此章就誠之一字譯其關攝按其着落說這東西是

人之所以自成的而自之作用一總在物上那自成不是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人把物我分了內外遂欲離成物以為自成夫形有外內而性無外內誠者出來性體全現把外內合了故千感萬應無處不宜看通章意味重成物說怕人不醒的自成又怕人把自成當做成已而已把柄在已着落在物離却一體萬物再沒有自成的法兒○自成字下得極懇說形色全備莫不得人一點真心是自家完結的東西

中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

自道字即跟自成下出自家勾當為誰勤渠待誰央浼少不得自家上緊○自之為自原備萬物一物置於度外則已一處有缺而物之徹始徹終都要這一點實心如無實心則都是虛套了故曰無物我既不可使一物不備安得不盡求誠的工夫○至公至明原是本性只為不誠遂不公不明了不公不明故以已為內與物不相干以物為外與已不相干外內不合所以自私自利而不顧萬物之安危幹出來都是



沒天理的事怎麼得好今說個誠者便仁了智了仁智現而外內合不肯以已為與物不相干物與已不相干隨處泛應都是一體萬物的心腸怎得有一措不宜○仁智是一個仁的心即是智的心子思說仁也智也是把歸一處話故緊頂性之德三句時措之宜專在成物上說智處正是仁處也後儒乃當作分開看遂把成已成物也分了豈不大差然仁也智也二句不合上下文看鮮不當做分開的話○樊遲問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一

知人一章機可參觀

至誠無息章

上章說誠者非自成已所以成物此發揮成物之詳直比天地見得誠字是天地之根無邊作用總不外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君子求誠者求其與天地相似也○先從至誠說他博厚高明悠久之業舉萬物載之覆之成之直與天地相配一誠所致自然如此因接論天地之道以不貳為不測博

厚高明悠久而萬物覆載功用無邊可見要覆載萬物須得博厚高明悠久要博厚高明悠久須得一誠此不易之根宗也意既已明復以詩論天命文王者合攏束之兩個所以字明點訣竅純亦不已亦字明會根原人人自有個同天的路數在反求之耳○天下一事是真的不滅是假的易息應接萬物誰沒些恩情只為念頭有了攙和不是真實惻怛的精神便半公半私時作時止怎得純實總然極力支撐着意照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二

管滋味兒只見薄邊幅兒只見窄氣宇兒只見卑光景兒只見暗條理兒只見忙亂氣脉兒只見短促如何載得物覆得物成得物怎麼比得天地只一個至誠出來滿腔真意隨處淋漓普天蓋地總歸大治之中容執敬別血氣尊親便是此節的條件子思每說至誠必到配天不嫌重複見理之當然原非誇大也吾輩須於這一步消息要當真認一認便見吾心非小具足天地只辦一片至誠心把萬物都覆載成於



此中豈非妙事○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徹頭徹尾只是好生再沒有不好生的一毫來隔斷則本來如何到底只如何沒有別個更端故曰其為物不貳人雖稟天命以為心而不能不撓別念一撓便貳了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只患根本不如天的根本天的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了他那根本便有他那功用

中庸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中庸卷三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超君玄甫

孫立雅君建甫訂

中庸卷之四

大哉聖人章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一

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於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充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這道還得這人苟無至德至道不凝矣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這道是從這性上制出你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要疑道便望着道之根本上着工夫故尊起德性來不會尊須



要學不知尊須要問這學問工夫着實幹去把心要廣大着寬廣廓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着私欲束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如嫌倫嘗為小節而任意疎畧則一事打點不到便是德性的一塊破綻求廣大越不廣大了故致廣大要盡精微於倫嘗中事事物物都要盡心不使一處疎畧便是致廣大的法兒把心要高明着超脫透明原是本心卑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了故要極高明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二

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實坦易的如嫌嘗道為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事不踏實地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於倫常中椿椿件件都要平實不使一處放曠此便是極高明的法兒溫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遍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的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

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掀起來使立於天地之間不如今向之凌夷衰微也這便是德至了便就做道凝了是故為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何也人不能行聖人之道都是好逞意見不知尊德性的人凡事只要上達却不下學以倫嘗日用為粗淺故離却精微以求廣大離却中庸以求高明終日求新奇而終身不能見道處處無有真實而事事敗壞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三

名教他為上便意傲不能下為下便技癢不能忍有道時不能欺世無道時偏足招災君子以問學尊德性凡事都不是憑意見的廣大以精微而致高明以中庸而極識見生於溫故之餘經曲振於真實之內怎的得驕怎的得倍怎不足興怎不足容詩上說明理省事的人能保其身上而驕也下而倍也見棄於有道也不免於無道也都是不能保身君子以問學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愚而好自章

為下不倍是個題此便是做此題文字以仲尼之言立案中間發揮極透還以仲尼之事為証○三端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一字總之曰禮○此等文字極有吞吐大凡為下而倍的都是恃這自家本領足以制作不知制禮作樂雖本於德而這個權柄非無位者所敢也不是天子議不得禮制不得度考不得文今天下那有一個自己行事的則作禮樂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四

不止有德全要有位任你通天本領位不在我不敢作也試觀孔子是何等抱負豈不能斟酌千古另立規矩只為無位只得束手

王天下有章

重在善上善自然是從的除了無徵不尊兩樣那有不從之理故君子之道從自家德性章為庶民功令是極善的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可通的此四句特說他制作之善鬼神后聖疑於不可知然以理通

之原可不疑不惑非虛詞也這樣的善制作如何不能使民信從乎萬世取法何況當時可見人心之信從不是可强的只要個善要不是這樣善民斷不從未有不如此單指善說○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一個理天下外不了一個理理外不了一個心你看一點良心之以為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三王之所以為三王后聖之所以為后聖然文法吞吐不為三王后聖天地鬼神只為民從說看通章要認的主不然一句一個理不成中庸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共來認這個全會的教主○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五



立其宗文武聖其指與天時同恊舒與水土同流止  
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真是堯舜嫡傳文武護法闔關  
在手行止生心論他這一點神通真是廣大除了天  
地誰可譬他然看譬如字則無不覆載錯行代明都  
就夫子妙處而一一比擬非空論也並育不相害並  
行不相悖就指這四句說他妙用而却歸在德上曰  
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即此物此志也故看聖人要在  
道上看便無邊岸無方體神出鬼沒不可踪跡在德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六

上尋便舉念而得德只是一個小處是支派大處是  
本原從支派看他分明却是本原中原無窮竭大德  
不可見天根在此○末節口氣緊頂譬如說則明是  
指仲尼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要看出時中來二  
句亦一事非板開者須想道並行必相悖的緣故夫  
子本領全於此見奇只是個活道非死道耳這個活  
道從大德生聖人這提法便是天地的提法玩所以  
為字與此字則末節原是說仲尼的所以大非徒於

言外見意

唯天下至聖章

從來說本領縱極廣大到天字跟前不免畧讓一頭  
地子思開口動說配天也知道信不及的必以為言  
大而誇遂把天下至聖的本領一一詳細刻畫出來  
真真配得過○天以下凡有血氣無一個不靠至聖  
作主這南面的所在不是容易坐的有一件本領費  
巴結便厭不得民心有一處不厭民心便臨他不起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七

聰明睿知的資格纔做得這臨字的生活容執敬別  
總是臨的物料幾個足以有極耐咀嚼蓋誰不知容  
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為天下忒大都靠一人只就  
容一邊試看無近無遠無寡無衆無久無暫順者逆  
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這其間縱  
是大慈悲的也喫萬般情狀刺開極了看看的容不  
將去全於這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個字極力畫出  
容人的體段恁你多少寥廓境界沒有包不過來的



任你多少長短情形沒有耐不過去的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字字勘磨何等趣味真真的足執足敬足別至誠的本領只在此節最重有了這些足以真是無涯際無窮竭從天淵為時出把萬民的身家性命算計云為都綽綽有餘的包在裏面你且看個個受其容執敬別之作用是何等恩澤自非病狂豈有不敬信悅之理窮天罄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說個配天端的不誑○把天下總呼吸於一氣之中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纔得受用而呼吸之法不越本性此章是天下之本的花名配天的註腳

惟天下至誠章

中庸到此將完總把至誠能事收一收括天下大事於真心實意之中因把他本體刻畫一番而歸其知於達天德者隱隱逗下章衣錦尚絅便可接的去下章論入德工夫至於與無聲無臭之天載同體便是達天德者德是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心攙和故

曰天德入德者從闇然措手把人心去盡便與天同體故曰達天德○大經原不是該有差錯的大本原不是該着倒塌的化育原不是該無關攝的自有倫嘗自不去料理自有寶藏自不去培植自有干涉自不去知會想起來喫了那般的病痛只是個心田不真實而已唯天下至誠能得此事須把良心提起就天地間事物一一實落體驗便見此消息倚字借力之謂至誠者一點生意淋漓布護函天蓋地作用無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九

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越有倚越做不得○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也○人以虛名係籍聖賢者也都各有些恩情所謂其仁特實意不至算不得肫肫也都各有些抱負所謂其淵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淵淵也都各有個乾坤所謂其天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浩浩今至誠經綸立本知化再沒有看的透清處使的露底處撐的破邊



處故曰肫肫淵淵浩浩○苟不固口氣緊接其仁其淵其天此原是不可不知的然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分明以達天德望人○中庸每論知字都活猶言所謂省的也如此看此知字纔中用若止說個非聖人不能知聖人便把其次資性的都拒住了大非語意死誇上智作甚麼用○中庸或言性或言天或言德德即天之所以為天而命之為人性者故又曰天德仲尼本領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緊頂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十

此二章原有相跟互見之意德只是一個容執敬別總是一德而異名經綸立本是一樁事而兩名之大德無名名之曰天德惟至誠為能盡性而非明善何以誠身達天德只是明善不達德何以入德德是天命之性其功用在天下其本體在獨知天的本領也是無聲無臭故達天德者在人所不見處着意這是聰明聖知的人大凡的然者都是糊塗○前章聰明睿知聯仁義禮智就是這句話至誠外無至聖也

衣錦尚絀章

大凡臨民出治的也都講德但把德望着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起來越與德遠了衣錦尚絀正是不欲往外炫耀只求美在其中也往裏做的闇然曰章往外炫的的然曰亡蓋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也君子純是內實全不外假外若淡泊而趣味在其中外若朴畧而經緯在其中外若混沌而辨別在其中知遠必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十一

由於近知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矣知微之顯便圖顯於微不去外邊彌縫專向自家簡默默內省只要個本心自慊君子所不可及全在這人所不見之地夫動也言也人所見也在人所見上塗抹便待動纔飾敬待言纔飾信萬民之前色莊屋漏之處慙愧在人所不見處修持其敬不待動其信不待言離萬民而若對顧屋漏以何慚夫動而后敬的那個敬敬非真心動是故事言而后信的



那個信信非實意言是虛聲是一味粧點一味牢籠即賞與怒而民之不勸不威自若不動而敬的這個敬敬是真心動是實事不言而信的這個信信是實意言非虛聲是何等德意何等恩澤即不賞與怒而民之勸威自神若是乎從微入德者之能化民也惟德不顯百辟其刑詩人知德者也是故君子平天下全在不顯上幹只篤恭而天下平矣德只是要不顯不顯之德方能化民畧畧顯些德便不至故聲色不

四書說約

中庸卷四

十二

大還是顯德輜如毛還是顯須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德方至大約天之日章者以天之闇然也無聲無臭便是天的闇然修德者到無聲無臭地位與天一般其德方是至則化民者安得就顯上求德哉

中庸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湛還白甫

孔心學抱一甫訂

上論卷之一

學而時習章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時習是甚麼事尋常論學動以博文為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却不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一

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到不如依註中明善復初還是其實孔子原有正經註脚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為頭腦以天下國家為着落以誠意為樞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謹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動言心即性也即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



據當下之人心以為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為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自以為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聞見莫非學之功而不實用慎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為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悅曰樂曰不愠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考究記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二

誦摸得着○所學何事自當明白而夫子此章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自修持只轉念易學而易厭夫理義悅心原自雋永只為工夫間斷眾妙之門不開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悅可知已遠朋就正一脉道氣生民面目當吾世而重開性命生活得吾徒而大堯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愠更是別有天地非人間誰不知學原為已非為人知然名根未斷人不知時縱強支

持終有愠意只幾微含怒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為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之外未敢多許也夫子論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悔又自謂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可見這個地位是聖人是君子註解成德二字德者性也不加不損性分如此性不虧便是德成玩不亦君子乎揣量骨法自己也愛此章孔子自寫生面三個不亦却跟一個時習討出弟子不能學者政此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三

習○人自生後日被惑憂懼三盤網倒落得個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頭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時習二字因在世界上習動中煉性原難所以人多熬不過每每半途不如逃在世外較易脫灑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禪氏也聖人強處政在難熬處超然纔得真



性命完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索隱行怪與道不遠人兩章政好參看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這個學一生只一件生活做不盡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也共學共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朝聞夕死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心謂之正心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四

修身隨其居處有高下作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身修即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庸再看論語便醒○仁人心也第二章緊點出仁來又提出孝弟為本煞有意思

其為人也章

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實一物於度外便非為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

起蓋一本之親尤其是生意結聚處此處能忍再不消講別人了故親親者自然仁民愛物而所厚者薄無有不薄堯舜之道只算做孝弟論語發為仁條件種種臚列而說為仁的根本提出孝弟當頭煞有深意○本字最妙如樹之有根只從此處培養則生意自然淋漓塞天地橫四海仁覆宇宙祇叫做個孝子悌弟故此處說個為本是全付精神都灌在上面非直比別事先幹而已○要明孝弟為仁之本須放下別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五

念獨自個澄心靜觀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人為甚惜惜忽忽把自家本根一向埋沒的幾盡本既不立道自何生又何怪做不出好事○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此意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為守先待後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道而歸之於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極明不必又添註腳



巧言令色章

仁者極真懇的一點生意自運自行與於穆之命同無聲臭巧令二字畫出的然的真相即此外炫心腸便把自然生意燒斷了○此不是誦諛人乃是粧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吾人自把無言之地拍一拍逐日言色可觀處是怎樣來閤然乎的然乎為已乎為人乎即成象成爻悅萬耳而愜萬目與本來性命有甚干涉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六

吾日三省章

此纔是真仁者矯派三省字全是人所不見處用功忠也信也習也有甚麼一定分數若論人之耳目儘足打點將去如不就無言之地自為省勘誰曉得他欠了多少三復此章令人忽然驚覺汗透濕衣○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躲不過隱不下然却又與日俱新窮無窮極無極曾之日省湯之日新一樣生活○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內省

何處討復性工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發此理

道千乘之章

五椿兜件件詳來都是求一個心上過的去為國這樣用心所謂天德王道也蓋千乘在握無一民無一事不在主心上寄命我一處不盡心國必有受其敝者敬信節愛時使那椿事不在心上擷箕斟酌怎肯任已之便而不恤國事此即修己以安百姓○真經濟極平嘗只是個實心做事與人異大凡有國者日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七

用職掌那個少了一件而逐端查考慮處不妥○高談心性者付以國事便不理天下那有世事外的心性省身之下續以治國亦似有情

弟子入則章

此是孔子教條良心人所自具而得力全在實踐上孝弟敬信愛眾親仁總是力行而學文者亦非枝葉聞見也蓋此心此理今古所同合千古聖賢之議論注措始發揮詳盡學文所以為吾行也印其行之所



已合開其行之所未到孟子尚論古人孔子好古敏求同此路數○餘力字活看隨時有空閑處便是不然畢世難盡何以有餘○孔子論學強半指著落處說依他做去纔是實地蓋良心之著落全在事上實事不盡更何言學一會說總數一會說撒數各有攸當然除了撒數沒總數○聖賢經傳原是發人心性之理以為力行之助而後世記誦之學把所載的話頭根原主意全不理會與自己身上了無干涉只在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八

口裏講面前說這樣學文算不得學文先儒謂之玩物喪志

### 賢賢易色章

此節說破學字的真解看易色竭力致身有信此於人生來真職分毫無愧色便是天地間一個真學者學而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麼用○這四椿每靜言思之着實不敢強口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

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脉

### 君子不重章

四段是一套生活反而思之字字中膏肓也威重不是色莊乃精神內守不如此固不得學固字有趣一念之忠信人未必無本領全在主字上友不如已過而憚改是人不能自禁的毛病然這一友這一憚却是了不得的下場兩個勿字是自己救命的靈符○要緊生活盡於此劈空點破待有心者上手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九

### 慎終追遠章

風俗薄惡原以無所觀感把本厚的德性出亡在外全在為上者以身提醒歸字有景

### 夫子至于章

溫良恭儉讓是太和之氣孔子學而時習把天與的一點生意葆養渾全根心生色自然如此凡在應接孰不心醉即後來未必能用而傾蓋之間一觸即動天為主而人不與焉許多不濟念頭此時都未及萌



○夫子之求之也是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文法從來無無文法的經傳

### 父在觀其章

意重觀行邊三年即指父沒說道字便是善而不可改的何必幹旋別意聖人一處話祇單對一個症

### 禮之用和章

意為後節抑揚說起和原是禮中趣味然豈是外禮而成趣味者知和知字極可惱他自以為得禮之意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十

遂敢棄禮夫禮和是一件怎生離得不和則不成禮無禮何處討和晉人放曠都從清談莊老中來便是他知和處他甚據大道理以濟其自便之私天下人借為口實大壞綱常此章早已先罵倒深心苦語有闕世教

### 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因也原是好意而往往吃虧似乎天下事未來如漆意外者只得聽之而非也事越不過理去

理原是可預操的教與免後悔的方兒只在慎始義之所在即未嘗言亦當從事禮之所在敬人處便是起人敬處可親之賢即無因者亦宜以為宗也○此為有意思做好人的說

### 君子食無章

學字兒影占身子而已說不得好畫一個好學的出來兩無求把人間安身立命的巢穴折了拚性命在事言上下手怕未協於道就正大方何等功夫真實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十一

是好○人生天地原有當盡的性分見得這一路着急心裏念裏再沒別個可以撓得不繇他不如如此故論語一書全要曉得頭腦則觸處洞然不然為甚麼貧而無諛章

處貧富是聖門大關頭超出一世全在此而工夫却是無窮無諛無驕已自有趣樂與好禮更自會心學者拚一生精神狠求進益細一層覺一層之粗深一步覺一步之淺子貢切磋琢磨之悟破的矣與此等



人言詩字字都中用看來咕嚕之學執滯死板全無靈氣不足與言○言貧富便是往未言詩便是來告往知來往中原自有來特人未能知來纔是醒的往如於本題外徑無端杜撰一篇議論來却不好而從前反欲於處富貧外另求一學的道理甚繆

不患人之章

人不知已所失何在已不知人所失何在豈不自明而人之患却倒用了夫子與他掉個過○名心着實難冷也不管他中用不中用便儘力患起至於不知人原自不覺從何用患然要曉得關係於已纔肯患上論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一

十二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衷實完一甫

杜允芳湘美甫訂

上論卷之二

為政以德章

德是天命之性民物同體而聲臭俱無者也為政者以之默焉自運便把天下手心都提在手裏○本文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一

明明為字而從來說無為口不煩言手不煩指天下自化可是曠曠以德兩字無限拮据只說他主意是以德耳○看取譬話頭是不下堂而天下治的意思治天下原不待下堂○日應萬幾何嘗不勞其心是為天下而非自為其功是闔然而非的然○人自各具一徹天徹地的靈根只是自不提非民之難化也中庸一書總發此消息

詩三百一章



從來經書千百其言使亦千百其理則不成經矣作者之意只是一路總向人性命處下手如用兵者正道坦道左犄右角或分或合長兵短兵無非合力以破敵人耳夫子此章喝破六經消息提起萬世窮經者之心持此法看去覺千言萬語都攢歸我心誰想這片無言之地被古人弔拷沒躲處註中感發懲創二語自確

道之以政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二

人人都有良心雖汨沒之餘不能滅盡只是有樣子在面前便油然感動自愧其非而自即於善如只迫以政刑彼目中原不曾見心中自不得動徒以規避成頑鈍耳民生三代後不得睹有道理人遂使本心無自見之期可隕涕矣○德禮非廢政刑政刑亦是德禮但一則文告是憑一則躬修為主○此章即為政以德意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錄吾人天命一個至善從起初歸依於此而中間功夫淺深有日異月不同之妙蓋體驗愈久本體愈親自然之理也○不惑指學之似是而非毫釐千里說到此處惡的已沒了只怕善有難認處蓋天命之性雖極正大又極精微非功夫深力到那其間有老大歧路容易溷人○批頭原在天命上用功只是知字兜到五十時纔敢自許此理原命於天自然然而不是人做作的須還他個自然纔是學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三

○慈湖論不惑極是陸象山以乾坤易簡為學的規矩便是知天命註疏○耳順者無處非天命也言者不一而聞者能一言者有得失而聞者無疑悟是話到跟前無不立破○從心不踰只是爛熟然歷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夫子自描一生所得畢竟有描不出處執定字義揣摩如隔板猜枚水中撈月有甚相干啞子喫黃柏這苦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爾自喫



孟懿子問章

不是夫子自解幾乎把奉命當孝了三個以禮乃對症之說言踰分奉親不得為孝然此是俗心通病亦不特懿子為然

孟武伯問章

不言如何為孝而以親心告之極有機趣然此必是武伯對症彼寬說者未足語道也

子游問孝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四

養自是不可少的特不可不敬犬馬之喻狠絕教人當不住

子夏問孝章

色難二字從虛處下此一拳把人不自覺而不能自強的一條線索兜底提起

吾與回言章

喜他之極撰此文勢然亦見露聰明的是不聰明此道非才鋒智穎所可語也○私要活看只是既講之

後自為運用處以其屬於回之自用故曰私畢竟是視聽言動孔子看的見處○發字全在蹊徑之外人看着亦無甚意孔子覺他是發我之言○退後去省孔子只恁有心人除回外聰明伶俐的都被他看破本領去

視其所以章

以字易知由字便不理了安字那有於此留心者然這一個字是人不自覺處不自藏處也須得這雙道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五

眼是弟子不能學的○察字有別樣眼力從冷處入不用多端便把他本色判定如守一生纔知之算不得察安了過後神相誰不會

溫故而知章

溫故知新是尊德性的學問廣大高明精微中庸良知所包原無盡藏向此處用時習之功無處非故物所攝入無時非新機所迸出愈溫愈知愈故愈新故故無窮新新不已可以為師者有本之學纔能提醒



羣蒙也糟粕俗學窮年故我全無一些靈氣來動得人為不得師

### 君子不器章

與上章相連亦似連類器是憑才質的故有能者便有不能君子從本性起經綸左右逢原那有拘而不能通之處○教天下人幹天下事還須自得者能無窮有本者能妙用

### 先行其言章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六

口說到天邊身還坐家裏普天下學者大病孔子把這個先後替他掉了過有味哉子貢面上微汗○註中二語原非對待

### 君子周而章

公私二字極確細體乃見萬物一體原是本性沒來繇就其中尋幾個偏用其情是甚麼意思君子淡小人濃淡的寬濃的窄君子不可得見矣遍天地間都是結私緣耳

### 學而不思章

千經萬典都是為人心發揮心體無窮境界被他一道盡學而思則合古人於我而以體驗自得思而學則合我於古人而以印證自安夫子說罔殆兩樣斷盡學者病痛

### 攻乎異端章

天地間原只有個同然是不可不攻是越攻越好的提本來之面目範一世於平康既謂之異端從毫釐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七

差千里容易混人認賊作子全在此奉此念以往彼假念的神通與正念的神通一般燒天攪地都從這攻之一字上起

### 由誨女知章

世間事原是知不盡的雖聖人亦然為甚麼不肯自認一個不知即此便是自欺了把知的本體全然失了知字原自有正解只在不昧其心聖人於此喝破雖對證子路而理原如此學者把知字錯解了遂欲



知聖人之所不知聞見愈多覺性益錮豈是小關係

子張學干章

干祿兩字說盡天下萬世學者的心腸聖人與了他在中之祿把自己一生樞機做成寡尤寡悔性中受享不比尋常向以為祿須是朝家所予豈知吾身現在○多也闕也慎也真實修証所謂為己之學原不是為祿而說個祿在其中是連教帶掃的話

何為則民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八

直者責難枉者獻諛一為君所不樂而便於民一為君所甚睚而不便於民一舉一錯是天地心霹靂手有大主張在是何等為民而民不服不如此人與怨家與仇如何肯服一句不服利害的緊

季康子問章

民俗難強而民性難滅都要從無言之地動他○一介之士持身不苟見者斂容矧主上乎莊不必專論容臨不必坐朝時敬亦非對面時踧踖也孝慈而忠

者見好學好以恩報恩也舉善教不能藉激揚為鼓舞原是提醒人心妙法

或曰子奚章

會得人生道理無學術政事之分只是個素位而行把帝王賢聖都作一路生活看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微語最可會心

人而無信章

要行得去須人信我要人信我須我可信信字兒不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九

是才能然其為行之要領比才能更喫緊這個消息古今不易○細驗來耳目口鼻都是活套東西憑甚麼令人信我夫未至其間而敢保其必如何只緣着平生不扯謊耳扯過謊的即偶然是實人亦不信做人至此寸步難行

子張問十章

綱常是永易不得的即革命之際而此亦必因其有損益不同政為因此禮耳故損益是因字上逼出來



的不可作兩般看○張也每求難事夫子都說歸易處見天下妙道都是平嘗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此乾坤消息不是人的本領人遊其中為所用耳

非其鬼而章

各用一句考語是眼看這人下出的想是一個人遠鬼神務民義一條勾當○謠字品格低無勇字本領不濟這都是人不肯甘受的而惱其名却居其實要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二 十

不是謠非所當祭牽也難上為甚靠前要不是無勇明見大義挽也難止為甚退後

上論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紉芳洲美甫

宋文儒我醇甫訂

上論卷之三

孔子謂季章

君子於其不可為處斷乎不為不只是不敢全是不忍夫子下一忍字極有意大夫舞八佾是把天地間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一

頭一等不該的做了從此再無不可做之事孰不二字有來歷的緊○天下莫大於王王的且僭更不好僭誰

三家者以章

人而不仁章

此仁字便從忍字作對人只為這點惻然生意難以



欺滅遂做出禮樂來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的儀節都是模寫他心之不能自己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何如樂何也夫子此語道破禮樂的本象令人來認

林放問禮章

天下事實意為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偽耳老子以為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得為薄特無本則薄耳○人心淳漓世運升降全係於禮人涉世末流以為禮固然耳獨有起而問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二

本者別具眼界大是有人關係世教不小故夫子大之而告以本○范氏註極好

夷狄之有章

春秋所以作也語甚傷神不堪重詠○請觀今日之域中竟是何等之世界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總因不自天子出來

季氏旅於章

謫祭非鬼的人心十分勝若只以僭論那裏顧得夫

子只就泰山講他一定知禮則旅者之興掃矣然不止掃一個季氏并掃天下萬世之為季氏者所謂片言足以解紛也泰岱有聯來者無福不來者無禍從此出

君子無所章

原是觀君子之射起得興來射是爭的勾當而尚雍容若此就爭上還帶着君子故以君子無所爭領起從射起意而意在射外○味此意夫子之惡爭也甚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三

矣想君子也切矣

巧笑倩兮章

誰識得禮是後此語極駭末流此見極透本始學者不可無此眼睛○從一後字洩露天機超超玄著一段清談然非清談所可比者彼欲黜禮教而此則探禮原也彼壞世教其心曠而誕此維世教其心真而苦夫子每徘徊二代而夢寐東周就是此一段話說

夏禮吾能章



此章意全在言外觀末句可想蓋此二代乃周禮所從出也不然要徵他做甚○睹末流之日盛悵本意之盡失無限情思

### 禘自既灌章

儀文具而實意衰夫子平生最好觀禮最惱此禮只照白文看自通似不必惹僭蓋論僭自是僭此處話且就不誠說何指東說西這樣費解

### 或問禘之章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四

講在中庸達孝章不知也原為非或人所及然指掌以言其可以治天下已是說了○禘只是個報本然要報起本來步步推去把天下衆生都關在本裏故曰孝之為道塞天地橫四海漢家帝號都帶孝字極有理

### 祭如在祭章

兩如在是為禮之敬即自言其意可想夫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為既灌者寡矣當因之

深省

### 王孫賈問章

媚字入士大夫之肺腑深矣覽夫子之言如頂門一灌兩目忽開許多路數若干精神都一時去了○謝上蔡謂命字知得真少了多少閑思量省了多少閑氣力此以數言就人一步的話夫子說天只以理言

### 周監於二章

人見夫千古板說他不從時王之制不知夫子却正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五

是從周先把周字解明是從二代中來的極得法○郁郁是彬彬話頭見文中其實有滋味也○觀於此從周的時賢已與周不相合還讓行古道的是從周不認的周何以講從也

### 子入太廟章

問即是禮極其妙解人論禮只以度數夫子却從心上說所謂無體之禮也試自反於所不知悍然不問這其間情狀如何是禮非禮○夫子那得無不知即



素學禮而考其文獻未若親炙其法物也安得不問雖知亦問之註過於尊聖而失其實矣疑問謂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語意直截相同誠然

射不主皮章

替他譯一句而歸諸古道見得今不復然無限感慨意不在一射也全於言外會之○夫子極惱的是力字這一咏歎便是不語之意惡爭惡力都就射上見妙趣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六

子貢欲去章

只說羊無用了誰知大中用人誰似孔子見的深長吾輩於此等處該進些識見○天下好事不當行而嘗不亡大抵皆空名所留當其虛有實之用

事君盡禮章

最可惱處莫大於以禮為謠成何人心而世道可知矣春秋所以作也○哀周時天下大勢只是個無君而其無君病原只是不認的禮夫子抗拒波靡只是

個守住本等○盡禮指儀節說若論其精人安得見之而以為謠春秋之世欺君正在儀節

定公問君章

君使臣事是天建地設的分誼然要沒個真精神貫於其中只憑這舊門面敷衍便把極相關的事體都成流水數了禮是心之敬不肯一念有慢忠是心之誠不敢一念有欺堂廡之間聯為肺腑纔是個君臣

關雎樂而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七

只是為后妃之德了便未得宜哀既得宜樂全要識得主腦夫子此語大有意蓋千載男女之情多少淫多少傷豈是說性情中不宜有樂與哀哉只為主意非以德耳○求配望他為風化根原故不可不得有德者今無以關雎之憂樂為憂樂者緣他不省的這關係

哀公問社章

論社以木已非解周社尤杜撰之甚其意或亦欲勸



之立威然事體既未易言而謬解尤非正理故夫子深絕之○就有該陳的大義亦當以正出之如宰子所言純是滑稽家數聖人所極不喜

### 管仲之器章

心體如太虛應萬物而無迹受萬事而不盈即動勦莫定冠古燦今亦加不得一毫意氣從來大聖賢窮居說個不損大行說個不加性分原是如此管大夫功儘蓋世夫子嘗極口揄揚而就其間看破他局量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八

以器小二字定之此全得於色相之外即管大夫亦不自知器大的即無功亦大器小的人即大功亦小這一路學問從天命之性來王佐之外便講不得○儉與知禮之疑只為不敢低看管子故就器小二字轉為模擬夫子雖破他的疑惑而所指事實却又是器小的影神只為消煞不得生平功勞遂如此

### 子語魯太章

太師是樂的專門夫子却如何弄斧蓋樂的度數算

不得樂樂自有一段真消息所謂元聲也此元聲不在度數外而却不在度數中從人心太和生來胸中沒有太和的難取定準須孔子繞自負知音而陳其來歷云云幾個如字是樂經所不載的乃孔子以已意授他如是如是全於蹊徑外尋之○論樂而如是那樂官是也不知

### 儀封人請章

從來明王賢相為世間幹功業的不乏然既有位幹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九

事自無暇發揮大道以開來學人在世間一場事如何得個個分曉就四書中看夫子微言妙語把人自有而不自知的事體宛轉說盡做人生活纔得透露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也却須得他無位纔得為此是豈偶然儀封人何姓何名有此具眼說是木鐸說是天意原不差○夫子不失人極肯賜教從者見之此時說了許多透心涼的話封人忽然覺他是天差的一個老人○人之心即天也孔子發透人



心知天命也乞里馬赤之喻堪與木鐸作對○天下無道指人自失其性說非泛嘗治亂

子謂韶盡章

兩個聖人的本色全寫在這樂上夫子此語是從筆墨蹊徑之外看出又不實發如何緣故只以微語點出○雍容揖讓發揚蹈厲各看都極盛美合觀便有些不自在的意思功大者文備德盛者情深二語甚確○不止放伐時不大雅既是放伐的人則前後總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三

十

帶本色即一節亦具全體夫子說他未盡善也是夫子的心纔覺他未善別人且以為比韶更偉○往嘗單論韶此並論武意重武邊而論武意全在以韶相形昭代大事只露八分便是十分了

居上不寬章

註中本字極好夫子觀天下事都從此處着眼本之有關即儀文有好處也沒用了○此第三卷都無微言強半探本之論

上論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侯奉職石臣甫

李定榮曄若甫訂

上論卷之四

里仁為美章

魯無君子斯馬取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自是至理然孟子去世最近而另作一解豈無所受○孔子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一

看得仁字十分要緊以為天下除此外再無安身之處故言語決然乃爾

不仁者不章

約樂之處出此入彼是少不下的而既已處之曰長曰久又是辭不得的今說個不可却怎生了此便把不可不仁的意說透了故仁者安此智者利此都在這塊天理上為活計○以身入世約在約上弄倒樂在樂上弄倒這境界專能撮弄人個個都走樣了人



自有一個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的故物天命之性是也此物不失一心嘗惺萬境超然便是孔顏樂處○這塊天理原超脫於約樂之外故處之自不相干又原着落於約樂之中故處之益能自得安之者不容思議矣利之者亦儘透脫

### 惟仁者能章

萬物一體原は無不愛的惡字兇是好字兇逼出來的好字兇是惡字兇形出來的惟其本意一樣看承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二

而人不一樣就合故不得不兩樣施行○仁者固看不見人是張三李四亦不覺已是為張為李只一個大公為主因迫而應故並世而賢奸不相溷即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乃天理之自為淋漓非為已亦非為人也纔算得個能者○好惡是持世的作用原非小關係人人各自以為能夫子下個惟仁者妙哉最可玩味

### 苟志於仁章

惡之一字其根深其緒多其勢悍滅於東而已生於西強為忍而終橫為決怎奈何得他無了有道於此只在志仁蓋私欲熾時萬難禁御只提起本來天性照一照便冷然自醒狂興索然了故惡非自起乃從本性不現而有之一性當權萬安瓦解○千萬之惡只是個自私自利志於仁一點生意胞民與物便把惡的根繇絕了

### 富與貴人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三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為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此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死掙個君子出來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生活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扯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顛沛一針不錯



○看這般用功纔跳出樊籠之外靜若山動若水造化為徒好個君子孔之浮雲富貴顏之簞瓢陋巷孟子大罵受非義萬鍾為失其本心是一脉學問過不得此關休講人品

我未見好章

好惡便是用力於仁無以尚不使加便是用力有力不用而言不足不足因用而後見未見用者故未見不足也○一日二字極提醒人所謂欲仁仁至也特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四

以此字做考較法百年中無此一日還要賴天乎○幾個未見極替人發急依夫子說使人皆可為堯舜人之過也章

仁是本來生意原不可以畦徑求觀過知仁有味哉孔子原認的仁○過中之仁或是事出無心或是明知不顧一片真機溢出於意料之所不忍用形迹之所不忍避千古來多少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都從這塊地上過光景

朝聞道夕章

人把道看極輕把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則再沒可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達者所笑但醉生夢死則甚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生也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沒寧說甚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五

朝暮此個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大要孔子為人不聞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道何物聞之者便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糊塗過百年不如明白過一日明白纔覺是我

士志於道章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為君子存仁實際蓋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普天下心不能存道只是俗根為祟



此根未除所稱志道祇依傍名目耳八字着腳實下工夫處全來不得何足與議○范文正黃蘗賦忠武侯淡泊語王曾志非溫飽纔是家數孔疏水顏簞瓢豈止是要做守貧節義而已受享係其所遭本富者不必強為畱只是本貧者却不可恥其陋貧者士之當所耻當隨所志○人疑既是志道何為又耻惡衣惡食然天下却真有這等事且都是這等事一把凡火從裏面隱隱燒起把天與靈根已自燒斷而却猶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六

貌上粧口裏講儼然自以為有道不悟其質之已非也學者影神被孔子總描在此

君子之於章

一氣說不可作兩截以天下還天下何等自然沒來繇着適莫做甚○義不是無主張的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或可或否聽其自現不容先以己意安排○義字有許多解特於此章却就無成心一邊講○天下事可否原自現成大半為成心先主遂觀面而

相違故本領在兩無上這兩個字越是擔當天下的豪傑越不能無○庖丁解牛篇該看天下原有窳會適莫的刃便要折

君子懷德章

德是天理刑是王法德之所棄刑之所取原是一條脉路懷德德無限量便要尋向上去上則戀戀難栖全無超然之意矣懷刑刑有規矩便要尺寸不失惠則紛然蠅逐全無自守之意矣○天地間兩般大綱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七

條目孔子家法 ○高皇功令其即德與刑之謂也

放於利而章

放利的人只顧望前走全不回頭看畧一回頭毛骨悚然便也不敢多怨二字怎禁得起○利原是天下公物放的人便只見是一己的物夫利既是衆人的生活放利只得礙着人我從人的性命處礙着怎不傷心○放字須是奸須是狠須是盡把天下東西歸於我到此間誰甘得我過



能以禮讓章

指為國的說禮之節文度數尺寸難假而其實原從讓心生出大綱小紀三百三千都以一腔真實謙和灌於其間則朝野臣民共忻悅於太和之宇為國何有不然讓之意既無則禮反為長傲之具無論國即禮亦不相干矣純為據禮以爭者發○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與此相發○其實當依左傳解纔於白文合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八

不患無位章

就人之患下一轉語便成聖學故聖凡原不相遠○既是患無位却不思位是做甚麼既患不已知却不思知是知甚麼懵懂可笑○此處且莫提不必有位不必人知的公案提便是腐儒

參乎吾道章

此等書自問自解不必用註人能忠恕何之不可天地萬物只憑這點心一齊穿透試一驗之如有不能

貫之處再來嫌忠恕不遲○一言可行便是此意或

以為彼單解恕也夫聖人言語全要活看尋行數墨

毫釐千里矣忠恕二字有時當兩個有時當一個此

處政當一個中庸施諸已而不願勿施於人不在忠

恕違道不遠下乎○聖人恁的直截說後儒猶婉轉

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嘗行中討他却

不知聖人高處政為生活在嘗行中真實着脚不比

懸空解悟你試為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九

費力果其能之一點生意遍滿六合堯舜性之忠恕也湯武反之忠恕也從心不踰自然忠恕也三月不違庶幾忠恕也

君子喻於章

此是分關指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於此最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有無限條款不盡情形夫子却從旁總斷一句一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為認取即各人亦



不自覺賴先覺的唱破○君子一生何嘗自全形迹  
小人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君子成就了君子小人  
成就了小人都從義利之間分楚漢於不言之處定  
從橫南軒以無為而為有為而為分義利象山迦喻  
於志恠不得冬月汗出纔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  
一樣生活兩樣主意

### 見賢思齊章

此書有甚難解只是人無此心○誰不曾見賢一般

###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十

也美他而一美之外無餘矣見不賢也嗔他而一嗔  
之外無餘矣以為在人的賢否不管我事夫子却要  
他都管已事則終日隨處感觸無非警覺之資是也  
得濟

### 事父母幾章

父母有過子不得比於人須要撥得回轉而用心甚  
苦用力甚勞不事強持全用感悟有意無言有言不  
盡之處要父母愛其誠憐其苦而亮其心因以聽其

言舜當時順親必是此道幾者窺其有將然之意也  
故下云見志不從彼時埋頭而語各在言外也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字字可泣

### 父母在不章

註字字動人不置不忘無憂無失曲盡

### 父母之年章

夫子自解甚有意味故曰不可不知不然如知其歲  
數而已即不肖之子亦必知之註中愛日字最得

###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十一

### 古者言之章

說起來實是可耻從今後不敢大口說話了○此語  
眼看今人心想古人口說古人意在令人着力在提  
出躬字加上耻字明說今不知耻○夫子也不撰甚  
新奇之語往往就人身上勾當冷發一語語甚現成  
全非杜撰而意自靈透偏能使人負愧於無言之中  
以約失之章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極確○切莫學大家手段凡



事收斂自鮮過失

君子欲訥章

言易行難原是大病孔子一生慥慥便只為此○此有一片真精神所謂闇然也四書中此語大同小異數見不厭其重亦為是要緊事耳

德不孤必章

德雖是不易成的然却是人同有的要望他多便難說要說他孤亦非也天下之大豈無知己聲應氣求

四書說約

上論卷四

十二

自有其人必字決定不誑註中必以類應極確當世豪傑幾人未有不求相知者此應乃天為之○識度足以相當不必造詣一一敵體○天地間少此隣不得靠此隣不小

事君數斯章

註中當去當止有意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亦確

上論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堪任之甫

任猶龍麟蒼甫訂

上論卷之五

子謂公冶章

嫁女只當擇壻擇壻又只論為人品格普天下婚姻為財為勢請看孔門家法○縲紲非罪尤見道眼他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一

人之賢者能全無嫌耶

子謂子賤章

脫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方寸中歷多少更勝更敗之局旅進旅退之景轉入轉深之階且苦且甘之味向非多助恐不敢保甚矣子賤之藉於魯君子也○歸重魯有君子意味甚長

賜也何如章



君子不器惟其成德而器是有用的亦未易言夫子許諸子從政都指器說

雍也仁而章

味或人之言以佞為必用之物病入膏肓深可浩嘆禦人口給傳他的神屢憎於人掃他的興焉用用字鐵掃帚○仁意全不重

子使漆雕章

斯者道也信即所謂朝聞道也道率於性命於天人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二

之本心也不落聲臭其體真不容加損其分定所謂本來面目一生於此討過活也於斯能信則糟粕煨燼無非實際不離日用嘗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仕不必仕於斯未信即才堪驅駕功蓋一時只是簸弄精魄於性命毫無交涉此夫子以聞道判死生蓋真消息原如此耳聖門諸賢通達果藝俱為世用而開獨向性命處着力此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

見大意○信字要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畧隔一指如隔萬山○未能不是謙言一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

道不行乘章

用世之志出遯世之言情極無聊意則多風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所以喜豈知孔子而桴海也則一沮溺之流耳

孟武伯問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三

仁人心也十分昧心之人幹不得國家之事故經濟時務者自是吾儒作用而事心工夫則難言矣一息有間一念有愧便非本來之體縱於世事一般做得去而按其隱微未稱足色不容以仁許也千古來立功業者代不乏人只論到仁字便覺氣歉○仁非遺棄事業只是粹然之地不以事業論耳如其仁兵食禮樂即為仁有餘如其不然縱旋乾轉坤亦為仁不足



子謂子貢章

回從本原處下手得其一萬事畢賜從枝葉處下手學識愈多靈覺反塞故賜不如回非天資不及乃用功之路差耳夫子故把來點他極有機括賜自知其不如則撥轉有機矣孔子極喜的是人自知○道一而已矣使一之中原未有十則知十者乃穿鑿而近幻故知十者只是知一知二者亦其於一未透也賜於此思其知二知十之故反本窮原不既躍如於言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四

下乎

宰子晝寢章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有味○予也當初說了些刺骨運坯的話來

吾未見剛章

種種嗜好便是自絆的繩鎖畧一點染即做不得好漢外面越硬處正是裏面越軟處悻悻血氣全從受了私欲降伏而為之奉命耳故剛字是天地間第一

等好漢生活而人不識此貨久矣申枏定是個不讓人的他自以為不屈夫子道眼看破不屈就是屈處○細看來真正大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剛

我不欲人章

子貢亦豈瞞心誇口只是就良心發皇處說出却不知己尚未及這椿病人人都有○滿天滿地生機千聖千賢心法只被子貢兩句道盡說便說了如何及得細點簡有多少病痛在○註謂恕或能勉仁則非及未妙能恕時便算及了子貢實未能不欲無加也

夫子之文章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却不知此政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為無用之理矣此章與無行不與子欲無言同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五



機聞木犀香者便可就文章聞天性

子路有聞章

妙在唯恐有聞一句若不是有聞必行便逐年月何妨做人須得要這樣貪心纔有猛力○曉攪的多因此落忙蕪人兩字原如此

孔文子何章

夫子取人不遺一節勤學好問也合着欠字原亦是難得的只不必論其所學所問合於聖賢否耳○切莫大口貶駁先輩虛心看來自難處夫子大聖人而用功若此不可不深省

子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豈肯輕易許人眼見他實實好處恭敬惠義亦平嘗之理而把來考人都有愧色剛剛得個子產○率性之謂道子產未必是徹性學問只人氣稟清明底本體每每逼露便合道處多隨所用工夫無不得力三代以下名臣往往如此故道原不遠莫把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六

聖人君子看太高了

晏平仲善章

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已踪跡之升沉作用之迂合千態萬狀初間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減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敬字不是論人只論已之所以自盡亦不是論貌只論心之所以自盡蓋久則在人原未可必在禮數原自從簡也

臧文仲居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七

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斷得確○當時以文仲為知故云然從天下第一件不明的事說他○其實今人家家都有個居祭的意○但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求神問卜的都請來聽講此章

令尹子文章

夫子不曾說忠清不是仁題眼在未知二字如可知即忠清便是仁了○仁豈是不着落事跡只要於做事時粹然一念全無撓和自表徹裏自始徹終貫元



運之中超聲臭之表便是本體全現即形跡之間亦必完美却政是仁的足色則論仁者論之此而已如此處未可知縱比子文文子事再難些亦不敢許○殷三仁忠便是仁伯夷清便是仁為其可知耳齊楚兩賢於做此事時那塊地方光景果足色與否○夫子說未知與由求諸賢之不知同一旨趣難道夫子不知即此便是知處與仁同功不若與仁同過此等處宜與觀過知仁參看夫子是識此貨的經紀○千

中書說約

上論卷五

八

古來許多名臣義士儘足照耀乾坤說到可知與否便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直捷的確

季文子三章

私意起而反感極確再斯可矣宜活看是就文子說他事必三思而幹的多不厭人心則病痛是多思中得來故云然如幹的好便不如此說周公仰而思之豈止三乎顧其人何如耳○文字不妙處豈不知其不可身家之念重耳春秋罪其黨逆論語記其過思

意微而顯最耐咀嚼○從來史書多載此樣理欲交戰不亟割斷則理必輸欲必勝矣

甯武子邦章

國家事禁不得知士多蓋國賴臣子全在無道時最為緊要利害當前聰明的都袖手了此時不得濟要他何用而此時來出力誠非愚不肯夫子特標題起這個愚字為萬世人臣之準無道時去之者無罪任之者有罪國君威令不能行於臣而國君之禍患則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九

能分於臣向非純忠着甚來繇而以身入其中也○古來為於不可為之時若晦若闇面心兩不自解泣笑未嘗示人一點苦腸自信自勉婉轉徘徊於不可知之間而色不變堅決忍耐於無所望之境而意不灰狄梁公是一個後身○生子痴了公事夫子咨嗟嘆賞於甯武下一個不可及三字且以智比而發之無限意思夫子也有些愚氣了能致其身即是愚

子在陳曰章



觀此可見聖門諸賢大率多有任意蓋脫凡近遊高明須軒舉磊落方成片段纔可下手裁剪如齷齪細瑣絕不能尋向上去縱完美無瑕成甚用夫子極不思他○狂簡不是憑天資乃學力所鑄夫子提開頭腦拔起習俗之中示諸賢入手之功諸賢一向以傳為習腳踏實地做將去已是成個條理特信其所見一任邁往當有所以裁之而彼未知耳高明固遠於凡近恐其因而亦遠於中庸須要啣勒得住愈超愈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

平愈遠愈近使精神力量都落在正龍正脉上纔是○嘗見極有意思之人聞些指授頓現光景玩弄既久浸成虛誕則孔門諸子所以不至流為異端者有這一裁耳不知所以字可玩彼一味超脫縱有天然之矩那里覺得○玩語氣有懼意恐不裁之有大病也夫子從不惑處經過來知道工力深時堤坊魔境

伯夷叔齊章

念舊二字人之通病其實沒理彼既無望且有詞矣

非人好怨我自為可怨耳只一個不念舊惡把前邊惡惡的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愧且感怨何自生不止能改過者不怨即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冷然消人鄙吝夷齊妙境虧夫子道出○夷齊也不是要遠怨故不念舊惡只是他清體原自如此妍媸不怨鏡鏡豈有心解之清至此不着一點塵故曰聖之清○人原共有不滅之良難道惡惡即招怨也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一

孰謂微生章

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八字彈文刻畫宛然正與直字相反近乃謂其過深何也

巧言令色章

立心以直四字最堪玩味這兩般情狀都是當世所稱極如意之人狐媚陰柔容容焉嘗與人憐竊竊焉嘗恐人覺不光明之極矣孔子等閑不下耻字覷破肺腸極力掃他○好個宦套



顏淵季路章

一隅形骸遂分爾我損人利己滔滔皆是把二賢一聖之志猛焉咀嚼是那樣襟懷何等境界油然而生意勃發於中隨時隨處淋漓動盪這是天地間不容滅盡的生機人生來未遭薄觸的面目誦之數過覺和氣春風從簾隙入且不必論分量大小○安信懷是我去安他信他懷他非曰彼自安信懷也○程氏註極妙○即此章便見孔門大意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三

已矣乎吾章

訟者極力搜索以求必勝不肯留餘力以相寬見過而能自訟過自無容身之地所謂日月之更風雷之勇政是這消息已矣乎未見誠然○文過者無論即所稱引咎者亦祇是門面生活

十室之邑章

忠信之質自是為善之資然要得入聖達天須繇好學討出頭腦着底用功所在學而時習之也○學也

一般學只是好字來不得夫子自謂好古敏求則好字豈只是就聖經賢傳講究貫穿而已哉以精一還堯舜以感應還孔子以無生還佛以良知還陽明之論甚得

上論卷之五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五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澆雲海甫

王新士鼎又甫訂

上論卷之六

雍也可使章

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眾寡小大總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一

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所謂意到筆不到也這樣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註中有主無主極為破的但不宜把行又當一層耳○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星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即此見天德王道只是一事

哀公問弟章

此書講也沒用只自體驗於怒與過之際是甚光景

遷也貳也不是有心要如此口裏一般也講只是不覺的就混了遷貳之時還不覺是遷貳則天下第一起難做的事政看學者的本領○不遷不貳誰能助力大奮精神從無言之地死戰求勝剛剛的得個真性出頭○觀此可見聖門之所謂學

子華使於章

於此合攏看見得聖人用財幾個與字着精神此是學者當用眼力看聖人實際處○程氏註極明白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二

不與強與此處都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為只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個過於慷慨一個過為貞介意氣一着天則遂遠天地間看起來能有幾處合着孔子大哉何等活動純乎天而不與細細參詳令人受用

子謂仲弓章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句意甚活山川豈能自言人豈能默體只以見意耳不即不離極是說法



回也其心章

一點生意從天賦來物欲入一分則生意塞一分入之深則塞之重遂至痿痺而不自覺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失其仁矣聖人惻然深憫從昏夢中拍他使醒靈性原是自有一提便醒然外物其實染重方醒忽迷故孔子論君子不去仁說個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為仁是破死工夫曾子所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也顏子請事斯語服膺弗失其心幾與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三

仁一諸子本體雖經耀露工夫每多濶疎外物時嘗竄入此心醒時少昏時多存時少放時多三月不違日月至焉瞞不得先師道眼

季康子問章

諸賢仁便不可許而從政則優果達藝都是政之實用果則墜不下達則做不錯藝則因不住

季氏使閔章

諸賢仁夫子不嗔且每向主者薦拔而就中却有不

為費宰的閔子聖門真有人也味其對語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學者全要曉這段滋味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不直庶頑立懦已也

伯牛有疾章

一通玩來不直得伯牛之為人眼中宛宛然看得見個活夫子於周旋嘆息之間

賢哉回也章

程註三段妙之極矣論斯道原不盡在處貧而却於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四

能處貧纔見得實際人不堪其憂一句提開機竅自心中討得過活身外物總不入念這光景過得幾日勝活百年所謂極樂世界也○自己靈性原極有滋味吃着只他甜踏着只他穩睡着只他安大行何加窮居何損此外別無樂地矣○萬物備我章是解註

非不說子章

非謂果有中道而廢的只以見他原未曾用力耳畫



之一字寫盡了空說道的神情○力不足無論此端不可開天下原無此事故夫子只就此處解也不究他果真說否○說道也是實話只為勝不過外物只成了一段虛光景到此際亦自覺的似是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夫子說個力不足的模樣出來而斷其為自畫丹求自想曾到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女為君子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五

為已為人解極的確說在中庸之末章若就子夏對證則小人指拘曲說與硜硜然小人同解謝註遠大二字好

子游為武章

窮視其所不為不為即為也滅明真是高品子游真是道眼舉此二節而其正大光明概可想見為宰者重這樣人一邑風教有裨不淺亦是為治的第一着不止結同心之知己也○自圓通世套觀之滅明通

是個怪物

孟之反不章

之反策馬二言也是他心裏一念好處夫子標題出來大有關係足為伐善矜能者火心上澆一盂清冷之漿○有謂之反原是馬不進特實說不肯昧心以獵功耳如此又何以言不伐

不有祝鮀章

好諛悅色寧直春秋之世哉工口說飾儀容是人之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六

投世至於非此不免則世遂驅人矣此等語意全在言外世能轉人人亦能轉世

誰能出不章

人看戶是須得由的夫子看道亦是須得由的故以由戶比興而恠嘆之洪氏註有味○如知其緊要只得由

質勝文則章

彬彬非質七文三之說文也有該多時候此間有個



活法不落畦徑為文為質意象兩忘貴多貴少抽添無定總是一個機緘原非截然兩樣物而強揉一處也○渾脫實意淋漓宣毫絕無不傳貌之情亦絕無不根情之貌此須會畫前之易方得把文質看成兩物再彬彬不得

人之生也章

指破本來面目從今日醒得生了因醒得生非生了行尸走肉滔滔皆是○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嘗生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七

夜氣之心不失則罔者可復生○罔字指機智人說神出鬼沒的本領都是自己斷送生機盡滅猶自得意如行習之衆聖人說不着

知之者不章

天地間極好過活莫如此道道詣愈深趣味愈雋夫子受用於其中而歷指其階級令人探虎穴得虎子也○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不先領大意之者是甚麼

中人以上章

道原無上下有迹可據有名可循的其實即是無迹無名者之所着落而脫名迹以語性命便是語上了資學兩到超越中人的不可不語以為點化使他一日千里如中人以下者不就着落引他便驟談天載祇增其惑耳故教人者隨其分限所及漸漸引進如澆花木只得陸續添水萌芽時就灌一桶水須澆死了非水之罪也用水者驟也○張敬夫註甚明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八

樊遲問知章

人情之所極要微者福却不知民生自有當做的本分人情之所最覬覦者獲却不知本來原沒有為的性真舍民而問鬼則滿盤皆成混帳有事而興獲則通場皆不足色○各段具有兩層一搭見意不得截開尤不得輕帶

知者樂水章

世界茫茫人生碌碌就其中不另具胸襟獨尋意味



枉做豪傑最得意的是智仁之士故問水尋山個個自謂登臨有興而尼山不許專以樂山樂水歸之仁智為他一點靈襟超然物外就其活潑執心盡化誰似他動就其寧一襟念盡銷誰似他靜人生之福唯樂與壽而無執心自無煩惱無襟念自無斷喪也還是仁智得了就世出世的消息此章說破○看來以山水起頭極有趣非無意而漫言也在川上登太山處處意思與人別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九

齊一變至章

留心經世的所到之處便看他得濟處何在受病處何在取彼較此孰淺孰深全在世俗眼目之外尋討脉絡思其所以下手轉變之方○當時看國勢孰不以為齊比魯強而夫子論志道却以為魯比齊近強甚害道要變他須弱下來弱則先王遺意猶在特因循廢弛無人振刷耳○策士治國只求富強夫子經綸却只講天理蓋國家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

而不去信亦此意

觚不觚章

感嘆之深意在言外○觚也而不觚不觚矣而又稱觚顧名思義訝然自笑矣然非有心人介於其旁誰綜覈他做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這文法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謂欲為仁須不免吃虧豈知吃虧的何以救人越是救人的心越自己站在勝處誰道仁人是個痴子○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知政是仁說個仁不必再言智故不愛物非仁也不能成物可謂愛物乎他日又以舉錯論仁智意自明而中庸乃猶以成已成物分為二事把仁智解作兩個可乎

君子博學章

五常百行各載當然燦列宇內謂之文而千萬當然總是一點良心鑄出就此天然的總規矩謂之曰禮文禮是一理博約是一事○約之以禮會萬化於一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十



原不是在跡象上依傍谿徑中模擬真血脉在掌握中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弗畔○道原散見於文博文是少不了的然博時無欄柄全在博上便畔道蓋道原廣大不從無文處會歸只這博遂繇歧路入旁門矣故博約是一時事約是約其博不可以知行分不可以先後言

子見南子章

南子求見仰聖人耳小君原有見禮何必堅避子路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十一

不識聖人境界故不悅聖人又難自為詮解故以天誓之使思而得焉○厭只當不喜之意何必說絕子路不悅以為有委曲行道意

中庸之為章

中庸之為德天生地成着落倫嘗之中超脫聲臭之外畧差一毫便有遺憾原是做絕了的妙東西再不容思議者而今來古往鮮見於民驚人震世儘不乏却只是看起來不中庸○要說鮮能先儘力贊一句

極有機鋒

如有博施章

論仁在心豈其在事以事論則堯舜猶病以心論則人人可為俱立俱達便是仁者能近取譬即為良方○必也聖乎非聖高於仁也觀堯舜二字便知是仁人在天子之位蓋就有位的說纔見得力無不得為而心終不得滿甚矣為仁之不可就事上求也子貢錯認了特為正之○萬物一體原是本心為甚漠然四書說約

上論卷六

十二

上論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渴北海甫

王名士顯又甫訂

上論卷之七

述而不作章

夫子焉不學原從古字上着精神信好二字是他自為模寫千經萬典現在世間誰不涉獵然未博古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一

是如此人既博古時還是如此人全不見得力處則不信不好之故好生於信古人往矣躬所不逢聆其遺言而即能信者憑着一點透徹千古的靈根耳這點靈根所謂堯舜雖千年其心至今在也不從此着手即淹貫子史只是個打鼓詞

默而識之章

言語文字之學縱言言妙解字字真詮如水中撈月有甚相干中庸一部肯綮論語以一句包之曰默而

識之妙哉不厭不倦都從此來這纔是天性流行閤然况味○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可把默識說成玄虛○特提默識為宗旨解道文章是性天

德之不修章

這套生活那一字是該放過的然四個不字惟實用此功纔覺這樣是吾憂也想見着急之意吾人讀此着身一體驗之從來曾以此為憂否伯玉得力在於知非一點良心偏向聖賢趕趨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二

子之燕居章

程註極有味○此處夫子亦不自覺特高足弟子着眼看來傳一張寫意影○總是個仁字的氣

甚矣吾衰章

於此見孔子一生志在用世甚字久字無限情思即其不夢之嘆更迫切於夢時矣如果灰心則無此語志於道據章

天地間總此道耳得之則為德全之則為仁而散見



於必用之物則為藝志據依游一生功課看起來此  
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而今人精神  
力量可惜都妄花費了到頭中甚用

自行束修章

來者不拒這樣寬路徑繇其有這樣好心腸○天下  
萬世都在孔子誨裏他幹了這一宗勾當

不憤不啟章

教人要中用故資學未至不容強聒夫子說破機緣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三

極有作用如不活看恰似到底棄之了

子食於有章

註中不能甘不能歌兩不能極味○要真做人安得  
讀此輕放過聖人不能的我偏能是怎麼說吃那家  
的病○吾於是而知七十子之善學也真仲尼被他  
認了不專在法堂前聽誦

用之則行章

得道於已用則以之善天下舍則以之善一身實本

領在身無往而非至味則行則藏原有東西也不然  
行甚麼藏甚麼這本領惟顏淵具體孔子援他一把  
若比肩然○有是字堪味○子路所云真門外漢夫  
子之告頂門一針○必也二句指平時說這樣事還  
得若啲若愚的人去做滿臉殺氣全用不着

富而可求章

聖人老婆心切設此必窮之勢以曉舉世之迷今人  
開口執定富不當求殊不知聖人語意政不爾○從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四

吾所好是甚麼似此無頭柄的話甚多註以義理字  
填之未為不可蓋從孟子心所同然來但亦不必爾

子之所慎章

慎字不止是心裏謹慎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章

舜原是天地間第一個好人把他為人盡刻畫在韶  
上夫子從韶上把舜之所以為人盡畫出來當是時  
不覺在春秋之世海岱之邦一片精神直與九官四



岳同趨蹌鳳儀獸舞同游泳那裏覺甚肉味不圖至此神情何限○還得他這聰明如俗耳聞之倦而欲臥○夫子是古來第一賞鑒

### 夫子為衛章

輒與父爭國只是個看得國為重以夷齊之讓相形彼賢此不肖矣子貢善問又以怨乎審一審蓋事罷興闢或因國之各竟不得而生怨此亦豪傑之所不免及夫子以求仁得仁論則彼方以不得國為遂其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五

### 飯蔬食飲章

人之看富貴做性命不管義不義者只為貧難打熬夫子蔬水曲肱而樂亦在要富貴做甚浮雲二字好不相关這一雙眼何處有蟬脫泥淖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如以為樂在蔬水則非夫子自得極樂把柄雖蔬水而樂亦在耳孔顏樂處只在心頭不用外尋

萬物皆備君子三樂自欺自慊皆註疏也○人不可不尋着樂處日用間無言之地自為過活不比功名富貴只在外邊幫貼解不得這塊乾饑寒

### 加我數年章

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子為聖之時政是易理○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銳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為理政治此病

### 子所雅言章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六

精神皆在雅言上蓋人身極切要之事不可不當發揮之也其言亦非一定倏煩倏簡或淺或深或離或合隨時不同隨事不同只是總以此為譚柄耳如反覆只是做就的幾句成語即雅言有甚精神亦安能提醒人心也

### 樊公問孔章

不是憤了後只是樂一生是憤一生是樂也○夫子自畫為人宛然的配天行健○細看來世間人個個



自家寬解惟夫子終身有放不下的心腸個個自家蕭索惟夫子終身有享不盡的快活天下原無真切外之活潑也○王汝止樂學歌可看

我非生而章

尹註可看夫子非謙也○說個好說個敏求大有工夫不是尋行數墨生活只探出當日實際孟子尚友論世是此的傳今只以涉獵為好古何啻千里

子不語怪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七

語嘗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極確○四椿却是人極好語的○不語雅言偏與人口相拘○須要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寧直無益且有害焉

三人行必章

難冷兜用功那得這樣着心人夫子自用得力而以示人也人再莫說儘欲做人恨無明師○善不善全要活看不必全是全非盡在各人之身也○當下光

景原真誠哉不宜錯過

天生德於章

此語似杳茫實是的確自己揣量不恃人而恃天也然還是恃人而非恃天等閑德行說此話不起王莽曾引用一次貽笑萬世○與畏匡章同

二三子以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饒他百般說只是說不盡却於日用間接人待物處盡情傾倒無行不與妙哉○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八

與天何言章同

子以四教章

步步踏實一套生活莫當做板板四件任舉一處而四字俱在少一個不得分一個不得試自體驗

聖人吾不章

思聖而遙及有恒只從着底一脉尋來全不理有才  
有智的盖人生真面目纔做得真根基也而播弄炫  
耀之習已把真根燒斷了得見斯可難乎有恒可慨



的緊○亡而為有三句刻畫盡當世學者精神○舊謂思恒所以思聖蓋有恒者進而修之可以入聖也自是至理然孔子之意其實也未必是望他為聖只是聖人既不可得即君子亦可善人不可得即見有恒亦可蓋雖去聖尚遠而於人之本真尚存還算做個人耳所謂行廣莫之野見似人者而喜矣亡而為有是假粧的人慨嘆至此聖人心忒痴眼忒乖

子鈞而不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九

於殺之中行生之意可想茂對之懷大要孔子是一個仁字鑄成的

蓋有不知章

夫子主嘗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處政是學知的實功○知原是稟於天的要觸發他原在聞見然聞見越多而於知猶闇者繇他不向此心上着底用功耳擇字從字識字是何等着力見見聞聞到他跟前都與本心通融了焉得有不知之理而妄作從何來○

從原該擇識則不該擇各有用處○世上的善惡都是此心的是非故陽明良知以聞見為用只是要識得主腦則無俗學之弊

互鄉難與章

門人之惑大要保往論退之意耳看夫子說來何等透脫何等妥帖○不止待物之洪也理亦原如是彼已甚者皆無端自生執滯耳○平心讀過覺宇宙平坦應酬鬆利一洗已見游於大通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

仁遠乎哉章

仁字是本來面目即極力斷喪而根難盡滅不拘何時一提便在即政當斷伐之時一提亦無不即在而尚以為遠耶夫子此語直洩盡天機喚醒人夢○純之使無間即大賢亦難提之使即醒即恒人亦易夫子原是這個字的專門恁樣曉得消息○仁至因欲仁欲便是有心做不比夜氣之自復乍見之偶動也故日月至亦須是知用工夫的纔有



陳司敗問章

這椿事甚難處手脚畧重便有所傷細看孔子始末何等中乎天則看無行不與的此處着眼○此豈有成法可案只是性體之妙耳時中哉○吳氏註明悉

子與人歌章

樂取人善一歌亦然註謂讀者宜細味之極趣○此歌必是有題目關世教者不然何以善為

文莫吾猶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一

個個談聖賢講仁義津津有味但只是躬行不能行文焉用夫子此語大警醒人○道理原是自己性命躬上不得濟筆下祇雕虫耳夫子一語抹倒千古人○王元美之識毘陵惱他與王遵巖書爾文人以此為性命却被毘陵罵壞

若聖與仁章

如不是把自家之所以為修持者看的十分有關係怎的不厭如不是把人家之迷悟看得於自家無分

別怎的不倦公西華不是虛詞政是自己討到實底處

子路請禱章

看此節不是着人學禱不必請之禮要見士君子平時行事無一事可苟故天下古今出了個孔仲尼省的禱法○每夜告天者得此傳矣

奢則不孫章

此是與奢寧儉的註疏○不孫字極惡成何世道以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二

害論之奢字焉可與儉同也○春秋時世道之不可為只在不孫二字

君子坦蕩章

君子求在我者我可必故無人而不自得小人求在外外不可必故上怨天而下尤人一苦一樂自家尋的○人以君子為好自苦小人為善行樂今看來誰苦誰樂○以受享論君子小人又是一機括

子溫而厲章



只全是一個天性用事了故然○溫也威也恭也都  
是好的只是溫便少嚴肅威便露驚悍恭便費安排  
要似聖人自難○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極妙  
上論卷之七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七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盧兆隆啟祥甫

郭衛明扶陽甫訂

上論卷之八

泰伯其可章

泰伯之讓為文王也昌有聖德豈以泰伯眼力而不  
知然以已傳侄則事有痕迹且人心難忖或以生亂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一

故已去而使季立以及昌則事妥且已即去而露讓  
之意則季何以受之故托採藥以往荆蠻已去而仲  
不去季亦難受故挈仲與俱即去而或有可來之意  
畢竟未乾淨故斷髮文身自放於廢棄自即於沉冥  
以絕其望其形則自外禮法示不可用其意又似自  
遊方外不欲以爵位自污也周家直恁厚根生了許  
多聖人又生個世外異人到此時絕不顯有讓之迹  
太王之傳季歷之受若當然固然不得不然絕無一



毫不安之意即太王季歷且遊於中而不知民安得稱之德而曰至全在無德而稱上此事明白做不得須混混沌沌方妙然夫子稱之則不可少虧他眼力要是天理不容不現耳原是让國而言天下者以周后来有天下而遡其前則讓國時即讓天下也○三字活看極言固讓不一而足也

恭而無禮章

恭慎勇直俱是好字然太過反成不好要人明禮此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二

與六言六蔽同機單為有心要作好人的說

君子篤於章

仁也厚也民原有同然特不見樣子則不得現故曰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章

一場大事到此做完不知費多少心力字字有味大家回頭一想一向手足視初生於父母時有損傷否媿汗沾衣矣故聖人只算得個踐形○今而後方知

免在世一日一日不敢保無恙也○引詩處亮非誑語守身二字是題目做此題者須得用此功○范註蛇足此言守身純以行止言非指軀殼也殺身成仁者豈不保身乎臨難不勇非孝也

曾子有疾章

語必對症觀末二句尤可見○斯字有功夫在○容貌顏色辭氣就是居上出身加民的設施非容止而已細體自見○暴慢信鄙倍註解俱確○大凡無體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三

段的上官定是瑣碎被此段話返照的透衣汗出

以能問於章

人最難克的是己己不能克一種凡火傍理義借才學而橫溢四出盛氣加於天下矧肯受人之犯乎故此事勉強謙虛不得○謝註有意

可以託六章

春秋時主少國疑的極多當國者往往弄倒曾子傍邊技癢說只是少個君子因道此數句○三句是一



連事不可分才節一不可不在兩可外程註極得○  
當是時多少事體都以一肩擔起安危利害無日不  
交畧有身家之念怎做得去○君子人與一句活躍  
欲飛說到此得意的緊○此君子有弘毅氣味○一  
點赤心當此大事精金在冶越煉越精此處不論成  
敗只論本人不走樣

士不可以章

倒提起看士之所任者仁只為此一宗事體莫重於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四

此莫遠於此小局面綿力量如何做得只得弘毅○  
仁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  
吸於一氣人所固有人所同然只為不以為已任遂  
把宇宙內事皆屬分外藩籬既立情識橫生自私自  
利的心腸朝不及夕的作用原也担兒輕道免近用  
弘毅不着然有一分士氣的怎肯○發個大願擔起  
此担當時天清地寧鳶飛魚躍光景齊現一個人全  
挑宇宙如畧有呼不覺叩不應處便是不曾任真個

重而自從擔起無歇肩時候一日不死便一日不許  
與宇宙相隔真個遠

興於詩立章

人秉天命各有良心但要得出頭非有所觸發不可  
要得站定非有所憑據不可要得圓熟非有所銷鎔  
不可聖人做下詩禮樂就是觸發憑據銷鎔的家活  
夫子指破消息教人下手觀此纔見窮經的主意如  
爛熟三經而真心猶然不得分毫之力可憐死可憐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五

死陽明尊經閣記宜味之○詩是心之機括禮是心  
之條目樂是心之意味

民可使由章

治民者要把民的資格看明我本意要與他做便宜  
而便宜之事無不費力氣要先說知他便畏難躲閃  
沮格生矣故有個法免使之由於其中而不知則事  
無不成矣非好意不使知也夫子說不可要詳其意  
好勇疾貧章



夫子是個制治於未亂的人說此兩項豈是汎談從來天下多事其原都有消息特人自不識到得決裂悔無及耳見好勇而貧的人急以一官半職束之見不仁之人慢以線開一路寬之自不至亂也即此是天地心經綸手

如有周公章

驕是自以為能幹人莫我及吝是不肯與人幹恐或我及這兩個字是有才者一定毛病夫子特設如有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六

周公之說而以其餘不足觀掃之真是鐵筆○吾輩饒無多才儘也驕吝良心自考不許口強光景是如何則已把肺腸納在孔夫子不足觀三字內

三年學不章

三年字當體認不易得從此見○還是孔子時學者身分若今則不為穀便不學○白鹿洞講義利原能冬日汗人

篤信好學章

真正學者一棒一痕一摑一血說個信便不撓一分假說個守便不放一分鬆然如不好學則任其偏見以高天下之肝腸而自墮狐禪不善道則執其痴心以高天下之力量而祇資魔障這八個字說破學者的行徑所學如此此身與世相乘時便自有與人迥別的消息有可展布之期則見不然則隱蓋仕原以行道濟時非圖富貴也貧賤於有道是何緣故富貴於無道是甚意思兩耻字發明甚愷切竦人毛骨此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七

章大意为無道富貴之徒起興見得他只一片心要仕不管有道無道即危亂之邦亦依依不去只是富貴之念為主耳胸中沒有學問少不得如此故未論出處先以八字講學○飯蔬飲水一節似與此章同興○近世談學且推馮道而不足於尼山蓋為富貴之徒開此便門而甘心與尼父操戈矣

不在其位章

此對侵官者而言天下事各止其所便太平矣就職



掌程功能儘有可幹彼越俎者大概皆不幹實事者故反多事以自覆耳那謀亦必非石畫○求所以立匹夫而壯帝王之猷又當別論○局以外自無繇得局以內之詳且議事者徒足以掣任事者之肘

### 師摯之始章

當時摯已適齊故着一始字亂猶洋洋則自始至終極盛可知亂獨取關雎者以周家王業成於關雎魯用周家大武之樂終必歸於文王修齊之化故樂之

###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八

將終皆歌關雎以詘其韻○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此註堪味見樂之興廢在人也○夫子追思彷徨可想天地間有這般器物便有這般精神特不遇其人則箇中之味不現耳這樂作者一場趣味至孔子正之而再復露一遍豈偶然哉

### 狂而不直章

不直不愿不信總是壞心術曰狂曰侗曰慳慳者政

惟其不弄心也不弄心之質而反成壞心之叢今天下果然多此輩也○蘇氏註堪味○夫子此語刻畫欲生而惱恨欲死

### 學如不及章

曰如曰猶一連念摹畫學者心腸然如此方是學字的足色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緊緊提攝猶忽走作這個去處怎放的一點鬆閑彼敢放鬆者不知利害者也○孔子眼看操三歇五的說此話○此道原無

###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九

永不失之時特嘗操如是之心便是不失的法○又是無頭柄的話

### 巍巍乎舜章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招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



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參此一步學問○  
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  
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一官半職得失若驚  
忒不巍巍

大哉堯之章

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為君實處巍巍煥乎  
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為大哉也堯的大處在則天而  
則天在成功文章上當時為天下不知費多少精力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十

觀命五臣可見切莫講無為而成反與白文相背了  
○夫子起千載下誦詩讀書按堯之成功文章而見  
其巍乎煥乎直與天為則而以大哉贊之○尹註所  
可名者一段饒舌夫子豈亦民哉名以則天真善名  
者

舜有臣五章

此章大意为周說才稍不及舜而德則不啻過之然  
這個至德須虧夫子拈出○不以文武字而只言周

有味○意不在誇虞只在周周亦不在誇才只在德  
涵抑揚於無迹寓褒彈於互見妙文妙文

禹吾無間章

不自為而為天下吹毛求之無得疵處楊註明簡有  
味○萬世為君者只是自奉之外無他事細看神禹  
原也無間○自堯至舜禹文武一連都勸他獨到之  
處所謂好古敏求尚友之學也

上論卷之八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八

二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子明新用極甫

盧兆堂子肯甫訂

上論卷之九

子罕言利章

為甚罕言只要看出言之有病來○利之一字深入膏肓不提他猶自欲起那可火上添炭罕言自有深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一

意命仁雖是造化消息人生面目然惟實用工夫者始親嘗其味知命原非玄虛仁不容假合步步踏着頭頭拈來無非此物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彼不到此而日事稱說祇為捕風撈月益重支離耳

達巷黨人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畢竟不曾自為臚列只就人言而混淪幾句此所謂莫我知也夫學者不可強事穿鑿也意在言外體之自見○黨人所指博學便是指

藝能說觀夫子射御之執可見與太宰章同看夫子最惱是這博字天下沒有個真正學者而以藝能成名故執御之說明是笑語觀謂門弟子可想○孔聖人直恁韻致全不作道學榜樣

麻冕禮也章

一從一違不是並重人以孔子純好執古禮與眾相違不知理上如通何曾執古只為拜上求不出好解註來教我如何去從○偷字泰字尼山眼中看出來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二

此纔是兩間真正的禮意千古論禮的作家故曰敦厚以崇禮若不得這個活法只硬執着死教條則此禮真芻狗耳○這一章義理極活肩臂極硬至今讀之令人心目開明毛骨振聳

子絕四母章

此心得之天命為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中寂原與太虛同體沒來跡參以有心而意必固我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相隱了這四個字隨人材



質以為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低了品格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伎倆即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閏位故四個母字一塊好田地真真太虛之體省多少事而却把萬事應得的天則都穿透於玲瓏寶藏中矣○四椿是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却誤認為得意係籍聖賢的個個談精說一而通身作用只是個意必固我而已○四椿來的不惡不覺入其中而益入益甘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三

永無反面

子畏於匡章

此言似渺茫而自信如是聖人無誑語想是實理斯文是何物而文王之後敢以已受這其間不是可將就冒認的吾輩要於此處討個消息○文王之所以為文王孔子如不真真認的那敢自附驥尾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吾輩如不真真認的不許妄坐虎皮

太宰問於章

人極喜的是多而作聖之功全忌此字夫子特為點破非小關係至於君子所以不多則從前已說得詳盡○立天下之大本我一物不容而萬物皆備若在伎能上下手縱貫穿百家越無靈氣鄙事二字極有斤兩從今後再莫以多論君子○唐荆川贈蔡道卿序有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揭開千聖嫡傳判斷百家小技如龍躍天門萬方回首

吾有知乎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四

人最喜有知而世界上禁不得這有知極聰明意見之所到極奇極妙賊目悚心的赤幟強半是原未有不必有不當有者天地不得還清寧之體民物不得安性命之情都是有知二字做成禍俑夫子無知也非是謙辭夫子原未有知叩其兩端而竭焉就鄙夫自具之是非與他剖斷何曾另有別知以應之○叩字妙會叩的纔得使他天機自動竭者不留餘也直剝根兜底說破使再無含糊不徹處○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門大公案不可草次看

### 鳳鳥不至章

如鐵板看之只兩句嗟嘆語有甚機趣要想老安少懷是那樣的心腸綏來動和是那樣的本領栖栖皇皇是那樣的指望是豈可已者耶這一已豈小關係吾已矣夫四個字即千載下猶令人悽愴黯澹不能已已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五

### 子見齊襄章

於兩個必字上看出當下心腸來活活的一個夫子宛宛見在○想聖門記者斷是曾子等輩人從無行不與上用功故模寫孔子處生動如此

### 顏淵喟然章

人倫日用滿天地間皆性中物皆分內事而欲實一椿於度外不可然萬事的當然却是一個總規矩所出如月滿千江只是一月中庸論道歸之率性性無

二性道安有二道乎如脫落倫嘗以求道則涉於虛

寂即循執迹象以求道又涉於支離博文約禮是修

道真訣博約非二事乃兩句話說一個工夫也○初

間總觀夫子千變萬化倏忽無定不可捉摸及循循

之誘繞知用雖無方而體則有定定盤星在這裏○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有了路數自然入虎穴探虎子

怎留得半分氣力所立卓爾便非高堅前後景象矣

欲得末由與從心不踰者畧別未達一間之說起於

###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六

此○陽明先生博約說宜玩

### 子疾病子章

子路誠是俗見而大率如是者多可因自省此似無甚大事而夫子直恁大動聲色又不可不以自省天下事混做者誠多如真做人則一點一畫毫不可假借曾子易簣與此同意范註大約好

### 有美玉於章

沽自是沽求賈則不可夫子換一待字妙絕從來逐



世之人大約謂韞匱不可別無出路只得用求豈知有個待字在○旋乾轉坤之手段類從待價中來這一個字中有出世的神情纔是經世的當家○已重而物輕者真體段也已正而物正者真作用也

欲居九夷章

只是心能自得無不可居之處所居則化誠不必然○東坡超然臺記荆川大觀堂記宜玩

吾自衛反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七

樂自是天地間一段至理而傳習久作者之意漸湮遂至序次淆而太和之音不現則正樂一事真有取日虞淵之手不是遇着夫子以本具之元聲細為查考從何處討定所出來○各得字宜玩寧直雅不亂於頌頌不亂於雅即各就雅頌之中何時何事必各有恰當不可移易者一失其所便不相宜此處有個天則在○其所既明樂官恍然悟樂之本義而洋洋盈耳者此也非所處便難似前日溷為承應適齊適

楚者此也

出則事公章

極本分極平嘗而聖人以為何有吾輩以身體驗之自謂何如方悟下學上達之旨○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吳康齋令白沙編籬廝菜寫字則摩墨客至則捧茶全不與談妙義會得此種因緣此書自不必講

子在川上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八

時行物生天命原自不已何論晝夜人的本心便是天命而每每斷續不仁之小人無論即君子且有不仁一息少懈便與天命不相似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是此書老脚○指道指水指心紛紛聚訟皆是也而執之則皆非程註極透○天命不息無處不是而水尤明顯適在川上故云景物是指水機括是指道意思是指出心向使於已不切也不發興

吾未見好章



不好的無論就好的說來非不自以為極其心悅而自孔子看來却都有空那似好色者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只要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好色口裏不肯承應即心裏亦不曾設心去好而好之懇至乃直到無所不好好德者滿口承當提心趨赴而真真十分落不出二分是怎麼說

譬如為山章

學者發心直證無上勝果一生只是進一刻不可止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九

而進止之權總是自己司之不管別人事要止就止了即未成一簣而已欲止時其誰強之要進就進了即雖覆一簣而已欲進時其誰攔之故兩吾字機括全各在一簣上撥○一連數章似相貫串大概當進不當止之義

語之而不章

為甚不情顏子境界情不得了自己性命得夫子發覺何處得以自匿何時得以自己扯動消息自為奔

命不管夫子事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刻畫不情極真至

子謂顏淵章

不情二字便是有進無止追思兩句無限神情○顏子用功不曾自己標題只是夫子眼裏認的彼學未到田地者亦只見他無甚異處知孔者其天知顏者其孔

苗而不秀章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

都是學之自止或淺或深然未到成熟則一也夫子眼中見了這樣許多○大要出事人事勉喪戒酒便是徹上徹下之功不舍晝夜之機就在此止也情也不秀不實所懸來矣死而後已這生活原如此

後生可畏章

不必退而不足畏只不進便不足畏了蓋其可畏者原為將來非見在也無聞二字試以自省有聞與否可不愧死○即此見人都從後生過便人皆可以為



堯舜乾把後生過了後生非可閔之光陰惜寸惜分  
着急為此白沙云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  
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淚

法語之言章

此章刻畫入微楊氏註可看○不悅不繹不從不改  
猶可望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便是原無繹之改之  
的心了使安定不繹不改的心了天下事只一箇明  
知故犯者難治○玩兩能無與末如之何句見得非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一

我不盡心我的權力止於使之從悅而已改繹還得  
本人本人不肯我怎有別法

三軍可奪章

人做不起概以為非無其志為外所奪耳不知志在  
於已不倚旁人如何奪得特以三軍之帥形匹夫之  
志極妙談鋒令座間雄風頓起侯註明快○孔夫子  
志於學志於道便千魔萬難折他不倒且因挫折益  
壯益堅特吐此一則因緣度脫學者○史冊中漂漂

生氣不乏此輩吾黨一一尚友纔信他都在孔子此  
句中○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處不可以奪志向非  
孔子點出誰知可奪者之原未嘗有志也從今再不  
敢冒認有志了

衣敝緼袍章

惡衣惡食之耻未足與議學者第一不濟心腸全在  
此處再做不得上達事情了伎求兩不誠有味乎詩  
之言臧也然就此乾淨心腸用以求進原無不造之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二

境若止於不忤不求而已則畫限自域去性靈本體  
尚遠故夫子下一轉語極有趣只與貧無諛富無驕  
章參看子貢之所以當聖心者何故則此終身誦之  
原有病○聖人固無窮者也性靈原無窮耳不離日  
用自與造化為徒執一境而駐焉便非吾性本相

歲寒然後章

謝註字字有味○不惑不憂不懼便是人中松柏政  
於難打熬處見本領隨境皆然不可純以濁世論即



生堯舜之世不妨自有歲寒夫子此語一唱三歎樂山樂水樂松柏趣在象外○周子愛蓮說荆川竹溪記芳洲記吳伯與遊砥柱記可為山川花木吐氣

知者不惑章

惑憂懼三個字從有生時把人網住愈入愈深受盡苦楚無論窮通貴賤總隨身帶似乎既生在世便陷此窟永無可脫之法亦無能脫之人豈知世有至人超然盡解一點靈性為主萬魔退聽○三個者總就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三

一個心描畫

可與共學章

權方是性之本體性原不可以方隅求也程註極是○此是入道階級言其必至乎權而後已吾人自有最上妙義不可不參證也○學道者要一點一畫都是道又須到橫三豎四無非道纔是故到了權上全無道的腳踪

唐棣之華章

詩原是思人夫子翻案一言註以為仁遠乎哉之意則指思理矣思能通微作聖那有思而不得的原是至理然其實就指思人說亦未為不通考德問業新相識不可不結舊相識不可不會同心聚首不是小事要是果然思他則山陰之舟可駕南洲之榻可設何遠之有

上論卷之九終

四書說約

上論卷九

十四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生芳挹美甫

趙和春緹陽甫訂

上論卷之十

孔子於鄉章

孔子豈是不能言的而恂恂於鄉黨細玩之令人意奪鄉黨恂恂而廟廷便更令人心折露穎於杖履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一

之前結舌於建白之地是甚麼漢子

朝與下大章

侃侃誾誾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章

承使而色也足也揖立而手也衣也盡已敬於趨進紆君敬於賓退真真成象成文

入公門鞠章

自入門過位升堂君愈近而敬愈至出降稍掩復位又對君矣故怡怡未幾而踧踖未寧總之天威咫尺不敢狎逸

執圭色勃章

執君命圭以通鄰好圭不重而命則重那得當有作無享禮也私覲也漸和將來原使不得執圭情狀聖人渾是天鑄的一派靈機着着中節不比於臨摹古帖者之無神也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二

君子不以章

衣服之制那裏也帶着聖人氣味也有與人同的也有與人異的與人異的不可不謂之有心即與人同的亦比人別有靈氣在不以字必字一一有味

齊必有明章

明衣寢衣變食遷坐都用必字便是孔子特意安心非偶然為之此之謂慎齊今驟看之亦平平而身體之誰能盡也聖人一生着底做人處只是事事當真



而已

### 食不厭精章

吾輩飲食亦有與聖人同處只是偶而不嘗耳許多不字便有主張在○節調飲食所以康濟其身也人都說此是小事却皆莫能自制總是個無主意的人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者有幾

### 席不正不章

謝註自明與割不正不食堪作一對

###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三

### 鄉人飲酒章

心裏真把杖者當做該敬之人真把儺者當做該敬之事聖賢這樣高品却在這卑近瑣瑣的上邊用心如今有才氣的怎肯如此小心如此老氣

### 問人於他章

如親見之四字極妙今誰見有此禮者拜受不嘗而明告之直恁真實相交如此再無不可亮之心不可說之話

### 廐焚子退章

一聞廐焚只問傷人乎倉卒之際如此中節記者施一句不問馬眼裏有心○只頰後加三毛便覺精神異嘗會得此法纔來做鄉黨篇

### 君賜食必章

事君之禮這樣用心直是滿身皆敬所傳不自知其至此也字字體味孔夫子看着君真如手足之護腹心呼吸畢應無怪乎人以為謫也

###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四

### 朋友死無章

攬他大事儘是高誼所謂巨卿死友受他重饒更有深意所謂鮑叔非難管仲為難

### 寢不尸居章

尸是惰慢容是矜莊不尸不容是寢居之嘗隨以此二句轉下許多變來式亦變也必字有力

### 升居必正章

一必三不亦無甚奇只是人偏不能耳內顧疾言親



指總是不端莊然在車者通病皆如此

色斯舉矣章

斯矣而後呼吸甚緊吾身處世真消息盡於此二句即所謂時也舉的怕遲集的怕早不遲不早時哉時哉孔子之嘆如川上之嘆意在筆先也子路共之聞言有省改容以承也與共而立共字同鮮三嗅而作非謂子路有殺機也彼山梁居高見遠別有所窺耳亦以見色斯舉矣之意蓋使嘗居一處而不遷即甚

四書說約

上論卷十

五

高甚險之處人力且及之矣○楊尹兩註說透大旨吾輩須於此討出個活孔子來

上論卷之十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啟祥佑之甫

王弘圻我疆甫訂

下論卷之十一

先進於禮章

野人也君子也不是止述時論這個批語有許大力量即有些見識的也被他迷了即有些骨力的也被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一

從我於陳章

從過苦難的原與別人不同無限情思何堪回首○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有軒輊却都是實學乃孔子隨材成就的當時以之相從原是一部經綸之手各期展布千載下讀之還有興



回也非助章

言下求解即聰明的也有時不說無所不說四字極其刻畫蓋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即語言文字而無不真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隨枝分派異而無不合○喟然一章便是此書註疏

孝哉閔子章

註中實字極當蓋人之行誼骨肉間或相容掩而旁人則無不苛求人不問言原也是實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二

南容三復章

言原是大事信口說者壞事壞品許多不可諱的勾當都從此來南容三復者蓋因讀之而警醒遂無時敢忘耳不是誦讀全在體驗中討出此詩的實光景來也好古敏求只是個三復吾輩讀論語後還似未讀論語前之人便是不曾讀序中程子三段極可玩不然即萬遍不算三復○不可為三字無窮趣味誠能體驗之歷歷光景原來不爽即懸河之口只得貼

上封皮金人銘當參看

季康子問五章

三千徒中單推個好學此際可想總在喟然一歎章描寫曲盡死而不能具槨高風可想此是屢空證佐而賢哉實際然夫子恁樣愛他恁樣惜他喪予之噫夫人之慟這其間來歷最微而顯顏亡而孔之道有不盡傳者誠非虛語而請車為槨則不予門人厚葬則不可豈其以心上人而薄於死後此處誠有天則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三

在馬賢自是賢慟自是慟厚葬則不可乃見聖人純乎天而人不與彼二三子從厚者之未遊其天也猶父猶子從鯉比來到這事窮情迫處言言嘆恨往復回環烟雲萬頃合攏看之不可草草

季路問事章

文法極妙就問翻跌即得老脚程註極透○人之非即鬼之責故子臣弟友慥慥自盡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直為生罔為死故踐形盡性惺惺嘗存知生即所



以知死也

閔子侍側章

總是剛的意思不剛者便非骨格故夫子樂諸子之可教也然剛可具而不可露至於太露者便有些沒回轉夫子極是剛的而韋編三絕五十學易便有許多妙處柔弱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這卦原准

魯人為長章

觀閔子之言便見原是可仍的土木一興所關非細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四

從來以此敗國者甚多閔子欲寢這番舉動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夫子深為擊節○為字對改作字看可見不是舊臺址而更為濶大以壯觀美也功不使鬼必且役人財非天降必繇人出國家多事往往繇此由之瑟奚章

孔子鼓鑄羣賢各還本性由之氣質淘汰未到中和之體未得躍露因其瑟而警之由之瑟丘之門有味言這門裏不曾教這樣生活也要着他認認門兒蓋

警醒之故不嫌峻厲門人不敬則聽銃響矣以為果非門中人也豈知其已為堂上人特非室中人耳彼門人者政門外人還夢不見子路脚底○堂室如註解借字形容從門字連類來

子貢問師章

何名為過何名為不及須曉得道是如何纔好據以為評此章根脚具在中庸至於過猶不及一語尤為此章適主吾輩向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一求氣象如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五

何則知聰明才幹籠蓋人上的與天命之性曾有一毫相干否此際甚微未易語言形容

季氏富於章

孔子東周之志全要扶公室抑私門而門徒中乃有為私門羽翼者可恨之甚非吾徒也一句煞甚利害○魯之政季氏專之孔子亦算做仕於季桓子但一面借季氏之用而陰以扶公抑私為作用如三都之墮便是反周為唐的師範冉求乃死心塌地為季氏



着實該趕出門去

柴也愚參章

人之用功各從偏處對症而各人受病苦不自知全借明眼指破只指出病在何處則所以用功各人自討不待言矣○愚魯辟嘖是氣稟帶來變化之權全藉學力佩章佩弦各自去尋

回也其庶章

安貧亦是一節而回之安貧則比別人不同內重外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六

輕全於性分上討得過活即一節便是全體故庶乎之下接以屢空這塊光景細參之不是顏回處此必定動盪一番賜正坐此病並舉煞有深意

子張問善章

天命之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須苦用學問工夫纔得透入區區天資縱多暗合終與先天之竅覲面相隔故善人以不學處見長而即此成短○不曾徹悟根原腳踏真境縱不為惡於善之滋味何曾嘗着

論篤是與章

往嘗以厚不厚分好歹豈知人之巧也更以所與在篤因而為篤其歹乃滋甚須別具眼

子路問聞章

夫子隨處答問一言止對一證非活套通用的如此章幸得湊在一處遂被人詰問發出老腳其餘的都該類推勿以無赤之惑而遂倘佯過去也○有父兄在是見該與長者商量恐怕行的錯了非稟命儀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七

○註中兩不患有來歷不然似少了一段

子畏於匡章

註謂夫子遇難回必捐生一段儘有意思然夫子何以在乎則回蓋知之子在二語似謂夫子一定不死回怎敢死如遇難無方只硬去死者非聖賢也

季子然問章

先失驚以掃其興說出大臣是如何則一向季氏勾當二子所以事之者何如口不言而心自省矣嗣因



從之一字又說弑逆不從話頭更怪陰折其不臣之心一抑一揚都是故意

子路使子章

治民事神原是學的實際然亦須先參透消息方好下手○註中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數句極得

子路曾皙章

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為用點以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八

性天為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却又總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政對得本題○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嘗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會得此消息則許多分別執着爭持擬議都用不着○時方暮春故如此說如在夏則言夏秋則言秋頭頭是道不煩揀擇○素位而行原總括了天德王道而素

位亦不易言矣彼天性原不離時物如死着時物便不空靈時物雖有形色而莫不有不見不聞者以主於其內故死套曾皙祇說夢耳白沙云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兩重圍自家真樂如無地傍花隨柳也屬疑○前異撰之言是他病夫子欲得其大意故慰以為何傷后評論不已必欲夫子說三子一句不是又是他病夫子故不肯說只鵲笑答他一塊妙趣曾之長處短處俱不可掩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一 九

下論卷之十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童胤繩甫

田 芋景陽甫訂

下論卷之十二

顏淵問仁章

萬物一體之心原是我的性命自私自利之意就是害我性命的對頭性命出亡只因對頭得勝如今為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一

仁時要恢復性命只得和對頭儘力鏖戰求個你死我活即禮是仁非二物也即克是復非兩功也一日克復即一日天下歸仁非兩候也為甚麼把個八荒我闔的家當自家隔開這勾當我不自家拚死力去做待誰提調故要復我的性命須索尋住對頭費盡十分力斬盡殺絕我那闔八荒的家當纔即時出現而着手處就在視聽言動上看非禮勿字捧住天根力勦私欲是何等力氣不如此做不得仁者請事斯

語投袂而起千載下讀之便見作聖的在行先儒乾道之說亦妙○克已二字道破根原而由已二字提醒機括吾輩一向浮沉恰似不由已的四個勿字全是由已○顏子自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就是此說○萬物一體之心仁也而謂之禮者就其為萬事規矩天然條理而名之也○害仁的是已克已的還是已猛虎項下金鈴誰能解得繫者解得

仲弓問仁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二

把此心以無敢慢持住匹夫匹婦亦能勝予已所不欲斷不以施此是一套事故恕之分不可○吾輩簡點待人之時那得這樣小心恠不的家也怨邦也怨○修已以敬一句便該盡此章彼以不施為恕者是安百姓果在修已之外也

司馬牛問章

其言也訥下字自有意思牛只當做訥言便小看了夫子點出為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言訥有所以訥



就是千古神聖亦只個為之難便了一段活精神在裏面提調着豈緘默之可倫也○論仁而曰先難為之中原有無限不易的光景只是為者自己嘗着便自然不得不訥了可見易言的人原未曾為○子臣弟友為之着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不勉不敢盡為之難而言自訥的本相

司馬牛問章

機括與前篇同不憂不懼豈是粗心大膽內省不疚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三

四字豈止君子而已也○有疚則無得意處而憂且有負愧處而懼饒他強托自在矯鎮從容而憂懼乃愈甚看來惟心最靈自己亦不能掩會算計的大用工夫不使留半星免疚惡便占了天下第一等好漢討便宜的緊○不憂不懼是受用而內省不疚儘不容易中庸大學只此四字括盡咬定精鐵寂寂寞寞冷冷淡淡萬苦千辛纔掙的出來

司馬牛憂章

無意思的人同堂即胡越有意思的人四海皆同胞四海兄弟之言真是宇宙間一段真消息豁開心胸展放眼界註乃深為駁正非矣不知此言是呈過稿的○無失纔是真敬有禮纔是真恭

子張問明章

註解字字的確一辭莫贊矣不行字是安心加察故能察字宜玩特以為明在前邊似非夫子蓋謂於此處不使得行纔算做明教他莫放過也不是推原至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四

於覆說一遍加一遠字分外精神不可草草蓋見這眼前舌底咫尺之間隱伏遼杳千山萬水不足盡之能於此處破得真真是遠故視遠惟明而極遠在極近處

子貢問政章

極妙文機要卓表信之為重先三椿並列次搜尋可去者到得與食相較還要去食無食則死是豈可去之物因發揮兩句言死是免不了的死何足怕只一



個無信便無所以立了民至於心不可知何以為國故國以民心為根本○兩個去字有生活是指為政者下手着力時於此處且不顧也終日要三般齊幹不得已且拋下兵又不得已且拋下食至於所以使民信者却拋不下夫民豈有能自信者全在上邊鼓鑄不去信是上不失信○自古二句人生真面目有國大根本故學術經濟二而一者也

棘子成曰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五

文質原是離不得的離質而文不成個文不止害質離文而質不成個質不止害文不離者文質之本體強離者世人之意見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當時文勝故子成之說君子存質去文其意亦好特未識文質的本體依他說時亦自有病文猶質也文是質之文非質無由生文質猶文也質是文之質非文無由見質子貢之說是彬彬之旨何云胥失○子成說君子恐亦未必純以居上論註泥之而云君子

小人無以辨非不亦通實恐未然

哀公問於章

有若見哀公兢兢要加派百姓特與開解一體之意百姓者君所取足也他不足了問誰去取反正二語極其透徹萬世不易有若之言似夫子也○哀公如再問行徹之法必以節用告矣提起徹字時已隱然見先公曾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議增加到得民不聊生事不可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六

子張問崇章

主者終身不遷徙者隨時變易似為兩樣工夫却是一套事情忠信與義原是合併的主忠信在徙義內主徙義在主忠信內徙勿二勿三之內而因應者自神千變萬化之中而真嘗者自若○欲生欲死在兩人已可笑在一人尤可笑人情之偏往往如此夫子每指出令人慄然驚醒想夫子於人情中磨勘理欲境界真無處不到好着已的工夫然必是子張有些



齊景公問章

往嘗論政還說些運用經綸到此只把個人還其人就算為政極新而極不可易原是對症立法却也萬世通行的景公反發幾句極是感動到得有粟難食自己立下個卦

片言可以章

片言折獄單指信在言前說故記者緊附無宿諾於後尹氏註可看○吾輩看此要覺言出人不信是甚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七

根由而思量無宿諾是何等境界偏我們指天畫地累牘連篇人只當春風過耳也偏我們把滿口承應的囤放在家裏停閣日久屢催不應如此反身看來此書自有靈氣

聽訟吾猶章

范氏源流本末之說有味明德君子以實心為民照臨之如日月覆載之如天地誰無良心而尚多訟哉○大學中庸具載其詳吾輩細證之皆合不必縷指

○夫子目擊民散之久而傷上之失道遂掃聽訟的興致而發使無訟之說唯夫子有此心腸唯夫子有此本領這句話會之覺春風從簾外入而斗柄自掌中迴夫子得邦家章子貢頗能模寫

子張問政章

為政者初間亦多振厲而久則未必然外面亦儘張皇而內則未必然無倦以忠二語平平耳却把豪傑個個考住吾輩細體驗之亦欲無倦亦欲以忠而由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八

不得不濟了若有鬼物揶揄者纔知孔夫子原是作家

君子成人章

冷冷的提出這一欸極有關係一個人的美惡既關於本人之休咎復關於他人之禍福有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攏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前與投在小人前門



宗各向人鬼遂分君子真是福星小人真是妖魅故此章不止刻畫兩樣人心腸乃痛指兩樣人的作用以見君子所以為好小人所以為歹非止就其本身論也○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說人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而避就之哉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於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於私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九

情而復得托於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

季康子問三章

三章同一說法康子都是責諸民夫子却都要他求諸已要着民正須子先正要着民不竊須子先不欲要着民善須子欲善非苛求之也民之不道原上有以倡之除了身先原無別法○政者正也顧名思義責將誰諉少不得帥之以正康子一向果不干正否

夫子此語最善醒他○竊者欲也則欲即是竊上以欲倡夫子看他即是盜且以一盜而起衆盜語微而顯○殺字是不得已而用的為政者自有化民之法怎用此字君子小人指分言根為政二字來蓋上行下效萬世不易之理也二德字活看○子長子短明說他不正多欲不善康子不敢作聲也只是理勝耳○大學齊治章便是此註道之以政章可參看民固各有良心又各有私心唯上所鑄耳故天地間有位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十

是一樁大道理孔子三提子字原有理孔子聖德而民不從化只是個不為上耳康子苟有二分德行民即景從矣

子張問士章

丈夫生世以宇宙為同堂達字原是本等而不識達字真脉絡遂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當之錯投路徑夫子與他正過名來講個達是如何聞是如何一真一偽洞然在前求達者可不錯認矣○程註名實之



論破的○聞者亦知天下人心惟名理可以聯絡不知名理非可色取之物人心非盡可愚之場須索着底做來從無言之地自為翕張實意旁皇可貫金石原無論邦家隨處皆順境不然我欺世世終不為我欺就其炫燿聲名亦可得之而聞則有之達則未也○兩節字義相對一個惟恐已有差池一個惟恐人看出破綻一個望內搜尋一個望外粧飾實修的原嘗若不足假粧的原嘗若有餘情也亦理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十一

樊遲從遊章

說先事贅個後得說攻其惡贅個無攻人惡妙在這一贅上偏從人的通病儘力下一鍼精神結聚於此仔細參之惑大概在忿上全不反顧故以一朝字身字親字輕重較來點他使醒不言辨而辨在文法與告子張同遲粗鄙想犯此○蓋世英雄本仁祖義不敢保他無得字意在內天下凡事各有所得只參一念在事時便把事成有為而為非天性本色○自己

有惡自己儘力搜索猶恐其根之難拔有甚來由去攻人大要是非不容兩立攻人的意思原只是要寬已夫子只恁通行

樊遲問仁章

聖人本意原只是愛天下非好專求知天下然愛的機權却在知字裏就人求舉避錯的俗念上轉動他有直無枉的良心故旋乾轉坤的手段全在一雙眼○遲之未達只在知人二字他把知人當不該幹的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十二

夫子說出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以明知人是該幹的遲又不解舉直錯枉何以能使枉直觀他退見子夏述問知兩字則非疑知妨於仁明矣如其疑此則夫子二語已剖斷了然何未達之有即夫子亦非誤認遲疑知之妨仁也遲以知人疑夫子以知人解而已即子夏解出言富之意亦見夫子言智而實非智所能盡只就白文看首尾自有呼吸○愛人知人雖指本體而工夫在此要人着意去幹



子貢問友章

忠告善道字字堪味那有這等盡心朋友不可則止更有味蓋至於忠告善道而猶不可永無可之望矣如其不止取辱何益

君子以文章

仁之理在文非二物也友字承上轉下可見不然何不曰以友會文耶不可對○會友者多而以文者少惟其不欲為仁耳欲為仁須求輔欲求輔須以文會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二

十三

友○提醒夾持俱於會字上得力文之載仁原無所不盡以此會友自有無限光景

下論卷之十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蔚雲會應昌甫

孫奏雅君協甫訂

下論卷之十三

子路問政章

論政而以身先不是好為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是天地間不易的機竅無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一

以難者政以易僦也說個先勞豈是一二日可報最的請益二字原自己不思耳程註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妙解○請益是他勇處然降得倒僦字纔是勇這塊地方實難打熬如不從本原上透出不容已的消息饒有拔山之力也要倒褪故曰有天德斯可語王道

仲弓問政章

首三句舊以大體二字解之極中竅天下事原自有



提挈的綱領使精神呼動不用自己搜索細瑣也焉知賢才愁的有理觀夫子之告自有盡知的法只在自舉所知也是大體○人人都有個好賢的心腸只自己無權柄耳得一個舉賢的在上扯動消息呼吸踴躍轉相汲引即南山南北山北深藏遠隱的豪傑也都到我耳邊來此一定之機括上人只要撥機

衛君待子章

發名不正之害悚心戰骨此必然事勢不可中挽只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二

聖人打頭便看到底這樣是通達政體○名言事禮樂刑罰都在一處看既以此自為即以此加民一人昧了本心遂強萬人從其亂命只就輒拒父上看他禮樂如何刑罰如何原也難措手足○正名作用陽明先生之言甚得

樊遲學稼章

稼圃之學定上小人二字當一猛省兩不如辭氣甚厲孔子原不是幹這事的人大學之道明德新民禮

義信之好在我而四方萬姓總聯絡於一體此是吾性體生活放着提督宇宙的生活不做而却問稼穡甚小甚小○要學孔子須參透這性體不是故意說大話禮義信不是到臨民時纔有洙泗從遊日用尋嘗便是真境界要他打開這門

誦詩三百章

註以人情物理屬政溫柔敦厚屬言太執泥反無靈趣○人之情事之理詩中摸寫盡矣如有得於詩的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三

就詩自考就已驗詩古來此人情古來此事理便一俱是真境界自能用世○此言純為不以身體詩只吟呻佔俾的人說然舉世皆此病遂若經術自經術而世務自世務不通世務的人不許說通經

其身正不章

解在太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已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使令而即從則聖賢祇為好自苦耳



魯衛之政章

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慎刑煞甚有道今也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沒夫子此嘆意微而顯作文只宜籠罩渾說

衛公子荆章

玩三曰口氣俱是知足無外慕之意人心大病只是不知足再無足時入子荆室中便覺心涼意靜別具乾坤熙熙擾擾的自討巴結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四

子適衛冉章

孔子轍環列國那樣心腸其所以施為次第千熟萬鍊不得見諸行事而於冉有之問畧露提綱天下事人皆以為不可為不知遇大手段的即能措置○曰富曰教厚其生正其德纔是為生民造命當春秋時那復講此無惑乎以為迂而不用也○此章疏解具在孟子○此等書平正鐵板然却不可看得固然見在了如固然見在冉有何必問也要得夫子眼裏看

着心裏籌畫的生氣

苟有用我章

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大率見孔子不講富強而講王道以為取效太遲急不能待不知夫子布局極寬故百年必世猶未殫其施而提綱極捷即期月三年亦可收其效○夫子脉絡極正而運用處有無限妙着故非拘板道學所可比也可也有成自己屈指審量原是實話○註解自是然更要看得靈活尋行數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五

墨便成說夢即如用於魯誅少正墮三都這樣作用可在那條教中尋耶

善人為邦章

人以為殺是必不可去的說個善人又是人以為不風力的故此言雖傳至今而誰其信之夫子却特地提起來着實信他一句此間意境最可咀嚼既估量善人資格又忖量百年時候是如何施為如何浸灌如何潛移默奪端的不枉○殺字提起聖人便墮淚



人以為去不得聖人以為去得而究其所以去得要  
在善人百年之化善人忒柔忒和悶悶之政其不以  
殺見奇也有時令人不痛快然其短處就是長處全  
無風采饒有醞釀天地間自有條去殺真脉

如有王者章

此仁字指天下言元氣通徹無一處不到此全在火  
候○幾千年仁不得一次○自己仁可以一日得天  
下仁則以必世成○即未至三十年亦稱治矣特略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六  
有滲漏略涉形跡便不可謂仁中庸中悠久所以成  
物即此意

苟正其身章

指從政者說當時大夫越職犯分啟人效尤故云然  
季氏無君而南蒯陽虎反戈以中光弼不朝而諸將  
田神功等不復稟畏甚矣身之不可不正也蓋人所  
觀也

冉子退朝章

分明知其是政而故為此言註解極其明當魏鄭公  
獻陵之對原從此脫出○觀此則求之附益季氏原  
大失孔子之心

定公問一章

一言足以興喪原不可於條件中尋須從總會處討  
○知為君難之所以興樂莫子違之所以喪孔子不  
曾細解然意已了然矣作者按情求形要得玲瓏趣  
味○人君那個知為君難而孔子以為此足興令定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七  
公猛醒那個不樂莫子違而孔子以為此足喪更令  
定公失驚兩般兜都傍得甚緊然不知為君之難正  
以樂莫子違實是一事

葉公問政章

聖人答問或就根說或就梢說然即梢可以驗根如  
此章是也近不悅非政也遠不來非政也悅來二字  
俱是強不得的

無欲速無章



幹不得天下事病原在此夫子自說自解極其透徹不必又添註脚○政原求達而欲速則草率緊急循不得事的條理等不得事的節候所謂越忙越在後也至於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而天下無全利全害之事只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不能割而坐墮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吾黨有直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八

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只在形跡上比擬遂落在此夫子以隱為直喝出天理的真面目來然父為子子為父字要認政破他原題蓋隱非直而在父子上是直也

樊遲問仁章

居處執事與人便把日用盡了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提良心作主非三樣生活也雖之夷狄見無可棄之時

子貢問曰章

聖人論士只論品格行已有耻極是高品使不辱命亦根品來似不宜截開作才風采取重不獨在專對時也次之孝弟又次之信果其品遞降而於子貢身上愈難者蓋刪盡才華只以行已根基論也至於硜硜小人而猶為次則士之所重愈明矣子貢從政之問想打頭即有此意歷歷究來說不起他因指出問之難當夫子一噫無限褒彈○所以斗筭只是個行已忒無耻耳孔子往嘗心裏十分不自在他故因問遂頂喉嚨噴出利害話

不得中行章

狂者于聖在握狷者一塵不染俱出世法之外人人不喜然一個是中行之神一個是中行之骨去俗俱遠於性俱近孔子特意取他以道眼觀之也此處不曾提起鄉愿而所以深惡鄉愿之意亦隱然在內○生斯世為斯世大率多講媚世之術狂狷却另行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九



只管自家所見不顧世眼非笑雖其自期古人處未必即如古人不屑不潔處有時拘滯太過然終須望良心上尋路得夫子造就之便是中行矣第一件不可入堯舜之道者是闕然二字傳習錄中我在南郡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一段極可玩

南人有言章

人至於一事不可作羞孰甚焉一串下不可截對○善夫二字一無恒百無成有味其言○承字可惱七尺之軀甘為承羞具耶○不占字根易辭用出其語冷而善入想起來不恒的吃虧如此為甚甘之真是不曾占一占

君子和而章

和是以理相投故中全有相劑而不肯雷同同是以情相暱故中止有相黨而不能和衷兩不字不宜寥落○晏子之論極透和同兩字相似而實相反士大夫於此辨心術天下事於此分治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

鄉人皆好章

論其好之惡之之人尤妙在合攏參看此所謂真人品也兩邊說話各就所見人品苟真原無皆好皆惡之理夫子會看

君子易事章

君子之心只要以幹天下公事為主小人之心只要以奉一己私情為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悅而有寸長一得皆收為用主於一己情故非道極悅而有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一

幹事之才者偏好苛求○求備非求全才只苛責其如吾意耳彼全不以天下事介意故如此覘搭○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悅之一途亂不可言矣天下人孰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寧直壞士習遂壞世道關係不小

君子泰而章

循理中之坦舒十分不驕循欲中之恣肆十分不泰



故真正脫洒惟君子能之小人即極快樂時無言之地却全無受用此須細磨勘不然鮮不以驕為泰矣○周比和同驕泰為其相似故辨之其根原一也

剛毅木訥章

四者俱於世情不相入却於天性相近就此看來便知世俗之外自有吾人的本相○楊註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解的當○自己一點真性自從出沒於世局之中圓活巧令日習日熟而本性不可復識矣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二

玩此章愕然猛省

子路問曰章

切切惓惓怡怡俱是一團宛轉纏結之意不是徑情一擲兩開的此全與子路對證朋友兄弟之各施亦舉重意非全不相兼也

善人教民章

善人教民原不是為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撻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

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聖門兵書不離善字所謂三句不離本行○七年二字原有估量程註極妙先儒這樣看書可法

以不教民章

當時只管驅民以戰那裏等教戰是何事而可不教耶教字解在上註○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兵凶戰危必先以教孔夫子自謂戰必克恃此教耳

下論卷之十三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三

十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孫紹古獲甫甫

冀北翰鵬南甫訂

下論卷之十四

憲問耻子章

夫子把人看作為世間有用的有道無道全不做些生活一味喫飯便是個盛穀的布袋原可耻○註中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一

抑揚非不有理然有道該保泰無道該撥亂都有事幹似非以有為獨善意論觀第四節有道無道之說可想

克伐怨欲章

除根便是為仁功夫今日不行則蓄而忍之仍留根在陽明病瘡之喻甚妙○時文以勉強自然分難仁非也顏淵克己也是勉強只是從根上下手且仁亦非專論自然堯兢舜業是何光景圈外註自明○難

在此非仁亦即在此○私欲橫來怎能克得日還稟起良心來扶他作主而後私欲可退顏淵四勿稟禮為君孔論無惡在於志仁不如此怎得他去

士而懷居章

千秋結契六合同堂是士的生活而曰懷居是奚足哉○象山語錄中幾難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一段可味○要大開眼界

邦有道危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二

危字本領可想是人所以為太激的有道時原自可歌詠太平而清時之佚事遂為衰世之濫觴故憂治危明有一雙眼一片心與人迥別如但以為不諱之朝可直行已志淺矣也算不得危到無道時擔子越重正色立朝更用着危字言孫者只是善藏其用的意思非止謂免禍也如止謂免禍連行也不該危了幽燕老將氣韻沉雄自有話說

有德者必章



因為相生遂令有力者負之而走夫子兩必兩不必說盡老脚中間光景自認之○意重不必邊恐人誤認做德仁也就是他本人亦不自知其非有虧夫子照破

### 南宮适問章

尚力不尚德已不成了世界南宮乃有此說神情無限不答而即出南宮原非懷疑而質自不必答自當出也夫子贊他二句亦無限神情然皆只是汎論天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三

下道理非以禹稷比孔子亦非孔子避嫌不便明言之意

### 君子而不章

本心安心提醒尚不知不覺有昏迷之時豈其安心欺蔽而反誤打誤撞有清明之會君子小人一串說下意重小人邊○萬念真中不敢保無一念假萬念假內不敢保有一念真○仁字是念頭全真足色處愛之能勿章

玩註意是指教為父為臣的意言不如是非愛非忠也點破忠愛的真面目令人自省自勉

### 為命裨諶章

各盡所長有和衷意夫子取之在此○舊程文重子產就左傳看出亦有理○當時鄭之保國賴此辭命原是大事

### 或謂子產章

此處論人品語甚冷有得於象外的來歷聖人別有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四

主張不隨人口吻○須想子產極猛何以一惠字概之子西儘有可稱何以兩彼哉外之管仲何如人而以伯氏無怨實之一個原是惠人一個原是外人一個原是功人○子西可惱全在仍借此處一差便非吾道中人夫子看得民無二王道理極重○寬猛之論是子產自家註脚○管大夫實是當時不可少的一個人

### 貧而無怨章



就人情立論夫子真不迂濶若自養定后兩處都不難又當別論○此語要人有咬定精鐵的功行此處捺不倒便是大道真根基孔子自述疏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為君子不去仁的實際消息可想○陳白沙為一峰作誌也只叙他瓶粟竭矣

孟公綽為章

公綽之不欲夫子眼裏數得着而却知其非大夫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五

才為家老趙魏有餘為大夫滕薛不足則魯用為大夫得失自見枉才而用則為棄人楊註有味

子路問成章

禮樂是性之中和乃天則也才具鑄以中和則全是天性作用非智廉勇藝之可名矣此見成人全在涵養恃其才質物而不化只是凡胎○天則在我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此個老脚要實實討出○有了禮樂二字便成聖人矣中和之極一團涵養得來夫

子說到此語豈不是人的足色而忽上心來深有慨於今之士習全無行誼却只一味圓熟把人的本色全然喪盡因只舉行已的根基且不消細論涵養而日云云○見利三句吾輩當於實際處討求這義着實難思這命着實難授這平生着實易忘當下光景憤熟亦不自知其不思難授易忘也求一個兩端交戰的也不可○聖人論成人如此都是着骨的生活這人難做怪不得士大夫之逃禪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六

子問公叔章

三不厭是鮮不言不笑不取之告所由來註中不覺其有是句極有味然三個然後做成三個不厭純乎天而人不與此至聖境界文子為人斷未至此

臧武仲以章

楊註極好以防二字是書法○仲尼眼利害

晉文公謫章

就二公較量耳非對王道言也○二公皆顯伯夫子



就中發其隱則文自難與桓並○桓在前而如此序者蓋看到文公而有桓公之思也語意可想○觀下邊相桓的批語則桓自難得

### 子路曰桓二章

由嗔他是不死夫子說不死的功賜嗔他在相桓夫子說相桓的功大要仲原是可以無死的而天下又必不可以無仲故云然道理當如此看使是不可不死的亦必不如此說○當時事勢已屬岌岌手挽天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七

河全賴仲父看到關係處纔說話不肯虧人○九合諸侯是幹尊攘之事楚之跳梁向非有人攔之則共主難保守府而天下胥俛首以聽僭王之夷矣荆楚僭王春秋以夷狄待之被髮左衽根此○仲可無死與魏徵事文皇同若異姓為仇怎說得

### 公叔文子章

文子謚文指修班制以交四隣杜稷不辱原不曾議及升僎夫子從此處着眼見他心事光明憂異俗套

亟口與之須要設身處地能於此處無嫌忌否纔覺文子真可為文○可為文只指心事處要活看夫子論斯文原與世間別有境界註順理成章死泥強合便無靈氣

### 子言衛靈章

無道而不喪見用人關係的緊要○三子長處輕只重靈公用當其才

### 其言之不章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八

就他輕言便知不為註解精當無必為之志妙哉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不到為時便知其難這梅花數最准

### 陳成子弑章

春秋時大病在亂賊公行孔子撥亂的手段從此處下手即謝政家居而此心未歇就魯振魯以正天下適有陳成子之事沐浴之告意謂行此一節可以制三子且謂名目甚大哀公可就此一事以硬使三子



事固貴有義理而尤貴有機括此個機括夫子眼裏  
聽住分明以收太阿之會引調哀公而公乃曰告夫  
三子只此一句事不可為矣既自己要聽命於三子  
三子安得不反操行止之權哉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二語多少意思一出而自言無限感嘆一面對三子  
無限諷刺○夫子不是好撓攬其心誠有不容自己  
者此時春秋已絕筆矣東周之志即衰甚不減也

子路問事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九

戴天履地無半點為私的心而遇有差失却不可依  
阿須要犯顏一連說無軒輊

君子上達章

同處乾坤共此日月而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做本  
人都不自覺○達字無盡頭非曰走至何處而后止  
○上下原無盡一生也無窮極故總天下萬世之君  
子發揮此上字不盡總天下萬世之小人發揮此下  
字不盡孟子無算二字極有味○理欲之解自是然

却要曉的原頭尋着着落

古之學者章

二語斷盡根底程註極確中庸闇然的然便是此書  
○已處也有人但他只是為己人處不離已但他只  
是為人○陽明云今之學者講來講去直是個伯者  
學術○已原不可不為人則何故為他此二語極能  
提醒人心當令有志者通身一汗不止刻畫古今已  
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

蘧伯玉使章

人終日無着手做工夫處便終身不知己的分量說  
個寡過也怕低了名頭矧又曰未能乎使者言似謙  
婉實把真正學者的實際道破真真使乎這主人心  
事非這樣使難傳○吾輩終日該有所為觀此章那  
可散撒

君子思不章

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有味○思極是易蕩的



不出二字有力在○天下事以侵成曠今日之思止能辦的今日的位不出位纔可算得清把得定

### 君子耻其章

往嘗論言行已是矯偏字眼此處耻字過字更為加意有餘不足之勢須操這樣低昂不平乃所以平也○饒耻着尚不少饒過着尚不及

### 君子道者章

自道言夫子道君子者即所以自道非謂謙也○非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一

夫子自能之何以說得實際出來

### 子貢方人章

為學自治原無方人之理註中雖亦窮理之事專務為此等句把方人不肯說倒泥於暇字賢字意耳不知孔夫子一生原是自治無暇的此言固以點他悞處亦分明示以為學的本色

### 不患人之章

知便指能說急不能便要求所以能看起來已不能

而患人不知知是知個甚麼殊不可解

### 不逆詐不章

此專為逆億的人說他自負明察不受人欺以為好手夫子却說不用逆億自然覺之纔是本領○逆億二字最不端用不着固自為小人用的着亦共為小人豈是除了此兩字遂無自免之術耶吾人生來原帶得一個覺體來無感則不為先有感則不為後賢者能之○逆億是未見彼如此而預設以待此處一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二

片機關不成心體先覺是彼既有詐偽而我自覺纔虧不了人的心纔成個已的心賢哉○所以先覺此處亦未細講而不外誠明之理天下實情在實理中實理在實心中極實的心便極虛明我以眊然成了湛然彼山鬼伎倆自不能掩○詐偽的人縱饒巧奪天工然原非其質即緣飾處便是呈露處胸中無物者自然先覺

### 微生畝謂章



有道見無道隱原是正道然如死執之便是固矣夫子自揣材具無不可為之時故到處覓機緣有一線之可藉以展布便可就一國以為政於天下則栖栖正是他與石隱之人下鍼處○疾固固字即果哉果字○畝以道理格眼繩夫子豈知真正道理無格眼驥不稱其章

力德原是兼有的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為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尹註是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三

或曰以德章

看此章乃知處事自有個天則不容人加意其間一為加意即好意也不停當何以報德一句極靈足破此關把德還將去報德如報怨只以直罷何等天然○受德於人只得留意去報償值可報之時即委曲些不為私加厚些不為過怨如何比得○直字論其事之如何既不可挾私以往又不可曲意以為

莫我知也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四

聖人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原是人不知的自是無意人知然却要把這段不受人知的消息傳與門下故發揮如此○我這一點靈明乃天之所命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於子臣弟友中實落去盡也不管造化的順逆也不管遇合的窮通只管默默無言滿盡此心不離日用修持直與天命相對此時就平地便上了天人只認的東家丘而已那知他精神已出風塵之外翩翩羽化耶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虧他自傳影

公伯寮愬章

分明管公伯事而夫子以為不管人事還是管自己



命事說到此處真令人鬆閑樂易洒然悟冷然覺萬縷不平化一道清風而去○兩命也原是實理匪祇自寬寬人也

### 賢者辟世章

遇合未偶有意思者大率引去其辟有四或以世或以地或以色或以言鴻飛冥冥世事可知矣○所遇不同非有優劣極是

### 作者七人章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五

天地閉賢人隱作至七人成何世道意與上章相承

### 子路宿於章

晨門何人而為此語可當七人中的一矣○知其不可而為即是諷語然却把夫子為人心事一句道盡○如人病即甚不可為而治者不忍坐視須要用藥直至無可奈何而已此是聖人菩提心

### 子擊磬於章

荷蕢者心首察理煞是異人姓名不著而神采如生

○彼講當已之理意極懇至蓋以夫子為不能如此果也豈知政於莫知不已見君子竿頭進步不忍忘世處斯為難耳如只一味果有甚麼難○彼亦不是全無心於世只講無道則隱者觀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如有知己亮不甘心於已可見此等處要着眼時文混講一套高尚語便成說夢

### 書云高宗章

何謂之疑謂一日萬幾不容不審也此專疑高宗一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六

人事而怪其不可信想也是相緣於文宣莫行之後的話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人皆然此語有意政對他發問的意思總已以聽以解三年不言全只在發明喪必三年之旨有這一着付托便說不得古喪禮難行了

### 上好禮則章

好禮是自納其身於軌物再沒一毫便安放肆之意彼民見天子崇高尚爾兢兢吾儕小人何敢自跳法



紀之外而不奉令唯謹耶○使民亦是指轉移他說好禮之君原無亂使

子路問君章

說個已原就有人在說個修原就有安在特止叫做已叫做修耳子路以為止於一已既聞安人又以為止於一人而不知無離人與百姓之已無離安之修也觀兩以字可見非二事矣已不成已者害着人也已而害人者昧其人已一體之心也人已一體原是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七

本心而自私自利遂竄入而爭勝儻不亟為提醒兢業以操之鮮不昏昧放逸而損人以利已矣故曰修已以敬敬者嘗惺惺法也所以嘗提一體之心為主而不使自私自利得以乘也即此以修已而人與百姓皆安也故修已最難也堯舜之所猶病者病已之未易修非病人不安也修已以敬原不是易看的天

下再無此外事體聖賢再無此外工夫  
原壤夷俟章

記載此章只在聖人數語見得人生而無善可稱便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童子將命章

居位並行亟以成人自列原是後生一大病痛夫子欲挫之故使他供使令之役見聖人造就深意  
下論卷之十四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四 十八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文藻抱樸甫

李芳春來一甫訂

下論卷之十五

衛靈公問章

強兵二字是春秋列辟的命根策士求用的勝着而以當孔子之前遂成冰炭孔子別有一道救世的靈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一

符在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一句內明日遂行話不投機半句多也連日子記上煞有意○孟子我善為陣一章君不志仁為之強戰一章真孔子嫡派便是此書註疏○俎豆之事活看只是廟堂上雍容禮樂話頭所謂文德也富之教之好禮好義好信便是○真俎豆原帶着折衝如全無神氣只一味樽俎便是叔孫通的下脚○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教民即戎孔子所訓我戰必克且以自道如文武問陳孔子必聚米

借箸矣只為靈公所問便是死戰陣全無靈氣故不告而去如不活看執泥章句把聖人看成一家貨了

在陳絕糧章

直道事人自取其窮是君子的本色固窮固字活看惟其君子窮有固然小人善濫怎肯受窮故天下無窮小人○做君子全換得窮字然千古惟窮字兜擡舉人一體驗之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者嫌窮字不得○送窮文亦可一盼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二

女以子為章

子貢一向當就夫子是多學而識故夫子如此發他果然如此而見夫子話頭知道錯認了故曰非與夫子亟說非也予一以貫之言下湊疾不容閑語○一貫即參乎章意而註分知行支矣天下那有兩樣事兩樣理○天與我一點靈性千變萬化猶游刃有餘如不從此處下手縱一覽無餘能記得多少謝註極有味○鶴林玉露云子貢多學而識弄一車兵器者



也曾子守約寸鐵殺人者也有味○學識如何廢得只要有主腦

由知德者章

有德人或自謙知德無不自任然德不是玄虛之體知不是寂滅之機日用間種種感應無非修德的着落則無非驗知的卷宗今看來有幾個不露了馬脚再莫輕說知德了○夫子這話極冷一向眼裏看到了幾個學者呼由而告必是相干註云為慍見發想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三

不誣

無為而治章

任人者逸是舜得勝着處紹堯意似未必恭已南面正是無為之象而必欲穿鑿道理作篤恭說亦未然

子張問行章

聰明伶俐人以為非此行不去而仔細思之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人心原是不可欺的忠信篤敬之外別無可行之法然忠信篤敬不是操三歇五

的生活參前倚衡極善刻畫夫然後三字要玩蓋偶然敬信人亦有之只為不勻遂不足色而遽以為此非可行之道這是人的通病○敬信時也有吃虧處然所謂蠻貊可行者就到頭算帳也故行有不得不責人只求已至於吃盡虧時而金石可貫矣故夫然後三字極為要緊蓋妨操三歇五者之以不足色之敬信而來破壞此公案也○參倚不可泥全要活看直哉史魚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四

二子兩稱之直哉君子哉就其品而摹畫不可着低昂意總此有道無道而其行不同人或以為一是則一非而不知其皆足稱也可見道理原是活的尋行數墨其謬奚啻千里○各在無道邊着精神後節可字非無謂

可與言而章

主盟斯文者提醒人心自是要言而言之得力全在知人失人失言兩失字有惋惜悔嘆不能已已之意



然二句一連說來末二句復加一亦字極有意蓋人才難遇覲面而失豈是小關係然恐怕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椿病是一個根只是不識人耳故智者得之斷不錯過函關紫氣亦不至對爰居奏鐘鼓也這一節是坐皋比的須知

### 志士仁人章

夫子單提仁字喝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於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說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五

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妙哉仁乎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死怪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為是他膽大輕生不知其為不忍害仁也○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傳習錄中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 子貢問為章

事賢友仁二句要看得善事利器意出蓋以友輔仁

自是不易之理就如制事之必有器而使其所事之大夫非賢所友之士非仁就是鈍家火如何善得事觀二其字二者字分明有揀擇意賢大夫仁士是踏實地算清帳的人我事之友之他自然不肯棄我我自然不肯自棄○事他友他須要辦一片受約束的心腸不然為甚立人旗下子貢悅不若已的病須得這劑藥對證

### 顏淵問為章

###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六

只以制度文為論根本話原在前有了陽明之言最確莫當做天大事而強穿鑿道理也○都是就人所易忽處說一番鄭聲佞人是令人極受用的又且無甚可驚可慮之狀不着夫子透底眼目誰知他令人受用處伏着戈戟也○莫說為邦只一士庶也隔此兩般雲霧中吃盡了他虧也不埋怨他

### 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有遠憂宜也而曰有近憂妙哉始知長慮却



顧的是為眼下○蘇註極妙最有機括該一字百圈  
○天下事勢原是有端有委委復為端的雖極遼遠  
然可以慮窮之孔聖人原是補天之手○必字是不  
扯謊的

已矣乎吾章

此語見前矣特加已矣乎三字便有無限烟波又是  
一重公案

臧文仲其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七

自古權臣無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  
勝耳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  
之筆大凡偷來的原怕人奪去○此當與升僎參觀  
同一文也誰假誰真○天下第一件中用的是賢人  
臣第一件當為的是薦賢而第一件可惱的是蔽賢  
孟子以為不祥之實真不誣也○當初無人看破他  
虧夫子燃犀照之

躬自厚而章

聖賢道理原是責己的而人倒用以責人人既不服  
又不能堪自多其怨耳孔子特為他掉過來何等的  
確○躬的事跡着落在人故厚薄不宜平對觀怨字  
豈有於人無干而人遂怨者○要換過這脾胃來須  
得痛痛的一場悔悟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  
鼻香緊說着自厚不覺的已責人了

不曰如之章

人只說孔夫子會為人如之何誰知還得本人自己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八

如之何○天下之事難言矣有在理中者有在理外  
者故變態萬千須一一預算總然算有不到而人始  
得從旁佐之如自己一味冥行旁人何處下手○一  
連兩個如之何纔見熟思審處之意

羣居終日章

言行二句刻畫沒意思的會友曲盡矣不必用註解  
只拍心自想是如此否難矣哉三字包含無限最可  
深思○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似乎強填而其實不



差先賢用功實着於此可見

君子義以章

人的品格就在人的作用上造出而盱衡宇宙人之作用大率可見單提出君子哉來做個標準○義是主張禮孫信是幹旋個個字如天建地設最宜體認四樁兒會在一搭裏如油鹽醬醋之入於鼎烹各味俱有而無跡可尋特知味者咀嚼之覺道是如此如此耳○義字兒從先天一竅來為萬事定盤星而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九

沒於重陰積蔽之下不得出頭久矣以為質的君子外破了習俗內破了意見義之本相始露極不容易然亦有事既當為而為之或過其應得之分數或失其運用之機宜又或體段不差而着實處有空總是豪傑通病故禮孫信共湊於義纔是純乎天而人不與纔枉不了名君子

君子病無章

知是知所能也此言特喚醒人迷惑病

君子疾沒章

名者實之賓也丈夫生世一場無善可稱魄死魄死趕未沒須亟亟豎起

君子求諸章

人生在世感應作用千態萬狀然論其欄柄原止有自己可求人如何求得○君子之求處處都討落着底小人可是捕空

君子矜而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

不矜非名節而爭則為矜累不羣非度量而黨則為羣累此是好人易犯的病痛世道受其弊有不可言者夫子拈出此語這纔是真名理直刺當世以斯文自任者心窩○履仁蹈義原是本分豈以為憤激之場胞民與物原是本體豈以為阿狗之地此處只要看得破

君子不以章

王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為此書開光明○其言是



其人非以此法行之庶不吃他虧而可得他濟聽言者之所須知也舊作用人取言者原不是上句話原不曾完奈何板對乎

子貢問曰章

何處討此捷法孔聖人除此再無家當將心比心一點陽氣順布將去天地變化草木蕃

吾之於人章

毀譽兩字原是人通病而他毀譽的私心以為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一

足係重輕耳孔子以斯民直道一句提起天根遂把好毀譽的興掃盡○直道人即不能自盡而無不以之論人夫子冷眼看出此消息特為點破

吾猶及史章

此二事似小而關係於人心世道者不小夫子所以感慨猶及今亡日月幾何江河愈下○大要穿鑿與刻薄病亦同根嘗見聰明極了的人便是半毛不拔的人天地元氣剝蝕殆盡春秋時之生孔子其貞盡

元復乎於霜落水涸之餘天根密返此全是造物的妙處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註解俱確不可易○修德建謀是君子做人的大題目而妨其亂之者夫子眼見有意於德與謀而兩無成者都坐此病○德性原是廣大的故巧言者恣其圓轉奇變之談原足以移易人而不自覺於此不亂全要有識大有所圖者小自有所不必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二

計此定理也然非具識者明明看透亦安能強為乎

衆惡之必章

衆字兜有許大氣力而夫子以一人抵住蓋謂之衆固非小人亦非仁人其好惡或未必有私心但難保無俗見故須得一一過目夫子當初隻眼自許○必察還得孔聖人他自家有境界纔遇物能識

人能弘道章

道得人而現其大人亦得道而成其大然其實人之



能也雖說弘道之時道若弘人而非也道能為可盡耳人不盡道奈人何○道聽弘於人人不聽弘於道過而不改章

不改始為過似乎權論而實正言○人之不改者政以為既過矣何以改為又以為改則自認過矣文之為便使其知過非即為過其為過在不改上亦何樂乎不改哉

### 吾嘗終日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三

學指實踐說飲食之美必親飲食之而後知徒思者縱眼前活現亦鏡花水月耳

### 君子謀道章

食亦要緊奈何只謀道不謀食蓋食之得不得不全係於謀不謀謀食的也有忍饑之日謀道的也有食祿之時故君子之所憂者在道不在貧

### 知及之仁章

知及原少不得仁守仁守自是為重而莊蒞動禮何

莫非天真散見之處其不可疎畧總此仁之全功也文公總註原有此意

### 君子不可章

用違其才不止虧了君子之長并且棄了小人之用不可兩邊都有此便是聖人治天下的手段

### 民之於仁章

人以水火為切要者賴以生也然水火止是形生仁則民所賴以神生形神孰甚焉且賴水火以生復有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四

蹈水火而死者仁則蹈之不死其於水火相提而論豈不甚乎○這個比法極巧

### 當仁不讓章

這一路生活原是自己承攬滿拚心力容不得半分兒躲閃豈止不讓師也即堯舜禹湯亦不讓他○師字活看是所遜謝的意思○天地間惟此不是中讓的有不讓師之徒師必深喜之

### 君子貞而章



與矜而不爭說法同丈夫原要鐵臂膊貞自不可少而却怕成了固執天理原是活物一味死執則仁義皆成弊病故君子堅確在透脫中○不諒就在貞上不可分經權

事君敬其章

此語平平耳然吾輩事君莫瞞心說如不為食便事不成了雖口談做事而其實第一件是為食然後知聖人之言有味也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五

有教無類章

類原是不能無的而有教便可無之點鐵成金教之權原贊化育木鐸此句春風萬里不止可使一時無類并及萬世○教門不廣的每以類拒人豈知要論起類來教何必有

道不同不章

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盖人之心思知慮各從其趣向不可強也經世者不可不知不然行且有吃

虧處

辭達而已章

有意非詞何以達然詞苟達意便可止達之一字乃辭之義也夫子眼裏極看不得浮辭○達字儘不容易彼富麗者政不能達者也然達也不是專主簡短○古今談文那似此一字訣

師冕見及章

道字要活不可當做古有此儀註如古有儀註則張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五

十六

不問矣道之本色全不論成規只心所不容已處便是師冕見彼於階席坐客位次固不得知而我聽其俚俚周章錯亂此心容已乎不容已乎從此處求道而道可知已○率性之謂道聖人渾是性○要識真聖人須知活道理

下論卷之十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蔡學孟淑尼甫

杜萃芳完美甫訂

下論卷之十六

季氏將伐章

伐顓臾是患貧寡所謂欲也冉有被夫子詰責先曰欲之而後復回護夫子硬釘住欲字而極言其欲之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一

不可有國有家二節天下真經濟原從看透事理出來人心原無足時故患貧患寡越多越嫌少却不知大家各有當得分數均勻則和而相安吃獨食則爭而相傾讓着的有餘爭着的不足此定理也故沒個該指望人的所有之理貪圖於外的必然起禍於內到得事急誰忍的誰史書上似此影樣不知多少○均與安雖連說當得其意不可尋行數墨當做並重觀均無貧三句錯落說來不死跟蹊徑聖人的妙處

可想○夫如是故跟上議論惟其如此故不指望遠人的所有也不服是犯邊境來只是納款非極負而至也安之者如其土俗各相守不科派他也○蕭牆之內以事理推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這卦忒准○臣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天下有道章

特為當時事勢立此課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註解甚當○自天子出不言幾世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二

當失者原當自他出安得有別說○只重無道一句只一個不自天子出便了不得○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諸侯曉事的盡節以奉天子則終身以至世世可永保富貴簷前雨點點不差

天下有道章

玩二節文氣當另為一章其義更長

政在大夫庶人議是當時見在的事體人不知所以到此來由總為個天下無道

祿去公室章



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與陵其上無以令其下註俱確當○故夫二字語氣鬆快甚妙

益者三友章

近朱近墨之說原不可易友中損益令人不覺一壁難親一壁易入旁觀則清當局則迷向非本人大有意思知得此處關係不小鮮不自遠於方正而自即於孤羣矣註語俱確○與前三位相處日受繩束與後三位相處日受奉承繩束則只見已有不是處奉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三

承則只見無不是處

益者三樂章

言雖雙舉夫子却是眼看嘗情之所自以為樂者個個吃了大虧因言樂上有三益三損一一刻畫出來上邊三般冷落寂寞除了洙泗師徒其誰過而問焉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其境微其趣冷乃天命之性從此透現下邊三般無明無夜自在王迷魂陣下坡車○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

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接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之謂也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然却不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為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的大道理然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四

成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冥行者之所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己簡點內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擋之習俗縱幾希天性一竅孤懸如何做得出來故學者真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心在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跳出風塵之外這纔結果了性分而範圍曲



成宇宙在手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六損六益聖人老婆心切喫緊為人說破關節拔趙幟立漢幟令人猛省回首

侍於君子章

詞旨明白不用解釋而聖人說此却不是教人宦套侍長者言不中節自是非理此學問實際處豈可漫不經意

君子有三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五

好色好鬪貪得描寫一生情態盡矣看來一場都是血氣用事耳夫血氣原自有少長老之殊以性為主者欄柄在手却不聽盛衰於他故人皆未定我獨定人皆方剛我獨柔人皆既衰我不衰不分老少纔是君子○戒字兒有力量在只是以真性為主腦便是降龍伏虎手段○三般實不論老少俱有聖人隨時指其甚者

君子有三章

天外大人聖言宇宙間惟此三樣為紀綱原是當畏的吾輩於無言之地自己討出下落焉得不畏小人不畏原不曾自覺有個天命耳天命者大人聖言所從出原無二理○夫子提不知二字極有光景茫茫蕩蕩誰知有天性在中庸一書批頭論天命吾輩自思之本來面目急宜認識莫醉生夢死○刻畫小人處是據目前見有的說來夫子也惱他也憐他○莫道糞草小人敢無禮全是胸蟠千古口倒三峽的呵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六

佛罵祖無所不至他自以為見徹先天其實政是魔境於正經天命分毫未解

生而知之章

純為困而不學的說蓋學者所以知之路而困者所以學之門因窮窘而立志折節下學證成上果者儘可雁行於上次天下只有生而上原沒生而下的所謂下者惟困而不學耳困心衡慮畧有人氣的無不向學至此不學真下品



君子有九章

一點簡處處都要着底思字有力氣在不是等閑小可謝註好○吾輩就此逐段自考着實不是原因少這思字○一身一生千感萬應盡於九段然九段亦非截然不相通者特因各項遂分說耳不可以詞害意天下無二理要得於畦徑之外

見善如不章

上節是黑白分明的學者然却只結果得自身下節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七

通天下為一身纔是性分的本象丈夫的本色孔子盖自擬乎○志與道一也註甚得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頗可當之○吾輩未論行義且就隱居自考所志何如

齊景公有章

一富一貧特倩將來見意千駟與餓字死之日與到於今字用意刻畫○其斯之謂歟推開說意甚深長盖非止為景公夷齊也○夫子論貧富處不一而足

簞瓢蔬水遂以相賞盖此是學問到家處於此畧有分毫粘滯便是見不透也吾輩莫信眼看過信口講過以已體探一番看有幾分

陳亢問於章

此章大意見道非可私之物即不知者之刻畫而益可見○聖人教人隨其資質學力有時淺言有時深言原無一定而實非有心異也唯詩禮之訓徹上徹下是雅言者人皆聞之想伯魚材力亦止堪告此耳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六

八

向使魚有顏曾之學得聞一貫四勿之訓以告於亢而實亢所未聞也將遂信為有異聞乎

邦君之妻章

首二句一頭下抑揚作兩脚是正名重嫡意

下論卷之十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竈述衡震侯甫

趙文煥堯章甫訂

下論卷之十七

陽貨欲見章

待小人處處有意因物付物非弄智也不見時其亡明示不受他機殼之意相遇據理以答而竟不仕於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一

貨明示已非不仁不智特不仕貨之意貨奸人儘是聰明布置一番竟成畫餅未必不竊罵尼父為乖滑也○註中貨語皆譏孔子至若不喻其意者甚得○未見時以禮致既遇時以理講莫道聖賢無威望饒他奸雄只得尋題目來說既尋題目夫子就是做題目的作家如何攏得着一下

性相近也章

就人品倍徙千萬不勝其遠却似照依各人本性做

成者天命一點真原受誣久矣夫子特追出性原是近的所以相遠乃其習耳特為性字辨明冤枉○近字從遠字生莫以辭害意此節即孟子性善章題目氣稟二字不必雜

唯上智與章

程註極得下愚原不是凡嘗人○上智下愚亦似以習成之後說純論當初氣稟似猶未盡

子之武城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二

夫子一點元氣貫徹羣生夢寐東周卒成虛願聞絃歌於武城油然感動平生之願春秋中獨於此處露出生人之趣這一笑有多少活潑在牛刀之戲蓋喜極也故因子游述所聞而自實其戲以示二三子恐痴人前說夢誤以為少陵真可殺也○禮樂不是度數夫子以仁教羣賢即此便是禮樂觀愛人易使字則道字可知絃歌豈是以度數論哉所以有此絃歌之聲者其雍然之意可知太和在宇宙間矣○孔門



只恁尊所聞今之從政者何如

公山弗擾章

孔子用世與人不同只是要借人權行已意其意可以對天下萬世而不以明語當事之人這個心腸極真至這個機殼極微妙觀其仕季桓子可見東周二字悵然可思尼山技癢的緊程註宜玩

子張問仁章

仁者元氣通天下為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三

者非天下隔我我自隔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效也見提掇天下血脉處不外吾心也政與於天下字相關

佛肸召子章

張敬夫曰有味○夫子事只夫子可做不可學他却又不可議他地位至夫子一片天命之性活潑真切無跡可尋故下聖人一等便有尋行數墨意繫字宜

玩君子仁而已矣天命之性原全無繫一有繫即非矣○道無轍跡只看各人本領然此段消息又恐被人竊去為害不淺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由也女聞章

仁智信直勇剛非負拔俗之志者不好然六者既是好題目則好之者一往不返自以為是遂不免有蔽須好學以破之好學者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四

的真境界費多少參証多少體認纔得除一隅之見游大通之途不然害德者即好德之人也○學是無窮的勾當虛心以觀之實體以証之漸開漸開自參自悟孔夫子自許個好學他日呼由曰知德者鮮知字與蔽字相映

小子何莫章

詩的實用如此可見當學然如學而不得其用則算不得學矣試一反勘那個說得起個治詩經○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多識盡乎一身之實事聖人作經的為人處辦下神術慣能吹死灰中之火通枯槁中之靈一針立起

### 子謂伯魚章

二南修齊之事天下事篤近舉遠只是一個機括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不過舉此心加彼而已總此人情總此事理强行則一步不能去只就中從真意淋漓便足透銅山鐵壁綰千形萬態汝讀江漢賦趾騶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五

### 禮云禮云章

玉帛云禮鐘鼓云樂已成定案夫子為此冷語令人自省既是禮如何是玉帛祇可云玉帛爾○人即執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繼之時即循習其

迹則味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真塗人亦具特自為末流所蔽不能透現耳○人而不仁如禮何便是此章欄柄○程註解禮樂好

### 色厲而內章

夫子照膽鏡把天下第一等硬漢都識破是第一等軟漢字字刻畫令人骨寒外面粧喬心裏忐忑最恐最怕穿窬之盜活像○壁立巖巖的影神一筆傳出

### 鄉原德之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六

明在德外的無害於德鄉原可惡全在似德認他為德把德之真嫡派反為所篡故曰賊○聖人一眼看到骨髓裏唯其認的德之真故認的德之賊○今天下盛德長者只是個鄉原路數孟子以閹然媚世刻畫他可謂得髓此便是孔門的嫡傳○註便依孟子鮮最好○一盜一賊當世豪傑少不下個盜字聖賢少不下個賊字聖人律例嚴哉

### 道聽而塗章



這等談道理的人也是齊人中之巨擘然講道論德全不中用惟其入耳出口只是個供談柄而已棄字甚妙然此段話又利害把坐絳帳的師儒沒了下落一連三節都是破偽學榜樣與下等庸人無干

鄙夫可與章

鄙夫最能容悅君以為善事君者唯此人那知他不知是為君只是為保名位哄得主上喜悅就是他自為處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心腸盡於此然失原是不可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七

保的既患失則計算越多無不可做之事其間情狀就是自己初念亦不及此事到頭來遂不自由極貪的是心極低的是品極巧的是術極毒的是手把君的事直壞到不可言處人君莫謂此人善事我也○李林甫盧杞蔡京的影神

古者民有章

眼看着蕩詐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鋒自任實是巧占題目以文飾其不肖之心夫子特說出

古之狂矜愚的本色如何則蕩也忿戾也詐也可以古疾自冒否○註解三段字字的確

惡紫之奪章

一利口耳便看得出覆邦家此有緣故由上兩句比來大概是從人所不言之隱有以深中其私非以似亂真之說范氏註正而勝者嘗少不正而勝者嘗多極有意味○此如詩之比體○好蘇意是怎麼說人情類然無關邦家者猶可邦家之遇利口極如魚水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八

却吃他斷送了誰想三寸舌尖上有攪亂乾坤的本領仔細識認○孔誅少正卯的主意

子欲無言章

學聖人者只在言上求所謂千里之差夫子特以子欲無言四字喚他其語最冷及子貢何述之疑而天示之妙境躍如最堪玩味註謂與無隱之意相發盡之矣○本領無處不在而却無一言原只有天如此虧他尋得樣子然知我其天原是天的路數○就



天觀聖自己點破○活聖人原不在言上如以言則不言時便是隱時而聖人反晦唯就其日用觀之筆筆自描不曾留半星兒秘密

孺悲欲見章

不屑之教誨數語描得精神活現何等筆力孔夫子直恁盛心

宰我問三章

予亦人而有此問夫子一聞神若驚腸若刺不暇別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九

講以安字問他此從各人根原之地打他使醒而直應曰安只此一字人心滅矣因把所以不安的根由講開而驅他使為真是鞭心拷魄的手段予無言而出更甚朽木糞牆矣夫子以為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又是就人子必不忍安的去處泳歎感發字字色飛聲聲腸斷○註中三節各點不忍之本心極得○雖然宰我之錦繡猶在期外以視今人何如也則今所稱三年足當宰我一盼否

飽食終日章

難矣哉然甚褻彈然飽食者衆用心者誰天下士紳十九在難字中出沒博奕之說更羞人愧人李註是○夫子眼看人替他悶出此危語雜以諧語驚人使醒○飽煖逸居所近何物天與人以此心參三才靈萬物何不用用

君子尚勇章

義以為尚其勇也大此語極有會故不可講在柔和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十

上去○連說兩個無義為亂為盜語甚利害精神生動處在此甚足掃行行之氣

君子亦有章

前四段白白橫做后三段則托之名理做得極有興大要皆心地不端血氣用事攪亂風俗的人晚近此輩所稱極負風節者那知為聖賢所通惡耶

唯女子小章

此如畫策者知道情弊自得肯綮不然天下果有不



可為之事矣聖人說他做甚○大要夫子無處不留心

年四十而章

四十見惡大概可知這卦十中八九然如其奮發朝蹠暮夷為告之四十者○自有知識至四十原非一朝一夕之故畧有片長無不表見○見惡不止無善併且有惡這等人原也不消指望

下論卷之十七終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七

十一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士弘任重甫

孫量雅君咸甫訂

下論卷之十八

一卷總論

孔子本鐸單提仁字喝破人生面目而此仁字却全不是尋行數墨的東西先天一點活機只就各人極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一

真切處淋漓故特歷指不同之出處以見意孟子先名實論仁便是嫡傳大要聖賢無忘世之心只是無枉已從人之理於心不容已處討消息若止成就一個潔身固非仁字本色這一卷以孔子之仁為主其餘俱以幹旋有道見無道隱夫子口中語則接輿丈人識趣夫子不啻爛熟直道枉道判就定案夫子亦擊節者而何故去父母之邦之齊之楚栖皇皇也故知孔子不是踏人腳踪的學者一點活精神至今



有生氣這纔是仁字的足色到得沒奈何處只得罷手然不到是安忍罷手斯道也亦夫子自揣本領做得起不然何素在教下之樂官飄然遠舉而不一止之也天地閉賢人隱有一孔子恁樣婆心而終於不用此周公之夢成虛而回首命魯公之詞日星為昭八士翊周雲龍風虎徒令人浩歎追思不能已已○無可無不可莫只當不執一而已這其間有個欄柄曰仁仁字原不是落畦徑的宇宙道理都被夫子破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二

了然却纔得全了如沒有定盤針便成無忌憚

微子去之章

往嘗論道還說易地皆然至三子同事一主又同為貴戚說不得易地而死生去留相反若此於此處論仁纔得滿志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註中不同而同極得各得本心更精蓋總是一個題三人各樣做只各就所見發揮期於至誠惻怛便都是足色全不要同

天地真機萬物生意原如此透得此關紛紜異同之辨都聽不過○涇陽三仁論有趣

柳下惠為章

四語圓轉透徹發揮不必去盡矣精神生動不可磨滅此柳下之仁也而尼山却要去父母之邦豈無見於此雖到底出不得這話起頭却不肯

齊景公待章

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破的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三

齊人歸女章

三日不朝便是不用了兩個孔子行也是直道事人兩句的道理特不依何必去父母之邦一段

楚狂接輿章

接輿講了他的理夫子的理要與他講而趨避自絕孔子之講在後下欲與之言不可忽於此處見得聖人別有理

長沮桀溺章



兩天下相對沮溺謂天下無道誰以易孔子謂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如有道不必然了辟字不忍聞鳥獸二語惻然可想此仁字証見

子路從而章

乾坤不毀全靠君臣之義此是兩間大提綱故即道難行也須盡到跟前夫子此見何等長何等太隱者只曉得個潔身便小許多○註中然謂之義數句幹旋有意然不必待如此幹旋也仕以行義只就自盡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四

臣事君之義說非謂不可一日不列仕籍也不然孔子何以異於貪位慕祿者

逸民伯夷章

孔子周流到底不遇也成了個逸民樣子孔子却怕人錯認行徑故歷數逸民而以已異結之逸民自以逸各成其是而我則另有道理只無可無不可五字便包盡了許多英雄○不降志不辱身是塵垢世界全不交涉惠連則與人交涉特自有意味降辱要活

看中清中權也是孔子就他極偏處看出來歷刻畫七人字字生動是化工手筆

太師摯適章

從夫子正樂來使不甘心供僭妄者之用高舉遠引煞甚感慨從來熱腸男子憤激避世無限煙波

周公謂魯章

人才四散時事可知睦念周公之命魯公者加意人才何等篤至○註中忠厚之至四字有味篤親念故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八 五

任相憐才精神處處灌注成周家法

周有八士章

人才關係氣運追數八士此周之所培植而獲其用者○孔子欲以魯為東周而竟不得行其志故既叙已於逸民之後隨列樂官四散以見時事之不可為而追數成周盛時之事無限淒其

下論卷之十八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趙君武甫

陳 銳吾往甫訂

下論卷之十九

子張曰士章

四者立身大節註解是此處倒塌小廉曲謹濟得甚  
事故做士須要識大題目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一

執德不弘章

此已是上場的人而不能為有無四句字字的確字  
字警醒不弘者執支節而昧全體不篤者傍門戶而  
鮮實修今天下宿儒大概是這樣道德原也為不得  
有無○此要自己體證方見得出

子夏之門章

子張所論自是大人胸襟合當如此怎說過高容字  
矜字自有斟酌乃納之於覆載非寄之以腹心也

雖小道必章

發君子所以不為小道之意蓋君子原是要旋轉乾  
坤的人故生活只得從大處做○孔門個個都學袖  
裏乾坤○學庸首章原是致遠本領

日知其所章

日新不失極確○此知字不必聞見不離聞見蓋聞  
見莫非良知之用只要識得主腦○所亡字要活看  
原是固有的只一向提不起便成亡了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二

博學而篤章

學志問思是一路生活曰博曰篤曰切曰近一步步  
攏將來所謂去皮見肉去肉見骨去骨見髓也不如  
此終身只是依傍題目影占身子而已仁在其中者  
本體至是始現也此四項以一言蔽之曰為己○層  
層搜進直到當下實地全不隔靴搔癢本來面目自  
然相親○註以為未及乎力行不免泥文害義了豈  
知行字已在學字內



百工居肆章

文公註是尹不必用○學字原は無空閑無了當生活似乎太苦然不如是則無以致道致字有味道者本性何勞致而人心走作多強捉來強貼上終非我有致字可與孟子深造自得章參看○東坡論寫字之法了然於心口手等語可見天下事無一不以學而致

小人之過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三

此非等閑小人文字有許多名理在只為不能自克遂硬講出道這聖經賢經祇供其藏慝之用○必字亦有景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有味

君子有三章

謝註好○我輩去聖人遠矣望之即之兩不可得而言固在也即不得於聽固可得於讀也須於讀時若聽把厲字滋味覺出蓋聖人之言一棒一痕一捆一血純能提醒昏夢拷掠肺肝若讀不出厲的滋味可

是枉然○至今腐儒還只說聖人之言渾厚

君子信而章

自說自解不用註脚○勞民諫君原是少不得的然兩般原難受故不可驟用信字就平日說除了勞也還有該先布的恩澤除了諫也還有該先盡的職業此是用力處到得既信而勞不為厲諫不為謗是得力處

大德不踰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四

此言不是為寬小節乃是重大節之意吳註欠活

子游曰子章

誣字破的○程註五段及朱註總斷俱可玩○中人以上節即此意教人原是因人如躲僂字便蹈誣字

子夏曰仕章

往嘗卑舉學字則仕之理不在學外今與仕對舉則學且屬明理仕且屬做事優字即行有餘力之意○資仕益深驗學益廣亦妥確



喪致乎哀章

楊註好何言過高也○天下事只要從着底處做這塊無言之地有許多難蔽只是個飾於外貌為病根夫子居上不寬一節總以探本之論點醒人受病之根門弟子往往宗之以為談柄

吾友張也章

仁是一點真血誠難能便與相反

堂堂乎張章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五

外有餘內不足即師也辟之意○觀此可見仁字的真根脚為仁的真路數○素衷先生謂王汝止言動炫耀非學庸本旨即此意也

吾聞諸夫章

真情不能自己自是的確然豈人人皆能如是乎此言婉而多風當於言外會之

吾聞諸夫章

不改臣政是他實際處須要看出所以難能來○獻

子有賢德句非無謂○苟於此處變動即祭享儀節塗飾周匝有甚相干

孟氏使陽章

上失其道二句是所以得情當勿喜之由最重○情字是犯罪之情至於犯罪定有一段極傷心害理處然所以至此極者誰之過歟故哀矜勿喜○喜字兜當不得古稱祥刑殊可深味有此一念則仁行法外無限生機矣不然明白饒不過哀矜何益○哀矜勿喜不是平對人皆以此為喜我獨以為當哀也勿字有多少鍼砭在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六

紂之不善章

註極明切意不重紂蓋因紂而深有省也生機活潑愈玩愈長○此是實理然非明眼人拈不出

君子之過章

於過處見本領君子哉余甚喜此條之無註○人為甚麼被過支使的不成模樣請觀君子因敗為功會



做好漢

衛公孫朝章

馬不學要活看蓋文武之道雖有人識然分領而非統承且糟粕而非神理道亦不出所識之外而實不盡所識之中特遇夫子因象會神從無言之地討出下落謂非學於人不可謂曾師於人却不可總此記載一入夫子心中便活活的尋着真文武彼賢不賢不過借用他那裏曉得這機關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七

叔孫武叔章

往嘗子貢有何為莫知之問至此則知夫子之所以莫知矣孔子隔牆看不得須從門入得門或寡此語極確○饒子貢說過至今誰曉得門朝何處

叔孫武叔章

何傷於日月甚警策怪不得居言語之科大凡毀人者都將以傷之如其傷不着可不枉費力○丘陵也莫說低了方有機括

陳子禽謂章

夫子未曾得邦家却就得邦家說一番此非持域外之觀者未足語此○夫子處辦的原是範圍天地精神一個仁字乃其主腦從此處提挈如一陽初動萬物回春原沒有阻隔原不必積久此實理實事要信得過○夫子是未得邦家的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是既得邦家的孔子編論語即係以堯曰非無意味○孔子未得一時之邦家却得了萬世之邦

四書說約

下論卷十九

八

家

下論卷之十九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王端希呂甫

杜遵君因甫訂

下論卷之二十

堯曰咨爾章

道統肇於唐虞中是何物執在何處觀四海困窮句則知其著落矣中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者也然人

四書說約

下論卷二十 一

已之形骸既分尊卑之地位復隔誰能以元初性體流行於其間乎此處須費大功夫力戰於天人爭勝之關務使本性尺寸不失而萬物得所矣此即修己安百姓之說也故此章帝王相傳只是個以萬民為一體而已曰四海曰萬方曰大賚曰是富曰百姓曰四方之政曰天下之民曰民食喪祭總是一個着落而末以寬信敏公四句總之見得把天下提在手裏此帝王之脉絡而孔子之祖述憲章者也○得衆

任有功說即是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榜樣○尼山布衣卒老於行把提掇天下本領成了素王你看他一心心一念念都在萬民萬物上商量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原與二氏迥別

子張問於章

美從難兩全上看出惠勞欲泰威自是不能無的一件事起一病隨誰似尼山從泥水中討乾淨五段說得

四書說約

下論卷二十 二

何等鼓舞○四惡描盡今之從政者

不知命無章

為善不勇只是趨避之念亂之然趨避原是枉用知命者自然省却○因性作儀禮原是人的憑據即如服官者之遵祖制也有所憑據任他搖撼站立愈堅神色自然○各人底裏原各自獻於其言其言誰不據一段義理然惟知言者能辨之孟子知言就是此嫡派此是經世者不可少的一條識見煞甚關係終



四書說約

庖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邦俊士瑋甫

劉之煥長文甫訂

上孟卷之一

孟子見梁章

戰國策士專講利害仁義原也迂濶然求利者得害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此天地間易不得的事理還是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一

仲尼之徒醒的利害○說到弑君危莫甚矣又宕一宕不為不多不多不饜這樣消息怎敢踏着却緊接未有倒找亦曰要透此事理須得此文法○王只以為自己曰便了那知以下一齊跟着曰反把王無可免之地自挑危機自己收不住好怕人要仔細曰○義利之辨是學術即是治術太史公程子二段俱有味

王立沼上章

致君之術有該攔的有該因的如此章梁王之語自愧非賢便可用因矣即就他賢字上教他樂此之法以偕字獨字醒之最妙○引詩引書加一論斷煞甚明醒臺池鳥獸遇着文王便飛躍皆僊遇着夏桀便傷心慘目其好歹總不在臺池鳥獸也偕樂獨樂另有事情○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最有機鋒

寡人之於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二

移民移粟當做盡心再看王道次第樽節愛養輔相裁成無處不想的到無事不處的妥這纔是盡心民自有餘天不能災比移民移粟算甚麼盡心惠王當下已自無趣又緊把害民實事說出令無躲處妙

寡人願安章

承上章來單為庖廐二有起名率獸食人又以獸相食與象人而用來襯極妙文法○為民父母兩提最有意



晉國天下章

為他要洒耻教他無敵之道要以仁政得民心而彼奪民時一段最要緊所謂識時務也不識此機便生疑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云惟此時為然便是此章意

見梁襄王章

橫眼一看天下皆嗜殺之君而因得混一大畧故天下莫不與純從今夫上尋韓信登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即此機也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三

齊桓晉文章

王天下原在保民保民原以不忍之心是心人所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於此大用機鋒以愛財攬上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已又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為則此心纔得及於人○設愛字與乍見章三非字同機愛便不足王○推先及人便是善推禽獸百姓比量甚明纔見得是不為非不能心為甚最冷令他汗背

○興甲兵是不保百姓的緣故求大欲是興甲兵的緣故孟子不嗔他求大欲只指他不是求法以已力

與天下爭則一斷不能服八以仁政施已之民則天下之民皆歸王業原離不得保民○保民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越富教二字仲尼嫡傳非黜富强也乃所以富强也○人都有心而都不覺有偶然觸着纔露一端而隨露隨迷全不得濟孟子設此徵心之法使人各覺有本心即此為天德即此為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四

王道陸象山以楊慈湖斷扇訟是非明人本心與此同機齊宣既因逆而悟得其本心矣而卒不能推以保民蓋推難言矣有多少阻隔的在不大用功夫如何擴充得去故尊德性而道問學

莊暴見孟章

與沼上論樂同機好貨好色皆借以引君陽明諫迎佛疏倣此○樂不論今古非遷就之談乃論樂之理也一篇精神全在獨樂樂一節又妙在挑逗王心使



他自說出○一樣樂具而相告懸殊樂之理明矣如今王之樂即撞舜鐘擊武鼓祇增人感類耳○則王矣應庶幾

文王之囿章

說了民以為小的緣故則以為大之故了然矣為阱字絕倒齊宣比故事欲怪民而比了個礙着自己的來此查故事不詳之過

交隣國有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五

兩事字都是柔道理柔的恰似不英發而以樂天畏天保天下保國揚之見得交隣原當修睦事小是仁事大是智同謂之道也齊宣客氣自揣不能事人而以好勇自脫謂做不得仁者的勾當蓋齊大國也孟子却就勇字拉在仁上○事人者原是不自去尋非作歹為人之害如有橫行害人者政要處他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也大勇即大仁

齊宣王見章

雪宮定是個遊賞所在觀樂字可見引晏子之語字字對鍼○今也不然一段想雪宮盤桓多日供給煩費民受虧不過之狀與此無異只誦說晏對而齊宣面上忸怩矣復以齊景風之作君臣相悅畜即為好收拾似即似離絕妙機鋒○無非事者有趣想雪宮之遊無一個錢的事

人皆謂我章

因事納忠莫一着錯過此章只就明堂起意○治岐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六

之政無一處不是保民四者必先更見篤至蕩蕩平平如天如地只是個與民同體而已齊宣託好貨好色以為既有此好遂不能顧百姓而不知不拘何好只要與百姓同之便自去行王道○同字是僊丹不問是淨是垢的東西有此一味點鐵成金何也人之所好未有不便於己者人人各遂其便王道在此矣然同字亦是論機括不是論事件若論事件則君民怎得同



王之臣有章

卑為四境不治做兩個賺坑果無可對顧左右而言他化工之筆

所謂故國章

偌大齊國不見有人都是朝三暮四過路的薦紳只為他用舍由人左右用事全不曾從自己眼裏端詳自己心裏斟酌故流水落花如此不知此何等事體而草草輕易使國中無一個同休戚共安危之人怎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七

麼使得王無親臣極力醒他○末段承左右大夫文法帶出想是輕易殺人故順便稍到妙

湯放桀武章

君字上加弑字不妥只用幾個轉身把君字去了只剩下一夫一夫非君何嫌於誅

為巨室則章

大意是說王自己不會治國須靠會治的人兩比俱妙而末節雖字更有不識輕重之意

齊人伐燕章

宣王稱天意可謂說鬼孟子以民情說踏着實地只說民迎的情是避水火則取之不悅可知

齊人伐燕章

前章只說民亦運此章更說動天下之兵既從何處動還從何處止

鄒與魯閔章

一篇精神在今而後得反之一句上把滿腔尤民之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八

意倒捲回去

滕小國也章

事人求免乃自盡之術也只要自己做個鐵桶家當城池不可少更要緊在民守玩效死而民弗去何以得此於民哉可為二字着他自討分曉國有金湯非城池之謂也此章意便在上章中

齊人將築章

遷都避難有這典故後來雖至興王起初原是避難



為善二字要看不當專指去邠說生平為善縱然自甘退避到頭終是綿長觀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似乎無奈何却原是正理

滕小國也章

復就前兩說而並陳之請他自擇各忖自己身分○春秋之意以國君死社稷為正出奔者猶有興復之望便是此兩項意

魯平公將章

上孟說約

梁惠王篇

九

從頭曲折做出個的是臧倉阻住魯侯而忽地拈出天字來全不干臧倉事使心頭之火頓平聖賢着實本領全不吃虧何等撇脫○此豈亦章惇哉參看

上孟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田信蓋卿甫

李萍春觀生甫訂

上孟卷之二

夫子當路章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孟子手段從眼力來前與梁之惠襄兩陳此意而此復啗言之曰今時則易然曰未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一

有甚於此時曰當今之時又曰惟此時為然有惟恐失時急當趨之之意○時字易飲易食形容曲盡莫令勢對文法原有襯墊○此章文法吞吐頓挫曲盡其妙先以文王之德撥動大見精神○紂失天下故於武丁多用盤桓此鍼線細處

夫子加齊章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便見由工夫



也告子先我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  
曾子聞大勇於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  
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却憑理後邊集義不使行有  
不慊於心即此意也○入門伴告子便就告子比到  
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  
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這言與氣上  
尋勾當都求之於心而使無不得更為不動心之法  
○直養無害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二

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面  
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  
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義生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  
是助的心腸行有有字要一看一樁不義也禁不得集  
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為不如此則餒告子兩無求就  
是外義○正便要助勿忘只墊說吃虧原多在助較  
論處自明○知言精神在兩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  
頭尋出言的根源纔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

言上定奪誰知口舌中偌大千係夫子不知言無以  
知人就是杜禍本塞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真少此學  
問不得奈何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養氣離不了  
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固從心生○此章前邊尋不  
動心欄柄拿的原穩以告子襯自己梢帶黜舍後邊  
定願學宗主聰的原准以夷尹堯舜襯孔子梢帶羣  
賢

以力假仁章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三

不待大是此章機括伯也是仁只是假力字心字最  
刻畫

仁則榮不章

辱字惡字是激將法自求禍三字最醒誰知他受用  
處就是禍患

尊賢使能章

無敵手是混一大略只在得人心各就本國做天下  
消息一齊扯動



人皆有不章

上章是不忍人之政運天下於掌此即接發人人可能推出不忍人之心來人皆有三字最着力便是道性善供停當人皆有則謂而不能的覺無理了〇乍見徵心尤妙年三非由是觀之該猛然警醒

矢人豈不章

從耻人役起意而布此文勢〇反求諸已提人使醒

子路人告章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四

重與人為善大字到此句纔實填上〇事是取而機是與大爐大冶陶鑄乾坤只是已字忒難舍舍不得便不肯取何以與乎誇舜之大而標他舍已便是立言苦心

伯夷非其章

各就其事推其心畫出個隘與不恭神來兩不屑定的有力〇乃所願則學孔子政為兩聖人各有偏耳偏而為聖者以成色言也成色以無一點塵為足兩

人偏處就是他聖處故其風皆能興起後人孟子說個不由是就孟子願力說不可矮人觀場

天時不如章

天時地利是當時談兵的定論孟子却以得人心為戰勝之本是大兵法〇孫吳傳中亦以得士心為緊要然只是就所統之戰士而與同甘苦設法鼓舞之使戰不旋踵乃一將之事而非總統天下之大道也故此用天下順之字而曰得道者多助孫吳只是術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五

不可謂道

孟子將朝章

以將朝反不朝生出義意只為破召字許多波瀾然非泛概衆人單為有輔世長民之德者說達尊三見君之外還有兩尊如無有德者輔佐只要自尊尊不將去比論古今尊德者與自尊者誰尊誰卑召字全使不得

陳臻問曰章



問之意話雖雙舉實為不受於齊致疑是貨之從無處看出聖賢這樣着眼貨取字極狠極着吾輩遇饒只說是人敬我那知是取我七尺之軀冲天之氣竟被人以幾文錢買了去

### 孟子之平章

眼看流離心中嗟嘆是誰罪過設法閑談遂使沒處躲閃

### 孟子謂蚺章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六

蚺大夫是客要發主須用客引○要說無官守的綽然須說有官守者

### 孟子為卿章

以位以路未嘗與言分明着意而應的何等無心待小人要着他心裏嚴憚口裏怨不得當與簡驩章參看

### 孟子自齊章

兩個人心要味自天子達庶人非泛談見諸事有限

制獨此無等級○層層轉入越轉越透令人心動

### 沈同以其章

沈同論燕原無一個齊字故留下機竅以燕伐燕語妙天下

### 燕人畔王章

陳賈但知周公使管叔是過遂欲以解宣王忽說出周公之過是宜便暗噉了齊宣一段孟子却不饒他轉一步就進陳賈躲不得越泛越着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七

### 孟子致為章

難道說賢不可留只萬鍾二字沒地步低看了大賢如何住足○士大夫出處不爽利只是個欲富貴儼然縉紳分明是市井賤丈夫三字罵的利害

### 孟子去齊章

絕字利害客自慙勤那曉的無王命而自為王留便低看了孟子道理要仔細理會莫只憑好意世間好人多犯此病



孟子去齊章

王猶足用為善一句是頭腦而用齊便可安天下是  
算計十步九回頭原是大人心腸賤丈夫固賤小丈  
夫亦小此道原要活看

孟子去齊章

聖賢憂世原非怨尤謂當此時而豫色非情也謂當  
此時而實實不豫尤非理也故略以彼此不同時點  
過即驗古酌今發無不豫之意氣甚振揚若只管愁

上孟說約

公孫丑篇 八

去便不是聖賢○五百年二句是案據此論事過五  
百年是王者當興舍我其誰是名世見在據已之生  
與世之時合攏來意氣有餘那得不豫

孟子去齊章

去齊爽利是辭十萬為根脚而辭十萬之故却是初  
見即有去志此志未嘗要執定不變所云不欲變者  
不見可變之時也大要聖賢救世的心腸但得可望  
便不忍遽絕擇主的眼力不見可變終不肯肯就也上孟卷之三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葆春道生甫

張問明公遠甫訂

上孟卷之三

滕文公為章

道性善二句非兩層言堯舜只是個盡其性也人性  
皆善人不能自認便把堯舜看做天上人如自認一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一

認則個個人心有個聖人在離了性那裏再會有道  
只是習俗埋沒既久忽聽此言那能自信這個疑是  
天下古今人同病不獨世子也道一而已矣寸鐵殺  
人的本領○信得此言則成甌顏淵公明儀三段話  
都是做人的榜樣再不怕聖賢只要下狠手做末二  
句十分激發他○陸象山此心此理一段便是此頭  
腦故陽明以為簡易直捷直接孟氏之傳討落着這  
消息下工夫日用學問都從無言之地關痛癢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這頭腦不曾摸着而却言學問縱沉酣聖經貫穿賢傳只是個玩物喪志

### 滕定公薨章

大凡習俗沉溺既深自己天光不得透露固做不起人來即天光偶露而習俗遮攔以為怪異又主張不起來然只要認得真把得定不止認吾性之善又要認人性之皆善其習為不善是沒有真榜樣觸他榜樣若真一觸便動上下感應原是不爽所可慮者只

###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二

怕當衆論紛紜之時自己軟了便大家做成糊塗帳舉世界無一處得現人生本相此章極力模寫把生人之初透出固所自盡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緊關在此而言於宋心不忘是根苗○惱人處是父兄百官皆不欲一段而通場透切政藉此可謂曰知妙在言表○觀此便見要做人明知俗眼不喜切莫和他商量越商量越悞事只硬做將來他們自然歸依

### 滕文公問章

論為國便從民事着手此國之本也而民之為道一段痛切淋漓得力在此蓋治民不知民之為道便做出罔民的事民無恒產自無恒心而所以無恒產只是君橫取以不儉奪人耳恭儉也不是截然兩段看古文要得其意○兩仁字相應賢即是仁三代取民都是為仁不富就中又推敲出助來世祿一墊與以禮下墊取民同法○教養並重都是為民而通章之

###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三

意養民較重蓋有恒產者有恒心禮義生於富足從善也輕易為教耳事理文義俱自了然○井地大略不止說制度俱譯出義意來節節有味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治小人須分田養君子須制祿野原可助國中只得貢世祿外原宜有圭田一夫外原宜有餘夫鄉田同井原自親睦先公後私原別野人椿椿咀嚼其意自見說個潤澤更見孟子不腐人情土俗真聖賢須從此經綸帝王之世其所稱良法如執定點畫



而行之必亂天下張子之講求幸未施行

有為神農章

並耕而食是許子談柄要破他這一句百般調弄而大斷案在有大人之事一段歷舉聖人治天下勾當而追他用心之處抹倒耕字耕且為與與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但不用於耕耳越噴越醒○許子扳君並耕是以不耕而食為無事忒自在了豈知人有不同事自不同天下最難的事是不耕的去做有大人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四

之事一段是提綱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節是摩勘憂字與勞心相照從既得後設兩未得下兩為憂是空中一拳難字滋味從此取文人筆力到不得○堯舜之憂人看不見舜與禹皋從千載後看事業冠絕便知他是可任的人當未見事業之先亦與尋常人一樣面貌如何就知是後來能治天下的禹皋而拔於衆人之中則物色塵埃端詳審量真是良工心獨苦以惠忠較論下易難二語開天闢地大議論○許

子之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厲民意思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價之說亦是古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真有用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為偽剖得粉碎

墨者夷之章

大凡教人先就明處引更要就本人身上尋出案宗乃易入而引到上場却要狠下手從直命處放倒他纔可回頭以所賤事親明知此是他心不能已處就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五

此引入而彼有此心不能自認是好反用支吾故以二本罵倒無差等之說而復就掩親者之是以醒之夫泚也二句就他心上動之憮然可想○夷子厚葬是墨而儒却自認不出本心來還在墨家住孟子就此良心動處許他是而即以見一向從墨之非教他跳出來非直厚葬一樁而已命之兩字得於言外若只指厚葬是夷子已能的事何消說

陳代曰不章



發揮義理全要頓挫着重處不必多說文字賓主原不以說多說少論如此章枉尺直尋宜若可為發起難端以取非其招不往形不待招而往又以御羞與射比形枉道而從彼則枉尺直尋只以士節論斷不可為矣而末二句打開後門再莫講了位置極妙

### 景春曰公章

喜怒關天下似好漢子然使動諸侯處無非以順為法順字有無限曲折蓋不有以深中諸侯之心諸侯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六

那肯信他巧以狐媚借人虎威甚麼丈夫妾婦二字不虧情然亦眼毒○此之謂大丈夫是做自己的漢子頂天立地全不借人

### 周霄問曰章

孟子英氣泰山巖巖以順為正是妾婦仕不由道是鑽穴隙這兩般人都是自謂有本領有道理生被罵倒似太刻薄然不如此則自己沒了眼界撐持不住

### 彭更問曰章

快論與食人食於人章同機通功易事原是天地間大道理而食功食志推勘更微○人看士是無事的只標出士的事來食自非泰然這段事非具道眼人看不出

### 萬章問曰章

齊楚惡宋不足論無端冒認行王政不得不辯歷舉古人行王政的樣子則今所少者政是王政以四海對齊楚以欲以為君對畏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七

### 孟子謂戴章

設喻最醒薛居州原好只一薛居州奈何說個獨如宋王何連居州站不住了

### 不見諸侯章

今無不見諸侯者反疑不見為怪來問根據比兩個故事明古不見之義不迫不可見也不先不可見也因摸寫見的面孔而以兩賢之所言明君子之所養無限烟波則要見諸侯除非面皮做主○只為難抹



臉因此難折腰千古留下這一點士氣莫被巧宦的  
蝕盡○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咀嚼這君子便說  
自己意若再指兩賢其味反淺○就摸寫可耻之狀  
則不見諸侯原是心裏去不得所養亦是就自心養  
之非只據古人高尚舊制也

戴盈之曰章

比喻絕倒把待字一段套數折盡從來悞事都是這  
個字好題目當前不便於硬推只說客日識者便知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八

是没指望的話

公都子曰章

稱好辯指關楊墨說孟子不辭辯字只駁好字以為  
好辯者不知楊墨之亂天下也世到大亂須要人撥  
而害人之事有有形有無形洪水夷狄猛獸人知其  
害即亂臣賊子之害人亦知之為其明叛道外也惟  
楊墨則講仁講義以道術害人心無亂之形而亂更  
大世人不知究竟只以為不過一家之言無甚大是

非若與他爭似乎好辯若知他這樣利害須掉三寸  
之舌替聖人把住關口○兩懼字相承政與好字對  
照以筆舌撥亂孟原從孔出

匡章曰陳章

廉是醫貪的良藥持此道者最患不近人情行不將  
去反為貪夫借口孟子最愛此字怕被不通人跌倒  
故為此辯非好惱陳仲子○仲子差處是原有居食  
而故意躲開且凡之居母之食尚避且離是以不居

上孟說約

滕文公篇

九

不食為廉矣却又不能不居不食口已出題目已做  
不來了故前曰惡能廉後曰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兩  
能字相應比蚓更妙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也  
○如仲子原無這樣兄之居母之食則於陵自是高  
節糟餘亦足千古

上孟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董 銑冲然甫

劉明俊輔宸甫訂

下孟卷之四

離婁之明章

孟子對時君開口便講先王之道人必謂強君以難能是迂濶不切於事情處不知治天下離不得先王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一

之道先王原費盡心思制此不可更易之道因之何等省力不因便要播惡上無道揆下便照樣俗所謂上梁不正底梁歪也此是喪國之象誰為臣子尚得泄泄視之謂之賊三字極厲然不枉時君自認不得賊特為點破纔表出開口講先王之道的似乎強君政是恭敬通篇只一個主意無多支節

規矩方圓章

即上章意不許人讓聖人一步一讓便全非無可中

立的去處臣不法舜便是不敬君君不法堯便是賊民只為堯舜是人倫之至至是一毫那不得規矩之於方圓畧離怎使得○臣不敬君君便賊民民受賊不過何事不有當身遭橫事身後還留罵名說到此處那可不鑒

三代之得章

即古以論今與上章意同見不仁二字忒不吉利有甚麼就不保甚麼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二

愛人不親章

莫說人難服事若一味自反天下皆歸大學之道治天下國家不向天下國家上求只是修身此不易之理也而有字皆字是甚分數莫草看過三反在三不之後若易而三不在愛治禮之後有禮在前反招奚落便把好心灰了於此不灰只是反求最難然纔得身正○天下歸者實受我無限大恩非比寡德行只空讚嘆也○好人難做四字是大概嘆世非正理



人有恒言章

即上章意只在補出身字見趣序意不重

為政不難章

推論情理又在尋常論政之外見得聖賢不迂腐不得罪三字有作用在要借他撥動天下全以機括論

天下有道章

文法頓挫要尋主意何在此章從耻字發動就他耻心教他不怕强大的道理拈仁不可為衆一句作主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三

與小大强弱字相應如不善看前邊恰似要他受命者書要總通章看意之所在一句一章者意固一點百句一章者意更一點

不仁者可章

自字為主謂人自好敗亡似不情然他走的是敗亡之路非自取而何自家尋死拉不住他單為左說不醒右說不依的發嘆

桀紂之失章

眼見人家毆將民來無人為湯武却只要白得天下到底只落個大家一齊溺耳七國都亡祇湊得漢高祖孟子真眼力○七年病三年艾喻妙極艾要覺病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病時蓄艾

自暴者不章

專責自棄自暴為陪耳自謂不能謙虛躲閃人皆憐而恕之孟子定了這個罪名辣的緊○將要說他不居由之罪把仁義各起個最切要的名目然後不由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四

者真是可哀吾輩味哀哉二字無限淒涼還要自以謙虛躲閃為得計乎

道在邇而章

天下雖大總是有親有長之人人人孝弟真是太平則道之所在了然矣求道者須向所在處求孝弟外更有何事道非對語○謂道在孝弟人信不及以為道大包舉天下也只把人人孝弟想天下何如而天下無孝弟外之道矣最善醒人



居下位而章

人於行不去處覺動人之難不知還是自己之善尚未真真無不動之理○不誠是假善善原無假假便非善思誠就是明善○末語煞的沒出路從今後不動處再莫尤人

伯夷辟紂章

天下第一流收了去便是收天下的機括此孟子搜冷的眼目然第一流非王政收不得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五

求也為季章

單治善戰者之罪前邊用引後邊用墊○善戰原是  
大功却摸寫殺人慘處教人滴淚遂教人切齒憑君  
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存乎人者章

此着更冷孟子忒煞有心○能言以後咳嗽也有假  
誰想眸子還是父母生時原物○觀緊跟聽有意義  
在言無不有故無不成理就隨觀眸子瞭眊便分虛

實自見

恭者不侮章

就聲音笑貌為恭儉的說妙在指恭儉實跡列出而  
為恭儉者不待言矣文章之妙○註偽為於外商隔  
侮奪豈在內乎

男女授受章

天下溺援之以道二句妙解與上章兩者文法同註  
解好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六

君子之不章

此心處事以事妥為理故凡有舊典都推詳意義如  
易子而教之事然亦大概論不可執定死煞圈外註  
便多事

事孰為大章

單為借口事親甘於失身者說不失其身四句斷定  
又引曾家父子立養志養口體之說富貴只養的口  
體修身纔養的志此躍如之旨即就飲食一事論亦



不專以養口體為是○或謂親如志在富貴奈何夫  
志者論人初念執今之為人父者而問之曰爾子為  
聖賢孰與為富貴看他如何應

人不足與章

為甚兩不足只因三莫不

有不虞之章

不虞者念未及是而忽以是加之求全者意欲自免  
而即就是誣之毀譽之不足憑至此極矣二有字堪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七

味蓋據常理論得譽者多是人自巧釣得毀者多是  
人不自愛曰不虞曰求全似無得毀譽之理而今竟  
有之

人之易其章

此必有為而言凡言不可輕易要前思後想庶無後  
尤見事風生的豪雋每易言天下事病總在未遭蹶  
耳特提此語勒之

人之患在章

總是好勝的毛病特為點破

樂正子從章

從子教三字是書法只得發落一番前邊都是襯徒  
舖啜徒字利害見子教身邊沒有別的然樂正子亦  
不至為此特善人平易不曾想子教不可從耳

不孝有三章

先立案乃斷事之法○不告而娶最難越是孝的人  
生死不肯做須大舜的眼與膽纔做得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八

仁之實事章

仁義禮智樂原包舉萬物經理萬端不止是一家父  
兄跟前完事然實却在此實者根也單從孝弟為根  
本萬般道理都從此生父兄前有慤德萬境皆枯

天下大悅章

孝不止於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父母轉到是處  
此處曲盡心思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到得把這  
樣頑嚚的父母徑化了所以曉然感動天下不止自



已一家受用而已大字全在天下上取○不得乎親四句是認題的眼不認到此那肯盡事親之道

舜生於諸章

睜開一雙眼討出千聖真消息南海北海千載上下此心同此理同也透得這消息當下大了許多○借舜文見地與世都隔不住非以舜文為主也

子產聽鄭章

聽鄭國之政是書法不是聽政則此事自屬美談孟

下孟說約

離婁篇

九

子駁他不知為政最確為政不須如此且萬無能濟之理張羅不過來○辟人可也帶此遠致見聖賢眼界莫道說貴賤不分是盛德事

君之視臣章

言自明悉特冠譬之言註費周旋然戰國君臣另有不同此國不合便往他國非天下一君率土皆臨之義事既不同義自殊焉

無罪而殺章

註自明當避禍者須預避一層莫說尚未到我

君仁莫不章

本原之地清作用自無不善故治國先正其心

非禮之禮章

大人對硜硜小人說禮義原無方體知有禮義便非禮義天下太山喬岳的豪傑多半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孟子特揭此端大有功於禮義○可立不可權政是此等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

中也養不章

子弟的品類父兄成父兄的品也因子弟定先說明養的是賢則養的自見養有工夫要耐煩養子弟的只是耐不得

人有不為章

世見遇事便為的以為有為不知有為當從有不為中尋有不為有字要味非一概不為也註解知所擇似未盡此必世所共為且不得不為的事而不肯為



也寧直憑眼力看得破尤須憑骨力把得定天下大事舍斯人誰可為

言人之不章

言人不善取快已口大傷人心當驚醒

仲尼不為章

此對賢知之病說已甚都從加意來仲尼渾是天性性原高明而中庸怎有已甚之為

大人者言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一

與非禮之禮節同義對強硬小人說兩必字不好圈外註俱有味

大人者不章

此眼對赤子起出妙義赤子是孩提心就無偽說蓋情識未開不知有機械也非指天命之性赤子無偽時其性雖蒙而不傷到成立後情偽出而性體傷矣大人本領盡民物參天地只是個盡其性而性禁不得一毫詐偽赤子非知存誠只憑他不知有偽故其

性在大人至誠只是不失赤子之心此語要善看○不忍人之心說得擴充赤子之心只取無偽意故云不失乃見世人長大多偽沒一個似其為赤子時的心遂揭此醒之○赤子離初生未遠其無偽是混沌境界蓋人初生即天地之始

養生者不章

舍是無用其力透極

君子深造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二

進而不已進為之方有所持循都切當蓋本體在人畧用工夫無不呈露然天倪頓見少縱即亡不為我有故住不穩靠不着須是自得乃為我有應用不窮而非深造以道不能自得○得曰自得自字有境界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意如看晉帖儘覺去來輕重畫畫有理拿起筆來偏腕中有鬼由不得我為非自得也若使筆隨心須日日臨池

博學而詳章



博學是學者本等句當然討不出本原來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得約○觀此可見不到約處成不得博博約分對不得

### 以善服人章

欲以取勝於人欲其同歸於善鮮得當要服人的服不得人倒是養人的服人此教人服人之法

### 言無實不章

論不祥而祇以言言上能有多大利害只言而蔽賢

###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三

則天下大禍造於舌端單表此義觸人使覺廿一史明註在焉

### 仲尼亟稱章

取字有趣聖賢眼別耳別隨處領妙聽滄浪取原泉種種會心○妙在以無本對照令虛名者汗顏

### 人之所以異章

以人禽分處持論懇切極矣這樣去處而可不存乎去之祇落人形○幾希以一字言之曰仁以兩字言

之曰仁義着落在廢物人倫上○廢物人倫不會有理以幾希遇之而理始出此理不是一定格式舜神明變化無不曲盡纔許得明察就是他存幾希處

### 禹惡旨酒章

憂勤惕厲天理所以嘗存人心所以不死鮮得當惟各舉其一事尚可商量幾希是性存性以戒慎恐懼列聖皆舉其戒慎之意非指事件也孟子為列聖傳神是白描手

###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四

### 王者之迹章

天下無王而幾希不見矣孔子以春秋存王迹而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義即幾希之理故即史成經以存人道

### 君子之澤章

孔子之後便見孟子統接舜禹以來自己許的這樣老成萬世果然宗之不以為異言大非誇只是從真血脉上認的明白



可以取可章

兩可以非先後乃決言之見取與死須是一定不可那移纔無傷但屬兩可便不宜做

逢蒙學射章

素不識面之人便知他不殺我親手教射之人不知他要殺我只說子濯孺子事一遍不用把羿比論而羿之魂已自稱有罪矣

西子蒙不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五

不說正意就當說正意妙○又妙在並舉一總取義雖有二字是機鋒

天下之言章

此章專為智而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怎會擾政是穿鑿的智者天下多事都因智者聖人甚惡之然智是人性非此何以成物惡智似惡性的性字是智者持論之柄言性以抗惡智者孟子却說不是惡智政是惡他不率性鑿便害性○行所無事四

字非大聖賢拈不出來莫輕看過禹行水是天下第一等難做的事不知費了多少算計多少作為而因水之性却只是行所無事古來大英雄解紛撥亂都有個因而行行的機括在挑逗幫扶總成個因故曰上治貴因庖丁解牛全不費刀同此意○故字照註解不重故而重利然後面苟求其故却無利字則前邊以利為本只當做解故者亦儘通

公行子有章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六

其意倨其詞平待小人當如此合出弔章看莫道真人無假話

君子所以章

純為不患橫逆說蓋橫逆原是難堪的那得不患只為自己有個終身之憂在故除此患○人笑胥夫無丈夫氣那知他意要登壇

禹稷當平章

禹稷誰不服他熱心便把陋巷見得腸冷却知有個



當平世三字那得不忙顏子當亂世雖有禹稷之心怎上得前此章專為陋巷辨是以如是其急註禹稷所以忙也即註顏子所以閑也故於顏子不再解末二節文氣自明○平世以堯舜在上用人圖治論

公都子曰章

這個鄉評人不敢翻孟子却從心地上原他豈不欲有挑得清醒其設心以為寫得苦楚令人墮淚○就不孝條件上細然沒有章子○楊註好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七

曾子居武章

話雖平較意實重子思邊子思曾子品格一般只為臣比不得為師

儲子曰王章

至今人情但遇有道名頭便要忖他另行事不獨戰國也矚字可想果字更見有話在前邊孟子說何以異却又說堯舜不異此就人字上批出這段至理原不叫做異若謂堯舜果無異於人能有幾個堯舜堯

舜非異人人自異堯舜耳○孟子言畢儲子聞堯舜二字已心異孟子矣

齊人有一章

富貴利達便是人以為第一等事所以求之者奇術妙道越巧的越低本人固自以為得計時賢歎羨他所得誰不求教只是由君子觀之便醜的緊若說他那妻妾已蒲伏於位高金多者之前矣那有羞理○這場笑罵不止為他失已更為以失已之身驕人

下孟說約

離婁篇

十八

下孟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之桂葉舟甫

陳 鉉國鎮甫訂

下孟卷之五

舜往于田章

怨慕不是兩椿號泣明是怨孟子說是怨慕慕在怨上其慕乃切後面憂字窮人無所歸字都是於怨字

下孟說約

萬章篇

說慕勞而不怨一駁專拈怨字以孝子之心一段卑表慕意○文章之妙在以客觀主說他怨慕如當時是不得地的人只得以此事着急既有天大的富貴則父母之順不順儘可置之而着急如此纔見真慕○覆說一遍更是精神又宕起人少一段以三個慕字襯終身慕父母妙極

詩云娶妻章

舜之不告前已表明堯之不告又須譯出楊註極好

○此事這樣處豈前曾有成法可查各有定理之說所以要善看○論世的學問於此見

父母使舜章

此等事有無不必論孟子只就事論理

象日以殺章

處象之道殺不得只得封他着他有為於其國又不只可得使吏却又因而遂其嘗見之意這樣妙法真是察於人倫以前定無這格式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二

咸丘蒙問章

臣堯之謬以堯典為據駁之是二天子最醒臣父之謬以孝子的理駁之見子是天子父便是天子之父政好借為天子以尊親豈有倒卑其親之理末又轉關一段舌上生蓮

萬章曰堯章

原是堯與却說是天與節節逼出○前猶天民伴說後遂單就民說民就是天也故末以泰誓證之



萬章問曰章

禹傳子既與唐虞異不能不來德哀之疑孟子却都歸在天上細述故事禹也曾薦益如舜之薦已益也曾避啟如禹之避商均而民不之益都之啟與禹德何干又細覈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則與賢與子天意自明既天為主禹何尤焉然德哀之疑只為益亦是聖人不有天下遂把禹放在堯舜下一層豈知古來聖人不有天下者尚多豈只益一個孔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三

子說義一就是天為主之意孟子詳解出來

人有言伊章

人言只是口傳孟子却有實據把伊尹話說就覈他心事已畢而總斷之天下比人更多辱比枉更低怎做得又宕聖人一段見正天下的人少不得近君豈曰事王侯遂非高尚聖人的乾淨不是必定山林復就要字轉語與父不得而子同機○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也是論世的眼

或謂孔子章

那又是口傳我要有根據就原有的事相度一番有機緣處推開當急難處擇主則癰瘡之主自明却要弄趣主癰還得為社主瘡還得為瘡孔子要為孔子怎主得他

或曰百里章

大凡辨誣須有可據之事而事非必就對着只據其事探入析證出義理來韓文多此法先說過不知干

下孟說約

萬章篇

四

主為汚是不智却指他智的實事出來又先說能霸秦是賢却說自鬻非賢人所為迴環跌宕意極分明○此一卷論舜禹兼論堯益伊尹周公孔子百里奚都按事考時究情搜理這纔是論其世纔知其人

伯夷目不章

乃所願則學孔子如不參透孔子所以為孔子為甚願學學他甚麼歷數聖人本領只孔子會得全然所以會得全者是起初見得大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



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是智孟子參到此處也是受葉子思之門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出不了自己說君子而時中一句這時字有自來

北宮錡問章

一一臚列何所取義只在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一句總領精神看六王七雄像不像○國有大小君都是十卿祿卿祿遞減惟大夫以下減不得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五

敢問友孟章

這段公案把處士體段直配帝王打破卑知貴貴的世局起頭訓友也者一句說破不可挾貴的提綱末繳其義一也有趣誰知朝儀之外另有一段儀註嚴子陵愛看此章

敢問交際章

留此一路與世相接政是事道的苦心以道為道行不將去觀仕字其義可想○義字得此纔明白○先

簿正妙手為之兆苦心都摩勘出來徐氏註簿正極是

仕非為貧章

就為貧而仕的尋個道理乃見道理原是活的丁寧辭尊居卑煞有妙味三台八座上多少為貧人耻字難當

士之不託章

不受祿却受餽細講養賢之道亦與交際章相發明

下孟說約

萬章篇

六

敢問不見章

發不可名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妙在就欲見之故討一討只一名便與欲見之故對不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欲其入而閉之門極醒

一鄉之善章

意重尚友友字的生活這樣大舉頭天外○不知其人可乎煞甚警醒讀聖賢的書何曾有要知其人的意思無怪乎口耳之學做不將人去○不論其世總



記得他事而所以做事之故如何曉得此句不須註解只看孟子便是一定有口訣從信而好古傳來不明此義爛熟了廿一史只好說書有甚相干○其事如新其人如生須尚論纔覺

齊宣王問章

世自有世局道則自有定衡不論人能行不能行也這章大議論原是正經只為世無行之者遂以為異此章精神全在此異姓之卿不重○此卷都是斟酌

下孟說約

萬章篇

七

事理的案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所稱精義入神也極廣大而又精微極高明而却中庸吾輩於孟子論人論事的去處莫當做原有此書要把似今日初聞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着落有裨益

下孟卷之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繼祖念修甫

張繼文儀純甫訂

下孟卷之六

告子曰性章

人性原仁義使不得為字就為字究他一步到禍字上大造廢有仁義即是此意○禍仁義句大着力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一

性猶湍水章

前說杞柳比不得性此說水可比性却以上下比換話頭極妙而所重在豈水之性一段蓋人之為不善者原多若不辨出是喫物欲陷溺來便也強不過告子

生之謂性章

就他口柄領一步放倒他說法往往如此即告子亦自難說人之性猶牛馬之性○註意自透然只為是



告子講故關生非性若性也有命句孟子亦未嘗全離了氣

食色性也章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是斬葛藤的利斧前後數章不外此義

何以為義章

然則飲食亦在外最醒在無長之者義意與耆炙亦有外與同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二

公都子曰章

各家言性都有憑據孟子言性豈是無憑的證性以情才即性也才字即未嘗有才天之降才的才字人之有性即人之才也天何嘗生無才的八有物有則則字即才字意○苦講為不善之故最妙為性辯寬全在此

富歲子弟章

子弟殊矣然既是一樣人便是一樣心追出他是陷

溺良心人生本良纔見故凡同類一節是提綱人同此心聖人只是個先得○然字以悅我心照看乃雍之言然之然

牛山之木章

此乃就人既無良心以後追他原有良心的情狀前章陷溺其心者然也非才之罪也其性亦猶是也就指這緣由說○特指出許多層數不是這樣不了的摧殘良心怎不存人見字有景此時人所見也安得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三

不以為無仁義之心而未梏反覆之先人無由見○狠處全在夜氣見雖經斧斤根芽猶趁夜而生極力枯亡纔存不住此心這樣難亡而可以為原未有乎○縱然原有難道說不操亦存雖舍不亡物皆然心為甚○夜氣二字人於陷溺之後天根復見的時候特人自不覺便不得濟孟子從此拈出大關繫

無惑乎王章

人只說王是天生不智豈知是心不專聽賢者文法



與上章同○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忽想射鴻鵠極模寫得出如今人聽大率是雖聽圈外註好

### 魚我所欲章

人都把受非義之萬鍾為本心故用此剔法官室妻妾得我三段最妙萬鍾不過做得這事而鄉於身死却不曾受便見受非本心着眼全在死生之際不受嘽蹴上○本字要看受萬鍾也是心但非本心耳入心道心豈有二心然只得把屬人的一段念頭也說

###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四

是心起頭說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孟子着眼與人不同乍見夜氣嘽蹴不受都是徵心的去處○不辨禮義而受之受的意思原為三般是經盤算的光景時候從容故禮義勝不過蓋禮義如等人辨便自然丟了嘽蹴不受是忽然猝然之際時不暇辨故禮義露出

### 仁人心也章

此章以末二句為主柄蓋為不在心上做工夫的學

者說看無他與而已矣字乃斷定的話見天下沒有一個真正學問也○曰心曰路只見極要緊又丟下路單提心心更見要緊也這樣要緊放而不知求怎麼使得故人有學問原是要求放心心放不求還講甚麼學問孟子生平只講求放心教學者於此下手這纔是學問本等○程註好○陸象山開口講這二句有理

### 今有無名章

###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五

上章以雞犬放則知求比心此又以指事理不比不明古人文法大率如此

### 拱把之桐章

說個養便有所以養養生於愛愛身無不如愛桐梓之理弗思而又曰甚者蓋言此理易明思則得之特忒不思

### 人之於身章

豈有他哉於已取之便是上章弗思思字意固與上



章相承乃接次發明也愛身那得不養以害之者養之舉世通病所以該就身上仔細討求不然口腹耳目豈不是身何故偏不奉承○體有二句政是於已取之蓋一向只說是體不知其中有分別也不知有大小故至於以小害大大體摸不着看不見但只說體便只曉得小的儘力去養便害了大以字要看人那覺自己害自己○養小以失大與立大則小不能奪是此事竅竅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六

鈞是人也章

把耳目解成個物這官忒小把心之官尊起來此思字政是桐梓章思字天與我三字有趣這官大的緊先立大起來小自從今這就是個大人○說個立大全要先字得手如不先立小的便來奪到他奪時怎支得住有心要做大人的快趕早下手扶起主人翁來○孟子慣做大人故為人畫策除了先立大沒別法

有天爵者章

爵有天貴有良都從人所喜處引之爵而必亡貴而能賤十分警醒人天爵亡不得良貴賤不得

欲貴者人章

要貴的尋原有之貴不向人求人不能奪一世尊重○思字要玩○兩所以政見有貴於已向使自已無滋味憑甚麼不願人的好東西欲富之心強淡不下來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七

仁之勝不章

從仁人心也揭起來除了求放心別無學問之道以小體害大體便是心放不求不知學問之道然這不求放心的學者豈是全無一念為仁只是為的不盡力倒說仁難為助起不仁之勢來把自己一念之仁都丟了看起來仁字不喫不為的虧倒喫這樣為的虧

五穀者種章



不熟便是杯水原不中用

### 舜之教人章

規矩是熟仁之具所謂深造之以道也

### 任人有問章

食色都是養小體的即口膚耳目也禮乃名教即上章規矩即復禮之禮非仁外另有禮也世間慾根太重的人不難於昧已良心而難於違名教欲巧為立論以作壞名教把名教弄出個行不通的情狀來而

###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八

後一筆抹倒任吾意所欲為然道理不可移易只是取巧來混若不批倒他名教便喫虧○取食之重一節精神在此孟子不是筆舌巧只是道理明

### 曹交問曰章

為之而已矣與是堯而已矣是直截話是真實理堯舜之道既不外孝弟則大路不難知歸求有餘師是正經議論註似刻

### 公孫丑問章

天子教小子學詩曰可以怨便見怨是倫常中要緊的理此章恰好作註○到大關係處不着急便大非人心怨之時義大矣哉難為無心人言也○又把不怨的勘一番理更明○引舜之慕可見怨慕是即怨為慕

### 宋牼將之章

兩個先生以說兩個是三軍之士最有機趣政與號字應號字莫輕看過轉移人心全在號

### 下孟說約

告子篇

九

### 孟子居鄒章

只叙事之中而意一一具在○兩為其呼應奈何以為釋書其味反淺孟子文法妙每在含蓄○得之不得之也是以意會出

### 先名實者章

要見聖賢不可以蹊徑求都借客見意不犯主一句文法之妙○不以蹊徑論却要認的真底本孟子得力全在此仁而已矣何必同是時中註脚○說孔子



就知者說出不知纔見君子不易識

五霸者三章

此章單為今之大夫治罪蓋五霸於三王今之諸侯於五霸都是不見面的人誰來見罪今之大夫於今之諸侯則當面為賊而反認為子故如此說試看今諸侯那個不以其人為有功之臣孟子所指逢君之惡都是諸侯以為有功處○今諸侯犯五禁都是今大夫逢的向非今大夫諸侯即惡未必至此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

魯欲使慎章

也是個今之大夫○甚惱殺人即善戰服上刑之意道與仁不可分道以事論仁是心不仁便非道務引要看君子事君便對今之事君

今之事君章

知他靠兩般伎倆是要取天下故以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掃之兩桀字有意桀是有天下而以不當道不志仁失之者○兩章相承見當時專與諸人相左

非獨為諸人專討便益而我却只講道理也政為他無便益

白圭曰吾章

朝廷分田便為制祿無君子莫治小人也待君子比待小民原十分優只為他做的是治民的事不止費用更要體統那一處不費錢糧○纔見聖賢不腐通達治體真實學問也不然鮮不以白公為盛德註載白圭事其為人可見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一

白圭曰丹章

丹自稱愈從快上見逆行用隄法以隣國為壑十分痛快掃煞○四海無人居放水允當隣國都是人居怎做壑○禹抑的就是洪水洚水警子使禹治之今用隄使水逆行就叫做洚水就是洪水了仁人所惡而以為愈禹那知禹治水就是惡洪水

君子不亮章

亮信也好與諒同却費講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貞



而不諒俱非妥義何為與同只作信看便是明亮意  
大凡心裏信不過便受不過撼搖此定理也

魯欲使樂章

人每憑自己已有長處便要做事孟子却說正子自己  
無所長只好人有長處這個機殼乃帝王相傳只憑  
一念把萬里精神一線扯動優字要玩○不好善便  
是憑自己已有善已既知之要人何用故人自止然止  
的止了却來的來了譏謔面諛是頌聖的一班恰與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二

子既知之對盆口若論訑訑的本心也不是要招譏  
謔而譏謔自來自家自然喜與之居但難為國耳

陳子曰古章

兩個則去不一般非貶價就人也為問來的主意原  
有淺深何以來者何以去○后一層是公養之仕聞  
之曰一段情詞真切故可受免死而已矣受亦有節  
是

舜發於畎章

見人遇憂患易於墮類以為天周厭我特設此段拍  
他另開眼要知是天的好意政在此加意承當莫自  
孤負歷舉聖賢發跡的所在種種不堪天將必先所  
以字要玩○人恒國恒人情物理大率如此天欲生  
人安得不以憂患鍊之○嘗見兩個人資質差不遠  
一個受過苦一個不曾受其本領便差遠○又見一  
般動忍有越硬了的有越軟了的都叫做比前有益  
而承天意負天意則分塗矣○憂患能增益人總是

下孟說約

告子篇

十三

翕聚而後能發散之理龍場祠記發得痛快

教亦多術章

教只在教裏尋多矣而終有限也不教為教則教誠  
多術這段苦心只為教教不得故以不教教術字可  
想

下孟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曹化中盡我甫

賈三槐正卿甫訂

下孟卷之七

盡其心者章

說個天便以為抓不着說個命便以為強不得却有這個所在尋天這個工夫立命從今後天在我掌握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一

命聽我主持○就為身之主叫做心而原是天付來的叫做性天之所付即天之所以為天便叫做天只是一物不必全舉單舉盡心便了而又解一步到知性者只為要引出天字來此文法原為教人就自己心上認天也○三節不是三層事要撇脫看先把人心認成天便不於人外尋天了故用知字此論人外無天之理也人外既無天故存心養性便是所以事天文意只以就人事天為主非以分存養論更非以

分知事論看書要得大意便不為支節葛藤存心就是修身命說個立見能修身則修短總是好喫虧更是好所稱左手勲名右手節義之意再不消倩君平講命天下人只我命高不靠五行八字故曰立命說到此便見丈夫在世大本領有滋味○玩文氣起頭說天在我手裏只不要壞了心因覺這工夫連命都立了命也在我手裏跟天說命者為命也是受於天的性以理言命以數言俱出於天故相因說到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

莫非命也章

上章以理管了數此又把數歸在理上意亦相因只為枉道而死的口稱是命又不好說他不是命却又許他委之於命故以正命二字作斷莫非與末句非字呼應這樁事大關係古今無限的影樣在裏頭

求則得之章

精神在有益無益上大凡要求須向有益而何者有益惟在我者早求早得晚求晚得不求不得非比在



人的東西無准成○在我在外煞甚明醒○趙註好此章機括原與富而可求節同若不論有益無益只板講某當求某不當求便腐

### 萬物皆備章

上說求在我者有益儻我是個窮家當可以見益而我之為我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其樂無比何以求之只在強恕○世人有大家當者便樂而其家當孰與萬物一體之仁乎居天下之廣居自在的緊憑遭甚

###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三

麼境遇一味超然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此孔顏樂處不義富貴真如浮雲只是尋樂費工夫強恕強字有味我之本體萬物皆備而既已有我已念易生非不滿面春風却帶自欺在內便不得自慊甚矣形骸之易隔也恕是仁方不强亦難○不求仁却求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真是命窮行之而不章

慨他由而不知是恠他不求意莫說成通病便了看

不著不察分明是不着心指素名學道者說

### 人不可以章

誰是以無耻為耻者除了此耻便無免耻之方見無耻不是小關係

### 耻之於人章

人字呼應單表巧人蓋無耻多是此輩故特掃之○先說於人大不耻怎若人

### 古之賢王章

###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四

忘勢兩字最重勢是人間極着心的而樂道者能忘之既是忘他他怎强使得特教人這雙眼泰山巖巖千古作士的榜樣○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 孟子謂宋章

知不知都自在纔好遊然不是可强粧的只把自己原有的寶貝守住便橫豎都好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縐眉○窮易於失義達易於離道着已體



認纔見兩個不字是鐵膽冰心○得已不失望玩之有味民失了望忒不是事已失了已更不是人

待文王而章

為文王是以作人擅名者故指稱之而轉關掃待作之人凡民豪傑相形是激人使動有氣性者當下立起

附之以韓章

忘人之勢是看不見人的富貴自視歔然是不見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五

自己的富貴大凡考人以此事考之成色自見○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

以佚道使章

治天下者使民殺民是必不可廢的不會使不會殺的惹人起怨便以為要使就怨要殺就怨豈知使與殺原自有道以佚道使勞所以佚也以生道殺殺所以生也民有怨逸怨生者乎

霸者之民章

驩虞是感恩之意小補樣範總是待他着急纔與救解故感激如此口口聲聲都是知恩然恩而曰知其恩便小況要他知恩每有養亂為功伎倆乎王者預先普歷算計悶混作用不教他到着急處受恩之民都似做自家的漢子過自家的日子忘帝力於何有這纔與天地同流無事小補○過化存神非兩椿乃篤恭而天下平也為政以德節即此根源不難於化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六

而難於神一无生意從無聲無臭中凝固而山河大地無不回春帝王天地一樣勾當○孟子小看霸功為他所補原小大小之分只是伯者全要人知恩王者全不要人知恩

仁言不如章

就善比善是孟子每事尋根的學問商鞅也能令行禁止國富兵強而秦民莫愛亡根在此○善政四句莫平對重兩得上與話柄相應畏愛政兩得緣由



人之所不章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是說人性原未有仁義仁義是人為出來的故特指挽不上為的模樣與人看不待學慮自然知能的本體那人為只為這個知能不曾達之天下故不見人性有仁義此自是人不能達豈可謂人原無有試看孩提親親敬長是個甚麼非仁義乎○孟子道性善的證據乍見之外又有孩提之愛敬前章說擴充此章說達達即達之下孟說約

盡心篇

七

於其所忍達字達即充也

舜之居深章

莫待若決江河纔見本領全是無異深山野人上有勾當須全無一毫自賢自能之意纔於天下之善無隔子吾輩有幾個之字便達人自異恐人不知半瓶兒快响請看此章

無為其所章

兩個無字雷劈斧斷如此而已矣直截簡易原再不

須別法而政是如此最難試想所不為所不欲的有幾個無為無欲是受甚麼病那敢易言如此○義字不必

人之有德章

眼見孤孽臣子每每通達特拈此則○人即天分聰明不逢疾疾不得長進此老於世故之言與舜發畝章同意

有事君人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八

可行而後行不然則革野終耕渭濱終釣已正而物正便無不可行之時矣憑着已正物自無不正所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孔子固如此○也要善看孔子到底不曾大行豈已尚有不正然行不可執着論雖到底不曾大行而至是邦必聞其政遇着夫子便只得舍已從孔子不敢有強孔子從已的意便是已正而物正之驗

君子有三章



三樂自明第二樂是着底處而道三樂無甚榮華富貴誰覺其可樂於此便要眼目識得此消息則真樂在我富貴浮雲矣王天下不與存莫輕去過通章精神政在此駭俗耳破俗夢要這一比

廣土衆民章

與上章意同首節是富貴不以為樂易知也次節是功名聖賢實亦樂之而猶以為所性不存有可有可無之意眼界至此便占絕了性是怎樣東西把這樣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九

大事業也看的沒緊要只為所性分定不受加損大行窮居總不相干耳不加不損莫平對既莫加何必須大行既莫損何必苦窮居根心生色政指無勢位者之真受用說有此個受用故富貴固是塵土功名亦是浮雲先儒謂堯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便是此章註疏○晬盜不言而喻極力摸寫誰不有面背四體曾受這福一日否豈是色偏難生只是心不易根耳此章特揭性體教大家開眼看此物一

日出頭當時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自見周茂叔以後吟風弄月以歸

伯夷辟紂章

養老是第一個當做的大題特以仁人為已歸提之○五畝之宅二節似重非重蓋先論老之所以養的物料而後言文王以此教民使養其老乃易做之事也這樣要緊題却又容易做不是費自己去一一養之○趙註是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

易其田疇章

富教雖並不可少而富的勾當大費心力從來帝王全力十九在此禮義生於富足一句說盡○既使他多獲於已又使其少納於官原就富了而富後生侈便要浪用以時以禮處處經制不許他自為屑越原不可勝用○興似從昏暮求水火人皆與之上起○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說此話者未能做此事而善做者能之奈何必以物之不齊物



之情駁他

孔子登東章

為學聖人者指路當從根本上做將去以積累為工夫切忌好高獵等以求速化所以然者聖道雖是大之至而大却從有本上來他既以此成我安得不向此學○孔子大成從時習成大凡有本的生活便使不得凌獵成章對盈科看即是時習不許留一步空也織錦者隔過一梭便不成錦文章家論章法從此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一

出深造以道乃能自得即此意

鷄鳴而起章

故意尋絕聖絕狂天地懸隔兩樣人却放在一處使人驚心動魄了不得須仔細查一查○却不是故意嚇他實理原如此○妙在之間二字這其間須得精一纔不悞事不然鮮不以利為善楊註有意

楊子取為章

道外的不必言既是道中人縱然執一亦是道之所

在為甚惡他政為執一者便賊道其賊道在廢百上取○道一而已矣即指執不得的說執一之一是着落蹊徑非道一之一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即是此權字而立非三子之執一三子原是認定一邊理

饑者甘食章

從貧賤求富貴其不擇正不正原似饑渴之於飲食特舉形容令人羞殺○人心亦皆有害微而顯其實指富貴而不必死填乃妙發揮道學理是腳踏實地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二

說法却要影嵌虛空透人心髓每在此○饑渴便在人心上寫意筆把饒涎活現

柳下惠不章

和的貴處政在此若一味好說話成甚聖人○此非空揣也三黜不枉道原是鐵漢○和而不流強哉矯也須得道眼標題

有為者辟章

井原以及泉為井不及故九韌猶為棄夫棄井是不



掘井的掘至九仞儘見肯掘而乃比於棄井猛然一比似乎虧他算來實不虧他蓋既不及泉便前功盡廢與不用功者同以此提有為者煞甚警醒比的機鋒全在九仞上莫囑圖過○侍講語可誦○下碁千盤末後一着好街頭未見

堯舜性之章

性之身之是挑假之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寫假之的精神如畫世間仁義成色只落得如此羅念菴將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三

就冒認之語可參○假字妙比假者借也久假不歸是他可笑而成個五霸亦在此快借快還者又不足言故於帝王之後作個閏統這也該知

伊尹曰予章

觀此可見道無一定成法要活看則可不止心裏安更見民心悅志亦不止論此時一點心更論生平事足以見志兩個民大悅要玩固可放與可字就此說則可政應纂亦不止已心纂民必共以為纂

詩曰不素章

君子雖以做品為主而其不素餐便全要論功若無實用而食人之食縱是善人也是素餐故臚列八個字見有功於國

王子墊問章

見他無事故問何事尚志之事人原看不見尚字有力氣政見事意擺明仁義是這樣大道理而居由之事豈一身一家之事大人之事全備於此大人是治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四

天下的人備大人之事是士所做者治天下之事也此大人與小人哉樊須也小人對看禮義信便是仁義兩章同義

仲子不義章

弗受齊國看出小來亡親戚君臣上下看出大來便信不過仲子時人信仲子只是不醒得人以何為大如醒得亡親戚君臣上下是大則其餘都是小事縱脫屣富貴也折不過聖賢論道理全以倫理為主



桃應問曰章

就所設之事論當然之理空中寫實乃談理微妙境界○棄天下猶棄敝屣看這孩心乃人生最初一點萬理之根宗也以齊國比兄弟以天下比贅妻都是一樣機括○只重末節如之何先用兩層乃逼到其間莫痴講總之都是空設

孟子自范章

唐人公子行盡在望見一嘆中居廣居句只就中帶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五

用立為主柄便不靈活

食而弗愛章

虛拘字甚醒心要人遇恭敬須看是實不實恭敬者一解妙○人明白獸畜之而我只當做敬可憐可羞豕獸二字似太怪然不這樣看辭受就鬆了聖賢自修只得這樣嚴切○貨取章與此同機

形色天性章

分性形為二的好說性雖未盡形則見踐今把形合

在性上則失性者失形矣惟聖踐形不是把聖人的品格拉低了乃是把衆人的影身草扯了○不盡性的再莫講奉承軀殼這軀殼初生來原是肅又謀哲聖的

齊宣王欲章

若此者何如也妙道理到兩相摩對處便明

君子之所章

五個有者見教之所範圍者廣原不以一樣教為教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六

各就資格以成鼓鑄師道立而善人多

道則高美章

不改不變者巧就躍如於繩墨般率中也大匠與羿引人之法盡於此就繩墨般率中尋巧須得學者自為學者不自用心即改變亦不濟事君子引而不發雖不發而引之時機括已全逗露特留些不發待本人自己着手如全發盡了本人無可費心反沒滋味○不發下說個躍如豈是難捉摸的分明全盤托出



特巧弄機括教他自動觀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政與登天對看見待能者自能不為拙人變也

天下有道章

為以道殉人下兩個殉法道者身之道也天下有道無道與身俱不相離豈是殉人之物

滕更之在章

有二妙不填出而意已明據若在所禮必指兩椿說於不可已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七

見端知委的理然非徒以觀人

君子之於章

兩弗是機括據兩弗似乎太分別然理一而分殊無根則枝上去不得越是有分別的必無棄置本立道生不易之理

知者無不章

無不知無不愛是本意各有所急是做法天下大事要做須識體○舉堯舜見仁智的帝王其做法只是

如此○上章是言用恩要有根此是言治天下要有體今只把眼前看先向民物上施恩的到底以無根之水易涸而以偏物偏愛為治者以失所付託事事受欺處處貽害則聖賢之道原廣大無邊却約而易操全不煩瑣

不仁哉梁章

所愛子弟愛字要看此章從此起意○圈外註有趣

春秋無義章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八

何以無義戰只為征字兇敵國使不得○以下一連三章都是先有了尾句纔立頭句

盡信書則章

書多矣卑辯武成這一欵恐借聖人事以開殺機

有人曰我章

為甚善戰是大罪戰原用不着

梓匠輪輿章

能與不能有味不會巧的莫怨師之不與此章即道



則高矣章意○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可與此不能作註

舜之飯糗章

一朝難堪的苦若將終身忽然天大的富貴若固有之兩若俱極模寫而妙在兩若合來看纔見得大處前若固難猶易後若似易更難這樣人有眼大如天吾今而後章

自殺二字儘力提人使猛醒

下孟說約

盡心篇

十九

古之為關章

就今之關追關之本意○古人事事為民而設後人件件借以殃民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不能行於似說不行道的先從妻子上不行起使人不以道的先從妻子上行不將去

周於利者章

壞於邪世者便卸過於世似既遇邪世邪世自能亂

人特為扯破○再玩註意重周字有理年年防歎利不可不周世難保嘗正而無邪則德不可不周周者加工夫做到成色完足便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好名之人章

註自有理據白文直看似說好名之人千乘能讓苟不好名簞豆必爭不必罵倒好名

不信仁賢章

註俱明當○定上下足財用便是治國大提綱原都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十

得仁賢做

不仁而得章

當時諸國皆不仁他既以此得國便欲以此得天下故破之

民為貴社章

君之貴至矣至輕惟民故任意作踐特與他掉個過社稷只帶說不重此

聖人百世章



風宇最奇故師百世慨慕聖人特立這個名色精神飛動難為意氣奄奄者說

仁也者人章

離人則無道仁雖是道卑仁只算做仁純破空談仁義以為道者

君子之厄章

此語似為交際說如有交以道接以禮者未嘗不受只為無交不得不厄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一

稽大不理章

士字是柄要提起看處末俗全要這心硬蓋既為士自諧不得俗莫為悠悠之口拿不定主意特舉兩個大聖人做榜樣

賢者以其章

有今字的便是為此纔請客對照

孟子謂高章

為問不用要醒禁不得少頃不用也故義要集仁要

熟既已茅塞而以為水不勝火可乎

禹之聲尚章

豐註甚明也見孟子悟性曲盡事理

齊饑陳臻章

此義不明鮮不以行好事圖衆人誇個盛德把自己面皮丟在一邊○衆皆悅之與國人相應

口之於味章

說個性就要從欲說個命就要引分兩頭道理都是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二

自便法門特與他拗一拗兩不謂大力量却跟兩有字說若原無也難強特他故意不提特與搜出教他推聲粧啞不得

浩生不害章

善是原秉同然入手要有諸已積累將去便是聖神國外程註好○有諸已三字醒人善雖天稟若不躬行實踐不為已有

逃墨必歸章



辯的意思原欲其歸

有布縷之章

愛民不在盡免害民不在重加通達治體纔可語此  
○莫說分外加添只把該當的一時盡要便了不得  
故用一緩二煞是長算

諸侯之寶章

諸侯之三字有味珠玉原是寶特不是諸侯的寶○  
要寶他便有許多勾當花石綱便斷送了宋徽宗為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三

其必害民也

盆成括仕章

聞君子之大道的也儘少而殺不得軀為其不小有  
才也小有才便不安靜才多而識寡孫登斷殺稽康  
故才而曰小有不如無

孟子之滕章

夫子設科是此章大意從來大壇場都是這規矩而  
罵道學者動指其門有雜人這情節須道破

人皆有所章

政發性善之旨今只為無遠所不忍之人遂疑性原  
無仁無遠所不為之人遂疑性原無義試思人即未  
必每念皆不忍亦有所不忍否未必每念皆不為亦  
有所不為否這有所便是仁義之根只要能達便是  
仁義可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乎○論  
不忍而指無欲害人之心論不為而指無穿窬之心  
極妙蓋不為不欲以為人皆有或不敢認就這兩心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四

可謂無否兩心極粗而理無精粗只在能充

言近而指章

為把道理責人全不照已者發修身而天下平是主  
柄言是伴說其身正而天下歸章即此旨

堯舜性者章

模寫性者只是取意若實貼堯舜少趣即行法俟命  
強貼湯武亦支○看文氣三非似列指中禮盛德處  
即行法俟命有而已矣字亦總是無為而為之意從



此意與性合是反之的實際若反之不與性者相關又何必說且以性為絕德阻住人了

說大人則章

歷數種種巍巍皆我所弗為故看不在眼裏楊註謂有英氣誠然以已之長方人之短則未盡此比泛嘗與人爭勝不同若看不倒這富貴成不得學者

養心莫善章

觀兩個其為人也是就人上看出養心的方子來孟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五

子未必到此纔看出故意為此文法以提人使醒○這欲是人所憑以生的故易多難寡就不能不有之中而使不多有大力量在○欲以養生多則喪心行舟者水亦能覆舟只借他行舟不至於覆舟是掌舵高手

曾皙嗜羊章

不是有所同所獨妙解險被折倒然固有此妙故用此險○尋道學的破綻每有此險遇不着會解的便

伸其說

萬章問曰章

為德除賊描畫他影神不許他進門來是怕他邪惡易惑庶民媚字闕然字衆皆悅之字要玩賊字只在亂上取亂在似是上取假道學把人眼弄花個個認賊為子怎成世界孔子等閑不以賊字加人○惡鄉愿是章旨不重思狂狷只以狂狷與鄉愿成水火故以作塾○饒孟子說的這樣明白今遇着個狂狷便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六

以為不可近遇着個鄉愿便大家供奉○狂是千仞鳳狷是玉壺冰鄉愿是逢人騙○狂是聖人神狷是聖人骨鄉愿是聖人皮此語有味然還不該算聖人皮

由堯舜至章

從頭叙來到當下衣鉢隱然矣見知聞知却須參詳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蓋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



以偏見承之乎見知都得兩個豪傑政為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為道便有未盡見得未盡則傳得便偏豈不悞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為道也妙在有陸而朱

下孟說約

盡心篇

二七

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並舉兩個

下孟卷之七終

貴陽戴光遠自堂書